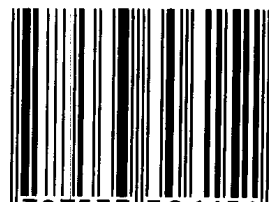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四〇〇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四〇〇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古文精藻二卷

〔清〕李光地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九年李維迪刻

榕村全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文精藻二卷》提要

予始銜
命視學則欲摘刻唐宋四家文略以惠遠
僻之士不能得書者會友人宦江西請
竣斯役未久以憸玄稾亦在焉校士一
年自南既畢每見下邑窮村之士果限
於荒邈不能得書或師家無資而終身

不曾見古文一字即見亦不曉為當讀
則予前序所謂劉剝於村學坊賈之餘
其氣體卑凡殆非才之過者又豈非教
者之責歟今欲廣刻而力未能且患讀
者之未足於日力也選自史漢以來六
十餘首有筆勢文采者刻以詒之使稚

年既長讀而知好焉則自將求覽其全博其趣精蒐擇講去俟於予也清溪李光地書

古文精藻目錄

上卷

目錄終

答燕王書　樂毅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謂受亞卿之爵）、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

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四國燕趙楚魏）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燕地在河北也）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燕齊之界）、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

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明受裂土之封）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此段承功立而不廢意見王）（嚴昭王之功也語意至善作兩句略住然不說破）及至棄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此承上兩句說來以起蚤知而名不毀意）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此所謂名成而不毀）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

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又自明其使之無他志以釋惠王之疑即貫不出惡聲）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發下不絜其名意不絜其名言不自表白君之過）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樂毅懼讒奔趙趙尊寵樂毅　警動於燕齊於是惠王使人讓
樂毅曰謝之樂毅報遺書云云燕復以毅子樂閒為昌國君而毅
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　古國無此淳厚
君兮能響也

信陵君上魏王書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以上言秦可畏）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段言不可伐韓）而王不識則不明群臣莫以聞則不忠今夫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親王以為利乎（此言中上段言韓亡之後秦必伐魏）（亦非無害）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

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強趙是復閼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此段又申上段言魏於秦受敵之處）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固有懷茅邢丘安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言魏使者使秦不應與安陵氏舞陽安陵地也）秦葉陽昆（與秦）

陽弗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
南國必危南國雖無危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愛安陵可
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
千里有餘有山河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
十攻魏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
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
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
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
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

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
亡猶弗聽投質于趙請為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
必與之攻何也則皆知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
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
挾韓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
勞而故地得其功多于與秦共伐韓而無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
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于共甯使道已
而關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
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

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
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通篇燭照數計雖小其後六國先後不如所策
極曲折反復之致

過秦論上

賈誼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鬭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冊，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粵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鎩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

矣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通篇叙事只用一兩句議論斷貼作點意思周盡最無遺以爽古無第一篇論世也精悍作而收勢亦方□承淸

古文精選

論務農積貯疏　　賈誼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四字得古意）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此段言畜積所以匱）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此段言畜積不足而遇水旱將有意外之變）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應大命）天下之大命也（特提大命）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者甚多兩意）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應背本趨末）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應畜積足恃）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應其早盡）竊為陛下惜之

帶先秦文氣而已開西京之雄厚蘇家所極力規摹而不可追者

秦楚之際月表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二句），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謂陳項漢）。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脩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此專指周事），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德謂虞夏湯武，力謂秦），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言漢受命之亟），起于閭巷，合從討伐，軼于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言漢受命之所以亟）。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言此傳所稱大聖者高祖足以當之），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雖聖險有天意，然非憤發為雄之聖人不能受命也）。

雄深警拔俯瞰百家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于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襃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筦、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謂王侯）。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忕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言主父偃之說），故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

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阸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為本

文勢雄拔高不可攀立論則不若班史之精當詳盡

伯夷列傳

史記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因序伯夷而及由光見由光雖高義然詩書）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屈原列傳　史記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

惠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致反字皆指懷王）

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聞楚人之咎與屈平之嫉也）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乃作懷沙之賦（九歌九章等多是時作史者偶舉言之）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序事議論窮極變態

龜策列傳

史記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筮者、乃取蓍龜、已則棄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二義俱當兼、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絜於精神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夫摓策定數、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言時卜筮者未必皆賢。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此段結完前兩段謂、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餘波結完中間昆蟲所長句意、明其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為蓍物鬼神所依也。蓍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峻潔精微、在司馬文中亦臻極至、微論褚先生也。

首段推本龜策為重事、次段兼論人鬼之理、而歸重於神、以完首段意。三段剌當時卜筮者不得其人、而歷引古占之信誠明察者、見得卜筮之人為重事、四段又兼收人鬼之理、而歸重於人、以完三段意。

諭巴蜀檄

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防衛使者意外之變)。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于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三老孝弟教民之官)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諭陛下之意。唯毋忽也。

承望文飾之言。然可謂善於詞令矣。

罷珠厓對

賈捐之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
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
善禹曰無閒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
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
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
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
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
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
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
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
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
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
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
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
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路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
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
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

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廼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
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元
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
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
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
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
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泰
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
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
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
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
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
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
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
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
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
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
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

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

揚子雲謂微捐之則以鱗介易我衣裳其文詞雄偉猶有太傅家風焉

極諫外家封事　　劉向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于昭王家富于秦國國甚危始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

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父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

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于外親降為皁隸縱不為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于無形銷患于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常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

於今六卿必起于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更生昌陵外家兩疏至王莽篡漢延及赤眉之亂而其言悉驗故班史贊之曰向言山陵之戒於今察之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與蓋服其先見如神之哲

移讓太常博士書

劉歆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脩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迺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栢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迺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

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于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敘道術興廢上下千餘年而斯文之志甚銳董賈二劉鄭康成等之功所以至今不廢也

解嘲

揚雄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壹從壹衡論者莫當顧而作太元五千文（五千文者蓋○專指首）支葉扶疏獨說十餘萬言（○典贊言之猶易○之彖文餘數○萬言則總讚○測攡文數瑩○捉圖告等○篇猶易之十翼）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罔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此段言○古今時勢○之不同見○置策出奇○無所用於○今之世○）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騶衍以頡亢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製以質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鋪陳○中皆寓○微詞至下段乃暢○言之）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咎繇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

炳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此段仍是申前段）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選三仁以下八句皆申得士者富失士者貧句意）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雖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申結異屬副一節意）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彗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申家家自為張與一節意）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

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此段）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又言勢位難常禍福倚伏見已所以寂早處後之意）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元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迺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元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臾跗扁鵲悲夫客曰然則靡元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

何必元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髂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顉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炕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

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阺隤唯其人之贍知哉（魯之響震如山之類）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夫藺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壽自命意）獨守吾太元

此文嫌重複在後段然用意緊處正在此盡客先所問既答以時之不同而炎赫之地又非己所樂居其意已足及再問何必以元成名則是欲其隨世就功名不必擇時也吾言范蔡亡命

亡天稱猶竊位不足道。即蕭何之律、非唐虞之象刑。叔孫之禮、非二代之郁郁。劉敬之策、亦非周公務德不恃險之雅意也。言外皆有不屑慕効之意。若范蔡則於今日便無所用。無論古初矣。蕭曹張陳功雖可紀。而與已不同遇。蘭霍公孫之或遭會。或規時、四皓方馬之或潔身。或自污。雖各遂其意。而與已不同趣。故曰、我與於是。執太元兮。蕩然肆意。不拘攣兮。此揚子之志也。當也時也、等字、皆是陪說。若將末段仍作時勢不同解釋、豈不重疊無味。

諸侯王表　　班固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虖阸陿河洛之間。分為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埶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智。姍笑三代、蕩滅古跡。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為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荊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

爲長沙諸侯北境周帀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撟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大宗之業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

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墻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

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強弱之變明監戒焉

論封建今古當以此篇爲第一

游俠傳

前漢書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于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掔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眾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罪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傑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外家王氏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魁。

（溯推其本，與末段五伯六國四豪章法相呼。）

（言似是指公孫丞相論郭解之事。）

孟堅家學淵源，楊劉故漢書議論往往醇粹，其得於法言藝略者亦多矣。然於桃歆本傳一筆不苟，此所以為古之遺直。

王莽傳　班固

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耶。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其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丘壠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炕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聖王之驅除云爾。

贊法如此方確切精當

請試五經章句疏　徐防

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弘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為祭酒總領綱紀也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前書曰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所以示人好惡。改敎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脩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

歷代經學盛衰習尚厚薄此其亂緒

為兄超請歸疏

班昭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于歲暮、犬馬齒索（索盡也）、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卒暴猶猝然暴興之變）、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于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匄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家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于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

東京文漸衰薄、惟班氏兄弟獨存醇厚、漢書蓋大家與兄固共成者、觀此文與孟堅佳處如出一手

儒林傳

後漢書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冠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博山、所常冠服也）、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眾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友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為園蔬、牧兒蕘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為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眾、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為儒林篇。其自有列傳

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宜標名為證者。迺著焉。

一代斯文興廢如指掌。叙次亦精、奇瑰瀧

逸民傳　　後漢書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性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弇謂蔚宗氣促。此篇無媿班氏

請王劉備號　　諸葛亮等

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沖而上官逆謀。皆憑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引古以起宜戚事侯、術。）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擒凶討逆。扶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家運不造之難。董卓首亂。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鴆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幽處。人神無位。遏絕王命。厭昧皇極。欲偷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荊豫益等州牧宜城亭侯備、授朝爵秩。念在輸力。以狗國難。覩其機兆。赫然發憤。與車騎將軍董承、謀共誅操。將安國靜難。克寧舊都。（起高。）會承不密。令操遊魂。（王莽。）遂得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懷王室大有閻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亮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備破汝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引義皆雅切。）非所以鎮撫社稷光昭萬世。奉辭在外。詔命斷絕。昔而河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河山。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為元帥。卒立績效。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甚于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群僚。朝廷有蕭

牆之危。而禦侮未立。可為寒心。臣等輒依故典。立備為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除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為為國。所置並因漢初立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際。苟利國家。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不恨。

此逸上之文也。表辭乃蜀人李朝筆。雄渾雅健。雖東京之盛何以加焉

正議　諸葛亮

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永戒。魏不審鑒。次之矣。免身為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崇竦（兩人名）稱莽之功。亦將偪于元禍苟免者邪。（又引王莽之事明衆不足恃為一段）昔世祖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應第二段）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又言孟德不免身子孫必亡）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又作歆等承賊偽指為誇訴之辭應第三段）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又申不在衆寡之意）況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

先主初崩。魏人使華歆王朗等以書招亮。明盛陳衆寡強弱之不敵。武侯不荅。作正議。

前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惜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

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言。

末後自任興復處甚懇、武侯非妄言者故先儒謂孔明三年不死可以取魏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于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鮮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鮮一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鮮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鮮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

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一也，當何以圖敵？（計算精審）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二十年成敗括以數言）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此，難可逆見。（雖以破議者之狐疑，亦以寄其任大事者當頭棒喝）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此在馬謖違節度之後，故詞氣與前表不同，然其為自任之重則一也。

諫絕孫權　諸葛亮

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以上破議者以權僭逆不可容意）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以上破議者謂與權和無益意）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又就第二段推進一層，言與權和非唯無益，猶有利，結到首段當容其僭）權僭之罪，未宜明也。

七年吳稱帝，告於漢。群臣議絕之，武侯以為不可，遂遣陳震入吳通賀。權大喜，與震盟，中分天下。其擒書稱武侯曰：漢諸葛丞相翼戴本國，典戎在外，德威遠著，信感陰陽，誠動天地。自是蜀吳之交無貳，至蜀亡吳猶救之。

與楊脩書　　曹植

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辭賦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騫絕迹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辭賦（以上論）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爲狗者也（數子文皆未能臻極）前爲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色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之佳麗吾自得之（以上論作文不可）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無改定潤色）至於制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五伯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以上論文章）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

各有所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衆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採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又進一層自許）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頌爲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採史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白首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怍特惠子之知我也

子建少年文便雄爽如此

求通親親表

曹植

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踈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咏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

資帝堯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臣百僚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于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于路人隔閡之異殊于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于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

于貴宗等惠于百司如是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咏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于朝士矣若得辭遠遊(王冠名)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于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戒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議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

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回光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于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嘆伊尹耻其君不為堯(引喻虞伊與起處)(堯舜文王相稱便無頭大尾小之病)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仍總起前意)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于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鵠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倘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之郎位疑忌諸王於植尤甚故多哀云云○陳思文接響兩京詩尤卓犖雅厚六代文人宗之以為文章之有陳思如人倫之有周孔

乞勿發士息疏　　曹植

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霆、喜若時雨、恩不中絶、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授官、必己之所以投命。雖有搆會之徒、泊然不以為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為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己、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為汝倡、汝為和、徵和發宜走、於是管仲倡之、少年走而和之、凡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屏翰王家、為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頓不足以自救、況皆復耄耋罷曳乎、而名為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此段言先封時策書之不信。）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為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徇國難、何但習業小兒戲、愚誠以揮涙增河、鼷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

尚有小兒七八歲以上十六七以還三十餘人今部曲舊年者
臥在床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三十七人疲瘵風靡
疣盲聾聵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
禦寇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為可使耘鉏穢草驅護鳥鵲
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
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
詔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畫然自固如天如地
（此段古比日詔書之不信）
定習業者並後見送睎若晝晦悵然失圖伏以為陛下既爵臣百
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為罷卿士屋名為宮冢名為陵不使其危居

獨立無異於凡庶若柏成欣於野耕子仲樂於灌園蓬戶茅牖原
憲之宅也陋巷簞瓢顏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
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紱追柏成子
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
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
若是固當羈絆於世繩維繫於祿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
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遙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
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恩

意氣激昂文辭高妙

上諸葛文集表

陳壽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
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
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
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
名如右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
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
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
（主臣相知遇敍論會錄）
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

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
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
（吳史專功亦非篤論）
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勢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
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為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為丞相錄尚
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
（治國規模數字略備）
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
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
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
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

中原。虓衡上國。若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畧。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以上許多只是為宣王回護。歸到天命。乃其本指。）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見亮為政德愛在人。又因結用兵不戢之意。）（收拾前後無痕。）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入題）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群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數語可謂確評。）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

武侯佐蜀事。自千古此文亦可謂辭事相稱矣。然武侯實兼仁義節制王者之師。壽以為短於奇謀。此其識見之差。非有所懟憾。

代劉弘祭諸葛武侯

李興

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望遠。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驤。摯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寶。釋卧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方。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甃。又何秘要。昔在顛夭。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臧文既沒。以言見稱。殖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坫。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扆涖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皋則伊。寧比管晏。（司馬宣王歎曰。諸葛君真名士。）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悽惻。（叶繹）日居月諸。時殞其夕。（叶赤）誰能不歿。貴有遺格。（叶參）惟子之勳。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將厲。（叶銳）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矣。（叶懼）疇昔之乖。萬里殊途。（叶朱）今我來斯。覩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罔兩以髣髴。冀影響之有餘。神而有靈。豈其識諸。

論譙周　孫盛

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況稱天子、而可辱于人乎、周謂萬乘之主、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冀徼榮、惑矣、且以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者、禪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戰雖屢北、未有土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巘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三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于必亡耶。魏師之來、褰國大衆、欲追則舟楫靡資、欲留則師老多虞、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起、徐因思奮之民、以攻驕惰之卒、此越王所以敗闔閭、田單所以摧騎劫也。何為匆匆遽自囚虜、下堅壁于敵人、致斫石之至恨哉。葛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為之下、壯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荊越之敗、或國覆主滅、或魚懸鳥竄、終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豈曰天助、抑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邪甚之能搆、令名之可獲哉。禪既闇主、周實駑臣、方之申包胥、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

陽秋論駁多迂大闕於情實惟此則鑿、中肯綮不徒為褒序

悽悵

上宰相書　韓愈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

沉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沉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總收上數章詩意）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總結孟子）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

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

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脩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先引詩書却以抑又聞倒代成一段文法）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變換）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

明理不明者耳下之脩已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禁於名也蓋將推已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羞於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偏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于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閑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策不由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沉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峩峩

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偏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雖自薦而引喻不失義求王明受福也其公之志乎文章之妙

千載無兩

上考功崔虞部書

韓愈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己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乃與群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為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是為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言主司程文好尚不同故浮囂者亦得揣摩其所取）既以自咎，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之廢耳任目，華實不兼，故有所進，故有所退。（已上言大實與華不兼浮囂者棄而不言惟虞部拔己在三人之中欺以無事見退所謂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者也）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數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之中，其二人者，固所傳聞矣，華實兼者也。（不在所傳者亦虞部所升故）果竟得之，而又升焉。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言時尚華靡之文而已之所學終不肯變）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此一段言己行己之與世遠也）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始者謬為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為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欲學為佞，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徒使其躬儳焉而不終日。是以勞思

長懷，中夜起坐，時揣己度然，而還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為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之可尚也。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死而不已也。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其問，以之取（此段論古今人為學處切中當者公）名致官而已。（少年所見如此）得一名，獲一位，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愈今二十有六矣，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豈為晚哉。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為知己者之報，執事以為如何哉？其信然否也？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僦屋賃僕之資，無縕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又斷以自慰）豈遂殆哉，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之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卒然振而發之者，（收到起處知己意）必有以見知爾。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期，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

遠出上宰相書之上而正集刪之何耶流落人間泰山豪芒識者有同歎矣

與崔羣書

韓愈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脩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以上皆寬慰勉之語）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奥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粗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後自明耶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以上言己非苟知厚者以數與崔君觀重之意）既謂能麤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服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胾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以上又為崔君解）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耶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耶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

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

韓公此文末幅、都是知天者、送窮文所謂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亦猶是也、柳子所述韓子言天之說、蓋公所以為戲耳、不然則柳子以意推說其言之誤也、

答殷侍御書

韓愈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蹙然汗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為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己缺、日失月亡、以至於老、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真儒、歎息踧踖、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前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纏、未得繼請、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敘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倦、斯為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假、儻矜其拘綴、不得走請、務道之傳、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為大幸、況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眾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綣綣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　將惟先生所以命、愈再拜、

韓以殷侍御、柳子於陸文通、歐陽於胡翼之先生、皆極致景重之意、今人欲學三公為文、而不盡一於經、斯失其本矣、

與鄂州柳中丞書

韓愈

能董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二州之、蚊蟻蝨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侵暴、略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為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畏懦蹙蹜、莫肯杖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為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忻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決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生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幸甚不宜

末段論用土兵之利萬代戰守之法皆可斟酌其意行之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

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

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旣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絶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旣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

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絶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脩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此體文此篇與楊子解嘲千載稱絶矣解嘲中云炎炎者滅隆隆者絶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此段是全襲豐卦義炎炎者火也隆隆者雷也當其炎炎隆隆以為盈且實矣然豐卦雷居上則是天收其聲火居下則是地藏其熱此其盛不可久而必且絶之徵也豐之義如此

故卦爻俱䕶日中之戒至窮極則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闃其無人即揚子所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也揚子法變易辭彖以成文然自輔嗣以来未有知之者故此卦之義至今不白也

此篇謹嚴浮夸奇法正葩等字並極羣經要眇故未有不精於經術而能文者

張中丞傳後叙　韓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雷萬春其即南霽雲乎）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此段論許遠所以補遠傳之缺）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絶之其絶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以上爲許遠辯明以下又合論巡遠）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

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此段敘南）救於賀蘭也（霽雲所以○補當為救求），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illegible]）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

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眾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眾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柳段太尉逸事全摹史漢而得其神，昌黎此文則直寫胸中自然奇妙，左氏以來未有之機軸也。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韓愈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illegible]者，豈韋侯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為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為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溪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為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胸臆也。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及此年，韋侯為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為宰相，洋州許使君為京兆，忠州白使君為中書舍人，李使君為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為秘書監，溫司馬為起居舍人，皆集闕下。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為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為者將日益多，則分為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因題道己本色，極有意味精采。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侯。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悉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

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直而不許）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

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

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退之以得罪伾文貶而子厚方用事故其詩曰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言語泄傳之落冤讎蓋憾之也永貞行為劉而作亦有微詞焉今集中無與二人詩札柳則往往有貽韓書豈其無往復而公削之矣此志柳遺命而劉代請故公不得辭觀其立言及平生所以終始者直道厚德兼之矯拂揄末詎不信

乎

送窮文

韓愈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輿粻，牛繫軛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粻，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彍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砉歘嚘嚶，毛髮盡竪，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虀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齅臭香，糗粻可捐，單獨一身，誰為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為真不知也耶？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五除餘書畫較帳其有之也）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眾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讐冤。凡此五鬼，為吾五患，饑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腳，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為，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言君子與小人異心故知）時，乃與天通，（天與人異趣以小人之道還時行則知君子之獨天通也）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疏，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illegible]物書之與進學解舒緩不同解嘲自解體自應爾

祭鱷魚文

韓愈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此段先王）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此段後王）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此段唐天子）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伈伈睍睍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詞令在周漢之間所謂包劉越嬴者信然

與蕭翰林俛書

柳宗元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臲卼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二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謂王伾王叔文輩）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讐人之心日為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為罪兄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膇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懍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為異候意緒殆非

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鴂舌啅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小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為耕甿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焉

邁真兩京柳文之絕調

子厚以附會伾文貶永州司馬有與許孟容楊憑蕭俛等書

寄許京兆孟容書

柳宗元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䰟、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為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以上叙感激之意）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強、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臲卼、事既壅隔、很忤貴近、狂踈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便為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以上叙己得罪之由）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償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以上自首）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旦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孑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懍懍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以上言己忍恥苟活之故）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栢、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

誘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撾婦翁者
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
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
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
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來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
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
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
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
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淟

涊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
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
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
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觝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
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
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
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
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
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

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
不宜
與蕭翰林書同調情尤悲惋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宗元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群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群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為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為天火之所滌盪凡眾之疑慮舉為灰埃黔其廬赭其垣

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顏曾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為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其閒來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極妙書詞

箕子碑

柳宗元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藂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嗚呼、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污、明哲在躬、不陋為奴、沖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文直與易辭書序配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歐陽脩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為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為人梗槩，此乃敘事）先生世（先敘）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二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為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

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于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照應）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嘗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信篤于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此以上皆因在太學教授而推說其言論）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一篇指歸）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擢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脩

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讒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其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古文至廬陵而一變此等文清淡中不少雄奇讀之不厭

書義序

王安石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為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為愧也歟謹序

詩義序

王安石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雱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為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廣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為

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纘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周禮義序

王安石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于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亹亹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言自虞夏以來因革）（補 至周而輸大備）

此序古雅淵粹雖起韓柳爲之不能加此公所以並世歐蘇而

覺然不屑也

答司馬諫議書

王安石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為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畧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脩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為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命意卓然然福逼強屬之氣象亦見矣文辭之精徤雄勁則自漢以下未有

答邵州張殿丞書

王安石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邵州之政為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為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為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為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入三字暗論）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言善之難傳）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儁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為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言傳之難信）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為邪以異為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總繳上兩段）又不可盡

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此古今升降一大節目此篇議論亦大關繫韓子之不爲史官意亦如此而有難顯言者故以鬼神禍福自説

芝閣記

王安石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絶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與墨池同一機軸蓋曾王文極有相似者

遊褒禪山記

王安石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為可譏而在己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借題寫己深情高致窮工極妙

上田樞密書　蘇洵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叟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確折古勁）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者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塗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衰齊宣梁惠之徒之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衰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亦然見精采）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天流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饑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為憂而吾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其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于道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疏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常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

有一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曰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才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者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七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文雖夸此少涵蓄之味然特地精色

表忠觀碑

蘇軾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釃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以上一段文勢似表請王劉備漢中表體）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

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路傷嗟甚非所以勸奬忠臣慰荅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孫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植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群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册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球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焉新宮匪私于錢惟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抃碑蓋坡公代作者故遂以為銘序

答謝舉廉書

蘇軾

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敢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畧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或問揚子曰吾子少而好賦曰童子雕蟲篆刻使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篆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

同時王荆公曾子固司馬溫公皆尊揚子品題王在孟荀之上

歐公之顧攻之朱文公論文亦曰子雲太玄法言温亦長揚較
佩之流而粗變其音節直用歐公此語也

答李端叔書　　軾

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
其為人矣吾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闊畧及足下斬然
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卽答
一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
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
不虛華語真以為然耶不肖為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
皆歌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為妄則不可遂欲以移
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

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故
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
因以為實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
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為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
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已何足為損益軾
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
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
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
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

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為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事非相見不能。

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

人以為牢騷玩世之語實則自寫平生實錄也文尤離奇可誦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一舍三十里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騖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雌雄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illegible]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

本根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為快哉

此文氣味時存蘇家記文之極佳者

范貫之奏議集序　曾鞏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為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嘗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群下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為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嘗虛心采納為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逾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偽與群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

休養元元至於是非予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引援以言為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衺恣睢有為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缺失群公奉法遵職海內又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為人溫

良惡怒其從政處凡可爲人及在朝廷危言讜議人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坪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作爲公之墓銘云、

因貫之奏議而追頌仁宗托意剴切氣體渾厚

墨池記

曾鞏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僊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跡、豈信然耶。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是。學。今。中。文。字。)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惟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又、點、應、學、字、)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

寄意高結體緊

書魏鄭公傳

曾鞏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稾者非歟。曰焚稾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稾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稾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稾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令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與爭臣論同一用意、而尤警切、文尤層折不苦

古文精藻二卷內府藏本

國朝李光地編光地為兵部侍郎時提督順天學政

選錄此集以誨鄉曲諸生不求盡古文之變也

姚江逸詩十五卷

〔清〕黃宗羲編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康熙南雷懷謝堂刻五十七年倪繼宗重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姚江逸詩十五卷》提要

序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是詩之與史相爲表裏者也故元遺山中州集竊取此意以史爲綱以詩爲目而一代之人物賴以不墜錢牧齋倣之爲明詩選處士纖芥之長單聯之工亦必震而矜之齊蓬戶於金閨風雅衰鉞蓋兼之矣然天下之大四海之衆欲以一人之耳目江湖甚闊使無遺照必不可得是故不勝其逸者之多也仰以姚江而論陳隋而上止存虞氏一家之詩有唐一代見之唐詩紀事者雖下邑偏方皆有詩人點綴而姚江獨缺宋之詩人高菊磵孫蕭州皆爲詩目其集皆不傳元之鄭山輝楊元度其時諸老集中交見其唱和姓名今求一篇亦不可得數百年以來海內文集刻[illegible]乘輛而姚江獨少仰有成刻者問之子孫間供[illegible]之用亦有誦詠已落四方之口邑中反無知之者蓋科舉抄撮之學陷溺人心誰復以此不急之務交相勸勉由是言之前此之逸者寧有既乎余少時讀宋文憲浦陽人物記而好之以爲世人好言作史而於鄉邑聞見尚且未備誇誣之誚容詎免諸此後見諸家文集凡關涉姚江者必爲記別其有盛名於前者亦必就其後裔而求之如是者數十年矣以其久故篋中之積多有其子孫所不識者然而兵塵遷徙襄遂下擠時有墜落如柴廣敬金蘭錄魏容齋文集之類正復不少及今不爲流通使之再逸自此以往皆余之罪也歐陽子言文章言語之在人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不可爲恃雖然此爲作之者言之也士生後世憑虛而觀

盛衰之故彼富貴利達黽翔蛰腐沒於蛰刻之間復令其性情深淺無所附麗文責誰歸是爲恐人故余與靜岳先生爲此選也名之逸詩蓋有二義前乎此者是編爲所逸之餘也後乎此者庶幾因是編而不逸也餘人書院堂長黄宗羲序

跋

梨洲黄先生選姚江逸詩若干卷靜嶽鄒先生刻以行世誠不朽盛事也顧流傳未久其原本印散失脫落莫可究詰余竊疑之歲庚辰余爲先君子聯壽木黄子主一以其母人梨洲先生沙板見貽蓋是板係先生門人范國雯太史官福州時所贈綠先生在日自鑿石穴於南雷山麓遺令毋得具棺槨主一遂奉是板藏之乃祖忠端祠有年里中富人有重其直以購者而主一堅辭弗與至是乃舉以見貽蓋主一與余交舊而梨洲先生與先君子有通家之好故也余心德主一而詛思所以報之而無自適見忠端祠壁爲霪雨所圮不覺躍然曰得之矣爰爲之鳩工庀材經紀其事間以其暇主一偶余登祠樓以眺四明諸峯見有姚江逸詩舊刻佰拾餘板散佚其間因欲與主一謀補刻之而無其貲爲之感慨者久之數年後於我師俞公之先生所刊學要徵署中檢得舊刻逸詩什餘板但其字多模糊難辨又數年後於朱子若邪處得逸詩原本全集以歸亟命次兒學山錄置案頭間一翻閱舉吾姚前哲所作之詩與其人其事無不完美其備覺向之若於散失脫落莫可究詰者至此已無遺憾焉獨恨余以貧故餬口章安主一亦以崑山徐氏之聘北走燕都及余倦遊旋里而主一已客死數年矣耿耿素心誰爲告語一日偶與金子若水與言及此若水卽以余意達之主一之猶子傳書傳書能詩文尤高於立品平日師事若水遂盡出其祠內舊刻畀余余又爲之拮据者數年乃得補刻其全以傳不朽非

敢自附於大雅之林亦期無負黃鄒兩先生當日之遺意
云爾同里後學倪繼宗謹跋昔康熙戊戌重九後七日也

王守仁封新建侯、入祀孔廟 稱陽明夫子

姚江逸詩目錄

卷一

六朝

虞炎四首 虞通之一首 虞羲十首 虞騫五首

虞世基十七首 虞綽一首

唐

虞世南三十首

卷二

宋

孫應時二首 高九萬三首 唐震一首 黃巨澄一首

黃巨川一首 孫子秀二首 孫炳炎一首 孫嵩二首

岑全一首 厲元吉一首 厲德斯一首

元

鄭㚟一首 岑安卿五十七首 王嘉閭一首 黃義貞一首

卷三

續蘭亭會二十四首

明

宋元僖七十七首 趙宜生五首 滑壽一首

卷四

楊㚟十首 劉季篪二首 張壹民三首 趙謙十八首

孫樞一首 孫述一首 邵宏譽一首 陳贇二十五首

王貴學一首

卷五

楊榮六首 黃珣四首 王華一首 陸淵一首

姚江逸詩卷之一

後學黃宗羲輯選　　倪繼宗重訂

鄔景從彙刻

○虞炎 四首

齊永明中以文學與沈約俱爲文惠太子所遇意眄殊常官至驃騎將軍

玉階怨

紫藤拂花樹黃鳥度青枝思君一歎息苦淚應言垂

餞謝文學離夜

差池燕始飛裊裊草初輝離人悵東顧遊子愴西歸清潮已駕渚溽露復沾衣一乖當春聚方掩故園扉

詠簾

青軒明月時紫殿秋風日曈曨引光輝晻曖映容質清露依檐垂蛸絲當戶密褰開誰共臨掩晦獨如失

奉和竟陵王經劉瓛墓下

下帷闡昔儒窺園信且逸聚學叢煙郊棲道事環堵戢景謝歸年稅駕從悠日庭露已沾衣松門向蕭瑟惆悵神念罔依依惠言從

○虞通之 一首

南史曰通之善易至步兵校尉梁書曰傅昭少有神情廷尉虞愿聞之遣車迎昭時愿宗人通之在坐並當世名流作詩贈昭

贈傅昭

英妙擅山東才子傾洛陽淸塵誰能嗣及爾遊遺芳

○虞羲 十首

本集序曰字子陽七歲能屬文齊始安王引爲侍郎尋兼建安府主簿功曹又兼記室參軍事天監中卒南史云羲字士光有才藻卒于晉安王侍郎鍾嶸詩品曰子陽詩奇句淸拔謝朓常嗟誦之

巫山高

南國多奇山荊巫獨靈異雲雨麗以佳陽臺千里思勿言可再得特美君王意高唐一斷絕光陰不可遲

自君出之矣

自君出之矣楊柳正依依君去無消息唯見黃鶴飛關山多險阻士馬少光輝流年無止極君去何時歸

送友人上湘

濡足送征人褰裳臨水路共盈一樽酒對之愁日暮漢廣雖容舠風悲未可渡佳期難再得但願論心故沅水日生波芳洲行墜露共知丘壑改同無金石固

詠霍將軍北伐

擁旄爲漢將汗馬出長城長城地勢險萬里與雲平涼秋八九月塞騎入幽并飛狐白日晚瀚海愁雲生羽書時斷絕刁斗晝夜驚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旌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　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骨都先自讋日逐次亡精玉門罷斥堠甲第始修營位登萬庾積功立百行成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當今麟閣上千載有雄名

數名詩

一去濠水陽連翩遠爲客二毛颯已垂家貧無所擇三徑日荒疎遥人心不惮四豪不降意何事黄金百五日來歸者朱輪竟長陌六郡輕薄兒追隨窮日夕七發動音容賓從紛奕奕八表服英嚴光彩淵墳籍九流意何以守元遂成白十載職不移來歸落松栢

見江邊竹

挺此貞堅性來樹朝夕池秋波潄下趾冬雪封上枝葳蕤防曉露葱蒨集鶤雌含風自颯颯負雪亦猗猗金明無異狀玉洞良在斯但恨非嶰谷伶倫未見知

春郊

光風轉蕙晦香霧鬱蘭津瞳遲蝶弄藹景麗鳥和春樵歌喧盤暮漁枻亂江晨山中芳杜若依依獨思人

詠秋月

影麗高臺端光入長明殿初生似玉鈎纔滿如團扇泛濫浮陰來金波時不見倘遇賞心者照之西園宴

橘詩

衡飈發隴首朔雪度炎洲推折江南桂離披漠北楸獨有凌霜橘榮麗在中州從來自有節歲暮將何憂

望雪

歲杪雪薑昏玄池氷夜結遠風金河起吹我玉山雪

○庾肩吾 廿首

工爲五言詩仕梁至王國侍郎

登鍾山下峯望

旭者五六人攜手巖之際散意百仞端極目千里睇登岫作昏明浮雲時卷閉遥看野樹短遠望樵人細

遊湖山悲古塚

長林帶朝夕孤嶺枕江村疎松含白水密篠消平原荒墳改東藥低壠變年根西光長櫝落促爾膝前樽

尋沈剡夕至嵊亭

命楫尋嘉會信次歷山原捫天上雲紀搴石下雷奔澄潭寫度鳥空嶺應鳴猿榜歌唱將夕商子方處昏

覩月

清夜未云疲珠簾聊可發泠泠玉潭水映見蛾眉月靡靡露方垂暉暉光稍沒佳人復千里餘影徒揮忽

擬雨詩

清風送凉氣溥暮蕩炎氛虹照漣漪水電出崔嵬雲落暉散長足細雨織斜文

○虞世基 十七首

字茂世博學有高才徐陵見而奇之曰當今潘陸也以女弟妻之仕陳爲尚書左丞陳主校獵莫府山令世基作講武賦於坐奏之賜馬一匹入隋直內史省煬帝即位顧遇彌隆參掌朝政于時表奏塡委帝口授節度世基一草百紙無所遺謬高熲張衡誅後世基懼禍唯諾取容卒爲宇文化及所害

出塞二首

窮秋塞草腓塞外鶩塵飛徵兵廣武至候騎陰山歸廟堂千里策將軍百戰威轅門臨玉帳大旆指金微推朽無勍

敵應變有先機銜枚壓曉陣卷甲解朝圍瀚海波瀾靜王
庭氛霧睎鼓鼙嚴朔氣原野曀寒郊勳庸震邊服歌吹入
京畿待拜長平坂嗚騶入禮闈
上將三略遠元戎九命尊緬懷古人節思酬明主恩山西
多勇氣塞北有游魂揚桴度隴坂勒騎下平原誓將絕沙
漠悠然去玉門輕齋不邊舍驚策騖戎軒懍懍邊風急蕭
蕭征馬煩雲暗天山道氷塞交河源霧烽黯無色霜旗凍
不翻耿介倚長劍日落風塵昏

奉和幸江都應詔

巡遊光帝典征吉乃先天澤國翔宸駕水府泛樓船七萃
縈長薄三翼亘通川夙興大昕始求衣昧旦前澄瀾浮曉
色遲林卷宿烟晨霞稍含景落月漸虧弦廻塘響歌吹極

浦望旌旃方陪觀東后登封禪肅然

汴水早發應令

夏山朝萬國軒庭會百神成功疇與讓盛德今爲隣區宇
屬平一庶類仰陶鈞鑾蹕臨河濟裘冕肅柴禋啓行分七
萃備物象三辰祈祈亘原隰濟濟咸縉紳陽谷升朝景青
丘發早春衮衣敷帝則分器叙彝倫臨淄成誦美河間雅
樂陳薰風穆已被茂實久愈新

秋日贈王中舍

叅關望吳苑渭溪去江濆天漢星躔絕山川地角分百年
變朝市千里異風雲雙鳧難可贈別鶴不相聞忽值從遊
士玳簪光素履歡言悅鄭郊雪泣悲燕市弈潤論談笑殷
勤訪生死思君在一方無由同四美尺美乃云披投瓊慰
久離雲開緡錦散霞照綠緹披相思歎河廣相望阻天垂
贈言方杜若握手代萱枝伊昔風期早金蘭信爲賓去來
金馬門留連鬭鷄道驚嶺訪三禪商山追四皓勝地俱遊
息披文遞論討虛薄忝官聯喬木遂同遷濯纓升傳望潤
步入崇賢高軒照流水長劍聳秋蓮南風忽不競東海遂
成田喧喧狹邪路隱隱平陵樹夙闕曉西臨星橋耿南注
五方多異俗四海皆行路士衡嗟苦辛德璉傷流寓華洛
重行行寓目盡傷情太行臨北絳函谷拒西京雀書圖久
滅龍文鼎遂輕凌雲餘搆盡濛汜曲池平徘徊殊未極惆
悵空雲纓伊川忽會面留連展言宴東西一背飛謝然成
異縣哀哉人道促痛矣嗟埋玉稽生頋影琴裴子飄風燭
摧茲激水意頓此浮雲足棄置勿重陳難終唯此曲漢陽

趙元淑薛縣雍門周清文寧解病妙曲反增愁翳翳神愈
伏懍懍歲方遒雙峒飛暗雨八水凍悲流蘭枯芳草歇槐
古憶前秋江干不可望徒此歎離憂

在南接北使

會王二嶠至瑞節三秦歸林蟬疎欲盡江鴈斷還飛牆垣
崇客館旌蓋入王畿共此敦封植方欣薦紵衣

初渡江

斂策暫廻首掩涕望江濆無復東南氣空隨西北雲

雲落桐

雲落三秋幹摧殘百尺柯空餘半心在生意漸無多
向日晚飛低飛飛未得棲當爲歸林遣恒當侵夜啼

賦得戲蒸俱宿

大廈初搆與雲齊歸燕雙入正街泥欲繞歌梁向舞閣偶
爲仙履往蘭閨千里爭飛會難並聊向吳宮比翼棲

奉和望海 以下多書虞茂卿世基也

淸蹕臨溟漲巨海望滔滔十洲雲霧遠三山波浪高長瀾
疑浴日連島類奔濤神遊藐姑射睿藻冠風騷徒然雖觀
海何以効涓毫

賦昆明池一物得織女石

隔河圖列宿淸漢象昭回支機就鯨石拂鏡取池灰船疑
海槎渡珠似客星來所恨雙蛾斂逢秋遂不開

賦得石

蜀門鬱迢阻燕碣遠參差獨標千丈峻共起百重危鋭峯
含月魄蓋嶺逼雲枝徒然抱貞介塡海共誰知

衡陽玉齋附奏妓

金溝低御道玉管正吟風拾翠天津上迴鸞鳥路中鏡前
看月近歌處覺塵空今宵織女見言是望僊宮

入關

隴雲低不散黃河咽復流關山多道里相接幾重愁

四時白紵歌

長洲茂苑朝夕池映日含風結細漪坐當伏檻紅蓮披雕
軒洞戶靑蘋吹輕幌芳煙鬱金馥綺簷花簟桃李枝蘭苕
翡翠但相逐桂樹鴛鴦恒並宿 江都夏
露寒臺前曉露淸昆明池水秋色明搖環動佩出層城鵾
絃鳳管奏新聲上林蒲桃合縹緲北泉奇樹上葱蒨玉人
當歌理淸曲婕妤恩情斷還續 長安秋

○虞綽 一首

字士裕仕齊爲大學博士陳亡晉王廣引爲學士大業
初詔與虞世南庾自直等譔長洲玉鏡諸書十餘部恩
眄隆洽從征遼東帝舍臨海見大鳥異之詔綽爲銘命
有司勒於海上授建節尉綽恃才任氣無所降下坐交
往楊玄感徙邊亡命見執

於婺州被囚

窮達雖有命逋逃誠負累背恩已偷生臨危未能死待罪
旣不測中心悵無已厚顏羞朋友因心愧妻子聖日始東
扶徂年追西汜方違盛明代永向幽泉裏況當此春節物
候驚田里桃蹊日影亂柳逕和風起動植皆順性嗟余獨
淪恥投筆不重陳此情寄知己

○虞世南 二十三首

字伯施文章婉縟慕徐陵陵以爲類己由是知名陳亡
與兄世基入隋議者方之二陸仕秘書郎煬帝疾其峭
直十年不徙官唐興用爲弘文館學士世南好直諫帝
多從之帝嘗作宮體詩使之賡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
體非雅正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詔寫列女傳
於屏世南無假書卷暗疏不謬一字貞觀十二年卒年
八十一帝曰世南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謚文懿

奉和月夜觀星應令

早秋炎景暮初弦月彩新淸風滌暑氣文露淨囂塵蕩霧
銷輕縠鮮雲卷夕鱗休光灼前耀瑞彩接重輪緣情離聖
藻並作命徐陳宿草誠渝濫吹噓偶搢紳天文豈易述徒

知仰北辰

奉和至壽春應令

瑶山盛風樂南巡務逸遊如何事巡撫民瘼諒斯求文鵲揚輕蓋蒼龍飾桂舟汎沫紫沙嶼寒澌擁急流路指八仙館途經百尺樓眷言昔遊踐迴鴐且淹留後車喧風吹前旌映綵旄龍驂駐六馬飛閣上三休調諧金石奏歡洽羽觴浮天文徒可仰何以厠琳球

追從鑾輿夕頓戲下應令

重輪依紫極前耀奉丹霄天經戀宸宸帝命扈僊鑣乘星開鵲禁帶月下虹橋銀書含曉色金輅轉晨飈霧徹軒營近塵睹斗城遥蓮花分秀蕚竹箭下驚潮撫巳慙龍幹承恩集鳳條瑶山盛風樂抽簡薦徒謡

奉和幸江都應詔

南國行周化稽山秘夏圖百王豈殊軌千載協前謨肆覲遵時豫順動悅來蘇安流進玉軸戒道翼金吾龍旂煥辰象鳳吹溢川塗封唐昔敷錫分陝被荆吳沐道咸知讓慕義久成都冬律初飛管陽烏正銜蘆嚴飈肅林薄暖景澹江湖鴻私浹幽遠厚澤潤凋枯虞琴起歌詠漢筑動巴歈多幸霑行葦無脣頼散樗

奉和獻歲讌宮臣

履端初起節長苑命高筵肆夏喧金奏重潤響朱絃春光催柳色日彩泛槐煙微臣同濫吹謬得仰鈞天

奉和出頬至淮應令

良辰喜利涉解纜入淮潯寒流泛鷁首霜吹響哀吟潛鱗波裏躍水鳥浪前沉邗溝非復遠悵望悅宸襟

應詔嘲司花女

學畫鴉黄半未成垂肩嚲袖太憨生緣憨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

從軍行

塗山烽候驚弭節度龍城冀馬樓蘭將燕犀上谷兵劍寒花不落弓曉月逾明凜凜嚴霜節冰壯黄河絶蔽日卷征蓬浮天散飛雪全兵値月滿精騎乘膠折結髮早驅馳辛苦事旌麾馬凍重關冷輪摧九折危獨有西山將年年屬數奇

三　遠元戎九命尊緬懷古人節思酬明主恩山西多勇氣塞北多遊魂揚桴上隴坂勒騎下平原誓將絶沙

漠悠然去玉門輕齎不遑舍驚策騖戎軒凜凜邊風急蕭蕭征馬煩雪暗天山道冰塞交河源霧鋒黯無色霜旗凍不翻耿介倚長劍日落風塵昏

結客少年場行

韓魏多奇節倜儻遺名利共矜然諾心各負從横志結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綠沈明月弦金絡浮雲轡吹簫入吳市擊筑遊燕肆尋源博望侯結客遠相求少年懷一顧長驅背隴頭皦皦戈霜動耿耿劍虹浮天山冬夏雪交河南北流雲起龍沙暗木落鴈門秋輕生殉知己非是爲身謀

怨歌行

紫殿秋風冷雕甍落日沈裁紈悽斷曲織素別離心掖庭羞改畫長門不惜金籠移恩稍薄情疎恨轉深香銷翠羽

帳絃斷鳳皇琴鏡前紅粉儼所上綠苔使誰言挽歌扇翻
作白頭吟

門有車馬客

陳遵重交結田蚡擅豪華曲臺臨上路高軒抵狹斜赭汗
千金馬繡軸五香車白鶴隨飛蓋朱鷺入鳴笳夏蓮開錦
水春桃發綬花高談辯飛兔離藻握靈蛇逢恩出毛羽失
路委泥沙

擬飲馬長城窟

馳馬渡河干流深馬渡難前逢錦車使都護在樓蘭輕騎
猶銜勒疑兵尚解鞍溫池下絕澗棧道接危巒拓地勳未
賞亡城律詎寬有月關猶暗經春隴尚寒雲昏無復影冰
合不聞湍懷君不可遇聊持報一飡

飛來雙白鶴

飛來雙白鶴奮翼遠凌煙俱棲集紫蓋一舉背青煙颺景
過伊洛流聲入管絃鳴群倒景外刷羽閬風前顧步已相
失徘徊各自憐危心猶驚露哀響詎聞天無因振六翮輕
舉復隨仙

奉和幽山雨後應令

肅城邇上苑黃山邇桂宮雨歇連峰翠煙開竟野通排虛
翔戲鳥跨水落長虹日下林全暗雲收嶺半空山泉鳴石
澗地籟發巖風

賦得吳都

畫野通淮泗星躔應斗牛玉牒宏圖表黃旗美氣浮三分
開霸業萬里宅神州高臺臨茂苑飛閣跨澄流江濤如素
蓋海氣似朱樓吳趍自有樂還似鏡中遊

發□逐雨應詔

□欣勝地皇澤乃先天福雲陰御道膏雨潤公田隴麥
霑逾翠山花濕更然稼穡良所重方復悅豐年

侍宴應詔賦韻得前字

芬芳禁林晚容與桂舟前橫空一鳥度照水百花然綠野
明斜日青山澹晚煙濫陪終宴賞握管類窺天

中婦織流黃

寒閨織素錦含怨斂雙蛾綜新交縷澀經脆斷紋多衣香
逐舉袖釧動叶鳴梭還恐裁縫罷無使寄交河

侍宴歸雁堂

歇堂面綠水舞館接金塘竹開霜後翠梅動雪前香鳧歸

初命侶雁起欲分行刷羽同棲集懷恩愧稻粱

初晴應教

初日明燕館新溜滿□池歸雲半入嶺殘滴尚懸枝

春夜

春苑月徘徊竹堂侵夜開驚鳥排林度風花隔水來

詠螢

的歷流光小飄颻弱翅輕恐畏無人識獨自暗中明

後學 黃宗羲輯選
鄮景從彙刻　倪繼宗重訂

○孫應時 二首

應時字季和別號燭湖以進士調黃巖尉丘宗卿蜀辟入制幕改知常熟縣移判邵武軍未上而卒始事陸象山學其學其後奉朱晦菴表裏相助之教稍輔工夫象山言非初相聚時氣象督過之也晦菴稱其詩語意消遠有燭湖集十卷今亡

遊四明山

平生抱遐尚撫劍遠行遊跡謝聲利牽心與巖壑謀東征

泛滄海南騖踰丹丘西登峨嵋北望關隴愁匡廬挽歸轡巫峽紆行舟劍閣阨險壯龍門更奇幽歷覽雖未飽勝槩略已收適來臥燭湖清夢長夾衡家山惟四明名字橫九州出門宛在眼欲往輒不酬人事負好乖山靈苦吾佌忽近益可笑投老容自尤茲辰正芳春會心得良儔裹糧幸易足快策遂所求中宵雨聲斷迎曉霽色浮天容極瑩淨風氣亦和柔瘦節挾筐輿野服兼輕裘遙遙指林麓欣欣聽溪流試履清賢嶺彌蓋白水湫飛湍響淙潺怪松韻蕭颼艱哉上羊額崎若料虎頭跣石防蹶期負樵敢道周百折快一眺千里森雙眸峯巒何綿聯脈絡相纏繆人化鈞結構神功巧雕鏤長風動溟渤洪濤捲瀛洲巨鰲出贔屭游龍繞蚴蟉鯨鵬怒摩盪蟲魚紛舒綢萬怪各起伏千帆近行留或坦若几案或峩若冠旒或排若劍戟或削若戈矛或舞若鸞鳳或驟若騑騮或戲若俛猊或搏若貔貅儼然開明堂玉帛朝諸侯赫然會岐陽長圍方大蒐鼙戰隊長平壁持鴻溝廣野列車騎中軍嚴旆旌閑閑浩茫茫變化久悠悠愕貽不得語形容那可侔偃樹四十圍蟠根幾千秋老幹枯不死新榮翠相樛颼馭定來止桑田行驗否遺跡信所聞輕舉當何由東南徑祟岡左右羅平疇人家散雞犬村塢來羊牛官徵畢新炭春事勤鋤耰土膩少沙石氣寒無麥麰荒蹊夾桃李密蔭開松楸是中可避世何勞更乘桴騎巖下巷峭別岫爭崒嵂洗云二剎勝近肯中道休仗錫既巉絕雪竇仍阻修停雲朝漠漠刪風晝颼颼盤磴度方橋廣宇連飛樓珠璣錯藻繡金碧照雕梁撞鍾

食千指鳴板登百饈眞來天上居不涉人間憂問遺留佳致徜徉得窮搜妙峯遶色湊錦鏡波光瀏兩溪赴聒聒千丈落瀌瀌深瀑漂隨崑崙滑隱靈亂倒竅涼欲眩俯掬清可漱澗草高下積巖花零亂抽掛壁見猱捷食苓聞鹿呦日長囀睍睆霧晴啼鉤輈修竹奏竽瑟細溜鏘琳璆占晴喜弄鵲畏雨愁呼鳩何妨共齋鉢且復瀹茶甌老僧頗好事名德肯見投隨意宿山房無眠聽更籌念昔身萬里及此天一陬登臨世界濶俯仰歲月道榮辱兩蝸角聚散一海漚塵鞅自束縛名場相敵讐不念猿鶴怨坐令泉石羞心期晚乃愜俗慮我尚優勝具學支許奇蹤非阮劉時哉山林樂矣濠上儵聊追與公賦不嘆椰子囚招招知音子為我商聲謳

登僊木

劉樊骈蛻此吞僊老木當年已插天玉骨半枯猶秀潤蒼皮新長更榮鮮皤桃得熟三千歲銅狄重磨五百年化鶴未歸山寂寂徘徊誰與問因緣

○高九萬 三首

九萬號菊磵工詩畫與劉後村唱和有菊磵集十二卷

送方秋崖去國

忠言歷歷未曾行盡載圖書出帝京除子但知才可忌先生當以去爲榮門闌竹石關心久部曲溪山照眼明長嘯歸歟莫惆悵浙江風定自潮平（時人謂與劉改之送王侍御詩匹敵）

思陵御製墨本

淡黃越紙打殘碑盡是先皇御賜詩白髮內人和淚讀爲

曾親見寫詩時

淸明

南北山頭多墓田淸明祭掃各紛然紙灰化作白蝴蝶血淚染成紅杜鵑日落狐狸眠冢上夜歸兒女笑燈前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唐震 一首

震字景實登進士第咸淳中由大理[illegible]安府擢知信州轉浙西提刑[illegible]賈似道以[illegible]震辭不能行陳堅劾去之起知饒州別郡皆已降元震獨殺使者城守元兵攻城震盡出府中金錢昔官資獨之募人出戰莫有應者城陷震坐正堂兵入並降表案上逼震署字震擲筆于地不屈死之贈華文閣待制諡忠

介

留題冊山

四明光照九霄寒閬苑神僊日往還瀑布遠從銀漢落洞門長鎖白雲閑深崖瑞木金文潤絕頂靈蹤鐵色斑無限遺蹤人莫識落花香泛水潺潺

○黃巨澄 一首

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任台州通判官至吏部侍郎

登四明山

會稽東南秀四明名更佳蜿蜒三百里修淡青蓮花伊昔天地初山川始萌芽六丁運神斧斲削如入家雕鏤遺古制玲瓏吐雲霞側聞劉樊徒於此煉丹砂耕煙種青松結實大如瓜擧手謝衆士身登鳳凰車至今石窗底青天守

龍蛇玉女四五人綠鬢垂髮髿時來聽潺湲意態靜不譁我夜闢其旁月黑星如麻顧戀無靈氣悵望空咨嗟

○黃巨川 一首

紹興六年進士通判應天府歷御營使

越泥山

越泥仙洞有仙遊聖母祠經大未修魚口洞西龜腳露狗頭頸上猴烽留黃沙溢曲漁家集鳥石灘沉海浪浮遙見鷹巢頂上險眼前淡水一灣流（每句皆地名）

○孫子秀 二首

子秀字元實紹定五年進士調吳縣主簿歷知金壇縣判慶元府知衢州聖裔南渡流寓衢州依州學爲香火子秀撤廢佛寺奏立家廟如闕里入爲金部郎官丁大

全將代董槐爲相三學生伏闕攻之判登聞鼓者留其
書於檢院勿以聞子秀與右司趙崇潊貽書兩府使之
從檢院取書徑達御前大全希解之於子秀酌酒而告
曰此必趙右司所爲於公無與子秀自出其稿曰此其
筆也若以爲罪願自當之遂去開慶初起浙西提舉歷
提點浙東西刑獄除太常少卿兼知臨安府而罷子秀
謂下學上達工夫不可偏廢五十輻而共轂千萬歧而
通都慈谿黃東發之學多得之子秀子秀有別業在姚
巷白水宮之側鑿池種蓮夾爲田者數百年蓮種久絕
然每年必有一二莖雜苗禾而出鄉人以爲靈異至今
然也

遊丹山

四明洞天居第九巨靈劈石開窻牖捫蘿陟巘不憚勞同
行[illegible]進忘年友老普護石蒼虎閑飛瀑懸崖玉龍吼谽然
入與境俱勝醉欲拍缶忘升斗固知壺中別有天未必隣
翁眞在酒徘徊步月淡忘歸世事浮雲竟何有

早春遊東山石洞

穹石丹崖出攢峯萬壑廻古苔陰洞寂新雨綠波開渡絕
移叢篠飛春泛落梅東山有風尚且盡手中杯

○孫炳炎　一首

炳炎字起晦寶祐癸丑進士教授福州歷湖南路帥幹
官通判太平府入爲宗正丞權吏部郎出知饒州解散
贛寇廣帥劉應龜以自代會江上師潰炳炎曰此國家
危急存亡之秋勸所部將校進屯豐城除軍器監而歸

題元實弟姚山別業

別業依嵊峒幽居寓目新陰花繁覆砌靜燕語逼人野翠
生窻晚林香入戸春願因張老祝持以對芳晨

○孫蔯　二首

嘉熙戊戌進士累官常州守晚歸四明山中築耕寬堂
名談勢語終夕不及好哦白香山詩意至輒効其體爲
之有孫常州摘稿傳世

酬汪將軍攜遊白雲寺

將軍恒愛客載酒喜行遊山殿晴雲落天香靜磬浮嘉蓮
龍寶水芊露降靈楸徵古一爲瑞淸修思更幽

遊丹山

與客窮幽勝同登白水山銀濤翔月落蒼壁倚天寒採藥

穿雲塢圍棊坐石壇因忘歸路晚紉佩得秋蘭

○岑全　一首

全字全之嘉熙戊戌進士歷太學博士校書郎與起居
郎邊偁輪對言近日密院所任皆褻儈庸鄙小人植黨
自固不圖國計天子爲罷右相一人出監婺州酒稅水
災使者不爲意全面數之使者怒全引疾歸

賀墅賀循故居

荒村車馬驚鷺鶴散騎茅堂見杜蘭水玉自芊山水味慢
勞甲第賜長安

○厲元吉　一首

元吉字无咎號半村咸淳辛未進士出尉烏程謝疊山
送之詩云十二街頭三尺雪駿馬健行如跛鱉生懷故

人厲半村拂袖前行何勇决叠山居士強欲吟凍筆如
椎硯欲裂京國青衫十載交欲言不言情梗咽類君勿
作繞指柔願君勿作在鐵鐵𫝑雨幽遐究草莚淸風宇
宙貪泉竭循良寧田聖明時玉燭光華待調燮宋亡歸
隱從山遇遺黎故老輙相對嗚泣至元中訪求前宋故
臣元吉遯跡湖海白首始歸叠山詩文在其集者零落
無幾余從厲氏子孫見其墨跡如新錄此一詩不啻珠
玉之在目也

雨過

漠漠輕雲過野墻新楓矮桕色蒼蒼平田鶴迹留殘雨深
塢鵝聲帶夕陽

○厲德斯一首

德斯妹爲曹詠妻詠以秦檜客出守鄉邦鄉里承迎恐
後德斯不一往曾德斯爲里正詠諷邑令脇治百端與
其所已竟不能屈檜死德斯致書於詠啟封乃樹倒猢
孫散賦也詠貶新州又以十絕贈行詠讀之憤歎而已

贈曹詠

斷尾雄鷄不畏犧憑依掇禍復何疑八千里路新州瘴歸
骨中原是幾時

○鄭犇一首

犇字元秉別號山輝時元室方亂東南多有魁人傑士
相聚犇皆與之上下工畫蘭竹春草人爭購之岑安卿
云坐對滎陽老空懷正始音宋元僖云落筆十年身後
在懷人三絕眼中無其爲作家所重如此

贈葉州判

六月大風雨海潮不入田父老到城說今年勝常年石隄
如鐵堅土隄草芊芊葉侯既云去千載稱侯賢

○岑安卿五十七首

安卿字靜能自號栲栳山人宋景濂稱其爲人志節自
矜㬌溺富貴一時岑氏多以科第起家皆聲銷電滅而
安卿以布衣至今傳其詩文也同時有楊瑛楊燧楊瑀
兄弟三人皆有文名瑛慶元路學正黃晉卿有送瑛還
餘姚詩空齋耿燈火月冷潮聲落燧字元度歷寧海縉
雲餘姚學正吳淵穎集中夜聽楊元度說宣和內宴詩
謂燧也瑀號濯閣縉雲教諭宋無逸有田園歸處松三
徑詩賦生涯水一杯之句今求其隻字不可得矣聊附

志於此

古意

亭亭千歲松起自一寸植苟無斤斧患壽可比金石青青
園中草一雨翹青色淸霜忽飄零彫瘁在頃刻

寶刀不斷水綫溜可穿石君看城門軌要非兩馬力爲學
不苦心虛談政何益偉哉大禹功猶思寸陰惜

偶讀戴帥初先生壽陳太博用東坡無官一身輕有
子萬事足詩二句爲韻有感依韻以續其後

貪夫富且壽吉人饑復寒什襲寶燕石白璧泥塗間老成
愧苟得童孺羞無官如何羊裘翁不念歸來難

謗讟我自致勿怨尤不屒蒺藜非所據石卜陷厥身始知
膠漆心千載雷與陳䨾矢任黑白顏然自天眞

絺綌不任暑毳裀寒復生寒暑歲相似中心空自驚道義
山岳重富貴浮雲輕念此轉悽惻俛仰何所成

百腸圖

雝雝鴻鴈羣渺渺水雲國白雪剡川藤玄香牧溪迹形真
具生意彷彿二百翼四海兄弟情於茲見叙秩前呼後如
膺高下低復逆隨陽足稻粱直夜防機弋水寒蘆葉黃霜
清葦花白羣遊得所止一氣同俛悴哀哉淮南諺布粟歌
斗尺東阿賦豆萁才高終擯斥觀圖適念此翻爲古人戚
今人猶古人毋爲後人惜

食新筍

黃虀瘦已竭枯糒筐亦空老芥長芒刺食久咽爲痛山雨
折竹胎未入春盤供畦丁適踵門致我親戚送脫綳錦紋

散切玉霜刀弄新香歆湯鼎饞涎迸齒縫未倩搜詩腸已
破食肉戒參禪誠滑稽煮簣宜笑閧黃寧譜亦佳浩翁句
堪誦僻居東海偏斯味時一中山僧應厭飡飽食聽春豚

述古二章送施瑞卿回越

陶朱五湖客相業覇于越十年思復讐一舉强國滅扁舟
烟水間千載仰遺烈子念居是邦景慕有前轍試吏固云
始時至亦宏達
司隸百世士攬轡思澄清生罹黨錮禍殁有嗌世名善類
旣銷歇漢祚亦云傾予材固不逮識此已足稱古人不可
見千載思雲仍

夢中作

積雨稍開霽晴川橫孤舟雙月簃陰翳四望餘雲收輕風
生衣袂洒洒舒煩憂橋橫落日迴水與山俱流白鷗洲渚
涼黃鳥林塘幽十旬九陰雨茲晴信難求美景與心會及
暮猶遲留賓朋愜清賞晤語更獻酬歸途見明月華巔風
颼颼

和濟天岸法師約李五峯同遊韻

我不識往古誰復知來今彼哉牛山淚秖濕當時襟節序
倏代謝秋風生樹林暑氣日已消涼氣日已深酌我新熟
酒鳴我素蓄琴陶然一今古萬事從無心
行行風波途著脚殊未穩榮名非素懷飄忽任衰晚嗟哉
聖賢心明白寄黃卷如何當世人交深語翻淺所以靖節
翁拋官托罷蹇長歌歸去來高風播彌遠

次茲息菴冬日海棠韻

盈盈宮錦仙厭彼繁華場當春不自獻婉娩懷無生托根
㭊檀林金仙借恩光羣陰正凝沍特與回春陽拒霜宜愧
死江梅亦羞香翻令桃杏顏應有趨時傷定惠一笑姿未
免隨春芳始信鶴林仙解逅非時粧

和李宰韻

春風吹繁花秋露凈孤月壯年嗜好新對此每傾悅年來
百念灰搔首惟短髮流光不我與若生古人骨常懷却世
紛宴坐學龜息從渠鵬去留不問馬得失李侯宦遊蹤來
僦海上宅庭蘭茁春芽笑語落霏雪詩文嗜我過老懶資
敢發窮思獨善身自獻殊未屑對酒還當歌共肯宵朝夕
君心與我懷相對交嘆息

灌畦

潦畦起清晨汲水井自勞微露濕裳屐凉風吹骨毛[illegible]
濮陰叟東陵亦其曹顧予何為者佚豫敢自驕日午獲假
息讀書志彌高年饑見秔稻萬民免煎熬脊跡天壤間於
焉遂逍遥

鏡池

鎔鑄匪鑪冶寒液凝不裂雖無磨淬工俯視香奩揭能澈
了慮空了不見生滅水鑑唯外形心淵湛秋月

梅沼

孤根懸倒影彷彿浮靈槎疎疎枝間雪淡淡波中花松竹
復相亞偃蹇同欹斜折香汲深寒清供推禪家

琴峽

石東清溪流琮琤玉聲碎如聞操履霜墮却思親淚伯牙

寡所知鍾期乃同志至今流水音寥寥在茲地

桂軒

誰居廣寒宮有此嘉樹植年年風露中黃金吐秋色秋光
天上來開軒為我得笑彼揮斧翁勞生竟何益

寄與示諸子

田園日蕪穢衰邁不自治童僕肆疎嬾子孫習娛嬉良苗
雜稂莠瓜瓞纏蒺藜草深狐兔聚水積蛙蚓滋念茲每獨
往邈焉起遐思世事亦如此重令我心悲

題舊紈扇

去年壁上扇蒼蒼生網蟲今年承拂拭還有去年風自憐
顏色改得入君懷中願言新舊人恩寵長相同

次元善喜雨韻

石燕拂雲杪河魚落簷前天公半月雨上下舒憂煎槁壤
蚓發唱素壁蝸留涎禾蔬鬱嘉秀樂彼田與園既無溝壑
虞體受期歸全補架有遺軸足以銷餘年

官舍偶成

宿雨生曉凉幽禽在高樹披衣出門看溪流急如注草木
被新渥青山滿公署偶為城郭居獲此林下素隣家酒如
澠歌管朝夕度此樂非我知看書日還暮

傷心行用李長吉韻

朔風動清吟孤月流寒素白髮困青燈紅粧泣秋雨羅扇
沿網蟲寶鑑青鸞舞白晝魍魎行山昏鬼無語

詠范氏池亭

虛亭巧結構有此觀魚境碧沼風生紋高林月留影花竹

列我前松杉瘦而穎山環翡翠屏水瑩琉璃井書生東海
來山水頗深省喜有鄭家湖詩文每相警

題太真春睡圖

東風吹香蕩晴晝長安宮死花如繡海棠一夜折輕紅淑
氣薰蒸困醉酎太真徙倚沈香亭宿酲未解春冥冥省峯
斂翠嚲秋水侍兒夾擁花娉婷玉床膩滑芙蓉屐水沉煙
裊金屏煖丹肥凝潤珊瑚溫寶釵斜嚲烏雲綰上皇玉笛
那敢吹地衣紅皺靴輕移傳令別殿罷歌管流鶯不語游
絲垂漁陽鼙鼓邊塵動臺閣無言卿士惜婦人一靨四海
昏主闇臣諛總如夢翠華西狩九廟隳禍胎未剪三軍疑
馬嵬夢斷生死訣一時悔禍人心歸驪山舉燧供歡笑■
■蹴踏周原草丹青誰寫春睡圖後世不須嶷大寶

次韓明善題推蓬圖

青松陰陰間脩竹六月脩然破炎溽梅花一味只宜冬江上孤舟水邊屋筆端春信回孤根皴紛淺抹玄霜痕江南煙雨正愁絶一枝喚醒羅浮寬無聲詩生有聲畫吟咏工夫見揮洒坡翁仙去二百春夢繞松風古亭下玆花清致誰堪當孤山題品淵源長推蓬細認心凄涼鼻端彷彿聞天香

題晴川圖

清谿粼粼生淺花曉日倒射搖金沙翩然雙鷺下危石玉雪照影無纖瑕溪邊小景入圖畫青煙綠樹漁翁家漁翁歸來歌未終鷺絲忽起蘆花風回眸遥望不可極但見白玉飛青空昔年夜宿瀟湘浦徹曉不眠聽急雨解衣曳杖立沙頭何似今朝得容與長安馬寒泥沒腹雪滿朝衣凍府縮試令援筆題此圖長篇應賦歸來曲

和王子英醉後歌

至人超六合造物期同遊飄飄無根蓬蕩蕩不繫舟江河罔知返日夕唯東流鴟鵂爾何爲戶牖思綢繆人生底用愁如織倘看朱顏麓無色何如生死兩忘懷日月梭飛任交擲君不見秦皇入海求方瞳包括區宇推雄沙丘輼輬鮑魚臭一世萬世今何功又不見班生投筆踰流沙封侯萬里威遠加玉關東望不可入上書祈請心咨嗟我生於人何所爲死當身外亦誰悲烏鳶螻蟻若分別珠襦玉柙徒光輝不如生前賦詩飲酒放浪山水間死與造物默還同歸

二月二日大雪偶賦時寓州郭

東風吹寒春泱泱海氣作瞑天昏昏空堦夜落雪一尺起看燕樹黎花雲詩翁燃鬚僵不死閉窗强作饑猿蹲欲呵凍筆寫清思甕中餘瀝催頻温山僧積財富猷亂驅馳役事何紛紛木魚停撾磬聲絶但聽衙鼓趨公門何如孤舟釣魚叟一簑獨立寒江口

題黃中立樵雲卷

三衢仙人石橋夾隅坐野樵心自適不知柯爛歲月深人世歸來已非昔越山客亦樵雲守碧山杳杳雲重重香爐捫蘿春蓊鬱若耶涉水秋寞濛斧聲丁丁響深谷猿猱鹿豕恒相從懷章太守歸故里讀書處士棲長松古人千載不可見二公出處誰將同君於此計豈長往草衣芒屩姑從容仙人倘遇不須久歸來歌我樵徑風

姑蘇臺

吳宮築土山爲趾俯視水實三百里臺中歌舞舞鏗麗企碧嶙屺眩珠翠江花泛泛浮鴟夷會稽思霸非早辭千金不買西子笑一舸竟逐陶朱歸邗砌草深麋鹿卧萋萋赫露沾人衣闔廬丘墓虎爲衛至今鐘磬聞餘悲遊人不悟國傾亡松間援筆題貞娘

朝陽臺

巫峯十二青參差石形儼現仙娥姿蒼藤翠木怯凄冷精誠夜感襄王思仙衣縹緲仙裾濕雲影飄飄雨聲急陽臺朝暮不勝情高唐想像愁無極夢中奇遇事杳冥公子雕辭亦胸臆荒凉古廟屹江干臺空不見行雲跡游人悵望

尚徘徊古碑寂寞荒蕪苔

戲馬臺

彭城負劍河爲障南屹崇臺勢雄壯重瞳沓跡入秦回諸侯攬轡皆南向酒酣麾馬升崔嵬鬉翻鬣振雲歷開倚轅四顧示無敵指揮貔虎心雄哉黃金閒行亞父去帳下茫然失謀王楚歌聲合潰重圍昔日名騅空故步千年積恨氣未消繞臺泗水摧飛濤

望思臺

金莖擎露空崔嵬淵臺築恨心猶哀剖桐殯土事曖昧禍機元自長生來壽踰大耋世已稀趙國愉人心傾蠍盜兵誅佞兩非是屈氂[illegible]戰猶鬱疑衛霓竟隕鵠泉里壺關三老言非遲向無少卿護病已上林僵柳何緣起空餘老淚

滴紋斑斑相間苦花紫

鳳凰臺

萬里長江東入海千年高臺今尚在當時誰道鳳凰來覽德何人足相待鳳聲悠悠梧葉空謫仙文采流長虹跨鯨一去不復返後人欲語羞雷同海上三山眇何許羣仙對鳳鬨風雨登臨空咏謫仙詩白鷺斜飛過秋浦

洞庭秋月

岳陽樓昏水雲黑夜揭冰輪破幽寂浮光萬頃躍寒金倒影一規沈素璧霜毫謝幻清絕姿毛髮揃寒心胼易何時鼓柂遂南遊散髮君山弄盧碧

平沙落雁

駱駝水枯圓露觜橘洲霜清平似砥衡陽回侶羽翮疲接翅連羣飛復止洞庭波濶菰米稀弋人夜榜機心微平明又爲稻粱謀來看行迹空嗟咨

遠浦帆歸

長江萬里東入海南極蒼梧北踰濟龍驤萬斛駕洪濤去日酸辛歸日喜畫師夙昔諳行色霅溪半幅留真迹入門嫵媚各有懷誰念山巔望夫石

逢秋

高梧脫葉金井寒璧月夜掛朱欄杆銀河萬里浸虛白凌風欲訪乘槎仙金壺箭水聲第一畫角梅花聽悽惻三山樓閣碧海凉老鶴不眠清露滴

謝季仲容見贈

海風立水天空濛瘴雲晝掩蓬萊宮仙人跨鶴　歸

來樓閣昏無蹤九仙山高玉爲戶廣成去訪乘鸞女桂香滴露夢不成看徹霓裳羽衣舞宮袍舞錦花翩翩詩成毛骨生清寒飛章贈我歸剡川推蓬月在梅花邊

次王敬助見寄韻

琴書肯遠訪訪我海東濱對酒不成醉看花惟惜春青燈書有味白眼世無人儘有明朶趣翛然一幸民

祕圖留滯日鄉思已萋萋黃卷挑燈閱紅粧掩鏡啼交新情俛俛感舊恨低迷語及深知處應憐獨鶴棲

九月三日晚與鄭尊秉對坐至日暮小雨後歸宿偶成

歸人歸未得天際復生陰小雨濕官道清砧傷客心蕭肥蘭蕙瘦雀語鳳鸞諳坐對滎陽老空懷正始音　靜能詩鈔　刻五十七

首今去其脫簡寔得詩四十一首

和來竺西見寄

歲暮重峯寺詩文喜共論瞑雲昏疊嶂寒雨滯孤村別後病猶劇書來身幸存藤枝肯扶老終和月中門

沙縣小樓

半載客延平沙陽憂愈驚蛩鳴深巷靜月昃半樓明故國三千里歸途一月程西風在庭樹絺綌不勝情

○王嘉閭 一首

嘉閭字景善又字雪昇累官紹興路同知時鄉縣已隸方國珍議改嘉閭官嘉閭曰吾天子命吏非天子誰可改吾官者自號栟竹翁不起

題葉敬常祠下

北溟滄波幾千里南山倚石空嵲嶫石工未刻厥水厓石精化作萬丈青虹霓青虹墮地飲水不肯去郎作葉侯捍海之横隄隄蟠三萬二千尺盡是南山倚空石葉侯駈石應有神杯土允泥眞戲劇舊時天與上平地幾處桑田爲海水潮去汝去二百年海波還變爲桑田隄成侯去民安土祠下年年聞社鼓餘姚編民十萬戶仰視葉侯如父母侯之去兮不可留桂爲楫兮蘭爲舟侯之殁兮神來遊芹香酒旨羅庶羞石隄捍海終不朽侯德與之同永久南山蒼蒼北海茫茫餘姚之民兮思葉侯不忘

○黃義貞 一首

義貞字孟廉大德間以孝行徵爲博士不起壽一百五歲其居在鳳亭崇禎末鄉民洪氏壽亦百歲以外相去不數里固地氣使之然與

白雲寺

巘雲名僧寶刹誦瑶編厓上靈雲每見連知是蒼穹相表異却將瑞氣日纏綿絪緼像護清虛界潔白光涵坲率天老我欲過金子嵡細探靈跡恨無緣

○續蘭亭會 二十四首

至正庚子春仁本治師會稽之餘姚乃相龍泉之左麓州署之後山得神禹秘圖之處水出巖罅瀦爲方沼疏爲流泉卉木叢茂行列紫薇間以竹篁彷彿乎蘭亭景狀因作雩詠亭以表之合兩越來會之士得四十二人同修禊事取晉人蘭亭會圖詩缺不足者各占其次補之總若干首因曰續蘭亭會云劉仁本叙

劉仁本補忝軍劉密

俯仰宇宙𦗟茲山川欣欣卉木冷冷流泉豈伊獨樂尚友千年飛觴拊詠萬化陶然

都事謝理補侍郎謝瑰

陽春沐膏澤草木生微暄靈圖發幽秘感此禹跡存衣冠繼芳集臨流引清樽性情聊自適理亂復奚言

瞻彼阿丘神禹秘之茂蔭嘉樹清灑芳池臨流引觴衎衎以嬉俯仰千古逝者如斯

東風散晴旭灌木浮嘉陰良晨事修禊我道欣合簪方池汪清流可以濯煩襟一觴復一咏暢情忘古今

鄉貢進士趙俶補忝軍孔盛

青陽既般以遨以遊采蘭從阿濯纓芳流翰藻載詠羽觴

載浮潔我禊事于以寫憂
喧風播曠宇欣懷托陽春幽袚寄幽暢虛襟遺世塵擷芳
遵丘阿接孟沿澗濱詠歸何逍遥遐哉仰斯人
天台僧悦白雲補任城呂系
疇昔有懷陰雨翳霄尤爾居室忽焉終朝際此晴煥散豁
林郊潛魚泳波遊羽鳴條
崇阿撫褉秘微風扇和淳靈雨旣云沐品彙匪以陳蘭若
擢中沚葳蕤媚芳辰散懷得眞契引觴杳熙春
前蕭山主簿朱右補餘杭令謝滕
陟彼崇阿遊目遥岑川雲夌岫林木蔽陰喈喈黄鳥懷之
好音亦有良朋載歌載吟
息徒坐蘭渚臨流濯清泉光風袚林薄春服麗以鮮持觴

撫流景駕魚樂天淵俯仰同一慨弱毫從所宜
帥府都事王霖補王獻之
滴彼源泉其流決決誰其逶之以詠以觴酌此春酒以袚
不祥
犖髪宴餘春微風宿雲散蘭皐野氣芳桐江日初旦羣賢
集崇丘臨流水光渙酌酒清漪曲俯泉慨長嘆
蕭山教諭諸綱補府曹勞夷
俯挹清流遥睇崇嶺于焉遊盤寄興遐永放同觀濠高企
臨穎冷風徐來暢焉深省
叢木翳林薄搆亭俯澗濱旭日散晴采光風媚芳春臨汎
輕觴于以樂嘉賓詠歌意自適酣暢趣益眞茲遊敦所尚
庶足酬令晨

四明沙門僧阜補任城令呂本
遲遲春陽藹藹蘭若樂爾嘉賓以宴以遨靜觀物化散懷
逍遥一觴一詠庶永終朝
禊飲秘圖湖天氣淑且柔傳觴際曲渚濯纓臨芳洲織條
亂風樹幽葩落晴溝衆賓亦以樂正忘塵世憂
平江儒學學正徐昭文補府主簿后綿
柔風扇和百卉具芳携我良儔憩于崇岡怡情詠歌漱水
泛觴俯仰宇内聊之徜徉
茲辰天氣佳駕言寫我憂衣冠盛良會袚禊俯長流川容
澹疎雨樹色翳崇丘清風接千載復此逍遥遊
秘圖隱者鄭彝補山陰令虞國
興懐古先仰觀玄造尼歎逝川平念芳草莫春綷和爰舒

幽抱皎焉白駒嚶其黄鳥
鳳駕稅幽躔泛醴循流瀾芳䕺被巖瀨葩蕚耀林端歷靡
時運近斯焉撫蹟屹王欣遶賓集陶然有餘歡
前嘉興路經歷張溥補鎮國大將軍椽卞迪溥餘姚人
藹藹雲岡溶溶秋水集我朋儔掇茲蘭蕙千載同流夷猶
芳躭美哉良會衎樂無巳
茲辰暮春初散策臨泉石雲渠引微波浮觴薄前席伊人
旣巳去古今同一適聊茲修禊地遥岑澹空碧
東山僧福報補彭城曹謹
晴雲冉冉幽草茸茸羣賢戻至衎樂攸同芳葩汎灔翔羽
迴風亦有旨酒可以從容
桑條扇微風輕波漾晴旭羣彦此委佗鳴鳥集中谷列席

依巖廻飛觴隨水曲緬懷古先哲庶以繼遐躅

姚江逸詩卷之三

後學黃宗羲輯選
倪繼宗重訂
鄔景從彙刻

宋元僖 七十七首

元僖字無逸號庸庵少穎悟好學父欲奪之於市估胥吏僖必哭而辭也受學於楊鐵崖盡得其詩文法中江浙副榜補繁昌教諭尋棄歸洪武初召修元史分撰外國傳事畢還山復與桂彥良同徵至考福建僖詩質而不枯熟而不靡入香山之宅余從其族孫賓王得庸庵詩集十卷再令其尋訪文集則不可得矣一時交遊之盛風俗之厚山水之酒痕墨跡猶可因詩以推尋其一

二也

春月晦日與諸友過葉伯泰隱居

出門風日暄野趣慰徒步行行五里餘訪舊寂寞處隱居隔青煙涉津向紅樹幽人不在家童子留客住爲尋王翁歸北里復東渡乃從南山還衣巾認中路匍匐趨柴門歡喜見情素止渴得土酥充饑思薯蕷厚意愧吾曹爲治鷄黍具望外出陳醪房中藉賢婦遂令周孫徒痛飲不欲去獨醒笑老夫徒自耽憂慮人生欲會難萬事皆有數今春曾此遊重來歲云莫白白潮入川青青蔬在圃時序雖有移郊墟坦如故平生麋鹿資麴糵非所慕畏飯倘同襟有懷即相顧

寄朱景濂先生三十韻

相處纔數月相違已三年人來即問詢矯首玉堂仙尺書
固邈邈寸心匆懸懸訖詞金蘭契而如萍梗然憶昨彼殊
遇草茅倏牽連平生坐環堵豈意乘官船脩史與末役乏
才愧羣賢强述大菴傳荒疏僅成篇頗有班馬手筆削容
巨編素餐竊恐懼衰疾頻纏綿小几聚藥裝空床煮艾烟
旅邸命如綫仁人俱見憐同舍旣足藉同姓尤惓惓早晚
辱安慰殘喘聊自延凉風送越柁而得歸園田當時十八
士去留各有緣中秋佛寺裏明月照離筵後夜復叙別慘
惻燈影前贈言諾教誨有暇寄江邊縹帆已拜惠所獲尚
未全去年擾寧叟往還情爲傳我亦薦行邁南閩涉山川
考藝非所任同往誰舍旃知已諒與閔疲駑詎勝鞭鬢髮
日已短貧病無由痊策杖山野間靜曠庶相便挈瓶或歌

詠忘憂臨澗泉緬懷青雲彥文會濫隨肩作詩謝疇昔一
一莫能專諸公倘垂愛契闊寧我愆

八月十三夜史局儒士醵飲天界寺西庭叙別分韻
得天字

秋寺積黃葉行見江月圓衆客感時邁史籍已成編迢遞
四方至同舍非偶然久集有分期念之還足憐醵飲際良
夕露坐望青天明發各有適羽翮與天淵少壯宜努力衰
病得生旋酣詠在茲夕靜言乃離筵耿耿亦何爲且就殘
夜眠

題顧山人畫古松歌

能畫古松天下少昔有畢𢇛今顧老顧老作畫書法同或
變眞書作行草梗黃古紙一丈餘落筆古松隨一掃斜經
黑白成文章恍惚陰陽割昏曉半年作客羅璧山但畫江
山極幽眇亂葉點點習書圓直樹行行恭篆小有人許畫
松一株草書張顛合鬱倒一株兩株八九株變怪無窮出
天造愧我題詩勞寸心數日一篇方脫稿何如顧老畫古
松游戲草書書法好

題顧山人秋江叠嶂圖

顧侯避俗留越山高情長在山水間秋堂夜半夢巴蜀孤
帆遠逐西風還椎牀呼燈恠莚緩萬里江山猶在眼溶溶
素練天際長叠叠青鬟日邊遠烏來巫峽令人愁神女陽
臺居上頭尚見雲陰含過雨可憐樹色送行舟地形何處
接吳楚林薄人烟帶洲渚黃帽西來打鼓郎茜裙東去唱
歌女畫圖不盡意有餘太平人物俱歡娛多愁宋玉在何

許好賦顧侯山水圖

送謝用敬

白髮梅川客梅天看種田故人能再見往事勝相傳海氣
樓臺盡山輝玉石全秋來還有約雞黍願豐年

冬至前一日宿永樂寺水竹居次鄭山輝吳玉一壁
間倡和韵

寒過氷上客陽復地中雷宇宙兵車靜山林佛寺開舊交
多死去久別始重來知已三更語傾心一宿廻

過東山寺航海房留題

湖曲藏深院山空出遠鐘森森春砌筍肅肅晚衙蜂僧老
看孤榻兵餘憶舊松自憐花竹畔獨畏酒杯濃

秋懷

舟楫何堦價山翁訪舊難只嫌前路遠轉失向時歡酒滿
金波甕瓜寒玉露盤梅川胡老子秋夜幾相看（胡白石待子其號）
憐才心獨苦恨別淚頻流又報吹笙客將爲跨鶴遊鳴琴
山水夜下榻竹梧秋頭白貪來往誰能爲我留（吹笙客指王時敏）
燭湖秋雨過山閣定淸凉髮爲高僧白塵揉落照黃老懷
同閣世空境更聯牀有約酬花月良宵意不忘（高僧白雲悅也）
覽歲情偏切英才過亦稀豈知麟在野謝使淚沾衣東閣
詞相依南無晚共歸傳經今已矣此事與心違（爲梅川胡斯厚）
海角思相贈濠梁阻數陪十年袍可補千里客難廻范叔
寒如舊王郎醉必哀高秋頻送目鴻鴈幾時來（時王遜庵留雁右）

正月廿八日偕白雲長老過葉伯泰隱居

浦迴春潮急風高晚渡遲同來非舊伴一宿似前時雨對

高僧飯花題病叟詩新年行樂少重過答幽期

冬夜書懷

海邊積雨客愁長底事高樓有月光酒醒只疑天欲旦烏
啼猶苦夜多霜遣懷詩賦添華髮在眼山林軼草堂欲問
君平無覓處暮年人事付茫茫

重過烏山即事

冬晴重過烏山寺年老今非自面郎石髓汲來櫰葉井塵
軀浴罷菊花湯三生有約誰能記一醉無愁自不妨酒醒
出山空極目獨憐白髮對斜陽

宿陸氏山莊

故舊相招爲放舟上林佳處得重遊西家客過東家宿仲
氏仍同伯氏留夜坐靜歌三叠曲春歸只在五更頭自憐
白髮渾無策銀燭分明照客愁

重過上林井亭感舊

二十年前向此過凉亭寒井慰奔波當時未覺青山好此
日重來白髮多投轄幾人懷往事煎茶何處聽淸歌路傍
野老能迎客樹下幽居奈爾何

四月十三日偕岑宗昭胡斯美及其從弟斯敏游宿
竹山精舍明日題詩于壁而還

龍潭橋西山谷中茅屋住者皆樵農兵前送官大木盡春
後斸笋高峰重同行何人黑漆髮精舍有佛黃金容三更
月明五更雨子規來叫門前松

贈陸生

迴棹遊源日已斜道逢二陸立晴沙借人几榻開漁舍送

客壺觴出酒家梔葉靑連溪岸樹藤梢白罨竹籬花連朝
多謝慇懃意自念風塵兩鬢華

贈李光道

余自壯歲與四明李君仁山數相接嘗歎其有吏才
而非隱于術家今余已衰暮而仁山沒九年矣兵變
之後予蹤海裔還邑郭遇仁山之子賚字光道者于
塗或謂光道於其五行學益用力以深予多多驗之
果與平常推休咎者有同異乃信其術之進非前日
光道矣因駭而問其故光道曰某以父死家罄無恒
業足賴以養老母遂顓意所嘗學者博求其書潛玩
其旨日究之歲獲之頗有入于心而不敢自已也予
於光道別久而復見既驗其術之進又聞其進之由

而喜仁山氏有子矣感歎之際乃賦一首爲光道贈
然則凡平日相接而念其子者亦將有感于此詩也

夫
城郭歸來百事踈殘生猶問五行書故人有子能傳業樂
土何時許卜居青眼爲開分別後白頭幸活戰爭餘喜君
跨竈擲垂淚感舊憐貧豈獨予

送趙仲容東遊

會稽趙仲容先生近以一病幾不救多難之餘不得
坐以俟命將以繪事游山海間予念其艱難之際所
向皆然姑以敉一時之急焉耳間語及此甚悵然遂
以詩送之先生見我諸故人煩務有間其無有覩詩
觀畫如疇昔者乎聊以先生之行卜之也

漂泊風塵嘆此公早年肖畫畫堂中風流尚在時非舊愚
難何多老更窮市駿莫憐曹霸馬作歌未遇杜陵翁逢人
不必論前日好與君平賣卜同

新歲冬處士見訪

去年海角往來頻多謝高情洗客塵別後歲寒江竹老愁
中春煖野花新西樓爲下青氊榻南郭能尋白髮巾江水
雲山猶在眼何時耕釣得相親

贈紫芝山人

有客有客王紫芝江空歲晚欲何依試看壘本打碑賣勝
謁朱門冒雪歸浙水文華依舊在晉賢字跡到今希年饑
有粟知相易不用山中更採薇

紫芝山人有青門種瓜之志而未得其所五口之家
無一夕之儲不知造物者將何處之也今蔡義而遊
將以石刻集王右軍書墨本售凡好事者予竊有感
焉因賦此詩爲山人道噫時既艱矣歲既晏矣山人
所鬻其有值乎其無值乎雖然吾故人見吾紫芝而
讀吾詩其爲前途之道者蓋不獨吾也紫芝其往哉

送赫彥明

惜君遠去在新正貧病無緣敘別情臘雪已消三尺盡春
潮初送一舟行天涯有夢尋鄉曲海角何年聽珮聲烏帽
蕭蕭俱皓首萍流踪跡歎浮生

二月三日過姻戚倪氏深秀樓留宿

福地重來白髮疎仙標誰復好樓居驚心世事三年後照
眼梅花二月初解凍陽岡仍種橘生賢後代每收書君家
積德由來盛親戚相過喜有餘

倪安道一樂堂

高堂並坐白頭親兄弟相看樂意眞對酒雲溪金奏響過
庭華月錦衣新兵前骨肉誰無恙屋外田園況不貧家慶
從來最慳得願將愛日荅洪鈞

過亡友楊昭度宅見其諸子復習舊業悲喜交集爲
賦詩一首

楊子宅前春草新老夫一過一沾巾城東聞笛經三載江
上垂竿復幾人當室兒郎愁獨立通家子弟喜相親新年
又聽書聲好竹徑幽尋莫厭頻

楊氏萬竹樓

童子曾登萬竹樓題詩今作暮年遊老蒼不見諸君子共

亂猶驚四月秋窗戶青雲通窈窕兒孫錦服繼風流清溪
流向門前過能與笙簧洗客愁

十二月廿五送趙鳴玉以其所畫游南山

雪滿空山二尺深可人獨步費幽尋政同沙漠貪氊尼豈
有山陰返棹心不惜衾裯換斗米誰言圖畫直千金南山
親舊知吾意除夜歸來聽好音

爲聞人生題鄭先生李太守合作蘭竹圖

石樓寫竹有書法山輝作蘭非畫師絕憐一老衰遲日虛
憶諸公全盛時澤國凄凉今見此玉堂文彩舊稱誰留傳
後代應難得肯與聞人玉雪兒

三月十六日會穉伊舉于楊氏嘉樹軒辱示見寄詩
一首次韻酬之

老病生還九死餘杖藜寧嘆出無車五年不見先生面三
徑相逢處士居芳草綠陰還自好落花紅雨已成虛白頭
會合知誰健見說燈前尚著書

過建初奉上人房

城南佛舍我頻過塵世閒情奈爾何雨後畫圖修竹潤春
深窗戶落花多齋廚燒筍留人飯醉筆題詩倩客歌緩步
幽尋知幾度虛期杖履入烟蘿

周原信南溪草堂

南市津頭春水生南溪一里上流清堂前日夜生芳草海
角平安過大兵先世圖書猶在眼故鄉山水更關情出門
卅樹元非遠問柳尋花及晚晴

與諸友宿城南郎事

吾邑東門外五里許有俗嶽行祠在小黃山俗傳三
月廿七夜其神出而還恒有火光若列炬自諸叢祠
出送嶽神還明滅聚散雲霧間不可勝數者是其徵
也每歲邑人候而觀之以爲常今年其夕周原信孫
尚質范德梓郭廷羽趙自立張與權陳子範輩要予
宿南門外初不知觀所爲謂神燈者因賦詩一首以
寓感慨之意云

同宿城南有八人送春箇箇惜殘春空中何物明燈燭夜
半高歌動鬼神白雪滿頭猶激烈緇塵在眼復酸辛年華
不及諸郎好作賦吟詩齒髮新

四月廿九夜宿楊氏嘉樹軒

前月城南連夜宿今宵水北對花眠梅天未食楊家果夜

雨都耕舜水田惡客不來成好夢大兵已過定豐年酒醒
得句呼燈燭一丈紅葵在榻前

五月廿八日爲梅川羅翁題會稽俞景山山水圖

閑情俞老廿餘年忽見畫圖東海邊閱世兵戈成死別銷
愁山水覺渠賢登高昔有穿雲屐訪舊今無泛雪船索我
題詩羅處士卷簾梅雨落梅川

五月十日訪楊灌園於後湖漁舍而唐景顏澄了然
先坐留飲至晚與了然還及汪尚志之門遇雨見
留甚勤又置酒醉昏而散乃用向所留題韻紀其
事

梅天疎雨洒斜暉水北平田白鷺飛飲酒偶同諸老醉吟
詩相伴一僧歸茅堂會合誰知好蓮社交游更覺稀瞑色

苦催花底散南隣留客意難違

過崇安縣留贈稅使夏文敬

今年秋七月余有閩中之行廿三日入分水關其暮抵崇安驛而宿明旦遇稅使夏文敬于縣郭中文敬益都人年未三十既問余姓而笑曰疇昔之夜夢造藍明之先生之廬先生不見見一人狀貌若吾子者在其門外官道上吾問曰子何姓曰姓黄其夢若是吾與子雖並生於世而南北之居相去數千里而遠且生平素不相聞何夜之所夢與旦之所見其容其姓其邂逅之地無一之不有徵耶是可異也余聞其語亦有樂於中乃賦此以贈之

老年觸熱向三山暫宿崇安驛路間與子平時初不識何緣昨夜便相關浮生邂逅皆塵夢遠道馳驅有汗顔官舍設瓜知愛客看花更待暮秋還

留題鼓山丈室

鼓山閩之勝地也余故人用明師主其寺焉去歲用明自浙左赴鼓山余嘗爲文以送之今年不意叨與考藝亦有三山之行既事主文江右吳蕭二先生而下凡七人約遊鼓山予與四明桂徵士同德先至山下以俟及暮諸公不至乃登山入其寺宿焉與用明語至夜半有足感者其夜風雨俄至煩熱頓解遂賦律詩一首明旦錄上鼓山丈室就以爲別八月廿四日也

偸閑半月閉秋岩巖寺幾程登暮雲勝地江山兵後見高

天風雨客邊聞送師東海新春別秉燭南州靜夜分賓主三生緣有契靈源重會讀吾文

九月廿三夜留題武夷宮殿壁

大王峯下武夷宮九曲溪邊一徑通身到名山頭已白眼明秋日葉初紅神仙定在虛無裏兵甲曾棲湏洞中秉燭題詩留過客浮生蹤跡似賓鴻

爲孫尚質題山輝翁蘭蕙圖

蕙花江上逢冬至又見鄭翁蘭蕙圖落筆十年身後在懷人三絕眼中無陽回后土幽芳發雪滿陰崖衆草枯看畫幾番曾墮淚題詩此日更愁吾

送趙仲容還會稽

江郭往來三十年黑頭相見兵甲前生平畫馬不能走垂老瞻烏眞可憐客舍茶甌龍井下故鄉書屋鏡湖邊携家八口始歸去春水爲浮天上船

正月十五夜趙鳴玉還郡城與予語別遂賦詩送之

新正泥濘出門遲自感春愁只自知送客正當明月夜看燈不似少年時寞鴻歸路聲何遠老驥征途志已衰簫鼓城頭偏惜別圖書船畔一吟詩

題潘氏壁

今年春三月四日予偕邑子周原信王公達過燭溪潘鈞輔家鈞輔與其季鈞茂情好若舊留宿其東軒張燈置酒主賓甚樂戊戌己亥間以辟地皆挈累寄寓其家今十三四年矣舉觴道故舊且覩故太守李侯墨竹亡友鄭先生墨蘭喜戚交集而於鈞輔伯季

之更世變能不失其常者尤有感焉爲賦七字八句
詩一首秉燭書于壁以俟知我者和之
昨日正當三月三今朝水北共淸酣幾年不到知懸榻上
巳初過喜合簪兵後放歌誰尚在燈前痛飲我何堪君家
兄弟情如舊頭白相看得笑談
爲王雲谷題王若水畫
吾鄉王雲谷先生奉其母夫人官中吳時錢塘王若
水處士以其親年過八十且有祿養之樂爲作竹塘
竹雀圖贈之其年至正癸未也後二十有八年余過
邑之東山雲谷出此圖以觀感慨之際爲題五十六
字
江南四月薫風凉鶴髮慈親坐北堂萱草花開百憂遣竹

林笋生三尺長野雀哺雛依翠石水禽得伴傍銀塘年光
物色都堪畫此樂人間不可忘
三月十四日夜宿周叔榮家留贈
自歷風塵二十秋重來海上爲遲留青春誰解看花去白
髮眞成秉燭游遠跡山雲仍近榻驚心海月正當樓眼中
諸友能相慰舊日牙籤尚肯收
八月廿三日偕白雲訪西隱於龍泉山閣西隱將有
四明之行與予語別遂賦詩送之
龍泉高處爲誰登曲徑幽尋樹下僧黃葉又經秋夜雨靑
鞋曾躡歲寒氷西來山閣隨雲隱東去江船待月乘邂逅
浮生還惜別吟詩落照倚蒼藤
送讓無我住定覺寺兼簡衍福玘大璞講主

江邊佛寺近孤城曾向江堤幾度行暮景難留林下作遠
途猶繫世間情千村黃葉時時落十月淸砧處處鳴惜別
老懷兼憶舊潮來南浦爲誰平
冬十月過上林鄉爲岑孝廉題鄭山輝雜畫就用其
韻
重過岑家懷鄭老畫圖歲晚見春榮芝蘭玉樹昔同賞山
澤布衣今獨行十月誰憐衆芳歇上林曾聽早鶯鳴南樓
日色令人愛洗硯題詩重有情
十二月廿九日承滑攖寧先生韋惟善與鄉中諸親
友以予初度之辰致禮見過因賦詩一首奉謝
老去歡娛復幾人歲寒山郭對黃塵艱難人事都非舊貧
賤交情倍覺眞除夜敢因初度飲同心故向暮年親城南

行共千花笑已有江梅着早春
留題岑氏隱居
冬十月既望余過三山岑西峯隱居嘗再宿焉明月
十五日自游源將過梅川西峯長子子輈又要予宿
其家西峯蓋善士晚歲恒誦佛書不涉外事是日夜
余與其父子語至鷄鳴不睡明日別去留題律詩一
首
白頭兩度過三山三宿西峯紫翠間明月再圓潮消海寒
鷄亂叫石當關論文半夜新知樂齋佛殘年老子閑榻下
諸郎總清秀雲中丹桂許人攀
五月十四日過應平仲書塾其夜至明日雨不止有
懷藍溪許月山化安眞淨源

天晴獨鶴暮歸來准擬書堂一宿迴野色幾年違白首雨
聲半夜落黃梅南山樹對高僧立東浦花隨處士開親舊
有懷難聽語出門流水沒蒼苔

過閒人叔勉家賦詩一首

今年六月三日余與陸谷賓過閒人叔勉家叔勉有
南山之行未還其母夫人隔屏障語其童孫以天熱
固留過午叔勉臨出時有屬故也叔勉之家約甚而
處之怡然事母孝謹躬執薪水之勞而問學不廢余
於諸生中尤愛而閔之屢過其家不忍廢其爲具也
至是余雖不留又見其一家待我之心眞切若此谷
賓亦爲之感歎以爲叔勉有是美質而獲乎親其於
古人之學豈難進哉余因賦詩一首紀其事且爲叔

勉學古之勸云

觸熱相尋北郭生昨朝已有南山行在堂慈母隔屏語愛
客小兒開戶迎涼館苦留怜老病暑途竟返負眞情誰知
剪髮陶家事竹簡千年有令名

秋日過郁仁齋翠深軒與顧山人夜坐有作

風霜高潔暮秋天誰任紅林白水邊愛畫能留吳下客過
門爲治越中船葉垂山果臙脂重石出溪毛翡翠鮮底憶
桃源深處宿樓臺春夜對花眠

張氏梅花塢

紛繙如雪花如雲花間月色白紛紛留留野興老夫宿更
愛天香春夜聞皓首徬徨詩未就綠衣歌舞酒初醺堪笑
西家栗處士到今猶爲索吾文

長慶鄉清碧法師住蕭山淨土寺朱雲巢以送行詩
卷見示遂題一詩于後

早年頻過蕭山縣暮景新知淨土師愛筆江淹留勝跡請
經支遁話文辭鐘聲曾聽孤舟夜詩卷今題落葉時何日
相隨朱太史百花深院話前期（江淹舍宅爲寺）

贈徐常

高風尚憶南州士後輩堪憐北郭生歲晚孤城多雪意夜
長深巷自書聲楓林巳落清霜重梅蕊將開遠照明念汝
黑頭須努力起家黃卷荅昇平

九月晦宿王氏書舍早起卽事有懷逃庵翁而喜有
歸之音因賦詩一首

睡起西齋感物華清秋重宿故人家花開白槿兼紅蓼日

出青雲帶紫霞息鳥歸來今有約賜書傳到定無差每懷
知巳令人爽歡會誰憐暮景斜

重過倪氏深秀樓（董仲敬深於地理書天台人吳老子季章也滑公伯仁朱老伯言王仙叔雨熙陽伯仲也太丘孫陳鑄也）

二月初暄暖梅花爛熳開何人詩興動高閣爲渠來
前後山溪合東西戶牖開初陽晴看畫新月夕銜杯
俗客無緣到前溪隔世塵三冬曾下榻猶憶董山人
風流吳老子作畫愛梅花醉看西窗影更闌候月華
滑公江海客頻到賀家溪采藥行實際吟詩過水西
朱老金鰲出王仙白鶴來長留詩卷在不棹酒船迴
東家親戚好夜過太丘孫卽爲頻呼燭何曾怪叩門

書懷

飲少不得醉吟多只自愁關情胡處士相過卽相留

近日得心疾遲遲夜不眠怪渠天上月明白照床前

竹枝詞

溪頭雨過溪水新一夜月明愁殺人誰將荷葉幾行淚滴向鴛鴦五色身

題山輝畫

竹能結實蘭茁芽菖蒲有日解開花鄭翁一去不復返畫圖留落山人家

長爲幽芳作畫圖老年左臂竟偏枯絕憐鄭老徒辛苦身後聲名有益無

十月十三日至浙江驛候潮而渡有半日之留表忠觀去驛一里許士人無有識之者驛使毛和仲金華儒家子也獨能以表忠爲言送道吾人遊焉感而賦此

浙江驛使毛和仲云是金華詩禮家誰識龍山表忠觀獨能引客入烟霞

蕪公文翰表忠碑山下居人識者希舊觀有碁黃葉滿可憐斷石帶清暉

二月廿夜在城南僧舍題山輝翁春草圖

春院重過一夕留忽思鄭老使人愁更闌秉燭看圖畫綠草紅花我白頭

奉和危先生送浩秋江還龍泉寺

長江秋晚照清暉猶憶江花送白衣千里舟歸先後各今朝山閣看鷗飛

自題畫

石壁萬仞不可躋老樹獨立與雲齊紛紛藤蘿葉零亂日暮忽隨風雨西

題王時敏畫

今年辛亥八月下旬余與王時敏遊上虞賀溪半月乃過小由陳氏書舍甫及其門而時敏有儒士之役使者繼至明旦還吾邑猶爲陳子範等作墨梅數紙且爲賦詩可見其廷之甚矣故予題其畫以記一時之事

誰憐迂甚王徵士不管江頭驛使催秋晚小山叢桂下爲人猶寫數枝梅

○趙宜生 五首

宜生字德純宋宗室也值至正之亂晦跡耕牧自號騎牛野人洪武初舉爲鄉邑訓導宋無逸詩往來慰衰莽感慨寧無同者謂宜生也其詩五言學陶七言彷彿李長吉

石田山房

雄峯三十六極造觀明天上有神仙窟丹霞覆其顛白鹿啣瑤草玄猿飲靈泉山深日常靜花落春自遷高人不羈世昕夕中盤旋石田藝嘉穀可以願長年

自輓

嗚呼騎牛人汝往一何速形神如此癯壽命豈終促壯歲卽抱病有書不能讀守玆固窮節不能養親祿既無耕種力廪適水與菽日月忽不淹今晨當就木六化巳云終何

勞妻子與永別竟無歸荒墳草餘綠
先輩多甦士後人罔知死者爲聲色迷里里竟如彼我當
半百年已悟此中理富貴隨所望貧賤隨所以布衣及蔬
食適足充諸已修短自由天氣化返爲鬼哭者何必哀爾
豈不然爾田橫有悲歌秋風起蒿里

辭世述

浮雲歸大壑斂迹隨風去我生等浮雲亦與飄風遇䭾送
山谷中邈然不知處雲散風已息澄秋廓天宇庶云大化
盡詎爲身後慮

追次楊鐵崖題顧仲瑛玉山草堂春夜樂韻

畫堂燭影摇春紅錦夜公子新乘飛朱絃初障黃蜂蝦彈
破桃花紅指甲玉脂泣盌鶻腸烹麀麟馬乳開瓶罌衆賓
笑接似流行春風吹動雙垂纓哀絃要眇繁促柱短曲新
歌送寶手拍手催歡小娃舞偷看衆花襯春雨

○胡壽一首

壽字伯仁號耕寧生自許昌從餘姚始從其說遊日記
千餘言攜筆爲文有風致尤長於樂府京口王居中治
方脉有時名壽數往叩之居中曰學醫自內經始壽既
卒卷請曰素問篇次無緒愚欲分爲十二類鈔而讀之
雖經闕誤或多愚將本其旨義證而讀之居中曰此矣
子之善學也予守師說者子過我矣又傳鍼法於東平
高洞陽遂以醫名世

遊白水宮

白水仙宮也罕逢十年兩度追陳踪寒流光垂玉蹲鍬崩
緲秀削金芙蓉臨溪無魚石磊磊采藥有路雲溶溶明當
扶我九節杖更來陟彼三台峯

○翁希顒一首

希顒字昌齡洪武癸丑進士以御史謫臨潼主簿

奉天殿早朝

虎踞龍蟠壯帝京重重殿閣逸蓬瀛丹墀人逐鞭聲靜淸
禁鐘催曙色明玉笏班聯鵷鷺肅鈞天樂奏鳳凰鳴微臣
朝罷歸來處攜得香烟滿袖淸

○翁德賢一首

洪武甲子舉人官行人司正

早朝次昌齡兄韻

多士平明集帝京怱怱春色似登瀛九重宫闕山河壯萬
國衣冠錦繡明香遶御爐雲霧合樂隨儀仗鼓簫鳴定知
退食歸來晚花底珊珊玉佩淸

姚江逸詩卷之四

後學 黃宗羲輯選

鄖景從彙刻

倪繼宗重訂

○楊彝 十首

彝字宗彝別號銀塘生乘牛出入四明洞天箕踞長嘯狀其草樹水石題詩於上越考古不喜時彥詩一日讀宗彝所寄拍几朗誦反覆不能罷已而雙手皆赤嘗見松鼠飛嘐拾尾礫擲之應手而墮考古以爲偶爾再擲復然又能掌上置酒婆娑而舞不傾涓滴伎藝之精如此

與友人同飲山閣

浮雲有聚散山色無古今牀頭黃金不足貴惟有管鮑情何深與君久相別相見還復離鴻鵠肆遠志燕雀焉能知君不見髮白難再黑水清終可渾向來朋舊半存沒只今世態徒紛紜君當高歌我起舞直須醉倒花前樽

寄桂宗敬

每見臨安客渾無故舊書客情都易老鄉誼未全疎夜月鶯飛後邊雲鴈過初陶然樽酒外幽趣問何如

次松雨平先生韻

露下梧桐客夢醒夢中猶記在滇城尋山翫水連三月聽雨吟風過二更斑白近來添老態文章千古總虛名何時更剪西牕燭重把新詩與細評

謝惠華陽巾

仙人贈我華陽巾鶴髮輕籠雪色新行近花間添老態照來鏡裏覺精神寧論錦里誇烏角絕勝東坡戽白綸安得畫工圖小像水邊林下乞閒身

城南偶題

城南好山何太幽人家對門溪水流春禽啼樹野花落雪瀑挂崖嵐翠浮長鑱自可斸靈藥短筇何必尋丹丘一聲清歎暮天碧松頂月明人倚樓

劉公柳溪詩

公庭宴坐無俗情楊柳蔭門春水生綠陰滿地惜春晚飛絮撲簾疑雪聲解鞍樹下看洗馬流盃石上聽啼鶯當今論治用才傑歸來未許陶淵明

送人還鄉

五十離鄉七十歸居民城郭是耶非青山自喜田園在白髮應憐故老稀隣舍定攜新釀酒兒童不識舊戎衣到家若有相思字爲寄明年春鴈飛

謝斗南禪師惠竹杖

扶桑禪子下蓬萊携得仙人竹杖來瘦節只疑同鶴骨虛心猶恐是龍胎衰年正賴扶持力異日須知變化材不怕石頭溪路滑月明隨意步蒼苔

寄鄧氏養拙齋

貴竹城中養拙齋開窗樹色映丹崖常時有約論幽事幾歲無書慰老懷身逐暝雲登蜀道夢隨寒雨落秦淮英才況出功臣裔早晚除書下玉階

早起

一聲殘角數聲鷄南斗高懸北斗低多少行人度關去東方曙色尚凄迷

○劉季篪 二首

名昭以字行洪武甲戌進士歷雲南參政召爲刑部侍郎數平反大獄有異政坐失出左遷工部主事司寇纂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詩統稱其詩沖澹有陶韋之趣

弔余忠宣

荆襄翳氛祲赤子罹創殘孤城逾七載北望阻河關無由哭秦庭徒然亟賀蘭大事已至此處之良爲難丈夫旣許國節義重丘山隕身豈不惜偷生亦何顔

睢陽昔遘患抗節闘張巡智力固有盡孤忠良獨存余公值板蕩城守惟孤軍區區仗忠義而乃成奇勳殺身諒非易所貴酬主恩大節旣已立成敗奚足論

○張壹民 三首

名員以字行工詩及字畫貴勢人乞之不肯下筆戴笠着高齒屐笑敖自適洪武中薦爲開化教諭左目無瞳子自稱左瞽戴九靈稱其落落有奇節素以貲雄其鄉員輕財好施有以窮歸之者即共其有無遂至匱乏每遇食飲不繼則淸坐終日或與妻徐氏援琴而彈一唱三歎陶然自足也

金魚硯滴

龍門之材雨淋腹么麽黃鱗三十六吠渠涸轍紅兩目朝衫算袋非同族詞人渴思楊花曲能香乾硯時一沃三華兒豢依硯足越女烏絲寫半幅商羊獨足空駭俗爬沙蟾蜍走天祿

龜鶴燭臺

蒼水使者背穹窿縣背偶出龍王宮丁令歸來遼海東蹁足踢在背當中口啣華燭壽兩公輝輝艷彩搖春紅

留別鏡湖諸友

未別先已懷別後當如何留得三五字情至即高歌

○趙謙 十八首

謙字撝謙初名古則鄭曉今言曰洪武初徵修正韻衆以謙年少黜爲中都國子監典簿與同官論事不合罷歸築考古臺述六書之旨注聲音文字通及易學提綱諸書凡三百餘卷大臣薦召爲瓊山教諭初謙來京宋濂遣子仲珩受業謙歸仲珩校正韻多用謙說謙六書

之學最精旣沒門人柴廣敬以其書進學書者心好之莫得而見也郎瑛類稿曰聲音文字通藏之木天正統間修書官借與中書姜立綱遂失全集閣中止道目錄數本丘文莊見而恨之羲按先生之詩有考古餘事千篇當時未曾傳世今得之於其後人者止此而已

勉子

冬晨寒氣交夏午炎光逼愍懃寫書此窮年無暫息旣終還自校敘次更裝飾家貧不爲計神勞體常瘠所樂在經書雖久終無斁子孫苟能嗣勗哉當爲惜

次倪安道十韻

御寇心尚孩淮南口猶乳射日誠幻談煉石胡可補陽精與飛禽旻天非破釜立言理苟迷無乃黜爲愈所以古皇

羲窺圖萬興抒云何努毘子葩藻失倫序
我昔志飛騰登天欲乘龍着鞭始云遒忽値烟塵重既不
能寘感寒修眞與同喟焉念旋反還榛荆棘叢雖曰昧初
志庶得收奇功
歎彼牛山木還能秀森森斧斤互來伐何年鬱成陰萌蘖
豈不息又被牛羊侵所以鄒孟氏喻彼仁義心
元化浩無端生物八紘閒靈臺妙不測神聖何假言太極
諒斯存一貫誠非難與言理絕絃獨抱瑤琴彈
荒哉周穆王八駿窮萬里朝發崑崙巔夕飲瑤池水空歌
白雲謠千載汙人耳三復所招詞感歎不能已
伊昔紛榮耀奚啻天桃花令作春市徒寒風起悲嗟去去
君子林行行野人家瑤臺豈非貴不久將如何

三聖既云逝大道如頹波緣業乘時論雲構塡丘阿群愚
久盲聾沈痼夫如何孰能火其書感激曳杖歌
偉哉昌黎公壯志靑雲上抵排西方化原道激頹浪念彼
葩藻徒卑卑渺難望但惜大廈傾一木將何向奮懷千載
下臨風爲惆悵
雲間學仙侶期成粉捉九偃月蟠龍虎交搆爲神丹服食
能輕舉豈惟髮不斑長生誠可求逆理心非安去去順元
化修短合自然
蜩蟬本無患悠然亭柯上飲露吟淸風飛禽忽來往扶蘇
在邊垂趙李起奸想世無少康子千載爲怏怏
與友駱則誠濶別詩
玉山玉泉雖咫尺不得與君時往還風吹飛絮掛簾白奕
颭落花鋪地斑一身槃槃喪家狗半生碌碌牢籠鵰何宮
相見醉一斗狂歌擊碎靑琅玕
聲音文字通成有感
文字聲音歎久訛十年辛苦事研磨誰云沈約知音甚不
許楊雄識字多魚魯從今堪辯析鼎鼐由昔費摩挲總憐
朋舊微鍾子歸臥雲山看薜蘿
題白沙翠竹
沙澄沙白白如銀竹村竹翠翠如雲鶺鴒拂羽春暉動鸑
鷟來儀月夜聞中有人居杜工部豈無字擬王右軍角巾
來往共談笑便是浣花溪上隣
嗅偎閣
蒼山倚層構丹室棲神偎神偎去已遠遺跡在林泉昔賢

慕遐舉何術能長年招招不可見從誰問眞詮王生自緜
嶺黃鶴留靑田長林振哀籟秋草棲殘烟蓬萊有高士延
佇思悁悁寘搜發佳咏淸風滿山川
松菊徑
不同彭澤賦歸來松樹菊叢先自栽門巷杳然車馬隔落
英無數點蒼苔
芋栗園
人間八月稻粱秋爭似山中芋栗收也可盍簪供笑語免
教輸稅見王侯
桑柘林
吳蠶眠起正紛紜桑柘斜熏十畝雲白眼看他閒草木只
將紅紫媚東君

芝蘭室
燁燁猗猗寵色新蕭然一室四時春漢廷御史雲仍在如
此青芬可比倫

○孫樞　孫述二首

倪懷敏洪武己卯鄉貢歷官僉事遊燭湖詩序曰吾餘姚燭湖在邑
治之東北萬山四環巨浸數十里予友孫君思穎兄弟
隱居其傍一日載酒邀予遊合童冠十有七人沿流歌
詠歷航渡晷賜池憇于楊氏精舍抵寥屏之寺而止因
各分韻

樞得浪字
平湖萬頃碧波漲發興携朋遊悅潑吾宗兄弟亦好奇挈
榼提壺能饋餉楊柳陰中乘畫舫得意啣盃極疎放長風

萬里掃輕雲數朶芙蓉列晴嶂中流擊楫柰爾何銀屋高
低銜巨浪招招舟子捷有神一篙直入荷花蕩白日亭午
登招提遠近青山歷瞻望老禪相邀供茗梲也復開筵悅
情况楊家果出珊瑚珠竹裏行厨送春釀座中賓客盡能
文豈愁下筆寡酬唱

述得凉字
殿閣薰風生爽氣燭湖[illegible]日漾晴光探奇梅塢雙山展覽
勝連塘一野航有客帶經來泮水携朋載酒泛滄浪幾棹
遠尋松下寺鳴琴更坐竹間牀禪僧出定談無始詩侶分
題賦短章酩酊不知歸去晚藕花風透葛衣凉

○邵宏譽一首

宏譽字德昭永樂甲辰進士以翰林修撰預修宣廟實
錄終湖廣按察副使

題清風祠
天台城上降旗赤回首烽烟昏旦夕貞婦倉皇被刼四寸
心貞烈堅金石題詩絕壁投深淵猛士雄夫皆失色長江
滾滾趨滄海埋玉沉珠竟何在夜深月照清風祠常與貞
魂並光彩

○陳贄三十五首

贄字惟成從鄉先生宋公傳張壹民得其詩法以薦爲
儒學訓導纂修宣廟實錄贄採兩浙事蹟上之稱有史
才簡任翰林待詔大學士高穀薦陞廣東叅議遷太常
少卿致仕投老西湖與縣人墨士爲詩酒之會評者謂
其古選逼陶柳近體駸駸乎盛唐

古大梁行
大梁城外饒榛莽繁華不見當年人信陵賓客散已久魏
王宮闕成埃塵何處往來車馬市斜陽枯柳鳴烏起歌舞
散爲烟霧空衣冠變作蓬蒿里舊事凄凉何足論古城壞
堞至今存紛紛野鼠走穴外唧唧寒螿鳴草根經過不覺
傷懷抱叠樹層楹成蔓草屠中壯士安在哉何處夷門古
時道幾人富貴誇封侯空遺白骨葬山丘年年只有黃河
水還繞大梁城北流

代賀扳今譽贈沈千運
別鄉歲久身幸存歸訪隣翁問子孫松楸落日多新塚桑
柘秋風減舊村田荒半是牛羊道雨過水流方浩浩白鷺
窺魚立苔石野鹿公然來食麥舊日居人在者稀亦有飄

零未歸客南北馳幾歲年白頭方得返林泉逢君話舊
沽村酒對酒傷懷各悵然

銅雀臺

嬋娟綵雲裏高臺知幾層日日空歌舞含淚望西陵惆悵
君王無復來輦路東風生綠苔昔日繁華竟安在後人過
此空徘徊君不見遺令分香賣履時丁寧似有無窮悲可
憐源水東流去芳草萋萋鄴城路花落鶯啼春又歸不見
望陵歌舞處

田家行

田家風景亦可悅人比城閒語言別楊柳垂垂塘水淸菰
屋時聞機杼聲籬邊綠綠禾苗長水際靑靑蘆笋生隔岸
好山如畫軸我偶過之看不足夕陽何處笛嗚嗚牧童歸

來跨黃犢田家莫嫌生計薄縣吏不來心便樂

夜宿七盤嶺

迢遞登危嶺烟林日已西且投孤館宿遥見衆山低飛瀑
雲端響淸猿月下啼羈人不成寐俄聽遠村雞

送楊長史赴果州

逢君共盃酒征旆又西之想見馬行處正當雲起時吏逃
山半驛鼓响樹邊祠後夜對明月那堪聞子規

送友人南歸

極目楚天迥南還趣不稀晚山殘雨歇春水片帆歸客路
鶯花老家林笋蕨肥故人携酒過爲爾浣征衣

送丘爲下第歸江東

杏園迷掟徑惆悵一番春馬踏落花去愁隨芳草新碧溪
尋釣侶白鳥識詩人榮達休嗟晚山陰有買臣

留別友人

惆悵一樽酒惟君知此心試看流水去未抵別情深北望
家何在南還意莫任天涯對明月爲爾一沾襟

過故人莊

故人營別業農父作鄰家山色當窗好溪流繞屋斜襟懷
付魚鳥生理在桑麻濁酒能留客東籬菊正花

高官谷訪鄭鄠不遇

載酒遥相訪何期不遇君綠蘿深護雨碧樹淡籠雲隔嶺
聞樵唱穿林散鳥羣歸路晚烟靄正絪緼

晚發五溪

巴川移短棹正值暮秋天客路猿聲裏鄉山鴈影邊蒹葭

連晚渚䆉稏漸秋田風物雖堪戀其如歸思牽

舟泊盱眙

淮岸扁舟泊天空秋氣淸漁燈明近渚霜月照孤城沙際
聞人語蘆間有鴈鳴夜闌歸夢醒欹枕若爲情

仲夏江陰官舍寄裴明府

江郭雖卑濕心淸身自安槐雲深院靜梅雨小窗寒酒熟
還留客潮生任倚欄寄言彭澤宰休道懶爲官

喜外弟盧綸見宿

茅屋少相鄰君來不棄貧地偏無俗轍年老作閒人燈下
啼螿近窗前落葉頻對牀聽暮雨款曲話情親

送別錢大

風笛離亭上凄凉那忍聞心隨流水去路過小橋分浦樹

今秋雨江帆入暮雲不知從此別何地更逢君

春日留別

江上莫離江頭折柳枝那堪別君日又是落花時飛蝶隨行李啼鵑惱夢思他時肯相過應不負幽期

宿江店

今宵宿江店門外有蘆花到縣無十里爲隣只數家燈明茅屋小月轉竹籬斜忽聽歌聲起漁舟傍淺沙

山中贈日南僧

此處結庵久故山天一涯遠簷閑數竹汲澗自澆花晨擊香臺磬宵分石鼎茶雙峯已堪老無夢更思家

同溫丹徒登高萬歲樓

望中雲樹遠依依傍水人家烟火微斜日海門潮欲上西

風江郭鴈初飛鄉園迢遞音書隔旅泊蕭條故舊稀惟有金焦山色好高依樓閣翠成圍

賦得

車騎征西是幾年玉關迢遞路三千烏啼窗外月當午角怨樓頭霜滿天錦織廻文空寄恨燭流殘淚未成眠不堪倚徧闌杆曲目斷黃雲益眇然

晚次鄂州

客帆收處近江城偶遇鄉人問去程夢渚白蘋寒鴈下漢陽紅樹暮烟生故鄉又是經年別夜月空憐幾度明吟倚蓬窗無限思幾家砧杵散秋聲

送友人遊江南

客程南去景偏新惆悵離歌起幕津綠樹紅橋沽酒市清泓白石浣紗人鐘催曉月過吳甸帆趁寒潮到富春佳客詩僧相見好莫因吟賞滯歸秦

夜投豐德寺贈海上人

香臺閑夜誦經聲偶遇山僧問姓名燈剪松窗留客話月明蘿逕少人行茗甌飲罷心塵淨石榻眠來夢寐清他日遠公容入社還從此處學無生

送張十八歸桐廬

臨流相送處瞑色起烟村野艇隨潮去更深想到門

三閭廟

湘水流無盡江籬烟火深古祠人罕到鶗鴂怨春林

寄西峯僧

山溜細涓涓松庭夜鶴眠西峯殘月墮趺坐佛燈前

青樓怨

春深楊柳花拂樓閑理琵琶自寫愁惆悵玉關人去後珠簾不忍上銀鈎

除夜

一燈相對不成眠坐數寒更意惘然惆悵故園歸未得客窗明日是新年

送裴郎中貶吉州

數聲風笛楚江頭把酒相看別淚流萬水千山明月夜知君何處泊扁舟

壽盛禪師蘭若

葉堆荒逕草盈阡野寺鐘聲隔暮烟林下老僧頭似雪焚香洗鉢過年年

題明惠上人房

閒庭風細落藤花烟出山房飯煮麻頭白老僧初定起一簾飛絮撲袈裟

蠻中

蠻溪雨過葉皆流落日猩猩啼樹頭高竹亂藤茅屋小不知村落屬何州

竹枝詞

月落猿歸啼樹頭巴江日夜自東流百丈牽船上灘去風波節節替郎愁

泊秦淮

落日潮生沒淺沙秦淮兩岸有人家當年江總門前柳輕薄猶飛滿路花

姚江逸詩　卷之四　圭　尚雷懷謝堂

○王貴學一首

貴學號石川元提舉嘉閣之子爲化家所誣謫戍關西與其子仕卿別于兩京作詩人傳誦之見於許浩復齋日記

別子詩

石頭城西■陽關他鄉父子生離別淚珠滴滴那忍痕愛徒平分海天■兩祖生吾吾生伊立身立志家欲興志嗚相仍二十載家危不絕如絲微爾今獨歸心亦苦歸見爾翁并爾母弟妹羣望立兩旁令相逆應問爾父爾父爾父當柰何萬里一身行負戈胡風吹淚化作雲飛霜墜地栗辭柯雪深一尺秦川道關西之山極人我生絕不歸長相思死即埋沒隨百■兒兩孫吾■老去四海當遨遊出門

公行人遠行役天寒草寄鳥■鳥貂裘久已敝補衣應爾妹遲憐寒夜小窗前一線一針一行淚

姚江逸詩卷之五

後學黃宗羲[illegible]選　倪繼宗重訂
鄔景[illegible]彙刻

○楊榮六首

榮字時秀成化壬辰進士以工部都水主事視河壽寧家人干禁貨之于法爲蜚語所中下詔獄釋歸尋卒都水工於詩會試舟中取唐音和之月餘成帙一時風尚和唐音者累累而都水能得其風致徐泰詩談與慈谿張楷同品書學懷素尤善寫竹

江西旅懷

客夢家千里鄉心柳萬條片雲遮海嶠一雨送江湖戀闕綈袍在懷人尺素遙春光看又晚何處灞陵橋

宿武陽川

天外鳥歸盡川原月上初落花孤嶼寂殘燭短蓬虛異語聞商稅長歌識夜漁因悲湖海迹已是十年餘

號官送何丞市馬

野色正蒼蒼秦山牛夕陽雕弓雙羽箭寶劍百金裝夜月臨關白秋雲壓塞黃君休市千里當佇漢文王

子規啼

江天夏夜露氣清山鳥忽作腸斷聲莫道啼多不解意催人歸去說分明

村南逢病叟

星星黃髮被雙肩甲子推來近百年昨日病來猶諱死教兒忙辦買神錢

吳宮

畫棟雲消夜氣清宮前溝水作秋聲如何醒得吳王醉多少花枝壓禁城

○黃　珣四首

珣字廷璽鄉舉第一進士第二歷官翰林至南京吏部尚書忤劉瑾致仕謚文僖太宰未遇時授館於大學士劉珝一日珝書三宗七制事問之同邑王華來訪案上見此遂默記而囘及殿試所問即此事也兩人條對詳明連名及第

應制勸農

四方皆天職嗟農獨苦辛所以古哲王巡省及茲辰簫鼓吹豳頌訓迪良諄諄東郊土脉動仔肩暘芳春桑園拂其

羽催耕一何頻乘時播嘉種原隰何匀匀念茲民所天珠玉安足珍一日苟不作饑寒將立臻勿恤沾體勞但憂年歲屯沾體勞尚可歲屯傷我民憶昔先皇時端居軫郊閨載歌憫農詠丕揚列祖仁禁苑籍千畝雨暘雩百神玉食豈不足貴令四海均九重尚結念況爾謀其身古人有良言歲計在於寅豈伊公家賦父子亦以親春風正發育萬物皆鮮新勉矣東作力佇看西成禋

楊震郄金圖

許由遠逝夷齊已寂寞千古無廉士遂使毛詩賦蒼蠅應起春秋誚封豕吁嗟三代尚如此羸秦炎漢何足齒因君暮夜郄金事歎息羣中見騄駬當時劉愷議國逖鄧彪推

侯與從弟東都歷歷亦數人何獨千年美伯起君子覩人
在隱微豈事昭昭眩人耳正值漢室方傾頹阿母榮兒競
涅修懷金豈但在黃昏白日公然耍馬趾樊豐劉護肆貪
林橫索民錢門如市豈特君不知故人當時知震亦有幾
嗚呼斯人不可作彷彿丹青畫圖裏畫圖畫形難畫心我
欲滌筆秋江水

送朱幕賓之任

羨君家世舊弓裘螢事詩書泮水遊十載文名揚海一
官遊幕佐祥州潞河開棹桃花曉南嶺停車荔子秋自是
亭達騰驥足遐方未許久淹留

賀年姪王伯安登第

羨我同年老狀頭賢郎名位頗相侔龍山佳氣重重見舜

水恩波滾滾流調味查黎同入鼎濟川橋梓共爲舟相看
盡道登科樂却合同擠廊廟憂

○王華　一首

華字德輝成化辛丑進士第一人累官禮部侍郎劉瑾
竊政慕其名欲一見之不往子守仁以兵部主事劾瑾
瑾大怒出爲南京禮部尚書尋令致仕嘉靖初進封新
建伯石瑤送宗伯還餘姚詩曰春花豈勝秋新人不如
故紛紛紅紫羣醜豔良未悟千金買馬首百罔埔寃
一曲雍門歌夕陽在高樹宗伯出處大節其爲當時所
重如此及請易名之典而毛澄固不肯與文成復澄書
曰守仁聞之主辱臣死親猶君也執事辱先君至此守
仁可以死矣益是時文成講學與時論不合宗伯之不

得謚爲文成所累也野史反謂宗伯綠科場事卽文成
不能移公議而就之豈不謬哉

王貞婦

北狩官車盡死全獨憐璧碎向崖邊清江流恨終成海白
石凝丹可補天異域啼鵑愁夜夜故鄉芳草怨年年香燈
從此無今古祠下春耕有祭田

○陸淵　首

淵字深之成化壬辰進士歷提學御史福建參政謝文
正受業其門故文正有師門事業吾慚負之句三子皆
進士馮雪湖詩飄然詞氣欲凌雲四陸家聲海內聞亦
一時盛事也

黃箭山龍湫

一派甘泉天上來不留沙礫長蒼苔烟霞縹緲藏城闕巖
岫高低敞殿臺或早傍騃三日雨峯迴先動數聲雷故應
此地關靈窟更願夜將潤九垓

○黃韶　四首

韶字九成成化已丑進士官至江西按察司僉事嘗賦
其所居之山水曰道南八景一時名士從而和之東海
張弼曰水似九迴腸人如六一子永結君子交長教淡
如水東吳桑悅曰公卿爲士久不作此地昔有招賢名
誰知燕臺一盃土可直金齊七十城旋歸遲遲悵天碧
浦眼白雲江水懸小山叢桂不聞歌秋空月冷黃金泣
淮南將詛曰老桂颭古香人疑月中落月本陰氣凝誰
云乞寶合更畢一癡兒鉛刀遂能所所志果益堅東海

亦堪洄古云豪傑士不待文王作見君始信之硬[illegible]
慶郞

石枰遺跡

謝相安晉機不出一枰外今日淝何之東山跡猶在

閑居

家住碧雲間幽深似洿樂澗波春泛綠松翠夏生寒尊酒
臨風酌撫琴就石彈自然成野趣不是懶爲官

登龍山

旭日烟消平野靜尋幽偏愛踏芳晨靈泉龍蟄秋難雨仙
井丹飛人自春松竹簫籟風露迥水雲渺渺海天均下方
甍棟爭新日絕頂孤亭祀漢人

友梅

歲晚江南競吐芳天然清契兩難忘風霜共守形骸老冰
雪相滋意味長謾說幽探曾踐迹翻令潛化不聞香笑他
知己徒爭媚得似同心惟向陽

○黃伯川　二首

名海以字行天順壬午鄉舉任建寧教諭倪宗正竹橋
十咏序曰發庵黃公以教授致仕歸鄉徜徉於山水之
間列爲十景各賦七言律所謂竹橋十詠也予童時見
其偉衣冠皓鬢蒼巍然達尊少長鄉評以公爲首稱
今誦十咏則又知其爲大雅君子也夫雅變而爲風風
變而爲騷後世山野江湖之吟多出於風騷其弊也則
聊睨天地嘲弄風月留連花鳥詭誕則荒寄傲則放託
意則礙於形迹忘形則泯於庸鄙甚至以夢幻爲眞境
以罵詈爲高致嗚呼是風騷變而入於亂也公十咏雖
蕭散閑適超於塵外而其戒話農談孫謀籌規水旱之
憂稼穡之樂泉石之趣時物之感皆本於性情而安於
義理篤實光明溫厚典則之氣藹然可掬所謂大雅君
子豈不信然乎哉論其世者於此亦可見其槩矣

別墅

招賢東去是平原別業新成數畝寬莫道田園堪隱逸也
知稼穡更艱難青松枝小雨前種黃菊花馨秋後看客至
不妨無物待烹葵炊黍勸加餐

春耕

含北春歸布穀鳴農人田事又關情蒸藜炊黍梳風食頂
笠披蓑冒雨行瘠地草多宜熟治薄田土淺用深耕一家

衣食併租賦百苦千辛望有成

○吳　敘　五首

敘字■成化甲■進士官至肇慶知府

漫興一章

芳園雨歇試行吟苔泥蘇屐齒深新筍案呈三徑綠苦
茶花散一叢金嬉遊適適衰年趣動靜皆違少壯心軫脫
絃收徽久敝不須重問伯牙琴

寄華商器大參

宦遊蹤跡等浮萍北去南來莫歲更蜀土有恩單草木丈
夫無地不功名峨眉月色詩同皎巫峽猿聲夢獨驚宸聽
知君虛席久不妨琴鶴益州行

夏日即事

屋下溪流屋上山、就涼時傍水邊欄、蝶留[illegible]粉鳥
啄櫻桃舌綽丹、石鼎烟飈烹新茗、金猫晝永噴香檀、清平
忽報廸遷信、那得人生并四難、
雨香烟煖好風光、杏子青青梅子黃、采蕨餵犬孤竹裔、泛
湖道士四明狂、靜聽谷鳥耽幽調、頻摘新花嗅野香、收得
樵謳漁鼓趣、煩吾收取入詩囊、

寓杭

畫船遊睡西湖春、昔年朋舊多古人、造化溥人厚於物、湖
光山色無舊新、

○華璉四首

璉字商器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四川布政使

霜降

野陌晨光白秋衣上薄寒黃花纔節放青女試粧看木落
山容瘦人行石面殘呼盧銀酒筋腸外碧天寬

深秋即事

前村烟靄散晨鴉晴日扶筇涉淺沙小塢鳴蛩黃葉墜遙
天落雁白雲斜籬舍晚菊詩人徑閘滙冬蔬野老家溪上
斷橋時獨立夕陽湖岍水三叉

老椰疏篁傍草廬深秋淡景似冬初柴桑斜日雞豚外禾
黍平田鴈鶩餘黃菊酒尊邀野老白蘋菰艇過溪漁小園
閑涉知陶趣抱甕時時學灌畦

立冬九月十七日

短景侵尋已換冬吟肩聳起五更風霜逢守整來賓鴈夜
後聲寥附蟄虫老樹拖雲孤嶂白殘楓落葉半江紅樓頭

宿雨微開霽陣陣寒鴉過遠空

○陳雍六首

雍字希冉成化甲辰進士歷官落臬以工部侍郎採木
遷南京工部尚書福建葉向高銘其神道祖客死[illegible]吾
殯宦湮滅者六十載司空卒負骨歸塟君子賢之

平溪道中桃盛開追和李太白二月見梅花韻

櫻桃幾株紅開白似向新春試顏色斯地斯花何太早路
畔娉婷花行客上有松栢當隆冬青青不妒白與紅他合
霜雪祇自若界無纖態逐春風

舟次天津和祖考清明詩韻

宦遊幾載別鄉關先壠荒蕪欲掃難花戀故枝春已老而
鳴孤枕夢初殘風塵擾擾來還聽世味厭厭苦共酸留得

遺詩時展誦墨花猶似未曾乾

誕辰

予年七十誠虛度自咲人生能幾何短髮無多愁來變誕
辰一半客中過平生事業針磨杵君父恩情海洪波新結
茅廬猶未了歸來只合補烟蘿

抵易州廠提督

山廠下車忽經旬山空歲宴無故人小園日涉聊自適孤
館獨眠誰可親馬援悔教誇叟鑠馮唐轉覺事邅迍五更
緜緜思長策惟有封章可乞身

陛辭後留別在朝諸公

心旌已過石頭城歸騎爭爲越郡行謀國雖云謀已切到
官何似到家榮同朝重承諸作餞老恩深感[illegible][illegible]四十

一年塵網脫願將餘齒樂升平

哭長子文固

仲子歸泉忽四年不堪伯子又歸泉喪明誰數商爲罪古[illegible]休[illegible]參也賢有數堪逃羊腳險無官空占鹿鳴先白頭最是[illegible]心處淚灑西風夜山前

○黄[illegible] 一首

肅字微夫成化戊戌進士官至湖廣副使

清風嶺

淨掃殘碑讀舊銘始知廟食不虛名貞魂縹緲歸何處水色山光萬古情

○汪 澤一首

澤字公溥弘治庚戌進士任工部主事謝文正詩淵源家學非綺麗清苦官箴只菜根謂公溥也

清風嶺

輕生非向斷崖投崖上新詩血未收杜宇尚啼紅粉淚晚峯空鎖翠眉秋千天殘月寃何在千古清風水自流多少玉容隨馬去淵顏誰爲寫春秋

○范 璋一首

璋字[illegible]弘治庚戌進士官吉安同知

巖山別業

陰朝入翠微松露濕人衣塵世苦多累柴桑因到稀花開媚幽境鳥語亂晴暉拂石忘言坐白雲相與依

○許 浩一首

浩字復齋有聲場屋貢入胄監祭酒丘濬見其文而奇之言於大學士劉吉聘之家塾後授桐城訓導著宋元史闡幽復齋日錄行世其議論皆有可觀

弘治乙卯河決張秋詔遣都御史劉大夏修築

河決張秋州邑淪年聞不覺淚沾巾不愁天意不歸壑只恐人謀枉動民地勢若知原有限漕渠何慮別無津誰將此意聞當道免使斯民嘆苦辛

姚江逸詩卷之六

後學黃宗羲輯選　倪繼宗重訂
鄔景從彙刻

謝遷五十四首

遷字于喬成化乙未進士第一人弘治八年以少詹學士入直內閣歷少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忤逆瑾罷歸嘉靖六年再召旨諭身殷次年致仕贈太傅謚文正事在舊史不具論朱希周謂其詩文皆正大溫厚不事雕琢所以鳴國家之盛者尚當垂之不朽矣

早過山莊將別用陶韻

侵晨理孤棹山空將遊喧好風忽南來吹我烏帽偏宿鷺

未移渚落月猶在山候門兩稚子問我何時還高山與流水此意向誰言

題西涯篆書卷後感懷

端居數舊遊忽忽漸凋落悽哉西涯翁令德推耆碩追遊三十年文字日相樂搗來各一方歲月驚電爍行藏本殊異期竟負卜居約參辰或見之談笑宛如昨簡札時往還貽用慰離索如何轉盼間翁已不可作展卷覩遺墨使我觸懷惡長歌伐木篇悲風振林木

過彭城驛哭亡孫二首

辛亥年省覲還京女孫恒沒于路寄瘞驛邊鐵佛寺園

憶昔過彭城吾孫禍獨罹倉皇埋旅櫬嗚咽赴嚴程骨肉久應化星霜倏歷更傷心此停棹老淚强吞聲

野寺鄰荒驛孤墳出短垣老懷難割愛夜鬼亦煩冤歲晚鄉心迫天高淚眼昏哀歌不成調爲爾一招魂

雪湖和章疊至家僮遞詩往來頗廢農業戲用前韻嘲之

永夏炎蒸不得過白晝困眠宵起坐井梧一夕報新秋少昊司天蓐收佐羲和平秩正西成禾黍離離實箇箇老農比屋動歡聲有年特筆當書大迫思德歲凶且饑十室空虛九家破草根木葉俱充腸誰信苦荼甘比蘗老我歸來傷里隣賀客登門廢盃斝商家霖雨慚罔功青州糜粥殊無暇今年幸復際昌期一曲昇平笑相和昔聞丈人譏仲由五穀不分四肢惰奚童遞詩姑息任種種登場任負荷

題倪小野濤聽樓

陰翳氣塞風狂舞屋煤吹落皆塵土逆豎含沙射搢紳一時正士胥解組吁嗟天王本聖明六章入奏心獨苦批鱗受杖幾身危血染孺猊毛葳股慄慨歸來義自高築室清曠屏華膴花光月色映樓臺玉椀冰壺耀今古琉璃屏外走明珠老木當場何足數多君妙手更天成一箋新詩動九五海內喧傳屛悃功不特忠貞堪繩武琥珀杯清墨汁濃爛醉揮毫驚李杜光芒萬丈斗牛寒清興佳氣接天府

疊前韻答雪湖

浮雲變態眼前過曲肱晝眠伸腳坐許身謝笑平生愚濟時欲致商周佐十年綸閣愧遭逢百技無能空一箇乞骸幸遂歸田園種種頻毛成老大海鄉荒僻乏溫湯六月中

甸瓜始破滿筍帶雨亦垂垂色映明珠漿比故遍意鄉先
席上珍薦客還傾掌中牟獻芹率爾嗤野人咏物知公有
餘暇村枓粗糲勞品題一唱朱弦兒三和凉州苟得眞可
羞東陵自鋤吾敢惰淸狂更詑農圃師細雨長鑱時役荷

和雪湖喜雨長句用舊韻

麥中驚聞雨來過攬衣夜興冠而坐渴腸頓慰眞如莛簷
聲兒有淸風佐黃童白叟競喧呼好懷豈直予一箇斡旋
始信帝力存霑濡何必雷聲大祁祁霢霂連三朝風條不
鳴塊不破向來酷旱將十旬禾黍皆茅茶亦蔟炎埃滿空
迷咫尺掘井求泉論盃斗桔槹𥨪比徒爾忙鉦鋪高懸總
成暇煦沫可憐魚盡枯鳴垤纔聞鸛相和秋深場圃供已
空雨後來牟豈容惰愆懋杖笲告鄉鄰木柄長鑱亟須荷

次洪都憲韻懷馮佩之憲副

當年巳怪馮唐老一別于今又十年洛社夜冠原有約汝
湖風月浩無邊衡門舊業荒三徑斗酒新歡擬百篇更喜
登臨隨意足不勞重費買山錢

人日喜晴用前韻柬雪湖

歲暮還家頻苦雨今朝忽霽喜占年暘回泰運開天上風
送春聲到耳邊知巳漫成怡老會養生方學悟眞篇晚來
聊試登山屐踏破青苔滿路錢

正月廿四日會雪湖于牛屯山莊次韻

粗糲盤餐愧客筵烹微晴月早春天晝屏影落前巖樹佩
玉聲分別澗泉雲截鶴還添暮景雨催蛙動報豐年杖藜
毋惱頻來往老去溪山轉覺便

再遊牛屯山莊和聯句韻答雪湖

碧山歸共太平年香社風流到海邊春入林間無數筍雨
餘樹杪幾重泉烟霞怡老眞成趣農圃求師不齊傳相隔
高岡纔咫尺路通尤覺往來便

太守屠公見過用雪湖韻奉呈

湖上春風列小筵畫船輕漾水中天行憐蠟屐新開徑坐
愛流觴曲引泉京邸離懷頻入夢江鄉交誼久忘年山殽
野簌休相笑眞率從來與性便

送屠公出姚江奉和途中郎事及登龍泉絶頂各一
首

四望鄰鄰麥浪平午風村落遠雞鳴褰幃到處兒童識負
弩驅時驛吏迎野水橫舟人欲渡山雲觸石雨還生明朝

同上龍泉頂一舉何妨累十觥

迤邐蟠龍接秘圖雨中臺殿畫糢糊神仙勝境餘三島狂
客歸舟任五湖地近東溟先見日樹連南郭晚棲烏高軒
過處人爭訝一片淸冰照玉壺

病目再和山亭聯句韻簡雪湖

陶翁雅性在丘山晚歲看山喜更閑三徑淸陰寒不改千
林倦翼暮知還烟横樹杪層分嶂風逗溪聲幾轉灣數日
養痾深閉戶庭前想見雨苔斑

聞丕見得請喜而有作用前韻

停車正自愛秋山又喜兒曹共我閑牛犢草深將犢臥鶴
巢雲暝引鶵還樵蘇作伴經巖谷堂構隨緣傍水灣寒日
茅檐長對面承權何用舞斕斑

閑居遣興用雪湖韻

百事無營學引年虛牕生白思悠然韋編課子供消日竹院逢僧話結緣山徑半坡黃犢草湖波千頃白鷗天籃輿畫舫時乘興光景無邊意總便

山園見梅用前韻柬雪湖

村居臘盡未知年忽見梅花一悵然高詠尚餘東閣興幽期不負北山緣香凝夜壑留殘雪影落寒潭照遠天說論調羹須結實乾坤清氣久相便

雪湖南山會宿山亭次聯句韻

蒴枕滕牀午夢清起來江上晚潮平酒盃到我偏無分丘壑於今賸有情稚子籬根迷舊竹木奴霜後壓香橙剡川一曲春長滿合與知章老四明

叠前韻酬雪湖

西湖流水接天清十里湖堤入望平詩札往還如索債歲華更代縱忘情酒須家釀多栽秫果雜村枰或薦橙石鼎一篇殊未巳春宵燈燭待鷄明

和雪湖元日紀興

笑看兒孫遶膝前滿斟椒酒慶新年任教白髮持公道久與紅塵謝俗緣野老平安山竹報江春消息隴梅傳扁舟莫負尋芳約萬頃晴波足剡川

教授舅還自蜀遇於越城喜而作用韻

酒旗搖颺柳枝斜邂逅山城酒漫賒宦海十年甥念舅春風萬里客還家白雲嶺岫多藏藥靈雨園田早破瓜杖屨從今共行樂比來雙眼欲生花

和答陸靜之太守

春雨初晴起晏眠韶光凌亂遶吟鞭軟紅塵土今無夢晚翠林巒舊有緣野渡潮平漁艇集杏村風煖酒旗懸與君重訂尋芳約斑白相隨不偶然

四月十五日會雪湖于十屯莊次聯句韻

白石岩晃綠樹重雨中烟景淡還濃遠鷄報午遲村饁靈谷占晴急晚鐘苔徑行蹤雙屐補竹牕吟料四山供勸農喜見循良令匹馬西來一鶴從

復用韻自述

元宵苦雨臥病悶甚節後復晴霽可喜病亦稍退輒

閟過元宵頗覺除殘筵却是賞燈初樓臺月破寒雲盡村巷泥乾宿雨餘小學再寬兒節假病鄉那廢古方書金蓮

殊遇能忘得憂國深懷苦未舒

病起書懷仍前韻

病魔全賴藥驅除遲日簾櫳睡起初碧落塵空風定後滄洲水滿雪消餘潑醅正熟松花酒插架時翻貝葉書吩咐掃門顒候客兒童眉宇亦先舒

病起有懷柬雪湖

籬菊傲清霜庭槐拂晌昊寒策步前除愛此風日好伏枕動旬月徑路生秋草晏起每科頭能避嘗寧少平生炯[illegible]腑傲睨穹壤表遐覩凌太行俯瞷滄溟小纖弱忽為孽天豈息吾老閉門養沈晦虛空樂閑悄達人戒用明至道貴寡杳獨醒對尊酣青白太分曉世路方險巇塵纓頓縈繞習靜信已闕知幾胡不早[illegible]光幸來復哀容覺枯槁形影

兩不媿天立願相保浮名等身外安能爭懷抱倘編夙沂
魷此志殊未了摩挲向明總努力尚探討寂寞聆同心喬
首城西道鵲噪燈蛩花銜門頻卻掃一笑定何時芳尊共
傾倒

湖亭次公輕黃門韻

老來不惜買山錢繞屋峯巒斷復連門掩榆槐聊避俗盤
供蔬菜謾隨緣茅亭破雨牽蘿補茶竈當風掃葉然知巳
偶逢成一醉瀰湖新水杏花天

兒童懽笑引扁舟適意眞成汗漫遊烟破酒旗横郭外風
傳漁唱出溪頭晴川柳色平分時春水蛙聲預卜秋鷗鳥
也知機息久相隨容與綠蘋洲

雨後過山莊懷雪湖

雨後湖光入畫船芰荷香裏倚蓬眠淡雲疎樹懷人地新
水涼風逸老天舊約不勞頻載酒浮生何用苦求田呼童
預掃莓苔徑落日孤琴倘惠然

小莊兀坐疊前韻遣興

筆牀茶竈矮蓬船綠樹重陰起晏眠馴鹿暮歸溪上月驚
魚時破水中天鄰雞傍午催幽夢雨過宵足舜田願取
西成人共飽醉鄉深處樂陶然

小除日赴縣習儀途中有感

去年此日始還家轉盼乾坤又歲華猶記行裝遲蘇雨喜
看野色炫晴霞[illegible]人詑伲騎鶴添足吾慚學畫蛇設向
東風湖索笑寒梅疏傍竹籬斜

次韻詠麻糍答雪湖

荒服之奇品屑稌成膏糖香分雲子白色轉鵝兒黃堅膠
凝鳳紫柔曲廻羊腸調劑或受和佐餐先得嘗仙洞出花
韮頻斯來桂漿刀圭不遺沫鼎鑊無留良沃釜嗤季倫戟
帽嗟彥光温醇凝酥酪皎潔逾冰霜歲時具甘旨秋穫豐
茨粱膠牙熙自固鼓腹惟欲狂初煎火亦急止沸湯再揚
流傳本鄉俗取笑宜大方盤餐幸茍足珍名何敢當美芹
知野人爲君獻高堂弄孫値元旦敷筵佐稱觴尾碟合居
後珠玉刿在旁陽春強答和慚愧不成章

和雪湖山莊有懷

採春擬上凥高峯數日春寒意尚慵陰壑流澌餘舊雪濕
雲將影落疎松人間元夕譁燈市天外新晴報寺鐘邀勝
尋芳頻有約吟鞭到處願追從

酬雪湖見懷二首用陛韻

轉眼紅芳又綠陰遊絲飛絮謾相侵衰顏未必輸青鏡短
髮惟應怯舊簪坐待白雲歸洞口卧看明月到天心懷人
正復勞傾企啼鳥嚶嚶隔遠林

小齋無事足春眠乘興尋芳偶著鞭苔石漫供醒酒具鷗
波重結洗心緣東園桃李迎風笑別墅藤蘿帶雨懸相伴
浴沂慚負約湖邊凝盼思悠然

雪湖偕南山避暑山亭次聯句韻

湘簾高捲北總涼茗椀時分石鼎香水荇受風牽翠藻路
槐穿日間垂楊清虛未必輸三島蕭灑何妨累十觴野簌
山蔬兼海錯不嫌粗糲待君嘗

疊前韻酬雪湖

落落山齋此共君秋高絕巘淨朝曛[illegible]魚戲[illegible]浮沫野鹿啣花晝引羣坐向楓林真愛晚臥[illegible]圭竇設行雲箇中風景原無價身外浮名値幾文

夜坐

老天還我舊烟霞信道吾生自有涯作客不來頻掃榻好山難致即移家半山細雨千竿竹十畝晴雲五色瓜月滿平湖天共遠擬乘清興泛仙槎

山莊懷雪湖

山徑榛蕪謾剪除澗阿方丈結茅初屏圍翠巘雲霄外窗沐青松霧露餘丹藥竈須添石煮茶庭經爲換鵝書雨晴能枉登臨屐同看前巖瀑布舒

池上

風吹細浪碧粼粼水面微寒透葛巾何處更尋三島路此心頻洗十年塵不嫌鷺宿移蓮近爲愛魚肥與草頻興到一樽成獨酌待邀明月作嘉賓

湖莊小集次雪湖韻

陽和一脈洊來還兩眺亭臺紫翠間楊柳巷通山北坨水蘭舟倚水西灣風光總是三春好世路誰如二老閒東作又興方入念閭閻稼穡舊知艱

疊前韻酬雪湖

短楫輕風午釣還數聲欸乃水雲間岩合香露桃千樹翠抹晴烟柳一灣籍草醉眠芳徑穩臨流坐對浴鳧閒探春直到山深處自詫躋攀力未艱

哭李西涯

死別吞聲杜老詩一吟雙淚不勝悲長箋短札勞頻寄海角天涯慰遠思陽羨卜居空有約汝南會老更無期瓣香聊寓平生意目斷寒雲去雁遲

哭雪湖

衰年行樂更誰同夜鶴聲高蕙帳空雲樹望窮雙淚眼湖山恨滿幾詩筒斷腸生怕山陽笛乘興猶懷剡水蓬几坐書齋正愁絕落花飛絮亂隨風

晚步

過險方知世路難閒中丘壑任盤桓魚羹飯飽腹頻鼓山竹居幽身易安興在溪流長獨往行逢野老罄交歡晚來雲盡天如洗倚杖逍遥眼盼寬

馮絅之燈夕感懷

兒童兩兩復三三奔走如狂也不慚街火巷燈迎淑氣山歌野曲鬧鄰談太平有象春光早荒徼無虞聖化覃老我閉門高臥穩夜遊仍恐露霑衫

同雪湖湖山唱和

幻境真同夜壑船與君相對且高眠有時唱和閒消日無意行藏直任天山下草堂懸綠野雲閒松鶴訝青田蹇驢輕策湖南路人識尋詩孟浩然

林閒湖亭載酒船畫圖須出李龍眠棋方禦敵輸安石詩不求工慕樂天香露滿荷侵綠水煖烟生玉藹藍田地皆偏處心逾遠午睡醒時正闃然

豪來時復掉觥船柴門無[illegible]隱几眠風入疎松清徹曉雨深豐草碧連天五千卷在聊撐腹三百壓空漫力田却憶

斑生獨何事遠將文字勸燕然
平湖新漲駛輕船芳草添茵愜醉眠車馬塵空山郭路桑
榆景好夕陽天過牆濁酒來村市伺頼嘉禾出甫田水底
鼉聲眞鼓吹夜來和雨更喧然
前溪返照入漁船老鶴歸巢伴叔眠樹杪嵐光停落日雨
餘水色共長天身方自在重茆屋家未全貧足芋田時覺
淸風生兩腋凌雲氣在欲軒然
採菱歌動隔溪船竹几藤牀正熟眠林徑透迤麋鹿洞村
墟掩映鷓鴣天閒情久巳拋塵鞅生計何當廢硯田世路
風濤無定在湖山相對只依然

○馮　蘭五十五首

蘭字佩之成化巳丑進士選庶吉士仕至江西提學副

使其在京師與李西涯謝木齋三人雅相好木齋歸田
與佩之唱和無虛日閒書之以寄西涯西涯亦一二和
之有云惟應兩巾屨長得夢中遊又云羨君江海上猶
有舊同遊是時西涯爲一世宗工而於佩之則敬爲老
友也佩之西涯同有樂府咏史號爲新體今西涯樂府
戸誦在佩之無有能舉之者矣

同木齋湖山唱和

野謳何處採菱船北牖風淸我正眠谷口幾番黃犢雨湖
頭千頃白鷗天遠林返照明村落斷岸分流入海田池上
一尊乘晚興醉依苔石笑頹然
謝公蓮蕩藕如船欲借靈槎看眠涼意先秋風動樹淸
歌入夜露橫天久忘塵土邯鄲腹有桑麻杜曲田松鴨

獨歸門未掩兩翁青眼倍醒然
荷風時逗柳陰船淸膈難消自在眠一水盡頭浮碧樹兩
山開處見靑天雲中僧住茅茨屋雨後人耕斥鹵田願得
同躋仁壽域貞頑隨分樂天然
來興如乘雪夜船淸談時復對牀眠池臺曉過千峯雨枕
簟涼生六月天撩水白禾連遠郭抱雞烏芋覆平田江湖
一飯君恩在預喜秋登賸果然

嚴子陵

劉文叔一故人巢父自視不亮臣卓有仁義諛侯生爲前
陳狂奴故態帝笑而弗嗔共榻偃卧忽然動星辰長揖拂
衣歸富春桐江一絲漢鼎千鈞君不見雲臺久蕪沒釣臺
尚嶙峋

侍中血

坤龍戰野乾龍危蕩陰天日寒無輝紫旗黃纛紛萬隊苹
車銑騎交驅馳矢發烏號急如雨君王捫足氣爲沮六師
一潰雲鳥空扈從誰能死相許侍中義膽忠作肝登輦侍
立身如山周旋萬死艱不避頸血濺衮君王憐嗚呼侍中
之死雖得所曾念當年父奇禍忘仇一出九原悲爭如王
兒東向坐

解圍女

杜曾圍宛宛弗支突圍求援荀女兒義兵雲合圍卽解女
兒無忝丈人師愧殺當時謝道韞淸談只解小郎圍

廣運潭行

韋家買兒國之蠹鑿渠轉運矜兩功毀廬發塚亘千里神

號鬼哭民忡忡方物額出九貢外横征不恤閭閻窮東航
西舶來無數望春樓下滻水通金厍扁郡人如斗舳艫相
銜斗與龍畫檣林林插晴漢彩幢獵獵搖春風旆飛揚帆
水神術鳴鍾伐鼓津吏從南金大貝盡羅致文犀明珠相
錯綜劈水吳綾雪色白濯江蜀錦霞光紅珊瑚出網海藏
竭翡翠輸翎林藪空陽羨茶籠鳳團小烏程酒潑雲液濃
海螯飽霜肥濯濯江鱸籍冰寒叢叢猩唇豹胎品俱異麋
脯雀炙味亦豐鼎梅和鹽翠貽轉甕橙煎蜜黄帕封含露
清苞雜芰芡落雲佳實騈榛松荔枝先騎夾峙過滿衙後
車輿域供凍筍春瓜交脆美石花溪毛鬭纖穠利臣能拜
稱萬壽庭實椎椎山嶽崇廣運渾水漲空碧雕闌影落波
溶溶麝檀香裊玉猊猊屏褥光射金芙蓉牙盤一餕十家

產餕餘棄擲如蒿蓬宴中恰得妃子笑君王有詔褒臣忠
念昔開元勵精日焚珠縱鳥儉厥躬侈心一張盛德累翫
不有始鮮有終■大眼窺謾藏漁陽鼙鼓來鼕鼕繁華
銷歇佳人死一縷劍外悲行踪

牙城戰

風蕭蕭雪漫漫鼕鼕聲中將士寒牙城三鼓開不守城下
萬騎如羽攢縛致渠魁宥羣醜獻俘廟社開龍顏文章鉅
公韓司馬論次度績天威下抑勳無乃非度心勢尊朝廷
亂特假我觀勳績如信竒可與絳灌相等夷賴有考亭特
書在搥碑豈獨鷄狗兒

王凝妻

負夫骸守夫志流離逆旅間揮斧輕斷臂妾臂屬身身屬
夫寧肯辱身為夫累帛汙水可滌玉玷石可磨奇衍不
斷妾辱當如何君不見盧氏女丈夫對爭斷指節不渝又
不見馮道輿妾婦賣國棄身如糞土

勇退公

富貴何物七與韭錢公四十身閒居入海滔滔浩無際急
流勇退一葉如山中日月長自好白雲滿地閒不掃瀛洲
鸞鶴坐可招清歡悠然落晴昊赤松子紫芝翁與爾相約
鴻濛中麻衣老人亦肉眼乃謂凡骨無僊風

陳憲副粹之六十

傲睨乾坤六十春碧梧文采映秋旻儘多山水之間意別
是羲皇以上人世恭自應忘郤老身間何必破除貧歲寒
坐對青青柏心事無慚舊憲臣

高郵沮風讀故同年奚啟元詩有感次韻

艤棹河堤且莫行打頭風激浪如城北來短髩羞春色南
去飛帆挾水聲千古詩留臣子意百年人感死生情聊呼
市酒閑消遣坐倚蓬窻看月明

遊金山次蔡冬官韻

鍾磬冷冷隔水聞山中蹤跡遠人群勢橫吳楚雙龍出境
入空明萬象分絶頂夜晴先見日中峯春暖易生雲閑身
敢謂江湖遠不覺憂心坐欲焚

奉懷蔡廷禧少參

出門岐路哭閒關咄咄何心夢亦閒鏡裏流年從老去山
中舊業得生還病貧原憲應忘勢撫字陽城豈厚顏數載
離羣思一見雲涯何日共躋攀

橋東鯉魚魚尾黑橋西鯉魚魚尾紅東西不隨湖上落見

擬作姚江詞

跡風塵却笑儂

五禽言用古韻

提胡盧呼濁酒我坐班荆魚貫柳也勝田家老瓦盆自歌
自舞還自壽餘生衎衎盡君恩一醉相忘江海人

不如歸去風高木落驚時暮江湖湍地縮弋多歸遲只恐
無歸路千籌萬慮不如歸野蔌可茹芰可衣

泥滑滑泥滑滑水白秧青甫田濶西村雨脚濕未收飯牛
中夜遲明發去年憂旱白人頭今年泥滑儂莫憂

脫袴脫袴日暮天寒渡頭路風波湍眼跂與蹻舟子不來
公莫去公能恤袴兼恤身衣被人間公可做

麥熟吟酒醉誰作嗚嗚音海鄉禾荒待麥熟梅候未卜天
晴陰公私兩併半存没麥熟前村幾炊矣

次韻石眺山居

石眺憑高發興時兩人三日百篇詩雨疎籬落菊開晩水
涸湖田鴈下遲身外浮名真夢幻山中幽事與心期杖藜
吾欲尋梅過預報湖頭老鶴知

次韻山堂聯句

草堂開處一峯晴近我閒鷗共野情吟送晩霞藜杖遠坐
臨秋渚鬢絲明平湖兩岸連天色落木千林過雨聲却憶
山南人咫尺與來一過話平生

復次山堂聯句韻二首

剡牋如水筆如峰竹裏開尊野興濃秋晩菜畦依水種日

斜村嫗過躋春天容人老寧論壽山怯詩狂不盡供路轉
小橋僧寺近天風林外落疎鐘

堂下松雲翠作團巖膠頻過不辭難風流人物真空晉瀟
倒詩篇浪步鄲鶯渚淺沙澄宿靄菊天小雨動微寒拏擁
走馬紅塵客曾得山中一日安

次潘南山見詒韻

菊開幾度歲時更老矣丘園困亦亨獨鶴自歸門徑靜一
塵不到夢魂清天留東海長無恙人重南山卻有名歲晩
小莊收蟹稻願陪藜杖作閒行

歸途漫與次謝職方韻

歸路煙花思渺茫石林如劍出寒鋩城西咫尺千山隔馬
上推敲一字忙十月陽春梅欲白幾村籬落菊猶黃新題

特奇情何限清夢令人憶謝塘

姑蘇舟中寄畢都運

下榻西齋兩月過醒時清論醉時歌相看自謂愁都盡此
別誰知恨較多帆帶殘雲歸越浦夢隨明月到淮河如何
慰我平生意仁義銘心卽孟軻

會金晦夫次韻

太平林下亦王臣天地能容老大身五月草堂成偶會一
天槐雨及茲辰青山獨與交情舊白髮偏驚世態新況有
城南詩券在不須[illegible]訂後來因

次韻司馬憲副東園雜作

翁與東園剩有情謾將詩酒了餘生千山桂月人俱好三
徑松雲鶴共清沙淨雨苔無屐齒竹深秋墅有棋聲扁舟

何月能相過江樹依依入望平

六月聯日西陵驛中喜雨

露坐中庭夜氣澄驛樓燈影落層層雷霆忽作三更雨江
海疑生六月氷附郭亦知秋有望窮鄉猶恐歲無登天瓢
一灑東西浙想見諸公喜不勝

鍾欽禮以善畫徵入內翰寵異殊甚今上嘗以老神
僊呼之士大夫有詩以侈其盛亦為賦此

一笑天顏豈偶然清癯真是老神僊便教歸去應勞夢何
止呼來不上船城市已無蹤跡到江山今有畫圖傳蕭蕭
短髮寒吹帽載鶴西湖雪後天

答元日見寄

青山歸卧謝煩躋生意無邊到穴寥老景一年添一歲良

辰元旦又元宵村中午餽廚登薺城市春盤縷鬬椒高與
惠連詩忽寄開緘坐與篆烟消

送張秋官乃弟南還

北轅風雪問途頻南棹烟波入眼新燈火誰家無樂事江
湖此地有離人孤鴻欲度天邊月芳草初迴夢裏春霄漢
一官難弟在山中無媿太平民

奉酬李西涯太史

江雲梁月夢如真乍別幽懷已渴塵春盡枝花勞自老客
邊盃酒句還親謨謀藿食心長在俯仰蘭亭跡未陳一水
盈盈千里隔清風何日共簪紳

漫興

畝畝意不釋出門聊散憂雨餘山欲近春半水爭流泉簌

夕還作孤憤行轉出溪西望竹亂微徑雜歸牛

得以中遊永樂寺作次本翁韻復次二首

偶尋方外境雲水見禪心花雨諸天近山晴萬木深空門
嚴像設仙梵雜龍吟路轉仍幽絕巖霏石作林

寺古江山勝同來愜素心重巖寒翠濕迴浦暮潮深齋後
僧初定春餘鳥自吟幽懷題不盡天際渺崇林

賦得石上桐餞　北上

亭亭石上桐崢嶸尤世寶采斲自何年質古蚍紋老絃絲
氷雪寒徽玉斗星皎中含太古音山水徹清灝無乃霹靂
餘具美出神造論直須萬鎰脫覩爨材小江湖携贈君去
去隨遠道歲晚感益深何以慰離抱師曠久不作此道知
者少淫哇溺人心傾耳方擾擾願言慎開張遺影青雲表

讀觀海集知諸公憂勤之心及觀庭後山石長句尤
極雄峻次韻寄倪小野

想像混沌儲元精六丁一鑿天夢醒此石誰移鎮東服怪
於魍魎清於僧神亂振巢欲飛躍怒鯢鼓吻相吞凌蒼顏
古氣不可犯森然劍戟羅牙城枯木撐涯老藤裊日出寒
影迴幢旌有時天風落空翠萬竅併作笙鏞鳴太倉太守
文章伯二千雅望殊不輕况負巖巖具瞻氣一拜不屑石
丈名晚徜潭潭方卧治浩歎忽起踏月行豈無醉墨發天
秀臨池揮灑縱復橫崑山縣令才亦豪白茅一見雙眼明
恤鄰治水總王事載書如赴葵丘盟官舟坐雨復聯榻義
比蘇氏弟與兄幸載此石歸鑒賞各有健句留山亭平泉
奇怪不足珍鬱林之號千古情山水雖云有餘樂直以豫

介爲心銘我亦聞歌發高興大荒月白江流聲納地無由
訪奇蹟欲騎一鶴來東溟

憎蝨

舟行草澤間暑氣鬱中夜峭高月輪仄隙光遠相射卧起
寧敝帷半榻苦卑隘爾蝨良可憎出没乘我懈頂捄側未
安手扇倦初罷闕明忽羣飛襲晴時一嘬黍腹微且發花
脛怪而詐撲之去還來集矣高復下著膚如砭箴了不驚
怒爲枉生亦何爲速禍眞自嫁覆手軀已捐濺血汗俱化
大運在天地寒暑相代謝秋風滌煩歊一過如吏訶爾形
本么䴏擾擾奚足藉萬類亦有然感此發深喈

得木齋手教知有事先隴雨中感而有作奉懷

巖扮東湖老眼明歸來相見慰平生幾年黃閣松楸夢此

日靑山雨露情天與牛屯皆勝景吾於枌社有深盟得書
何限登遊興凝坐茅茨看晚晴

苦雨浹旬爲舅氏所留竟負初約復次韻奉柬木齋

江天雲影滅還明去住閒愁酒畔生洛下耆英眞勝會渭
陽舅氏亦高情壺觴可負芳春興松菊當尋晚歲盟檐鵲
聲中詩札到便須騎馬踏山晴

木齋過訪雪湖山莊有作奉柬

軒車忽過野堂開草草春筵盡此盃花惹虫絲垂碧落鶴
翩松粉灑蒼苔閒情自與烟霞契短髮從教歲月催公在
山南吾山北不妨徒步歷崔嵬

辱木齋洎以中和章再次前韻

牛屯赤脚晚能過喜動雙楲忽忘坐掀髯長哦興欲飛兩
腋若有淸風佐想得山堂秋暑空寒影問雲松幾箇閒來
父子廢且耿公家有筆如椽大瓜棗登筵作詩傷[illegible]筆何
妨匝壺破山中數畝獨樂園卒歲兼吾存竿度杖藜老我
得往還幾度相留盡餘歡脫巾且縱消散情五絃今非自
公服兩湖雲水一色秋月出漁歌互相和鷗鳥盡送老眼
中樂事相牽豈能情況復投桃瓊玖倣古意如公我眞荷

再辱木齋以中和章三疊韻奉答

東坡有子才如過燕喜賡詩侍翁坐聲應自是天機鳴豪
來豈假神物佐笑我二兒嬌且痴實愧淵明兒五箇衮頭
紙筆也不好敢望于門日高大丘園自可著閒情杖藜踏
得蒼苔破逃暑還臨石澗泉解醒漫憶金盤薦牛屯瓜果
謝我遺猥籍秋筵三日畢兼憐異種來遠方賸有餘馨適

清暇同心直擬斷金交眞樂信如鳴鶴和鄙得上憶元白
風奔走家僮且嗔情昇平更續甫田詩飽飯熟眠深荷荷

次前韻答木齋山亭寫懷

林上飛泉林下過大石可眠還可坐中峯正面著此亭左
右雙峯恰相佐亦知眞樂即歐陽六物之中翁一箇遠岫
雲來拂棟低平湖月出當門大花燃晴塢爛成堆鶯下燕
蕪輕點破雲菘香老碧勝芹徑竹叢生紫於蔗意到有山
自抱餘情眞留客同開學乞老初從東閣歸行樂兒偕兩
睛暇參天過雨秋十分桂霰吹風香百和此亭只隔雪湖
南杖屨相從敢辭惰明朝有約亭上遊老子謳歌已心荷

次韻慰木齋病目

小齋瞑坐靜於山無事都宜病裏閒逝水年光心不競方

塘雲影意俱遲鳥號天遠蒼梧地竭夢秋隨苦竹殘從起
且須同一醉重陽節近菊斕斑

和梅亭聯句東字韻東木齋

種梅幾樹亭西東風葉餘香來座中深山迴與人境別晚
節直擬氷霜同雨苔初破屐痕淺雲鳥不礙屏嶂空與公
登眺老興發湖日倒影與朣朧

奉答木齋病起見懷二十韻

海氣明瞻霞湖光渺秋旻十月木未霜楓林景逈好跡跡
籬下花寂寂澗邊草閑居田事卞委巷人跡少東臯牛屯
峯矗秀雲之表種梅已成蹊中有一亭小謝公有好懷精
此以終老佳辰縱嬉遊直境越清悄倚醉或高歌與與秋
空杳一臥動踰月予懷幾昏曉得詩知痾徙頓紆腸九繞

古人慎養生弭疾今須早周爻重勿藥莊篇戒如槁金蘭
久要義歲寒願相保詩古意與長三復開素抱喜公眼增
明萬象都了了南齋冬日暄遺編得幽討擬尋亭上盟牽
舟汝湖道梅溪香欲浮苔石淨於掃扶杖我能陪公無笑
潦倒

次聯句韻答木齋

歷澗綠涯杖屨清殘年風景入嘉平觀梅東閣餘詩興對
酒南山不世情寒液清冷供雪茗香分餌飷蔫霜橙更於
何處看奇絕月出滄波海氣明

喜木齋南山諸公有過山莊之約

景入湖天第幾峯草堂著我笑跡慵雲邊短策看移藥雨
後長鑱學種松野老春盤惟筍蕨海城燈市且歌鐘山深

喜有諸公到潦倒猶能杖屨從

次韻聯句二首柬謝王二公一以謝過訪之意一以
謝款曲之私

草草盤飧愧野人留連笑語亦情真青雲交在忘形舊白
髮歸來照眼新松影拂雲迴海鶴楊花吹雪點溪蘋尊前
樂事春將暮莫厭牆頭問酒頻

二老風流亦晉人東山雅度右軍真浮盃竹葉情俱醉觸
手牙籤意與新燕子泥香雲閣雨鯉魚風暖浪吹蘋良辰
何幸同行樂老我無聞感媿頻

芍藥盛開有作東木齋及職方內翰諸君

東風吹花芳事盡紅藥殿春如有競密葉重圍翠幄深奇
葩迥出丹臺淨草堂東畔石闌幽雲霞掩映爛不收高枝

亭亭挺偃掌低枝回臉如嬌羞黃絲中攢金一梳粉痕細
細飄香屑盆池影落曉鏡寒彩鸞對舞添奇絕寒生麥秋
小雨晴雪湖老眼雙增明天然真境妙畫意一洗野態風
烟清東山舊得廣陵種名園索價千金重寵光絕品雨露
偏秀拔凡叢冠蓋聳離離四朵異且妍當時相兆非偶然
歸來洞口薔薇老盛開喜汝留芳年感懷便欲扶杖過花
前同醉花下臥賞心何止詩百篇況有尊從能賡和

久旱得雨用舊韻紀事兼柬顧明府

百日大旱秋社過猶苦炎蒸甑中坐羲和馭空日流赤妖
魃前驅火龍佐早禾未飽晚禾枯菜色黎民愁箇箇東南
仰給財力竭誰念帝憂加許大征求日急疲瘵仍窮鄉十
戶九家破雲霓苦望雨後時稍慰渴吻甘於漿城中斛水

直數錢得水何心醉盃甞今年勁動甚往年鑿渠引灌無
時暇沾渥何當澈稿土屋鳩亦解聲相和溝壑餘生托茱
根眼望青青敢慵惰我歌如謡公試聽百里之命公負荷

題倪小野清暉樓

百尺高樓尺五天昂頭直撞斗牛邊帶經鉏落三更月仗
劍冲開萬里烟千頃陂涵黄叔度一闌骨滌邛公權南薰
賜扇蒙恩渥酷吏清風句獨傳

春水初漲放舟可期謾興一首東木齋

草堂塵慮坐來除雪後湖天水漲初春谷雲深花氣重午
溪風暖鳥聲餘滄波短笠孤舟釣野店晴帘幾字書如此
韶光孤負得登遊同擬老慷餘

○謝丕 五十七首

丕字以中別號汝湖弘治乙丑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
修逆瑾削籍嘉靖初起充日講晉吏部左侍郎汝湖文
集散失余嘗見其手書有拂面曉風霜有力照人寒澗
水無心試看吾輩誰如子笑數同庚幾見孫皆佳句也
而全篇不復憶矣

贈倪小野

我愛紫髯仙把麾當壯年一朝念桑梓拂衣卧龍泉才大
惜難用不但今為然髯仙心獨喜為予談心便來術炫金
紫貞芝娛壽筵膝下七男兒傳經互窮研落落天壤間玆
外何煢煢而我聞其詩違意還能宣竹簌豈惟鳳千仞終
孤鶴俗上不[illegible]此行沈峻日前

獨步西園緬懷先哲小詩寄意兼柬李醉夢

我愛陶淵明無人識處出高標迥孤雲情事照白日詩追
風雅上悟道更精密達觀自委命嗌波將化術考亭一字
褒千載光百室吾生不同代逢時幸學謚鵬舉笑斥鷃藥
籠備苓术少壯負心期廿年遂投逸攬景醉西園誦仙眞
吾匹昨日止飲篇誓為養痾述

春夜與醉夢集唐句奉懷小野十絶

此夜西亭月正圓李商隱 新詞宛轉遞相傳劉禹錫 東山芳意
須同賞羊士諤 久住還應太守憐賈島
數篇今見古人詩杜甫 自有仙才自不知李商隱 今日巢由舊
冠帶戎昱 爭名豈在更搜奇溫庭筠
釣船春雨日高眠崔膺 復憶襄陽孟浩然杜甫 何處野花何處
水司空曙 移船貰酒白雲邊李白

日煖風恬種藥時錢起 水邊楊柳綠烟絲楊巨源 年光到處皆
堪賞王涯 相望長吟有所思柳宗元
傲吏身閒笑五侯李嘉祐 漁竿消日酒消愁高蟾 春風無限瀟
湘意柳宗元 他日相思來水頭劉商
與君相見即相親王維 對水看山欲暮春羅隱 自嗟鄙夫多野
性錢起 白櫻桃下紫綸巾陸龜蒙
睛覺年光似水流許渾 花時同醉破春愁白居易 碧山終日思
無盡杜牧 高閣朱闌不厭遊李紳
買生才調更無倫李商隱 乞得歸來自養身王建 暫就東山賒
月色李白 知君忘卻曲江春張籍
孤雲獨鶴共悠悠嚴維 貪看飛花忘卻愁方幹 才子乘春來騁
望皇甫冉 雨微烟暝立溪頭唐彥謙

流鶯百囀最高枝（溫庭筠） 憶在杜陵田舍時（韋應物） 此地從來

可乘興（高適） 獨行村路更相思（鄭谷）

和小野

不因多病費登臨雨眺風清月未沈亭下松泉醒宿醉天

涯雲樹帶殘陰紅塵應路真無夢白帽高人共此心細讀

鶯花鷄黍句玄珠灑灑拂塵襟

懷小野

細雨梅村薄海雲嚶嚶啼鳥隔林聞看山得句還爭峻爵

桂懷人此共芬怒逐青驄揮羽扇醉呼白兔走霜裙賞心

樂事知難得一棹長江一負君

夜酌西園

海氣濛濛接翠微夜深花露濕巾衣持盃不覺月在手吟

對青天取醉歸

李遠之讀書西湖高麗寺奉寄一絕

高麗寺前溪水鳴高麗寺裏讀書聲書聲朗朗水聲細傳

到人間一樣清

廬次泣和諸友見慰韻

心勞千古恨一疏已陳情寵渥光泉壤劬勞憶帝城（丕生於長安官舍故云） 免懷驚老大不肖媿幽明五內方摧裂須臾兩度

冰

草土自與寢埶埶抱此情兩行空血淚萬古此佳城到枕

溪聲咽開籬樹影明布衾寒獨擁寫恨更呵冰

家大人以新春詩二首示丕敬次寫懷

兩度新春未見春（壬午歲首尾無春茲後未立春故云） 相逢都道物華新栢

中柏葉驚雙鬢臈外梅花憶幾人不信希夷真夢甦須知

原憲本非貧負暄自起瞻東陸猶覺餘陰薄凍芟

舍北新開竹徑三移文誰復道林慚江河渴飲方心醉風

月平分舊手談白髮兩堂情正切青霄廿載澤亜罡偶逢

野老論春事發穠年來勝錦衫

醉夢獨往遊山採藥寄懷十五絕

山中有靈藥真與病相宜對葉杳難覓（何首烏本草以葉對生者為佳） 山

翁知不知

呼童棹舟去採藥更幽尋踏徧湖西路雲山何處深

為採陳知白（何首烏別名） 疎籬復短牆問君何以贈滿地紫芝

長

西峰掛新月老鶴時一鳴枕簟竹深處遲應夢友生

獨往真乘興春風欲暮時杖藜臨曲水謾續永和詩

烟蘿暝溪逕獨唱還獨行逢著漁樵者斑荊說道情

靈草靈人識神農不著方寄言須解此離說恐荒唐

野望意不極空然傍海鷗得君相對坐情景自悠悠

李子採藥去春山深更深歸來定今夜排悶且長吟

醉夢空塵海惟耽汝水春相逢識道氣小野一高人

西園日佳整獨涉有所思千載陶潛意還輸此老知

清地還清伴心同兩不疑請君看梧竹曾否立黃鸝

湖上青蕪合山中白日遲采芳人咫尺相望各天涯

願子逢山伯（本草以何首烏極大者為山伯） 扶衰不用醫相攜窮勝事湖

上兩安期

徙倚亭欄外何人共此梧春風知我意吹送小舟回

夏前見芍藥花

一番顏色一番新纔見花下　又近臣倚笑欄杆三月暮也
教領得半分春

西閣植槐

門前種樹幾經旬分付兒童愛護頻窳得清陰覆吟席四
槐五柳一般春

夜坐偶成　天不

天外海風靜虛襟一消欲懷遲燃砌草蛩鼓落珠羅月色
初旬淵晉聲隔院多野農方苦旱欲爲禱天河

游新湖

入遊新湖第一觀新湖還是汝湖寬湯詩疊嶂雲鬟迴獨
愛廻溪玉髓穴春齊恨花時鰕蠏既鷗沙草自團團爾曹

家與萃荊近肯過姜山學鍊丹

凌晨述懷

柏葉香分玉露新一年心事醉中平能詩買島殊無補去
國狠論勝有情卯畔伊尼朋共觀盤中鄉淚珠滕黨幽人
只在涵湖曲千樹梅花映雪明

冬日寄懷祠堂新構

水村烟景入新年此日登樓興渺然江漢思歸真夙願湖
山行樂是良緣霜鴻萬里迷殘月雪竹千竿映楚天會看
梅花頻索笑無詩無酒也相便

春寒

一分春事雨中過寒比玄冥酷更多寄語桃花羞含笑東
風纔到老梅柯

山亭

此日山中僅此家孤亭長與伴梅花美人只隔西江水獨
倚斜陽數暮鴉

見山

江閣初成對遠山遠山多在白雲間與君同卧南山下詩
草拈來次第刪

除草

常苦庭前蔓草萊剪除直欲盡根荄一簾好雨添秋色明
日新沙又綠台

董文玉訪舊姚江聞謝汝正俱來山中得報與李醉
夢出迓途次偶成小詩志喜

石瀧自越來訪舊仍展親春風送鷁舫冠蓋詫里人桂峯

乃與俱晤對若飲醇江山迎二妙爽氣增嶙峋賤子學釣
者汝水方垂綸恒切暮雲思詎意赴後塵地主一何賢醉
夢非凡倫剪韭續佳會襟期聊再陳

將抵邑聞桂峰不果來悵然者久之遂用前韻奉寄

桂峯實家彥道義相與親薄遊廿餘載遂作耕野人得酒
即痛飲那復較醨醇雄談驚四座壯氣猶嶙峋石瀧豈同
調暫爾輟絲綸乃於寧觀服訪友動軒塵追陪固宿約先
聲慰等倫江帆胡不來停雲勞我陳

往越城過蓋湖

出門便覺有風波半掩蓬牕且醉歌十里蓋湖行盡處好
山偏傍越江多

題石灣圖

石灣駐馬聽潺湲十里寒香徙倚間欲向松邊添一鶴教人認作是孤山

觀丁丑新曆

山間又見歲書新丁丑翻思乙丑春十二年來徒抱甕愧無涓滴報皇仁

題萬松書舍

剡山面面似環滁幽處眞堪著草廬檻外老虬能作雨肯分餘潤上琴書

和兩峯洪老先生過訪并屏墓之作

故山喬木老冰霜十載鄉思正渺茫眼爲論心青已久髮緣憂國白逾長嶺雲持贈情蔡杖海月淹留對竹牀搖落秋林眞枉駕數枝岩桂舊同芳

秋木風號復履霜百年情事兩茫茫紫泥日緩戀文羅華表天寒鶴夢長合族有懷羲郭譜傳家何物但虞牀此行會老能兼得更喜文章可繼芳

題畫

江湖雙鬢已儸翁家有漁船未是窮拾取蘆花搏作枕月明遊喜夜無風

芙蓉

芙蓉岍岍出黃蘆十里紅雲水面鋪不是東風不公道秋容原自戀江湖

和陸子淵年兄韻

百年江海舊遊稀詩札逢炊及布衣琴鶴已馴聊自適蒓鱸雖美未應歸謾將弓面古人事始信毫端隱化機翅首天涯人更遠山扉獨倚弄清暉

贈李醉夢

江南醉夢老明經月窟無媒藥有靈多少積痾蹈尺牘爭看一匕起春霆

姚江逸詩卷之七

後學 黃宗羲輯選 倪繼宗重訂
　　鄖景從彙刻

〇王守仁 六十四首 餘姚

守仁字伯安弘治丙辰進士除刑部主事改兵部疏劾劉瑾謫龍場驛丞累遷左僉都御史撫南贛用擒寧濠功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謚文成事具舊史文成在郎署與李空同諸人遊刻意爲詞章龍場以後講道有得遂不復措意工拙王元美謂其集後云伯安之爲詩少年有意求工而爲才所使不能深造而衷於法晚年盡舉而歸之道而尚爲少年意象所牽率不能渾融

而出於自然其自負若兩得而吾以爲幾於兩墮也余以爲詩文至於文成亦可謂之自然矣唯其自然故見爲不措意使文成沾沾而守空同之蹊徑極其所至不過五才子之一耳若鹿門謂有明之大家唯陽明足以當之鹿門可謂知言之選矣

夜宿山翁家偶書

山空秋夜靜月明松檜涼沿溪步月色溪影搖空蒼山翁隔水語酒熟呼我嘗褰衣沿溪去笑引開竹房欣言值秫夜盤飧百無將露華明橘柚摘獻冰盤香洗盞對酬酢浩歌入蒼茫醉拂巖石臥言歸遂相忘

尋春

十里湖光放小舟謾尋春事及西疇江鷗意到忽飛去野老情深只自留日暮草香含雨氣九峯晴色散溪流吾儕是處皆行樂何必蘭亭說舊遊

化城寺

化城高處萬山深樓閣憑空上界侵天外清秋度明月人間微雨結輕陰鉢龍浮處雲生座巖虎歸時風滿林最愛山僧能好事夜堂燈火伴孤吟

屋罅月

幽室不知年夜長晝苦短但見屋罅月清光自虧滿佳人宴清夜繁絲激哀管朱閣出浮雲高歌正淒婉寧知幽室婦中夜獨愁嘆良人事遊俠經歲去不返來歸在何時年華忽將晚蕭條念宗祀淚下長如霰

赴謫次北新關喜見諸弟

扁舟風雨泊江關兄弟相看夢寐閒已分天涯成死別寧知意外得生還投荒自識君恩遠多病心便吏事閑攜汝耕樵應有日好移茅屋傍雲山

南屏

溪風漠漠南屏路春服初成病眼開花竹日新僧已老湖山如舊我重來層樓雨急青林迴古殿雲晴碧嶂迴獨有幽禽解相信雙飛時下讀書臺

移居勝果寺

江上但知山色好峯迴始見寺門開半空虛閣有雲住六月深松無暑來病肺正思移枕簟洗心兼得遠塵埃富春咫尺烟濤外時倚層霞望釣臺

病餘巖閣坐朝曛異景相親得未聞月腳倒明千頃霧雨

嶚高度嶺峯雲越山阻水當吳嶠江月隨潮上海門便欲携書從此老不教猿鶴更移文

廣信元夕蔣太守舟中夜話

樓臺燈火水西東簫鼓星橋渡碧空何處忽談塵世外百年惟此月明中客途孤寂渾常事遠地相求見古風別後新詩如不惜衡南今亦有飛鴻

夜泊石亭寺用韻呈陳斐諸公因寄儲柴墟都憲及喬白巖太常諸友

廿年不到石亭寺惟有西山只舊青白拂掛牆僧已去紅闌照水客重經沙村遠樹凝春望江雨孤蓬入夜聽何處故人還笑語東風啼鳥夢初醒

遊嶽麓書事

醴陵西來涉湘水信宿江城阻風雨不獨病商畏風濕泥潦侵途絕行旅人言嶽麓最形勝隔水濛濛隱雲霧趣候霽晴邀我遊故人徐陳各傳語周生好事屢來速森森雨腳何由住曉來陰翳稍披拂便携周生涉江去戒令休遣府中知徒爾勞人更妨務橘洲僧寺浮江流鳴鐘出延立沙際停橈一至答其情三洲建綿亦佳處行雲散漫浮日色是時峯巒益開霽亂流蕩槳濟倏忽繫纜江邊老樹樹所行里許入麓口周生道予勸指顧柳堤梅堤存彷彿道林林竪獨如故赤沙想象虛田中西嶼傾頹今塚墓道鄉荒址留突兀赫曦遠望石如鼓殿堂釋菜禮從宜下拜朱張息遊地鑿石開山面勢改變峯闕閣見江渚聞是吳君所規畫此舉良是反遭忌九仞誰虧一簣功嘆息遺其獨延佇浮屠觀閣摩青霄盤據名區遍寰宇其徒素爲儒所擯以此方之反多愧變禮思存告朔羊況此實作匪文具人云趙侯意頗深隱忍調停旋修舉昨來風雨破棟存方遣坊人補殘敝予聞此語心稍慰野人疏嬾亦羅置欣然一酌纔舉盃津夫走報郡侯至此行隱跡何由聞遣騎候訪自吾寓潛來鄙意正爲此倉卒行庖益勞費整冠出迓見兩蓋乃知王君亦同御有羞層疊絲竹繁避席與辭懇莫拒多儀劣薄非所承樂闋觴周日將暮黃堂吏散君請先病夫沾醉須少憩入舟瞑色漸微茫却喜順流還易渡睋城燈火人已稀小巷曲折忘歸路假宿酣倦成熟寐曉聞簷際復如注昨遊偶遂實天假信知行樂皆有數涉躐差償夙好心尚有名山敢多慕齒角虧盈分則然行李雖

淹吾不惡

天心湖阻泊既濟書事

掛席下長沙瞬息百餘里舟人共揚舲予獨愛其駛日暮入沅江牴石舟果圯補敝詰朝發衝風遂齟齬瞑泊後江湖蕭條旁聲壘月黑波濤驚鼓鼙互睥睨翌午風益厲狼狽收斷纜天心數里間三日但遥指甚雨迅雷電作勢殊未已溟溟雲霧中四望渺涯涘衝槳不得施丁夫盡跣蹠淋漓念同胞吾寧忍恭使饘粥且傾藁苦其吾與兩家意在必濟糧絕亦均死憑陵向高浪吾亦詎容止虎怒不可攖志同稍足倚且令並岸行試涉湖濱沚收船寄無事風雨亦浸弛遂巡緣沚潮遮避就風勢新漲發同濟倏忽近如矢夜入武陽江漁村穩堪艤羅市謀脫炊且爲衆人喜

江醪信漓濁聊復盪胸滓濟險在需時徼倖豈常理爾輩勿輕生偶然非可恃

去婦嘆五首

楚人有間于新娶而去其婦者其婦無所歸去之山間獨居懷綣不忘終無他適予聞其事悲之爲作去婦嘆

委身奉箕箒中道成棄捐著罷闢白壁君心亦何怨獨嗟貧家女素質難爲妍命薄良自哂敢忘君子賢春華不再艷頹魄無重圓新歡莫終恃令儀愼周還

依違出門去欲行復遲遲鄰嫗盡出別強語含辛悲陋質容有繆放逐理則宜姑老籍相慰缺乏多所資妾行長已矣會面常無時

妾命如草芥君身比琅玕柰何以妾故廢食懷憤冤無爲傷姑意燕爾且爲歡中厨存宿旨爲姑備朝飧畜育意千緒倉卒徒悲酸伊邇望門屏盍從新人言夫意已如此妾還當誰顏

去矣勿復道已去復躊躕鷄鳴尚聞響犬戀猶相隨感此摧肝肺淚下不可揮岡回行漸遠日落羣鳥飛羣鳥各有托賤妾去何之

空谷多凄風樹木何蕭森浣衣澗水合採苓山雪深離居寄巖穴憂思托鳴琴朝彈別鶴操暮彈孤鴻吟彈苦思彌切嶠岏隔雲岑君聰甚明哲何因聞此音

夜宿宣風館

山石崎嶇古轍痕沙溪馬渡水猶渾夕陽歸鳥投深麓煙火行人望遠村天際浮雲生白髮林間孤月坐黃昏越南冀北俱千里止恐春愁入夜寬

羅舊驛

客行日日萬峯頭山水南來亦勝遊布谷鳥啼村雨暗刺桐花映石溪幽纖烟喜過青楊灘鄉思愁經芳杜洲身在夜郎家萬里五雲天北是神州

興隆衛書壁

山城高下見樓臺野戍參差暮角哀貴竹路從峰頂入夜郎人自日邊來鶯花夾道驚春老雉堞連雲向晚開尺素屢題還屢擲衡陽那有鴈飛回

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菴居之

草菴不及肩旅倦體方適開棘自成籬土階漫無級迎風

亦蕭疏漏雨易補緝靈瀨響朝湍深林凝暮色羣獠環聚訊語麗意頗質鹿豕且同遊茲類猶人屬汙樽映瓦豆盡醉不知夕緬懷黃唐化畧稱茅茨迹

始得東洞遂改爲陽明小洞天三首

古洞閟荒僻虛設疑相待披萊歷風磴移居快幽塏營炊就巖竇放榻依石壘穹窒旋薰塞夷坎仍掃灑卷帙漫堆列樽壺動光彩所居信何陋恬淡意方在豈不桑梓懷素位聊無悔

童僕自相語洞居頗不惡人力免結搆天巧謝雕鑿清泉傍厨落翠霧還成幕我輩日嬉偃主人自愉樂雖無棨戟榮且遠塵囂聒但恐霜雪凝雲深衣絮薄

我聞莞爾笑周慮愧爾言上古處巢窟杯飲皆汙樽沍極

陽內伏石穴多冬暄豹隱文始澤龍蟄身乃存豈無數尺
椽輕裘吾不溫遯矣簞瓢子此心期與論

謫居糧絕請學于農將田南山永言寄懷

謫居屢在陳從者多慍見山荒聊可田錢鎛還易辦夷俗
多火耕倣習亦頗便及茲春未深墢畝猶足佃豈徒實口
腹且以理荒宴遺穗及鳥雀貧寡發餘羨出耒在明晨山
寒易霜霰

龍岡新搆

諸猺以予穴居頗陰濕請搆小廬欣然趨事不日
而成諸生聞之亦皆來集請名龍岡書院其軒曰
何陋

謫居聊假息荒穢亦須治鑿巘薙林條小構自成趣開牕

入遠峯架扉出深樹墟寨俯逶迤竹木互蒙翳疏籬稍成
劚花藥頗離蒔宴適豈專予來者得同憩輪奐匪致美毋
令易傾敝
營茅乘田隙洽旬始苟完初心待風雨落成還美觀鋤荒
既開徑拓樊亦理圃低簷避松偃疎土行竹根勿翦牆下
棘束列因可藩莫擷林間蘿蒙籠覆雲軒素缺農圃學因
茲得深論毋爲輕鄙事吾道固斯存

諸生來

簡滯動罹咎廢幽得幸免所居雖異俗野朴意所眷思親
獨疚心疾憂庸自遣門生頗羣集樽斝亦時展講習性所
樂記問復懷靦林行或沿澗洞遊還陟巘月榭坐鳴琴雲
牕臥披卷澹泊生道真曠達匪荒宴豈必鹿門棲自得乃
高踐

採薪

倚擔青厓際歷谷厓下石持斧起環顧長松百餘尺徘徊
不忍揮俯略澗邊棘同行笑吾餒所務要用歷快意豈不
能物材各有適可以相天子衆稱詎足識

雪夜

天涯久客歲侵尋茆屋新開楓樹林漸慣省言因病齒屢
經多難解安心猶憐未繫蒼生望且得閒爲白石吟乘興
最堪風雪夜小舟何日返山陰

西園

方園不盈畝蔬卉頗成列分溪免甕灌補籬防豕蹢蕪草
稍焚薙清雨夜來歇濯濯新葉敷熒熒夜花發放鋤息重

陰舊書漫披閱倦枕竹下石醒望松間月起來步閒謠晚
酌簷下設酣時藉草眠忘與隣翁別

白雲堂

白雲僧舍市橋東別院廻廊小徑通歲古簷松存獨幹春
還庭竹發新叢晴牕時映羣峰雪清梵長飄高閣風遷客
從來甘寂寞青鞋時過月明中

村南

花事紛紛春欲酣杖藜隨步過村南田翁開野教新犢溪
女分流浴種蠶稀犬吠人依密樹閒鳧照影立晴潭偶逢
江客傳鄉信歸臥楓堂夢石龕

山途

南北驅馳任板輿謫鄉何地是安居家家細雨殘燈後處

處荒原野燒餘江樹欲迷遊子望朔雲長斷故人書茂陵多病終蕭散何事相如賦子虛

次韻胡少參見過

旋營小酌興春衰佳客真慚竟日留長怪嶺雲迷楚望忽聞吳語破鄉愁鏡湖自昔堪歸老杞國何人獨抱憂莫訝臨花倍惆悵賞心原不在枝頭

辰州虎溪龍興寺聞楊名父將到留韻壁間

杖藜一過虎溪頭何處僧房是惠休雲起峯頭沉閣影林疏地底見江流煙花日媛猶含雨鷗鷺春閒欲滿洲好是同來不同賞詩篇還爲故人留

僧齋

盡日僧齋不厭閒獨餘春睡得相關簷前水漲遂無地江外雲晴忽有山遠客趂墟招渡急舟人罷網得魚還也知世事終無補亦復心存出處間

沅江晚泊

去時烟雨沅江暮此日沅江暮雨歸水漫遠沙村市改泊依舊店主人非草深廨宇無官住花落僧房有鳥啼處處春光蕭索甚正思荊棘掩嚴扉

用日仁韻

每逢佳處問山名風景依稀過眼生歸霧忽連千嶂冥夕陽偏放一溪晴晚投巖寺依雲宿靜愛楓林送雨聲夜久破衣還起坐不禁風月照人清

書杖錫寺

杖錫青冥端澗壑環天險垂嶺下陡壑涉大禁絕巘礙深聽喧瀑路絕駭危棧捫蘿登峻極披豁見平衍僧道寄孤衲守廢遺荒殿傷茲窮僻墟曾未誅求免探幽冀息憤時翻意慘拯援才已疏棲遲心益眷哀猿嘯林暐懸燈宿西崦誅茆竟何時白雲愧舒卷

送守中至龍盤山中

未盡師生六日情天教風雪阻西行茅堂豈有春風坐江郭虛留一月程客邸琴書燈火靜故園風竹夢魂清何年穩閉陽明洞榾柮山爐煮石羹

送惟乾

簦笈連年愧遠求本來無物若爲酬春城驛路聊相送夜雪空山且復留江浦雲開廬嶽曙洞庭湖闊九疑浮懸知再鼓瀟湘柁應是芙蓉湘水秋

別希顏

後會難期別未輕莫辭行李滯江城且留南國春山興共聽西堂夜雨聲歸路終知雲外去晴湖想見鏡中行爲尋洞裏幽棲處還有峯頭雙鶴鳴

龍潭夜坐

何處花香入夜清石林茅屋隔溪聲幽人月出每孤往棲鳥山空時一鳴草露不辭芒屨濕松風偏與葛衣輕臨流欲寫猗蘭意江北江南無限情

送德觀歸省

雪裏閉門十日坐開門一笑忽青天茅簷正好負暄日客子胡爲思故園椿樹慣經霜雪老梅花偏向歲寒妍瑯琊春色如相憶好放山陰月下船

題倪小野清暉樓

經鉏世澤著南州地接蓬萊近斗牛意氣元龍高百尺文章司馬壯千秋先幾入奏功名盛未老投簪物望優三十年來同出處清暉樓對瑞雲樓

寄游南山

秋風吹散錦溪雲一笑南山雨後新詩好盡從言外得易微誰見畫前眞登山脚健何妨老留客情深不計貧來呂月林傳故事他年還許卜西鄰

回軍上杭

山城經月駐旌戈亦復幽居尋薜蘿南國已忻回甲馬東田初喜出農蓑溪雲曉度千峯雨江漲新生兩岸波暮倚七星瞻北極絕憐蒼翠曉來多

聞曰仁買田霅上携同志待予歸

見說相携霅上耕連蓑應已出烏程荒畬初墾功須倍秋熟雖微稅亦輕雨後湖船兼學釣餉餘堤樹合閒行山人久有歸農興猶向千峯夜度兵

三山曉眺

南望長沙杳靄中鬱羊只在暮雲東天高雙檣哀明月江濶千帆舞逆風花暗漸驚春事晚水流應與客愁窮北飛亦有衡陽鴈上苑封書未易通

西湖

靈鷲高林暑氣清竺天石壁雨痕晴客來湖上看雲起僧住峯頭話月明世路久知難直道此身那得尚虛名移家早定孤山計種菓誅茅卽易成

宿平寺

老屋深松覆古胨鷓棲猶記昔年曾棲跡竹裏浙陽書藥暴懸前對病僧烟艇避人長曉出高峯望遠亦時登而今更是多牽繫欲似當時又不能

卽事漫述

茅茨松菊別多年底事寒江尚客船漁所不能儒作將付之無奈數由天徒聞諸葛能輿漢未必田單解誤燕羨漁翁閒事業一竿明月一簑烟

遊廬山開元寺

僻性尋常慣受猜看山又是百忙來北風留客非無意南寺逢僧卽未回白日高峯開雨雪青天飛瀑瀉雲雷絲溪蹈遍支笻地修竹長松覆石臺

次壁間杜牧韻

春山路僻問歸樵爲指前峯石徑遙僧與白雲還暝寂月隨滄海上寒潮世情老去渾無賴遊興年來獨未消回首孤巚又陳迹疎鍾隔渚夜迢迢

遊九華道中

微雨山路滑山行入輕舟桃花夾岸迷遠近廻繚盜崢盤深幽奇峯應接勞回首瞻之在前忽在後不道舟行轉屈曲但怪青山亦奔走湖午雨霽雲亦開青鞋布襪無塵埃梅蹊柳徑度村落長松白石穿林隈始聲風磴出木杪更旃懸崖聽瀑雷亂山高頂藏平野茅屋高低自成社此中那得有人家恐是當年避秦者西嶺日色漸欲下且向前林秣吾馬世途獨險不可居吾將此地營蘭若

重遊無相寺次韻

舊識仙源路未差也從谷口問桃花屢攀絕棧經殘雪幾度清溪踏月華虎穴相隣多異境鳥飛不到有僧家頻來休下仙翁榻只借峯頭一片霞

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知山下大雨

昨夜月明峯頂宿隱隱雷聲在山麓曉來邦問山下人風雨三更捲茆屋

野人權作青山主風景朝昏頻裁取巘傍日脚半溪雲山下雷聲一村雨

天池之水近無主木魅山妖競偷取公然又盗山頭雲去向人間作風雨

重遊化城寺

夌山日日望山晴忽到山中眼自明鳥道漸非前度險能潭更比舊時清會心人遠[illegible]遺洞識面僧來不記名莫謂中丞喜忘世前途風浪苦[illegible]行

山寺重來十九秋舊僧零落老比丘簷松盡長青冥榦瀑水猶懸翠壁流人任層崖嫌洞淺鳥鳴春磵覺山幽年來別有閒尋意不似當時孟浪遊

觀從吾登爐峯絕頂

道人不奈登山僻日暮猶思絕棧雲巖底獨行穿虎穴峯頭清嘯亂猿羣清溪月出時尋寺歸棹城隅夜欵門可笑中郎無好興獨留松院坐黃昏

九華山下夜泊

維舟谷口傍煙霏共說前岡石徑微竹杖穿雲尋寺去藤

採藥帶花歸諸生晚佩聯芳社野老春霞綴衲衣風詠不須沂水上碧山明月更清輝

○徐　夌二十首

夌字曰仁正德戊辰進士知祁州歷官兵部郎中年三十一而卒文成之學得曰仁而門人益親曰仁之亡文成有喪予之慟其詩功力未深而不落凡俗

予得守祁七月十三日出京邑是夜宿艮鄉

信是浮蹤不可憑去年此夜宿長陵客愁殘夢人猶昔林木西風月正明暮泊艮鄉應少警愁聞賢牧尚繁征椓村亦濫斯民責百里何能致理平

孟春與顧惟賢秦[illegible]陽明先生遊香山夜宿林宗師房次韻

春間出郭探幽情楊柳迎風絲意生鹿麥僧堂無俗氣猶憐寺主有詩名山空[illegible]籟[illegible]音杳月白煙微野色平雲鶴來依聊一息倏然飛去不聞聲

遊永樂寺次陽明先生韻

放舟始尋寺師友興何長古樹雲蘿濕閒心夏日凉江流隨地合海色接天蒼宴坐清茶罷悠然月滿廊

龍溪次世瑞韻

性乖適俗眺林壑況入名山眼更明獨有神龍潭底蟄已無凡鳥樹頭鳴清溪白石經文水翠壁丹崖結綺成師友相將齊出處卜棲兼得重宗盟

夜宿杖錫

飛錫開山舊有名林深草合路今生巖溪萬疊盡圍寺雷

原缺

姚江逸詩卷之八

後學 黃宗羲輯選
鄔景從彙刻
倪繼宗重訂

○孫 燧一首

燧字德成弘治癸丑進士授刑部主事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宸濠反執節死之贈禮部尚書謚忠烈其集皆奏疏無詩得其題壁一首公不必以詩著然詩中不可無公也

題草萍鋪

綱常自古要擔當弱水將誰駕葦航嶺道風行豺遁迹海邊雲潤鴈飛忙身從許國頻加處髮為憂民忽變蒼醉飽恩光何以報寸丹惟不愧朝堂

○陸 相四十首

相字良弼弘治癸丑進士累官長沙知府其稿多未刻余彙而删之棠陵方豪曰余嘗見王伯安復交倪本端二子所為詩文俱不剜稿雖宿搆者弗逮今又見良弼信姚之多才人也良弼與舫集中有陽明山人浮海傳其事甚怪與良弼故與陽明交非得之傳聞者是必陽明口授故能如是之詳也

和考功陳宗之述懷

風回晴雪亂月出暝烟消深院烏驚樹寒城角斷譙靜中春浩蕩身外夢逍遙欲借鵾鵬翅飛遊遍九霄

次韻宗之

我家書屋對龍泉山腰石潤泉涓涓曾會古人真意思昔教詩句快新編

時多疑荆公詩內腰字為頭字予親登龍泉見石在山腰故作此以證其說之非

鞦韆

綵棚晝日打春風似挾飛雲躡太空不怕束君嗔後妒百花頭上鬭青紅

報恩寺訪姜十九表兄并其徒霍君儀

出城聊爾避喧嘩走馬淮堤踏軟沙叢竹綠藏山外寺小桃紅放水邊花有來好景心能會吟到無詩手浪叉忽過高僧閒坐久不知歸放午時衙

南軒

了無公事坐南軒漫說官閑日似年雀啅梛花風翅捉魚吹萍葉浪痕間幽情入夢詩吟草樂事關心手種蓮消眼浮榮渾擺撥也應知會靜中天

呈莊定山

底須盃酒破愁城萬古風流此日情梛暗花明春浩蕩天光雲影水空明何人抱甕池邊汲有客携琴竹下吻我愛定山閑不厭春風時上靜觀亭

過瑕舟山南石橋

嶺風萬壑舞松杉瘦馬危橋上下攙詩思忽來醒醉眼消天霜月洗空巖

[illegible]謝以中不過

清溪南去水淙淙未省幽人住隔江雲盡楚山青倚闔天

低淮樹綠排檣千年往事空陳跡幾處漁歌發短艭欲賦
玄暉佳麗句愧無彩筆似長椿

石泉　在克襄所居之東泉傍有竹伯安刻詩其上

雲源不可到苔徑白雲迷仙井丹遺汞龍湫玉作梯空青
浮遠嶂寒綠瀉雙溪堪入名泉譜重留陸羽題

清明

山花紅白故參差正值清明拜掃時聞哭聞歌俱不忍況
堪鵑血灑風枝

趙公輔秀才邀飲謂余病但遺酒殽戲呈席上諸友

故人文字飲不遣病夫同樹隱峯頭日花香水面風但容
賓入座敢畏酒侵弓起凭西樓枉乾坤一笑空
寂寞蓬窗底誰能笑語同水禽遥度雪梅雨細隨風久病
虛陳榻狂言敢楚弓江花低拂棹應笑酒盃空

贈趙公輔秀才

雲龍曾憶舊韓郊脫恨逢君始定交數笏山光浮硯沼半
簾花氣撲書巢天空萬里秋横鶚雨漲三江夜起蛟滿目
經綸深抱負肯如流俗但嘐嘐

渡錢塘

望中樓閣古杭城十幅蒲帆一葉輕日上海門潮漸白天
低江擁景尤清篙八點水覺舟淺沙鳥銜烟驚櫓鳴莫以
風波便相慰客途纔破四千程

俟山次王伯安

秋空望眼徹滄溟險絕身如泛水萍三詔士能終肯隱一
龕僧解禮殘經風廻沙嘴蘆翻雪潮落山根石露青自念

虛踪難數到日斜猶倚吸江亭

寶應道中

是處平湖水輕帆次第過魚蝦攢曉市鷗鷺怯寒波霧擁
藏鬟髻澄花濕綺羅十年淮海夢愁絕竟如何

固安道中

近京心逾急早從五鼓發箭輿簸顛風茅店落寒月沙飛
撲眼眵霜冷侵膚裂日高羣從喧矯首見雙闕

鍾馗與妻子觀鬼伎圖次韻

人間虛耗今除幾鬼伎前耶戲耳鬼伎雖工害則多可
使區區嫡妻子

湘潭書事

誰信苗蠻即土軍良民無地可藏身湘潭蕭氏尤蒙害屠
盡如花四十人

官道旁搜廿里餘縱横如有指南車壞人墻屋尋常事乾
盡池塘取盡魚
如此霜臺號令嚴經過猶自擾閭閻千村萬落無人跡只
有山烟護敗簷

宿板塘胡常家

蓮花峯下板塘西烟樹人家咫尺迷明月漸高山漸白不
應猶有鷓鴣啼

早行

長苦馳驅未得閑霽征尤覺路間關濃霜被野還疑水殘
月隨人近礙山三策誰尤深料敵七擒吾亦解平蠻都臺
號令雷霆肅指日功成悅聖顏

耒陽覓杜子美墓不得有感

吾少經采石磯酒酣謫仙今來耒陽城復尋杜子所兩公萬古豪文章耀奎壁青山豈無塚捉月身翻然况聞耒陽変亦已隨鶩渝有生既不逹遺骸猶播遷豈泄天之機滅沒不少憐斯理難究竟感歎淚漣漣

永興縣欲謁曾太守先生墓以遠而止悵然有作 公名繇曾守紹興子已酉春蒙考薦其子介全念俱登進士相繼卒

誰料先生去不留丘山恩在竟難酧石麟未許攀高塚江燕虛看入故樓三子功名焦葉夢諸孫才器桂花秋橫琴欲鼓傷心調龍耳千峯面面愁

靴洲行 洲在耒陽縣前郎杜子美埜處舊傳耒陽聶令遣甫牛炙白酒一旦爲瀑水漂去其尸惟留一靴玄宗後思子美使人求之聶令罹雖土洲中給曰死矣元微之墓誌子美死于衡岳之間似

冬之交先儒據此深辯白酒牛炙之非然未知孰是

溪心一片沙何以名靴洲人言少陵之墓曾埜此在鄰一夜銜決而去唯靴留耒陽尹爾何仇牛炙白酒無乃就遂令千古詩人皆汝尤江山洵美安足貴幾埜詩骨容不得俾逐湘之流不知北去汨羅江上還與屈子同沈浮又不知東入滄海羅桂長鯨牙上頭嗟哉子美亦可恨區區不善爲身謀金門奏賦三大禮一官雖授幾死同縲囚伶俜遠向西川遊百花之潭瀼西水草堂茅屋何清幽相依幸有嚴中丞挺兒一語成怨讐平生遺與詩萬首愛君憂國誰與儔弟妹蕭條不可見雲鬟玉臂多離憂奈何猶以狂狂笑李白不知李白還爾咻靴兮靴兮徙何怨但見荒洲汨沒隨浮漚我來沙畔維輕舟蘋花[illegible]聯爲蘋芳寃渺渺招不得落日淒凉空自愁

合江亭 在石鼓書院後高處次韓昌黎韻

儒官歷璵嶇興道黜其左夙遭昌黎子妙句落珠唾左右蒸湘來交流似相佐偎柯藏蛩樓賈舶集鮫貨寒予久星沙從惚纔一過俯視孤根蟠末受積波挫壓蹶近不使滬唱遠猶和凭欄默忘機沙鳥來箇箇石鼓貴考摑朱陵入深坷浮榮一瞬間孰穩盧生卧暫容脫簪書遐復了詩課雄心剝南征報國敢云那小范胸富兵安用腐儒慄身叨二千石惠靡毫髮播亟將旋星軺從者苦病餓維玆地多才吾道典足賀藏修何努力懸刺戒嬉惰邇矣諸賢風誰當攙鼻華終令聖道昭豁見羣疑破萬古靈秀區無爲俗塵涴

吳江道中

長橋幾百洞洞洞皆流水梵埨礙雲霄人家浮海市田婦踏輕車漁翁搜碧葦扣舷發清歌鷗鷺銜波起

次范太守古韻贈施憲副 名槃

人事本非常塞翁失乃得大阿忽倒持周道多榛棘一官三十年無忝臣子職権璫搆烈禍豈獨遭擯斥蕩產足公儲逃遁理何逆雖云天王明終黜椰下直歸來舊林泉髭髮半白黑逍遙觴詠間事道晩猶力大奸薤粉餘公竟完趙璧丹衷天地知名姓兒童識赤城多偎山公遊好相憶

七馬圖

郊原苜蓿春正肥平湖無波清且漪何人妙手勝韓幹爲寫七馬皆權奇霜蹄霧鬣日千里望中雲錦何參差三馬

擲頭齧芳草一馬獨立當風嘶其傍一馬忽騰躍以足摩
頂廻龍姿二馬飲流牽小溪玉虹一吸寒泉低吁嗟方皐
久不作相馬誰分黃與驪周王八駿多其一西行直上崑
崙池追風掣電誠可樂窮遊喪國將何爲吾如得此報天
子埽清六合還雍熙

題黃士隆畫

黃雀復黃雀飛飛夕照明郊原徧禾黍絕勝在荒城

居蔡氏樓

小樓如甕裏寂寞背淸瀾風巧踰垣入天憐坐井觀笑談
疑夢寐蹤跡類泥蟠忽有多情月流光射玉闌

唐市書所見

爲逃驛馬修塘路供役驚看半婦人麥未盡收秧未插徒

聞官府散饑民

病起小樓見書帙散亂楊花盈几席間有感

伏枕連朝病未瘳今晨纔起强梳頭春風便覺相欺甚飛
絮落花吹滿樓

山堂夜坐

睡人醉耳有江聲雨過茅堂一味淸無奈子規啼更苦送
將明月下山城

柬孫信之

咫尺多情見面難玉琴流水夜空彈鄉心正在凭欄處不
覺樓頭月又殘

登秦望山次高淸江

天外秦峯力疾登千山俯瞰白雲層猿吟古洞鶯塵客虎
下空巖遊梵僧三日山堂逈雨指百年身世一風燈雲門
即是神仙境何日丹梯許再登

病中有感

造化分明類小兒投人一疾命幾危心如烈焰初成後身
似吳蠶未起時頗恨風光天節制不堪花事雨淩遲中懷
別有憂時症傳語醫師莫浪醫

紙鳶

緩脊黏素以鳶名高舉惟因淑氣升上奏鈞天呈妙樂西
懸白日貫長繩飛同片雪春無迹燒入層霄夜有燈鳳尾
莫教風掣斷月明秦女定來乘

姑蘇驛昭陽樓晚眺

江雲憐客晚重開入眼風光錦繡堆山作亂龍圍故苑草

深麋鹿上荒臺蘭舟曾載西施去竹馬新迎太守來（時林郡守利膳觀回）初勝槩依然圖畫足登高欲賦愧非才

冶山舟中

且將幽賞息塵機未省樽前有是非鷗鷺一羣隨釣艇笑
看千樹隱江扉風狂幸有湖相送秋老兼無葉可飛欲訪
冶山王處士菊花枝畔醉餘暉

次韻贈馮雪湖諸老

海天秋色萬峯雲久客濤聲已慣聞山躍龍蛇時欲蟄草
深狐兔日成羣仙凡有路何曾隔賓主忘形自不分我愛
洛中諸老子白頭林下尚憂君

○陸　幹十四首

幹字良材嘉靖癸未進士良弼之弟

比丘尼次韻劉德威

一入空門知幾年清標疑是佛中仙蒲團定月冥心後花鬢龍雲祝髮前盡日堅持求勝果有時高座說因緣塵軀未結青蓮朶每過春風也悵然

運軍死塋道傍有感

土堆三尺覆垂楊片木標名過者傷未有妻兒歸塋日猶勝白骨暴沙場

戲次友人韻

楊花飛舞雪漫漫縱過多情也是閑鄉語綿蠻勞舌嬌容彷彿豹窺斑豈無一念憐行客忽有餘嗔及小鬟滿目風波懷抱惡休輕行雨到巫山

天井閘

城南佳處泊官舟城上高臨太白樓君看濟川東水部先將約束到河流

新店閘（進龍衣板枋二內臣以黃旗封閘更餘始開）

梆邊歸舫密如攢閘鎖黃旗欲過難且向春風沽美酒恥將言語說中官

遊勝果寺次王陽明韻（是日孫惟烈同遊）

中峯高處對斜曛靜愛幽禽隔竹聞海上怒潮吹積雪山頭老木礙飛雲靈巖醉墨留塵跡小洞仙宮鎖石門我欲再呼王伯子禪牕燈火夜論文

富春道中

千家同首亂雲遮七里灘頭閣淺沙縱有夢魂無路到不知何處是君家

子陵客星亭次韻書壁

客星亭上暫徘徊便覺清風滿面來漢業一絲存九鼎嚴灘千古峙雙臺漁竿入眼終須把（臺高百尺旁有石筍長五丈許俗名釣竿磯）角卒人未擬回欲向巖頭尋舊跡斷碑文字半莓苔

草萍驛次林都憲韻（在玉山北江浙交界之地）

病軀觸熱漸難當百里山行謝短航虎旅邏村誰設險碉名到處自求忙天將釀雨日光紫玉未出山雲氣蒼攬轡有懷兼有策九霄無路獻君王

弋陽

仙人今果好樓居紫錦軒牕白玉除明月山頭作瑤鏡長風天外颭霞裾藍橋路斷身難到巫嶺雲收夢本虛望望烟霄音問絕人間空自有雙魚

山頭小閣翠嵯峨一朶仙花艷綺羅自謂舟中人未見不知嬌影墮清波

贈秋涯史恭甫

疎砧午夢故敲殘零落黃花不耐看久客鶉衣真慣結沿村社鼓強追歡遠林葉盡山容瘦小閣風微雁影寒幸有高人居咫尺可堪蹤跡似沙摶

再和楊汝德韻

歸期浪說是明晨猶滯鱸堂幾愴神黃楓金英霜徑寂紅添獸炭地爐新寒凝去棹河流澀道賴高談玉屑親欲訴家鄉無限思滿林烟雨暗前津

偶吟和伯兄韻

野花春發間青黃斜倚疎籬白日長萬[illegible]郎君慵著眼年

未鐵石是心腸

○張　逵三十一首

逵字懋登正德辛巳進士選庶吉士嘉靖初授刑科給事中劾武定侯郭勛妖賊李福達讁戍遼陽與夏良勝周叙等唱和有義欒集聞母死賦詩此身原只是親身死爲吾親認得真遂卒贈光祿寺少卿

次韻北樓太史

小門扃白日遇懶復相宜寛食饑烏下犂書稚子隨糞莢凋年易梅花破雪遲碧雲天上下縹緲倍愁思

雪夜短述得成字

雪入虛牕永夜明悲笳急管隱高城三千里外家鄉夢二十年前燈火情玉殿日長扃白虎金堤春煖語黃鶯書生

素蘊匡時略悵望青雲獻未成

送別故人

疎雲殘月逓微明深院蕭風分外淸萬里明朝催畫舫三更今夕對孤檠謾論客邸傷離別況乃窮途仗友生無限風光足怡悅長堤細柳坐啼鶯

題齋

紅樹青山日欲西溪流泯泯栗留啼柴門半月無人過落葉紛紛路欲迷

夜涼偶述

雨深涼意足臥久簟紋淸偶覺蛜蝛墮驚聞蟋蟀鳴孤幌秋先應空堦夜自明沈沈宮漏斷悲角起高城

林坐

林坐不覺久千巖日欲曛風蟬鳴轉急野雀噪成羣皆淨綠松甲溪淸露石鱗邈焉懷既謝安得奉淸塵

秋夜曲

雲盡河漢明夜深鴻鴈度客況正無聊登樓望鄉故風鳴壁上弦月光葉間露微吟步虛詞桂香襲袍素

十月暮抵天津

魚鳥亦笑我揭來何太頻蜃樓藏海市雉堞見天津古樹荒村暮危橋野水春方舟堪寄興風折小烏巾

村暮

遠天望不極茅屋兩三家古樹鬧啼鳥陰藤自落花原長餘獵火江晚集漁叉久負朱陳意路難行自嗟

風雨夕

盛夏風雨夕颯然若涼秋邊城氣節異戍卒皆皮裘孤客捫敝萬愴怳與離憂索筆意轉劇題書淚先流高堂白髮親極目雲悠悠妻孥苦念我煢煢滯遐陬飛鳥不假翼南枝未能酬煩憐肺腑摧初不爲身謀

騎龍仙以詩見慰自叙將不日南歸萬里之懷此作而已憮然次韻

親闈[illegible]萬里弱子方七齡旅館微今雨殘年伴客星髮絲逐[illegible]眼入薊門[illegible]遠懷貢此作收淚自緘縢

秋日過王壽卿兼招徐熙文酌話鄉曲

吳天一去五千里遠客惟吾三兩人喜有盃盤供邂逅更勞鄉曲叙悲辛關臨滄海燕山斷界入淸秋朔氣新縱飲好擒今日醉浮名元不與吾身

詔至不釋秋思無聊索紙自遣偶於獄中追和撫韻
木葉蕭蕭客思凄行雲漠漠海天低一行已見傳書鴈幾
夜空聞報赦鷄寒至遠懷司馬弟病居時憶太常妻玲瓏
歌罷傷神劇苦覺催年日易西

出郊

清秋又作出郊戲竹杖芒鞋白袷衣蕎麥花殘蜂蜜熟梧
桐葉老鴈書歸交情寂寞風烟别歲月侵尋鬢髮稀忽漫
覆盃成感慨西湖香火社空遺

方山過余小酌以詩見及次韻一章

同向危機脫此身酒盃端合日相親形骸久已忘爾汝禮
數何曾較主賓堂下寒花如待客堦前凍雀似依人明朝
晴雨休先問笑指西陽隱半輪

客遊將期月而家使不至悵然有作

飄零笑我若無家目斷鱗鴻山海涯烏鵲忽驚中夜月杜
鵑又見去年花未愁烽火邊隅警空恨梯航道路賒江右
劍南何許是紛紛信使不曾遮（徐大理劍南人　盧侍御江右人）

辛卯十月八日東洲至寧遠知允莊逆于郊

東合沙河水不流夕陽瘦馬過沙頭君方浪跡來遠海我
已歸心抵越州定論直須垂百代相思聊共說三秋山鴉
野鵲寒成隊鳴噪紛紛集戍樓

贈張文信上舍赴選

惜别風烟異僑居歲月深四年叨菜把幾夕醉花陰聚會
知何地飄零見此心平生多感激應不負官箴

再柬東洲北郭

與老警看日月除新京坐愛此堂虛鄉山渺渺清猿夜風
雨凄凄紅蓼初往事半消河朔飲殘生全付子長書胡笳
自是尋常調卻使征夫恨有餘
皂帽飄颻滯此城笑談日侍二先生官銜不受銓曹選罪
籍猶聯侍御名繞徑野花飛蛺蝶半江涼雨戲鵁鶄武陵
詩思兼相似風物從教入品評

厚山寄和疊韻答之

白髮驚秋百尺強眼前物候總堪傷鵾鷄咽斷悲寒夜牛
蟻喧傳戰午牀羌笛梅花聲正切吳羹蓴菜味偏長荒臺
落日閒吟眺遥見燕山數點蒼
鵰鶚不爲主人留啞啞寒鴉集戍樓塵海風波憐末路邊
城雲物況高秋浮沈往事慚宮夢竄逐餘生杞國憂惆悵

舊盟尋未得一篷烟雨五湖舟

東洲再簡和答

衰病正思梅福隱逍遥寧似邴原遊短筇雅結雲爲伴敝
褐生嫌風作讎露冷林烏先警夜雨深庭草不知秋多情
孤負青天月閒照江南杜若洲

厚山寄東立秋奉答

幾年猿鶴負龍丘風日淒清又素秋警露越禽仍短夢懷
沙楚客正深愁抱痾轉劇支離歎蹈海真成汗漫遊衢草
經心侵兩鬢荒荒斜日倚西樓

秋意

楓葉如丹柳葉黃西風斜日總堪傷青猿多事長悲月玄
鳥知幾早避霜絕口不談當世務杜門惟集古醫方敬輿

所學眞何負千古猶存誅草芳

嘗白酒有作

白酒吾鄉味懸情已六年幾於桑葉落猶及菊花妍地主能傳種門生爲墾田孤吟酬一醉眞覺對龍泉

半夜聞寒風

西風半夜度寒聲客枕依依夢欲成一陣頓令雙目炯五更偏覺百愁生亂蛩啾唧鳴低戶黠鼠伊嚶上短檠遙想故園松菊好柴門新雨擣新秔

新年

磁甕三盃酒方牀一覺眠天涯萬里客如此過新年

早登靜海

驛樓寒日上江郭亂帆開短旆標新釀長竿出巨鮐霜天

橫鴈鶩海市散樓臺風物俱堪賦淸詩不費裁

東郡道中呈同行陳侍御章省兒

鐘鼓暮聲雜南舟與北舟風萍元不定烟樹喜聯收短燭消鄉話清詩破旅愁悠悠東郡路荒戍抱寒流

在告偶書

何事消長日書籤與茗甌靈鳩喚不雨病葉下非秋已作趨朝夢能忘捧玉憂閉門信自在多病也悠悠

○胡　鐸一首

鐸字時振號支湖弘治乙丑進士選庶吉士改刑科歷官藩臬終南京太僕寺卿支湖與文成同邑而議論不相合其與學辯爲文成而發也廣信楊時喬以爲困知記之亞

對菊

老圃秋深候羣花對石牀憶人增遠思入酒味寒香粉白攢金紫臙脂遜御黃淵明歸去後千載繼流芳

○翁大立一十二首

大立字孺參嘉靖戊戌進士累官南京兵部尚書

吳謳十首贈葸東金親翁出宰華亭

迢迢青龍鎭邈邈橫雲河湖田浸野水蕪萊亘長坡豈不事力作歲取千倉禾當家艮獨苦力竭猶重科里胥逃徵督縣吏頻經過有田豈不樂稅重將如何爲人莫爲農買田莫買多

發茲田中氓輸租入城府有胥役如狼有卒厲如虎上逢官長嗔下遭卒胥侮但保微軀完寧論錢如土官輸曾幾

何羨餘又無數錙銖有未償箝然禁囹圄待得還鄉閭敝廬無完堵

舊徵未云已府帖重徵新昨朝銀花布今日金花銀役農趨城府薄暮偏鄉隣一身應重役重役無寧晨父母生我時胡不百我身殘軀被箠楚苦切難具陳寧爲乞市子莫作當官人

唧唧復唧唧促織鳴何悲貧婦當戶織及暮未晨炊裁成雲錦端展視光陸離言將市高値持此撩宿飢牽帷呼隣婦宴笑顏愉怡少焉市門者旣務相招麾匆匆具鷄黍列列焚屐屨承筐倍償貸徒爾心欝伊

鄉民不出鄉何曾識京輔官家督慌輸僉丁作温戶給文總儲臺登數度支部盈虧日較籌未敢指區畚中途忽遭

忠漂没河淮滸經年未能償逆入湖如雨入憐征戍勞誰
輓輸苦
亦有無賴徒儇佻起厮賤深討入沉淵飛談激流電結交
羅貴公關節比丞掾持此干君侯因之事矜衒狐威恣公
行肥身計誠便自非東里子誰能不爲肬何年誅此徒歡
聲徹鄉縣
矛子誰家夫言曾披紈綺出入駕華舟青童恣頤指結客
少年塲走馬都人市誇詡出巨貲光榮侈鄉里一朝被煩
徭倔爻從此始蕩產給公需辭家充胥靡今日貧家夫昔
日豪家子
昔日豪家子今日貧家夫逋租不獲已去作潢池徒朝爲
出三泖暮復没五湖白日耀戈刃生涯在苻蘆豈無骨肉

慕井此遊投逆將官若苛細法罔期嚴驅誰共軫我情我
當更所圖
河清稱十奇中年紀三農自古著循良斯民藉休庇歷歷
今時宰廼蹈王成僞折節事逢迎偏心衒明智榮名苟可
攀無論貽民累逢罹既如此憂懷日以瘁樂土將何之未
識蒼天意
忽有丹鳳凰振振華亭谷飲兹金山泉憩彼崑岡竹一鳴
紫霞生一舞青雲逐流光照中台脩影拂南陛吾民詑相
見恍恍將誰卜得非神明來爲我中多福含歡理素琴一
寫央趨曲

遊赤壁

江右東來總勝遊雪堂風景又黃州梅花亂點周郎壁玉
樹平分蘇子樓山勢入江懸佛閣雲光度水露漁舟座中
亦有吹簫者試問何如壬戌秋

姚江

浪花白白魚迎棹江柳青青人倚欄歌舘酒樓山郭裏諸
舡珠箔水雲間

○史 琳一首

琳字天瑞成化丙戌進士官至左都御史喜談兵工於
天官之學弘治末熒惑犯執法天瑞謂人曰是必有當
之者已而戴珊卒曰未也不踰月而天瑞亦卒

送翁應乾之任貴州左轄

粵江正月臘初破嶺表南枝梅欲開省署花邊迎省佐春
官天上逐春來薇垣退食公多暇石筍題詩夢未回問道

干戈憐赤子使君行遍莫徘徊

○翁 廸一首

成化辛丑進士官至貴州叅政

江頭別客

清香一樽酒共上最高臺送客雨中去見春江上來雲夯
巖寶出湖抵樹根回柳色淮南岸微開戍鼓催

姚江逸詩卷之九

後學黃宗羲輯選

鄖景從彙刻

倪繼宗重訂

〇倪宗正八十一首

宗正字本端弘治乙丑進士選庶吉士忤逆瑾廷杖幾斃出知太倉州入副武選諫南巡復杖知南雄加三品未六旬即告歸卒賜祭葬追贈學士謚文忠與方豪鄭善夫殷善故其詩云偶入棠陵眼難齊少谷肩又若奕京師國手俱遜之有小野集行世正嘉中固是有數名家也

長安道

長安道上聲喧赫云是新封大國伯虎賁當領殿前軍狗盜陰藏門下客劍履直入九重門樓臺兼并千人宅漫令禽鳥被光榮未誰雞豚蒙恩澤天子之下稱一人天子威福關喜嗔白月挽回生氣勢青雲倏上合緣因伎鉞來旄奔償帥排門入闥通錢神入騶霧擁熊羆士千騎星馳犀象珍車裝擔負如流水日日輸歸權幸里積玉堆金堪作山賣官鬻獄眞成市用比泥沙太不經欲如溪壑應無底財雄咲碎珊瑚株貨奇頹監邯鄲女南苑西山樂未休鑾輿又啟穆王遊放鷹大行頻迷處飲馬長江欲斷流遂道風塵飛羽檄夕陽波浪打魚舟滿眼瘡痍勳業地幾人膏血髮酬秋古來惡極何可久覆轍相尋前與後兩虎共鬬不俱生六龍反正復何有鬼瞰家兮作歔歌天奪魄兮集凶咎市曹猶記李斯言閉門豈容商鞅走我昔長安憾此徒郎當瘦馬避傳呼未醒浮生蕉鹿夢又看遺影木驢圖弱子豔姬形傴僂妖腰亂領血糢糊三族之誅亦慘矣甚矣不悟何爲乎

姑蘇歌 昨過蘇城偶有所見而述此嗚呼長民者不能示以禮義遂其恩愛而風俗之敝一至於此吾故粗述其養生送死之不同以感動之倘得附吳謳而傳於吳人巷豎之口必有思其平生之奉而戒子孫以身後事者孝子仁人之心或可因之而生矣

湖水澄清山秀明水山照映姑蘇城城中兒女驕且吝吟紅膚白骨髮青四腮鱸魚長腰粳純綿溫麗紗羅輕姑蘇

服食天下稱如何送死非平生崇伊生長繁華叢一死寧鬼隨飇風平生膚肉愛逾玉一奮死礫波濤中莫言姑蘇山水好死後不得同腐朽草木腐落遺著土游魂無著啼霜曉姑蘇尺土如尺金人死不得入土一尺深

省斂長洲舉人王公爵偕

日高澄樹照銀塘斜掩蹤𩙪透曙光疎懶正䏼秋後枕風流却送卵前觴鹿遊花苑俄成古鴈過蕪田亦苦荒康濟有才君正壯明時安得戀鱸鄉

遂萊館小敍舉人鄭巽齋何可齋因稱王天敍遣使致之不至噫余以俗吏偶服地與時誠難數者而佳[illegible]不能滿會能已於懷乎雖然春風萬里鵬翮高起固可望而不可致也

鄒君何君一相見眼底文人屢稱羨如懷吾君天盡頭高
飲誰家雪當面偶過竹院借靜閒頻呼茗椀重留戀仰看
八極鵬路空正遇春風羽毛健

石峯書屋爲慈溪馮教諭賦

石刹山峯鬱葱裂石刹山下白雲多草堂中開待高隱松
檜日長氷雪柯一泉寒滴洗硯沼九峯翠合藏書阿何時
携手笑歸去慈湖一棹頻相過

竹堂寺覯梅

馬前新興賦梅花湖上青山亂暮鴉悵望林臯寒日暮愁
逢風雪小橋斜分來清瓶歸方外引得幽行徧水涯夢斷
翠娥離別恨盈盈月色照牕紗

聽潮閣

五月二日登吳山道人坐我聽潮閣萬松風雨坐來收白
日猶疑風雨作開牕遠眄洗漾間平地一瀉銀河落初疑
茶沸隔竹局轉若甕盎相擊春滿城繰車激午風乾坤蟲
劃閗蛇龍悠然直過江天末千軍夜賊如逃鋒何當赤日
燒青空借我一枕高卧吳山峯聽此解其意起鼓三尺桐
携之遊四方洗彼塵埃胸君不見繁絲弱管謝歌袖聽潮
閣上逢清晝

釣魚圖

醉後西風打釣槎浪花如雪濕衣簑老漁經慣渾忘却卧
到黃昏日下坡

贈郭墅東

開徧菊花君別去重來還是菊花時老僧與好新成酒小
院秋深賸有詩此地賞心看滿把他年別思記殘枝可憐
光景偏容易落日亭亭翠竹籬

藥畦

治畦君乃事老圃了平生抱甕石溪昃携鉏山月明菜花
蝴蝶滿桑樹鵓鳩鳴翠色新刪後朝來小雨晴

用韻爲蘓州錢廣文賦西青小隱三首

百年書卷隱西青茅屋風光半洞庭萬嶂雲霞連鴈蕩一
湖風月占鷗澄高冠自製歌裁竹短笛頻吹和採菱地僻
不來江海棹石橋欄外鎖浮萍

湖面春深苔自青苔痕隨雨上階庭茅茨夢破浮雲路蘭
莚香生落日澄野史漸多書卷草官詞曾賦鏡臺菱楊花
落盡愁初謝却怪東風又長萍

憐君頭白布袍青詩禮兒郎喜過庭聖世獻牛耕在野沙
田養鶴淺爲澄五言雜興多松菊一歲新登半芡菱湖底
毒龍時作怪茅齋風雨枕青萍

夜訪方思道於江陰

短短江蒲疎疎椰短棹獨行午夜後水定但覺江岸走片
月輝光轉皎然美人久俟山塘口

江陰道中用韻答金大丹

秋老江蒲盡滅青壺觴背酌處江亭寒雲郡薄低流月涸
水痕高半閣澄滿目戰塵新鬼哭傷心詩句舊魔醒鄉情
傾倒重逢處萬里蘭橈爲爾停

送蔡給事石岡陞僉憲之福建

別筵未盡菊花樽一道清風出諫垣未遂歸休違獨願又

看坂擢是君恩宦遊南去江山好客思秋來感慨存封草
閒來重展讀一燈細雨夢金門

題網魚圖

白白江波紅尾魚蒲花初發椰花疎江洲日暮忘歸去江
魚上網不知數風雨忙忙水猶不來蒻笠且掛磯頭樹

東昌酬謝工部[硒建人名廷裔出上虞]

東山之後有先生一片高秋倚玉衡山水百年元共社笑
談半日見多情夢回春晝天涯近目送河流雪後清更藉
威名開路穩推蓬卧對海蟾明

毘陵依韻答史先生

簾捲虛堂坐獨清一時懷抱向誰傾未由問字尋揚子更
謝評詩托褚生綠樹江山撩興遠黃梅風雨送寒輕羽書

未得平安報醉把吳鈎拂紫纓

寶成寺和左方伯韻

蹤跡天西又斗南生身偶悟已經三龍移雲洞留腥濕鳥
度風林落羽毿一葦浮來曾卓錫亂藤深處即爲菴登山
忽動尋仙興欲借階前鶴作驂

麥莊

東隴小麥青西隴大麥黃細雨濕柴門鵓鴣鳴野桑天際
微風來青波揺麥芒田家午炊熟餅餌生馨香白首歸來
後閒情寄麥莊

夜宿翠微房

霧雨深深宿翠微市橋燈火隔江稀滿城雪意寒雲合遶
殿風聲落葉飛八可邇兮闃有室路難尋處竹爲扉栢爐

香斷冬宵永獨坐禪牀擁衲衣

池亭秋霽

林薄生輝破翳雲忽驚秋色已三分風吹籬落新移菊與
滿江湖欲採芹池光倒浸朱簾影雨意先收翠館紋製得
芙蓉衣勝錦天涯何處寄郎君

用韻留題楚芳方丈

禪心詩思共淒凉坐對梅花映碧塘菰米委田餘鶴俸松
根穿水作魚梁驚心歲月吟中遣回首雲山夢後忘眼底
功名成一笑宦途十載尚爲郎

哭董給舍濟之

豪氣如君負不平竟成一夢入蕪城雨前燈火同辛苦天
外音書赴杳冥涕淚聊將知己報語言無以爲君明鯤魚

自是東溟物斗水如何寄此生

爲顧新山題畫用思道韻

久住水東溪欲往水西去一夜春草生溪路無尋處
久謝市朝蹤塵喧已隔耳驚我山中夢秋風落松子

送許御史補之謫定州

落日長安燕市歌送君南渡白溝河春深花鳥俱無賴氣
老風霜更不磨慷慨功名期晚歲踟躕岐路對春波帝鄉
小謫恩非薄近日飛騰側陋多

戲簡段戸曹夢濂

芙蓉一朶映秋漪壁月流輝澡艷姿分付水仙多愛護江
風凉冷不勝吹

素卿爲毛世臣作

乾坤何處貯芳卿金屋當年浪得名不媿謝家明月號瑯
嬛杜子麗人行一緘心事傳牙筆八字糊臺晉膳餅鄉御
紫絲新步障庭前結箇木犀棚
阿妹千金糊寶釵阿姨千日繡羅鞋韶華於汝偏無分水
調何人獨有懷步月伴迷芳草路行雲夢落讀書齋春風
意態無拘束笑逐飛花舞玉堦
靜掃蘭房晝半開山礬一樹手親栽自憐帝子娥娟種敢
恨唐王錦繡盃河漢波清曾獨泛雨雲情淡為誰來嫣然
芍藥難為贈為製當年玉鏡臺
白苧歌聲透洞房梅花香裏靚新糊繁華盡逍捎風韻淺
淡偏宜近月光分付丹青休著筆怨懃紅紫漫沾裳東鄰
艷冶空相妒蒐夢驚回錦瑟傷

苦憶江南楊白華楊花水畔是儂家宮糚薄試何郎粉風
味新供學士茶欲剪澄江為縞練閒調秋水入琵琶紅塵
未許輕沾染一段瓊冰絕點瑕

不寐

樓頭夜半度鳴鴻陣陣長衢走斷蓬關月塞雲俱客思鄰
雞㕲馬自秋風御慚將帥㕑西顧尤慮江淮缺上供從有
平生豪俠伴相從東海斬妖龍（雜宗曰指陽明先生擒宸濠而言也）

送客部張景川

水光銅雀硯霞色錦鸞箋爛熳黃花候題詩向別筵春近
登堂日秋清過嶺烟依依袍笏夢長繞五雲天

送鄉同年馮仁甫知江都

憶昔鵷宮伴相看今幾人驅馳今[illegible]遲暮轉湘觀飛鳥

江淮道鳴琴雨露辰瓊花應再發長發太平春

次韻答張西峯見懷

華省清高依玉都絲槐晴晝鳥頻呼黃金世事今非古皓
首郎官有似無笑領清風生北牖閒看殘雨過西湖久拚
人棄便疏懶尚有棋枰可着吾
雲霄積雨霽皇都鸛鶴樓頭若可呼新月簾櫳光尚未輕
風葛苧暑全無燕歌古調空千古越客歸心渺五湖眼底
勳名只如此逢時不作執金吾

送鄭少谷

少谷山人不肯住一春多病乞還鄉瓊花瑤草三山藥梅
雨荷風五月航側傍乾坤觀世變行逢烟水弄秋光青猿
白鶴知情性長候鰲峯舊草堂

祭忠臺 劉忠愍公球死詔獄我邑布衣成器用竊
酒祭於龍山之頂後人名其處曰祭忠臺

滄江日落祭忠臺動地風雲鬱未開忠節重為天下惜英
魂疑向朔方來玉堂茅屋心相感白鶴青猿調轉哀片石
巖裁倚峯頂野僧時上掃莓苔

清河阻風

直下黃河正急流逆來風力浪如樓恰是欲行行不得輓
茅渡口暫停舟
白日河濱滯去舟風波百里迥添愁篙工不管前途事沈
醉斜陽臥柁樓

凱歌十首 武宗南巡

王師遙向九江城秋盡長江萬里清御就金山觀江水六

軍飲馬洗戈兵
龍虎山前競鼓笳舳艫千里任平沙水軍取醉春風裏山
過金陵賣酒家
水靈逃避任龍驤村婦村童識帝王萬里風行飛檄騎西
涯星列掛燈檣
金陵直下望揚州天上黃龍翼綵舟江漢朝宗今古地東
南玉帛會諸侯
淮揚今歲動謳歌澤國田田熟晚禾但得君王長賜福不
妨戎馬日經過
此日旋師威武揚山川形勢同金湯縱觀太祖開基處萬
乘兵車過鳳陽
落日江湖擁項秋烏龍弄尾打魚舟從來天網難逃避彭

蠡長鯨已繫頭
如何吳楚弄戈兵不顧山河帶礪盟天子威靈過漢室黃
麾親下亞夫營
小醜成俘未足論一番風雨洗乾坤四家子弟封侯會六
等功名曠世恩
鼓笳催發龍江月旌旆橫分隔障雲禮數親臨楊宰相功
名新重霍將軍

燕門贈華仰山

獨樹村邊秋日輝澄江霽色映羅衣五年淵別今相會江
上池臺半是非白首交情偏繾綣青山迷路自依俙樹前
舊訂湖居約為我先栽翠竹扉

次韻答方棠陵

新洋塘上走詩筒七浦潮生雨半篷回首年光何可挽驚
心世變轉難窮各欣顏色看今日自信交遊有古風公從
翻為閒暇地佳山佳水好相逢

上天竺閣上

山中有高閣盡日白雲橫禪榻棲松影供枰亂竹聲蹉跎
塵世事留戀野人情與在憑欄處持盃待月明

天竺見思道題詠

棠陵遊興十分豪此地登臨第幾遭信手烟雲塗寺壁打
頭風雨著宮袍竹邊茗椀泉香細月下梅花句格高忽憶
白茅觀海處小蓬燈火聽秋濤

擣衣篇

擣衣復擣衣擣衣對明月玉腕白於霜月色同皎潔西風

驀地起塵沙凋我朱顏與綠髮似為郎君報邊信愁心此
夜繞天涯踟躕停玉杵雙淚下如雨生來不識字無由致
私語憑將衣上針線跡一針一線跡復密行行宛似相思
書開緘見之燈火夕

南皐草堂行贈邵方伯公

姚江江上足容與草堂突兀江之滸千丈光焰映斗牛九
重夢寐兆霖雨經淵藝藪白虎通文第武階黃鵠舉閶闔
門開棠樹陰珊瑚株長蕙花猗憶昔先生就傅年抱書提
硯此周旋週橋磊落風雲筆宰社公平雨露權萬言策定
先憂日八卦經探太極前塵埃欲辨猶龍隊霄壑俄驚鵬
鶚天先生始辭草堂出草堂從此歸物色駿步群空渥水
涯鳳毛彩溢丹丘窟王家寄託日重煩宦路驅馳轉超邁

石田圖畫景依俙越客吟哦意蕭瑟中外翺翔三十秋排
衣歸問草堂幽旋馬廳前書帶秀浴鵝池面筆花浮山中
宰相碁亂飛雪裏神仙白鶴炎蓬島閬臺薜䔢蘭洲芷
浦採芳舟草堂蘭茁年年發時弄秋鴻度佳夕五侯歌舞
遣豪華九老昆刎聚仙客靜養菩提謝藥方咲吐芙蓉擬
詩格流波淨練長不收傷人指是玄暉宅

百川先生竹橋十景 選四

箭山擁翠

箭山高萬丈空翠拍天浮雨意長含潤山光爛不收斜拖
白鳥陣倒洗碧潭秋娟娟若可攬獨倚夕陽樓

東溪觀漲

溪漲一夜生亂流縱復橫山脚呑欲盡浪頭翻未平高張

扳扈勢微動乘槎情此理忽吾悟一氣自虛盈

西坡曉牧

曉牧烏犍去一坡春草豐烟溪熟逑路鄰伴狎兒童隔越
豺狼道平安牛馬風野歌反扣角此日慶遭逢

北野春耕

細雨鵓鳩啼春風忙把犁雨足耜前水雲翻耒後泥深耕
益犢力厚獲祝豚蹄帶經看未罷小憩夕陽西

南溪

南溪先生住溪南碧苔門徑石爲巷千峯萬峯水華動五
月六月秋氣涇倚竹高彈流遠響傷花新汲洗餘酣蘭芷
青青烟雨裏幽情如對百花潭

中秋次秋江韻

蟾宮四際布華雲疑是嫦娥炫繡紋樂事不知過夜半時
光正好又秋分蛩音有意依吟席竹影凌梛似舞裙幾處
庭臺共明月爲誰慼慼爲誰欣

樂閒

樂閒家傍秘圖丘擾擾中閒轉念頭明月清風相主客青
蒲黃菊自春秋百年過半聊知足萬事從今可自由一庭
清香供獨坐半空山色夕陽樓

幽徑

城市園林地一壓細開石徑去還旋籬根畦角相廻抱梛
影花陰復補牽遠縱野情閒步裏緩尋春意獨吟邊偶時
佇立殊忘返雲滿青山月滿川

文山別墅

我憶文山別墅莊清江一水路茫茫鶯花好景還相過鷄
黍佳期偶自妨早促春耕驚犢壢老躭夜讀聚螢光草玄
亭下天長晝猶喜揚雄鬢未蒼

白芙蓉

芙蓉花白白於霜花上添霜稱素粧淡抹烟容秋有色淺
凌波面月同光玉人夢破吳綾帳粉蝶魂迷野水塘漫說
錦官城外景却嫌紅紫鬪春芳

次東溪公韻

自古瓊花不可栽芙蓉傳種向秋開羽衣人遠重成夢玉
佩香消似再來清淺水邊梅借影高寒天畔月分胎豔詞
麗句今無與一洗齊梁滾滾埃

除夕

年來除夜客邊過頻禱無由去舊曆曆內尚成千里別處
愁更比隔年多欲憑著草占消息忽憶梅花發笑歌銀燭
半殘朱戶靜樽前試問夜如何

送王陽明謫官

一鳳鳴初日悠悠別上林流離文士命慷慨逐臣心但得
精神健何憂瘴癘侵風花長滿目應不廢清吟
雲旌霞旆鶯青亂此去迢遙歷九州山水於君真有分乾
坤隨處是清游馬頭春色搖芳草江上閒花照白鷗風定
長空舒望眼天涯高興一登樓

別海昌諸友

別愁無奈對春江痛酌豪吟未肯降莫謂杯深空玉甕還
嫌燭短續銀缸花明海寺香分席月出烟霄影入牕湖海

舟航雲水迹綠楊風細送回幢
別情深似桃花水把手重吟李白詩湖海一春多感慨文
章千古共襟期清歌何處傳懽笑好句今宵寫夢思醉拂
錦囊星斗影雄心一劍許誰知

溪邊

水落晴溪臥石灘百花風細枕潺湲東郊景色三春媚流
水心情半日閒鷄黍逢君成一笑鶯花於我了無關小舠
忽擬乘明月放下澄江第幾灣

寧波天寧寺留題

綠水青山到四明南湖臺殿十分清園分細雨蒲葵長座
引清風葛苧輕樹影萬重藏海寺潮聲百里入江城雲霞
一片東濱色願破波濤踏玉鯨

婁江阻風

江村寒日淡無輝時候迎冬雪意肥傷水旅蒲風裏亂穿
雲鴻鴈日邊飛道途書史堪乘暇波浪帆檣久覺危欲向
漁翁問生計五湖烟月好同歸

嘉定道中贈鄭宜簡

畫船燈火照澄江一路歌聲雜鼓鼕霜後鱸魚初入饌月
中楓樹半臨牕賓朋會勝真難再詩酒魔深未肯降眼底
物情如會意寒波鷗鳥自雙雙

春夜吳門袁君携酒過舟中用韻

潺湲流水吳城曲江境偏宜帶月觀宦況愧非韋刺史詩
名偏並鄭都官雲開雉堞緣江轉風定烏巢傍樹安最愛
梅花伴清賞一枝彷彿玉堂寒

同方崑山過蘊城錢進士宅夜酌聯句復用韻一首

吳楚詩兵氣壓曹縱橫白戰醉中豪菊花入甕初成酒蒓
菜行盤半濺油落筆驚人如破壘飛觴到手不停郵劇論
世事占消息復啟朱扉看斗牛

中秋

淡雲暈月影朦朧高榭幽篁軟帶風遙念玉樓寒氣早落
陰鐵騎戰塵空蛩螿階下催秋老鐘鼓樓頭報夜中人事
悲歡光景異友朋佳會幾人同

紅葉

一葉舞尊前心驚春暮天游蜂今不管啼鴂正堪憐送客
秋千里臨江錦一川輝輝新月色低照傷灘船
極目疎林外依依映白雲綠江濃似染凝日遠如焚春景

丑三月秋光到十分飄來又飄去愁思共紛紛

游天平次王梁秀才韻

青絲壺榼作山行藤竹根侵路不平樵擔兼挑茶簍出茅簷斜閣酒旗撐蝶蜂隊裏花迎扇虎豹叢中谷應鉦一望傷心千古事荒阡廢塚半無名

山行繞了復江行八角春盤食案平鷄炙觸廚聲偶膊魚羹閣筋骨又撐價高蕪市經年酒響落楓江入夜鉦爲說亡吳輿櫬事城門忽感子胥名

王揮使送至吳江志別

白苧衣成雪色娟瓊瑶一段愛清妍別情無奈三江口詩句相知十載前烟深竹篴漁歌歇風定蓬窻燭暈圓茶竈書牀留話久吳門重見散人船

用韻答管秋江

幾年皂帽把風流喜托比鄰地轉幽烟火數家同旦暮功名半世異沈浮山臨屋上還城郭潮到堦前即渚洲金栃玉堂君次第草亭爲我採春秋

次韻留題古虞費氏園亭

蕉葉亭幽可譜書雨餘蕉葉遶亭舒池萍漾日明魚錦堦草和烟沒鶴裾枕畔茶經翻舊註筆端花品寵新除和逢偶傷青溪路欲向桃源問所如

雨意微雲外炎天似早秋東堂翻晉帖西壁掛吳鈎長夏多清夢閒居謝舊憂階除沙月白江漲下飛鷗

雨夜訪南坡

烟江樹色與城平淅瀝孤蓬落葉鳴淡月烏棲驚不定暗潮魚陣鬭相迎忽思風雨良宵共獨傷波濤逸興生一笑草堂清夢彼燈前重泛菊花舩

與黃百川先生遊化安古寺步石子橋暝色將合遇歸僧

落日青山靜疎林黃葉飛野亭詩客散古寺一僧歸白雲溪上路新月竹西扉雙猿先入定爲我護禪衣

韶州道中依前韻

茅屋逃亡半故基麥黃豆綠是歸期青山石斷今爲路蒼海珠荒尚有池花鳥驚心沾短袂風塵回首憶殘棊眼前人事沈吟裏月色凄涼泊水湄

富陽道中

細雨秋江道蕭蕭落木清草痕隨岸斷浪勢與雲平微夢

疑浮海歸心數計程鱸鄉逢八月千里羨蒓羹

過諸鐵梅醉中信筆

野色如描青間黃晴空搖曳淡烟光疎籬落落無關鎖滿引春風入草堂

姑蘓圖

我昔曾爲太倉守問災三吳忙奔走十朝風雨不開晴洞庭水接白茅口波浪飄搖畎畝問稼穡爛死雜蒲柳村落逃亡烟火稀春風燕子不知歸今朝偶閱姑蘓圖重重樓閣映江湖華堂笙歌按檀板彩輿簾幙垂屠蘇吳趨坊陌門道眼前佳麗今稱好不知茅屋與蓬門月色荒涼半秋草安上門有鄭俠賢有圖直獻君王前乃知畫者抱深思丹青豈獨繪山川

次韻答白樓

年來養壽與天游衰白於君未上頭松崟臨庭偏耐晚秋田附郭已登秋吟邊白石爲詩榻醉裏青山落酒甌鄉社留連宜共老生同弧矢歲同籌

吳航謠

東吳有客船爲家眼前射利爲生涯青年兒女把篙櫓紅絲繩映包頭紗姑嫂相逢偶泊處隔船呼喚邀吃茶船尾半蓬斜日輝倚蓬對緝鞋頭麻願言明春買賣好十錢買朶杭州花

郊行過呂翁

乘興獨行江上秋風烟極目送江流野橋突兀可呼鶴村雨蕭條且跨牛午餉偶過親戚話春畊先與老農謀丈人

相見猶強健笑折黃花贈白頭

野居

野居復傷野城隩野人情性轉悠哉雀馴只爲庭不掃燕嬾亦緣門晏開夢裏江湖隨几案花前風雨洗樽罍唯有青山解吾意一簾秀色枕邊來

〇于震 六首

震字孔安正德丁卯鄉舉知福安縣倪宗正楊撫皆執經其門晚始爲詩

答倪本端海棠已謝之作

酷恨園林花芳菲有時節纔此幾點紅開門又成雪欲携一觴酒趂此香未歇歎息花靡知無詩與留别

答倪本端見贈

陡傳車馬至齋舍有光輝短刺門生禮開花侍從衣青雲慙儕倒白髮笑低違勳業諸公事無妨世路危

海棠

暖催紅艷出花根粧點南雄太守園春過海棠無別艷詩經坡老有名言空廊月過頻燒燭小院風來欲掩門盃酒未傾開欲盡異香誰解爲招寃

罪言

半世詩書詠太平白頭何意見戈兵當塗有虎人爲肉列郡無人氣作城殷廟功勳存七聖漢郊雲霧暗三精書生一掬憂時淚洒向西風欲濺纓

北來軍壘幾時平官府無人解治兵豈謂干戈是凶器本來樽俎屬書生麟符玉冊權空貴鐵馬金戈勢轉橫歎息

廟堂天地隔白頭無路請長纓

次倪本端遊山韻

長時簑笠小江濱不上龍山又幾春賢主好賓欽盛會晚風晴日屬佳晨層軒醉墨留高唱破壁新紗換故塵林壑不消京國念每依南斗望嚴宸

〇嚴時泰 十四首

時泰字應階正德辛未進士歷藩臬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征都蠻陞南京工部侍郎致仕

出城尋山

雅負山澤情平明出游衍崎嶇既經丘峻絕還陟巘征衫清露濡飛蓋和風扇角中何亭亭垂蘿或相罥縈紆度林逕草樹益葱蒨怪石蜂房懸清泉龍吻濺古洞閒無人盡

被白雲占箕踞就芳陰聊以慰吾儕美芹懷展殘丹櫻纈
春薦班荆遵澗曲浮觴自流轉幽鳥遺好音起竟不可見
含情倚嘉樹日暮增繾綣憶我東南來于時歲方晏春徂
忽已夏逝景迅流電不樂復如何嗟爾玄髮變

無題

紅樓珠箔臨江水上有美人美無比藏羞背立不轉身眼
穿腸斷愁殺人須臾轉身正好看北風吹船去如箭

客途即事

傍泝維孤棹荒村試一行樹皮聯蘚蘭沙際壘鴉翎落日
牛歸塢寒林葉埽僧無人同此景吾自適吾情
夜泊在沙湖埶然客思孤天陰啼野鬼月黑拜妖狐瘦影
搖風燭寒灰撥尾鑪小童無事累痴睡費人呼

鼓楫晴江上悠悠客趣嘉斷山雲與續高寺樹相遮湍水
時翻鯉風檣獨立鴉消前吟料在惜不是詩家
暮叩西禪寺相從寄此身詩書十餘束僮僕兩三人寺古
佛漫像年荒僧訴貧小鐺先煮茗一醒倦精神
夜永禪房坐令人百感生風寒欺火力窗紙學弦鳴入定
僧難見鼾眠僕有聲苦無知己在誰與話深情
擁裘成獨坐心事付詩評僧舍和冰冷鷄愁趂雨生春回
親佇望歲盡僕催行雙淚窮途裏何殊阮步兵

和韻

野境行難盡垂鞭夌馬遲泉聲喧暝壑烟色罷晴枝鬧偶
消塵慮憑高動遠思晚風催太速為訂更來期

飯普惠寺

迴鑣尋古剎斜日下山梁野雉鳴深谷林花映小堂苔階
翻藥影隔竹度茶香望盡巖巒色幽懷更渺茫

華巖洞

鬼斧何年鑿青蘿滿壁懸花香浮水出雲氣逐風旋願為
微官縛那知野衲眠晚從城市路塵霧復紛然

伯香山寺

城闕西來獨此山平生幽夢喜初看高臨絕磴身逾徙俯
視塵寰膽即寒雨後嵐光開絕壁風前松子落空壇須臾
醉倚斜陽外極目川原萬里寬

客途除夕

客中過節無人事閉戶聊為習靜謀鑪燼且寒添火炷瓶
梅不老隔年留譽知虛及還生喜夢得非常亦滅愁吟罷
紙牕添霽色新陽恰好轉簷頭

出門

出門西望夕陽斜客路迢迢萬里賒歲且幾終將改曆事
非得已復辭家渡頭落葉空隨水天外寒雲忽變霞愁絕
雙親無倚仗弟兄俱是在天涯

〇駱用卿六首

用卿字兩山正德戊辰進士除南海令遇異人授以地
理之術嘉靖中用之以卜永陵仕至兵部員外嘗奉使
過山西題韓信廟李空同見之曰此題淮陰絕唱也山
西士大夫因空同言遂作詩板懸之倪小野曰近日不
信詩而信人也如此哉兩山仕宦不達嘆曰天生駱兩
山頭作相埋術士乎

述懷

秋滿舜江月春滿龍泉山春山照海月綠野花幽閒憶昔披綠髮舉手撫天關清聲厲閶闔古調落人間青霄一大鳥長飈忽吹還歸來卧山海雲日澄心顏皎皎三花枝應招我相攀

有感

門外風塵日日生春愁對面若相迎黃金臺見千年跡白玉河聞百鳥聲拖地朝紳難闊步撐空詞筆媿虛名幾回欲問懷芹客何以當時獻聖明

恨別在友人樓上作

一上高樓憶仲宣旅魂依舊入風烟孤雲望海八千里雙劍離鄉四十年聲職肝腸淹魏闕文章精彩射吳天北山

書屋何時到一榻松濤萬壑泉

寄家書

年來游子轉頭初一味清貧樂有餘賣得詞章完酒債封回試錄當家書兩山天地春風動生號兩山故云萬里沙場壯氣舒惟有宦途猶未熟逢人下馬問何如

寄贈小野倪先生兼謝招隱

青雲揮手一浮烟小野堂開綠野天母老辛勤憩水飯子多今古好詩篇江山落魄無人笑金石詞章有世傳東閣幾迴延海月虛勞賓榻對娟娟

題韓信廟次韻

逐鹿中原戰久[illegible]壇一劍漢光輝足曾躡後猶封土心未猜前尚解衣黃石不驚炎火熾赤松先伴白雲歸英魂

漫灑荒山淚秋草長陵久落暉

○任重 四首

重字士弘正德巳卯鄉貢累官工部郎中

次倪小野韻奉答

午夜休驚負壑舟依然病間得猶猶輕塵掩扇嚬還笑虛殿傳書去復留日色重迷金闕曉香芬消盡錦城秋鬭雞下社謗公子昔日朱衣今白頭

四十餘年雲水蹤披衣自起撞晨鐘亡羊岐路天將瞎走馬沙場露最濃深閣含情教鸚鵡小窻掀恨對芙蓉一盃忽聽春宵曲宛轉新腔意萬重

嫋嫋香芬度水來笑談疑是嚮春雷燕雛辭壘身千里燕蟻行盤日百回金縷風流歸白苧玉絨消息愧喬才休嗟

漢事如流水此意都從醉裏灰

雜樹幽花認取難相思千里夕陽殘白頭徒侶情逾好紅頰湘妃淚未乾日近簾櫳春獨永夜深閨閣夏先寒[illegible]顏欲共豪華盡咲倩傷人仰面看

姚江逸詩卷之十

後學　黃宗羲輯選
　　　鄔景從彙刻
　　　倪繼宗重訂

〇胡　安三十九首

安字仁夫嘉靖甲辰進士歷官知衡州府陜西苑馬寺卿有趨庭集曹能始錢牧齋皆遺其詩極多雋何而鄉邑之中反無知者彼列文苑者爲何人乎

古意

君常命駕來我亦乘舟去且作漁樵人共向烟霞處浮雲非有心幽泉不知數傳聞石屋寒無人能久住

衡湘吟

大山何崔嵬小山亦自高大山摩霄漢小山瓶波濤出處各有適模擬徒爲勞古來肥遯客豈必依廊廟

閨思

君爲塞外風妾爲塞邊草颯颯如無情焉得顏色好昨聞隣父談又在交河道寒衣莫寄將恐君歸亦早

秋日

朝見芙蓉霜暮聞梧桐雨縱有清夜月秋光復幾許窮鴿自北來野泊未有主啾啾銀河開無人見牛女老至自悲秋空階聽蛩語流螢照我床餘凉生白紵樽中酒不空與君忘爾汝

有感

花開復易謝花謝令人哀泫然厭春雨何如花莫開月來復易落月落傷人懷中宵寒露零何如月不來有琴欲絕絃有酒欲傾杯譬若已逝波誰能使重回來者日以近去者日以遠故人今已矣已矣將安歸依依夢中見安知是與非

山翁

山翁不知白髮垂閑行溪畔采花枝兒童拍手休相笑我亦曾過兒童時少年不閑易得老老來愈覺閑中好携花且置松竹間慇懃莫放春歸早

山行

大松矗立逼星斗小松亭亭出岡阜我來倚樹欲掛冠昔日巢由今在否知音誰奏中散琴交歡誰飲中山酒忽驚樵父下寒林數聲長嘯碧雲深逢人似厭市朝語輒入幽

巖何處尋

客中

星光璀璨如欲曙雞聲咿喔更相語客轅將發轉躑躅萬里邊關從此去落葉流波次第愁不知何處度深秋共君對月輒相憶縱有浮雲亦倚樓

閨意

凉風動袖湖波起岓頭月影如秋水遊房摘盡蓮葉低含啼轉向芳閨裏征鴈還從北地飛山川何處不沾衣應知薄倖思羅綺不着年年寄到衣

江村

綠柳陰陰深幾許朋心欲共黃鸎語背指滄江坐晚風客帆何事瀟湘去隔江烟柳掩孤村渡水飛花欲到門自折

松枝向茶鐺客來應得嘗清樽

江上

松陰听慣不知暑滿地花香夜來雨梳流漱石客未從明月自隨波影去不倚清溪即對山正憐倦鳥帶雲還朱門華屋多車馬何似幽人早閉關

至固原

久作塵埃客無因駐壯顏北穿金佛峽西望玉門關病草回春听輕鴻度遠山竹亭新見月如向故鄉還

獨坐

清夜不能寐三星照我裳螢明初度竹砧隱欲凝霜烟澹峯逾翠園深菊更芳孰游關塞路不省是他鄉

山居

晨起渾無事山居日倍長倘因花逕雨漸作草堂凉泉響琴分韻苔痕屐帶香無人共尊酒獨立待斜陽

江上

扁舟徐引故園賖思繞名都作夢華烏道子規啼古木龍城白鴈宿寒沙館娃尚憶陳隋曲梁燕空尋王謝家可憂長安清夜月誰人來照滿蹊花

遇風

連月尋春到酒家東風作惡暗黃沙已曾報過平安竹祇是吹殘富貴花冷落茅簷閒社燕微茫水澤鬧宮鴉流鶯何處傳消息却讓垂楊得歲華

西湖

路凝花枝手與扶微吟不覺到重湖仍尋和靖閒居地還勝錢塘舊揭圖古寺撞鍾雲外隱寒松照影月中孤釣舟莫訝無人繫一片冰心似玉壺

自叙

長風未遂搏風志暫作滄溟汗漫游卧引烟霞歸石室步隨鷗鷺下蘋洲書帷插架誰能讀富欲執鞭吾所羞却憶嚴陵桐水上清名千仞釣綸收

秋日閒行

蒼松偃蓋覆苔廬俯視澄潭可數魚風到乍迴流去葉螢飛時照讀殘書西山拄笏氣應爽北海開樽坐未虛游屐轉從雲畔入朱門寂寞近何如

春日途次

香氣侵人渾欲醉夢閒猶憶是清明風和早計花無恙雲

過長憐月有情遠听勝光閒物色中流帆影送江聲南來纔覺離鄉土更數歸期兩月程

江村

常年抱病卧江村貫得春醪手自溫閒戶草玄心獨苦臨池飛白興猶存欲開未放花依檻似別重來月到門此意市朝渾未解塵機疏少共晨昏

溪行

寒溪新漲未全消欲泛漁船隔小橋花塢曲欄愁徑滑酒村懸旆喜風飄茆廬斜映隔峯月僧寺閒聽入海潮莫論春明如遠別詩魂黯黯已難招

山舍

茆屋初成蕙水濱空思陶謝作芳鄰月如佳客過清夜花

似離人去隔春萍掩小池魚躍縣袞垂深院鳥啼頻舞嫩
佳景多遲暮欲問陰晴竟未眞

冬暮

客夢常依湘水曲詩情宛在灞陵橋重巖欲瞑頻看月荻
渚初乾正作潮賣藥穿雲人自識烹茶掃雪客相邀小窻
彷彿梅花發試問春光隔幾朝

春游

農家見慣村中景却問春光何處新山鳥羣歌花帶嶠野
鹿酣眠草如茵霜浮竹籜初含粉雨浥松鱗不受塵行盡
山溪人未到祗應樵父是比隣

途次

客路青山幾處同無緣解纜暫從容寒梅漸發茆齋後古

柏多生石徑中兎窟藏時常苦雪鶴巢懸處不驚風安能
棄俗尋眞隱長此浮埃嘆轉蓬

雨中

着屐仍開竹逕行春光黯淡不多晴未愁遠道泥初滑正
喜懸崕水自鳴鷓鴣晨呼長宛轉荼蘼曉發忽分明江村
近日蕭條甚鷄黍相招舊客情

病後

病裏逢春懶倚樓空憶去年游雪泖高嶺逕流惡香
散羣花春苑浮鄉夢總長還易醒鶯聲雖巧亦多愁田園
無盡忘歸去獨使人稱馬少游

有感

長笑何時向碧山歲華誤落利名關梅如輕別隨風下湖
似多情帶月還攬鏡誰能飾[illegible]鬢開尊暫許借朱顏欲如
徐福尋蓬島縱未長生亦得閒

閨意

別夢轉香閨避人啼紅筋書回自玉關玉關在何處

溪行

未尋遠山約且向近山游車馬不來處郊原亦自幽

偶賦

乘凉夜坐數明星滿院荷香酒易醒明日不論晴及雨小
舟邀客過山亭

衡岳雜興

春光假我數日晴七十二峯同月明正喜農時田水足馬
前啼鳥是催耕

山回瀑注石崖鋤度壑寒雲去未遥松畔茯苓無處劚倒
騎黃犢自吹簫

湘江

百丈牽風浪作山別情何必恨陽關蕭蕭客坐依燈影知
是瀟湘夜雨閒

旅途

帶雨雲來暑漸消卽看亭午似清朝肩輿不問湖南路處
處藤陰覆小橋

寒夜

一夜寒雲凍小溪溪頭野雀作羣啼雪中不記歸來路曲
逕平橋認馬蹄

㳂行

雲通巖屋帶江城羈客來游絲管鳴自媿知音非我誰獨
從松畔聽泉聲

柳枝詞

借取楊枝慕復朝未經攀折欲魂消陌中喜得無離別緩
步春風灞水橋

〇孫　陞三十七首

陞字志高嘉靖乙未進士第二人歷吏部侍郎南京禮
部尚書謚文恪自何李倡為古文天下靡然從之華州
王維楨後出詞捏以衆人遇之至比之下邑玉工而文
恪維楨不遺餘力願捧珠盤存筒之稿遂乃大行趙大
洲曰季泉留心於詩何元朗曰孫季泉相對唯談作律
詩之法不及其他又曰以清謹持巳以嚴正守官一時
士宦罕見其儷

恭題宣皇御製村樂圖

東日西皇布曉晴西風樹樹送秋聲禾黍登場人意愜相
逢盡說歲功成披圖宛見田家樂問之云是宣皇作不作
平陽夜宴圖聖主由來念民瘼丹青盈尺巧無倫寫出閭
閻細事真圖乎圖乎今尚新四海頌作圖中民

為陳省肇題兩溪別業

海國雲深處高人卜築幽修筲横一嶼明鏡夾雙流興到
題詩竹機忘伴白鷗回思簪紱飄忽等虛舟

送劉明府赴瑞安次槐野韻

念爾之官地山川不負人一江清繞越孤嶠遠看閩乘興
應題句逢時好立身贈君龍劍去他日躍平津

贈汝州金別駕

海內多鋒鏑中州獨晏然千門無析响二室有花研別駕
官非薄王祥譽尚傳無令汝水畔唯誦古人賢

登峴山謁羊侯祠追孟浩然韻

千載羊侯廟巍然直至今山荒松徑古歲宴使車臨碑滅
名猶在江流澤共深徒令謁祠者異代憶沾襟

宜城元日縣大夫率博士弟子入賀余以奉使不獲
稱賀闕下又違顏母夫人邦之巳乃署中獨坐

楚地值正元雲飛望鄉門慈親應進酒伯氏正吹塤何處
歌鐘動長衢車馬喧誰憐遠游子孤館聽朋鐏

新春訪致仕奉常留鵬次康侍郎韻

游宦來江左流光又二年高門聊駐轂今歲是初筵青菜
春盤薦黃柑臘酒傳徘徊不欲去祇為主人賢

簪弁諸年少誰憐老鄭虔中朝辭宦久南國擅名先避俗
門常閉驚人句可傳惟邀同調子長此醉芳筵

送丘明府赴郴城

夫君游宦地言在瘴江邊野色多榕樹山聲亂杜鵑無嗟
羈客遠須識古人賢郴子還祠廟松林藹碧烟

秋日過袁太史印席咏堂中菊用何大復韻

紫禁城西一草堂清幽偏稱石渠郎霜姿半裛琴書潤風
韻兼和翰墨香莫羨龍山留勝迹浪言甘谷是仙鄉帝京
此日逢秋爽細酌清吟倍有光

偶過袁子讀書堂繞砌金葩伴玉郎雲石娟娟爽映色風
簾冉冉細生香自憐吏隱耽清賞每遇花期憶故鄉無那

尋芳情大劇誰知文囿府秋光

訪辟居潘太史留觴前韻

西壁新開太史堂罷憐玉樹倚潘郎趨朝曉並天街馬散直宵分禁署香十載宦游聊此地一時鄰好况同鄉相過罇酒留清夜銀燭瑶圖滿壁光

見湖爲楊子題

吳山結屋插吳城城外湖光入座明巖樹澄花圖裏發牙檣畫舫鏡中行四圍梵閣穿雲出十里蘓堤帶柳橫向夕清波揺素影回看桂魄已東生

袁太史奉使將歸同邢潘二太史携酒訪之用昔年韻

憶昔秋深讌剏堂一時高際集仙郎年華已逐流波逝斡

墨猶披滿卷香十月梅花仍對酒四明才子欲還鄉人生聚散眞萍梗擽醉清宵坐月光

送張觀察赴建寧

清朝使節陪生光千里奇游入建陽山帶田疇臨岸起石排戈戟繞溪長桃榔樹裏聞幽鳥杜若洲邊放小航更向武夷探九曲鶴巖龍洞是仙鄉

春祀山陵宿平昌寺中同應少宰尹司城夜坐次韻

絅郊花柳遍韶年冠蓋同遊逸興牽清話偶從蕭寺得新詩一任老僧傳石爐春變能蛇火沙鳥嶼棲遠近田相對感時成默坐惟聞松壑韻風絃

白下贈陳世鵬

白下重逢喜欲悲同遊翻憶少年時芸窗淨几常開帙繡檻妍花競賦詩豹隱閩山多閱歲魚沉越海倍相思他鄉得共今宵酒明發那堪又別離

保定曉行

薊北冬寒霜露繁僕夫五夜促南轅使車星逐將千里茅屋鷄鳴又一村驛路猶瞑微見樹人家向曙漸開門須臾海嶠陽烏出閃閃旌旗陌上翻

旅館愁坐懷謝應午舊寮

家傍龍山在越東驚心歲序嘆飄蓬宮梅昨夜江頭發戍火何時海畔空同侍金門情本舊閒題紅藥句還工蕭蕭羈客寒城裏幾度臨風憶謝公

立春後一日陳山人見過和韻

春風昨夜到寒枝有客相過共酒巵戎馬江干初息日草

堂燈下劇談時交游同調元無幾鄉國斯文應在茲更約移舟湖水曲長堤惟待柳垂絲

積山深處白雲浮歸隱無如此地幽北飲菊泉能益壽細傾松酒足袪憂欲從林下尋新侶那復朝中憶舊游久厭簪纓成底事人生飄忽一虛舟

湖上

湖上携尊坐翠微山芳冉冉襲人衣春來水漲桃花發社後風和燕子飛一艇斜維垂柳岸羣鷗閒傍釣漁磯故鄉好景不知徙何用天涯每憶歸

游燕子磯

東林月掛夕陽收猶戀孤亭坐上頭自是眼前多勝槩怪來江左擅風流烟浮鷲嶺籠游寺雲護龍關護帝州有景

促歸題不盡良辰乘興擬重游

陳山人見過論詩再叠前韻

僻性耽吟冣愛才小軒今啓待君來山容在壁併圖畫夜
色當窻入斗台久坐漸移城上漏論詩頻進掌中杯唐聲
惟有開元盛眼底何人合體裁

寄壽致仕戴中丞七十

歸隱芝山七十翁風神如鶴貌如童林花匝徑春長在詩
客盈堂酒不空早歲冠紳聯闕下比來雲樹隔江東雪舟
徒有王猷興遠道安能訪戴公

友人邀遊清凉寺移席後山

紺殿雕甍結構雄人傳梁王舊離宮同遊小苑看秋樹更
上高岡坐晩風千里雲山飛鳥外萬家烟火禁城中偏安

莫説前朝事今日車書四海同

徐二公子宅觀燈次韻二首

南朝公子鬱金堂爛熳鰲山紫禁傍停轂已誇良晏會改
筵還向舊池塘月庭多樹參差影水榭千燈上下光冣是
主人能愛客春宵何惜引盃長

火樹星毬映滿堂仙僚共醉綺筵傍夜闌華月穿珠幕春
早和風到柳塘南國王孫元俊逸太平簫鼓倍輝光君王
應宴芙蓉殿直北凝看碧漢長

和吳山人小閣述懷之作

朝紳不繫一身閑五岳名區已遍攀老去懶馳雲外路春
來惟看閣中山烟鎖巖樹當窻翠雨過林花滿目斑獨倚
欄杆成坐久天邊鳥背夕陽還

同年許會元宅賞牡丹限韻

幾樹紛紛散錦葩三春好景在君家初晴小苑鶯聲滑高
捲疎簾蝶翅斜南國今憐重對酒曲江猶記共看花年來
舊侶渾稀少莫惜深宵醉紫霞

徐公子宅賞牡丹限韻

多病春來廢酒罇官齋高卧避塵喧能令迂叟偏駐轂爲
是王孫近闢園愛客眞同孔北海策勲終比趙平原綺筵
開處花如簇一段風光擅白門

留賓向夕更扃門簫鼓催花不厭喧色鬪晩霞明寶砌香
和小篆入金罇梁臺賦客推司馬楚澤騷人擅屈原今代
是誰倫二傑爲君題品牡丹園

送孫明府赴東莞

南溟雪浪接天流碧島丹丘擁十州茂宰政成多逸興題
詩應上海山樓

送翁尉赴南平

鐔州城下雙流合百尺浮橋卧玉虹官舍高依青嶂裏人
家半在白雲中

題陳山人壁

六街車馬日駸駸誰識茅齋靜者心我獨題詩陳季壁庭
中古樹滿寒禽

嘗鮮楊梅

萬壑楊梅絢紫霞燭湖品味更堪誇自從名綮金閨籍每
歲嘗時不在家

思歸

思歸夜夜夢郊居何事南宫尚曳裾家在越州東近海鯔
魚味美勝鱸魚

○孫　堪 二首

堪字志徤中武舉第一積官至都督僉事趙浚谷有孫
孝子傳

夏日訪海峯光祿於北郊新第

禁掖長依待漏堂華居今復借餘芳行穿竹卉愜幽徑坐
久池塘生嫩凉宫月淡流河[illegible]苑風微度藕花香談經
說劍頻來往奕世相看倍有光

送吳山人還吳

長安相見即相憐一誦新詩一洒然天際此時看去旆月
明何處𤼵吟肩江山笑傲清尊裏琴劍蕭疎白髮前幾度
因君觸歸思夢魂迢遞繞龍川

○孫　鈺 二首

鈺號劍峯堪之子累官都督同知有思則堂前後稿

送王龍陽千兵使江右張眞人道院先忠烈之抗逆
陽明之擒逆皆于江右故詩及之

先業圖麟閣承家有鳳毛金吾膽日近王節拂雲高仙籙
供玄覽洪都緒彩毫試看遺迹在作賦吊江濤

送曾恪庵提學關中

春風一夜滿金臺使節西馳雨雪開秦地山川多勝跡漢
臣詞賦擅高才棟梁久矣需時用桃李行看映日栽遥憶
鄒夔餘麗句薊門翹首望鴻來

○孫　鏊 九首

鏊字文器官至上林苑監丞有漆園集行世吕文安爲
之序孫正峯曰吾兄弟十人文器才情鵬騫海怒蓺於
下位故發之詩文多傲語

惜花歌

惜花不是愛花嬌賴得花開伴寂寥綠盆小樹枝枝好金
谷微風朶朶飄欲折花枝插蓬首又恐花傷復停手每來
花下每題詩不到花前不飲酒看花擬盡一年春春今未
盡巳愁人纔留片萼依前砌全落千英過別隣懊惱園中
妬花女蠢嬌不禁狂風雨嫩瓣殘香一夜空辭愁蝶怨鶯
無語縱有星星點薜衣拾來已覺損光輝只應獨背東窻
卧夢裏相隨高下飛

東魏寅丈山居修煉

結屋山深處幽棲自太空簷垂楊柳雨門掩稻花風鹿聚
端居外丹炒古鼎中枕書眠白日無客鬢常蓬

過北山田莊

山深無客到地僻盡苔痕雨歇雲歸洞溪廻水到門磽田
依別墅遠樹帶荒村忽欵胡麻飯歸來日巳昏

九日東皐家宴

時序驚秋暮怡顏仗酒杯小山丹桂在曲徑紫萸開腸度
千門雨人登九日臺籬邊花未發應絶白衣來
年豊足時雨初霽慰秋禾華髮疎狂甚青門佳氣多登高
舒遠望鼓缶發高歌不爲頻傷酒朱顏老自酡

霧隱寺用陳水部韻

秋山晩霧散霏霏下馬看山入寺扉幾樹梧桐先落葉一

天霜露故沾衣地留勝跡詩增價洞鎖閒雲夕不飛偶聽
孤僧誦貝偈絶憐色相巳忘機

過燭湖觀楊梅

雨餘芳杜益淒淒湖上纔添水拍堤六月松深山不暑兩
塘烟鎖路還迷樹頭色艶楊梅熟架底聲頻布谷啼獨往
停車看不徹隔籬誰唱竹枝詞

廻文

啼鳥獨聽怨殘更夢裏空過幾見鷩低扇拂雲歌曲艶遠
香廻雪舞腰輕西樓悵望春花落北院愁看夜月明岐路
覓人迷處處題詩有恨憶多情

幽居

冷冷新水俯長江來往鳧車定幾雙開滿芙蓉隄上赤無

邊秋色在南窗

○呂　本十首

本字汝立嘉靖壬戌進士選庶吉士巳授翰林簡討累
官祭酒乙酉以少詹入閣辦事歷十三年躋少傅丁內
艱歸林下二十六年年八十四卒贈太傅諡文安有期
齋集行世多稱壽送行隨俗之作今俱不錄

夏日雨後往衆樂園

索居屏垢氛結意貴無我衆樂擘名園衡門敞不鎖大道
達東西曲徑分左右地邇遊趾疎節換景皆可況茲霖雨
後清涼抑炎火欣然遂孤往長風駕單舸山林薬市壓簡
易謝嵬瑣避喧兼發痾灘花較勤惰倚杖看雲生讀經據
石坐萬類洽幽襟偃仰得安妥每有隣僧來啜茗談因果
悠悠澹忘歸不覺日西墮

往衆樂園期魏山人不至

潮生舟欲動纜解岸如移二里行將近三山望益奇江深
魚出餌林茂鳥爭枝談笑堪隨俗無由共所知
江上全無暑山中殷有雷凌波今未見行雨暮須來啼鳥
隨時換名花應景開不知東海外何處是蓬萊

訪陳少野過海樵山亭

石徑繞旋坡山亭栘息柯問奇誰載酒試論憶懸河地逈
塵氛靜林深鳥雀多更宜明月夜振袂一高歌

送周續菴赴任留都

憶昔同登隨驥尾喜今復起覯龍光非關抗疏功名薄自
是陳情歲月長但使赤心能報主不妨白首始為郎春風

擁傳圖南去更羨留都近故鄉

城西別業

幽棲自覺紅塵遠老病偏宜綠野閒釣艇迷烟留近浦洞
簫吹月過中山手談相對今王謝心畫高懸昔柳顏更有
竹君同石友絶無車馬駐江關

石假山新成

平地未能躋九仞洞天非敢望三台烟籠遠近高低樹月
滿方圓上下臺無數名花開不謝有時啼鳥去還來杖藜
到處淹雙屐乘興登樓一舉盃

賞芍藥

滿院綠陰春巳歸獨留紅藥殿芳菲年年但得人相賞種
種應開世所稀出幕試粧朝雨過倚闌欲舞晚風微小長

未覺高懷盡旣醉還歌湛露篇

黄醒泉楊望龍王槐江魏新渠過衆園看花

爲愛春花結伴來蓬門早已逐江開路從三徑多逢鶴花發千林半是梅但覺奇香潛入酒欲看山色共登臺高情不厭無供給杖履還當日日陪

九日同邵越湖黄醒泉楊望龍魏新渠登龍山月雨

欣逢佳節特追陪抱病來登山上臺宿雨乍收懸眷畫浮雲欲散見蓬萊已聞塞外鴻先至何事籬邊菊未開誰向樽前歌湛露不知旣醉更深盃

姚江逸詩卷之十一

後學　黄宗羲輯選

　　　鄭景從彚刻

　　　　　　　　倪繼宗重訂

○管　浦三十首

浦字弘濟正德丁卯鄉舉任萊州府判倪小野詩秋江八句重當今秋江其別號也

送顧宗朝還孟城

龍江水落風亂鳴龍江水邊舟欲行玉瓶酒盡不成醉青衫淚濕難爲情借問舟行向何處美人別我淮南去海天渺渺孤鶴飛回首江東隔雲樹高堂一笑壽且康弄雛戲斑斕裳湖水梅花鬬清絶尋詩載酒還徜徉我欲東歸歸未得風雨茅堂坐嚴棘故國平居有所思雙鯉憑將寄消息

陳摶圖

十年蹤跡紅塵裏妾婦奸雄亂朱紫乾坤何處著閑身華山風日鬬清美蓑衣片石隨地安黑甜一枕腹便便山花野鳥共朝暮夢魂直到羲皇天神龍飛天海宇定騎驢入山大歡慶太平從今年復年睡老痴雲足幽與出作入息古有規閑眠何事無休期吁嗟治亂有槲覆高情逸想吾誰歸

舟行阻風

石尤動地連朝夕篙師無功楫無力咫尺春江隔千里浪花噴雪飛龍起荒村野渡四無鄰明園南望天一涯買魚

沽酒破㕛寂江草江花弄晴碧忽風回浪亦平輕舟泛
泛入上行白雲笑指還家路十幅蒲帆出江樹

題感興錄

冤鬼惺惺苦凝滯不雨飛霜古來異吁嗟水火雖避跡抱
忿横行舞時氣四月五月依草塘玄冬怪底東萊堂天公
故遣作詞證深情厚貌難終藏一軀白骨柔柔成灰肉
朽心未死青天湛湛日昭昭餘光直照覆盆裏片言折斷
明且決幾載沉冤一時雪張公于公天下平今日新城古
豪傑

删菊圃中竹次于東溪韻

寸金寸土窄且狹四時空羨人間花龍山有鹿起千仞蒼
藤古木還周遮先生性本在丘壑買山築室重移家烟霞

窟裏白頭叟綠雲遶屋紛桑麻坡有菊兮徑有竹分疆畫
地無傍差竹鞭突入菊坡裏如人倨傲如矜誇盤根錯節
肆遊衍菊苗狼籍存根芽長鑱削平日抱甕細心別換新
泥沙培根達枝勤燮理披頭纔見回芳華坐待西風戰籬
落一樽且對黃金葩琅玕歲寒亦高節斧斤何事忙來加
君不見神禹平成功救民先爲驅龍蛇奔突擊撞聲悲呀
竹根強梗菊苗弱一強一弱犬噬豭平生怪殺不平事豈
容暴横終紛挐吁嗟政權落誰手弱肉強食今無涯

遊神山洞

大星夜落嵯峨仙北化作奇峯聳空碧七竅玲瓏石屋開
斧鑿無痕絕雕飾鬪風玄圃還相通龍盤虎踞春融融道
人宴坐習靜久神清貌古顏如童白日飛昇不知處五湖

四海任來去騎鸞跨鶴乘綵雲山間風月自朝暮藥爐磨
滅丹灰冷廿列猶存舊丹井塵埃隔斷花木深四時不改
長春景興入雲山長有約春深纔試登山屐仰天一笑天
地寬浮生何事游行難

播州道中

山青青雲英英孤村流水遶疏雨夕陽明鄉心一片正欲
絕何處啼猿三兩聲

河橋晚步

夕陽紅半山寒鴉陣陣落橋西一片秋百感風前作

客夜

入夜雨聲亂燈前撚白頭數聲何處鴈併作異鄉愁

舟中雜興

江水淨於練江花紅欲燃長風一萬里吹送木蘭船
漁翁一葉舟出沒風濤裏沽酒入蘆花醉臥蓬牕裏
野店臨官渡輕風蕩酒旗吳姬裁白苧壓酒竹枝詞
綠樹清江曲茅檐四五家白頭鄰叟在閑坐話桑麻

題畫

百畝庭中喬木雙雙樓老年華笑殺秋鴻社燕東來西去
天涯

峽中人家三五成隣宛然如畫圖中可愛爲賦

紅雨桃花一塢白雲茅屋三間鳥道何人經過柴門終日
反關

江口夜泊

淺水蘆花宿武陽鴈聲和雨[illegible]無端惹起江南興兔

夢應先到故鄉

田家

豆花香煖木綿開禾黍高低錦作堆落日松風一樽酒石壕無吏夜深來

滴淚坡

亂石巉巖滴淚坡羊腸千仞出藤蘿任渠慣滴征人淚我自看山聽鳥歌

次韻西湖

白雲一徑穿林薄流水籬根送落花草色壓簷春寂寂鳥聲啼滿野人家

山家

石路緣岡轉碧溪壓簷桑柘綠雲低偶然門巷無塵到花

滿閒庭鳥亂啼

草萍驛遇鄉人姚士傑

溪上峯廻見驛樓山雲低映石溪幽相逢何必論親舊纔有鄉人即勝遊

途中晚興次沂水分司壁間韻 此詩宜分作兩絕句舊刻誤

茅屋烟青半掩扉晚風凉透木綿衣舉頭遥望疎林外一抹殘霞共鳥飛長路關心趂雨晴晚山寒浸碧潭清停車却愛茅堂靜高捲湘簾坐月明

次吳雙溪贈行韻

驚看雙鬢改黰黰想流年清隱林和靖長吟謝惠連慇懃朝雨曲迢遞木蘭船江都知人意含愁鎖翠烟

恊滋晚宿朱家埠廢寺

更闌公署遠不啻寺門荒亟響雜人語牆仰起月光行厨烹野菜客枕借禪牀何處寒砧動悲聲欲斷腸

次韻李大尹

歸期早已定不信別離難秋入蒼山瘦風高碧樹寒破窻千里思永夜一燈殘猶幸荒山下孤飛見鳳鸞

次韻夜靜

獨坐夜窻深殘雲破遠陰樹頭星影亂花外漏聲沈京國三更月鄉園萬里心臺荒人去遠誰復置黃金

斐湖嶺

路險盤盤曲天低事事幽日從山背落雲向脚根浮白酒三家市丹楓半壁秋回頭望城郭咫尺舜江流

下嶺至褚氏午飯

下嶺日卓午主人忙笑迎開筵具雞黍分獵盛栝羹野碓舂泉懸山雲壓樹平欲行還繾綣臨別有餘情

安穩驛次劉宗伯韻

天香來萬里行役敢辭勞秋入蒼山瘦雲交翠壁高野猿揮客淚風檜亂溪濤安穩歸樵牧驅馳媿爾曹

次韻錫村夜泊

泊舟烟水曲坐數短長更波靜風來細江空月到明雨雲評世故談笑足風情何處關山笛飛來折柳聲

○鄔　憲 一首

憲號翠澗嘉靖間貢士文集散失存曆論數篇

豐山

豐山約約白雲墩萬古藏[illegible]坤此山展通孤子跡先

時鍾殘曉霜痕偏疑仙放[illegible]砂[illegible]謾看人鋤蕨采根底是南山舊書屋日高三丈尚扃門

○黃尚質 二十六首

尚質號醒泉嘉靖巳酉鄉舉歷官息縣昇州是時越中詩人山陰有陳海樵徐文長上虞有葛公旦姚江則醒泉與楊秘圖詩筒往來風華掩映而醒泉文長秘圖兼精繪事尤爲時所貴重

秋日同秘圖過四明訪馬嘗原不遇

卜隱羨中[illegible]從[illegible]松戶山[illegible]林密僅容月山高常礙雲主人尋藥去庭桂自紛紛

過楊秘圖宅露坐待月

北郭楊君宅青山對草堂湍床書未整夾道樹無行詞賦

裁秋思盃盤聚晚凉醉餘還待月露濕芰荷裳

剡道

春霜明劍脊曉發指盤瀧峽口雲填白峯頭日射紅馬行蹲石上舟下亂山中自過清風嶺谿花漸不同

留別陸陽山年丈

把酒注新愁南江又晚秋重陽連夜雨千里未歸舟砧杵山城上芙蓉野水頭明年晤都下應在杏花稠

睡起

睡起展圖屏山窗曉更清鶴行梧葉徑雀聚豆花棚滯地流雲氣平闌射月明何妨憑石几閒聽煮茶聲

病起秘圖過山居有作次韻

臥病逢初夏日長眞小年隔雲新買竹乘雨正分蓮山麓鳴黃鳥溪橋漲碧泉偶因尋藥出一笑得清賢

過姚村

十里山程晚烟村樹影稠矮垣登吠犬委逕入耕牛石罅秋梨熟溪田早稻收自憐南市客斜日眝芳丘

送張鳳埜之任江陰尉

把酒都亭折柳枝相看疋馬上春遲路從[illegible]書[illegible]聲裹門對澄江蜃氣奇陳牒好藏張旭筆投金還索孟郊詩不妨爲尉優詞學蘭菊由來有上知

秋日過石橋庄

村居龐近故山青郭外移舟十里城秋雨池塘菱葉簇夕陽籬落槿花明田家舊識供新釀鄰叟時過話野情便欲著書楓閣小不妨隨地老虞卿

庚午中秋無月同望龍近龍二仲小敘西軒

西堂秋半桂花丹小有盃盤共二難忽作暮雲蒙淨宇旋飛凉雨濕虛闌青燈里巷龐知己白首風塵喜罷官但得百年長此醉未須明月一宵看

富春舟中

秋晚開帆楓樹灣舊吳風景有無間平江雨歇新添水隔岸雲分忽見山千里客心紅葉亂數家漁火白鷗閒月明一繫嚴灘下聽盡猿聲鬢欲斑

早春同諸紫橋徐天池諸公集白馬峯之大夫堂

自愧山陰雪後船喜從江閣共春莚十年往事談新息（昔同官汝上子宰新息）數卷名圖見輞川（出王維畫觀之）白髮花前能繼燭青雲座上有先鞭醉來欲覓西窗臥笑指徐生榻未懸（天池以也）

事先
往

過孫霽峯書屋有感

先生歸去白雲間書屋依然在碧山石徑亦滋荒蔓合丹臺風積落花斑春朋埜鳥憑巢閣日暮鄰僧爲閉關十載汝南同事客何過能不泪潸潸

挽秘圖高士

自從解綬入秋雲何處看山不共君十載論心成往事一時垂淚惜斯文誰收遺稾將千首幾見行書有八分時聽啼鵑江月白愧無碑記郭公坟

白雲寺次秘圖韻

一尊野寺三年約十里溪風九月來曲徑晴沙拆白菊古碑遺篆浸蒼苔天分蘿壁秋逾迥門掩松雲午未開醉卧

禪牀不歸去月明有夢到蓬萊

讀書筠泉山莊

繫棹清江訪紫霞橫經孤閣近南華靜看雲氣生松葉時聽鶯聲出杏花石榻月明誰得句竹窗春永自烹茶山中莫道無常業每抱端溪洗潤沙

初夏郊居

寥寥村落楝花時處處空林叫子規斑竹引鞭過別院綠蘿延蔓徧東籬燕乘新霽成巢早蠶怯餘寒上箔遲一笑龍山吟社裏短箋來索夏初詩

夏日喜還山居

一春多事淹城市五月山居喜復來屋角新陰生薜荔樹頭時品熟楊梅呼童掃石仍移簟對客分泉更洗杯幽鳥

似知逢舊主夕陽啼向獨松臺

秋日晴望

萬山晴雨正秋高獨倚江樓首重搔梧葉黃迷沽酒市蓼花紅覆釣魚舠故人霄漢隔千里埜客烟霞見二毛舊業尚存松菊在一編惟把舊吟陶

三溪道中

春水春山任馬蹄乍晴乍雨過三溪花從境僻尋常發鳥向雲深自在啼先隴松楸青嶂裏舊家烟火翠微西經徐舒祖墓望泉水故居得來詩句緣多忘隨記肩囊付小奚

春日同宋仲石望龍新渠北山龔莘野游花家山

扁舟日煖繫江沙小巠荷盃樸椰花野老冠裳便藉草莊家兒女辦供茶出林幽鳥迎人語起水時魚就地賒却笑

黃山競香社一番春事費喧譁

採茶女

女伴烏椎髻携筐去採茶歸來笑相指都插杜鵑花

憶別

憶別江南忽暮春幾番風雨度花辰悲鵑處處啼相似何事天涯聽更眞

海上歌鬪淞之捷

海上誰與六月師旌旗閃電走妖魑因風爲報羣兒道製鼓方梟王艮皮

都市垂楊繫紫騮健兒沽酒上青樓雄懷一飲三千貫笑指鎗頭血髑髏

暮春

露濕丹藤蔓弱風揺紫楝花繁報道明朝春去留連庭院
黃昏

○楊　珂　一十八首

珂字汝鳴號秘圖從王文成講學不以科舉爲事自放
於山水之間天台四明題咏殆遍每遇白雲滿谷負巨
甕納之紙封其口置之草堂俟天日晴明引針縷縷起
於紙隙縈繞梁間呼朋以爲笑樂祠宇觀側石橋時爲
暴漲所壞秘圖書醉卧石三字於上水亦迂道避之其
高致如此所臨晉唐帖得其神似書法與徐文長齊名
而王元美故以險怪目之以一時藝苑共走太倉秘圖
文長皆不屑也

憶天台

憶昔遊天台山深杳無極下有桃花源上通斑竹石洞門
長自開白雲滿丹壁道逢採藥人授我雙飛舄幾幾蹈八
方垣垣無形迹回視東溟綳坐看桑田易天地本無始萬
化一瞬息永懷在黃雲樂哉冝眞宅

遊四明盤桓韓採巖

雅性耽幽寂仗錫遊四明山深多麋鹿古路無人行雲締
見峯影松際飛泉聲荒林滿黃葉落日寒風生越溪復登
嶺列石多縱横仙巖採名藥繽紛皆落英頗言攜奇踪九
轉還丹成

遊白水洞天

白水渺天末直流懸兩崖登高値佳日賓朋爲之偕清風
滿杖頭壺榼隨青鞋飛觴更[illegible]坐依前崖弱齡秉奇

尚片雲長入懷未遂烟霞[illegible]徘徊青山不待人白
髮生涯終當結茅屋長此煉金脐

之四明山居經南嶺

迢遞四明居幽路經南嶺寒烟護遠村旭日穿林影茅屋
四五家石田兩三頃山鷄啼竹籬野鹿走峯頂霜濃柴葉
白澗冷泉聲靜淸晽到處佳幽趣何人領願言長休哉佪
吾發深省

石窻

四明八百里獨此著山名路險人無跡山深石有靈望中
丹闕近坐處白雲生從此頻來往晨昏過佛經

遊雪竇宿璟公房

旅倦投禪榻無風荒殿開歸雲隨鳥至人夜有僧來古榻

曾留月陰廊半積苔勝遊殊未已早晩向天台

宿仗錫雲巖上人房

日落半林晩苔荒古殿秋斷巖留藥鼎枯壁挂松毬澗轉
泉依竹天寒月近樓平生尚奇覽應愛此山幽

宿夏

策杖投茅宇羣居生亦安石泉分酒味野芋當盤飧樹谷
雲藏澗山深歲易寒寥寥會眞境終日得盤桓

攜酌白雲寺

寥落前朝寺秋雲草木疎樵迷[illegible]逕僧老白雲居問果
供仙茗山肴雜野蔬酒餘詩興發歸路月臨渠

遊九姥山

共有登臨賞琴罇隨杖藜晴林[illegible]古寺寒石照雙溪董嶺

雲長住剡山路欲迷更憐幽絶處時聽野禽啼

訪賀溪倪氏晚歸

林泉遍幽賞秋盡又經冬日暝禽依樹烟深犬卧松荒茅覿野境悬水聽村舂爲訪倪寬宅經鉏欲問農

與韓兩峯曉泉訪馬督原孫石窗兩溪竹南竹木小岡諸昆仲夜話

一訪南山宅相逢對落曛竹窗敲夜雨石榻卧秋雲樹老風聲細泉香酒味芬定知同聚樂千載共斯文

登寒巖釣臺過宿仗錫寺

羣峯萬里接蓬萊飛步寒巖見釣臺俯瞰過雲開遠嶂静聽遠瀑拂輕雷漫傳入境昇仙術曾向天台採藥回下榻更思依古寺頓令心地欲成灰

晚發上莊宿孔石王氏家

晚步上莊問舊知早田初熟穗離離漸看風俗隨鄉改更覺山川到處奇鳥向村邊投樹遠泉依壑底度雲遲更憐野外多供給酩酊同扶醉酒巵

晚步大嶺行宿千丈巖石徑

仗藜經雪竇諸嶺亂雲深落葉荒山裏奇踪何處尋

天台許來亭

懸崖百里入天台臘月逢僧許再來不似當年兒戲耍等閒即作法華臺

滴水巖

滴水巖頭懸玉龍赤城山下海雲封天風忽散千重錦人在青霄倚碧空

石新婦

新婦誰名赤石精玉容高映碧霞城年年化作千峯雨流落寒溪不盡聲

〇黃嘉仁 一十五首

嘉仁號半山九霄之子九霄以畫菊名世共知之而半山之詩情致宛轉知之者鮮矣

述懷

萬物榮枯得細評盈虛有數見分明窮將入骨心猶壯老倦趨時夢亦淸詩歷尋常驚客句題留江海散人名逍遥壁立羲皇上兩眼從渠白與青

秋夜述懷

明月蘆花合作秋夜深人静思悠悠淸砧擣碎一牀夢短

笛吹來萬斛愁酒易欺人紅上臉雪難饒我白盈頭江山莫笑行人老行盡江山老未休

春日即事

權入東君一歲華又徵吟料付詩家梯山有脚雲將雨綉地無名草自花風遞笙歌深院鳥月明鼓吹小塘蛙何時載酒東郊上收拾乾坤春意賒

西湖圖次韻

西出錢塘數里遥路通竹逕曉蕭蕭山當好處儘多寺地到斷頭方有橋祠客往來尋舊跡老僧相對話前朝于今足躡青雲上回首白雲不可招

和李義山無題四首

鞚路香塵失舊踪促粧傭懶景陽鐘芳心似水朝宗急幽

一作別恨如絲着雨濃春圃自應憐芍藥秋江誰與採芙蓉劉
郎莫歎蓬山遠只在湘簾第幾重

竹外羊車夜不來歌鍾何處奮春雷五更殘夢時相接一
寸柔腸日幾迴紅拂有情知愛客綠珠誰識解憐才蓮房
老盡蓮心在肯與秋風化作灰

楚水迢迢會晤難更堪多病怯春殘杜鵑啼老紅猶濕精
衛情深海欲乾半壁輕烟蘭葉暗一簾疎雨杏花寒可憐
織就迴文錦不得夫君帶笑看

塵埃無扇蔽西風望望蓬萊弱水東謾道花深無路入郤
憐藕斷有絲通青銅羞對雙娥綠綠筆慵題一葉紅十二
欄杆閒倚徧不將瑤瑟怨飄蓬

迴文二首

天倚青山一戶開綠苔生地絕塵埃先春報柳藏鶯早晚
歲棲松有鶴來賢聖對時書滿架主賓懽處酒盈盃年年
度盡忘名利烟外溪山新柳栽

山外郊遊記品題雨過春柳隔鶯啼寒消草野新生發暖
逼花林半整齊斑竹亂圍山角寺翠松高卧石頭溪還思
倦客歸途晚閒鳥棲時紅日西

送別

湘山遠寂寞漢水波淸漾一片別離情盡在河梁上

即事

離落西風墊老家閒看景物感年華柳衰荷謝芙蓉老交
割秋光與菊花

述懷

年年春暮客天涯愁見東風颺柳花自歎身如梁上燕營
巢長傍別人家

秋曉

木葉蕭蕭欲脫柯紙窗殘月影婆娑西風也不從公道破
屋人家分外多

田家

烟拖艷色入蓬窗一畝平田隔草塘薄雨初收新水滿藕
花香雜稻花香

〇晉可成 三首

可成字僊客副使稷之子早有才名孫淸簡以女妻之
亡而再娶不得意遂棄其家業浪迹江湖工書法有褚
遂良蘭亭平生實之晚而無家出必衒袖以行余所任

乃其故居壁間有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八字擘窠徑數
尺見者莫不歎其夭矯胥與黃忠端同學忠端寄之詩
曰僊踪飄泊遍滄洲想見歸懷百緒愁繚繞長途殊自
苦消沉壯貌欲何求應知毛骨生難換須識乾坤老自
休易水歌聲猶徵在寒雲漠漠樹聲秋又曰知君原自
渥洼姿落拓人間作蕩兒四海才名鏗律呂半生事業
負弓箕飄零第宅皆無主因寄妻孥傍阿誰我亦泛波
滄海客與中偶為北山移

江行

搖首坐孤蓬長波蜻遠空荻灣漁棹雨茅店酒旗風枯槁
江湖夢虛無歲月工狂來惟欲醉悽惻暮雲紅

贈姜對陽別墅

青紅濕牕戶新就辟彊園地辟花迷徑江春船到門滑香
焚柏子幽韻理桐孫淋上棲禽影穿林媚月痕

代友人贈諭姬山樓

整日聽潺湲樓頭坐玉顏四牕都是竹一面偶無山昵枕
風情軟低幃月色閒西溪明日路回首憶雲鬟

姚江逸詩卷之十二

後學　黃宗羲輯選
鄖昇從彙刻　倪繼宗重訂

○陳有年一十首

有年字登之嘉靖壬戌進士累官吏部尚書謚恭介事在舊史鄒南皐曰一代冢卿功實爛然者王文端蹇忠定王忠肅馬端肅是特六卿特得召見內無壅蔽外無阻隔故得以發舒生平邇來宋莊敏孫清簡與公志在報國皆不得席煖去然不屈不撓之節即起王蹇比德絜功何後先焉吳興丁長孺特為三太宰傳恭介其一以為上下百年所未有也

讀歐陽圭齋比干墓詩有感次韻

玄鳥聲微亳社荒一身九鼎決存亡不難瀝衮酬商室翻恨封骸屬武王世遠風雲猶勃鬱秋深草木自蒼茫經行何限詞臣淚掩卷歔欷落日黃

新正次仲兄韻

白首相從又一年故園喜共拂衣眠兄閒巳葺先人第我病將無舊日田鴈影差池行自後椒花傾倒酌誰先山中甲子堪同記何物浮雲莫問天

龍巖雪霽

杖策啓禪關層巒恣所攀足危猶遐勝與劇總成閒朓漱雲端石晴看海外山蓬心殊自失十日未言還

除夕早寐

小閣一牀寒牀頭夕掛冠髮將心共短人遂歲但殘鄉臘
餘生度王正詰旦看三彭何事者吾憂故址安

元旦憶兄

憶昨歸來兩閱春尊前兄弟歲華新如何蒲柳先衰者忽
作屠蘇後飲人

秋意

高秋賓鴈亦依依歲歲沙頭問釣磯不似梁間雙燕子幾
逢寒色背人飛

蘿巖即景

闢牕面蘿巖天空山月白問余胡不眠悠然不自識

六十初度寓蘿巖山中作呈二兄并示諸子

閔余生蚤孤髫年遘殷憂脫身烈焰中勉事詩書遊椎步

席寵靈敦琢慳詒羞北堂晚不祿罔極恨焉𤜶有懷均已
矣孱生安足偷拊往若旦暮歲月忽已遒冉冉滔者年涉
世多罾鄄過大罰猶淺德微福洵浮果與天威會敵風激
鬱攸舊築仍成燼遺書不可泉徼將七尺免丑用一枝休
知非真震惕居約匪窮愁駸駸見改歲朦朧邇降婁屆富
初度辰感惻心倍惻傷人殊未解妻兒亦復咻百歲能幾
時忽如駛水流胡不開嘉讌杯酒接綢繆咄咄聽余言所
處實不猶麥菽豈堪諷著昊寧悠悠勉努此何日戲豫敢
爲謀語罷輿攬衣逝適巖泉幽緣磴高入雲寥廓煩蒼洲
巖端結菴古竹樹枝相摎中有三四僧荷鉏理來蕣長揖
迓道旁問余來何𨈏辛苦凌空山將無慕浮丘吾生固有
涯喬松難與儔爲愛曾巒窅稅駕聊淹留栖雪烹山茗占
風詢麥秋陟危悟持攝藉僻追紛糾有時還散步無事倚
凝眸歷歷社中梓依依隴上楸目若睇荒址身疑倚敝樓
離曠憶吹壎徘徊眺爲麥驩會姑無論深衷恫莫紬大易
稱普補詩人詠聿修謙盈有至理禍福豈自求懷哉矢勿
諼斯言倘可讐

登蘿巖清隱院次二檀先生韻

躋磴巖扃霧襲牕振衣直探龔琢幢巒危白、鹿通歆徑硐
曲蒼虬鎖斷紅百里龍從青入檻萬竿從倚綠侵窗星臨
睥睨連涯吧雲護浮屠卓地雙鼎鼎嵐光遥蕩漾茫茫海
色近吞江元精渾沌疇爲闢星斗霏微我欲撞佳霄恰當
離畔菊清遊真負劍中艭碧山好峙來何暮白首窮蹤與
叵降佬處雲根卷作枕吸餘雪乳注盈缸謝公屐齒寧辭

跣鍾子琴心豈在腔盡日高風銜立壁深春霽雪轉枯椿
虛疑鷄犬隨仙鼎實見松筠隔世嚨袍影穿林尋鳥伴鍾
聲尋壑數僧攙憑空覓接中天翠背靜還窺太古腔幾度
滄桑無已局千秋朝市有飛鏦廻知氣獨函關紫遮莫塵
兼壓宇龐瀠倒人生憐物候登臨吾土軼他邦閒參禪偈
非貪佛老藉君恩許釋江忽漫觀詩傾下里伊誰把酒續
長杠淵前翠玉居然舊聯琢峯頭一片玒

葛公旦陳思恭過訪蘿巖讀壁間楊憲副詩重其善
用險韻既別公旦斐然有作投余從吾窩中藥餌
稍間勉步訓覽併致思恭

散髮招提晝掩牕寒林淅瀝灑禪幢時當憔悴移孤枕客
有愁慜度絕江今雨捫蘿青似沐故人載酒碧於淙烟開

霽登峰元旅潤入霄臺壁自雙促座一燈隣禹穴占星方
里得虞江浮雲高檻空中出濟月疎鍾物外撞陶謝可逢
應授簡蓬瀛安在欲連艘支離色借談間起忡愜心從觀
止降巒岫亡論金粟界松篁且對紫霞缸試問山靈如有
約却參天籟別無腔潭幽倒映明河水石瘦長懸大地椿
病覓九還除是隱交憐二仲定非孋投瓊初憶勞亭接傾
盖獵增別鼓縱歸夢連環春冉冉征途脫駕晚倥倥藥爐
我寄祇園樹詩筆君飛武庫鋋刻曲情深眞見戴鹿門風
遠悵呼麗廟廊湖海憐浮世德業文章媿此邦豈謂𨓜然
聞玉趾揭來何以滌塵缸芳菲已識蘭堪襲斐亹猶期錦
作杠誰道珙花偏異域吟邊草木儻成玒

○姜子羔九首

子羔字宗孝嘉靖癸丑進士授成都府推官以卓異召
嚴世範求賂不應用常調轉禮部主事累遷陝西副使
終行太僕寺卿太僕幼侍文成講席輒有所契易簀時
賦詩精一爲何物良知亦是閑是豈僅與詩人爭一聯
半句之工者然俊爽之氣涌出於行墨之間亦復不可
掩也

登峨嵋絕頂吟

君不見大峨之山盤西土乃是軒轅之臺列仙之府我騎
飛龍叩天戶九州歷歷皆可數俯窺五嶽如培塿分明雙
袖空中舉初由平陸躋青冥丹梯翠磴[illegible]亦身伸而
猿引斯颷舉而雲升下視大[illegible]爲仞惟見長蛇
八蝬挂絕壁之[illegible]危磴險趣不畢積雪[illegible]轉蕭森

初疑雲自石中生寧知日向雲間出昔賢巖前雲日晴則
光倒照何熒熒曄然五色相照燿有若虹蜺跨海掩赤城
祥光瑞彩不可即又如天孫織女機中成是非山澤氣無
乃陰陽精須臾雲散日西走光亦隨雲隱巖口乃知一見
眞奇遭況復陰晴固難偶對此喜極心神舒思之不得謝
躋踏閉戸空山但寂歷聖燈又出南山隅初看一炬何趦
趄少焉萬簇皆東趨神奇鬼怪事殊絕銀燈火樹焉足娛
歸來作歌但坐嘯還問山靈有意無

登九華之半大雨如注

白龍倒掛天公泣花雨冥冥萬楓濕我行不斷水聲中須
臾身向空中立落澗飛湍轉喧急紫芝瑤草誰當拾此時
清興頗蕭騷此際峯巒百無一吁嗟山靈亦太珍千奇萬

怪俱紛淪芙蓉天柱竟安在雙峯五老惟雲屯山鬼叫嘯
颸颸喧哀赤鳳兮愁青猿谿山咫尺若萬里漫漫天地無
朝昏且須飮酒陶清眞鸞鶴虎瑟聲益振黃金之尊行千
巡那能坎廩纏其身君不見晨風吹來涼氣新雲霾漸掃
開青旻開青旻皎白日九十九峯如畫出與君大醉拈禿
筆石上題詩山鬼立

五老峯歌

君不見齊雲之山奇復奇精靈融結當坤維天門紫霄皆
秀聳更有五老突兀西南陲崢嶸萬古勢不拔直與元氣
相追隨頂門之松已千尺苔侵無有完鬚眉恍如雙丱借
日月赤霞之蓋青霓帷紫麟白鹿玄猿綠熊歷四時以並
列惟漱石以餐芝手如招我登天逵問之何爲來遲遲授

以寳訣珊瑚枝瓢飄羽翮天風吹彼我相視俱不鄰銜非
山嶽契無乃陰陽期乾坤會合信有時請從五老無他之
斑螭之髓蒼龍脂回鸞轉鳳同所怡人間之樂無有此我
何爲乎復有人間思須臾霞彩映山麓夕陽西下峯之足
坐對老人歌一曲裁雲請向山頭宿我偕五老峯爲六

過趙公雅蒹葭園

聞道羲之宅東皋接比鄰登樓芙清夜幽賞日相親蘭氣
時熏帖鸞羣且近人風流千古事彩筆共嶙峋

汎萬金湖入大慈寺

花雨淨氛埃仙舟鏡裏廻湖平孤嶼出天潤萬峯來雲掩
全藏寺山青盡照苔惟餘孟夫子迢遞獨尋梅

下嚴寺 [illegible]

一入招提境登臨思已幽地將金作界山以玉爲泉僧定
魚皆出江空月自懸虛巖尊者像幻跡至今傳

上嚴寺

天邊高士駕雲裏梵王家絣宇千峰映丹梯一磴斜何年
開石笋盡日下曇花欲識登臨興相看轉法車

山人陸畢淵訪余若耶溪上

白鷗何處忽飛來獨立耶溪釣者臺握手秋霜俱到鬢論
心夜月且啣盃荷香尚染西施色彩筆眞傾小陸才誰道
柴桑門巷僻黃花猶爲故人開

六橋

六橋春色麗如何十里桃花競綺羅馬踏香泥穿玉樹人
移錦席醉銅駝空靑不斷峯頭落粉黛偏宜水上多頗似

桐川春色裏一船明月卧漁簑

○孫鑛 四十一首

鑛字文融萬曆甲戌進士故事會試第一例改庶吉士
是科罷選授兵部主事累遷左僉都御史開臼破朝鮮
以兵部侍郎爲經略與本兵議不合回籍起南京兵部
尚書事在舊史司馬甯讀書六經子史字櫛句比丹鉛
數遍莫不各出新意與鄞人余君房論文長篇累牘不
少假借猶可見先輩讀書之法也

重讀史記

昔年十二三受經心未足閒從先公案竊抽史記讀如傾
顆粟珠粒粒光射目紬繹四十年但苦讀未熟頃歲暫含
去博搜期滿欲上探姬姒與下拾汪王稜無何意不遂仍

返龍門麓此時境界別轉益機鋒觸相隔曾不久相契乃
愈篤再嚼緗帙來細將鉛筆續笑殺蠹魚子爲目不爲腹

齊王孫宴坐齋

小齋蔭重樓疏窻長案對筆硯各受職服玩如排隊禪床
存古法木櫃出新製盆開草色潤簾外禽聲碎檀麝香互
發儒佛書不次主人僻懶非終日坐齋內弄筆期悅心展
卷取適意頗亦具功課但不干榮利不阻名僧來間引佳
客至此意誰與同惟有陶韋契

同樂美度管允中陳子木史子復集楊太素宅

樂君詩中匠乃不識三生一挍盃酒歎頓爾忘骸形論文
兼評書如挹芝蘭馨楊公雅好奇名書懸滿廳古帖排案
間燦然宋典刑因辨定武疑自笑簡蘭亭憶昔蘭亭遊無

管絃侑觴今日有管絃曾非世俗聲史子口中噓余亦指
下鳴桐亭竹有竒聲餘桐果清向晩明月來移席坐中庭
仰面看白雲都忘疎雨零晤言足爲娛何事博塞爭罰爵
無申約佳章孰先成徜徉閭里間觴咏良暢情

題王貞伯五嶽遊冊

向平訪五嶽究竟能徧否岱宗人多登非止魯國叟退之
誠感神雲爲靜衡阜如何陟華山驚悸欲狂走希深入嵩
高徒自享敝帚恒山且塞北望祭借培塿自昔浪遊人向
外未聞其陶朱湖跙五吳莊州未九貞伯志何宏掩五爲
己有初遊始南嶽祇携雙赤手撫竹辨雌雄摸涯認科斗
猿鶴爲先導鹿豕爲良友蔡節常在袖顏瓢應繫肘溪送
胡麻飯花傾瑞露酒何用糧三月但課詩千首餘嶽雖未

至兀已神先受按圖路可計捫蘿徑非陡縱有他山償不
使此心負膏肓脛泉石憂疾寄林藪足似便崎嶇身每恐
岣嶁阮孚屐幾量謝客才一斗年齒雖蹉跎精神善抖擻
勝遊姑勿談壯志足不朽

題畫扇

兩騾踰山半出沒兩騾灘邊方躞蹀不是詩朋非酒人只
是經商苦奔涉海霧鬭腰出遠岑輕烟罩頂迷長林若使
飛觴兼覓句到處幽竒堪賞心瑣瑣販夫寧解此但恨泥
深雨不止環琦消前不知取僕僕奔波胡乃爾

單思室十首

道豈隔千載言須成一家披吟常見寶字句欲攻瑕目極
天邊隱神凝院裏花睡醒重定稿毀盡幾杯茶

五言都尉冣本紀史公傳石室奇才盡河梁苦調宣雄深
揚赤幟憤怨失朱絃此意空同解誰能更造玄
力猛陳言去思深新句來驚人求杜穩好古肯韓裁竹色
侵書案花香襲酒杯無人共商訂掩卷獨徘徊
此理入杪忽沉思神共傷且看窗外葉時聽樹間鶯無筏
何由捨因筌始貴忘子常與優孟俱是叔敖裝
每愛盆栽草頻看石長苔案間常有景戸外絶無埃詩眼
時雙貫文腸日九廻無能追往哲徒自費鎸裁
山上雲垂幕階前雨散絲草除翻嫩色桂老復纖枝聽鳥
因生句傾盃不礙思篇成自諷詠未遣海鷗知
昨宵吟未竟今早句還來莫訝韻他出何妨篇並裁輕風
頻拂柳細雨欲迎梅欵坐繩牀上前窗暫一開

抖擻初晴日沈吟傍午時每嫌編出早不怪意來遲竹褪
新生粉花開舊發枝從他塵務擾此樂自吾私
一室眞堪老千年任說才文心聊獨賞俗眼莫相猜草色
蒙茸出禽聲變換來昨朝新稿在閒誦亦悠哉
陽貨亦云似畫龍徒得形須防奪朱紫誰擅出藍青短草
色侵砌殘花香滿庭擬元猶未敢應愧子雲亭

閒居

流光元駘蕩幽意任搜蒐書向竹邊讀詩從花畔吟自憐
家數小轉覺病根深安得天恩霈輕抽拙宦簪

小山

餘土積亭間堆來成小山殘花勤買種亂草量加刪萬里
峯纔峻千金石不頑寧知幽絶處却不離塵寰

冬日偶作

世味今諳舌年光奈暮何寒天陰更短俗客避仍多強把
膏油繼櫂將禍性磨生平精進意莫使易蹉跎

余君房枉過即事

何地惜分袂茲辰歡倒樽遂心俱盡未霜鬢各增縈古道
慰寥寂今文細討論煇煇千仞上威鳳羨孤騫
避世慚年晚留賓喜道同梅天逢不雨竹院幸多風非馬
談難盡雕龍道未窮門前初破徑送別恨匆匆

乙史伯晉新茶

姚茗論精品佳園獨占春黃寒露裹嫩綠焙雨前新倦眼
繙書澁枯腸搆句貧頗分芳鼎味一醒睡鄉人

葛公旦餉後山茶

正擬搜千巷徐看綻百花忽驚霞外使分惠雨前茶掃砌
風初定侵簷日未斜旋移銅竈至欲坐試纖芽

楊太素招飲次韻

文風斗室清詩理寸心明律調難兼古雄才或不英麥秋
今始至梅雨昨先巡李白馬堪倚曹瞞槊任橫
共期攙後進安敢倚前賢笛漫倣三弄談誰驚四筵詖辭
離白馬雅調貴朱絃步步勸趨古芳風庶可旋
俯仰千年何枯腸日幾迴朋懽聊具黍詩與不緣梅細考
杜陵律寬行金谷盃提携諸俊彥還仗子雲才

小亭

一任紅塵滿市廛小亭風景自脩然巖邊翠篠含風細籬
外黃花帶露妍對酒最憐秋月月開編更惜晚年年不坐
杜老耽佳句郤訝莊生著雜篇

草亭遥對萬峯嵬四面軒窗盡日開半點飛塵無處着一
輪明月有時來疎籬將檻常看竹縣土依山欲種梅莫笑
小園無半畝此中日涉亦悠哉

飲史伯晉山房

高齋對酒思飄然爲近南山爽氣偏紫竹粉消枝更聳碧
桐花過葉仍鮮棋當蜀道商量下簫度吳音展轉圓竟日
淹留渾不厭瓷甌還向夜深傳

酬梁美度

積雨生寒思負暄種瓜誰復傍青門居常自調心無繫靜
久方知病有根可奈馳驅催白日多慙啼鳥勸清尊精勤
遠謝江都相半載支離不到園

簡楊太素

三畝蕭條陋巷中勞君詞翰破蒿蓬寒花映日宜春動晚
稼如雲報歲豐刻燭屢酬鉾太險臨池小縱法逾工才情
總向禪機出猶恐羣鷗訝海翁

齋中用前韻偶成

小隱何妨城市中短牆環棘戶編蓬吟詩遣遂歷城李作
字猶慚鄭縣豐白髮寸陰眞自惜青山三窟竟誰工機心
未易消磨盡對酒空思抱甕翁

花影用前韻戲作疊字體

密密疎疎灑滿牆更憐欵欵復昂昂盈盈乍作倚門笑皎
皎如呈當牖粧池面溶溶搖水色案頭冉冉惹爐香微微
時借輕煙罩去去來來繡閣傍

贈武林王隱君
混跡牆東意自遐百年心賞寄煙霞軒中玉磬堪爲友湖
上蘭舟卽是家絲障每留重九菊瓷甌常鬭小春茶相過
更有清狂客載酒携琴興未涯
　䂙少宰同劉朱二司成遊牛首有作次韻
野外朱欄敞妙關棲迷烟樹亦人間禪家久擅千巖勝詞
客能尋兩日閒落落長松懸洞口呷呷柔櫓出江灣獻花
猿鳥今安在欲訪遺蹤一入山
枝頭語鳥尚間關沙際秋光濃淡間勝槩無如江左最宦
情每向寺中閒征帆隱影嫌林隔却轎尋幽喜路灣是處
峯巒可舒嘯故鄉何必買青山
半載棲遲未出關名區祇在撝摩間何誰能盡諸峯勝果

否堪賒半日閒竹裏借房隨處好松邊覓路幾重灣何時
親作遊山客遍訪僧寮細認山
　去歲䂙劉朱三公擬山阻雨今冬猶未償約用前韻
　呈朱司成
勝遊屢見促尋盟何事巾車怯出城玩水玩山寧苦債說
忙說病總常情空存袖裏期年字可惜冬前一月情急總
完逋莫再緩德星難得聚陪京
　和越司冦詩謝抑菴字得曹能始正之次韻以謝
高才漫說詭逢時清譽翩成拙宦馳佐酒山川從遍歷入
詩花柳莫教遺左官似縱臣辭富前席虛期帝受遵一字
我師良不謬納交還恨宿緣遲
　鄒園芍藥次韻

別業嵯峨傍水開有花兼復有樓臺相逢盡是看花客爲
甚無人載酒來
　看滇茶
萬里偎花隔一牆花時不厭客清狂莫畏人嘲殺風景一
甌春雪勝瓊漿
　題畫
岸有槐榆水有葭五湖秋意浩無涯漁人生計滄波裏孤
棹停時卽是家
〇䂙憲祖　二十二首
憲祖字美度萬曆己未進士知新會縣考選逆賢以共
爲黃忠端之戚左遷評事轉工部主事逆賢建祠不爲
監工因削籍崇禎改元起南京刑部郎中累官湖廣副

使陞廣西按察使先生與孫文融以古文詞相期許文
融刻畫字句之法先生縱筆匠心不沾沾於離合所長
者尤在塡詞直追元人與之上下詞家率推玉茗太乙
先生以爲濃至勦襲取悅世眼詞家之有先生亦如詩
家之有陶韋也
　清涼臺懷古
秣陵吳子國勝事六朝餘佳麗輸天府繁華簇帝居陳家
叔寶豪奢甚駢豔窮奇古不如臨春閣上春滿目結綺樓
中綺成軸結綺臨春與望仙三閣參差雲外盡雲外輝煌
寶色開風前馥郁脂香來椎鏤珠翠俱珍玩欄檻沈香總
異材剪綵爲花花不謝臨池引月月來下宮中花月最憐
人對酒徵歌盡良夜江總新詩洵可誇第一風流張麗華

宮女三千習歌曲一時齊唱後庭花別殿離宮難盡數臺觀崔嵬耀千古若個樓前躍馬來當時恨殺韓擒虎更恨楊家堅宮城墾爲田禾黍離離悲故國郊原漠漠起荒烟正期統業留千載不道荒淫首一傳煬帝東遊載歌舞龍舟鳳舸盈江滸四海窮愁君不聞群雄競起紛如雨花前猶顧寶憨兒地下羞逢陳後主于嗟脩文怨獨孤何不詒謀垂永圖早知淫奢亦如此何不少留臺殿還故都試上淸京臺上望不禁懷古情悽愴只今惟有秦淮水還與詞人洗惆悵

錫山舟次

達世耳終棄出山殊偶然君恩還鬯蕊蜀道自靑天挖帙廻孤艇看山罷書眠詩成俱漫興知已勿輕傳

過禾江作

恍記禾江道秋來兩度經蘆摧霜後白山媚雨餘靑競捉乘風舶窺人近水亭乾坤雙短鬢蹤跡幾時停

巴西公署和几山韻

陰森古木門夜靜疑幽怪肝膽鬼神知身名是非外畸人此尚留顯者誰仍在白髮已如許勸君宜自愛

夜聞嬰兒啼乃是鳥聲怪憂斷故鄉邊心驚大羅外有忠覺身多招尤嗔舌在們衣索其咮一切吾何愛

賦得明月隨人 時有背月坐者

共欣把酒對嬋娟有意隨人更可憐莫怪銜明輸我輩卻教送影到尊前高懸玉鏡偏摩頂隱映花陰正及肩待得月中臨皓景不須回首問冰天

戲咏春雨

和煙和霧咙霏霏爲擬春遊與屢違冷帶蝶兒粘竹粉細兼花淚濕羅衣婁迷神女歸應暮惆悵王孫草自肥最愛乳鳩啼稍倦笑看斜日炙餘輝

楚江即事

椰子灣頭春草生悠悠湘水古今情南方好鬼多淫祀楚客招魂有怨聲鄉夢未成猿忽嘯郵書無便雁初迎年光已逐東流盡衰鬢應慚萬里行

送孫惟顯文學

嘉陵秋氣水紋淸濁酒盈樽送子行可笑黃堂窮太守空留絳帳老門生六千里外江湖夢三十年前道義盟朋舊于今半凋謝離筵須待月華明

潁橋與同行人分道東行有感

分袂河橋夜色闌馬頭相顧各長歎中原半作豺狼穴旅舍誰餘雁鶩餐衰鬢漸龐朝旭影敝裘還怯曉風寒一生碌碌思歸晚翹首空歌行路難

蜀遊江行竹枝詞

行次南徐臘已殘運舟銜尾欲行難挑河費盡窮民力麤得河流二尺寬

采石磯頭日半斜推篷遙望氣偏奢如今江月還無恙留得詩魂倚落霞 感太白事

蕪水維舟已歲除一尊柏酒共軒渠獨欣工部多情甚醉把他鄉認敝廬 王季重

歲序初更曉日暾逢晚稽首謝君恩少時風利張帆去莫

道新正不出門

荻港中開暮色濃家奴欲返意重重夜來寫就無家別怕惱諸兒不入封感喪內作

大孤小孤有石獨訛傳夜就彭郎宿文人筆底多不經少室巫山豈堪讀

將軍豪氣錦帆誇廟食江淮浪作花王謝堂空飛燕盡有誰拋飯飼羣鴉富池口有故吳甘將軍廟羣鴉迎送客舟人拋食飼之能飛接頗異

千古興亡事渺茫坡僊對酒歎周郎登臨慷慨原無定何必孫曹舊戰場

艑公峽口石崎嶮疑即黃牛峽無知者朝暮黃牛何處尋春半遠峯還積雪可知西去萬山深

稀微鳥道倚空懸上有山童採藥還是處青山有生計白

雲斷處見炊煙

秭歸山接蜀江餘有勝天生畫不如但得米倉占樂歲不須開篋取兵書三峽巫峽瞿塘峽在蜀歸峽在楚中有兵書峽米倉者巖下所聚細沙人以此卜歲

半籠江霧月微明夜半啾啾小鳥鳴細聽幽巖悲咽甚問人始解是猿聲夜聞巖際鳥聲甚慘問之土人曰此猿啼也

山行歌

我行江南天所佚平水輕舟夜為日我上長安亦十餘垂楊大道驅小車嶺南山水稍見異試比蜀道其何如我有江行五十首三峽湍流掛八九萬州水道多迂迴舍舟從輿度培塿初試山行意頗欣漸經巉上恣傾陡梁山大竹連宕渠重巒疊嶂愁崎嶇仰望前山過天半須臾馬足踐平蕪有時縱身下不測有時蛇行樹拘株類覗萬丈盡幽壑恨不身輕如飛鶩稍涉平夷額餘泚收召神魂一念此世間山水不險亦不奇如此奇山直一死種種山花盤繡陌處處懸泉瀉絕壁每逢佳處問何名怪殺從人總不識我今彷彿記其尤白兔飛流走馬石那得長康筆有神為我一一寫其眞只恐示人人不信嘶疑太白皆欺人退食衙齋喜閒靜漫取山靈付毛穎

和陶歸園田居

市朝不足戀林泉聊以娛因嗟豔心處強半成丘墟昔為五侯宅今作山鬼居赤燒四五點白楊十餘株此間朝暮變今古更何如智者當惜福胡不留有餘以茲不盡取還之於太虛田園雖素位眞樂無時無

晩立南疇上北風吹我衣西成漸穰穰我願適不違壚頭

酒正熟家粒鷄亦肥如此自娛樂猶悔遲言歸陶公有佳辭今是而昨非

樵者炊有薪釣者食有魚我今學為稼豈無三年餘閉來即閉戶飯飽仍讀書莊周夢為蝶醒來復遽遽誰不念華膴過眼成空虛

飲酒

以吾所閱歷衰盛屢改移何必東陵侯惆悵為布衣滄桑既翻覆陰晴靡定期但作如是想憂喜能自持有酒不盡醉徒為達人嗤

江行

香鑪中流二水分人傳此地吊湘君南天漸隱巴陵樹西塞猶飛夔澤雲傍晚魚龍常見怪隅江鳧鴈自成羣日來

已覺風波慣枕上漁榔處處聞

〇管宗聖 一首

宗聖字允中少從孫文融學前晚乃精於禪學崇禎間保舉不就卒祀鄉賢

山行偶成

日出海氣明晴霞爛如赭拄杖翠微間吟篁何蕭灑深林老比丘狀貌頗朴野遮體衣百結葢頭茅一把齋時乞食還白陬頹簷下中心澹無營至樂不外假紅塵老我生愧此巖棲者片時得夷猶嗒焉吾喪我

〇吳道光 七首

道光字日鑄萬曆丙戌進士知無爲州

張公子行

漢家丞相張安世法律詩書謝周侗吏稱民安綜覈嚴務額呼韓稱大治天子從來禮數殷賜金賜餞無虛辰中使半在丞相府列侯誰敢均車茵咳唾風雷山岳動寒谷暘春六月凍子弟因緣蚤致身長安道上金貂哄鳳池鶴禁幾傳呼帶刀立者執金吾半壁宮花春宴罷不數曹郎內史徒可憐白晝翻長夜丞相一朝捐館舍弘恭石顯盡誅夷三窟塡平誰假借大小斥逐逐編黎解脫朝簪隴畔棲鄉鄰貴問長吏怨棘院槐庭烏夜啼昔時羞郤花中錦今日那堪道上泥君不見盈虛消息古如此冨貴氷山安足倚

零陵道中

古道零陵郡崎嶇欲斷蒐野藤纏驛路蠻語隔江村怯走天涯馬哀哀嘯樹猿幾看城郭近到館已黃昏

題山家

桃源何事說神僊境轉猶疑别洞天犬吠花間雲外月鶯穿樹杪雨中烟山童愛客頻供黍野老忘機不記年莫遣胡麻招洞口江津時有釣魚船

訪宗文不遇

醉訪高人杜若洲閉門自在水東流欲將綠葉書名姓恨殺春寒葉未抽

贈楊山人

知君才藝擅三秦甕捲圖書總是春藥有君臣堪度世錢成子母不憂貧河流樹鎖千年色華頂蓮開百丈新怪我風塵還碌碌去關不解未閒身

湘中即事

凝雲片片鼠江沱爲聽韓娥按節歌無奈湘靈爭鼓瑟皎龍拍板撒珠多

旅夜

露重風微樹影低披衣坐倚小牕西月華不照欄杆冷猶喜虫聲護我啼

〇姜逢元 四首

逢元字仲訒萬曆癸丑進士累遷國子司業經筵侍講逆璫修三朝要典以公爲副總裁入局批詳章奏邪正歷然不能阿邑時論閣筆而嘆曰後世其謂我何逆璫聞之勒令致仕崇禎初起詹事時大臣多得罪下請室公講帝德罔愆言天道風雷之日少雨露之日多上爲

之靈威是日旨從氷減官至禮部尚書

入院教習庶常

妙簡蓬萊玉有聲木天佳氣倚葱菁售司鸞社推遊刃更向龍門命作羹五省干戈愁歲暮千巖煙柳憶霜清讀書中秘捐章句補袞相期答聖明

余搆小居以適老書聞木石之聲而余能鼾睡迫衆役散去寂然無譁而余又不覺其爲寂也因自號曰睡偎

夢覺從來詎是眞祗因人是夢中人栩栩蝴蝶空相鬪鹿鹿功名妄自親底事絲蛛成土壤等閒飛將作灰塵鼾雷討得便宜大夢裏何勞又問津

有何心事爲身謀纔得黃昏萬慮休玩世羊皮空爾借支牀龜殼不須愁山巓絕處神能到韭鼓敲時景更幽童子和衣隨入定也無鼻息向人求

黑甜初就愜幽棲月自東兮日自西南省當年懸待漏北窻此日厭聞鷄曲肱尼父長能樂以踵眞人恍欲迷愁夢無煩明主卜老臣高枕一荒溪

姚江逸詩卷之十三

後學　黃宗羲輯選　｜　倪繼宗重訂

鄖景從彙刻

○黃尊素　八十二首

大學士范景文傳曰公諱尊素字眞長萬曆丙辰進士授寧國府推官魏宗犯法不少假之擢爲監察御史鄒元標劉宗周相繼去位公請收召老成以主國是不宜聽之去京師地震公言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天意蓋在客氏魏忠賢也中旨廷杖閣臣韓爌解之而止楊漣劾魏忠賢公又言小人爲惡往往畏主知畏人言形見勢窮復何顧忌始猶與士大夫爲仇繼將以皇上爲注此時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難爲力矣部郎萬燝杖死公言爲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朝王振劉瑾爲之世廟之時張孚敬嚴嵩爲之神廟初年張居正爲之人主受拒諫之名奸人快報仇之實後世有秉董史之筆作朱子之綱目者書曰某月某日部臣萬燝以言某事死可不謂聖明之一累哉自神廟以來君子小人一勝一負未有已時而神廟成嚴宮奴無所措足勝負只聽之外庭熹宗沖主政乃旁落逆賢既收其在內者而外庭之小人亦欲借之以有所發舒當是時內外之勢浸浸欲合公惕然謂同志曰予聞之范文子矣能內睦而後圖外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爭今奄人伏歷吾方內爭以啟之非國之福也阮

大鋮之去公爲之周旋於左光斗魏大中之間而不得
大鋮遂授逆賢以百官圖大中劾魏廣微公曰不可夫
廣微小人之包羞者也奈之何發其所包乎大中卒劾
之廣微挺身爲之誅王蓋至是而內外之權始盡歸於
逆賢則公之所見遠也明年曹欽程論之削籍又明年
閹人李實劾公講學被逮緹帥爲吳人逢死公間道授
獄逆賢使許顯純以次拷掠友人李應昇困甚公拷竟
次及應昇公復就拷顯純詰之公曰吾忍見李公負病
受楚乎顯純爲之動容被害之時北向再拜以謝君
南向再拜以謝親賦詩一章逆賢伏誅贈太僕寺卿謚
忠端再贈兵部左侍郎同邑倪元璐曰公之諫草欲使
賈言失至陸語漸新故可以汗青竹而爲光燄黃鉞而

不覺也姑蘇楊廷樞曰觀所載獄中被害自作及送萬
元白謁武穆祠諸篇慷慨孤直激而不傷與太史公之
稱小雅者何異毋一語之未嘗不流涕灼悼感慨欲奮
也

辛酉春日余因被攝權事督運燕湖滸景升以詩見
贈且議修江上志次韻以復（陵風詩丁宛）
犀韜偶動截春陽雪色梅英逆作香暫出粃糠陶面目何
緣藜火著文章五年役吏風塵滿二月寒江雨棹忙治粟
漢臣原有策羨君卧閣賦長楊

秋暮同周玉汝（汝璣）登九華
芒鞋節杖與難禁踏處無邊空翠侵絕壁雙爲憑姓氏敢
云山水並高深

一生幽僻佳山水絕代風流勝友朋乞乃天涯誇宦跡月
明共憶此時登

與庾九階胡助之丹陽湖舟中
帆影晴光入座看平波千頃去漫漫近皐曉樹初生碧遠
道歸鴻早破寒佐酒何必紅粧在斜詩莫教白簡寬造幽
舒與狂歌發函谷西封只一丸

李季重郡伯招飲黃山
黃海曾分一勺餘相逢御李快何如蘋香芷綠當春好露
晃行郊到客徐是處攀柯還野態偶然得句自黃初六朝
舊事憑殘史醉撫凌歊問太虛（山有凌歊石爲劉裕避暑處）

椰絮
絲陰夾岍正成幃疑雪疑縫總似非條爾隨風呼陣陣依

然漾日舞輝輝看他入幕姿原薄容易粘人骨自微寄語
春光不久住沉波何處復能飛

深水署中晚坐寄張擬生
閑亭待暫憩幽思入重玄漏影穿枝斷驕禽送客憐泥忘
城市裏似住水雲邊世事徒勞我淸芬滿座前

寄答丁長孺
重現玄黃說世界亦此義是局必翻新下着定鬼異十年
架上紙都作時文字一日遍長安牧竪爲驚悖此屬賞身
謀誰知底國計冰山正寒沍靈光惜獨歸鍾玉俱燬原蠅
珠亦遭腫向北有同心貫生何處淚
自愧生原晚不知以往案曾讀菰蘆文恨無雙羽翰射策
怯先登小草愼自扦惟恐辱綠綸安知來璀璨（時余方受部命）君

其女媧手闢郝能無嘆十載老田間中原方發難但云無救時鳳乃作鴟喚聖王勤瘠痱昏夜應知尸

立夏後一日張痴生招登郭外浮圖

密約同尋郭外奇雨餘風日淨相宜一灣流水金陵路幾處豐林初夏時但挾友朋成遠寄稍違案牘快中私箇間妙理許誰領天半鈴聲靜裏知

自述

憶昔十四五膽氣豪且濶志欲搜墳典窮盡古今碣讀時頗強記下筆亦自傑偶然竊伊吾兼𫞩便馳突去而學訓詁昏昏若滅没移卷就圖書精明相欣悅便欲棄時文一意攻古業無奈功令嚴舍此進取絕頻首勉爲之何以入彼彀十載去千人到處遭敗折父師相勸勉爾其勿計拙

今古不同途忘分空勞切自念長貧賤吞聲安敢說盛氣也可降箧笥竟自割隨時施朱鉛我粧亦濃沫一朝獲十錢古語于今烈我伎雖薄售壯心終已奪漢魏知何體盛晚亦久別隨人讀篇章我焉敢嗔喝棄置近十年[illegible]饑渴靈爾以山水更擴以風月一朝來欣欣此脉未[illegible]抱之弄白雲携之對丹闕性靈原無盡相與共華髮

同胡玏之周玉汝游萬雜山

出郭尋舟曲曲移沿蘿幽逈不勝窺突懸列石飛崖絕其湊諸山集水湔大暑閒情成勝往偏於冷處得游奇天門江祖遺踪在好拂荊榛手勒詩（江祖石舊有太白題詩）

南陵道中逢大雨晝夜不絕山水驟溢平地至深尋丈行者俱不能從余爲多方獲濟得至睨上因感

賦二首

漫說輶軒使者旌從來行路嘆欹傾寨野連雲迷古道波光一片暗心驚險如萬騎驟馳突望若平地捲長鯨初試纔及行人膝須臾馬鬣已縱横呼吸之間身世外從者杳然失死生居人遮道慇懃訴如此風波豈可行

總爲浮雲蔽日明豈無攬轡憶澄清從爾掀翻我有主洪濤滿眼心不驚重賞之下勇夫出木罌之中可渡兵有時斫杖踰深澗有時利涉任舟横投軀暫奇風寧息長嘯看雲波自平尋常禮筌無勞爾相從用命即豪英濟世應有微權在如此風波亦可行

大觀亭望雨

地僻雲深舊末城只餘亭樹入窻明千山送雨溪頭黑百

百道飛泉樹杪鳴應識誅求憐婦哭可堪澀潦負春耕寄言守土求芻者蓑笠東風最係情

舟泊閶門約同官游荷花蕩懷申維烈（紹芳）

斜舒小艇夕陽中乞得閒身問野翁十里芰荷浮淨土滿船綺縠醉香風歌來白紵江南麗酒泛明霞錦纜紅相許寸心贋地主恨無舒嘯與今同

寄眺軒漫興

江城舊說住玄暉千載風流事不違叠嶂樓前疎樹缺新林浦口晚舟歸沙留月色仍淸淺洞隱雲根幾瘦肥今古川原誰得共可容狂客嘯雙扉

生平孤往得機閒來占城頭溪一灣坐有庭花移晝影往看海月弄晴顏東山小草功嫌薄車騎中流淚欲潸簾靜

風微香消夜時攤魏晉點朱刪

朝來爽氣入簷楹野馬明窗不敢攖小盎添泉神自逈閑
庭喚鶴韻俱清偶翻貴傳書誰似欲擬王袁須未成此際
行藏渾莫定爲呼松下問茶鐺

悠悠世路借棲枝涕淚新亭未許時一吏津梁誠憊矣此
生迂闊欲何之祗愁用刼長安局已化無情優孟兒海內
豈無匡濟者漫將霄漢費人推

懷謝猶遺古北樓彩虹夾水鏡中浮讀書止貴搜精騎痛
飲豈非是勝流隔岸簫聲憐暮雨遥空帆影帶深秋溪頭
風物供清思懸罷裁雲編景酬

春風回首柳垂鬖又見紅林映綠柟眼底無人愁塞北詞
中惟唱憶江南於陵溪刻終何濟朱亥屠埋亦自堪俠骨

生來應有與肯將白面老瞿曇

最喜小軒踞頂巔遥環溪俯堞隔塵囂有山淡遠施眉黛
竹關刪代管韶經眼園林連下界清心魚鳥伴中宵謝公
留得驚人句朗誦深雲天外飄

武關偕馬仲艮較士次韻之駿

曾憶菰蘆僻著書偶來較武棘門居幔卷寒星清氣繁庭
開晴影夜光疎有懷祭酒封侯日誰賞王孫把釣餘海內
非能應可得狗屠莫問魯爲魚

燒燭高談破夜寘可如相馬得傳經風中急漏知爽薄匣
裹鳴雷識劍靈落日邊愁將呼癸窮年廟戰未除丁憂時
不盡英雄淚搔首看天眼自青

再渡皖上懷虞九階

江頭五月片帆過汩汩連天岸亦波彈指寒崖惟落木使
行重到聽漁歌

記得維舟皖水涓月明波濶醉餘時應知笑語山川在慷
慨青樽入夢遲

送關粤艮龔知府入覲

漁陽烽火邊臣急南國徵輸太守勞一片憂懷天下計漫
誇神雀便聲高

過小池驛羅近溪先生茶池亭

驛路寒烟山色黄曾餘峴首舊碑荒羅公池上留茶處玉
液於今待後嘗

梁原舖中讀張見平題豫讓橋詩有感見平巡按遼
陽城陷自縊以下出京詩時初授御史歸省

驛壁留詩壯士進黄昏淡月草蕭蕭千秋空望遼陽鶴此
地猶存豫讓橋

想像遺踪意氣豪悲歌慷慨愧吾曹男兒一死終須有獄
吏何如馬革高

過黄梁祠遍覽題詩

漫道三綱與五常却來箇箇說黄梁無端留下先生夢誤
盡人間瞌睡郎

過鄴下

蚤發漳河過鄴臺盡傳銅雀付荒萊奸曹朽骨斯須盡疑
塚空勞費後猜

湯陰謁武穆祠爲懷三首若夫憑吊忠寃四壁淋漓
無事余言

鄴下縱經爲老將武穆祠前鐵檜寒兩奸但保頭顱老遺恨千秋讀史殘

由來血膽被讒傾豎子自推萬里城只恐背前撼檜者此身半是鐵澆成

時事艱危借宋論幾回憤惋欲排閽于今便有精忠滑三字終須作獄冤

歸途秋興

駈車北上綠蒲時不見白雲千里垂看破人情爭敵手祗餘孤往自軒眉可憐處處江山血無奈悠悠燕雀嬉回首春明纔瞬息撩人秋色不勝思

濠上和馬瑶草

若向游魚問真樂魚一失水無生活若向水中討樂時悠悠千古逝如斯魚不能言水不知南華老人獨契之猶如音從指上得指若無絃便離索猶如韻從林間發林不生颷亦滅沒迷時諸趣皆成惡解後觀空自透達君謂樂從何處求非魚非水非莊周我爲樂從大地流即魚即水逍遥遊

登北固山凌雲亭以下入京詩

潤州城北此亭幽把酒臨江萬木秋點就金蕉渾潑墨劃開南北似浮漚但來勝地舒狂叫復吊前人起浪愁俯視中原平野濶明朝擊楫渡楊州

泇口

泇河秋色冷荷裳萬里平原衰草黃風急鳴砧傳戍客月隨飛雁落銀牀愁看羽檄妖氛地依舊清平帶礪鄉濁酒

新亭餘客淚迢迢清夢故園長

舟中雜咏

故國離千里清秋入數旬再圓留月色共坐得詞人義日指舅氏翁祖砥也對酒平沙曠移帆遠樹親閒窻無所事依斗望京頻

嘗有意中景昔賢先得諸信情仍自吐覆簡見其初雙劍神光合一籬俗境疎惟留灑灑趣濁酒蹣跚餘

送萬元白燝劾閹魏忠賢廷杖歸

城有狐兮社有鼠國是紛麻何所底或爲借劍或請纓秀才分內應如此有友貌癯膽自雄直披閶闔追龍逢交章不同明主意孤臣灑血向誰通當時朝上夕被捕大小官豎肅通衢青天颯然白日淡衣冠奪氣惟長吁閗拳已自飽雞肋天威不霽敢悚息杖下猶知呼先皇忠肝尚能通紫極紫極浮雲有時開先皇遺澤正堪哀千古未乾義士血一時共詫掌心雷我今送子及新秋新恩曠蕩不更衰欲贈龍泉頻拂拭相看留斬佞臣頭

和李仲達應昇騎馬吟

如棋世事眼經新千騎風光亂曉塵當道有豺原許問青驄且避未應嗔聖恩不在垂帷小臣節還期裹革人多少安車處逸者優游事業浸評論

早朝示倪玉汝元璐

每逢朝候聽鳴雞明月江南夢刻稀清夜無多催曉漏仙班巳滿歇霜蹄侍臣勿恨瞻天遠退食恆愁補過迷臚唱幾聲無別事御香可問袖能携

畬黃幼玄書桃花源記見贈

濁世非一代豯來稱避秦采芝曾孤往嫚罵終不臣哲人自有見秦漢總相隣若以巢許論陶唐亦委塵嗣宗偏嗜酒中散嘆不辰誰爲秋風客懷思千里蓴歆枕相看世物物失其眞網繳日以益林淵無羽鱗兕軌龜玉毀典守安所循有性難移楊有謀難從薪願言問黃石赤松可與親

附黃道周書桃花源有懷呈黃眞長詩曾遁不買山捐角不駟海世間隱空淵何處乏桃界內超生東方白月行天外惟有臣下身不得自驚蛻執較阿董君斷靳斥輿蓋道術豈不精痛憂固無眛虎兕橫道中猿鶴安足顧所以黃先生流覽發淸慨

邱中中秋前一日月食

驟雨過庭除惠風來我袂初患雨成陰頃刻天無滯笑語几席間夜光已灡𥕢盌盌欲掇之冉冉巧如繪共訝薄蝕

過今夕光還閉此光原不滅澄波益增麗高齋落梧影冥氣逼肴際感此問世途風波自點綴須知有至人至性原無逝

長安留別

把手都門盡此念眇然獨觴出雲姿箇中多少閒鬻茲不與肯端𠃵一絲

長安竹枝詞

趙家衚衕住東偏王府皇親第宅連何須趂口尋生意些小兒童學賭錢

戀土從來不擇枝搬來搬去在京師借大家資還貲取一張盧席一張几

家家學唱山坡羊到處嗚嗚一樣腔不知夫婦情何淺閒口聲揚別嫁郎

鬧鬨齊插舞新春老漢風前亦學顰最喜君王傳禁鼓耳邊不勝咕聲般

從來輦下五陵豪今日長安半欲逃百金便錄商人籍中夜惟聞子婦號

乙丑王正出都門偶念時事有懷題壁（以下歸田詩）

往歲買扁舟紆徐經月至𣕭拭入斑行匡時從此始後先數千言亦將有所利有惕不敢回有梟不敢避豈曰社埋輪剖心可相示逢人欲呼醒胡爲人盡醉柴柵列其胸瀦離久作祟一朝發難端玉石失所位勿謂予昏昏良藥多中棄

紛紛出國門泰山去一壞豈足係重輕憂思同惘惘世事

偏乖違乘時迭相長似矢已當眩胡能不遄往似車以埤奔胡能不廢轍假虎肆厥威神亂迷靈爽好我攜手歸同虐乃相黨湘累卜何愚上蔡死非枉羨彼桐江絲五月披裘敝

任丘道中述懷寄李仲達

易水蕭蕭似昔寒莫將遺恨問燕丹牛犁數處來春色漁艇橫飛破曉殘暫脫鞍蹄驕貴從誰言封事動長安人傳人非我何有硯雪幾番行路難

使節初傳擁擁呼祗愁好友鳳城孤虎賁聊作中郎醉鴟鴟須防江夏圖新築金臺收死骨誰尋華表眾妖狐怕逢父老頻相訊近日風塵淨帝都

紅塵

乙丑王正出都數百里紅塵撲天與人戒不敢進

感時寓意

漠漠長安道還乘朔氣飛撲人何太急障日有重關世界
爾能攪舟心我自微不知英雄面可認是與非
大地無他物誰人落此中徐飛迷艷質驟擁失花驄浥露
輕還重占飈西復東舊時經使跡轉眼已無蹤
賦質何茫茫倏翻滄與桑沾眉如帶抹埋骨豈知香占盡
燕齊闊橫飛海岱荒舊無雲水性不敢入吾鄉
舉頭惟滾滾無豎亦無橫似霰全迷色隨風便有聲功名
等此溝蹄轍傍君生安如師師灑重看世路清
陞作海忽爾地無天惟有水壺意生平怪爾闕
初飛驚疋練平野快生烟客舍鄧盃日將軍血戰年遥看

豈有雲霄翼排空別作家拂鬚能不染點鬢已成華濺處
遮明鏡微時透隔紗蕭蕭相伴客敗木與寒鴉
無人不麁麁偏作此中奴暗逐寒星落潛埋寶劍孤吹揚
千里遠棄置一時無風起頻呼扇生增庾子汚
爾性迷清濁爾姿慣浪濤平呼能陣陣空逐自勞勞問世
無行轍憂天欲暗毛惟聞狐兔勁白晝盡鳴嗥

由平陰之滕陽有感

海闊長安正縱橫高飛一羽入雲輕便令春到鵰俱化此
眼生來帶不平
幽燕路盡入青徐霜氣千年溟渤餘却怪漢臣輕叫罵于
今詐骨未全除先公云謂李骨生輩而發也
無端狐祟白進門一將功枯萬血寃纔有行人荒塚望數
聲鷄犬出花村

次陶路叔崇道驛壁韻路叔入長安十日忤閹而歸

升沈夢幻總非吾十日梧垣得似無滿眼何人辨指馬一
枝肯與借棲烏春生非復前朝柳婦去還憐舊日夫倏往
倏來雙鬢老橫秋再辨鴈門租

至滁州

朔氣關山盡南音漸入吳有林環水竹隔岸響村歛廬舍
詠荸少溪山抱翠殊故園應不俗一棹任西湖

被讒蒙旨削籍

馳駈十載爲誰勞瑟瑟黃塵暗二毛天王明聖臣罪死深
恩賜我舊青袍舊袍原帶烟霞質欲將補袞終無術携去
鋤雲犁雨時塞翁何須愁得失憶在長安寄一枝早朝時

聽鐘聲遲披衣絡馬揮鞭去雲擁千官大道西轉眼桑田
已作海同事賢豪竟與臨窮網驚弓是處排發場莫怪新
傀儡我今拂衣歸栩栩草堂數楹水竹邊揚眉莫吐龍門
譽低首忍看元祐篇吁嗟乎四十罷官已不早白雲谷谷
應許老人生釣魚射鴈盡生涯誰言戀戀一官好

寄李仲達

杯酒春明意自知曾傳驛舍幾行詩虞人果設彌天網天
末飛鴻何所思
曉鐘夕漏已經過試問無官味若何寵辱人間渾不管小
窓閒夢覺婆娑
一片嬾雲歸壑遠無端驚鯉脫鈎忙相看棋酒生涯在水
涉山空歲月長

與許霞城(𩆜)飲包園偶言周爹洲(驥)被誣削籍

世態横翻何日平如君眼底便分明可由可跖無常是顛倒憑人舌底生

名園把酒與儒豪海内相逢盡敝袍不是石尤吹浪緊湖山那得屬吾曹

朱未孩(𡙇)約江頭看潮阻雨

八月錢塘絶勝觀從來七發欲生翰爲余原屬風濤客不把風濤送與看

偕許霞城朱未孩兩掌科集湖邊小閣次韻

相逢惡我共携歸誰羨緋衣勝芰衣雨濶輕波寒送早樓藏新葉翠收微笑談仍似京華舊風景能如今日稀忽說鹿田仙境好避秦應許破雲圍

重訪許霞城包園依韻

逐客秋光兩最宜纔來把盞已臨池聖賢須辨除非酒黑白難分總是棋吾道自尊誇北斗名園當勝枕西施廢與有命須參破驢背明朝再咏詩

買菊數種

晩香新掇草堂前便覺烟霞別自妍恰有幽人來伴汝一般冷韻一般禪

不與時人鬭麗粧素羅丹粉各成行經秋多少蓬蒿死耐爾幽姿入座長

閏六月朔日正命詩

正氣長留海岳愁浩然一往復何求十年世路無工拙一片剛腸總禍尤麟鳳途窮悲此際燕鶯聲雜值今秋錢塘

有浪吞門目睢取忠魂泣鐲鏤

○施邦曜二十五首

邦曜字爾韜萬曆己未進士以工部郎中出守漳州累轉至布政使入爲光祿寺卿通政司使諸生涂仲吉上書理黄道周公批只可存此一段議論不爲封進仲吉劾公阻言路公繳原疏上見其批怒而罷之再召爲南京通政使陛辭言事上心爲之動曰南京無事留此爲朕幹些要事擢左副都御史烈皇殉社稷公在長安門聞之慟哭書曰慚無半策匡時難唯有一死報君恩遂投繯死僕遽解之少蘇厲聲曰汝輩安知大義是時賊滿街巷不可返寓公望門求縊居人皆麾出之乃以砒霜投燒酒飲九竅血裂而逝諡忠介

除夕

寒風送臘過東籬吹動椒花繫我思爲倩家人看老鬢今年贏得幾多絲

臘去空燒畫燭殘江南春煖雨猶寒驚心此夜干戈地多少凄凉不忍看

元旦

曉鑰初開萬井烟輝輝銀燭燦庭前題詩送臘痕猶濕昨夜今朝隔一年

元宵夜雨

里巷笙歌促夜遊片雲偏掩月華愁分明恐有佳人怨不放清光度玉樓

狼籍杯盤雜管弦風流猶似太平年堪憐此夜干戈地無

數青嶙茳暮烟

癸未應召北上泊舟閶門去辛巳放歸過此纔隔歲
耳感而賦之

羞見閶門水行踪何太頻方欣歸艇速又著旅袍新客路
消磨盡吳儂識舊人湖山空小築徙自老風塵

過揚州

烟花昔日古揚州今日烟花處處愁莫道腰纏能跨鶴停
橈仔細看城頭

汶上新破郎舍聞妓彈唱聲

國破千家哭未休誰人漫唱錦纏頭臨風幾許傷心事一
曲琵琶一曲愁

夜坐

呼童搔首慢除冠歸思相牽欲擁攤鑪內再燃香細細瞻
祈鄉夢卜平安

閒步

孤館臨流秋氣清天光倒影碧波澄灘頭紅蓼花無數疑
是江南一種生

述懷時蒙召候命長安

身退猶思報答難江湖莫作浪遊看清狂豈識儒冠重慷
慨長存匣劍寒三徑霜花秋色老一犁烟雨聖恩寬半生
食廩慚無補老去空悲兩鬢殘

中秋陰雨夜又月色皎然即景各賦一律

人逢佳節酒盃寬景色今宵兩樣看雨長秋河新碧浪月
生瑶海發銀瀾瓊樓濕處花香細舞袖光添色映歡節物

隨時經眼過晴陰何用作殊觀

中秋次日見西山雪色

清秋看雪長安道埋沒西山積翠重碧樹瓊花開冷豔青
林凍葉減秋容風廻丹壑銀飛屑月映蒼崖玉作峰應是
皇洲春氣早先期臘色壯堯封

暮望

晚照何多態穿林度遠塘單枝發高影遠岫隱微茫城市
歸人急江天宿鳥忙自傷秋暮客日日送斜陽

秋月發春榜

釋褐宜三月今年獨晚秋干戈春日裏霜露鳳池頭寒影
侵紗幌金風度玉樓感時思國士應有救時流

旅懷

秋夜真蕭瑟無如客況淒砧傳霜裏急鳥向月中啼入夢
驚悲角披衣聽曉鷄寒嵐千里白何處越陵西

長安秋興步杜韻

盡日風飄落葉斜長安不是舊風華鳳梧聲影朝陽殿羽
騎霜飛出使槎雲捲旌旗知戰氣風高邊塞聽悲笳惟餘
籬畔雙開菊江北江南一樣花

寂寞離庭白晝暮秋風到處總堪悲萬方多難添新鬼千
里輸糧倍舊時羣盜縱橫何太急遺黎蘇息尚嫌遲憂時
孤客經霜老聊托閒吟寄遠思

和劉念臺林用任十自韻

自呈

合下誰分聖與賢休將畔岸苦相牽香風入座來何處水

月逃人自爽然會得希夷當夜半方知消息在春前天涯蹈徧空歸去愁對江村起暮烟

閑居即事

羈居京郭外舉首白雲悠戎馬連關塞鄉書滯故丘學醉非貪酒長吟不爲愁野人多性僻只愛坐溪頭

至日雪晴

晴光開雪後風物倍增輝玉樹搖青漢瓊樓濛舞衣臉紅逃嶂出林霽凍雲歸今日陽和動欣看曉暉

雪月

寒夜苦雪深流光落窮昊雪深猶可除月色誰能掃

辰日有感時事偶成

兩度山中換歲華爲趨君命復辭家羈牛涎竭空粘壁老

馬蹄殘枉泛車籌國無能淵羽檄偷生漫說侶烟霞相看白髮愁中盡那得青門學種瓜

田家

海田秋不熟白日長蓬逐西舍賣耕牛南園餘古木丁男負稅逋老婦抱纖哭薄暮未曾炊里胥登我屋

過龍山寺

龍山多勝跡野老不知年樹古皆成佛僧閑卻是禪梵音通泉壑寺影動前川欲識拈花意尋芳翠蝶翩

○孫嘉績九首

嘉績字碩膚大學士文恭如游之孫也崇禎丁丑進士授南部主事改北兵部累官職方司郎中公在職方時格閹人高起潛世蔭被譴下獄學士黃石齋廷杖昇入獄中上方震怒一切裝齋藥物不聽隨身公推所有與之視其食飲甚謹少間從之受易會諸生涂仲吉上書理石齋上益怒取石齋自刑部改黃門獄雜治之諸與石齋通者槩爲黨人同獄者多訐奏石齋自脫而公獨承往來狀一時君子以此稱之

秋雨

雲借江潮濕風聲送雨償俄驚天際駛忽釀小窗涼絕巘颸絲短平溪引線長蕭蕭松影亂翻與潤幽篁

山寺聽雨

濛濛濺雲響鳴破碧山秋烟語一溪冷濤驚萬壑幽花同心在水身與石爲舟點寂音如此棲禪老一丘

感興

巾子巃堪漉糟風累赤頭短笻扶暮雨孤枕齒高秋靜笑柳藏碧行吟鳥答謳我生殊草草宛轉不禁愁

常覺春多夢無如此日慈老雲和岫放弱雨仗林擔怪月圓無兩醬春廣去三欲探終古色亮得少人諳

送邵大之詹北上

酒旗剛欲挂離憂野月來攙江上舟湍地縱橫看帶巾一天蕭爽憶吳鈎驅車馬跡狐狸道挂縱絺衣蘆荻秋歲晚稻粱寧有意行藏爾我不相謀

懷友

一縷秋光萬縷塵兩人朋比一圍身非關霜雪能移侯別有春陽可飲醇如子自能傳蜀檄儕予何以問河津蒼茫若起蒹葭思隔岸蘆花覆水濱

送劉有瀾司李東昌 劉余及門士也

開盡野棠春事刪歸家無夢淚痕斑喇余寂寞鳥聲閒
爾清修官舍閉道上鳴鴟埋棘吻澤中鴻鴈望刀環悲歌
無限滄桑事試問青青鬼纆山

入都風烈口占

帝里風霾倍昔年憑將正氣與周旋生來一副嶙峋骨越
被剛風鍊得寒

冬夜聞笛

一堦寒碧土花浮玉笛誰家曲未休徹夜西風吹不斷朦
朧疑唱古凉州

○熊汝霖 二首

汝霖字雨殷崇禎辛未進士知同安縣考選戶科給事

中劾首輔周延儒謫按察司照磨已復原官公論事嫉
慨切直嘗言一人未用便目滿朝爲黨人一官外遷輒
訾當事爲可殺時給事中陸朗以倒轉跳梁大吽因而
留用公適奉使朗爲祖道吏傳邸抄至朗見公疏擊節
嗟嘆而讀及至一官外遷二語聲忽中止相視默然

酬孫中丞見寄郎用原韻

十年頻帶甲意氣老中原落日催鼙鼓流沙引塞蒐故人
仍絕域吾意豈丘樊還望三山路羞看白羽存

送左蘿石北使

璽符將帝命迢遞涉幽燕爲念君親重將維宗社顛玉魚
何所似雛鳳果猶全書到聊城下予懷魯仲連 先生詩存者絕少繼宗于鍾伯敬明詩選中見此亟爲補入

姚江逸詩卷十四

後學 黃宗羲輯選
邵景從葉刻 倪繼宗重訂

○莫子純 一首

子純字粹中宋光宗朝賜進士第一人歷官秘書省正
字中書舍人時蘇師旦有寵於韓侂胄求進者爭趨其
門一日與子純邂逅都堂上揖執禮甚恭子純不與爲
禮師旦媿見左右深恨之會師旦嘗遷官子純又堅持
不可侂胄怒出子純知贛州改知江州不赴又改溫州
提舉大平興國宮子純性聰悟博聞强記立朝之節始
終不渝士論歸之子純住第當巽水午位陰陽家謂科

名人物當累世不絕子純卽捐其址建爲文廟迄今吾
姚文獻之名甲宇內君子亦念始之者乎○原本刻有
黃宗會姜廷梧兩家詩數十餘首今改入續集而以莫
子純諸詩補十四卷之數盖以宗會係梨洲先生季弟
後學之稱有所未愜也

贈翁錫田

記得相逢共食桃桃花開遍十餘遭此行若到玄都觀應
被頭陀笑二毛

○倪安道 一首

安道諱守仁諳天文曆律之學隱於賀溪與宋元僖趙
考古詩筒往來不絕元僖同滑伯仁過倪氏深秀樓有
滑公江海客頻到賀家溪采藥行雲際吟詩過水西之

句及趙考古次倪安道十韻俱佾載逸詩而安道原韻
卒不可得梨洲先生深以爲憾今於家乘中擷得一絶
亟爲補入亦全鼎之一臠也

行四明山

谿路轉悠哉窈窈松千樹但聞黃鳥聲不識鳥何處

○韓　廉六首

廉字守清號尙意弘治丙辰進士知任縣任饑廉議捐
稅埶修城饑民役以傭易餉全活甚衆徵爲御史以忤
逆瑾受杖謫萬安尋中他事繫獄瑾誅累遷山東兵備
副使卒年九十有四倪文忠公曰尙意韓公其爲人和
似柳下惠而師其不流渾俗和光似老子而本之以誠
時出詼諧似東方朔而守之以正當時稱爲知言

梁王城

大河方北渡景色漸蕭涼夾岸迷青草沿堤鎖綠楊人家
烟火淡客棹水雲長千里平沙路嘹嘹數雁行

留別虞秋部

慷慨蘇門嘯飄飄燕市鴻數行春樹外一望暮烟中攬袂
風塵澗關心霜雪同廷評推漢尉臨贈潞河東

龍山春仲

風出東皇正未休吳天佳麗縱横收望來翠梟雲中樹是
處香纏柳外樓夾岸馬蹄容欲醉新晴鳥語韻偏愁偶錄
詩品登山半何限烟巒到筆頭

皖城懷古

與客凭題萬樹青征塵天外曉窗聽長江幾曲爲襟帶遠
岫千行作畫屏駐馬王孫迷北渚乘鸞仙子度西汀碑陰
極目蒼涼意烟滿空山石未醒

送春二絶

我欲留春未許回春還向我話離杯相盟但數花開月月
到榴花應再來
冉冉風塵日幾回醉花沉雨莫停杯因君送別重相訝畢
竟春曾來未來

○徐　珊十首

珊字汝珮正德壬午鄉貢與錢德洪同受業於陽明先
生癸未會試主司以心學爲問盡陰闢文成也珊卽不
對而出歸見文成文成喜相接曰聖學從茲大明矣珊
與德洪曰時事如此聖學何由得明文成曰吾學惡得

遍語天下今會試錄出雖窮鄉深谷無不見聞吾學既
非天下必有起而求其眞是者

中秋同施西亭西湖泛月八首呈倪小野先生

西湖今夜月天上是何年菡萏香來遠蟾蜍影向圓沙明
兩岸雪柳隱六橋煙得遇施夫子相看不欲眠
騰入高人會良緣足勝遊湖虛偏愛葛松響忽鳴秋遠水
飛孤鶴寒沙定宿鷗更須公領畧山月滿高樓
湖中子頃夜天上一輪秋清分山郭外涼入竹枝頭庾亮
得詩興謫仙有酒儔誰人悟眞景坐對月華流
長空萬里月拂拭露華清入水影不滅過雲光倍明江關
秋已半河漢夜還晴一曲滄浪調遙連鼓櫂聲
對月興不淺開樽意更閒孤蒲團白露巵酒落青山得句

忘丁拙移舟任去還六橋成小泊掬月洗酡顏
步月西湖上無如第一橋柳穿金影碎波弄玉光搖縹緲
浮寒粟蒼茫度晚潮昔年林處士載鶴幾逍遥
斗柄低南極青天如可親乾坤只此月今古幾多人弱水
三千里蟠桃八百春長鯨吹白浪從此上秋旻
載月歸山寺更深斗杓移木魚聲寂寂玉兎影遲遲見性
還真訣論心得舊知乾坤雙眼在吾道合支持
同施西亭郭孝豐遊玉泉二首呈倪小野先生
寒泉漾虛碧雲影正宜秋山下一勺水人間萬壑流此時
方澹澹何處更悠悠野馬乾坤外青山意好逑
一樽當勝地更喜故人同落日羣山外遊魚雙沼中滄洲
容散吏白石有閒翁佇愛寒泉晚相過興尚濃

○張璿三首
璿字民軒正德辛未進士刑科給事遼之父也歷官刑
部員外以遼劾武定侯郭勛謫遼陽抑鬱而卒
憶遼兒居遼二律
有子居遼凍苦嚴青天何事久相淹衰容滿面青銅笑晚
菊當軒白髮嫌日月無靈光遠照家山有夢果成甜嗟余
老邁難排遣愁劇西風妬短髯
一戍羈留隔萬山何時白日脫重關九天雨露孤臣夢兩
髩星霜老父顏四塞笳聲驚雁陣五更鷄韻想鴒班古今
忠亮多遭阨遼何
對月憶遼兒
對月興懷月正高遼人憂苦幾時消月光自古無私照道
至遼陽萬里遥
○韓應龍十八首
應龍字五雲號梅齋嘉靖乙未進士第一人歷官翰林
院侍講世廟極其眷注一時詔誥纂錄皆出其手朝野
咸以公輔期之惜享年不永分宜當國士大夫多出其
門應龍不屑一顧士論韙之為諸生時絶不以貧窶介
意然性嗜酒飲友人家每夜分醉歸必有兩鬼使持金
蓮燭前導識者畢已卜其不凡云生平著作緣乏嗣散
軼無存此數詩者韓氏獨世守弗失梨洲先生選逸詩
廣極搜輯不解何故遺此今余與其族孫肇昌友善始
購而錄之
遊四明洞天歌

縱不能遍五岳遊南山近我前陌頭覿面失之可長笑吹
笙采芝何如倚涼風稷稷白天鳴與客納履緣溪行丹崖
赤水未百里別有天地神氣清泉濤疊翠層巒底遠嵐掛
碧松蘿裏鶴携夜月石梁歸猿聽曉鐘山寺起老僧贈我
千葉桃樵者扶我古樹橋鳥啼竹陰自醉答屏開峭石何
岧嶢隔籬醉飲茅簷酒五月五歌九月九且行且憩且嘯
呼野鹿幽蘭真良友一聲未斷一聲來解衣擁臥仙人臺
青青山色長如此楚館秦樓安在哉
觀潮大江憶得天風吹海立放歌
忽見天風吹海立青烟簇捲氷憐入初疑嵐帶蜃樓來頃
沸潮音螺黛襲千樹飄颻倚岸危萬雷澎湃排閶闔晶宮
似洗月瑩瑩鰲鶺如搖山岌岌半夜鐘聲古寺空一羣鷗

影平沙戢光連碧漢望中迷浪瀉銀河遮不及驚墜樓船女史簫紛披野艇漁蓑笠此特天地撼人魂偏我風雲與轉集直欲攀鯨探蛟穴吸盡長江波不絕浩歌三叠水龍吟吟畢水龍昂首揖欣然吐贈眞明珠掛滿帆旌顆顆拾

麗人行

春明門外花如綺曲江樓頭人正美芙蓉初日映玉顏錦裳輕飄香自起撥來琵琶倚畫闌停雲餘韻何珊珊彈到長門宮怨曲不信薄命嗟紅顏麗人何獨字莫愁能令少年性情柔金雀玉梅笑相贈同心綰帶戾綢繆從教桃花散紅雨又聞葉落秋蛩語歡娛正深不入懷白首比翼殷勤許少年見許情倍傾祇恨好色惟流鶯百囀窓前欲驚夢斜停曉粧初睡醒豈知日送王孫鞭豈知兩情不可言東風靜拂綠楊岸須臾芳草生寒烟烟寒草色花亦落當筵歌舞容寂寞王孫回首百感生妾還怨君今日薄君不見悠悠水流江上音萍葉亂浮秋雲沉何必傾情悔夙昔恨妾報君行路心

詠史有懷寄與

碨磊滿胷中臨書意未窮忽讀留侯傳擊節呼聲洪不羨扶帝子不傲從赤松壯士涙沙椎氣骨驚霓虹納履一孺子前籌殂祖龍吁嗟咸陽宮冷烟續凄風因嘆荊鄭跡還哀漸離矇不然王佐才何以起壠中咄咄此君者今古眞英雄

題樂我軒

誰是知子者亭亭坐草堂編蒲爲面壁讀史自飛觴明月

人千里長空鴈一行孤懷無與說露冷桂花香

秋鴈次謝二弘文

一葉飄蘭渚江流不可聞况逢關塞客來破水天雲笛遠聲隨咽風高影惜分應難消旅意乘醉賦廻文

偏是征人耳嘹嘹天際聞盤旋明積水俯仰逐孤雲聯翼情難斷驚寒夢不分可能蘆荻裏酬唱映星文

遊靈隱寺賦得山鐘夜度空江水

吳天碧照暮潮平隱隱禪燈遠岫明露冷蘆花鴻息影風微桂樹涙無聲未知清韻何峰出似帶幽香與岍行一枕悠然回客夢起來驚嶺月初橫

銀漢低廻萬籟收疎鐘何處獨歸樓江無一艇聲誰載徑有千巖響自浮氷冷驚心清鶴唳風敲徹骨靜漁謳遥知天外禪心遠暗送荷香十里秋

暮山隱現靜徘徊空際飄然一韻來銀漏已沉烏鵲駕玉簫應冷鳳凰臺獨携爽籟洲前過不倩高帆月下開洗耳聽潮方入悟聲聞玄覺妙中猜

十里湖光夜色妍木蘭舟泊渚橋烟非關巫女鳴環至何事湘妃鼓瑟前隱隱疎風來斷續微微輕涙響淪漣峰高靈鷲通天漢聲載無聲聲自傳

立春前一日觀梅値雪

萬樹孤山象欲新盈盈瓊玖靜無塵相思入夢香偏醒未見經年意轉親玉笛臨風傳侍史氷壺濯月醉仙人六花如有江天約共賞來朝上苑春

舊題秋江歸釣晚和友六首

遠帆天際畫來斜照映芙蓉拂浪花何處月中吹笛冷聲
聲隔岈傲漁家
風廻鴈字幾行斜吹落平沙啄荻花我入菰蘆鄉入堊醉
看絲艇竟忘家
回首峰頭夕照斜隨灣紅樹眼中花收竿漸傍西岩去信
宿西岩是酒家
波光遥送鏡烟斜粧點漁燈幾樹花看到棹歌魚影動應
知野艇勝村家
不覺乖綸到月斜蕭蕭落葉認飛花數聲砧韻催歸去我
愛江天別有家
日影斜來岈影斜楓丹蘋白勝如花因逢釣叟烟波話不
道移蓬過數家

○諸　燮一首

燮字子相學者稱爲理齋先生嘉靖乙未進士官兵部主事與同邑張元砥礪攻舉子業海内操觚家莫不屈意下此兩人構李袁儀部黄評云諸燮文如琴操學佛刮垢入淨而輕揚之態時寓于雅淡之中張元文如偏師入陣直擣中軍而有堂堂正正之氣時咸以爲知言顧燮狂於酒以憂歸過嚴陵大醉遊桐江竟以溺死

高明所

此亭初名墨花後因其地之高明以今名爲定也

金蓮山頂高明所燕坐居然見八荒虎鬬龍爭俱漠漠鳶
飛魚躍自洋洋漢唐事業江山在濂洛人遊草木香喚醒
半生塵土夢松風爲我洗肝腸

○張　元二首

元字以貞號小越嘉靖乙未進士司李泉州終府同知翁司馬大立曰張元諸燮同受業倪小野先生門一日小野搆新居元與燮移榼坐久小野偶用義經成語口占上梁文二公卽豁然大悟時藝遂爲博士家宗二公雖不以詩傳然其詩正不可泯沒也

和東州韻

烏角南京一品流小兒慣見擁街頭鵰聲久已移三月馬
迹於今遍幾州揺落扶桑看浴日淩兢關塞反防秋時同
飯顆山人調羌笛何妨擅倚樓

漠漠陰雲傍午開闊山不礙笑鄉臺獄壓埋沒張華劍宮
錦飄零李白碑塞北又逢葭律動江南空憶鴈書來歌兒

新解龍香撥一曲梅花手自裁

○倪　章二首

章號海川嘉靖壬子鄉貢知如皐歷官國子監助教工書法小楷摹十三行行草摹龍井碑惜真蹟罕有存者存者惟石刻二種一在蘿碧山高廟一在龍泉山三錫祠

贈翁大参薇軒

心上經綸起畫前舜江多少得眞傳氷霜節操昭中外金
紫恩光照後先聖世幸逢偕老日崇階還憶去思年故園
風物依然在好結香山洛社仙

歸興飄然莫可遮溪山重整角巾斜半生宦業渾如夢三
徑松筠却是家乖白不妨冠耀翟橫金肯戀帶生花鳳毛

殊有越宗思樂事何人許並誇

姚江逸詩卷之十五

後學　黃宗羲輯選
　　鄔景從彙刻　　倪繼宗重訂

○支遁七首

遁字道林姓關氏陳留人僧史曰遁先經餘姚塢山中住其後歷居名刹晚年猶還塢中或問其意曰謝安石昔數來見輒移旬日今觸情舉目莫不興想卒埊塢中今下塢有支道林墓道林詩多佳作其明著他地者不入

五月長齋詩

炎精育仲氣朱離吐凝陽廣漠潛凉變凱風乘和翔令月肇清齋德澤潤無疆四部欽嘉期潔己升雲堂靜晏和春暉夕惕厲秋霜蕭條詠林澤恬愉味城傍逸容研冲賾縣運宮商匠者握神標乘風吹玄芳淵汪道行深婉婉化理長亹亹維摩虛德音暢遊方罩罕妙傾玄絕致由近藏畧畧微容簡八言振道綱掇煩練陳句臨危折婉章浩若驚飈散同若揮夜光寓言豈所託意得筌自喪霑濡妙習融靡靡輕塵亡蕭索情牖頽寥朗神軒張誰謂冥津遐一悟可以航願爲海遊師櫂柂入滄浪騰波濟漂客同歸會道場

詠懷詩

傲兀乘尸素日往復月旋弱喪困風波流浪逐物遷中路高韻益窮宛欽重玄重玄在何許採真遊理間苟簡爲我

羨逍遥使我閑寥亮心神瑩含虛映自然霓壹沈情去彩
彩沖懷鮮踟蹰觀象物未始見牛全毛鱗有所貴所貴在
忘筌
端坐鄰孤影眇悶玄思劬偃蹇收神轡領畧綜名書涉老
怡雙玄披莊玩太初詠發清風集觸思皆恬愉俯欣質文
蔚仰悲二匠徂蕭蕭柱下迥寂寂蒙邑虛廓矣千載事消
液歸空無無矣復何傷萬殊歸一塗道會貴冥想罔象掇
玄珠悵怏濁水際幾忘映清渠反鑒歸澄漠容與含道符
心與理理密形與物物疎蕭索人事去獨與神明居
睎陽熙春圃悠緬歎時往感物思所託蕭條逸韻上尚想
天台峻㟴嶸巖階仰泠風灑蘭林管瀨奏清響霄崖育靈
藹神蔬含潤長丹沙映翠瀨芳芝曜五爽茗茗重岫深寥

寥石室朗中有尋化士外身解世網抱朴鎮有心揮玄拂
無想隗隗形骸頹冏冏神宇敞宛轉元造化縹瞥鄰大象
願投若人蹤高步振策杖
閑邪託靜室寂寥虛且眞逸想流巖阿朦朧望幽人慨矣
玄風濟皎皎離染純時無問道者行歌將何因靈溪無驚
浪四岳無埃塵余將遊其嵎解駕輟飛輪芳泉代甘醴山
果兼時珍修林暢輕跡石宇庇微身崇虛習本照損無歸
昔神曖曖煩情故零零冲氣新近非域中客遠非世外臣
澹泊爲無德孤哉自有鄰
坤基葩簡秀乾光流易頹神理速不疾道會無陵騁超超
介石人握元攬機領余生一何散分不諮天挺沉無冥到
韻變不揚蔚柄冉冉年往逡悠悠化期永翹首希玄津想

登故未正生途雖十三日已造死境願得無身道高棲冲
默靖

詠禪思道人　孫長樂作道士坐禪之像并而讚之
可謂因俯對以寄誠心求參焉於衡軛圖巖林之
絕勢想伊人之在茲余精其制作美其嘉文不能
默已聊著詩一首以繼于左

雲岑竦太荒落落英巴布迴巒佇蘭泉秀嶺攢嘉樹蔚薈
微遊禽崢嶸絕蹊路中有冲希子端坐摩太素自強敏天
行弱志慾無欲𩪇玉質凌風霜凄凄厲清趣指心契寒松
綢繆諒歲暮會衷兩息間綿綿進禪務投一滅官知攝二
由神遇承蜩累危丸累十亦凝注懸想元氣地研幾革粗
慮冥懷融震驚怕然肆幽度曾筌攀六淨空同浪七住逝

虛爽有來永爲有待馭

○與恭　三首

與恭字行巳平生苦學內外典靡不研究尤工於詩母
老無託乞食以養趙子昂見其冷泉亭詩嗟賞由是知
名恕中山房雜錄謂上虞人非也

渡錢塘

母在鹽與子在途子行不上母先呼斷橋流水斜陽外羞
見寒林返哺烏

冷泉亭

天竺雨花飛寶臺北山門對冷泉開石拳老樹無人識時
有黃猿抱子來

回鴈峯

官路迢迢野店稀薄寒催客欲添衣南分五嶺雲天遠鴈到衡陽亦倦飛

○宗原二首

原字無極嘗務法於遊僧僧以拄杖畫地原曰師言唯一無二耶僧舉杖指其面原遂豁然原初不識字從是便能詩偈

西江草堂

錙君洛陽英避地越江曲縛屋臨清湍盧簷交翠木高情落琴書永日親鷗鷺得中久已安於世澹無欲採採芙蓉花一笑山水綠

寄孟熙先生

幽齋坐虛敞終朝無好懷況當涼風肅梧葉落空階良友別我久感物經時乖援琴托深意商調詎能諧芝湖在何處望望不得偕日暮碧雲合杳是天之涯

○圓丘三首

丘字雪崖洪武間僧

白水宮

滿目飛晴雪丹山見白虹天機垂不盡地軸卷無窮蕩漾泥寒玉飄零散曉風人間何處著應直到龍宮

寄白雲師（白雲悅詩見續蘭亭會）

自從相約問寒溫吟得詩成欲共論山犬自驚行客過幾回風雨誤開門

占得荒畦半畝餘一犂春雨自耕鋤偶然吟得梅花句旋折松枝就地書

○宗林十首

林字太章宋氏子年十三出家嘉靖初遊都下屏跡香山開萬壽戒壇詔遴宗師爲十座首林其一也世宗奉玄林上書規勸請弘護大法上不以爲忤臨終有辭三寶辭世詩題曰浮生夢幻綿與香山夢寐集傳於世

觀魚

魚在水中生人在水中死貪餌魚上鉤失腳人下水人死魚腹肥魚死人口美吁嗟魚與人惡乎不知此

過蒯亞卿墓（蒯名祥以匠人官少司空）

司空高塚幾春秋麋鹿今來壠上遊黃土自埋修月斧滄江誰補濟川舟松風入夜哀偏切露草侵晨淚尚流莫道荒碑終泯滅遺功應有史官收

過與濟伯楊公墓

草青苔碧野花紅曠世人才塟此中秋雨敗渠鳴濁水夕陽高木戰悲風禽如擁護巢還密鼠若侵凌穴漸空借問子孫今幾葉昔年勳伐有誰同

山居用韻答鳳川朱先生

秋冷啼蛩入講堂夜深饑鼠攪眠牀山厨食盡松花餅瓦鼎烟消栢子香半壁綠苔乘宿雨滿堦紅葉醉新霜幽居漸喜三冬近竹几蒲團雪夜長

春日二首

掃地心已靜讀書門懶開碧桃花落盡猶未覺春來

雨餘芳草香風起游絲動幽禽四五聲說破春眠夢

題鍾欽禮所畫雲山江水隱者圖

隱隱樓臺倚翢阿酒船空處罷笙歌江頭網密魚蝦少山腹雲深虎兕多莫怪考槃逋世路已知平地息風波道人家住中峯上時有茶烟出薜蘿

花椒

欣欣笑口向西風噴出玄珠顆顆同采處倒含秋露白曬時嬌映夕陽紅調漿美著騷經上塗壁香凝漢殿中鼎餗也應加此味莫教薑桂獨成功

補瓢二首

足跡尋常懶過橋棲棲今日又明朝詩情冷淡霜中菊服色離披雪後蕉貧裏有誰分米送禁山無處覓柴燒老來自笑貪心在還對清泉補破瓢

一府茅庵百衲身山扃無日照窗塵雪松梃翠能禁冷霜葉堆紅豈是春瓦礶汲泉便北井木盤分米贈西隣補瓢留得青蚨在自笑癡心也濟貧

○智遠十一首

遠字空林崑山朱氏子把茅徑山出奈園悟於金粟悟引為入室其後悟死凡平日品題所及者皆請同門補授衣拂或徑拈香上旣遠深鄙之故其詩有解行自捫無愧作姓名何必上傳燈住四明知止庵

黃獨吟

黃獨復黃獨結根在深谷性宜砂土清郊圃非其族糞草培且豐歲終大如輻毛長過紫芋粉細勝饘粥昔住雙徑陰時栽濟饑腹乃知折脚鐺古以代晨穀一日燒一枚一年三百六人生亦有幾三萬便充足富貴不能親惟山林乃穫行脚二十秋屢思丘壑宿靈公孤潔貧蒸往賢而淑埋予剛半嚬遺余滿竹籠久違隱者滋撥火煨教熟一飽忘百饑憨憨似偶木免從沿門乞更省負擔噉飯罷步荒坡披枝理霜菊晚黃香漸清隱約動茆屋敗架多殘書匋辭庶可讀

山居

不善栽田法居山別有長青薇採未盡黃獨動餘香却怪沉疴了秋來詩句強丘園時服食精彩見行藏

欲禦高巖冷松燒盡日紅陰崖開積雪陽塢避狂風狡兒投荒穴寒鴉噪晚空一冬饒逸事未入譜圖中

一帶重巖裏悠然隔世喧竹齋終護屋日到始開門雲盡天光曠峯高山獨尊經行無伴侶何處覓名根

次靈章立秋日同坐弘老山居韻

道人腸肚絕炎涼日食苓苓骨有光怕走隣巷三里供獨眠松栢一丘香禾苗欲秀宜炎若橘子求甘要打霜分付山童勤照管莫教山雀啄斜陽

眼白頭黃骨又涼何須劇彩與埋光日窒三頓天容巧夜宿一團地絕香拈韻未吟心已死理庭有法冷如霜此中盡日無塵事品坐峯頭話夕陽

簡黃太沖居士

世有奇男子塵勞不可羈雙眸照天闕兩手啟雲扉俯視風波人紛然投械機蒼生滿目淚寧予一人惟借我今已老不言人間非忽逢超卓者縷縷似開扉一夕留茶話千巖共瀑飛有緣出塵網切莫更思惟

寄史賴水

半霖無十里病骨若千程世任何曾任緣行未必行詩從今日就月向昨宵明最憶龐居士荷香夢亦清

語山禪兄四十

覔得山居翠挿天山高任久性情便壯時豪氣磨教盡老大文章業已捐伶俐是誰千百個癡憨祗我兩三員蒲團小坐超塵外石爛松枯那論年

次靈章見贈韻

粗豪與劇語琅琅聲出皐亭十里塘呀窄全憑長拄杖草深惟着短衣裳烟霞既已久成僻門戶無勞更打墻睡到日高花影動更無人跡到虛堂

〇孫夫人楊氏 十首

楊氏名文儷仁和人工部員外郎應獬之女孫文恪之繼室也以子鋌翰林編修淸封夫人文恪四子皆至九卿而夫人所出者二詩稿附文恪集行世

月夜鳴琴

小堂明月夜捲幔理絲桐素魄千門皎清音一院通落霞飛指下流水瀉絃中停曲聊延佇高天度遠鴻

聞鶯

上苑花如錦流鶯枝上鳴間關頻與侶睍睆更含情習習颸風緩遲遲砌日明香閨方倦繡忽聽兩三聲

城南別女

迢迢向南國五月發長安惟念鳴環女初令事伯鸞心折言難盡歌殘日又闌行行復回顧淚下不能彈

寄妹

浙水春風送別航別來荏苒九星霜我從文苑留京國汝爲繁華戀故鄉幼小閨中同刺繡晨昏窗下共焚香于今兩地遙相憶好寫平安數寄將

元夕

聖代瑤京明盛年更逢三五早春前溶溶良夜燈何燦皎皎青霄月正圓到處笙歌新節序滿城富貴舊人烟懽筵不覺更籌轉忽聽鷄聲報曉天

憶姊和韻

昨夜寒梅已發花新枝折取寄天涯鸞翔霄漢還千里人隔燕吳本一家無那看雲憑畫檻懸知望月倚窗紗錦牋况復傳佳句詠雪高才未足誇

擬內閣觀芍藥

禁署名花本自奇上公相對更相宜天香遠度黃金閣國色新分白玉墀傍檻開時如索笑當堦斷處欲催詩栽培地位元殊絕贏得年年雨露滋

冬日鈞兒應試北上次韻貽之

束書殘臘發南州直北風烟萬里浮爲汝衝寒馳遠道令人連夜絜征裘驛途逢使音須寄酒慢臨河棹莫留回首飛雲應切念且依棠樹近宸旒

初夏即事

朱明初屬夏暑氣漸侵軒日午槐陰密風淸柳絮翻黃雲連麥隴紅雨落桃園恰恰鶯聲老喃喃燕語喧鉤簾對佳景欲賦已忘言

聞徵瓦氏兵至

傳聞瓦氏勇超羣萬里徵來淨冦氛多少材官屯海畔幾
勳𢖍仗女將軍

○神女劉妙容二首

續齊諧記曰晉有王敬伯者會稽餘姚人少好學善鼓
琴年十八仕於東宮爲衛佐過吳維舟中渚登亭望月
倚琴歌泫露之詩有女郎從二婢而至撫琴揮絃調韻
哀雅已命大婢酌酒小婢彈箜篌作宛轉歌女郎脫頭
上金釵扣琴絃而和之歌凡八曲敬伯惟憶二曲明日
訪之知爲吳令劉惠明之愛女卒已久矣

宛轉歌

月既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爭芳夜千秋萬歲同一情

歌宛轉宛轉凄以哀願爲星與漢光影共徘徊

悲且傷參差淚成行低紅掩翠方無色金徽玉軫爲誰鏘

歌宛轉宛轉情復悲願爲煙與霧氛氳對容姿

○箕仙一首

劉季篪爲刑部侍郎其子端書能召仙降筆爲詩季篪
以芭蕉射覆乩云云季篪大驚異

芭蕉詩

摘得江南一葉青也來壇上惱詩情西齋昨夜窗前雨應
減蕭蕭四五聲

姚江逸詩十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黃宗羲編宗羲有易學象數論已著錄是編皆
錄餘姚一邑之詩自南齊迄明以時代爲敘其方
外閨秀仙鬼則總彙於末卷每人各爲小傳頗足
以補史事之闕然第十五卷韓應龍傳末云梨洲
先生選逸詩廣極搜輯不解何故遺此則此卷爲
後人所續無疑非宗羲之原書不知何以混而一
之又劉妙容事出於吳均續齊諧記其人乃吳令
劉惠明之女沒後魂見是鬼非神題曰神女已大
謬又王敬伯雖餘姚人而女則不知何方之產所
遇之地又在吳中引而入之姚江尤爲無理亦必
非宗羲之舊也

明文授讀六十二卷（一）

〔清〕黄宗羲編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清康熙
三十六年張錫琨味芹堂刻本

明文授讀序

時會之遷流云爲之變化轉瞬爲失惟文足
以留之言天下之至久者莫如文故一代有
一代之文此文物菁華所係也然在當時何
代不有斐然之英多錯顯晦過焉而楮墨化
爲灰埃姓氏噉於狐貉者正復不少唐以前
無論宋史之文苑元史之儒學彼其人率
傳於中亦非聊爾迄今求其文而不得者殆
半則夫不得列傳於史之中而文與人之並
湮者可勝道哉是天下之倏爍而不能自必
其留者又莫如文是必賴有人焉爲之薈萃
遴選存十一於千百庶俾各家之著作偕行
並傳不至零渙而澌滅由來遠矣雖然以東
萊之博識收之不盡擇之不精每見當時之

作家有傳於今而逸於昔者亦見一人之文集有相其貌而遺其神者嵇氏更何譏焉是故非搜羅之極其廣則塵鼠有埋沒之幽芳非擇取之極其醇則棗梨有闌入之凡子二者正是難免也姚江梨洲黃先生初有明文案之選其所閲有明文集無慮千家搜羅廣矣猶恐有遺也詢謀於余兄弟伯氏細檢傳

是樓所藏明集復得文案所未備者三百餘家先生驚喜過望侵晨徹夜披粹摭尤余亦手鈔目勘遂爲勒理於是增益文案而成文海夫以先生之明眼卓識而又精勤於搜羅擇取如此則文海成而有明一代有全書更無有埋沒闌入之憾矣顧其緗帙浩繁爲卷幾至五百令嗣主一嘗私請於先生更掄剔

其最者秘之枕中是名授讀益文海所以存一代之文授讀所以爲傳家之學各有攸當也余因之有感焉古稱三立吾人動以立言自負謂文以載道文以紀事若是乎德與功之俱藉於文也豈知德修於身功施於物其設心原不在傳之與否而要有德與功者必傳文士之文自以爲可至久苟不得其人以

傳之殆歐陽子所云榮華之飄風好音之過耳文豈足恃乎宋之文計曾萃而遴選之者有綸言集太平盛典中興制草聖宋文粹自東萊之文鑑出而諸編盡掩誠得傳之之人也然而收之猶有不盡擇之猶有不精得人之中其傳不傳若又有命焉且東萊沒於隆興去宋之亡尚百年未及見身後之文故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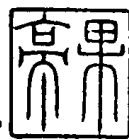
宋之文莫有收而擇之者至今蓋闕如也有
明之文較多於前代即今覯諸人之文集列
屋兼輛不有先生孰能爲之盡收而精擇之
哉然先生適生於明之叔季入
本朝五十餘年考終上壽故得盡見有明之諸
集而收之擇之設也生殁於盛明之時將不
亦如東萊之未及見身後南宋之文何以得

快成一代之全書耶吾因想先生之藿隱蒸
遯空山窮老殆天故以是憔悴先生以結果
有明一代文章之局雖先生一身之不幸乎
實有明諸文人之大幸也余固素有志於刪
刪文海而力有不能當俟稍暇謀將伯於同
心今茲張子有斯授讀之刻固甚余之所樂
聞也主一書來請序其何以辭因具言其緣

起於簡端用以告同讀者

旹

康熙三十八年九月上浣日崑山徐秉義書

序

遼陽後學靳治荆拜譔

文章之傳與不傳本作者之精神亦在選者之學問胸有萬古之識而後發言可垂於永遠胸有萬卷之書而後操管能定其去留蓋作者固難選者誠不易也昔人嘗曰兩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又曰唐無文章惟

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此不過一時興會所感偶舉是篇如謝家論詩楊柳依依穆如清風語耳究之兩晉三唐詎可以一二篇竟予嘗縱觀左國史漢及唐宋諸大家其精神力量各有不可磨滅者獨六朝繁華習爲排偶綺麗之詞去古寖遠有明起高廟迄懷宗三百餘年扶輿淸淑之氣蔚爲人文視上世可爲極盛然其閒弟不必襲師子不必規父靡不隨其性之所近詣之所造自成爲一家言

姚江　梨洲黃先生爲當代耆宿名山石室之藏悉殫心窮究卽年垂八十精神弗衰自把一編目不輟視手不停披嘗出其緒餘訂有明文海文案二集業已膾炙海內矣第卷帙浩繁末學遲鈍卽以全板罔不憚煞於

棄家之苦心又百不獲一欲其終歲而覽之不遺餘力而卒業焉勢必有所不能今先生之子百家能守先生書鍵戶探討積有歲年偶手示一編顏曰明文授讀蓋先生以之課子而嗣君欲以傳諸家者公之世也予捧閱數過不禁掩卷而歎曰有明諸君子之精神學問其萃于斯乎採其尤撮其要旣簡而該

更切而當非先生不能傳古人非先生之子不能體先生之志以傳古人且以傳古人者傳後人嗚呼是眞可傳也巳予不揣荒落素嘗奉教于先生今先生往矣瞻其手澤不啻先生之耳提面命後之讀是書者息心屏氣想見作者之深心與選者之微意浸淫服習識其旨歸其爲裨益又豈可以世數計哉四明張生錫琨先生門下士也刻而傳之弁晋

序 三

昔

康熙戊寅長至日

明文案原序上

姚江黄宗羲述

某自戊申以來卽爲明文之選中間作輟不一然於諸家文集蒐擇亦已過半至乙卯而文案成得二百十七卷而歎有明之文莫盛於國初再盛於嘉靖三盛於崇禎國初之盛當大亂之後士皆無意於功名埋身讀書而光芒卒不可掩嘉靖之盛二三君子振起於時風衆勢之中而巨子嘵嘵之口舌適足以爲其華陰之赤土崇禎之盛珠盤已墜邾莒不朝世不復知有古文一道士之通經學古者耳目無所障蔽反得以理旣往之緖言此三盛之由也某嘗標其中十人爲甲案然較之唐之韓杜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菴

原序一

道園尚有所未逮蓋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未嘗無韓杜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則如韓杜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家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人也議者以震川爲明文第一似矣試除去其敘事之合作時文境界間或闌入求之韓歐集中遣次發言亦無是也此無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

注於場屋之業割其餘以爲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前代古文之選略明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爲最著文選主於修辭一知半解文章家之有偏霸也文粹掇菁擷華亦選之鼓吹文鑑主於論事意不在文文類則蘇天爵未成之書也故碑版連牘以俟史官若以文案與四選並列文章

之盛似謂過之夫其人不能及於前代而其文反能過於前代者亦由不名一槪唯視其一往深情從而捃摭之鉅家鴻筆以浮淺受黜稀名短句以幽遠見收今古之情無盡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則天地間街談巷語邪許呻吟無一非文而遊女田夫波臣戍客無一非文

人也況其置身廟堂風雅之列者乎試觀三百年以來集之行世藏家者不下千家每家少者數卷多者至於百卷其間豈無一二情至之語而埋沒於應酬訛雜之內堆積几案何人發視卽視之而陳言一律旋復棄去向使滌其雷同至情孤露不異援溺人而出之也有某茲選彼千家之文集龎然無物卽盡

投之水火不爲過矣由是而念古人之文其
受溺者何限能不爲之慨然

明文案原序下

有明文章正宗葢未嘗一日而亡也自宋方
以後東里春雨繼之一時廟堂之上皆質有
其文景泰天順稍衰成弘之際西涯雄長於
北匏菴震澤發明於南從之者多有師承正

原序四

德間餘姚之醇正南城之精練掩絶前作至
嘉靖而崑山毘陵晉江者起講究不遺餘力
大洲浚谷相與犄角號爲極盛萬曆以後又
稍衰然江夏福淸秣陵荆石未嘗失先民之
矩矱者也崇禎時三吳以牧齋爲典刑牧齋
聞崑山風韻於其門人同時江右之艾千子
徐巨源閩之曾弗人卓犖相望計一代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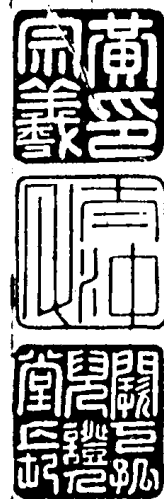
作有所至不至要以學力爲淺深其大旨罔
有不同顧無俟於更弦易轍也自空同出突
如以起衰救弊爲已任汝南何大復友而應
之其説大行夫唐承徐庾之汩没故昌黎以
六經之文變之宋承西崑之陷溺故廬陵以
昌黎之文變之當空同之時韓歐之道如日

中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空同矯爲秦漢之

原序五

説憑陵韓歐是以旁出唐子竄居正統適以
衰之弊之也其後王李嗣興持論益甚伀徠
天下靡然而爲黄茅白葦之習曰古文之法
亡於韓又曰不讀唐以後書則古今之書去
其三之二矣又曰視古修辭寧失諸理六經
所言惟理抑亦可以盡去乎百年人士染公
超之霧而死者大概便其不學耳雖然今之

言四子者只一途耳空同沿襲左史襲史者在其起伏猶能抑揚文義襲左者在其字句則遲鈍拙澁而伎倆愈窮弇洲之襲史似有分類套括逐題塡寫不問其似不似也晩年之文雖剝落未盡尚得無夭閼其所欲言大復習氣最寡惜乎未竟其學滄溟孤行亦可附庸唐之孫樵劉蛻但未能如其深奥耳四

子所造不同途其好爲議論則一姑借大言以弔奇奈何世之耳目易欺也鄞人君房緯眞皆學四子之學者也君房之學成其文遂無一首可觀緯眞自歎無深湛之思學之不成而緯眞之文反以清眞見長由是言之四子枉天下之才亦已多矣嗟乎唐宋之文自晦而明明代之文自明而晦宋因王氏而壞猶可言也明因何李而壞不可言也

明文授讀序

先夫子自戊申歲取家所藏有明文集約五六千本擷其精華至乙卯歲成明文案二百一十七卷庚申歲棠

今上有遺獻之徵旣以老病不能赴又奉

特旨凡黄某所有著述有資明史者著該地方官鈔錄來京官付史舘於是藩司殺可李公俾胥吏數十人繕寫不孝入署較勘而文案亦在其

中丁卯歲不孝入都門故相國立齋先生監修明史以史志數種見委簡閱史館中書此文案固在也未幾不孝以思親告歸先生許以在家纂輯己巳書成先生復招不孝入都再至史館已不見所謂文案蓋有潛竊之而去者矣不孝思此本頗爲海內傳鈔此閒之有無畧不置意中遗後先夫子究以有明作者林林歎於未盡覩至玉峯搜假司寇健菴先生傳是樓明集得文案以外所未有者又如我家藏之數汗數牛而歸綴以紅楮第其甲乙復還玉峯官詹果亭先生命諸佐史繭指錄出親正豕魚以寄先夫子於是復合文案而廣之又有明文海之選爲卷凡四百八十爲本百有二十而後明文始備先夫子嘗謂不孝曰唐文苑英華百本有明作者軼于有唐非此不足存一代之書顧讀本不須如許我爲擇其尤者若干篇授汝讀之於是

更有授讀一書未幾文案爲潛竊之人掩爲己有易名行世或有訝而來告者曰是人也亦嘗受業於夫子之門人得毋類逢門乎不孝曰子言亦不倫矣逢門盡羿之道而殺羿是人也麤險詩書行多未撿頗大不類于乃師烏得與逢門比乎且先夫子之爲是選也亦不過欲表揚一代之文人嘉惠後日之學者奚必詡功自己出苟有傳刻是書者亦即先夫子之志也特嫌

其不悉依原本稍加竄易點金成鐵耳嗟乎以先夫子之生平繼孝閔曾闕學濂洛文章則平揖廬陵節義則追蹤孤竹即無明文之選何嘗有損于毫末況廣而文海精而授讀明文之選門在也卽有緣門烏得而殺之予言不倫矣既而山陽戴子雅一戴子西洮屢以書來索刻授讀不孝遲遲未應或又訝曰夫子之學公而溥子豈秘所異聞乎不孝曰惡是何言也夫所謂

授讀者先夫子憐不孝有志學文賦性鈍魯不能博記故爲是簡提者而授之讀也今不孝方讀禮山中實未遑潛心熟玩于是先夫子之爲是書因不孝而授之讀不孝之受是書乃不自讀而授人讀敢乎故況先夫子之精神在文海文案在其中授讀在其中不刻授讀天下有思文海而刻之者一刻授讀吾恐讀明文者得少而止不且授讀爲文海累乎張子有斯曰不然

刻授讀者正刻文海之先驅也而不見夫歌者乎有善歌于此不聆其音卽遏雲振木未必關懷既聆其音矣既善其歌矣寧有僅聞發皓齒之數聲便能已已而不欲其終闋者故由夫不訛學之人則彼于授讀未必不嫌以爲多將由夫博雅之君子視一班而慕變豹嘗一臠而思全脈未有不因見授讀而并思見文海者矣子亟刻諸萬子貞一曰有斯之言是也合有明數

千家之集而成文海平情而談舍夫子而外孰有緣再能聚數千家之集於一家而又得勤力鉅眼如夫子者而爲之遴拔乎則此文海夫子目光心血之所存有明三百年文士英靈之所寄也予如不亟圖所以刻而傳之脫有不虞子之罪大矣子其可無先刻授讀以爲刻文海地乎不孝瞿然曰是則然矣獨是長淮隔此三千里而是書爲先夫子手澤原本別無副貳可奈

何有斯曰爾不敢以夫子之書輕遠出我去子居若此其近而我兄弟亦嘗及夫子之門爲任刻之何如不孝拜手曰固所願也於是遂徹讀禮之功另詮一目并搜先夫子所書各集評語掇拾篇後間附注以不孝私記以爲讀書知人之助云康熙戊寅年男百家百拜謹述

序

余刻　梨洲黄先生明文授讀既成主一謂余曰子可無一言以為序乎余謂刻書之有序将以言其書之足以信今而傳後也若先生之書當世仰之如泰山北斗珍之如楚璧隋珠固不待序言而始信始傳也况已得宮詹果亭徐公郡司馬雁堂靳公為之序徐公之序謂先生之選盡收而精擇與埋沒闌入之憾勝於東萊之文鑑靳公之序謂先生之選採尤而撮要有簡該切當之實足以華有明諸君子之精神學問二公之論亦可謂知言矣且寒村鄭夫子向許作序茅茨作未遑也近華山范夫子自延平寓書亦諄諄以序言為已任兩夫子皆先生高弟其足以發明

先生之選者豈有餘蘊乎至於先生明文之選權輿於文案絕筆於文海而授讀之集爲家傳簡捷之本則茲選之所以命名予序更言之詳已余復何言哉余惟有明三百年之文定於先生一人之去取則此數十百人之文皆托先生之眼光心力以傳而先生之學識亦即散見於此數十百人之文之内其間

是非決擇斷然不移非先生不能自知之亦非先生不能自言之也乃授讀一書先生固非欲以行世而文海之選緗帙浩繁世無往而刻之者先生俱未嘗作序獨文案有上下序兩篇一論有明之文凡三盛其人亦能以文於前代而所選之文反過於前代一論有明之文壞於何李而王李繼之幾於枉盡天下

之才此則先生盱衡千古論定一代之大旨也今授讀之文雖半未見於文案其大旨有外於選文案者乎即以先生而爲文海授讀之序其大旨亦豈有離於文案之二序者乎則余今日而欲序先生之授讀亦豈有加於先生之自序者乎請以先生文案二序冠於是集之端則余可以無序矣主一曰子盍書

之是即子之序也因次第其言以爲序

時

康熙己卯歲孟冬月四明門人張錫琨拜題

明文授讀發凡

一明文授讀　先遺獻於文粲文海中更拔其尤加硃圈於題上以授不孝所讀者此係有明一代文章之精華不孝讀禮茫山未遑自讀遽以付梓耿耿私心實不免有舍田芸人之病焉

一選中篇數序記最多其次則書與墓文若依文案以撰人之前後序列難於記憶今遵文海例如唐文粹於各體中條別門類以便檢讀但文海篇章大備其分最細此則稍區大畧耳

一先遺獻遍閱有明文集間有數行或數語偶記其爵里姓氏及評其功力手筆者今遇茲選所及謹敢搜掇並載於篇以爲讀書知人之助以非本篇原評特加　先夫子曰或　先夫子書某集以別之其有未經　先遺獻所評及者不孝或追憶　先遺獻平日之緒論或私有觸發以補之則附註百家私記於下

一文海之選　先遺獻甫定成帙往往有名篇大作未及圈點者不孝一依原本不敢妄施以亂觀目知能讀是選者定不以圈點之有無播文之優劣

一先遺獻平日有嘗稱道其文而未見其集者如歸元恭顧寧人諸公不一二數不孝耿耿在懷多方購索謹敢私登數篇亦先意也

一吾家所藏宋元文集極多皆　先遺獻遍假於各藏書家以鈔得者於昔則借鈔於吾族白下之千頃堂虞山錢氏之絳雲樓山陰祁氏之澹生堂鈕氏之世學樓甬水范氏之天一閣禾中曹氏之

倦圃近復得吾師　果亭徐先生鈔寄培林堂所藏集本以補吾家所未備於是　先遺獻有宋元文集目鈔一書部帙浩繁內亦有硃圈甲乙以授不孝讀者今明文既不能自藏則授讀宋元文索性嗣出以公世也

明文授讀目錄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讀

卷之一

奏疏一

卷之二

奏疏二

卷之三

奏疏三

卷之四

奏疏四

卷之八

論三

卷之九

論四

卷之十

論五

卷十一

議

卷十二

卷十三

解說釋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書一　先夫子云方先生書不可分類

卷十七

書二　經學講學

卷十八

書三　雜論

卷十九

書四　國是　吏治　持正　交游

卷二十

書五　論詩

卷二十六

記三　祠廟寺觀類

卷二十七

記四　居室亭池類

卷二十八
記五　古蹟

卷二十九
記六　游覽紀行類

卷三十

記七雜類

卷三十一

序一著述類上

卷三十二
序二　著述類下

張日𣏐漫著序　趙南星
姚孟長翰長代言稿序　倪元璐
錢兼山先生廣川集序　陳仁錫
魏子敬遺稿序　文德翼
博依堂集序　陳弘緒
應本序　黃道周
卓珂月蕊淵蟾臺二集序　曾異撰
陽明先生文集序　施邦曜
筍堂集序　歸莊

侯研德文集序　歸莊

卷三十五

序五　詩集上

黃巖戴氏合族詩序　胡翰
劉兵部詩集序　宋濂
項伯高詩序　劉基
王原章詩集序　劉基
朱先生詩集序　楊循吉
游長春宮遺址詩序　梁潛

認眞子詩集序　陳獻章
甘谷堂詩序　張寧
顧全州七詩序　蔡羽
楓窓集序　薛應旂
吳越詩引　任瀚
孫山甫詩集序　任瀚
三洲子詩集序　王漸逵
越山社送李三洲詩序　王漸逵
沈青門山人詩序　王愼中

朱碧潭詩序　王愼中
梧岡詩集序　王宗沐
白巖山人詩稿序　王宗沐
池亭唱和序　羅洪先

卷三十六

序六　詩集中

壽梅集序　文徵明
前後入蜀稿序　唐順之
項子牖詩選序　彭輅

卷三十七

序七 詩集下

卷三十八

序八 時文

卷三十九

序九 贈

卷四十
序十　送別

卷四十一

卷四十二

序十二 題跋

明文授讀 卷 目錄 味芹堂

卷五十

墓文五　雜類

卷五十一

哀文

傳三 雜流

卷五十六

傳四 物類

卷五十七

賦一 國事

卷五十八

賦二 時令山川類

卷五十九

賦三 居處人事閒情音樂

卷六十

賦四　弔古述懷欣賞哀傷

卷六十一

賦五　禽虫花木器物

明文授讀目錄終

明文授讀卷之一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奏疏一

大庖西上封事　解縉

臣伏奉聖旨朕今命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毋不言古云爾有嘉猷嘉謀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人臣咸若時惟良顯哉臣謂成王於是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固以進諫之臣為善亦未嘗以納諫之主為非唐虞君

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光昭不窮救為盛美昔人有謂魏徵于唐太宗者為其錄前後諫章以示起居郎褚遂良雖未必然借令有之亦足垂世臣主同休停婚仆碑臣竊謂太宗怒非其怒矣陛下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豈宜下比太宗則非臣之所願望也臣願與皐夔比有不願與魏徵同列則臣之感恩服義恐切以為言者尤願陛下毋自狹小誠萬世一時也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　功高萬古此放勳也得國之正皆非漢唐宋所及與所謂取天下于羣盜救生民

於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算不假良平不倚信布徐
定燕都市不易肆女寵外戚寺人藩鎭之患消融底
定皆處之有法朕兆不萌矣不邇聲色不爲遊畋既
皆遠過于漢宋又何謙遜于唐虞唯願陛下篤惇信
之本加愼獨之功登臨若對之功益加密不覩不聞
之地能無間雖處深宮之內亦如郊祀之時即前日
郊祀之敬繼今日存養之功推所以愛臣之心以愛
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以待萬物喜怒哀樂一聽于
天理上下四旁一視而同仁以天地爲一體以天下

爲一人令出惟行也不宜于數改刑期于無刑也寧
失于不經故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
玩玩則不淸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
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常教臣云世不絕賢豈兆億
之衆果無一賢如古之人而盡皆不才者哉陛下常
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民由陛下誠信之
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
惡日滋者善未必蒙福而惡未必蒙禍也甞聞陛下
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褒一大善賞

延于世復及其鄉尊榮奉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
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以
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是非私意使然
也存養之功須臾未加密耳是以有過不及也陛下
天性素嚴或失于急克伐怨欲臣知陛下聖性所無
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
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
溺于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
莫此爲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蠅

集一時死闖寒士抄緝殘蕪畧無可采陛下若喜其
便于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
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之華奥下及關閩濂洛之
佳葩根實精明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刪其無益焚其
謬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
歟」今又六經殘闕而禮記出于漢儒踳駁尤甚宜及
時刪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
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黃帝
堯舜禹湯文武皐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傅說

筫子于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于庶人通祀以爲
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于其
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以王爵而以顏路
曾晳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
不盛哉若夫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
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
常非俗樂之可肄官妓非人道之所爲禁絕娼優俾
於變之民不遷于淫巧易制寺閹尊天子之貴不近
於刑人執戟陛墀皆爲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雖

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于衆職
定久任法而加封待臣子于一體示天下之爲公除
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格樸居而土木之工
勿起佈墾荒田而四 之地勿貧釋老之壯者驅之
俾復于人倫經咒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所謂
瑜珈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
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
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薄不修毋令逮繫
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

仲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
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
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
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止此類也元
首叢脞則股肱惰而萬事皆隳人君不以察爲明帝
德罔愆則民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爲政陛
下孳孳于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孳
孳于治民治盜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且粢盛
之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

之末事也陛下豈誠以此爲足以盡事天事鬼神之
道哉簿書之期獄訟之斷治諸之勤鉤鉅之巧此治
民治盜暴之支流也豈真以此爲足以盡治民治強
暴之術哉古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孔子
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惟一于敬則心即
天祭不必瀆而受無咎之福神不必勞而享無爲之
治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而鬼神
合其吉凶矣近年以來臺綱不肅果若人言以刑名
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勤勞甚非所以厲清要

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攻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衆善惟日除奸每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訣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効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何嘗負有一夫持法固爭謂某不當刑某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皋陶曰宥之三哉臣竊知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衷也然誰不願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禍慾不測入

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于一身刑必延乎親友誰肯捨父母妻子而批龍鱗犯天怒哉陛下進人不擇于賢否授職不量于重輕進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于州縣佐于下僚孝廉人材冥蹈脊趨而或布于朝省聯歷清華椎埋闒悍之夫闒茸下愚之輩朝指刀錐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屩履之賤衮繡執裳負販之傭輿

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盍忱恂有德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偏僻出于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于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措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陛下任意喜怒爲生殺[illegible]如皆[illegible][illegible]之乏忠良也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頭嚴訓告之方未備庠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之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

有效如影之隨形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無機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掉臂而不相[illegible]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求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次時雍至于比屋可封不難矣陛下不可視爲迂濶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陛下天資至高合于道微百家神怪誕妄恍惚臣知陛下洞燭之矣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

謂不必然也、一統之輿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懾矣、天無變災、民無患害、聖躬康寧、聖子神孫、繼繼繩繩、所謂得眞符者矣、何必輿師以取寶爲名、論衆以神仙爲徵應、謂有所謂某仙某神予佑國家者哉、且以傳國寶論之、潞王從珂已焚之矣、屢求屢得、眞僞莫明、假令眞有之、則區區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足爲寶哉、周武之時、未有神仙符應、書之所載、可見也已、而古今享國之長、未有如周者、神仙釋老、誕謾恍惚、何足稽哉、臣覩地有盛衰、物

有盈歉、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民苦困于補納、夫稅一也、而茶椒有糧、菓絲有稅、既稅于所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至于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爲至、州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俾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丈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

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狃于宴安、隳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暇鬬、武備廢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動衆、但敕有司、以時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

兼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荒業、貢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于秦法、孥戮本于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于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爲仇、舜不以爲嫌、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于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化原之所由係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

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于六卿、郎中員外
何職也、而以名于六屬、御史詞臣、所以枵寵臺閣、郡
守縣令、不應廻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唱以禮、而今內
外百司、摭楚屬官、甚于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
恥之節、磬跽曲拳于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爲下
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厲節義也、臣以爲自
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厲、小有過
差、蒲鞭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磬竭愚衷、欲言固
不止此、奉命忖量、急于陳獻、所陳畧無次序、亦不暇

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舉、惟陛下幸垂鑒焉、
先夫子曰、解縉字大紳、吉水人、於序事特長、以太
祖之時、而敢上大庖西封事、王佐才也、精于諸學
凡江右之宗派、婚姻數百年之內、粲若指掌、百家私記
大紳幼穎悟絕人、十八舉鄉試第一、洪武戊辰進
士、選庶吉士、太祖一日幸大庖西、諭公曰爾試舉
今政所宜行者、直述以聞、公上此封事、太祖覽之
喜、公年少有才、欲大用、後會諸忌者中之、賜縱遣
歸、永樂中爲左春坊大學士、謫交阯參議、南都贈
禮部侍郎、補謚文毅

上萬言書疏　葉居升

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
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日者君之象也、月
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
術、姑以所聞於經傳、并摭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
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陰盛陽微、則爲不善矣、今
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日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日
者、臣敢抗於君矣、切觀主上之有天下、埽除羣雄、如
踐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今公卿大臣數十萬之

衆、戰必勝、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使名之、則拱手
聽命、無敢後時、況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
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
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
不得以兼乎上、所以强幹弱枝、以遏亂源而崇治本
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
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
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
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

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顧之甚、或者讒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叔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强耳、豈抗衡之禮邪、昔者、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分之一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爲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

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撫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子弟也、當時一削其地、則遂搆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王室、遂成五　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之所以爲太過者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之以義、國小則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則必無

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世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於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

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爲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爲之徹樂減膳、而寓慘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敎養之、俱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然而不幸敎者入於其中、則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仁愛之篤、洽於民之肌膚、淪於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今議

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守之、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過者也、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愼歟、夫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強暴得以相淩、則國非其國矣、若刑罰繁苛、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當今刑罰言之、笞杖徒

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獲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爲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做流徒律、又刪定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未聞有戒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見有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

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刑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唐太宗謂侍臣曰、醫師之家、欲歲之疫、匪欲害於人、欲利於棺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太宗嘉納之、繇刑罰務從寬宥、猶患及此、況今立嚴密以矯寬縱、能無是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敘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辱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

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名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用、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言動一跌於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爲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爲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切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賢議能之

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勵而爲善者怠朱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爲君子而君子多于小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爲小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于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指其所短而寘之法乎苟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以爲廉爲智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所短棄其所長爲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不如

法朝廷不少貸之吾僞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恥當未仕之時則修身畏愼動遵律法一入於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恥或事掊尅以修屯田工役之貲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非朝廷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近令就中願入軍籍者聽其免罪復官者宥之而猶間有拘其餘丁家小在屯夫有罪之家長既赦

而任之以職矣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夫摧强敵壘則揚精鼓銳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矣今賊人僞四大王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以討獲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討之使之驚駭潰散兼之深山大壑人跡不能追從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生死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生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旣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十里之地雞犬不得寧息況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于

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今旣附籍矣乃取其數而遷徙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責守令年增戶口正謂此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特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定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關封驗候今軍士散漫村落居民不知所爲訛言驚動况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兹之後北郡戶口不復得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爲新籍在官乃見遷徙反易逃匿若欲遷

徙、集而遷之、我奚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太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者也、晉郭璞有言曰、陰陽錯謬、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所致者乎、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之、苛刻聚斂者則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在家小住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逃戶口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當差、如此則人主足以隆好生之德、以樹國祚長久之福、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

者周自文武至于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于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既紀元九年于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綱紀大振、法令修行、亦可謂安矣、而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戮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致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

能相安者、甚不稱主上求治之心也、臣愚謂天下趨於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和氣薰蒸、然後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況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漓、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于使守令知所

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于朝廷知所尚、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為可恕、而世俗流失敗壞為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古之為郡守縣令、為民之師師、則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為急務、至于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

文帖、里中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禮爵次第舉劣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貢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社學為重、教民之急務、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當鎮城郭、或但置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令亦未嘗以教養為已任、徒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及至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亦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與

發之實、上下視為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為何物、爭鬪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恥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拯治為事、至于聽訟獻獄、其一事耳、今專以獄訟為要務、以獲賊多者為稱職、以事蹟少者為闒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為虛文末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宜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贓吏、決一獄訟為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

罪、為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于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為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員考于禮部、升于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升于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

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仁、然世間奇才、罕有如顏回、耿弇、鄧禹者、固未可拘于常法、雖賈誼之才、漢朝以年少難任委之、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為不多、選任名位不為不重、自今數之、賢者寧有幾、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

先大子曰、葉伯巨字居升、以字行、寧海人、他文雖

不見萬言書岡治安之流亞也百家私記居井好讀書喜說禮爲事予貢凡朋友有爭喪必以禮用之爲人耿介不能截人短見人不善直折之以通經術入太學出爲山西平遙訓導洪武九年介星變下詔求言公上書太祖大怒逮死其同時言事者有鄭士利亦逮怒謫作終身然二人卒爲明初直臣之首文亦與日月爭光也

諫元宵燈火疏

章懋

翰林院編修臣章懋臣黃仲昭檢討臣莊昶謹奏爲培養聖德事成化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內閣遣郎中韓定持小揭帖到于東閣及史館分于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節令各賦烟火等詩以爲上元賞玩之具臣等各授一帖內開烟火花燈等項而帖詩讀題目仍令照依舊詩格式擬進進呈及觀舊式俱是玩好之物鄙褻之詞甚非所以養聖心崇聖德也臣等竊議以爲此事必非陛下所爲陛下以天

縱之聖日新之學游心經術遵跡堯舜凡所舉動必欲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方即位之初首下詔赦田租絕貢獻蠲逋負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又開言路凡朝廷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天下欣然以爲陛下應天心承祖德而所以太平萬世者在是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梧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廷臣之疏而遂罷頃因災異勅諭羣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皆臣等目擊耳聞未嘗不拜手稽首稱頌

以爲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自禹湯以來未之有
也在彼者旣皆陛下所不爲則烟火之事臣等又決
知陛下之不樂于此也今日之舉或者兩宮皇太后
在上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歡心非爲一身娛樂之計
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爲養也
臣伏覩南宮母后恭儉慈仁之德著于天下坤儀貞
靜樂天下之珍奇玩好皆不足以動其心豈以烟火
爲樂哉况今兩廣弗靖四川不寧遼東雖云告捷然
情難測尚費區處不可置之度外北　毛里孩包

藏蛇豕之心窺伺間隙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一旱數
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尤多未易悉舉生齒
嗷嗷張口待哺雖蒙優詔賑恤然公私匱乏計無所
出可爲寒心此正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
后同憂天下之日臣等又知陛下之不暇爲此也至
如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爲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
俚不經之詞豈宜進于君上若不取法于聖賢而曲
引宋祁蘇軾之教坊致語以爲之皆是以三代以下
之君望陛下而不以三代以上之君望陛下臣等遭

遇聖明發身黄甲叨與庶吉士之選陛下養之翰林
教之誦習六經師法孔孟二年于兹矣近又授以今
職感冒國恩至隆極厚夙夜惓惓相與戒飭惟恐曲
學阿世無所補報于萬一何敢爲此鄙詞上瀆天聽
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臣等又嘗伏讀宣宗章皇
帝御製翰林院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
道鄒孟以陳若今烟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
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即祖宗之心故
不敢以是妄陳于陛下之前且知其不可猶順而爲

之是不忠也知不可爲而不以實聞是不直也不忠
不直臣罪大矣古之帝王盤盂有戒几杖有銘目不
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兢兢業業惟懷永圖
雖在紛華靡麗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戒謹恐
懼操存省察以致其精一之功者無所不用其極誠
以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惑于耳則凡侈靡之聲皆
乘間而入矣一惑于目則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進
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矣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若
用上元之樂乃微事烟火之舉乃細故此不足爲聖

明之累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若于此一事厭常喜新之念與則他日之甚于此者將無不至不可以微事細故而不之謹也且漆器之作何損于德而舜則止之旨酒之甘何害于事而禹則絕之露臺之費不足爲奢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于是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臣等伏願陛下寬鈇鉞之誅採芻蕘之語將此烟火等事一槩禁止不使接于耳目而移此覩聽爲文王之視民如傷爲大舜之聞善若決

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寬征伐勞役之上則干戈可息災旱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裔可以賓服億千萬年享太平無疆之休則陛下之所以奉養兩宮者其孝豈有大于此哉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以臣言爲沽將不以臣等爲迂濶使天下後世知大聖人之作爲出于尋常萬萬是非臣等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大幸也臣等昧死以聞

先夫子曰楓山不以文士自居而其文綽有風致

百家私記章懋字德懋蘭谿人南京禮部尚書諡文懿明儒學案傳

應詔封事疏

鄒智

伏覩今月初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竊惟陛下即位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撤斥宦官黜遠左道根究浮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禽奇獸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宜其克享天心而景星卿雲昭回乎霄漢之表今變異若此其故何哉臣反復思之無乃陰之當消者未消陽之當長者未長而

陛下所以事天者猶有所未至歟伏讀明詔曰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臣有以見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爲奸臣所誤阻塞言路物論囂然故復下此條以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而曰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陛下之所以求言者已不廣矣然欲興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

始臣請迴流窮源爲陛下陳之惟陛下虛心以聽大內閣者天下之大衙門也利莫利于君子進弊莫弊于小人不退小人不退欲弊之革也不可得已君子不進欲利之興也不可得已且如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倣是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恥世之所謂小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輔朝政必不能修紀綱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賢必有所觀望而不敢來天下之邪必有所盤結而不肯去上弊社稷下弊蒼生此弊所

當革者也臣願陛下諷之再辭以全其體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勞則天下之弊無不革矣至如致仕尚書王恕矢志忠勤可任大事尚書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德必爲之開明朝政必爲之清肅紀綱必振風俗必淳天下之賢必扳茅而來天下之邪必望風而去上利社稷下利蒼生此利所當興者也臣願陛下予之安車以優其禮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蘊則天下之利無不興矣然君子之所以不進而小人之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一制於弘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一間於陳源甘昇則不得以盡其才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爲掎角而玄宗之朝政不經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爲表裏而理宗之國勢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於此曹之盛衰也臣願陛下鑒其所既往謹其所未來大張英斷總攬天綱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太祖

高皇帝爲法凡所以任大臣者一以太宗文皇帝爲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

張錫現記鄒智字汝愚重慶合州人生而穎敏年十二能文章經史過目不忘少貧嘗拾龍泉拖讀書燒樹葉達旦以爲常二十領解巴蜀成化二十三年成進士改庶常會星變應詔陳疏不報適御史湯鼐直言獲罪嫉智者因寘名其中下詔獄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撓當事恨之坐以妖言惑衆罪死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因謫廣東石城所吏日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知餽遺者不變至石城視事兩月盡政悉舉卒年二十六獄中詩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平青史定誰眞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進朝詩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聖朝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忠義之概情見乎辭矣

扶植綱常疏　羅倫

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才識庸下、學問粗疏、頓承天問、賜對大廷、猥蒙聖恩、親置首選、嘗自感勵、思酬獎遇、凡聖學大要、君道急務、朝政失闕、綱紀廢弛、官吏貪酷、生靈愁苦、風俗獘壞、士氣披靡、兵戈擾攘、饑饉荐臻、提其綱領、疏其節目、狀其情實、探其根源、爲萬言書、獻於陛下、以舒天下之望、以報陛下之恩、顧筮仕未久、諳練未深、而又廟堂大臣、百僚庶采、必有憂臣之所深憂、言臣之所欲言、行臣之所欲行、臣以疎遠驟進之人、恐蹈冒言越職之罪、是以心雖懷憂、口不敢言、口雖欲言、時未及暇、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近者李賢遭喪之時、朝廷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所關、風化所係、天下所瞻、後世所監、在有侍從給舍臺官、有知義禮不顧流俗、必陳正論以扶綱常、是用緘默、因循至今、言雖若迂、所關甚大、事雖若緩、所係甚切、由前數事、臣既未敢陳、由此一事、臣又未敢論、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忠君愛國之心、固非陛下求臣之本心、亦

非愚臣報陛下之夙願也、雖越職忤議、君子所嫌、未同而言、聖人不與、然先王之制、時政有失、庶人工藝、猶得以執諫、況臣備員近侍、蒙恩深重、扶植綱常、臣之志也、披寫悃愊、臣之忠也、惟陛下亮之、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是言、眞可爲國家扶綱常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于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于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可以

爲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　　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于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于親、而能忠于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而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陛下于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見

也、似與先王制禮之意不同也、似與孔子之言不類、似與陛下策臣之初意不合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言之、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詞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詞曰身在草廬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卒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

其臣、此二臣者、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于當時、名帶垂于後世、史筆書之以爲盛事、士大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忠于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援例起復爲丞相、王黼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于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

無孝可移忠其君也、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以宋爲鑑、使賢盡孝於親、爲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爲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亦賢之分也、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歟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爲無虞也、孝宗之時、盛强、宋爲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于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必欲行、行之則必効、則

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于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盂員則水隨以員、盂方則水隨以方、君好諫則臣隨以直、君好諛則臣隨以佞、臣直則忤旨多、忤旨多則惡心生、惡心生則祿不可保、身不可安矣、誰肯不保其祿、不愛其身乎、臣佞則順旨多、順旨多則愛心生、愛心生則寵愈可固、位愈可安矣、誰肯不固其寵、不安其位乎、陛下誠能

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延納、降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觀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爲見、舍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爲知、順耳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耳之言[illegible]爲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陳、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

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于朝廷、天下以爲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也、誠不可不慎也、夫賢之起復、猶誘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稍衣錦之徒、接踵朝堂、據禮守經之士、寥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任何所關邪、於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其人爲其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

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建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洽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缺失耶、何未見其敢也、陛下何取于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之計、不過阿媚權勢、預爲巳地、及遭喪之時、則必曲爲諛說、上蒙天聰、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此有故事、例當起復、既遂奸計、畧爲虛

詞、一有俞允、欣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宮阙、懇辭如劉珙者也、名曰奪情、實則貪位、名曰起復、實則戀祿、且婦于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期服、奪情于夫、初無與其妻、起復于父、初無與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動、乃號于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爲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于此哉、枉己者未能直人、忘親者豈能忠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己、望其忠君而先忘親、陛下何取于斯人而起

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于家而後移忠于國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羣攻之至數百人而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預爲已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預爲已地也大臣既無忌羣臣復何憚羣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羣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混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薄

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授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選官則匿服以候選例在求貤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弊綱常之壞一至于此也夫愛親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恥言況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昔于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廢之以爵祿激之以廉恥

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爲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爲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行于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取回内臣許令李賢依富弼故事守制依劉珙故事終喪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于内朝廷既正

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雖昔甘心爲不孝子靦顔爲不忠臣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臣言一出犯者皆怍衆怒羣猜將無不至不曰狂生妄議未諳國體則曰腐儒迂談不達時宜不曰矯激於名希求進用則曰道理雖是窒礙難行近年以來類爲此語阻塞言路折挫士氣臣愚豈不自知言忤于人殃及于已議出於今禍貽於後然夙夜皇皇惟恐上負朝廷下

負所學，取譏於天下，貽笑於後世，是以昧死爲陛下
言之。惟陛下矜賜優容，使讜言日進，曲加保護，使士
氣日振，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俯竭愚忱，仰祈天鑒。
臣謹奏。

先大夫子曰：一峯之文，剛毅之氣，形于筆端，芒寒色
正。百家私記：一峯字彝正，吉之永豐人，成化丙戌狀元。李文達奪情，公詣其私第，告以不可，待之數日，始上疏，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明年復官，尋歸隱金牛山，注意經學，年四十八。正德十六年贈左諭德，諡文毅。先夫子明儒學案曰：先生剛介絕俗，生平不作和同之語，不爲軟巽之行，凍餒幾于死亡，而無一足以動其中，若先生庶可謂之無欲矣。與白沙稱石交，白沙超悟神知，先生守宋

人之途轍，學非白沙之學，而皭然塵垢之外，所見專而所守固耳。章楓山亦稱先生方可謂之正君
吾儕

講學聽政疏

楊守陳

臣聞孟子曰，我非先王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故齊
人莫如我敬王也。臣于孟子，固非其倫，然而敬君之
誠，則雖異世而同心。孟子見一侯國之君，尚陳堯舜
之道，况逢天王之明聖者乎。臣請陳之，而陛下擇焉。
夫堯舜之道一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于内者深，而爲出治之本
也。又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
資于外者博，而致治之綱也。本立則末自茂，綱舉則
目自張，故不勞而庶績熙，無爲而天下治也。今陛下

聖哲天縱，德學日新，自御極以來，屏去珍玩奇寶，放
遠奸臣邪術，登用正人，聽納忠良，躬覽題奏，而日勤
政務，若此不懈，可爲堯舜之君。故天下皆忻忭踴躍，
翹首企足，以望唐虞之治。獨臣之愚，猶有過慮。蓋革
故而正始猶易，持久而保終實難。自昔願治之主，内
得弗深，外資弗博，鮮有不始勤而終怠，前得而後失
者。臣昔忝官僚，伏覩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未嘗
降一睿問，以窮究聖賢之奧旨。儒臣肅然進退，畧陳

訓詁、未嘗進一詳說、以備極帝王之全道、理欲危微
之辨、何自而明、知行精一之功、曷從而盡、臣恐陛下
之得於內者。未若堯舜之深也。今陛下朝時之所接
見者、惟大臣之風儀而已、至于君子小人之情狀、小
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退朝之所閱覽者、惟百官
之題奏而已、至于諸司之條例、羣吏之情弊、何由見
之、宮中之所聽信者、惟內官之語而已、至于千官百
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頌言、何由聞之、賢才不能以
自達、聰明時有所偏蔽、臣恐陛下之資于外者。未若

堯舜之博也。內得未深。外資未博。如木之方植而易
搖、如泉之始導而易塞、倘或銳志少懈。欲心漸滋。則
今日之所屏棄者。異時將收而愛之。今日之所放遠
者。異時將召而親之。今日之所登用者。異日將惰而
黜之。今日之所聽納者。異日將厭而拒之。今日之所
勸覽者。異日將嫌而厭之。豈能始終如一。而純乎堯
舜之道哉。此臣之所以過慮也、伏望陛下遵用祖宗
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
其大經筵及早朝、只如舊儀可也、若小經筵則必擇

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陛下聽講之際、凡所未
明、輒賜清問、若復有疑、更加詳詰、講官或吶、則侍班
諸臣佐之、而覆解詳釋、旁引曲諭、必待聖心洞然明
悟而後已、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與夫理欲危微之
所以辨、知行精一之所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爲賢、何
者爲否、政事何者爲得、何者爲失、天下何爲而治亂、
歷代何爲而興亡、若此之類皆必講之明而無疑、乃
可行之篤而無懈、凡四書五經、祖宗典訓、及歷代諸
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于文華殿、日輪內閣大臣一員、

講官二員、使居前殿之右廂、陛下退朝、常御後殿或
前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政、一遇經書題奏、或有奇
字與言、則錄示講官使解、或召問使對、一日之間、陛
下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淸宮之時少、則欲寡而心
淸、惑少而理明、當夫萬幾閒暇之際、旦氣淸明之時、
湛然凝思、常恐欲心長而理心微、邪佞進而忠良退、
以致政事多失、天下不安、凡一念之萌、一事之作、惕
然警省、必務去人欲而循天理、遠小人而親君子、以
致政事皆得、天下久治、心常得其正、事常執其中、則

陛下之得于內者。深如堯舜。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
午朝則陛下御文華殿、而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
并六科各輪番列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
者、皆先用揭帖略節口奏、陛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
決之、鎮守官巡撫巡按方面及府衛正官、有自任所
來見者、皆條列地方之事、亦略節口奏、陛下令諸司
承旨而議行、有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任而諭戒之、
若有大政、則陛下御文華前殿、名內閣及府部院寺
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謀、而勿相推避、事必求其當

而無或苟且、議若未當、則許諫官駁正、必得至當歸
一之論、陛下更審處而行之、其餘具本進者、名內閣
大臣面議可否而批答之、凡文武大小官員當奏事
之際、見辭之際、陛下必俯降辭色、或詢時政、或詢賢
才、以及諸司之利弊。兵民之休戚、年歲之豐凶、下至
五方之風俗、四裔之情狀、俾各從實以對、言有忠讜
切實者、輒議行之、其讒佞諂諛者、則斥逐之、懇悉任
直者、則容恕之、謇吶不能言者、令具本奏之、俾賢才
常集于目前、視聽不偏于左右、合天下之耳目為一

已之聰明、則陛下之資于外者、博于堯舜、而致治之
綱舉矣。若謂精一執中為腐談、詢岳達聰為迂說、謂
經書不必與儒臣問答、謂政事不必與羣臣面議、但
如近世之聽日講以示虛文、御午朝以應故事、凡百
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旨批答、謂可以致治、則豈有
不立其本而末能茂、不濬其源而日能張者哉、臣恐
積年之弊未除、而將來之患難測、不但如前所過慮
者而已、今之積弊不可勝數、姑舉其一二、若官鮮廉
恥之節、士多浮華之習、教化陵夷、刑禁懈弛、俗尚侈

靡、而財粟滋乏、民生困窮、而盜賊日繁、雖在平時、亦
為可慮、若列衛之城池不修、諸郡之倉庫無蓄、甲兵
朽鈍、行伍空缺、將帥驕惰而不知兵、士卒疲弱而不
諳戰、一或有警、何以禦之、若此者今尚可理、後必難
為、如船之弊漏益大、將不可濟、如人之疾病愈重、將
不可藥、此有識者之所深憂、而臣常為之朝思夕慮、
或至于廢寢忘食者也、書曰、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
危、伏望陛下力行堯舜之道、而深得于內、博資于外、
則積弊可以漸革、善政可以漸成、此所謂本立而末

自茂、綱舉而目自張、殆見庶績咸熙、萬邦協和、一如
唐虞之治矣、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又曰堯舜之知、而不
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臣雖
無大人之德、而陛下志行仁義、實可爲堯舜之君、故
臣敢陳前說、而不敢效小人之爲容悅也、伏惟陛下
裁擇、臣在去歲、恭覩陛下嗣統承天、用賢納諫、而臣
忝侍從之久、義當忠言、遂爲此奏、然以先帝梓宮在

殯、初政最緊、陛下方憂勞不暇、故此奏不敢遽進、尋
蒙聖恩擢居吏部、非復弼諧論思之職、故此奏不敢
自進、今念臣當六旬衰老之餘、三年疾病之後、精力
方憊、神志且頽、誠恐一旦病不能起、遽先朝露、則區
區忠敬之心無由得盡、抑恐陛下雖負堯舜之資、而
羣臣莫陳堯舜之道、徒襲近世弊政、而無以成唐虞
之治也、故敢以此奏進之、伏望陛下恕其冒越之罪、
矜其忠敬之心、俯垂聽納、則非徒愚臣一身之幸而
已、

先夫子曰、鏡川長於經術、諸經皆有私抄、其於先
儒之傳、惟是之從、附以己見、有不合者、雖大儒之
說不苟狥也、故文有根據

百家私記、楊守陳、字惟新、鄞人、母張太夫人夢大星入懷、乃妊、及公生、天庭有黑子七、狀如北斗、五歲誦書五行下、舉於鄉第一、以進士入翰林、孝宗出閣、充日講、時太子以奉命立聽、閣臣請殿下坐、講官宜跪講、公執不從、孝宗即位、閣臣忌公、擬遷南京吏部侍郎、上手除南京二字、下之、次年改元二月、公上此疏、上溫言報聞、次月即御經筵、午朝後數年、上時召輔臣論政、人謂孝宗十八年聖治、俱公一疏發之、贈禮部尚書、諡文懿

明文授讀卷之一終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琛　男百家　校讀

奏疏二

諫迎佛疏　王守仁

臣自七月以來切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爲陛下遣使外遠迎佛教羣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爲此乃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羣臣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爲善之端作

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遡流求原而乃狃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眞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請爲陛下言好佛之實陛下聰明聖智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卽位以來偶値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時御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發陛下聽之以爲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射之能縱觀於遊心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爲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爲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

羣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綸音發幣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翻然於高明廣大之業也陛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

過爲諛言以佞陛下哉、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　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爲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　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　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爲御、王良爲

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群品之嚚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竊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爲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爲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莫尚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于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爲、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

變時雍、極而至于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群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咒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冥、是固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

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陛下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仁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陛下未之求耳。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則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陛下于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爲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

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　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爲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者矣。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之費、斃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謬爲大言以欺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豈欺我哉。

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羣臣。果臣言出于虛謬、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諱忌、伏見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踊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陛下垂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先夫子曰、茅鹿門云八大家而下、予於本朝獨愛王文成公論諸學書及記學記尊經閣等文、程朱所欲爲而不能者。江西辭爵及撫田州等疏、陸宣公李忠定所不逮也。即如浰頭桶岡軍功等疏、條次兵情如指諸掌、公固百世殊絕人物、區區文章

之工與否、所不暇論。予特揭于此、以見本朝一代之人豪、而後世之品文者、當自有定議云。按鹿門此論知言之選也。予謂有明之文統、始于宋方東里嗣之、東里之後、北歸西涯、南歸震澤。匏菴震澤昭穆雖存、漸淪杞宋。至陽明而中興、爲之一振。第自宋以來、文與道分爲二、故陽明之門人不欲奉其師爲文人、遂使此論不明、可爲太息者也。百家私記

先外祖葉六桐先生曰、新建之文、青天朗日之中、而又委宛曲折、入情即如諫迎佛疏、豈遜昌黎佛骨表哉。此疏予昔眞蹟落在海寧陳乾初先生家、康熙丁巳、其子敬之以此見贈。今歸姜定菴先

生至今猶在心目

再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王守仁

南京兵部尚書臣王守仁謹奏爲懇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事臣于正德十六年十二月節准兵部吏部各該題奉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靜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便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劵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叅贊机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叅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併妻一體追封欽

此臣聞命驚惶竊懼功微賞重禍敗將及已經具本辭免去後隨于嘉靖元年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前事節奉聖旨論功行賞古今令典詩書所載具可考見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以積惡深重禍延先人臣方煢然疚疾僅未殞絕聞命惕懔䰟魄散亂已而伏塊沉思臣以微勞冒膺重賞所謂叨天之功掩人之善襲下之能忘已之恥者臣于前奏已具陳之矣然而聖旨

優恩獨加于臣餘皆未蒙採錄者豈以江西之功果臣一人之所能獨辦乎朝廷爵賞本以公于天下而臣以一身掠衆美而獨承之是臣壅閼朝廷之大澤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望也非不滋甚已乎夫廟堂之賞朝廷之議也臣不敢僭及至于臣所協力同事之人則有不得不為一申白者古者賞不踰時欲人速得為善之報也今効忠赴義之士延頸而待已三年矣此而更不一言事日以遠而意日以衰誰復有為之論列者故臣輙敢割痛忍哀冒斧鉞而控籲氣息

奄奄之中忽不自覺其言之躁妄亦其事之有所感于昔而情有所激于其中也竊惟宸濠之變實起倉卒其氣勢張皇積威凌劫雖在數千里外無不震駭失措而况江西諸郡縣近切剝床觸目皆有賊兵臨處皆有賊黨當此之時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威靈以號名遠近然而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旨則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懷畏死偷生之心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為辭則臣亦可何如哉然而聞臣之調即皆

感激奮勵或引兵而至或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虀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難一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行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誠以同赴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此臣所謂不敢受也且宸濠之變天實陰奪其魄而摧敗之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同事諸人者為庸使其時不幸而一蹶塗地則粉身滅族之慘亦此同事諸人者自當之乎將猶可以藉衆議之解救

而徐免之乎天下之人犯必死之難以赴義則上之人有必行之賞以報功今臣爵獨崇而此同事諸人者乃或賞或否或不行其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由此言之亦何苦損身赴義以來此呶呶之口而自求無實之殃乎乃不若退縮引避反可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逭于衆口之誹也夫披堅執銳身親行伍以及期赴難而猶不免于不忠之罰則容有托故推奸坐而觀望者又將何

以加之今不彼之議、而獨此之察、則巳過矣、昔人有蹊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爲蹊田固有責、而奪牛則巳甚、今人驅牛以耕我之田、既種且穫矣、而追究其耕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無乃太遠于人情乎、方今議者、或以某也素貪而鄙、某也素躁而狂、故雖有功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其罪、噫是亦過矣、當宸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驅縛、或死或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縻、遠者逃竄矣、當此之時、苟知有從我者、皆可以爲忠義之士、尚得追論其平時耶、況

所謂若貪與鄙者、或出于讒嫉之口、而未皆眞耶、夫居常處易、選擇而使、猶不免于失人、況一時烏合之衆、而顧以此概之、其責于人終無巳乎、夫考素行、別賢否、以激揚士風者、考課之常典、較功力、信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之大權、故鄙猥之行、平時不取于士列、而使貪使詐、軍事有所不廢也、急難呼吸之際要在摧鋒克敵而巳、而暇逆計其他乎、當此雖有禦人國門之寇、苟能效其智力以協濟吾事、亦將用之、用之而事果有成、亦必賞之、況乎均在士人之列、同

勤事之忠者乎、人于平居無事、扼腕抵掌而談、孰不曰我能臨大節死大難、及當小小利害、未必至于死也、而忽有倉皇失措者矣、又況矢砲之下、劍刀之間、前有必死之形、而後有夷族之禍、人亦何不設以身處其地而少亮之乎、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而施之、今人方有可錄之功、吾且遂行其賞可矣、縱以既往之愆、亦得以今而贖、但據其顯然可見者、毋深求其隱然不可見者、賞行矣、而其人之過猶未收也、則從而行其黜責、人將

曰、昔以功而賞、今以罪而黜、功罪顯而勸懲彰矣、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核之意行于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巳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奸警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梧膠于河水、而曰是有膠焉、亦可飲而醉也、非有易牙之口、將不能辨之矣、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人臣于國家之難、凡其心之可望、力之可爲、塗肝腦而膏髓骨、皆其職分所當然、則此同事諸臣者、遂敢以此自爲之功、而邀賞于其上乎、顧臣與之同事同功、今賞積

于臣、而彼有未逮臣復抗顔直受而不以一言、是使朝廷之上果以其功獨歸于臣、而此諸人者之績、因臣之爲蔽、而卒無以自顯于世也、且自平難以來、此同事諸人者、非獨爲巳斥諸權奸之所誣搆挫辱而巳也、群憎衆嫉、惟事指摘搜羅以爲快、曾未見有鳴其不平而伸其屈抑者、幸而陛下龍飛、赫然開日月之光、英賢輔翼、廓清風而鼓震雷、于是陰氣始散、而魍魎潛消、然而覆盆之下、尚或有未能自露者也、故臣不敢避矜誇僭妄之戮、而輒爲諸臣者一訴其艱

難抑鬱之情、昔漢臣趙充國破羌而歸、人有諷之謙讓功能者、充國曰吾老矣、爵位巳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政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主上明言其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實對、夫人之忠于國也、殺身夷族有不避、而乃避其自矜功伐之嫌乎、臣始遇變于豐城也、蓋舉事于倉卒莽眛之中、其時豈逆睹其功之必就、謂有今日爵賞之榮而爲哉、徒以事關宗社、是以不計成敗利鈍、捐身家棄九族、但以輸忠憤而死節、是臣之初心也、

至于號召三軍、則雖激之以忠義、而實歆之以爵祿延世之榮、勵之以名節、而復動之以恩賞絢耀之美、是非敢以虛言誘之也、以爲功而克成、則此爵祿恩賞、亦有國之常典、理所必有也、今臣受殊賞、而衆有未逮、是臣以虛言罔誘其下、竭衆人之死而共成之、掩衆人之美而獨取之、見利忘信、始之以忠信、終之以貪鄙、外以欺其下、而內失其初心、亦何顔面以視其人乎、故臣之不敢獨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之爲榮也、所謂有重于封爵者、故不爲苟得耳、伏願陛下

察臣之言、不以爲誇也、而因以察諸臣之隱、允臣之辭、不以爲僞也、而因以普諸臣之施、果以其賞在所薄歟、則臣亦不得而獨厚、果以其賞或可厚歟、則諸臣亦不得而遂薄也、江西同事諸臣、于前奏亦以略舉、且該部具有成冊可查、不敢復有所塵瀆、臣在衰絰憂苦之中、非可有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舉、不勝受恩感激、含哀冒死、戰慄惶懼、懇切祈望之至、謹具本奏聞、

正典禮疏

張孚敬

臣切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伏惟皇上應天順人嗣登大寶踐即敕議追尊與獻王以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此誠孝子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也茲者朝議謂皇上入嗣大宗宜稱孝宗皇帝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興獻王妃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者然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耳伏承聖諭以此禮事體重大令

博求典故務合至當之論臣有以仰見皇上純孝之心矣比有言者遂謂朝議爲當恐未免膠柱鼓瑟而不適于時黨同伐異而不當于理臣固未敢以爲然也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臣厠立清朝發憤痛心不得不爲皇上明辯其事記曰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聖人緣人情以制禮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異同明是非也夫漢之哀帝宋之英宗乃定陶王濮王之子當時成帝仁宗無子皆預立爲皇嗣而養之于宮中是尚爲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于彼一時猶可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七年比于崩殂而廷臣遵祖訓奉遺詔迎取皇上入繼大統豈非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臣伏讀祖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夫孝宗興獻王兄也興獻王孝宗親弟也皇上興獻王長子也今武宗無嗣以次屬及則皇上之有天下真猶高皇帝親相授受者也故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爲孝宗後比之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者其公私實較然不同矣或以孝宗德澤在

人不可無後夫孝宗誠不可忘也假使興獻王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夫興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無疑也今聖母之迎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況興獻王惟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故在皇上謂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或以大統不可絕爲說者則將繼孝宗乎繼武宗乎夫統與嗣不同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

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昔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或以親謂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殊不知曹叡是時、尚未有嗣、其諸孽預為外藩援立者、此有為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可槩論乎、故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不時不順、則非人情矣、非人情則非禮矣、臣竊敢謂今日之禮、宜別為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興獻王不失

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夫人必各本于父母而無二、議禮者亦惟體之于心而已、今者不稽古禮之大經、而泥末世之故事、不守祖宗之明訓、而率曹魏之舊章、此臣之所未解者也、雖然非天子不議禮、今皇上虛己宏大、時咨衆言、倘以朝議為禮之當稱號一定、不可復易、且將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知以利為利、而自遺其父母、疑非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之謂也、臣竊惟此禮乃天經地義、萬代瞻仰、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故大臣平章、小臣獻納、皆分之宜也、書曰有言

逆于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女志、必求諸非道、夫逆心之言、疑于忠、而未必皆道也、遜志之言、疑于諛、而未必皆非道也、臣愚豈敢導諛君上、以自誤于不忠、又豈敢昧于自獻、以誤君于不孝、惟聖明體察而裁決焉、臣不勝懇切聽命之至、

有家私記公初名璁字秉用永嘉人正德辛巳進士官至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忠初公成進士隸事大理而興獻之議久不決公有此疏世宗心是之進于輔臣禮官議報聞公大為南京刑部主事乃下議議尊孝宗為皇考興帝曰本生父而公復上書爭之草成問二篇于是杜疏亦上世宗益心動方公獻夫霍公韜輩益推緣公說而進之決從公

議趙拜翰林學士獻王既稱皇帝後稱皇考而光祿寺丞何淵遂欲宗之列祀太廟公力爭謂當別立廟不當干正統此限于分者也

治安疏　海瑞

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惟其為天下臣民萬物之主責任至重凡民生利病一有所不宜將有所不稱其任是故養君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臣工使之盡言焉臣工盡言而君道斯稱矣昔之務為容悅阿諛曲從致使災禍隔塞主上不聞者無足言矣過為訐者則又曰君子危明主憂治世夫世則治矣以不治憂之主則明矣以不明危之無乃使之反求眩瞀莫决趨舍矣乎非通論也臣受國厚恩矣請執有犯無隱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過曰過不一毫諱過不為悅諛不暇過訐謹披瀝肝膽為陛下言之漢賈誼陳政事于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文帝性仁頗柔慈恕恭儉能有近民之美優遊退遜尚多怠廢之政不究其蔽所不免槩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所不能槩以政之安且治頌之諛也陛下自視于漢文帝何如陛下天資英斷睿識絕人可為堯舜可為禹湯

文武下之如漢宣之勵精光武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無敵憲宗之志平僭亂宋仁宗之仁恕舉一節可取者陛下優為之即位初年剗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舉其大槩箴敬一以養心定冠服以辨分除聖賢土木之像奪宦官內外之權　毀不與祀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忻然以大有所為仰之識者謂輔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非虛語也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呂祖謙稱其不盡人之財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予之然貫朽粟陳民多康阜三代之後皆稱賢君焉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矣反剛明而錯用之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興修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綱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飾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于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為薄于夫婦天下吏貪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自陛下登極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賦役煩增萬方則效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

懸磬、十餘年來、天下極矣、天下因仰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邇者嚴嵩、嚴世蕃、極刑差快人意、一時稱清時焉、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漢文帝遠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內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而諱語、詩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弼棐匡救、格非以歸正、諸臣責也、夫聖人豈絕無過舉哉、古者設官、亮采惠疇足矣、不必責之以諫、保氏掌諫王惡、不必設之也、木繩金

礪、聖賢不必言之也、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建興宮室、工部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一人為陛下正言、為都俞吁咈之風、陳善閉邪之義、邈無聞矣、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以從陛下、昧沒本心、以歌頌陛下、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有官守、有言責、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也、一意玄修、是陛下之心惑也、過于苛斷、是陛下之情偏也、而謂陛下不顧其家

人情乎、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取、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為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學微、所言或不免已私、或失詳審、誠如胡寅撓亂政事之說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意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為是已拒諫、執陛下一二事不當之形跡、臆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陛下誤終不釋、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為身家心與懼心合、臣職不明

臣以一二事形跡、既為諸臣解之矣、求長生心與惑心合、有辭闢于臣、君道之不正、臣請再為陛下開之、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修醮、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止說修身立命、止說順受其正、蓋天地賦予于人而為性命者、此盡之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存至今日、使陛下得以訪其術者、陶仲文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矣、仲文尚不能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至、為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伏羲氏王天

下、龍馬出河、因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其背、因而第之以成九疇、河圖洛書、實有此瑞、以洩此萬古不傳之秘、天不愛道而顯之聖人、藉聖人以開示天下、猶之日月星辰之布列而曆數成焉、非虛妄也、宋眞宗獲天書于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由人工擣以成者也、茲無因而至、桃藥是有足而行耶、天賜之者、有手執而付之耶、陛下玄修多年矣、一無所得、至今日左右奸人逆陛下玄修妄念、區區桃藥之長生、理之

所無、而玄修之無益可知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率臣下、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玄修無害矣乎、夫人幼而學、旣無致君澤民興事之學、壯而行、亦無致君澤民殊用之心、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之未必爲道也、即近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爲貪竊、今爲逆本、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首稱之、雖近日嚴嵩抄沒百官、有惕心焉、無用于積貯求遷、稍自洗滌、然嚴嵩罷相之後、

猶之嚴嵩未相之前而已、諸臣寧爲嚴嵩之順、不爲梁材之執、今甚者貪求、未甚者挨日、見稱于人者、亦廊廟山林、交戰熱中、鶻突依違、苟舉故事、潔己格物、任天下重、使社稷靈長、終必賴之、未見其人焉、得非有所牽制其心、未能純然精白使然乎、陛下欲諸臣惟予行而莫違也、而責之以效忠、付之以翼爲明聽也、又欲其順乎玄修土木之誤、是股肱耳目不爲腹心衛也、而自爲視聽持行之用、有臣如儀衍焉、可以成得志與民由之之業、無是理也、陛下誠知玄修無

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安與不安、治與不治由之、翻然悔悟、日視正朝、輔宰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于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其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于臯陶伊傅之列、相爲後先、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內之宦官宮妾、外之光祿寺廚役、錦衣衛恩廕、諸衙門帶俸、舉凡無事而官者、亦多矣、上之內廚內庫、下之戶工部、諸廠段絹糧料珠寶器用木材諸物、多而積于無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

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一節省間而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節省而國有餘用、民有蓄藏、不知其幾也、而陛下何不爲之、官有職掌、先年職守之正、職守之全、而未行之、今日職守之廢、職守之苟且因循、不認真、不盡法、而自以爲是、敦本行以端士習、止上納以清仕途、久任吏將以責成功、練選軍士以充伍旅、驅緇黃遊食使歸四民、責府州縣兼舉富教、使成禮俗、復屯鹽本色以裕邊儲、均田賦丁差以蘇困敝、舉天下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爲奸、

刑之無少姑息焉、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遠之業、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一振作而諸廢具舉、百弊劃絕、唐虞三代之治、粲然復興矣、而陛下何不爲之節省之振作之、又非有所勞于陛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任、諸撫按科道糾舉肅清之于其間、陛下持其大綱、稽治要而責成焉、勞于求賢、逸于任人、如天運于上、而四時六氣各得其序、恭已無爲之道也、天地萬物爲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物熙洽、薰爲太和、而陛下

性分中自有眞樂矣、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道與天通、命由我立、而陛下性分中自有眞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效者也、若夫服食不終之藥、遊與輕舉、理之所無者也、理之所無、而切切然散爵祿、竦精神、玄修求之、懸思鑿想、繫風捕影、終其身如斯而已矣、其可乎、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復何言、大臣持祿而外爲諛、小臣畏罪而面爲順、陛下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忠、惓惓爲陛下言之、一反

情易向之間、而天下治與不治、民物之安與不安、決焉、伏惟陛下留神、宗廟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戰慄恐懼之至、

先夫子曰、剛峰瓊州人、嘉靖二十八年舉人、仕至南京都御史、文非所長、然剛梗直截、不顧人之好惡、所著有備忘錄、

私記嘉靖四十四年剛峰爲戶部主事上此疏世宗覽之大爲感動留中數月會世廟有疾煩懣逮詔獄嚴刑追究刑部擬大辟已而帝意轉得釋又按宋撫澄記海忠介事忠介公之批鱗也世廟震怒繞殿行竟夕按而上內刺都盡名華亭定議斬之華亭請其疏下邏數日不擬帝怒促至再華亭俯伏泣曰臣豈敢成陛下殺諫臣之名帝怒始解

考正孔廟從祀疏　　程敏政

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爲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於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於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勸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况先師孔子有功德於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其廟廷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於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

顧歆、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教、爲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于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爲關係、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邇者言官欲出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疑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憚于改作、臣考之于書、揆之于心、不敢妄爲異同、謹書一條陳、上瀆聖覽、伏乞皇上丕顯文謨、主張斯道、仍下禮部通行集議、采而行之、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爲百世可遵之典、使世教有興起之益、人心得趨向之公、其于治道

未爲無補、謹具奏聞、一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註疏、謂稱爲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爲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隲之召、爲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徒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

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爲經師、使侑坐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或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淸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

深于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
詁風角等書、班之于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
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
後爲博士、毀武于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心
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慙、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
身爲贓吏、子爲賊徒、可爲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
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侯、
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起兵討賊、肅又
爲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佞已、乃其過之小者、

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亦無可稱、
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要、紿人曰懼其爲害耳、
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癭之譏、盡殺江陵之人、
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于名教得罪
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
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
公羊高穀梁赤之于春秋、伏聖孔安國之于書、毛萇
之于詩、高堂生之于儀禮、后蒼之于禮記、杜子春之
于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

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
之崇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
况其書行于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
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
胡氏、又何取于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
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
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
之文、于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惟妄
之迹、將自甘于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

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于鄭衆盧植鄭玄服虔
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
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
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
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
范甯五人、各祀于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
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
氏則不傳于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
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

矣一孔子弟子見于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于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臨川侯在西廡重復無稽一至于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螣而孔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

史記邢昺註疏朱子集注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爲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于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于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其名實相符而不舛于禮也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

心可謂大矣然荀況楊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爲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于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而

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于河汾師道之立出于魏晉佛老之餘道令人以爲盛則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爲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甚詳大約以爲少著述而不得比子

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之以程氏之說程子看詳學記日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于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于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于宣聖之廟其爲缺典甚矣況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

有德于教于學者死則爲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沒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祀于學宮最得禮意一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于上父坐于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

而言道者縱出于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諸賢于冥冥之中必有不安于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杞國公謚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恐乞下有司于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祀啟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況程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

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屬掾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游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于閩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啟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

先夫子曰篁墩以博洽爲文動有根底大約與王華川相似固是一時學者私訊篁墩字克勤休寧人生而穎慧巡撫羅綺

以神童薦之朝英宗命其應對拜起如老成人命賜食詔館閣試之所日賦聖節及瑞雪詩并經義各一篇援筆立就文采粲然諸閣老皆嘆異之英宗嘗甚器讀書翰林院李文達以女妻之登成化甲辰進士授編修同修英廟實錄公于書無所不讀著述甚富雅是非考正孔廟之從祀及宋紀受考終 道一編尤有關係者

申明冠禮疏　孫存

禮部主客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臣孫存謹奏爲申明冠禮事近該臣奏請皇帝陛下舉行冠禮伏蒙敕下禮部覆題奉聖旨是既先朝俱未舉行罷欽此欽遵臣有以仰窺陛下虛心聽納無意無必之盛節矣蓋本部言家語載孔子謂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肆我英宗皇帝武宗皇帝俱未舉行冠禮陛下因是其言而罷之若本部詳言天子冠禮乃我太祖高皇帝之聖制與歷代之所已行則陛下亦且是其

言而行之矣臣謹按家語周公使祝雍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思服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天子之冠禮也歷漢魏晉唐帝冠之禮大率祖之博物記漢孝昭帝冠辭曰陛下摛顯先帝之光輝以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遵大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沖孺之幼志蘊藉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承式永永與天無極後漢書正月甲子若丙子爲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

禮乘輿初服緇布進賢次爵弁次通天皆于高祖廟以禮謁見世祖廟又興平元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司徒淳于嘉爲賓加賜玄纁駟馬此漢天子之冠禮也三國志魏天子冠一加其說與家語相發明曰士禮三加加有成也至于天子無加數之文者將以踐阼臨下尊極德備豈得與士同也此魏帝之冠禮也晉書穆帝孝武帝將冠皆先以幣告廟訖又廟見江左諸帝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又預于殿上鋪大牀御府令冕幘犀導衮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幘

太保加冕太尉跪讀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無極眉壽維祺介茲景福加冕訖侍中繫玄紞常侍脫帝絳紗服加衮服事畢太保率羣臣奉觴上壽王公以下三稱萬歲乃退此晉天子之冠禮也唐書四曰嘉禮皇帝始加元服有司卜日告于天地宗廟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壽考維祺以介景福乃冠此唐天子之冠禮也今曰天子無冠禮然則彼皆非歟我太祖超越百王親集五禮其制天子冠禮盍取

諸周奏告郊廟百僚陪位行禮殿上進醴稱賀盍取諸晉一加冕冠盍取諸魏祝詞爾雅盍取諸唐今陛下將冠誠述我太祖之禮而行之幣告于天地宗廟齋告于文武羣臣于奉天正殿行之以文武大臣攝之太師太尉相之使臣子喜哉遂其嵩呼舞蹈之賀則四海之民聞之舉忻忻然有喜色而相告曰明天子冠矣復行太祖之政矣天下自此太平也豈不光明俊偉哉乃若今之所行以巍巍天子之冠禮官不與其儀史臣不書其事天地無奏告之文臣民無慶

賀之佈不相之以元老大臣而相之以近習閹寺不行之于當陽正衙而行之于燕居寢殿竊爲聖明惜之且臣之所論者非謂陛下不行三加之禮爲不重人道之始也謂陛下不行一加之禮爲不備冠禮之儀也盍三加者士之冠禮載諸儀禮者是也自元子以下皆然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一加者天子之冠禮行于周王行于魏人備載于大明集禮者是也惟天子行之其禮異于士則義亦異于士矣士之冠禮成人之禮也君之冠禮君人之禮也家語所謂人君

不冠者謂人君不行士之冠禮也乃謂人君不行人君之冠禮可乎孔家語文不類于六經義或繆于聖人殆不可盡信之書也若大明集禮之冠禮本之周公監于歷代而折衷于吾聖祖乃無非可行之成憲也我聖祖嘗命羣臣議母服古今言人人殊乃斷自宸衷著爲定制而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正以三代之禮不相沿襲時王之制所當遵守凡所著定者皆精神心術之運萬世不易之定體也若以天子冠禮之制爲有戾于孔子之言則我聖祖萬機之暇博極

羣書豈獨遺家語而必欲從周公之制哉殆必有槩于中而損之益之以適厥中耳惟我英宗武宗未行冠禮則亦當時之疑議也與其法當時之疑議孰若法聖祖不刊之成憲耶其有謂周公以叔父攝位故冠成王以成人之禮非後世臣下可同也臣謂此言尤謬大抵成王君也周公臣也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而何有于叔父何有于居攝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君臣者定故有周君臣之分猶萬世君臣之分也周公可以舉冠禮于成王固知冠禮未有不

可行于天子也今陛下冠期日近而臣復瀆宸聰無及于事而祗蹈干冒天威之罪但心有所懷不得不盡倘蒙聖明採擇則大婚尚在半月之後猶可改卜日行也臣言之後恐有以非正月甲子爲言者則漢惠帝冠以三月固不必正月可冠也伏望皇上仰遵祖訓俯賜宸斷訪于元老儒臣毅然復行隆古之禮則修己化民之大端而敬天法祖之一道也臣極知方今天下之事甚有大于此者則陛下有股肱之寄有耳目之司有諤諤之六卿有師師之庶職夫既已

言之矣如臣卑微愚昧徒陳一節之禮猶弗可底行尚敢他說哉臣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先夫子曰孫存字性父滁陽人官至河南布政使所著豐山集文亦應酬畧兼理學

劾嚴嵩疏　楊繼盛

方今在外之賊，惟　為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　者，犬羊之盜，瘠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　之先，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為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

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為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臣，儼然丞相自居，挾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于人，雖有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謝

嵩矣，蓋惟知事權出于嵩，惟知畏懼奉承于嵩而已，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皇上令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于眾曰，此人不親附于我，故票本罷之，皇上宥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于眾曰，此人得罪于我，故票本報之，凡少有得罪

于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別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皇上之恩，以市己之惠，假皇上之罰，以彰己之威，所以群臣感嵩之惠，甚于感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于畏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于嵩，大小臣工，又盡附于嵩，嵩之心膂，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皇上之明斷，乃假權于賊乎，如此，此竊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慎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己之善，

而歸之于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已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于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于人曰，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于已也。及今則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爲書十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擬議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父逸子

勞之爲，世蕃却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群會票擬，結成奸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㫤稟事于嵩，曰昨御史參朴參、守備許寶等失事，本部覆本已具揭帖與東樓，聞東樓已票送入來，知何如。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內外兩等，其有外聽，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行下，果如嵩言，即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

前經歷沈鍊劾嵩，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慣用鄙，奔走嵩門下，爲嵩心腹，感嵩之恩，畏嵩之威，倉皇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竝已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二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囚。蓋深恨嵩父子竝專權柄故耳。此

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于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以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爲壟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先布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爲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爲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爲廣東巡按，朋奸比黨，朦朧奏合。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

旻字十九號堂稿可查、夫效忠嚴嵩皆世蕃子也、暨
任豢養、未間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
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
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府
印信、黃如桂得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皇上爵
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
倘既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發遣、皆
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
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則嵩

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
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爲事革任、嘉靖二十九
年張達等陣亡、正 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爲國家
之心、選一賢將、 聞知、豈敢輕犯京師、世蕃乃受
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丹兒軍
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蔭子、嵩父子彼時皆自誇以
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于
嵩、嵩皆自嘆以爲養虎遺患、後又知皇上有疑鸞之心、
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迹、

以眩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
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皇上有疑
鸞之心故耳、是勾 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
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
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
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 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嘉
靖二十九年、 犯京深 、失道歸路已絕、我軍奮
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
計于嵩、嵩宜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

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
此處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
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皇上拏問汝夔、求救于嵩、
嵩又曰雖是拏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
夔招出眞情、故將此言啜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
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辯、及汝夔臨刑、始知爲
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
夔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爲嵩主張、特皇上不知之
耳、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

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乃于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其奸、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皇上供事內庭之用、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于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幾言不當、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

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嵩爲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曲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爲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提于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文武官之遷擢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

效皇上爲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爲事、將官納賄于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爲甚、有司既納賄于嵩、不得不濫取于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爲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皇上德澤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既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　　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

下之治亂、我朝風俗淳厚、近古罕儷、逆瑾用事、始爲少變、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爲輔臣、諂諛以欺乎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殷懃者、雖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疎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廉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汙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于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

乎淵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貽人耳目、以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皇上待臣下之心、出于至誠、賊嵩事皇上之奸、入于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惟其墮于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奸言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之臣、嵩欲托之以伺察聖意、故先用寶賄結交情熟、于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欲歔之聲、遊觀燕樂之爲、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

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悅皇上之心、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爲、盡合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爲通政司使、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于嵩者、即先有術以爲之彌縫、問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撫拾其故、是皇上之納言、乃

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奸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將廠衛官籠絡強迫、結爲兒女親家、夫既與之結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于賊嵩之奸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于此、勢屬不便、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此其奸三也、廠衛既爲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于科道

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斯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慣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真、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臨、或心有所愛憎、則唆之舉劾、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

嵩門下之人，竝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諸臣寧忍負于皇上，而不敢忤于權臣也。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奸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拓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爲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

半皆嵩心腹之人，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真可爲流涕者也。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奸，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固從目不足恠，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爲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謗，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鬱快終日，凡事惟聽命于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爲嵩積威所劫，然于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爲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恠，以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于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此不過欲全大臣之體，而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毀耳，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爲一日之害，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況邇來疑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以前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幸復今職，皇上既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

再生之身以報皇上，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羣臣于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諭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內賊既去，外賊何憂其不除，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皇上之事，臣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

百家私記：椒山，容城人，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卒年四十，隆慶初贈太常寺少卿，謚忠愍。疏內前諫阻馬市，謂當仇鸞勤王時力主互市，馬公抗疏言其十不可五謬，下獄貶

狄道典史嵩敗起官此疏入世宗怒其引二王命杖之有校尉苗姓者飲公蚺蛇膽酒公曰椒山自有膽何必蚺蛇談笑赴杖死而復甦曰嗟夫忽然而死忽然而生如睡已又醒人死生固甚易也益覺脫然諸司畏嵩禁之甚固公自刲腐肉而奏然安之三木詣朝審諸內臣士庶聚觀嘆曰此義士也指三木曰何不以奬世砦公口吟云風吹柳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君王聖明厚德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僻生來歸視死此身原是不隨楊公雖論死世宗實心器之每獻公輒執筆躊躇嵩揣知意乃以張經李天寵疏覆奏而附公于尾蓋惟恐防失律者必殺不貸帝怒江南騷寇遂下命旨實未嘗知公刑也公自幼穎敏數歲時有客至無酒客戲出對云無酒是窮上公應聲曰有兒為名臣長受曆律之學于韓苑洛

明文授讀卷之二終

明文授讀卷之三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奏疏三

劾方從哲疏　孫慎行

臣以待罪家居杜門七八年不敢一聞世事值皇祖皇考相繼賓天勉隨諸臣匍匐哭臨哀號無地傳說紛紛謂皇考速逝雖云夙疾實緣醫人進藥不審一時形迹可駭可疑覩邸報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丸兩丸乃原任大學士方從哲所進凡進御藥須太

醫院官呈方并傳示天下藥咀片須一一揀點明白恐致失誤可灼非用藥官也丸不知何藥物皇考病證相宜與否又不知何如而乃敢突然以進春秋許世子進藥於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弒不食死春秋尚不少假借直書許世子弒君然則從哲宜如何處焉速劍自裁以謝皇考義之上也闔門席藁以待司寇義之次也而乃晏然傲然含錮支辭至滿朝攻可灼僅稟回籍調理豈以已實膺灼恐與同罪夫已與可灼可受而皇考反可忍乎又豈以已實忠愛不知為

罷夫許世子以死愛父尚不能自明而從哲之愛皇考乎何處明乎且我朝列聖賓天曾有大臣薦藥事否乎臣以為縱無弑之心卻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益難免弑之實實錄中即忠愛深心欲為君父隱諱不敢不直書云方從哲連進紅丸藥兩丸須臾上崩恐百口無以為天下萬世解矣且從哲所不能解者非獨此也先是則有傳皇貴妃欲立皇后事夫祖制未有以妃為后者古今亦未有帝崩立后者貴妃寵幸數十年皇考英明絕未嘗有楚歌楚舞欷歔態即

數日彌留之際尚不能因緣徼倖而突傳此旨不知何因觀禮部疏云內閣輔臣方從哲傳其言可味可思若非禮部執爭諸科道力責貴戚而貴戚隨上章請免幾何不誤立皇后貽禍宗廟社稷以受顧命元臣而視非當大變若漫無主持一任可行可止事成則已操其重何所不為即事不成亦已任其恩無所復忌此從哲不能為天下萬世解者其事一也先是又有議上謚稱恭皇帝事議謚旨雖下部然擬進者閣臣部不能主也夫宋之恭端已係將亡衰主臣又

考晉主降宋其亡也宋謚為晉恭帝隋主降唐其亡也唐謚為隋恭帝周主降宋其亡也宋謚為周恭帝以皇祖四十八年昇平天下平緬平寧夏平倭平播功烈無前豈無他美謚可稱而下比降王通裔若非言官預糾便應如議以上天下何忍傳稱皇考皇上覽觀前史何忍為念豈真不學無術至此謬盭實乃咀呪君國等於弁髦此從哲不能為天下萬世解者其事二也自後又有選侍欲垂簾聽政事夫選侍在宮中何知前代有垂簾大變事即劉遜李進忠么麼

小豎何遂能大揚言言者以為遜進忠隔歲業偷珠寶藏之從哲家此事曖昧從哲即未肯承認然以受顧命元臣曾不聞慷慨一言若非九卿言官急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皇上幾無駐足所高皇社稷將不血食可為寒心聞彼時從哲濡遲不肯進科臣拉之以進請移宮又不肯急請以為遲數日也無妨已又欲急退科臣擋之以往大叱曰你豈做李家官喫李家飯如此光景豈可堪聞任婦寺之縱橫而特佐其焰恐冲主之櫂杌而不與其憂此從哲不能為天下

萬世解者其事三也、以此三事例彼進藥、此是非易了、相臣所宜極揞當之事、一切苟且泄沓、彼以利害叵測、相臣所宜極慎重之事、無端勇猛嘗試、夫進藥猶可自為忠愛、而三事尚可自為忠愛乎、此又臣于從哲終始反覆深維、不能為解者也、臣在禮言禮、每舉一事、其罪惡逆天、萬無一可生之路、若在吏言吏、罔上行私、在兵言兵、督戰賣國、在刑言刑、縱情蔑法、其敢干犯天下之大名義、釀成社稷之大禍患者、章不啻公車滿臣亦不能悉數也、即在禮言禮、亦就鼎

革間一時事、若其他罪惡逆天、萬無一可生者、臣亦不敢深數也、大都從哲挾私任術、寡廉鮮恥、有威有力、不以之奉公家、而以之趨私門、有智有謀、不以之扞外侮、而以之戕國脉、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真無以過、凡此皆羣臣所極口急攻、亮皇上素所痛心飲恨者也、然第退其人而不加之罪、臣知皇上英明洞照、神武淵謀、未嘗一日而忘也、直以大寶初登、羣情未定、而從哲又狙張多機、傾𠽋中外、皇上雖有除兇雪恥之思、正在含垢匿瑕之際、羣臣雖有借劍舉瑕之義、不無憑城倚社之虞、今亮陰將終、大禮畢就、宮闈寧謐、羣賢布列、滂天喝喝、無不望皇上急討國賊、臣惟癰疽不決、後必大潰、積蠹不去、終當極壞、今正央疽去蠹時矣、臣為是抱恨已久、夙宵不寧、一承恩召、便欲叩呼帝閽、發憤畢誠、祇緣兩足癈裂、跬步難前、有懷至今、臣覩皇上大孝閎仁、追蹤堯舜、貴妃遷侍、優待各得、可謂仁至義盡、無容言矣、惟是從哲貫而不問、何以雪不共之仇、慰皇祖皇考于九天、何以彰不軌之罰、銷奸臣逆賊于異日、伏乞皇上大奮乾剛、

赫然震怒、毋訪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諱、忌諱即從哲所布置也、立下臣章、令九卿科道從公詳議、如臣言有當、乞將從哲大正四放之罰、速嚴兩觀之誅、并將李可灼嚴加拷問、寘之極刑、如臣一言無當、即重治甘心焉、臣知此疏一出、身無處所矣、先夫子曰淇澳以荆川為外祖、述其論文甚悉、而下筆則零星側出、殊不相似、百家私記此　先夫子論文介之文也至人品學問生平最所服膺、明儒學案畧曰、孫慎行字聞斯、號淇澳、武進人、萬曆乙未進士第三人、癸丑以禮部侍郎署部事、時福王已下明春之國之旨、然神宗故難有司、路人皆知福王必不肯行、先

生拚死爭之卒得降旨之國甲寅回籍天啟初召
為禮部尚書首論紅丸事劾相方從哲遂奪從哲
官戊辰李可灼逆奄起大獄以三案為刑書挺擊以
王侍郎為首移宮以楊忠烈左忠毅為首紅丸則
以先生為首兩案皆還死先生方戊寅夏烈皇立
得不行後擇在籍堪任閣員者先生與劉山陰林
崔貽同召至京而卒年七十一謚文介先生之學
從宗門入手然不以是為得謂儒者之道不從悟
入君子終日學問思辨行便是終日戒懼慎獨何
得更有虛閒求一漠然無心光景故舍學問思辨
行而另求一段靜存動察工夫未有不流於禪學
者也其發先儒所本發者則在辨氣運之命氣質
之性形氣之心與理義之命之性之心無兩三者
之說天下浸淫久矣得先生而雲霧為之一開真
有功于孟子者也東林之學涇陽導其
源景逸始入細至先生而集其成矣

糾參逆璫疏　楊漣

臣惟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臣不許干預外事其
在內庭祇供使令洒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
惟以循謹奉法為賢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
驕橫縱恣王振劉瑾其人旋即誅戮故國祚靈長至
今豈意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罔上
行私傾害善類損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
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為威劫無
敢指名糾參臣實痛之臣前以兵科給事中親承先

帝之命輔皇上為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亦畏禍
不言是臣自負忠直初心并負風紀職掌負皇上起
臣田間特恩他日何面目以見先帝于在天謹摘其
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為我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
井無賴人耳中年淨身夤入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
書司禮起家者也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
以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令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
不敢為奸賢不敢為惡哉乃初猶務為小忠小佞以
倖恩既乃遂為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

托重閣臣非但令其静心叅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
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專擅旨意多出傳奉傳奉
而真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偽雖為辨之
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勒逼講嚷政事之堂幾成閧市
甚至有徑自内批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殺
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渺小以致閣臣嚮
嚮嘆閔有堅意求去者壊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
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璟冢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
臣也一璟親捧御手首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于松

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封以宮禁皇上豈遂忘之
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于翦已之忌不容皇上不改
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强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
藥之間普天實有隠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
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
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使劾去至今求南部片
席不可得顧于護黨氣毆聖母者之人曲意綢繆終
加蟒玉以賠其行是何親于亂賊何仇于忠義偏不
容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

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為司冦執法如山羽正為司空
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喧嚷于堂辱而迫之去一
則與沈㴶交搆陷之削籍去至今請一復職起用不
可得顧于柔媚善附之人破格黙用驟加一品以歸
是真與我善者為善人與我惡者為惡人必不容盛
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重無如枚
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為
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妄預金甌之覆
字竊作啚座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于朝莫重廷推

去歳南太宰北少宰推皆黙陪一以蓋枚卜黙陪之
案一以伏借用為逐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去顛
倒有常之銓政棹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教初
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鄤熊德陽江秉謙
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賈繼春等九人抗論稍忤忠
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
之怨易解忠賢之怨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
臣子也上年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
德性貞静荷皇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横狀謀之

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傳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已屬其私比捏倡無喜矯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裕妃幸存安知不為堯母是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殿流虹之祥忽化為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皇上麟趾關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

藏禍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自保其第一子矣大罪十也至于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一月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安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于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于仇先帝之老奴與皇上之老犬馬而略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肯復為忠義者其餘大小內臣無罪

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其數千百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廣願奢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于河間府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巢悲巢怨飲恨吞聲又不止于塋地擅用朝臣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蔭錦衣明日蔭中書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亦甚褻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

手滑胆粗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其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護持言官極為糾正椒房之戚久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良鄉生員章士魁即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窑傷其墳脈托言開礦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礦大罪十五也王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拏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皇

上右文重道秋奕幸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燐赤
碧之氣先結于璧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將無怨恫
大罪十六也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
言工忠賢徑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守其銓除言官
不敢司其封駁憸邪因之以偷換手眼挪移陞敘致
士樸卒困頓以去于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
則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北鎮撫臣劉僑不肯
殺人媚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賢以其不甚鍛鍊竟令
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意旨不

可不遵將使羅鉗吉網然後快心于以彰忠賢之威
焰得矣而國脉則何可崇此蘊毒大罪十八也科臣
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
回話臺省交論又再褻王言幾成解訓無論玩弄言
官于股掌而皇皇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
後世視皇上為如何主大罪十九也東廠原以察奸
細緝非常非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雖犬不寧而且
直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傅應星為之招搖引納陳
居恭為之鼓舌搖唇傅繼教為之投匭打網片語違

惟則駕帖立下至近日之于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
不會閣知不理閣救而應星等造謀告密猶日夜未
已勢不至興同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
廠汪直之橫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　未靖內
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
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
宗功奸細事成一旦　逼城下忠賢固為　首功
之主人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縣新城誠可作
郿塢深藏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

一也王者守在四　祖制不蓄內兵即四衛之設備
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相沈淮創立內操不
但使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其中且安知其無大盜刺
客東　西　之人寄名內相家丁倘或伺隙謀亂發
于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為寒心忠
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結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
姪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為大罪二
十二也且皇上亦見近日忠賢進香涿州之景象乎
鐵騎之擁簇如雲蟒玉之追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

埜道人人以為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為遲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雙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為何如人想只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皇上更不記前日忠賢走馬大內之氣象乎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馳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待忠賢以不死聖恩已厚忠賢不自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堤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從

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皇上果真有此事奈何養虎兕于肘腋間乎此又寸臠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與長安之共傳共見非出于風影意度者忠賢負此二十四大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擯者擯左右既畏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或攀附枝葉或依託門牆或密結居停或投誠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

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間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客氏為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其回衰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中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急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即奏草之上反覺皇上為名忠賢為實且如前日忠賢已

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飛請一切票擬必忠賢既到始敢批發嗟嗟天顏咫尺之間不請聖裁而馳候忠賢意旨于百里之外事勢至此尚知有皇上耶無皇上耶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祚聖明屢行譴告去年以熒惑守斗告今年以長日風霾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尤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聖明偶不及覺察反加之恩而忠賢閔不畏死更甚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授主勢孤危及今不為早治臣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托聖躬之安危

何所託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託而如此毒心辣手膽横已不能為下意楸必不肯容人即普天共戴之皇子元良托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懽心而不犯其所忌臣又不知貴妃皇子之安危何所託萬一少有差池臣即欲以死報皇上亦復何及伏念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死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為受制么麽小豎令內外大小俱坐針氊之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臣在兵科時曾叅及進忠名在御前甞實有見于忠賢狼子野心不可嚮邇不意聖明斷之不蚤

養成今日倘復優游姑息再念其追侍舊人客氏又從旁巧為營解不即加處治小不忍則亂大謀臣不能為皇上策矣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以久侍內廷從容言及政事上即日斥遣隨諭羣臣曰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其可得乎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洋洋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況忠賢欺君無上惡積罪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皇上大奮雷霆將忠賢面

縛至九廟之前集大小文武勳戚勅法司逐款嚴訊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違祖宗法壞朝廷事失天下心欺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夫人客氏亦并勅令居外以全恩寵無復令其厚毒宮中其傳應星陳居恭傅繼教并下法司責問然後布告天下暴其罪狀示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徑已塞如此而天意弗回人心弗悦內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臣以謝忠賢臣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臣然臣弗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

不悞皇上堯舜之令名即可以報命先帝可以見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兩朝特達之恩知于願少酬死且不憾惟皇上鑒臣血誠即賜施行

忠烈之大文在叅魏逆一疏其間每款之下接續一二語反覺稃氣因刪去百餘字 百家私記公字文孺應山人萬曆丁未進士官至左副都御史天啟中死于璫難謚忠烈說中有錢謙益所撰公墓志。又記公具此疏未上 先王父忠端公特過公邸勸止之公大臣也一發不中禍移之國矣公不聽卒上之

劾奏逆閹魏忠賢疏　黄尊素

昨臣堂官楊漣叅劾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而臺省諸臣公疏單疏相繼而發此豈要結使然憲臣之心臺省諸臣之心也臺省之心即通國孩稚婦女之心也天下之人情如此夫豈有仇於忠賢不過為皇上惜威權為祖宗愛成憲為宗社計靈長必欲消君側而後皇上安而後天下安耳臣災異一疏謂阿保重于趙嬈禁旅近于唐末蕭牆之憂慘于戎敵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微言之而遽逢嚴旨夫亦知忠賢之

怙寵恃權搖撼中外而忠賢所用之私人設機布阱招搖市都表裏之形已成而道路之間以目皇上試計之天下有權璫擁勢竊弄威福而到底令終者乎天下有政歸倖門予奪旁移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洶洶人情無不欲食而此人顧可在側者乎推皇上之意以為此循曲謹可用也而不知不小曲謹不大無忌必以為此猶在駕馭中也而不知不可駕馭則不可收拾矣且自古未有舍宰執銓憲言官而自為聰明自為道理者也皇上臨御數載僅僅發

勅而舊宰執舊銓憲言官望風罷歸而今之為宰執為銓憲為言官意氣消沮無論舉辭舉觧勢不憖遺一老而若鷄若鶩相顧不願為官異日誰為燮理誰為禦侮誰為劾鷹鸇之逐誰為去肘腋之奸者皇上不於此稱孤立而乃以去一近侍為孤立于上也今忠賢諸不法狀廷臣暴露亦不遺餘力夫小人為惡往往畏主知畏人言則尚有怵惕及其已知之而皇上視為不痛不癢之物已言之而羣臣莫獲片語畢詞之益形見勢窮復何顧忌忠賢于此必不能復收

其已縱之韁而淨滌其腸胃忠賢之私人于此必不能復回其已往之棹而嘿消其氷山始猶與士大夫為仇而終將以皇上為注柴柵既深蠻棘誰何此時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難為力矣皇上如念潛邸舊勞何不令其休居就閑薄示帷蓋所謂以生之之道愛之倘厚其毒而益其疾九廟有靈衆怒難犯此時即欲不施斧鉞其可得乎不幾以愛之之道害之乎僉書陳居恭亦憲臣叅疏中人也而同事反戈改頭易面不知為優孟之衣冠不知為恭丘

之似子情態閃忽不可方物苟非照膽之秦鏡博物之張華鮮不眩矣夫表裏聲援么麽結隊此猶可據者而異忠賢者攻忠賢同忠賢者亦攻忠賢耳目昏昏沙礫並迷無惑乎朝端之士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是是非非其孰定之伏祈皇上嘿察人情自為國計即日罷忠賢厰務勅歸私第將傅應星傅繼教陳居恭諸人立付法司則威權不替公憤並抒宗社靈長永必賴之

百家私記　先王父於甲子三月初六日首陳哭異十失動搖忠賢客氏至六月始有楊忠烈二十四大罪疏此疏則繼忠烈而上者

諫廷杖請恤萬璟疏　黃尊素

臣聞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心必求諸非道夫言不論遜逆大畧執諸道而後止伏睹工部郎中萬璟因慶陵未完借明職掌其言不無激切正謂不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心言雖逆而未始非道也竟逢聖怒廷杖一百旬餘而死皇上之初心亦不過怒其出位用示懲刱已耳而孰知雷霆之下無物不摧嗟嗟鷄肋半斃闘拳半斃廷杖皇上之威亦已太褻矣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隨事納言實難無言責而進言尤難何者言官動闗職掌責司糾劾即言不中或可邀風聞以寬政而郎曹所發難言言碩畫土苴棄之言之不用身且虀粉然則天下豈有不愛其生哉忠義激之視國家之事急于其生耳今璟死矣律例所載非叛逆十惡無死法而猶且展轉反覆于廷議鞫訊之間今乃以披肝瀝膽之臣子死于璧閉之左右箠撻之俄頃與夫磨牙礪齒之官豎皇上之左右必且忻忻相告曰吾儕借天子之尊令而後可以立威可以箝

口矣不知挾用皇上之威而怒室而色于市者顛倒于一時使皇上有殺言者之名而防口甚于防川者貽譏于後世後世有秉董史之筆作朱子之綱目者書曰某月某日部臣萬璟以言某事死可不為聖明之一累哉向使萬璟循資積俸取祿養家亦可以幾美官亦可以享天年計不出此而敢聒宸聽敢赴湯鑊者夫其性豈與人殊乎當日奉旨杖璟之時以數十年之逆事而突行之大小臣工靡不神丧魄奪天日晦迷狐鼠猖張已知璟必無生理連日以來唯聞

震霆今日杖某明日杖某而內璫蜂出吼聲如雷若有深怨積怒而必欲信信嗟之不死不已者行杖之際淩轢金吾恐喝衛士杖者未已倒杖繼之是以杖為立枷之階而縉紳受市鹵之慘辱士殺士未如今日而今璟已死矣御史林如翥之生尚未保也皇上如目擊其情能不惻然念瞿然動乎然進此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朝王振劉瑾為之世廟之時張孚敬與嚴嵩輩為之神廟初年張居正為之奸人有所行其權唯恐忠臣義士從而掣肘必

劾姚廣微疏　李應昇

臣聞分莫嚴于君臣禮莫重于朝祭罪莫大于不敬此三者盡人而知之也大臣有罪席藁以待臺諫執白簡隨其後其誅之則國之法也其赦之則君之仁也未有驕蹇不恭于前恣睢無忌于後如大學士姚廣微者方其偃仰高卧不拜正朔迨至日中祭畢然後闖入廟門科臣以無禮糾之所謂自作之孽于人何尤哉皇上至仁既以赦置不問而姑以敬愼二字示金錢愧心之義廣微杜門省愆亦應咋舌愧死而

不意其因禮科諸臣之言悻悻托疾猖狂叫號若撫劍疾視以恐喝諸臣而鬨其舌者臣不知廣微品足以服天下乎才足以匡社稷乎抑軍旅之勞足以勒鼎彝乎三者無一焉所翹然自負者不過曰罪止失儀云耳夫行禮差錯姑謂失儀謹按大明律失儀朝賀者笞四十祭享大祀者杖一百廣微宜何居焉可覥然復入中書之堂乎而一則曰違時再則曰違時臣聞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難違衆吾從下孔子之違時者如此豈廣微之慢上無禮者為是當時之戴星鵠立奉璋駿奔者反為非乎國家設言官耦耳目近臣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廣微之父嘗為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閣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不念乎奈何比之路馬斥之此輩夫不與此輩為伍者必另有一輩作緣方今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廣微有何疚心之事清夜抱慚微見指摘輒自張皇若十手十目之暴其隱也最可駭者身為宰相固已位極人臣猶怏怏以不得好官為恨矣忍更有他念而公然出此語以告之皇上是尚

有人心尚有人臣禮乎伏乞皇上戒諭廣微繹敬愼之旨安臣子之分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為難庶上可以對聖明下可以對士大夫而異日亦可以見乃父于地下也

先夫子跋李忠毅公遺筆逆奄之亂李忠毅公與先公同下詔獄忠毅困甚不任拷　先公代其楚毒逆黨許顯純亦為之動色嗚呼二父交情如此兩家子弟可一日忘耶某十四歲時曾拜忠毅床下憶其貌長而瘦其議論感激動人他日流轉

講學疏

鄒元標

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疏臣以待盡之年日有家國之思行裝已束待期而請偶聞聖嗣將誕大小臣工咸望聖皇有子臣受不次之恩不隨班行歡欣祝頌豈臣子之情臣所以睠戀遲回者以此本月初四夜接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一疏爲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恐啟門户之漸欲臣等安心本分愛惜精神以東林爲戒以法度風俗進賢退不肖等語屬望臣等思深哉科臣心乎臣有味乎其言之矣先正云

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生聞道始知本分内事不聞道則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當否也天下治亂係于人心人心邪正係于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則其道無繇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臣等所講習討論者惟是銷反側以歸正直會有極以歸皇極若分門别户則名教所不載也湛湛晴空鳶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下總皆造化生機浩浩長安大成大小成小德可成才可達盡是皇上大澤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可少

琳宮會館開目如林唄語新聲拂耳如雷豈獨礙此哆哆則古昔談先王之儒紳耶豈獨多此海內衣冠萃止之壇坫耶臣嘗遡思千古自吾夫子振鐸東魯孟軻氏繼之唐韓愈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所謂不傳者必有指歸至宋而諸儒竝起我明益光大有耀臣等方欲為孔孟求衣鉢之傳童蒙獨不思為東魯延箕裘之緒乎臣志學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幸舉孝廉從諸長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既謝計偕獨處深山者三年嗣入夜郎兀坐深箐者六年浮沉南北

棲遲田畝又三十餘年頗有此學死生 未嘗隕志所藉朝夕切劘者無論他省即東魯則孟秋朱鴻謨王汝訓其師友也記得隆慶丁卯戊辰間徐階當國集諸部臣千餘人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商度今未嘗以是少徐階相業神宗朝癸未乙酉丙戌間臣等亦每集于演象所月有講會時執政諸臣亦嘗過而問焉後生不知今元輔所知也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澆其磊塊消其抑欝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一語端為濟窮救

苦良方非盡性至命妙劑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人生墮地高者自訓詁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趣惡聞講學也實繁有徒蓋不知不聞道即位極人臣勳勒旂常了不得本分事生是虛生死是虛死朽骨青山黃鳥數聲不知天與昭昭者飄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退墮自甘者也臣又有言焉前二十年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岐意見一唱衆和幾付清流懲前覆轍不在臣等臣心在光天化日之下剖

藩籬坦牆之界闢童蒙之言惟自鞭自策更復何疑臣又思詩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古人求友必有嚶鳴相合臣等求友未得和平之願先來同類之疑願罷臣以為倡學者之戒臣歸為順則之民足矣願陛下經筵日講為諸臣先無以臣等阻千百世共學之心矣

先夫子曰南皐之文清峻而修辭時帶鈍筆 百家私記

南皐字爾瞻吉水人萬曆丁丑進士其年江陵奪情公論之懷疏入長安門值吳趙艾沈以論奪情受杖公視其杖畢出疏以授寺人寺人不肯接曰汝豈不怕死得無妄有所論乎公曰此告假本也

始收之有旨杖八十戍貴州都勻衛江陵敗起給事中又以災異上封事降照磨起官歷至左都御史建首善書院京師與馮恭定講學朱童蒙劾郭興治不利正人與公為難再疏乞歸而卒逆奄追削為民崇禎初贈太子太保諡忠介倪鴻寶曰元標之理學似王文成骾直類海忠介

出獄謝恩疏

方震孺

昨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恭逢萬壽聖節皇上釋臣於獄而節奉明綸明旨者纍纍矣宋臣有言天地能蓋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適天地而超父母則皇上之於微臣是也臣感激涕零已於正月初十日赴午門外叩頭謝恩訖例當陛辭乃敢長往伏念臣係南直隸鳳陽府壽州人中萬曆癸丑進士五年縣令兩舉卓異蒙先帝拔置西臺甫兩月值有遼陽之變臣孤忠所激自請犒師以激天下忠臣義士東向之意不意巧借是題而擯臣於河西也臣巡歷已完至前屯衛造冊而河西失事雖事從屢勘如閣臣部臣撫臣關臣據耳聞目見無不錄臣之微勞悲臣之奇遇要之臣既忝巡方遠不能効虞允文挽江左之戈近不能如梅國楨底寧夏之績此則臣之俯仰今古而無解於良友之相規也惟是臣請告里居業已三載而逆璫魏忠賢復矯旨遣緹騎逮臣雖借端於言官然言官之意自平逆璫之意自毒較若黑白原不相蒙止因逆璫過

疑臣為楊漣之同調左光斗之同里魏大中之同心
周順昌之同門揣摩風影遂生怨毒而别有私恨則
臣之巡視南城時值大璫張嬅劉朝先後被人告發
忠賢皆遣內官求臣從寬免題而臣竟據實奏聞此
逆璫陽心之恨雖臣遯弋里居久已知其不免比臣
逮至忠賢又矯旨必欲加臣以死賴臺臣練國事王
業浩等執律以爭猶擬戍擬永戍擬絞已三加矣而
逆璫猶未快於心也究竟因劉鐸之事疑臣與鐸同
為咀咒無端羅織而加斬此臣加罪之奇冤也其問

贓則按院紙札心紅學院試卷花紅俱化而為贓由
二百四百而二千三千漸加至六千五百此臣加贓
之奇冤也舊例刑部比贓五日一比而主事某改為
一日一比臣窘辱至極不但臣之家產盡即骨肉親
戚之家產亦盡海內友朋為臣所累者指不可勝屈
此臣比贓之奇冤也至前年六七月間不知何故而
忠賢殺臣之意愈緊日遣東廠理刑楊寰等偵臣獄
中動靜又不時遣番役諷臣自裁臣答之曰震孺曾
備員侍從必欲見殺願見尺一之詔是時秋審已過

於是逆璫始決意殺臣於市矣講筵之上賴閣臣合
為爭力為解且觸忠賢之怒此又閣臣公疏可証也
嗟夫臣之一身當逆璫之世一刻之內萬死勿辭何
止病葉危枝且同空花陽焰今日遭逢聖主湯網弘
開生幽谷之陽春回白日於長夜使八旬之病母再
見垂死之孤兒臣惟有子子孫孫朝夕焚香頂祝天
恩已耳更何言哉臣自被禍來骨肉解散親友絕交
三載匣床之上自省生平惟有慚愧設使臣不遭此
異常磨折決不能閉關息影靜照四十九年之非然

則豈惟言官之韋絃比於生我即逆璫之毒藥亦同
甘露矣臣又何言哉因思世間至苦者無如離父母
困犴吏隻影自弔於桁楊三木之間已受之如是不
堪想人受之亦復爾爾則自今以後凡逮繫禁閉等
事自非萬萬法不可假者不妨入中求出重中求輕
筆殺之上宜常憐百魄之園綺羅之筵當永化光明
之燭臣願以之為在朝諸臣規也極搢紳之禍至臣
等而極而臣一一返觀罪皆自取則稍輕而為荷戈
又稍輕而為城旦豈遂無纖毫自致之愆今既荷雨

恣之寬宜永銷報復之念若饒作藩籬之因便又種闔扉之果臣願以之為被罪諸臣規也總之人臣遇萬古希逢之聖主攀龍鳳者建樹固奇押鷗鷺者夢訛亦穩除却幽囚桎梏之外一切升沉顯晦所爭不遠假使逆璫不遭天譴諸臣即蟄伏空山得一夕安枕否乎今日宜何如頂戴聖主之弘恩尸祝朝賢之開闢臣又願以之為廢棄諸臣規也雖然臣猶有請焉臣從獄中出知獄中事年來逆璫柄政最喜深文經廠衛者其冤苦固多即不經廠衛者其冤苦亦復

不少且恩詔減等在齊民得之甚易而在縉紳得之反難亦非法吏之平也臣在獄中與諸臣果言矣倘異日蒙生必以此情控於皇上今臣既遇皇上之高厚豈敢負此心哉則一切諸獄不論廠衛不廠衛以宜如前日科臣之請在京者勅諭法司在外者勅諭巡按盡數公審一番以答月食之儆而信修刑之論此又臣附於工瞽芻蕘之後而顯於皇上者也臣不勝感激仰望之至

覩之可泣似從悟後得之。先夫子思舊錄曰方震孺字孩未壽州人巡按遼東下詔獄其出獄謝恩一疏犢之絕痛辛巳公在南都余往還久之公謂余文有師法不落世諦時飲六安茶香色俱佳因曰此乃真六安彼暴烈日中者烹之其色如鹵只堪屠沽飲耳百家私記公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廣西巡撫乙酉年卒當公為御史值逆陽之禍公一日十三疏每五鼓即擬公卿門壽畫痛哭而又自請犒師言臣本柔脆書生當此炎天烈日之中猶有熱血黃沙之想乙丑逆奄與大獄將參公者實京堂郭興治再恩幕論公河西駐蹕旨逮問公自謂我與楊左同被羅鉗一時下獄者共十七人今僅得兩人在白骨再肉華衣重來若再作宦海汩沒之想便是冥頑男子丙人公與患世揭也

孝思無窮疏　　文震孟

臣猥以菲才備員史局頃因纂修熹宗皇帝實錄從
閣中恭請光宗皇帝實錄副本較對見其間舛誤甚
多而悖謬之大者如先帝之冊立與梃擊紅丸大事
皆祖三朝要典之邪說而應和之蓋天啟三年七月
十六日實錄進呈則禮臣周炳謨等史官莊際昌等
所纂修而閣臣葉向高韓爌等所總裁者也至天啟
六年逆黨崔呈秀等謂實錄非實請旨重修則崇禎
元年二月十七日所進今皇史宬之所藏者也是時

皇上初登大寶要典未燬逆案未成閣臣黃立極等
不行奏明含糊從事後來諸臣亦無復發金匱之祕
洗石渠之穢者要典雖焚邪說未殄凡先帝二十年
青宮之憂患與夫一月天子萬年聖人等事俱隱而
不彰斯固臣子之所痛心者也昨見皇上追念先帝
冊封敬妃慎嬪以寄永思皇衷純孝孺慕彌殷薄海
臣民咸為感動乃先帝紀載尚未清明使今日編纂
將何所據流傳後世又安取衷國是所關良非細故
若謂已入史宬不可復出則逆璫之矯旨且能行於

當年聖明之獨斷豈不易于反手視為緩圖置不上
聞亦非臣子之所安也臣謹摘其甚者上瀆睿覽一
云當命哲之日詔誥恩賚儼然負扆器之重儲宮既
定典制大明而浮議外滋無端蔓引皆好事者之過
云云臣謹按先帝冊立一事自萬曆十四年以至二
十八年廷臣羽翼國本有貶謫者有削籍者有謫戍
者有廷杖者忘身殉國九死不移諸臣亦何利于己
而為之縱皇心有主未忍言夾日之功而精忠自盟
豈可沒回天之力乃謂浮議外滋無端蔓引一語抹

殺謂皆好事者之過此與三朝要典所稱姦黨搆釁
希圖定策與三案諸姦一脈相貫者同一邪說也宜
改正者一一云四十三年五月有男子張差持梃入
東宮殿簷下擊傷門者中官共執之巡視皇城御史
劉廷元因奏張差語不情實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
風魔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揑
謀危東宮之說詞連二璫科臣何士晉行人陸天受
主事張廷等附和其說愈加激聒云云臣按此即要
典中梃擊一案也即據劉廷元疏亦明言稽其貌的

是黙稍而必欲以風癲二字草草結局不容王之寀奏張差口詞指為程謀何也且張差有口舉朝豈應黙然而一有言者輒曰附和曰激聒則必使東宮無一護衛之人而後快乎正與要典同一邪說宜改正者二一因工科給事中惠世揚疏論劉廷元遂謂初張差狂闖薊道闌入宮門廷元巡視皇城按狀風魔皇祖是其奏獄决平允自王之寀究揭擕釁徒黨因以為利借他事蛾廷元未幾果顯攻風癲之案一時邪說世揚實為之倡云云臣按王之寀摘發張差之

逆至于察處至于削奪後逮死詔獄莫敢議卹即惠世揚身被五毒體無完膚所以不即死者逆璫欲借為戎首適殺天下名流非有之也幸聖明御宇僅免一死尚稽啟事乃云徒黨因以為利斯亦何利之有焉況風癲之案忠臣義士所共明目張膽而攻者何俟世揚為倡始顯攻之要典邪說宜改正者三一云張差闖入東朝言者紛紛御史劉光復言致辟行刑一獄吏任似不必言官詫為奇貨居為元功以此二語為異議者剌骨云云臣按劉光復之得罪也實以

奏對越次然據其語但言皇上極慈愛太子極仁孝兩言亦未見其有功於神祖及先帝而奇貨元功之語不可謂非抹殺忠義矣大抵闈宮一事挺及殿廷近侍俱路亦天下奇變也必欲視為平常不當根究以為僅一獄吏之任此何心哉要典邪說宜改正者四一云方上疾大漸召李可灼并趣和藥進出聖意一時臣工所共聞共見其後有造為許止不嘗藥之論羣小附和萬然鼎沸汙蠛君父幾成晦暝之世亡何正論大明邪說漸滅且云李可灼往來思善門中

使以聞其傳奏姓名莫可得而問云云臣按此即要典中紅丸一案也昔唐憲宗殂杖殺方士柳泌泌蓋為憲宗製長生藥者彼豈不願其主之長生而餌藥不效則殺之而不為過後世亦不以為冤今可灼進藥而先帝賓天縱謂之誤庸醫殺人律有明罪況誤傷天子乎此即肆諸市朝亦人情所愜而乃與顧命大臣同賜金帛比屢經論劾僅準致仕回籍此何以解于天下後世且宮闈之中傳奏姓名豈遂不可窮詰稍欲窮詰即曰羣小曰汙蠛曰晦暝此皆要典邪

說也宜改正者五以上五條僅摘其尤悖謬者伏乞
聖裁即勅史舘逐一改正或取天啟三年所進遺稿
再加勘定入皇史宬庶千古之是非不悖一代之衮
鉞可憑而于皇上之達孝亦有光矣臣目覩止孝之
聖主永言維則何敢不俯循職掌仰佐涓埃
主持正論文自不朽○思舊錄曰公字湛持公之
入相也天下以之望治為温體仁所排而罷庚午
歲余自南都試回過公于京口遂下公舟以落卷
呈公公見余後場嗟賞久之謂後日當以古文鳴

世一時得失不足計也坐舟中竟日珍重而別百家私記湛持字文起吳縣人天啟壬戌狀元以禮部侍郎入內閣年六十三南都謚文肅

明文授讀卷之三終

明文授讀卷之四

姚江黄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讀

奏疏四

責難疏　劉宗周

職以廢籍越在草野久嬰羸疾一旦誤蒙聖恩擢以不次處之今官拜疏乞骸未蒙俞允職猶念不次之擢分義難勝方事再控而嚴旨催職赴任遂扶疾前來勉圖報稱陛見之後踴躍懽呼仰皇上為堯舜主輙不勝其致君堯舜之心平生誦讀實在于此恭惟

陛下聖德當陽討大逆除大奸釐大弊一時作用業已跨絕勳華而至于堯舜之道所謂繼天立極者一一行之得無猶以為難乎孟軻有言責難于君謂之恭臣雖不肖敢不少塵狂瞽以報恩萬一臣聞之堯舜之道仁義而已矣出乎仁義則為功利為刑名其究也為猜忌壅蔽與亂同事此千古帝王道術得失之林也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時舉祖宗盛事召對文華或至夜分雖堯舜之憂勤弗切于此矣猶以為未也益躬親細務朝令夕考勒限回奏庶幾乎太

平之立至然程効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乎夫今日所急急于近功者非邊事乎臣以為邊事不足圖也不見堯舜之世以干羽格有苗乎往者　得邊地不能守無意窺闕久矣即我不能繫得志于　亦夫人而知之矣神聖在御遐方來同永定一捷已足為東北之先聲矣今誠得在事之臣以屯守為上策簡兵節餉修其政刑而威信布之需之歲月　未有不望風稽首者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以滅賊為事當此三空四盡之日竭天下之力以養餓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幸而一戰伏邊矣從此雄心好大日事四　以敵中國如秦漢故事則皆近功之念有以啟之也夫今日所規規于小利者非理財一事乎臣以為今天下之民力竭矣堯舜在上一民饑曰我饑一民寒曰我寒此豈人衣而人食之哉成賦有經其所以取之者儉也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痌瘝真無忝堯舜之仁而輒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搭克聚斂之政正項之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之不足加

以火耗又三四年并征水旱災傷一切不問其他條例紛紛大都轉展得之民手為病甚于加賦敲扑日峻道路呑聲小民至賣妻鬻子女以應勢且驅而為盜轉而淪于死亡當是時也有司以掊克為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為考課而陟斥之法亡以若所為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已且今日猶曰邊備孔亟耳長此不已一旦帑藏充盈或珍奇玩好土木神仙封禪之事作則皆言利之習有以啟之也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有不勝其煩苛者矣事事而糾之不勝汰也人人而摘之不勝誅也于是名實罕覈而法令滋張頃者陛下嚴贓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可謂得救時之權矣然貪風不盡息也為其所以導之者未盡善也堯舜之世禮官多而刑官少故畫衣冠民無犯者善乎賈誼之言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廉而曰簠簋不飾其禮遇臣下類如斯矣故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狗彘之心所謂禁于未然者也往輔臣劉鴻訓以犯贓蒙譴雖法

在不敢臣猶為揆地借乃近者廠庫諸臣既發覺其見在者矣又勅問既往不已積弊相仍事屬曖昧不無懸坐為匪比而置之重典是謂不教之誅損傷士氣其他一切詿誤指稱賄賂者即業在昭雪猶從吏議從此深文巧詆枉天下遷改之路益習為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一隳官邪日甚陛下亦豈能一一問之昔張武受賂漢文賜之金錢以愧其心天下化之則刑罰之不如禮教彰彰已且陛下所以焦心勞思躬親細務而不辭者正以未得天下賢

人君子而用之也在昔堯舜勞于求賢而逸於任人故能成無為之治陛下亦嘗搜遺羅棄徧天下矣而所嘉與樂用者多奔走集事之人方且以摘發為精明以告訐為正直以便給利口為才諝又安得天下賢者而用之即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因誤而成過有動遭罷譴已耳夫堯舜之所以稱聖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當是時天下之聰明才技豈復有加于堯舜而堯康衢必訪舜邇言必察故能合天下之愚以成智今陛下聖明天

縱卓絕千古諸所擘畫動出羣臣意表遂視天下以為莫已若而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自以為不及益務為謹凛救過不給讒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陛下幾無可與托天下矣夫天下可以一人理乎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罄其忠則陛下之耳目有時而壅矣憑一己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陛下之意見有時而移矣方且為內降方且為留中不報又何以追喜起之風而奏雍熙之上理乎哉且夫以王之寀為國本死也而不蒙

身殁之卹至今誣賍未豁則邪正之辨幾何而不混乎梃擊一案與楊左移宮高魏紅丸同宗社至計也之寀宜死則楊左高魏亦宜死而逆璫之專殺且有功而無罪矣門户二字數十年來不知殺天下多少正人傷天下多少元氣自陛下登極嚴旨禁飭與天下登蕩平之路而葛藤之說猶未盡除陛下矯枉過正至欲抑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是消長漸分而前日之覆轍將復見于天下也唐虞之世豈無讒說殄行乎願我陛下熟察之也然則

兵陳而不戰財散而不私刑以不殺為威求天下之賢人以自輔遂可以布堯法舜乎未也堯舜之道堯舜之學為之也學之大者在執中數語陛下生符堯舜聲色不在御宴遊不通躬危微之辨固已得其大端而至于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齷齪而為功利功利不已轉為刑名刑名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不已積為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于焉默証此心之合于道者止此仁義之良而精以擇之一以守之則隨吾心所發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中

道在是矣中者天命之性仁義之極則也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下自朝廷達于邊境舉而措之陛下已一日而堯舜矣昔者宋神宗用其臣王安石用兵西北紛紛言利以新法禍天下則功利之毒也漢宣帝起于民間周知情偽用法無私趙蓋韓楊不得其死說者謂漢業衰于孝宣則刑名之過也唐德宗強明自用指姜公輔為賣直耻見屈于正論而甘受欺于群小卒有奉天之禍則猜忌壅蔽之為患也此皆三代以後不數得之英主而操術若此禍敗若彼則堯

舜之道信乎不可以不學故也今陛下有為堯為舜之資而在廷諸臣不能進之以堯舜之道御極以來求言若渴啟沃無聞致陛下覃思治理猶在漢唐宋間諸臣不先意以承之則後事而將順之至所急急于表章者乃在故相張居正其人考居正之立朝無不出于功利刑名確然申商之學與堯舜正相反至舉其奪情一節亦為忘身殉國之年幾何而不率天下于　乎世教不明人心不正莫甚于此方今敢世之本正在人人言堯舜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作以惑

世誣民而倡之自陛下始惟陛下不以為難斷然設誠而致力焉

祈天永命疏　　劉宗周

自　宵遁畿輔一塊土重洗　即海宇頓解倒懸之困生靈已悴而復甦宗社已傾而再安說者謂此番匡捄天實佑我聖明啟中興之運有非人力之所能為者而臣獨悚然于天之難諶命之不易也則今日省躬克己之端致治保邦之術其可以漫焉塞責乎不揣狂瞽敢以祈天永命之說進陛下試採納焉臣聞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皇上無德惟好生是德故人主之代天而理天下也首法天心務以元氣長

養成就天下而一毫朘削之私下得而設焉所以受天明命也雖有秋肅不廢春生雖有雷霆不勝雨露天道然也法天之大者莫過于重民命則刑罰宜省宜平而陛下自即位以來勵精操刷不免以重典繩臣下逆黨有誅封疆多事有誅已足為天下創矣猶未也又因而及一切詿誤者方且重者以杖死輕者以謫去又其甚者以降級戴罪紛紛狼籍朝署中半罹赭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一事即適者易應昌之以回奏獲罪也風紀大臣而亦處之以詔獄詬辱藎楚下同奴隸何以勵憲臣之節且應昌之罪坐越獄一案不過平反意在昭朝廷矜疑之德非果有出于欺罔也以平反為欺罔則必以鍛鍊為忠直承而望之蒼鷹乳虎之輩且接踵于天下矣陛下留心民隱雖宵置登聞之鼓下欽恤之詔惟恐天下有一夫之含冤而鍛鍊之門業已開于臣子又何有于匹夫匹婦之賤臣恐天下從此重足而立也一門之內大者可殺小者可論按籍而誅之即令果無冤民乎其如以律為教民無措手足何臣願陛下體上天好

生之心首除詔獄自今臣子有罪一縣下法司處分仍寬易應昌罪案開天下平反之路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大者莫過于厚民生則賦斂宜緩宜輕　而陛下自即位以來軍興告匱不免以重斂責小臣宿逋既誅見徵必責已足為天下病矣猶未也又借及來年之預徵者方且有司有遠司道有罰京堂有坐催節節追呼閭閻中安問雖大而最為民厲者無如貪官汙吏即適者蘇琰之巡按貴州也一旦以輜重行李被訐監司不意煌煌持斧將墨綬望風

是責而身坐贓跡非得之贓鍰之透支則得之薦舉
之報謝傑人國門抑又甚焉夫以巡方而贖貨又何
問下吏之操守而致令釜魚甑塵之風遂空谷于天
下矣陛下留心吏治亦嘗嚴火耗之禁慎科罰之條
惟恐天下有一物之失所而誅求之令業已册于國
中又何有于爾俸爾祿之箪臣恐天下從此側目而
視也兵興以來老弱轉于溝壑壯者散于四方竭澤
而漁之即令苟濟國事其如腹心已潰肢節無容瘳
何臣願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俟賦役全

書既定以節省之物力抵之而還有餘不盡于民間
仍查勘蘇玦贓証有無通行風憲官犯贓律下示天
下以無字之倡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雖然陛下
天之宗子而輔臣則宗子之家相也自神廟以來士
大夫朋黨相軋使忠良盡遭屠戮而殺機先發于內
閣尤自熹廟以來士大夫賄賂公行使帑藏日淪虛
耗而穢德亦先聞于內閣陛下深懲既往期得天下
第一流人協夢卜之求一時參大政者率本之特簡
出于人情物論之表諸臣遭際不可為不隆則報稱

不可不力臣願閣臣體一人好生之心毋驅除異己
搆朝士以大獄結國家朋黨之禍弗寵利居功佐人
主以富強釀天下土崩之勢則所以終奏此祈天永
命之功者相臣實與有力矣故曰體元者人君之職
調元者宰相之功臣以至愚極陋荷聖明任使處茲
重地不敢營心職業之外以取罪戾乃臣固天下有
司長也承流宣化皇上將臣一官是問而目擊煩刑
重斂之政所在病民處首善之地不敢不省躬自責
遡流窮源復進求之黼座之間政本之地竊自附于

千秋金鑑屬者恒暘不雨上厪睿慮齊祓有加冀以
仰答天心臣當率先露禱不幸有犬馬之疾久在註
籍屏躬夙夜無可自將款款之忱以備成湯六事之
一二伏惟聖明矜其狂瞽少寬斧鉞之誅臣無任懇
祈之至

痛憤時艱疏　劉宗周

臣嘗讀史至唐德宗、一再播遷、天下之勢、幾于萬難措手、而其臣陸贄所以啟告其君者、獨本之六經仁義、為一時強明自用之藥、卒以再造唐室、臣乃知聖人之道、可以治世、雖其君庸主也而其臣用之、其効不旋踵、況聖明在御之日乎、臣是以慨然竊有請也今天下外　內寇相繼十餘年于茲矣、乃者勤寇之局、聚天下多兵多餉、馳驟五省之地、竟不能一挫任鋒而且南窺江、北犯浦、至煩聖天子焦勞于上、避居

減膳撤樂、為修弭計、庶幾天心有厭亂之期乎、然臣聞之、治亂之機、係乎事始、皇上而誠計及于封疆、則廟堂之上、有先受其弊者矣、不懲前事之所以失、而終無以握轉亂為治之術、臣請推皇上修弭之意而須言之、我皇上以不世出之資、際中興之運、即位之初、鋭意太平、直欲躋一世而唐虞三代之、甚盛心也而至于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之道、猶未暇一一講求、致施為次第之間、多有未得其要領者、于是首屬意于恢遼、而賊臣遂以五年滅　之說進、是為禍胎、

已已之役、謀國無良、　氛孔熾、震及宗社、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于近侍、腹心寄于干城、治術尚以刑名、政體歸之叢脞、天下事有不覺日底于壞者、故自屬衛司譏訪、而告訐之風熾、自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自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盛、自事事仰承獨斷、而諂佞之風日長、自三尺之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衆、自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自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自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自參罰在錢糧

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逋、自敲撲日煩、而民生愈瘁自嚴刑與重斂交困、而天下盜賊蜂起、自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自監紀遣、而封疆之責任輕、自督撫無權、而將日懦、自武弁廢法、而兵日驕、自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于督撫、自朝廷勒限滅賊、而行間日殺良報級、以倖免無罪、使生靈益塗炭、事急矣聖衷獨斷、一旦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徵、收酷吏之威、維新之政、次第方舉、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

震孟之賢、而竟以單詞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之忠、而又以過戇坐辜、使朝宁無吁咈之風、此其所關于國體人心又非淺鮮者、于是求治愈殷、紛更四出、市井雜流、咸得操其詭說、投間抵隙以希進用、而國事愈不可問、凡若此者、在皇上不過始于一念之矯枉、而積漸之勢、釀為厲階、遂幾于莫可收拾、則今日轉亂為治之機、斷可識矣、夫皇上之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者也、所以法者道也、如以道、則必首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

偏用風雷、則必重念祖宗監古之統、以率祖、而不宜輕言改作、則必法堯舜之恭已無為、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從欲而治、以忠厚培國命、并法三王之發政施仁、亟議拊循、以收涣涣之人心、而且還内庭以掃除之役、杜後世宦官之釁、正儒帥以失律之誅、杜後世藩鎮之釁、慎宗賢以授職之途、杜後世宗藩之釁、除此三大釁、而國家苞桑之業、已在世世、又何虞乎外　内寇、願此蚩蚩潢池、言勦言撫、總非定算、皇上但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寇之繇、與今日不忍輕棄斯民之意、及遣庭臣齎内帑巡行郡國、為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一面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解來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不損一矢、而畢此役、自此四　知中國有聖人、將聞風慕義之恐後、而又奚煩于觀兵乎哉、此聖人以道治天下之明効也、抑臣聞之、有天德者便是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故聖人之道、非事事而求之也、臣願皇上視朝之暇、進近儒臣、聽政之餘、益披經史、日講求二帝三王之學、求其所為獨體而慎之、則中和位育、

庶幾不遠于此而得之、至于用人、誠為平天下要務、尤在致審乎好惡之機、以決用舍之路、若武生新捷吏科給事中陳啓新者、片言投契、立置清華、委稱一時盛事、第本生言有大而近誇、情似要而有挾、其品未可遽信、乞皇上先令以冠帶歷事黄門、稍如試御史例、俟數月之後、果有忠言奇計、足以折大奸、斷大疑、決大計、然後與之實授未晚、不然、將如名器可惜何、古之聖人、刑一人而必使千萬人知所懲、賞一人而必使千萬人知所勸、則操厲世之權者、尤不可苟

焉以處此也、夫以我皇上天縱聖明、卓卓具有希堯法舜之志、而一時為之臣者、不能以道事君、徒取一切可喜之術以熒主聽、使國論愈紛、昭勸愈淆、職竊痛之、伏惟我皇上斷然以堯舜為必可為而求之于堯舜之道、則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誠使天下一皆回心向道以事一人、而天下有不治者、未之有也、若曰法制禁令而已、短長之効、已見于今矣、伏念職羸病餘生、一旦蒙恩、起自田間、擢置卿貳、雖捐糜曷圖報稱、茲當受事之初、不禁主憂臣辱之感、輒敢效

此款款、極知迂腐、無當高深萬一、而一點堯舜其君之懷、不敢自後昔賢、惟皇上少垂乙夜之覽、倘念職言可採、得一一見之施行、即與職以出位之誅、職雖身膏斧鉞、亦所以畢報稱之職分也、

去國疏　劉宗周

臣因病乞骸、奉旨回籍、於七月初一日辭出國門、行至天津、始知　入犯、首震陵園、遂破昌平而南下、職不勝推心欲絕者久之、因臥疾津城月餘、　鋒往來南北、所過州縣、無不殘破、伏惟皇上上廑列聖之痛、下切百姓之仇、當不知如何焦勞、日與在廷臣子薪膽共誓、職又不勝痛絕、比聞　飽颺、漸思北遁、臣乃稍稍解維、離津城而南、駐交河地方、回瞻天表、愈增馳戀、敢遂以芻蕘一言為當宁獻、職惟我皇上注

意邊防、自己巳以來、無日不綢繆未雨、而　之禍、一至于此、追原禍始、張鳳翼小有才而器識不足以已溺中樞之職矣、一旦　闌入、偵探無聞、調援不速、動成束手、行間之任、茲非其人可知矣、朝廷又從而嘗試之、卒至于敗事、不聞政府有主持、兵垣有封駁、則當事諸臣有不得辭其責者、而職以為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往者己巳之變、坐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其他不過為法受過耳、有小人者、鋭起而修門户之怨、舉朝士之異己者、槩坐以煥黨、因日中蜚語、次

第置之重典、或與削籍去、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漫疎于人主、馴至人人解體事事規卸、文法日煩、欺罔轉甚、朝廷日褻、邊政日壞、以有今日之禍、實已巳以來釀成之也、且夫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事于邊也、而與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起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何人、而不聞以逗遛蒙詰責、又何以服耿如杞之死、而今也幸以二州八縣生靈、結一飽颺之局、則廷臣纍纍若若可幸無罪矣、

更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之諸臣、或戍或去、豈昔之一一為異己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己互相容與乎、于是而知小人之禍于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甚不覺、羣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奸也、臣每每反覆斯言、為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我皇上聰明不世出之主也、其于賢奸之辨、何有不燭照數計、然臣觀頻年以來、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為

恭、皇上尚綜核、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忠似信之精、竊其用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祿、而皇上往往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小人立于朝、而皇上亦有所不覺矣、人才之不一也、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也、人人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君父、知有利祿而不知有廉恥、則亦相率為全身軀保妻子之計而已矣、此今日國事之所以敗也、夫令天下即稱乏才、亦何至盡出一二中官下、而皇上每當緩急之際、必倚以重任、此臣前日已陳覆轍、方亟亟更絃之

不暇、而乃者三協有遣、通津臨濟有遣、蓋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于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于何地、撫按無權、將置司道守令于何地、是蓋以封疆為嘗試也、且小人于中官、每相比以相為引重、而君子獨岸然有心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而終無黨中官之君子、皇上誠欲進君子退小人、為今日決消長理亂之機、而獨用中官以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當是時、乃有明于治理者起而爭之、則天下之昌言也、臣意以我皇上即不遽用

其言、亦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宸竟以此一事
逐、若恐傷中官之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嗟嗟言
官亦何負于國、乃者唐藩拜表而勤王、亦有思徐生
之從薪者乎、大帥擁兵而不戰、亦有問李勉之口事
朝廷者乎、其他觸邪止佞、南昌之尚方、亦自不乏其
人、而往往逐之以去、遂致天下顧寒蟬結局之狀、平
居無犯顏敢諫之臣、則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士、此天
下事之所以日壞一日而不可為也、至于近日刑政
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贓戍、何以束戀貪之令、
中貂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鐵刺戍、何以
昭抑競之典、至鄭鄤雖久干鄉議、而杖母之獄或以
誣告坐、亦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者、皆為故輔文震
孟引繩批根、即向者驅除異己之故習、而廷臣無敢
言者、皇上亦無從而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
成而至于是、臣不能為首揆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
厲階、至今為梗、體仁之謂也、仰惟我皇上念治亂圖
修省、以進君子退小人為挽回世道張本、于是植人
才以資幹濟、開言路以斷大獄、仍請亟罷三協通津

之使、專一責成中外諸臣各修職業、不致再以國為
僥倖、則宗社生靈實式憑之、而體仁所以為桑榆之
收者、庶幾在此乎、不然而徒事茍且、由今之道、無變
今之俗、一日戎心叵測、捲土重來、天下事尚忍言哉、
職以羸病去國之身、非不知緘嘿可以自全、然熟念
今天下安危呼吸之日、江河滿地總無投生之路、如
臣不言、又誰為我皇上言之也、

先師之奏疏有明一代不多見也他文結撰老成

○思舊錄曰先生諱宗周字啟東學者稱為念臺
先生其學體認辛苦無所不歷故先儒之弊洞若
觀火立朝危言危行仕至左都御史越謚忠端閩
謚忠正先生于余有罔極之恩余邑多逆黨敗而
歸家其氣勢不少減邑人從而化之故于先公塋
地祠屋皆出而阻撓其時吾邑有沈國模管宗聖
史孝咸為密雲悟幅巾弟子皆以學鳴每至越中
講席其議論多袒黨逆之人先生正色以格之謂
當事曰不佞白安先生之未亡友也茍有相嗤者
請以螳臂當之矣戊辰冬先生來弔褰帷以袖拂

棺座而去先生與陶石梁講學石梁之弟子授受皆禅且流而為因果先生以意非心之所發無不起而争之余于是遇一時知名之士數十餘人執贄先生門下而此數十餘人者又皆文章之士溷遠于學故能知先生之學者鮮矣先生誨余雖勤余頑鈍終無所得今之稍有所知則自遺書揆索中也乙酉六月某日先生勺水不進者已二十日道上行人斷絶余徒步二百餘里至先生之家而先生以降城遯至村中楊墒余遂返曉門山支徑入楊墒先生卧匡林手揮羽扇余不敢哭淚痕承睫自序其來先生不應但頷之而已時大兵將渡人心惶惑余亦不能久侍復徒步而返至今思之痛絶也

方隅未化正氣未伸疏　倪元璐

臣聞持世不平則陰陽之戰起論人失實則舉措之道乖頃者宗社之靈篤生我皇上生知而濟以學問乾健而妙乎從容大奸霆驅徽猷飈發天如再闢人若更生生平以堯舜為極軌今乃知有過之者臣非敢為佞也臣又仰窺聖人無我深嫌門户之名巽命重申動以人才為念純王之心藹然天下矣然而皇衷自著其公虚廷議猶存乎我見臣竊惑焉臣以典試復命入都從邸抄見諸章奏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為並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何說乎以東林諸臣為邪人黨人將復以何名加諸崔魏之輩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參題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以臣虚中之言合之事後之論夫東林則亦天下之材藪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稟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此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也其所引援為用者亦每多氣魄之儔才幹之傑其間即不無非類要可指數而盡耳而其中則又有泊然無營倚乎自遠謝華膴其若

脫付黜陟于不聞，而徒以群氣心期，遂相推奬，此其人尤所謂浮漠寧靜、純乎君子者也。今而曰邪黨，則無不邪黨者矣。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于名義；士人之行已，寧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于是乎彪虎之徒，公然起而背叛名義，毁裂廉隅矣。于是乎連篇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乎，充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

不至哉？然而今之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以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如西江、西秦、三吳、三楚之間，什九名賢，多半豪傑，參之理數，決無沉埋，況奉恩綸，屢俾酌用。而近者任事諸臣，似猶以道學封疆四字將為鐵案，雖或薄從湔祓，未肯力引同升。夫原諸臣之心，或亦深防報復之事，而臣以為此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總為崔魏之異己，即可化牛李為同心。況乎年來之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敗，即不需東林報

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既已喬岳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之哉？事理甚明，疑者不悟，臣所謂方隅未化者此也。臣又從邸抄伏讀聖旨，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諭，深仰天聰曠然，知人則哲如此。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為大怪。爌之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即如紅丸議起，舉國沸騰，維時與事大臣，並皆蓄縮閉黙，而爌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況它人乎？迨權奸衣裏，逆璫大張，爌以申救抵觸，岸然投劾。讀其陛辭三

疏，字字秋霜，一時以為寇準復生、趙鼎再出。而今推轂不及，黙灼橫加，則徒以其票擬熊廷弼一事耳。夫廷弼固自當誅，在爌不為無說。封疆失事，纍纍有徒，而當時之議，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爌之所以閣筆也。然究竟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爌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强骨，有古大臣之器，其鄉人之月旦，比于陳寔、王烈。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又以方之羅倫、舒芬。與臣同年同

官、傳華憚其方嚴、不敢以雁行相畜、而當其去國甄
然、脩身天際、臣等自視則猶糞土也、有人如此、雖謂
千秋、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譚不已、甚有加之
窩盜之名者、豈以其數十年前、有其兄文從龍不逞
之事乎、夫人知有從龍之不逞以為之兄、而不知有
文徵明之特行、文彭之至德以為之祖父、且賢愚相
越、舜象已然、世不聞柳下惠膺盜跖之誅、司馬牛受
向魋之罰、震孟何罪、遭此嫌譏、將無門戶二字不可
重提、聊用更端以相遮抑乎、臣所謂正氣未伸者此

也、總之臣之論東林、不主調停而主別白、臣之論韓
爌文震孟、不爭二臣之用舍、而爭一時之是非、伏乞
皇上以臣此說申論諸臣、凡于持局用人之際、雖不
可無薰蕕區別之法、但不當存形骸芥蔕之心、要本
公虛、以消偏黨、其韓爌雖廷推未與、而早奉鑒知之
旨、何難特命名還、文震孟雖命旨已頒、而既來不簡
之言、尚冀溫文獎雪、于以破方隅而伸正直之氣、道
無出此者矣、抑臣又思故憲臣鄒元標、業蒙明旨優
卹矣、而易名之典、似當一併舉行、元標之理學宗王

文成、而鯁直類海忠介、宜令該部于二臣之間、取衷
二字以旌儒碩、至于海內講學書院、凡經逆璫矯旨
拆毀者、併宜令葺復如故、益書院生祠、相為負勝、生
祠毀、書院豈不當復哉、臣草疏畢、又竊念部臣王守
履、以進言之急、而犯失儀之條、皇上既納其言、而薄
錫其級、仰見皇上造就人才之心甚曲而厚也、然時
經三月、懲創已深、履端更新、萬靈共躍、倘蒙矜宥、召
復原官、則聖度極于如天、而朝儀亦因之愈肅矣、

劾楊維垣疏　倪元璐

頃臣不揣固陋冒陳世界已清一疏原為臺臣楊維垣而發也臣竊讀維垣入告諸疏深訝其不能仰副聖心若與皇上相反然者蓋皇上之諭一則曰分別門户已非治徵一則曰化異為同一則曰天下為公而維垣之言則曰孫黨趙黨熊黨鄒黨皇上之于韓爌文震孟曰清忠有執曰已着起用而維垣于爌震孟曰非賢曰不簡是皇上之于方隅無所不化而維垣之于方隅實有未化皇上之于正氣無所不伸而

維垣之于正氣實有未伸皇上事事公虛而維垣言言我見據維垣折臣盛稱東林蓋以東林之尊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然亦知東林中有首參魏忠賢二十四罪之楊漣及提問崔呈秀欲追贓擬戍之高攀龍乎且當時之議其于三才也特推其揮霍之畧而未嘗不指之為貪于廷弼也特未即西市之誅而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為失論失刑也若以今日之事言之以魏忠賢之窮兇極惡積賊無算而維垣猶且尊稱之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為國為民而何況三才以五虎五彪之交結近侍律當處斬法司奉有嚴綸初擬止于削奪豈不亦如驕兒護之而維垣不聞駁正又何尤于昔人之護廷弼者乎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昭然抵觸逆璫及抗疏嬰禍之蹟而加以說情罔利莫須有之言已為非定論矣即如廷弼一事爌特票免一梟未嘗救而欲用之也至廷弼行賄之說自是逆璫借此為楊左諸人追贓地耳逆璫初擬用移宮一案殺楊左諸人及徐上而以為難于坐贓于是再傳覆

訊改為封疆之案派贓毒比此天下共知者維垣柰何尚守是說乎至不附紅丸與孫慎行君子之說臣言原非矛盾蓋慎行清望較與王之寀不同議雖刻深亦不失春秋書趙盾之法使後之人加慎焉可耳夫董狐不為責直趙盾亦未嘗貶賢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論即如王紀清正著稱臣不知其與究死之周朝瑞究戍之惠世揚蹤跡何如而但知紀以參沈漼忤逆璫而譴斥震孟則以薦王紀而降削蓋均之得罪于逆

璫者也以破帽策驢傲蟒玉馳驛此說何可全非夫刑賞出于朝廷而榮辱因之若王紀之時已半是忠賢之刑賞矣維垣試觀數年來破帽策驢之輩較之起階躐級之儔誰為榮辱不特此也宮保蟒玉之劉詔何如桎梏械繫之耿如杞自此義不明而于是乎畏破帽策驢者遂相率而為頌德生祠而希蟒玉馳驛者遂呼父呼九千歲而不顧可勝歎哉至于扰照告公祖之謗吳人盡能辨之益當朱童蒙官吳時偶一紀斃獄而其妻貧不能斂乞丐里中震孟從衆題

助二金事止此耳有何把持放肆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鄒元標夫元標之為兩截人者以其前半峭直後半寬和耳若詆之為要錢多藏則又是厰臣不愛錢之轉語臣雖斬首穴胸不敢奉命也故謂都門聚講非宜則可謂元標講學有他腸必不可謂聚講之徒不盡端人則可謂聚講之念盡出邪謀必不可且當日逆璫之所以驅逐講學諸人而拆毀書院者其意正欲以箝學士大夫之口而恣其無所不為之心自元標以偽學見驅而逆璫遂以真儒自命學宮之席儼然揖宣聖為平交使講學諸人而在豈遂至此哉若臣易名之議擬人以倫王文成武以濟文而元標匡懷之能或遜海忠介直而徹隘而元標寬大之度更優此為定論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極力洗發臣矯激假借四字夫臣之此言正為人之詆真狂狷為假名義者發也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為頌德生祠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豈不猶賴此人哉而非謂臣之有取于假及東林賢者之于名義盡假也東林已故及被

難諸賢自鄒元標王紀高攀龍楊漣之外又如顧憲成馮從吾陳大綬周順昌魏大中周起元周宗建等之為真理學真氣節真清操真吏治戍遣如趙南星之真骨力真擔當其餘被廢諸臣臣不敢疏名以冒薦舉之跡而其間之為真名賢真豪傑者多有其人凡茲存沒不同並以真著豈有所矯激假借而然哉維垣認臣抑揚之詞為一成之論而曰臣大謬臣益不受也乃若維垣之持論臣心所未安者有三維垣以為真小人待其貫滿可攻而去之而臣以為非計

也必待小人之貫滿而已不知壞天下多少世界殺天下多少正人雖攻而去之不亦晚乎即如崔魏之滿貫久矣使不遇聖明御極亦誰有能攻而去之者乎維垣到底以無可奈何之時為頌德生祠解嘲而臣以為非訓也假令崔呈秀一人舞蹈稱臣于逆璫其餘諸臣使亦以為不可異同而盡舞蹈稱臣乎又今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而諸臣使亦畏而從之以為適值無可奈何之時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為對案而臣謂正當以崔魏為對案

也夫人意見不同議論偶異總不足以定貞邪如宋臣蘇軾之與程頤交詆為邪而兩人並自千古我朝大禮之爭論者亦兩賢之而惟至品節大閑一失遂分霄壤夫品節試之于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為崔魏所恨其抵觸畏其才望而必欲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為崔魏之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逐或遠者此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鏡別妍媸維垣不取案于此而別為中逢逼解之喻將無不東不西半補半下之間又即維垣所稱鄉愿之屬乎至云東林二字不當復言臣深服維垣無我然請維垣胸中不存四黨之見臣亦絕口不復標東林之目矣總之東林之取憎于逆璫獨深受禍獨酷在今日總當曲原其高明之槩不當毛舉其纖寸之瑕而揭揭焉徒予逆璫以首功反代逆璫而分謗斯亦為不善立論者矣人材不可不惜我見不可不除眾鬱不可不宣羣議不可不集堯舜之主必不可負英雄之績必不可褫忠告善道之言必不可指為生心害政之說願維垣之熟計之也若臣鄉中之賢

者亮節平心臣雖未嘗與謀度其不以為謬而么麽胡煥猷臣何至拾其唾餘哉然而下士一言偶合亦豈必盡廢而反之古人有師馬師蟻者惟是魏忠賢之餘論崔呈秀之故智則必不可奉以為經守之不失耳

毁要典疏

倪元璐

臣覩挺擊紅丸移宮之三議鬨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之一書成於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當不速毁請詳其說盖當事起議興盈庭互訟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為忠惆則皆忠惆以為明見則皆明見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塤箎此一局也既而

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户之說興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猶夫頌德稱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于是崔魏兩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繇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為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大翻即紛囂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毁之而已夫以閹豎之權而屈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毁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毁二矯誣先帝偽撰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為例假竊誣妄當毁三又況史局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録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詈當毁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毁

必有受其累者累則必非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抑又纂修三案者之累也何也爭三案諸臣其品原分三等下者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燁等之附和希寵不足問矣最上莫如黄克纘賈繼春王業浩高弘圖劉廷宣等始則特立而不為苟同既則矯挺而著其危節本末炳然雖有技者莫或能加之也然而官華之席未剗老韓之傳同編在數臣高明之觀豈不引為坐塗之辱若其次焉者雖非盡有撐持要亦原無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揚之過保不為後人

翻駁之端、至于纂修諸臣之在當日、則更有難焉者、丹鉛未下、斧鑕先懸、姜逢元閣筆一歎、朝聞夕逐矣、楊世芳、吳士元、余煌等、備竭調維、其于忤璫諸疏、有匿其全文者、有刪其已甚者、時傳書成而獄又起、則有寧加醜詆之詞、而决不肯下一不道無將等字面、以傳會爰書者、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外、未易可明、彈章一加、萬節俱喪、諸若此者、皆臣之所謂累也、累之不已、元氣又必大傷、當今正氣日伸、方隅漸化、自應進其平飲、沃以温湯、倘復尅伐不休、

正、恐清寧無日、然而逆璫之遺蹟、一日不湮、則公正之憤心、千年不釋也、伏願皇上敕下該部、立將三朝要典、錢存書板、盡行毀焚、仍命閣臣、擇期開館、纂修天啟七年實錄、而又命纂修詞臣、捐化成心、編纂信史、凡關三案之事、必執兩端之中、而又命三案中賜環諸臣、各以聖明御極為再生之年、勿以恩怨橫胷、理前身之業、至于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騰選佛之說、毋許妄形奏牘、横起風波、則廓然蕩平、偕于大道矣、臣向以是非之心言是非、今以史臣言史、統關大計、伏惟聖斷施行、

三疏自是不朽之文。先夫子書鴻寶應本倪元璐字玉汝上虞人天啟壬戌進士入詞林官至户部尚書死烈皇之難諡文正文以琱刻幽僻為主於文章一道別開生面在孫樵劉蛻之間固是黄石齋之亞也。思舊錄曰先生于甲申之變自磬而死遺命大行殮後方可收吾尸初為庶吉士虞邑有二人當出其一其人欲攻先生出之先忠端公倡言倪之文望非詞林不可乃止逆奄敗後其

黨楊維垣等反而攻奄以為捲土重來之計先生分別邪正手障狂瀾維垣等為之折角又請毀要典以為魏氏之私書孫之獬抱要典而哭于朝不能奪也未幾而許重熙之五陵注畧出其中有礙于誠意伯劉孔昭之祖父時先生為司成孔昭屬毀其板先生不聽孔昭遂以出婦訐先生去位癸未始召用先生頗事園亭以方程墨調朱砂塗壁墻壁門窗門生魯元寵為徽州推官多藏墨先生索之間數日又索元寵曰先生染翰雖多亦不愿

如是之速既而知之以為吾所奉先生者皆名品不亦可惜乎先生導余登三層樓正對秦望其兩旁種竹數百竿摩戛有聲先生笑謂余曰竹固水產也今托根百尺之上子以為何如先生殉節以後余再過之其地已為瓦礫矣此亦通人之蔽也

易數疏　　黃道周

臣自少學易以天道為準以詩春秋推其運候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攷其治亂百不失一臣所學本於周孔無一毫穿鑿其法以春秋元年己未為始加五十有五得周幽王甲子其明年十月辛卯朔日食以是上下中分二千一百六十年內損十四得洪武元年戊申為大明資始戊申距今二百六十四年以乾屯需師剝之三卦五爻丁卯大雪入師之上六是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上六其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有易辭告誡人事未有深切明著若此者也凡易一卦直六十七年零一百五日一爻直十一年零七十七日有奇今歷十分之四矣陛下恭默深明天道嘗寤寐以思賢才而賢才卒不可遽得懲毖以絕小人而小人卒不可遽絕方陛下開承之始外清逆黨內掃權璫天下翕然相望太平曾未四年而士庶離心寇攘四起天下騷然不復樂生雖深識遠慮之士豈虞變動至此乎臣觀陛下開承應大君之實而小人柄用懷干命之心在陛下以大君

之哲可制小人而有餘在小人以干命之才可中大君所不覺自臣入都來所見諸大臣畢無遠猷動成苛細治朝着者以督責為要談治邊陲者以姑息為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為不經談刀筆簿書則以為知務片言可折者縢莒終年一語相違則株連四起使陛下長駕遠馭之意積漸而入科條之中臣子悃愊靖獻之思抑鬱而消文網之內跡其所為既不足服小人之心度其末流終必承小人之敝支吾輾轉苟援目前瑕釁既成則誕欺立見即如往歲　去邊

永巳七八日而敘收復者以為千古奇功又如近者賊破山東巳六七縣而護叛師者以為不犯秋毫即此二事而遠邇情形槩可知矣凡外廷諸臣所敢于欺誑陛下者必不在于拘攣守文之士在于權力繆巧之人內廷諸臣所敢于欺誑陛下者必不在于鉗刀泉布之微在于阿柄神叢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思地中有水之象知民情之所繇通體剛中而應之文知師功之所繇立因以旁稽載籍自漢唐以來所用在師中而致治者幾何人用在師中而致亂者幾

何人因以仰質聖賢自孔孟所稱對君子而斥小人者幾何事就小人而斥小人者幾何事自古迄今決無吹毛數睫可成遠大之猷斂怨樹威可奏雍熙之業者凡小人見事智恒短于事前言恒長于事後不救凌城而謂凌城之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而謂島民之必不可用兵潰于久頓則謂亂生于有兵餉糜于漏巵則謂功消于無餉亂視熒聽以至極壞不可復救臣觀今日道化未弘用師之毒勢不可已皆有爽亂征仲尼所錄向戍去兵丘明非之今陛下之意在

于干城腹心羣臣之圖在于偷安避患上下相睽不遂于成臣愚以為正功之道在乎定命亂邦之誡止乎小人小人用即無　亦足以致亂小人不用即有干戈亦足以致理從古有釀亂致亂之人必無有討亂致亂之事隋梁晉宋事不足稱殷武周宣功在自立凡人主之學一以天道為師則萬物之情可照人主斷事一以聖賢為法則天下之材具服自二年以來以察去蔽而蔽愈多以刑樹威而威愈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捐苛細而振紘綱之秋也惟陛下

恕然深思易象陰陽當否之際何者謂之丈人何者謂之弟子何者謂之長子何者謂之小人用之而亂朝著則去之勿以朝著為害用之而亂邊疆則去之勿以邊疆為戲因以定命正功安内攘外不過數年而三錫之勲可成無疆之休畢至矣臣致自丁卯大雪至戊寅春分凡十一年零七十七日皆在師上六勿用之防誠不可已書曰無疆惟休亦無疆惟卹臣啇盲已久痼疾又新不能冒矢石以報陛下又不忍溘然終閉一言而死誠不自卹吐此一言即瞑目無愧非敢穿鑿傳會以瀆聖明為天下萬世之所譏笑

先夫子曰石齋之文不規規于史漢歐曾取法在先秦而精神自與史漢歐曾相合自是天壤之奇氣

百家私記先生字幼玄漳浦鎮海衛人天啟壬戌庶常崇禎初小人恨錢龍錫之定逆案借袁崇煥邊事以陷之下獄論死公抗疏訟冤被謫陸辭因言易數皇上御極之元當師之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益為溫體仁發也削籍為民丙子起官未幾楊嗣昌奪情入閣陳新甲奪情起宣大總督方一藻以邊撫議和公具三疏一劾嗣昌一劾新甲一劾一藻時正當枚卜之後小人中之者謂公辭既宣麻不得由是發憤耳帝亦以此疑公而有平臺之名對謫江西布政司知事會江西巡撫解學龍薦公堪任輔導上怒其朋比皆逮廷杖下獄擬戍烟瘴宜與再相繼上起官南渡為禮部尚書從忠文入閩遂首政府與鄭氏不睦乃自出師見執死金陵市又記百家于去年曾至漳浦同董漢竹出東門謁公書院庭心結一石壇刻漳天度數蓋公所手書者子孫今分居于漳州府城平和縣兩處百家書坊公曾孫某于漳州抄得未刻遺文三本歸特以獻讀于　先夫子墓前

明文授讀卷之四　奏疏　四三　味芹堂

褒卹孤忠疏　　李世熊

為褒卹孤忠敦厲風節事臣聞天下非兵食單匱邊
疆蹙迫之為憂而人情頑弊偷生忍恥之可畏何則
兵食亦有裕足之方邊疆亦有擴恢之策獨衣冠鄙
薄名節陵遲則雖士飽馬騰日闢百里猶之藉寇而
資敵此臣所用憂也臣竊見輔臣黃道周孤師抗敵
義無反顧身陷　營絕粒就死史冊所書于今為烈
竊意朝野震悼慕義無窮而百僚斂聲寂無彰闡臣
以為人情頑弊不知死義為榮矣陛下更不顯拔孤
忠形汙偷鄙恐日月逾邁頹靡相沿無復有言畏革
請纓之事者陛下即撫有函夏亦用何道以勸激民
臣乎且臣所私憂猶未止此今士大夫既無有頌輔
臣之烈以祈帷蓋之恩將來必有摘輔臣之短以熒
日月之照一則曰輔臣憯不知兵迂愚自用一則曰
輔臣失律輕生無補于國夫兵何容易管夷吾諸葛
亮今古所共才也夷吾亦曰平原廣囿車不結轍士
不旋踵鼓之而三軍視死如歸者臣不如王子成甫
陳壽則云變應將畧非諸葛所長街亭之挫弟子輿

尸而當時後世不以此病管葛者亦諒其人素所蓄
積而已矣假令有孫臏吳起穰苴王翦之徒而狡詭
退託中懷二心陛下胡用此知兵為哉若夫全軀而
降竄與捐軀而慷慨均于國無益也陛下與其降竄
而全軀者乎抑寧與慷慨而捐軀者乎況輔臣之捐
生不在孤師失律之日亦在離朝去闕之日也昔范
仲淹自參政安撫西邊初謂暫出呂夷簡曰參政豈
可復還後果如其所料李綱始出為宣撫司自謂高
宗曰臣以愚直未容于朝是行無復還理使行後無
讒阻匱餉之憂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議不
堅臣度不能有為　須求代罷去以全君臣之義及
綱事阻乞休高宗亦遣种師道代還臣讀史至此歎
李綱之言不啻為輔臣言之也幸而不死則為李綱
仲淹不幸而死則為輔臣而已矣方綱出為宣撫求
馬兵以壯軍容其言曰昔封常清出師軍容不整幽
薊人輕而叛之臣今出師安知無覘臣者乎先臣楊
一清始以故相行邊旌旗戈甲照耀原野將士為之
動色今輔臣驅市人而戰數不滿三千量形不足于

禱、節服不足于食、孤危蒲颻、臂指無援、徒恃忠信為
鮮、檀仁義為干櫓、此實難矣、益自史冊以來、未有大
臣視師、部署單薄如此者、雖使孫吳董此、以抗狂鋒、
臣知纖鋋薄柱可立碎也、故曰輔臣辭朝之日、是其
畢命之日也、若謂輔臣破冒國的、徒損威靈、則尤不
可、昔西夏之變、韓琦師出環慶不協、鄜延遂有好水
川之敗、士卒招魂、慟哭震野、琦掩泣駐馬、縮不能前、
但上章引罪而已、韓公之威名、不因此遂損也、紹興
之初、張浚合關陝之兵三十餘萬、一旦盡覆、符離之

敗、國家宿積兵財、掃地無餘、及其卒也、孝宗震悼、輟
朝、謚曰忠獻、良以士馬破傷、可生聚而復、賢臣殄喪、
不可倉卒而求、宋之君臣、則猶識大體也、今輔臣所
損、無魏公萬分之一、而未享韓張之榮名、兼得巡遠
之節烈、原草初膏、身名遂燼、臣實傷之、夫陽門之介
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晉人以為宋未可伐、仲尼曰善
哉覘國乎、輔臣直節清風播聞　裔、何但陽門之介
夫、四方蠢動、窺伺國釁多于晉人之覘宋、而同官等
越人之視、朋舊無子罕之哀、臣恐天下有以量朝廷

矣、死敵者不褒、則是降北者無罰也、名臣遇難、而士
夫不加哀、則其臣喪節、而士夫不為辱也、安知無人
不以發蒙振落輕笑朝士乎、今無論輔臣塗胸膻場、
餘風凜烈、不可湮泯、即使壽考令終、猶當俎豆千祺、
何者、輔臣學宗天道、以易詩春秋為符、參兩掛揲、窮
變極賾、以易本日而主月、春秋主九而追日、詩主六
而追月、乘除交會、而千歲之日至百世之成敗、六律
之益損、九州百骸之竅絡、方員盈縮、瞭如指掌、益自
孔孟以來、絕學僅見、非復焦京管郭之徒、太玄潛虛

之書、所能通測其源流、其書如易洞璣易象正、不有
絕代通才、闡繹厥義、臣疑此學遂將不傳、若以星緯
風角之技、探其端倪、則猶間日而捫燭矣、今陛下于
占雲候氣之言、前席而商、至囊括人天之學、則表章
缺然、陛下憑弔前古忠烈之士、則感泣欷歔、親見執
義盡節之臣、則褒卹不及、臣以陛下徇名而失實、賤
目而貴耳矣、夫陛下于輔臣、元首股肱、疾痛相關、況
于死喪、昔五校之戰、賈復創傷、光武驚怛、至以子女
婚姻許其腹孕、于是天下歸之、輔臣郭田不饋、兩孤

方畝二僅提抱、誠宜特錫廟謚、寵其遺亂、使遠近慕
義奮激以就功名、不然者豨豪傑之心、塞報禮之路、
遠遜光武之仁、近為覘國者所笑、臣雖微賤、敢代抉
朝賢之口、為國家昭布義聲、惟陛下垂察、

先夫子曰世熊字元仲閩汀州人其女劉朝沈亞之之匹劉子威遠不及也　百家私記甲子乙丑間元仲先生托吴子政以寒支集寄先夫子時年已九十繼聞其二集亦刻成去年百家至漳州托別駕范周六訪覓周六雖許見寄企予望之

明文授讀卷之四終

明文授讀卷之五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illegible]　男百家[illegible]

表

進元史表　蘇伯衡

伏以紀一代、以爲書、史法相沿于邃固、考前王之成
憲、周家有監於夏殷、恭因巳往之廢興、堪作將來之
法戒、惟元氏之有國、本朔漠以造家、用兵戈以爭強
并部落者十世、逐水草以爲食、擅雄長于一隅、逮至
成吉思之時、大會斡難河之上、始尊位號、漸定教條、

旣近取于乃蠻、復遠攻于回紇、渡黃河以蹴西夏、踰
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金源爲墟、世祖承之而
宋籙遂訖、立經陳紀、用夏變　肆宏遠之規模、成混
一之基業、爰及成仁之主、見稱願治之君、唯祖訓之
式遵、思孫謀之是遺、自茲以降、聿號隆平、豐亨豫大
之言、鼓倡于天曆之世、離析渙奔之禍、馴致于至正
之朝、嬖幸蠱惑于中、權姦蒙蔽于外、洪綱弛因于疏
濶、尚綱遂至于陵夷、風憲皆爲不捕之猫、將士盡成
反噬之犬、由是群雄角逐、九域瓜分、風波徒沸于重

溟海挨覽、歸于真主。中謝欽惟皇帝陛下、奉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不圖、紹百王之正統、大明出而爝火息、率土生輝、迅雷鳴而衆響微、鴻音斯播、載念盛衰之故、即推忠厚之仁、僉言實既亡而名亦隨亡、獨謂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求讜論之公、文詞勿至于艱深、事迹務令于明白、苟善惡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于人、此皆天語之丁寧、愈見聖心之廣大、于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王禕、儒士臣汪克寬、臣胡翰、臣宋禧、臣陶凱、臣陳基、臣趙壎、

曾魯、臣趙汸、臣張文海、臣徐尊生、臣黃箎、臣傅恕、臣王錡、臣傅著、臣謝徽、臣高啟、分科修纂、故上自太祖、下迄寧宗、靡不網羅、殷加搜采、恐藐時而闕日、每繼晷以焚膏、故于五六月之間、成此十三朝之史、况往牒舛訛之已甚、而他書參考之無憑、雖竭忠勤、難逃疎漏、若自元統以後、則其載籍無存、已遣使而旁求、俟續編而上進、恨其才識之有限、弗稱三長、兼以紀述之未周、殊無寸補、臣濂忝司鈞軸、幸睹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僅克編摩于歲月、筆則筆而削則削、敢

言褒貶于春秋、仰塵乙夜之觀、期作千秋之鑑、所撰元史紀三十八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二卷、目錄二卷、通計一百三十萬六千五百餘字、謹繕寫成百二十冊、隨表上進以聞、

先夫子曰、蘇伯衡字平仲、金華人、國子監學正、平仲之文質實無華、而皋倣謨誥、陳腐可厭、景濂之送其歸也、以家世學術詞章三者稱之、望其作宋元通鑑、平仲既不作、而今之宋元通鑑蕪穢不足說矣、濂其尚有遺憾乎

進歷代通鑑纂要表　李東陽

臣某等恭承先帝勑旨纂修歷代通鑑纂要今已成書謹奉表上進者臣東陽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世有古今史冊繁興衰之迹聖無先後文章昭作述之光事或因舊以為新體則似輕而實重司存纂輯道切規箴密辭寸晷之多圖効萬分之一洪惟孝宗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陛下德邁堯文聖躋湯敬求多聞於古訓發渙命於象臣謂先儒綱目之書本明正統顧上古帝皇之

世未移成篇下逮宋元尤多卷帙盈箱充棟實繁四庫之藏所食衣豈有三餘之暇親分義例預錫名稱寒暄閱二載之期朱黑更數人之手擎龍髯而莫逮撫蠹簡以增悲不敏是懋無功可錄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英明出類剛健居中上同舜哲之重華下軼啓賢之繼道實錄方修于金匱餘功載續于汗青非徒撮要以刪繁抑亦要終而原始政必稽其得失行必著其忠邪詞雖省而事已該人既往而言獨在博采諸家之斷畧致商評間陳一得之愚代為講說法多從舊理貴折衷不求敏力于難知務期開卷而有益肇呈首帙進讀經幃漸底終篇告成覆紙臣等或躬承神授或叅奉宸音心微河嶽之涓塵識陋海天之蠡管治鑑開英皇啓而成于神宗之朝政要本貞觀君臣乃輯于開元之世矧茲唐劣詎免稽遲幸惟往昔之粗備敢誇前時之未有伏願聖不自聖益弘作聖之功新又日新茂著知新之效考治亂存亡之故為賞罰黜陟之規主善為師豈謂借才于異代建中制事用能垂裕于後昆謹以所修歷代通鑑纂

要九十二卷目錄凡例一卷共六十冊隨表上進以聞

進歷代通鑑纂要表　　張邦奇

臣某等伏奉先皇帝勅旨令修歷代通鑑纂要書成進呈者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道有常經貴於從違之實治多與法恒階興替之原顧鑑觀已定於前人而考卜宜精于今日不覩往轍曷啓前途欽惟皇帝陛下天挺英資日新聖學率由祖訓纘序無忝于成康敉求哲王成功遠期于堯舜臣等叨陪講幄忝職儒班先皇不鄙其庸愚明命畀司乎纂述分曹秘閣發冊石渠竊念豐芑之遺實注情于簡策而

涓埃之報敢忽意于編摩矧慙稷綫之才無補袞職之闕庶采前古之迹可資乙夜之覯爰惕亥兢仔勤仔勵欲備一代之典盡搜百氏之書自高辛以來史凡十九由　元而上年歷數千其間簡編之龐雜與夫文史之棼浩雖當門之士或不及詳覽萬幾之餘所能悉覽顧事貴得要故泛載於青史之餘者雖詳或去然道欲無遺則傳聞于結繩之上者雖遠亦書春秋以前本聖經之斷例威烈而下宗綱目之法程旁逮遼金決遵今史咸臻實錄豈曰傳疑規模體統之詳尺牘或稽于百代侈刱典隆之故片時可昉于萬年昔漢儒說死之篇事非大要唐相金鑑之錄辭不蔓言核實若歐陽脩有未刪之言博洽如司馬不逃輕信之譏備而不繁約而無略徧觀列史莫便此書是皆先皇之克開而有望于陛下之善述者也然制方雖存乎古用藥則由乎人苟捐網以臨淵雖羨魚而焉獲伏願慎終于始圖大于微主善為師動止罔愆于成憲克念作聖陟降如見乎先皇定命訏謨務俾與治同道遏惡揚善永期應天時行臣等無任

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所修歷代通鑑纂要若干卷隨表上進以聞

張錫琨記張邦奇字常甫鄞人弘治乙丑庶常正德初授檢討時逆瑾柄人多爭附公獨守正不阿著張騫乘槎賦以諷之以親老乞養出補湖廣提學嘉靖改元提學四川旋改提學福建進春坊歷任南京兵部尚書公資性絕人于書無所不讀精思篤行期造聖賢講學與陽明別調其立朝大節如攝太宰不欲循故事以選事除授先白政府事斷詔獄力郡翊國部公之厚將以因法繩其宗人朝議將以浙閩閏日景裕二王尚公謂江南財賦所出凡接壤留都閩初封與王田改于周二百年來誰敢復建且議事遂寢上築道于無逸殿欲令內直大臣皆冠如道家公謂內閣夏公曰使我等背聖人不能從也扶老久思故鄉今日乞歸有名矣上聞乃止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重進大明會典表　李東陽

伏以有謨訓以貽子孫垂萬世之燕翼觀會通以行典禮昭百世之鴻規蓋非天子則不考文然惟孝者爲善繼志粵自結繩政代契託書傳象魏法陳理同家喻制備于周官之後經傳于秦火之餘漢模畧定乎三章唐式僅頒乎六典大典乖于宋而光嶽弗完經世紀于元而彝倫攸斁當天心之厭亂屬聖主之開基峻德神功彌綸宇宙宏綱大法敷賁臣民文皇紹統于昌期列聖承休于奕葉政由俗革道與治同

中間或斟酌以隨時大抵皆後先而合節顧夫簡籍頗浩條貫繁多彼宿儒老吏亦不暇詳豈僻壤遐陬之所能偏故博學貴乎知要必會極然後歸極欲圖文獻之足徵須及典刑之尚有昔我孝皇之志實惟英廟之遺上遡累朝仰稽烈祖謂一代開基之制在諸司職掌之書或更定于暮齡或增修于繼世發石室金縢之秘徵兩京百府之藏儀文悉據乎舊章義例特施乎宸斷命官分局開六館以編摩類事歸曹備百年之損益蓋自洪武戊申之歲迄于弘治壬戌之秋既挈領以提綱亦刪繁而就簡體之重者雖微必錄令之善者雖寢亦書庶幾愛禮以存羊非敢按圖而索驥文取達而不勝乎質信可傳而寧闕其疑制與典殊宜于今而不泥于古法殊紀傳叙其事而不錄其名標題榮華袞之褒序簡煥雲章之錫昔成雖久刊布未遑恭惟皇帝陛下煥有堯文緝熙湯學兵民利弊以次罷行禮樂章程悉加釐革特令臣等重訂是編當卷帙之粗成荷奎文之載賜獻諸天府副在有司期言之必有可行俾習矣而無不察嘗則

麗容之宿一舉首而在日中合轍之車不出戶而通天下臣等才輕襪線識小蠅天功不厭詳貫惟仍舊排塵掃葉深知校閱之難測海窺天詎免遺忘之失伏願上念宗祧之重大下知稼穡之艱難主善爲師任賢立政惟一心之克協罔庶獄之攸兼不愆不忘率祖考憲章于有法可久可大配乾坤德業于無疆謹以校大明會典一百八十卷合凡例目錄共一百冊隨表上進以聞

先夫子曰西涯文氣秀美東里之後不得不以正

統歸之筯其力量稍薄叅其工夫專在詞章于經
術疎也學者于此盡心焉則知學文之法矣百家私記
西涯字賓之長沙茶陵人天順甲申庶常弘治正
德間大學士諡文正東里楊士奇也

擬進大明一統志表　丘濬

伏以龍門月以照臨千載啓大明之運全天地所覆
載萬邦成正統之歸輿圖之廣曠古所無地志之成
於今爲盛粵自三才定位歷代迭興封山濬川舜肇
十有二州之地列爵分土周會千八百國之君逮夫
嬴秦始置郡縣繼以劉漢益拓土疆自魏晉以來由
宋元而上或闇位之弗當或霸業之偏安或威令之
阻行或德之可厭皆未有若我朝得國之正闢地
之大者也德與地而兼廣政與教以並行南都與北

都燕並標準于四極大爲府小爲縣總要會于三司
藩府分封並峙維城之固衛所布列廣宜禦侮之威
規制周嚴氣勢聯屬南踰銅柱東越鯨波盡入版圖
之內西亘金河北彌狼望率歸聲教之餘殫九服于
域中通八荒于化外青狄黑濮遙候月以來賓黃支
朱鳥畢占風而受吏禹迹之所不至章步之所未周
地無間于華　治獨超乎今古不有盛製曷彰丕圖
粵若帝王受天命以建國皆有載籍志地理以貽謀
于虞有禹貢之書在周有職方之典方冊所載若管

氏地蹟呂覽有始百家之傳說不同館閣所修若元和郡縣開寶圖經一代之典章可考寰宇記之作于宋略而未明大統志之述于元泛而失實肆我聖祖脊命儒臣雖采錄之有餘尚編輯之未既時如有待事豈偶然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先物神聖自天膺曆數以在躬收政權而獨運光昭祖武弘迓天休庀聖賢經世之圖咸留睿覽于祖宗待成之志尤軫宸衷謂此輿地之書關係甚大特詔文學之士纂述是司授成命于九重考遺編于千古上自聖經賢傳下及

水志山經發中秘之所藏萃外史之逍掌遍閱累朝之史旁蒐百氏之言與夫羽陵宛委奇文汲冢酉陽逸典玄詮梵藏小說方言靡不網羅畢皆蒐采綴貫羣籍約爲成書義類凡例悉有據依信疑是非壹加訂正首辨方州之域次推星野之分建置有革有因疆界或分或合如水自源而徂委如木由幹而分枝山川形勝之殊風俗物產之異巨細不遺公署學校之類宮室關梁之倫古今俱載留則民愛去則民蘇官爵非術良不書出而道行處而道明人物惟名賢是取非徒儒道而二氏兼收不獨華風而四 亦附所以廣聖道之咸容示皇威之無外比之前志允謂全書綱舉而目張有倫有要事增而文省不泛不疏海內廣輪如指掌而斯見天下險易不出戶而可知自有地志未之前聞宜並聖經垂之後代此誠皇上繼志述事之孝卓冠乎百王高出乎千古者也臣等章句腐儒草茅賤士叨蒙拔擢豈能如楚左史之讀九丘添効編摩竊自比晉司空之創六體莫能稱詔深虞玩惕之尤幸覩就編少助清朝之藝書同文車

同軌大一統而四海嚮方天爲蓋地爲輿中兩間而萬世永賴

先夫子曰丘濬字仲深瓊山人弘治間大學士瓊臺蓋博而未洽者觀其惡白沙定山之不仕補大學衍義之平天下而不及內侍是何心哉文亦駁雜

聖駕臨幸太學謝表　　林文俊

國子監祭酒臣林文俊等嘉靖十二年三月十三日
欽蒙聖駕臨幸太學謹奉表稱謝者臣等誠懽誠忭
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典禮更新百代仰大君之有作
備蹕臨幸四方占泰運之方隆敘衆曠儀聿光舊典
惟均朝野慶洽天人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由天縱
德與日新彝倫敘而五典以惇禮樂興而百度咸正
況茲首善尤在留神默契聖心大袪俗見謂孔子稱
王本非禮宜正先師之名陋元人塑像爲不經特遵

皇祖之制別祠啟聖作明父子之倫配食先賢盡去
公侯之號禮無僭瀆道益尊崇頒茲典之鼎新煩至
尊以貴重當薄海同文之日適踐祚一紀之初乃涓
令辰爰修盛事六龍拚御遠戾止于膠庠萬乘執圭
親奠釋于先聖崇儒重道稽古諏經喜溢章縫光流
簡冊既豆籩以奔走乃有三氏之子孫闢橋門而聽
講爰比六館之英俊瞻威顏于咫尺本法語之丁寧
建皇極以敷言斯其至矣觀人文以成化是之謂乎
臣等職忝師儒躬逢盛美幸覩大人之虎變願先多
士以駿奔賜坐而講易書覺叨榮之已過教人必先
忠孝誓圖報于將來伏願配乎天配乎地皇朝綿一
統之圖作之君作之師天子介萬年之壽臣等無任
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百家私記林文俊號方齋莆田人嘉靖時吏部
侍郎諡文脩

明文授讀卷之五終

明文授讀卷之六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讀

論一

深慮論一

方孝孺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于所忽之中，而亂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當秦之世，而滅六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爲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彊耳。變封建而爲郡縣，方以爲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爲諸侯，以爲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弒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爲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爲之備，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于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宗見五代

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于　　。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負蓋世之才，其于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于此而禍興于彼，終至于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彼豈工于活人而拙于活己之子哉？乃工于謀人而拙于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下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于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也，而豈天道哉？

深慮論二　　方孝孺

藥石所以治疾而不能使人無疾法制所以備亂而不能使天下無亂不治其致疾之源而好服藥者未有不死者也不能塞禍亂之本而好立法者未有不亡者也人身未嘗有疾也疾之生也必有致之之由誠能預謹於飲食嗜欲之際而愼察於喜怒悲樂之間以固其元氣而調其榮衛使寒暑燥濕之毒不能奸其中雖微藥石固不害其爲生泄敗之壞傷之而恃藥石以爲可免于死此死者交首于世而不悟也

夫天下固未嘗好亂也而亂常不絕于時豈誠法制之未備歟亦害其元氣故也夫人民者天下之元氣也人君得之則治失之則亂順其道則安逆其道則危其治亂安危之機亦有出于法制之外者矣人常拘拘焉盡心于法制之內而不盡心于法制之外非惑歟聖人之法常禁之于不待禁之後而令之于未嘗爲之先故法行而民不怨欲禁民之無相攘奪盜竊也必先思其攘奪盜竊之由使之有土以耕有業以爲有粟米布帛以爲衣食而後禁之則攘奪盜賊可止也欲禁民之無爲暴戾詐僞不率倫紀也必先爲學以教之行道以化之使之浸漬乎禮讓薰蒸乎忠厚知暴戾詐僞不率倫紀之爲非然後可得而息也欲其無相淫亂也必先使之無鰥寡怨曠之思欲其無貪黷也必先使之知畏戮辱而重廉耻夫先使之可以無犯乎法而猶犯之者此誠玩法之民也玩法者非特法之所不容亦民之所不容也故刑罰加於下而民視之如霜雪之殺雷霆之擊以爲當然而不敢以爲非故民曉然知上之法所以安己也非所

以虐己愛戴其上而不忍離卒有至凶極悍之徒萌無上之心亦無由而成事以其能固民之心也不能使之安其生復其性而責其無爲邪僻禁其無爲暴亂法制愈詳而民心愈離欲保國之無危是猶病內鑠之疾而欲求活于針砭及其死也不尤養生之無道而責針砭之不良嗚呼曷若治其本邪

君職

方孝孺

能均天下之謂君、臣覆兆民之謂君、立政教、作禮樂、使善惡各得其所之謂君、生民之初、固未嘗有君也、衆聚而欲滋、情熾而爭起、不能自決、於是乎有才智者出而君長之、世變愈下而事愈繁、以爲天下之廣、非一人所能獨治也、於是置爲爵秩、使之執貴賤之柄、制爲賞罰、使之操榮辱修短之權、位乎海內之人之上、其居處服御無以大異於人、不可也、於是大其居室、彰其輿服、極天地之嘉美珍奇以奉之、而使之

盡心於民事、故天之立君、所以爲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然而勢不免粟米布帛以給之者、以爲將仰之于其衣食、而除所患、若濟所不足、而教所不能、不可不致夫尊榮恭順之禮、此民之情、然非天之意也、天之意以爲位乎民上者、當養斯民、德高衆人者、當輔衆人之不至、固其職宜然耳、奚可以爲功哉、後世人君知民之職在乎奉上、而不知君之職在乎養民、是以求于民者致其詳、而盡于己者卒怠而不修、賦稅之不時、力役之不共、則誅責必加焉、政教之不舉、禮樂之不修、弱強、貧富之不得其所、則若罔聞之、嗚呼、其亦不思其職甚矣、夫天之立君者何也、亦以不能自安其生、而明其性、故使君治之也、民之奉乎君者何也、亦以不能自治與自明、而有資乎君也、如使立君而無益于民、則于君也何取哉、自公卿大夫至于百執事、莫不有職、而不能修其職、小則削、大則誅、君之職重于公卿大夫百執事遠矣、怠而不自修、又從侵亂之、雖誅削之典、莫之加、其獨不畏乎天邪、受命于天者君也、受命于君者臣也、臣不供其職、則君以爲

不臣、君不修其職、天其謂之何、其以爲宜然而祐之耶、抑將怒而殛絕之耶、奚爲而弗思也、天與人其形雖殊、其好惡去就不甚相遠也、使君命一人爲而治民、而困踣之、厲虐之、其有不怨者乎、怨而能舍其祿位乎、天之于君、雖不若君臣相接之明且著、然未嘗不明且著也、幸其未形、以爲無憂、幸其未至、以爲愛已、嗚呼、其可果恃也乎。

正俗

方孝孺

行於一人之身而化極四海之內觀於數百年之前而驗於數百年之後者風俗是也故風俗之所成至微也其效至著也所係似小也所由甚大也不可忽也昔者楚靈王好細腰舉國之人皆約食束脊引而後能起憑而後能立伊川之民被髮而祭智者知其變而爲　風俗之端可不深察哉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其先之所尚傳之數十世而不變守之至於國亡而後已其俗素已定也故商之不能爲忠猶周之

不能爲質也周公豈不知文之不若質哉至於商之末質漸散而繁文興矣周公知其莫可反也故因而文之恐其趨於浮薄也爲之禮以節之作之樂以和之惟其如此故能至於七百餘年然其後亦已不勝其弊矣戰國之世遊說之士蠭聚蚊合以諂言邪說昭諸侯傾動天下誠二代之所未有也由是生民日流于變詐豈非文勝之弊哉及秦懲其病遂坑殺儒生棄先聖賢之遺文餘法一火而盡燔之曾不師古而任其深刻巧苛之律不旋踵而遂亡其所尚非道

故也漢興務以寬大更之法疏禁濶四百年之基用此以立然其時朝無人不知以禮義爲俗其所因仍大率皆秦制也烏望其如三代哉至于近世惟宋之俗爲近古尊尚儒術以禮義漸漬其民三百年之間宰相大臣不受刑戮外內庶官頗養廉恥雖日綱紀未備其所崇尚遠非秦漢以下之所能及故其垂亡之際婦后少主旣已就擒而其臣抱君之遺孤奔走海島誓天指日擁立爲帝朝夕請命如事神明卒之無一人有背叛之心至於溺死於海而後已雖三代

之亡未聞忠厚惻怛有若是者孰謂風俗無益于國哉且夫秦皇帝之死未久而其黔首相與奮梃而呼願食其肉漢唐之衰皆逼于其篡弑之臣而奪之而宋乃獨若此者何也秦棄禮義漢唐不知以禮義爲俗而宋風俗淳美故也假使宋無　之禍尊其前世之俗國安遽亡哉以是知風俗之至急也宋亡元主中國者八十餘年中國之民言語服食器用禮文不化而爲　者鮮矣其初尚有一二賢者救之參用宋法而亦頗以寬大爲政故民亦安之然而暴戾貪

部、用其族類以處要職、鬻貨紊法、終以此亂、其俗大壞、以至于今、譬如弊錮漏鏤、非重鼓而鑄之、其音不可得而調也、夫欲因亂國之俗而致治、雖聖人不能也、勢不可也、俗之既壞、則日甚而歲滋耳、無以匡持之、豈遂止哉、今北方之民、父子兄婦同室而寢、汙穢褻狎、殆無人理、盂飯設匕、咄爾而呼、其翁對坐于地而食之、爲學之者其頑不知教、其于大倫悖棄若此、甚非國家之便也、上下有則、乃所以導民、故古者士民不非其人大夫、今小民得以執郡縣之短長、撾鼓而

訴之闕下、弟子或訟其師、子姪或證諸父、禮義不立、何所不至哉、法令非不明也、有司按四方之罪、非少怠也、而犯者不爲衰止、黠胥巨吏、開口肆然徵取于人而不顧、問之、則曰行且輸作、不取何以爲資、或曰身死而妻子何所仰食、姑取之以自給耳、其設心自以爲明達、見執貧守法者、衆且舉指而笑之、而其人亦不幸卒無救以死、於是益堅貪者之心、小民轉之窮苦、割剝次骨、鬻産質室、以奉其無饜之欲、非特爲此也、國之大柄、可以貧富者、惟寶鈔爲然、無賴之民、

聚徒勒板而僞之、御史中使團之廉察天下者、妄詐男子、假其衣冠符印、乘傳而横行、夫僞鈔僞官之律至重也、而若不愛其死而冒之者、豈誠不愛也哉、彼見死者之多、而死不之畏也、且人雖至愚、奚不畏死、彼誠見生之不足樂也、知生之足樂、則安肯言死哉、頃者富民受挫辱於官府、或褫其衣而跽、或庭撻而詬罵、其心大耻、掩面而不敢見人、里中少者與其戶殺羊爲酒而祓除之、其人亦終身以爲病、况犯有名之律、至於死地哉、今人則俱不顧矣、鞭一百扶而出

於外、揭其瘡以示人、笑談而道之、人亦不以爲怪、一有之刑、曾不直舊時之詬罵、刑愈多而人愈不知耻、則刑之不足化民亦明矣、故欲民之重死而難犯法、莫如省無用之刑、而以禮義教之、夫牧者之于羊、操長鞭而遠麾之、未嘗及其體、則遂遂然行矣、苟步步而鞭之、則必馳突散走而不可制、故刑者非所以治民者也、不得已而後用、民知其不得已而後用、則烏忍犯之哉、俗之不美至此甚矣、少遲而不變、法令將不足禁之、不可不深討也、三代之變俗、各觀前代而

變之元之俗貪鄙暴戾故今宜用禮義爲質而行周之制今周之制亦有行者矣學校非不立也鄉飲之禮非不修也然而俗尚未善者未甞灼然示之以所尚也夫示之以禮義者朝廷之上皆不言他而以禮義御史出行郡縣不以搏擊人責之而責之以禮義化民之事守令者考覈之等不以興利增戶求之而求之以刑罪息學校興歲舉其孝弟忠信之民而尊異之使小民皆知朝廷之意在乎成俗而不求利在乎任德而不任刑則信讓立而廉耻興廉耻興而民

重其死然後取先王防範天下至于七百年之法舉而盡行之三代之俗必復見而成康之治不難致矣世甞謂古與今不同俗豈其然哉今也民啜粟飲水與三代之民同養老育幼與三代之民同獨人君不可行三代之政乎用元之法而欲孜古之治猶食烏喙而望其引年附獨木而濟大川也

斥妄

方孝孺

君子之於衆人其生與死同惟生而有益於世死而無愧於心者爲君子其不能然者爲衆人此其所由異也使飲且食焉以養其生而於世無補雖有喬松之壽猶無生也不能奉天之道盡人之性自致其身於無過雖談笑而亡猶不得其死也古君子所以汲汲若不及者未甞以生死入其心惟修其可以無愧之道焉耳天之全以賦我者吾能全之而弗虧推之俾明養之俾成擴而施之澤於天下後世於人之道

無所愧雖不幸而乖於天迕於人死於疾病患難何害其爲君子哉不能盡人之道而欲善其死者此異端之惑也異端之徒其立心行已固已大畔于君子毁倫理之失夷然以爲宜爾而不怪其身雖生其心之亡已久矣而猶務乎不死或尸居以求其所謂性命或餌金石服草木而庶幾乎坐化而立亡以預知其死爲神以不困于疾病爲高彼旣以此夸眩于世世之惑者又從而慕效之不知其所云性命者果何道而預知不困者果何益耶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斯聖賢所以爲教而人所當爲者也窮天下之理而見之於躬行盡乎三綱六紀而達之于天道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所傳人之爲人不過學此而已生者知此而後可生死者明此而後可死入乎此則爲人出乎此則爲　鳥獸不可毫髮去也異端者果足以知此乎其所云性命者果不異于聖賢之所云乎其去　禽獸果遠乎皆不能然而惟綴死之求審如其言能闔于斂而不死與木石何異曾何足以令人而效之耶況其生死亦與恒人同其不爲疾

病所困而預知其死之期特寡慾清心使然耳不足以爲異也苟以隱几而死爲異則植物皆立枯苟以預知爲神則鳥有知死而哀鳴者此二物者亦足異耶故不能盡人道雖不死而無益盡人之道雖不得其死猶不死也記禮者稱孔子將終曳杖負手而歌聖人之於死生宜先知之然不若是不害其爲聖人也聖賢之於道不苟同于人于跡不苟異于俗道欲其同則枉已跡欲其異則駭世皆非聖人所爲也舍聖人不效而惟異端怪術之師幾何而不陷于

鳥獸耶

先夫子曰正學不欲以文人自命然其經術之文固文之至者也尤妙者在書得子瞻之神髓敘事亦登史遷之堂惟序記多有衍筆雜之疑門人援拾之悞也

附明儒學案傳方孝孺字希直台之寧海人自幼精敏絕倫八歲而讀書十五而學文輒爲交友所稱二十游京師從學于太史宋濂濂以爲游吾門者多矣未有若方生者也濂返金華先生復從之先後凡六歲盡傳其學兩應召命授漢中教授蜀獻王聘爲世子師獻王甚賢之名其讀書之堂曰正學建文帝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學士帝有疑問不時宣召君臣之間同于師友金川失守先生斬衰哭不絕聲文皇召之不至使其門人廖鏞往先生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

個是字于是繫獄時當世文章共推先生爲第一故姚廣孝嘗囑文皇曰孝孺必不降不可殺之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既慚德此舉欲令先生草詔以塞天下之人心先生以周公之說窮之文皇亦降志乞草先生怒罵不已磔之聚寶門外年四十六坐死者凡八百四十七人南渡諡文正先生直以聖賢自任一切世俗之事皆不關懷友朋以文辭相問者必告之以道謂文不足爲也入道之路莫切于公私義利之辨念慮之興當靜以察之舍此不治是猶縱盜于家其餘無可爲力矣其言曰人之主靜主于仁義中正則未有不靜非強制其心如木石然而不能應物也故聖人未嘗不動謂聖功始于小學作幼儀二十首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王治尚德而緩刑作深慮論十篇謂道體事而無不在列雜誠以自警持守之嚴剛大之氣與紫陽真相伯仲固爲有明之學祖也先生之學雖出自景濂氏然得之家庭者居多其父克勤嘗尋討鄉先達授受源委賓食爲

之俱廢者也故景濂氏出入于二氏先生以叛道者莫過于二氏而釋氏尤甚不憚放言驅斥一時僧徒俱恨之庸人之論先生者有二以先生得君而無救于其亡夫分封太過七國之反漢高祖釀之成祖之天下高皇帝授之一成一敗豈祖之智勇十倍于吳王濞此不可以成敗而舉咎王室也況先生未嘗當國惠宗徒以經史見契耳又以先生激烈已甚致十族之酷夫成祖天性刻薄先生爲天下綱常不得其草則怨毒倒行何所不至不關先生之甚不甚也不觀先生而外其受禍如先生者寧皆已甚之所致乎此但可委之無妄之運數耳蔡虛齋曰如遜志者蓋千載一人也天地幸生斯人而乃不終諱之使斯人不得竟爲人世用天地果有知乎蔽翁言及此使人直有追憾天地之心矣乃知先正固自有定論也

慎習

胡翰

天下之勢窮則變、由治而趨亂者其變易、雖一儉人壞之而有餘、由亂而趨治者其變難、雖合天下之智力爲之而不足、自秦以來、天下之變數矣、議者莫不慨然欲追復先王之舊、歷漢唐千數百年而卒循乎秦人之敝者、此豈其勢難而力不足哉、荀卿子曰、法後王、一天下制度、又曰法貳後王、謂之不雅、蓋。卿。有。以。啓。之。也、自卿之論興、其徒李斯用之以相秦、凡可以變古者、莫不假秦之柄、奮其恣睢之心而爲之、雖商鞅之刻薄不若是之烈也、鞅廢井田、止秦之土地、改法令、止秦之人民、而斯也尊主爲皇帝、舉天下以爲郡縣、舉天下不復有井田、夷其城郭、銷其兵刃、人主之勢孤立于上、而怨起于下、討無所出、益倒行而逆施之、燔詩書以塗民之耳目、黜儒術以滅天下之口說、所守者律令也、所師者刀筆吏也、其變既極、其習既成、秦亡而漢承之、聖王之繼亂世、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崇敎化而興起之、此其幾也、陳經立紀以爲萬世法程、此又一幾也、高帝以寬仁定天下、規模宏

遠矣然未嘗有一于此其後賈誼言之于文帝董仲舒言之于武帝皆不能用又其後王吉言之而宣帝亦恬不以爲意觀高帝命叔孫博士之言令度吾所能行爲之天下事孰非人主所能者奈何帝之自晝如此而羣臣不足佐之創業之君後昆所取法由是而文帝有卑之無甚高之喻宣帝有漢家自有制度之語當更化而不更化當改制而不改制一切緣秦之故雜伯以爲治逮于中興光武以吏事責公卿顯宗以耳目爲明察文法密而職任違辨急遏而恩意

少雖從事儒雅投戈講藝臨雍拜老有緝熙揖讓之風未能盡更化改制之實也故朱浮言罷斥之擾于前陳寵建輕刑之議于後建初之政所以濟永平之失也之數君者在當時號爲賢主且去古未遠而因陋就簡未嘗取先王之法一試爲之爲之而不效舍之可也不爲而舍之烏知其不可乎蓋其溺于所習者久矣辟之戎人生于戎　人生于　少長所濡染者皆　　也中國之禮義未嘗接焉雖知其美不能使之一朝去其　　之俗此豈其性殊哉習固使之

耳古今之相去何以異此有能善變其習者果孰契之魏晉之衰天下之亂極矣元魏起代北其先土托后販之裔也其人民被旃控弦之屬也與漢不侔矣宜未易以禮法理也而孝文遷都洛邑挈其人民而居之均田別里崇祀建學國人莫不有忤心焉獨排衆議而吞之王肅李安世之流釋胡服而爲冠帶絕北俗以事詩書王通氏曰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豈不信乎及隋之衰天下又大亂而唐承之太宗以封倫之對從魏徵之勸貞觀之初力行仁義其爲

化也得矣制官以六典制兵以府衛制民以均田制賦以租庸調其爲制也備矣行之數歲家給人足行旅不齎糧外戶不待閉方制四　之外太平之效可謂盛矣故宋儒以爲由文武之治千有餘歲而有太宗之爲君方之于漢其寬仁孰與高帝其玄黙孰與文帝其所以致此者由其不惑于後世之論能自拔于秦漢之習也向使孝文無卓然之見必爲之志雖得中國終于戎翟而止耳使太宗有躬行之實名世之佐舉唐之治又豈殷周之不若乎故俗之不淳不

患也、刑之不措不患也、功之不遂不患也、而患無必爲之志、躬行之實、持之者未久也、惟聖爲能盡倫、惟王爲能盡制、三代之興、其王皆聖人也、其所以爲天下者、莫不本諸天理、要諸人心、大法之則大治、小法之則小治、苟以爲遠而莫之法也、其道固存、其意猶可識也、春秋譏變法而大復古、聖人豈好爲異哉、懼後世不知有先王之法、故假筆削力爭之、然猶懼不勝、況順而下之、是猶決江河而放之陸、勢必胥溺而已耳、故余不責斯之不師古、而深悼況之法後王、由其有以啓之也、君子度已以繩、接人用枻、夫與世遷徙、而偃仰者、戰國之遺習也、卿之意不過如此、學術不醇、而遂以毒天下、太史公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天下有能知其近而相類者、爲不可法也、卑而易行者、爲不可行也、則秦人之敝去矣、非聖人其孰能之、

先夫子曰、胡翰字仲仲、金華人、儒學敎授、與修元史、黄文獻以文章名重一時、嘗欲致仲仲于門下、不能、仲仲同時與宋景濂稱金華兩先生、王子充而下不與焉、所著衡運、非牧皇初、諸文、天地開之元氣也、景濂稱其有李習之之好、而所得者非習之所至也、右家私記仲仲一字仲子、敎授衢州、洪武十四年卒、年七十五、吳祭酒沉稱其所著述以爲如五曜麗天、芒寒色正、朱兹在廟獻、然其首所著有春秋集義、文日胡仲子集、詩日長山先生集、

國是論

楊鏘

國是有定體、無定局、何謂有定體、槩言之有以覈實為是者、有以疎濶為是者、有以明審為是者有以含糊為是者、有以緊提為是者、有以漸次為是者、有以剛制為是者、有以隱忍為是者、有以振刷為是者、有以因仍為是者、此千古不易者也、何謂無定局、槩言之、有古為是而今為非者、有前為是而後為非者、有名為是而實為非者、有常理為是而窾會為非者、有於狀規張皇為是、而於國家之氣運力量為非者、此當隨時變通者也、國是之得、或出於英主之獨斷、或出於碩輔之老謀、或拾遺於隱君子之昌言、或醒迷於旁論、國是之失、或際夫已窮而不變、或狃於積習而苟安、或決裂於書生之執拗、或阨奪於重臣之專愎、或陰撓於朋黨之盈廷、或紛更於躁夫之喜事、此所謂有治人無治法者也、夫謀國之是非與行己之是非大不同矣、行己者隨地而處、遵軌而趨、成敗利鈍置之可也、謀國者君父宗社之安危、四海九州之利害、關係何如、而可執遜見、徇恒情、耆不

足以規益、而曰道不計功、智不足以紓憂、而曰心不負國、然歟否歟、常觀古之識時務者、如登絕頂、覽方隅、飲上池、見五臟、因形設阻、對症下藥、謂見不牽、浮囂不惑、擔當不辭、勞怨不避、固非畏首畏尾、膠柱調瑟者所能勝也、是故謀國之要、不難于有所見、而難于有所淆、淆之者持之似有理、言之似可用、而實謬于時宜、此孔子所謂辯言亂政者也、當國者可不審哉、可不審哉、

民生論

楊鏘

夫民生而須衣食居處有養有終如是而已矣兩愚不能相理兩賤不能相制而後君師官長生焉不過使之并生并遂相安於天地之間而已自世法益變人之術業亦益變而艱辛悽楚莫可逃逝者獨萃于愚賤之民世幸泰寧公私不擾則一時三代也然兵出命以衛農農出力以養兵兵則長征番戍南燠北寒傷痂雨雪之不禁其甚湯火雷霆之莫必其命但得酬賦甲盾醉臥沙場已爲厚福矣農則萬苦所集

萬賦所出終歲胼胝復有水旱之虞但得不入縣門不見胥吏麥收十斛社博一醉即稱擊壤矣百役微勞勞筋苦骨亦復如是而於斯時也堅肥鮮美歌舞游般包苴餽遺窮珍極麗恣耳目之快愉昧勢理之剝復皆智且貴者之長也皆愚賤之膏脂而愚賤且廿奉之度事之而毫不得與者也及夫驕縱情弛養成蠹孽天下掀然多事則抽丁選壯橫取酷徵貪墨猾蠹澤吻摩牙公一私十如羣鴟之啄腐集蠅之嘬血淵淵乎備受剜剝者皆愚賤之民也甚至魚潰鳥離燐然既決則潢池綠林之魁雞鳴狗盜之流趋距裂眦之士又皆策高足據要津乘約肆盈益崭助火而草菅以用羊豕以驅奴虜劫奪蹂躪焚蕩顛連而無控告者又皆愚賤之民嗚呼哀哉何斯民之有萬苦而無一安樂耶孟子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今以勞力者虐于人食于人者虐人民生之痛其何極之有然則撫于上而資于民非聰明仁覆之主先憂後樂之臣不能欣然行之矣

過臣論　楊鏘

漢唐以來、待臣下之寛厚有禮莫如宋、期以養其廉耻、厲其名節、以作其忠愛也、終宋之世、士大夫戴主之馴擾端謹、絶無跋扈悍背之患、食報彰彰矣、但其弊失于文弱無斷、士之負國也、在驕縱廢弛、迂徐寡效、其矜激自是者、又往往與人主爭勝、與同矛盾、以國爲擲、急于分黑白而緩于謀功、能怯于當事機、而重于畏清議、試以朴忠强幹擔荷勇決者、求之仁宗時、已不如開雍鮮典時、何也、守繩墨多顧忌愛磽潔、而尚文飾也、至鬨沸于熙寧、乖刺于元祐、決裂于紹興靖康、紛紛者一彩大頭巾自相抵觸、而人主畧無裁制、以故習于尊主而主威日削、講于爲國而國勢日虚、而宋于是南矣、嗟嗟、推彼祖宗崇重士大夫之意、豈望其如此耶、南宋則又益偷矣、以虚譽爲眞才以空言爲實用、持議者以先負重名而人不敢忤首事者自謂忠勤而全懵機權、聚頭磕膝、祇説道理掀唇鼓掌、橫排詆訾、當時人主亦束縛于積習、恂恂儒嘿俗何有一毫英氣雄畧、而號爲君子者猶謂莫急

于格心、觀蘇雲卿陳同甫之説、則槩可觀矣、嗟嗟、豈禮士用人、道固自異耶、國朝培養人才、視前代加隆、高皇帝崇師儒、洪作育、一洗浮靡姑息之弊、嚴刑重典、頗加于法外、疑其摧折寡廉、而臣下習于憂勤、篤于忠愛、至靖難節烈、震叠千古、有養士數百年所不能得者、何也、葢高皇造就之心、殷勤懇切、如嚴父課子、但知玉成、毫無嬌飾、眞足以洞徹肺在、而感動人主、豈特一時之憤激也哉、宜順成弘以來、體貌益優、文綱益濶、雖球同時勉輩、不無慘楚辱剝、而天下皆知奸豎所爲、非天子意、用是愈堅其靖獻之心、逆瑾以苛法淫刑箝制士大夫、咨譴抄贖、死亡狼籍、而寃焰旋撲、正氣畢伸、所以累朝人才瑰瑋、勲業炳耀、擬于兩漢、蓋至土木之變、宸濠之變、江彬之變、于王楊諸君子、投軀戮力、勘定消彌、功在社稷、食報亦彰彰矣、大叚本朝立國、其胍原强、其氣原厚、故人才之挺出也、雖入富貴、却無豢養氣、雖出經生、却無頭巾氣、朝廷之待諸臣也、其禮甚渥、其法甚明、上誠于委任、以開功名之路、下惕于後效、以收敬事之功、此我明

用人圖治之大本大端也、肅皇帝聖神英斷、大吏時伏斧鑕、批鱗剖遭訶譴然、節目敉大委任得人、諸司凜于奉法、恬于仰成、所係洪矣、晚年深居端拱、外庭日狃嬉窳、萬曆丁丑以前、救時者稍矯以嚴飭、羣情已蹋蹙靡騁、數十年來中外無警、上下交弛、入仕籍者、浮文傲態、澤貌枯中、進退自由、趨避適意、壯心消于逸欲、智慧錮于聲華、淡泊寧靜、目爲疏腐、惕勵憂勤、忽其害已、養交植黨、玩歲愒月、天下事隳壞至于今日勢理自應、剔振而承靈者頓覺倉皇失措、固無

怪也、夫才何常、練之則出、力何常、習之則勝、不練不習、而驟當驅督、如膏粱遊冶之子弟、一旦責以負擔、穿耳纏足之婦女、一旦強以奔趨、其何能堪、宜乎海內有有君無臣之歎、遂使天子有鄙疑臣下之心、因而漸相水火、因而別有信任、因而削禮峻法、而世事人情、愈益緒棼、紐解、豈休徵也與、以陳寵琴瑟之喻與敬姜勞逸之論、推原觀之、幕莽局外之見、有不能自昧者已、

深中弱宋之病、至于明之病在君驕臣諂、上下隔絕

君子小人論　楊鏘

自古國家之治亂、君子小人平任之、何以明其然也、易曰內君子外小人爲泰、夫外者內之對也、非無之也、蓋理不能無勢、不能無也、外之者以君子用小人也、使君子不能用小人、小人且自用矣、何也、人主所以鼓動天下者爵祿富貴也、使爵祿富貴不足以鼓動之、則人主無權矣、爲人臣者、起家而委身一也、受事而宣力一也、獨于其中競進而寡廉、機變而善罷公、不勝私、義不勝利、則謂之小人矣、然此等更多才

伶可用之人、能自致要津之地、醇謹端雅者反易入其彀中、誠能駕馭而驅使之、涵容而調劑之、使之長有所展、而勢不得肆、則其谿壑之欲、未必皆如莽操之無已也、而世儒之所謂分別黑白者、必不使一小人厠于其間、夫既以爵祿富貴鼓天下、而又必欲盡得不愛爵祿不貪富貴之人、將使王衍持籌嗣宗理棼、楊震孔融供使令、而正心誠意之君子、僅僅褎衣拱手于廊廟之上、此不可期之赫胥無懷之世、而以治今天下可乎、彼小人者又豈肯甘心自以爲小人

終俛首以窮死也、于是黨益堅、隙益開、倖門日益廣、而世事從此壞矣、是國家之治。小人猶得分其勞。而亂則君子且獨受其責也。可勝歎哉。或謂流放竄逐書有明訓、不知彼所謂流竄宰相而如疾者也、有才有度之相、其藥寵固已廣矣、亦安能使人皐夔而家龠史哉、噫、君子不幸而與小人共事、駕馭而用之者上也、有策以去之者次也、盛怒而胥之、嚴扃以絕之、搜索攻擊以窮之、硜硜然自謂清正疾惡、而使小人得肆其反噬、是以名節行詒害人國家者也、

黃夫子曰楊繼宇德甫蜀之華陽人孝廉其生緣堂文集議論超拔非尋常經生所及雖有矯枉之處固是豪傑之才也

論三代　　孟思

唐虞而後有天下者、曰夏商周、謂之曰三代、而其君之聖而創業者、曰禹湯文武、謂之曰三王、後世之上肆口而談、縱筆而書、以望功業之盛者、必曰三代之治、以望人君之聖且賢者、必曰三代之君、天下莫之有異焉者也、然人之賢聖者不常有、而天下之理勢不常治、今試以詩書之所載、史冊之所紀、質而驗之、其於後世亦未必常治也、禹功之在天下而浹人心、為萬世莫之忘也、千歲之下尚有魚鼈之思者、夫何啓

立未幾也、而有扈不服、乃至大戰于甘而名六卿、亦岌岌矣、三苗之征、彼且釁　不至是也、啓崩又未幾也、羿逐太康于河、仲康立又未幾也、而胤侯之役、又與相立又未幾也、而為浞澆之滅甚慘、自是而後、夏德日衰、諸侯不朝矣、四百七十一年之間、求如禹啓之世、亦不能半之也、商世稱多賢君、孟子曰賢聖之君六七作、湯之後而太甲、使不伊尹典刑、厥德顛覆未可知也、雍已立而殷道衰、諸侯不至也、亶甲立而殷道又衰、諸侯益又不至也、自仲丁而後、廢適立弟、

尹相代立比九世亂使無盤庚武丁殷道又未可知也易載鬼方詩頌中興則四百九十六年之間前之亂亦不爲少矣周以仁厚立國歷世積累何基之厚也武王爭伐四海永淸一傳而三監畔亂使聖臣狼跋于東再傳而膠船肆虐使昭王溺死于南三傳而穆王耄荒幾亡于徐偃五傳而懿王不道見刺于詩人厲王之流于彘幽王之弑于戎使無宣王一中興詩人美頌之義則二百五十七年之間赫赫宗周滅已久矣後至平王東遷不如一列國萎然

紛然殆不能君孰謂卜年八百之常治哉雅亡而春秋作聖人有大不忍書者矣夫天下之勢一也盛衰相尋而世不常治天下之人一也善惡相軋而君不常賢况時或有君而無臣世或有臣而無君安能百年之盛治哉故觀之詩書之贊頌載之文士之揄揚以古之三代似乎別有一天下而非後世之可及及考之治亂之迹亦太平之不多日而已余爲此說非步聖謗詩書也亦欲後之君臣相與用賢圖治則四三代者非虛言矣果非別有一天下而非後世之可

企及也

先夫子曰孟思字叔正濟縣舉人與盧文楩相善其文亦不相上下百家私記孟爲孟龍川文集盧梓爲蠛蠓集

殷民叛周論　周洪謨

或問武王之伐商也書曰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是言王者無敵也又曰篚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是言人心悅服也夫何天下甫定武王既崩而四國殷民扇亂不已雖化訓三紀之久而附之猶艱故先儒謂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皆為殷人不服周而作又謂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稍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之先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

撫之而莫能禦也由是觀之則所謂倒戈執篚于郊伐之日者不幾于虛文乎聖人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人心之不易服哉商臯子曰是蓋不然向之倒戈而不敵執篚而來迎者非商之臣也乃紂所虐害之蒸民也所播棄之黎老也其後不服周而念商者非商之民也乃紂所比暱之罪人也所崇信之姦回也何以明之書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又曰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則商臣之黨紂虐

民者皆天下之姦回罪人不可謂不衆也故孟子謂武王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而朱子以為皆黨紂虐民者也然滅之云者豈噍類無遺哉不過殲其渠魁而餘孽之猶存者不知幾千萬人誅之不可勝誅也既不之誅而子弟念其父兄之死臣僕念其國統之絕者憤怨不已故乘三監之隙而脅其民以叛也今夫盜蹠一呼聚黨數百猶能糜人之國其故何哉脅之而已矣豈有紂黨之在淵藪者猶衆而不能脅四國之民以叛哉故多士曰予大降爾四

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商民為所脅者衆故寬宥之而不加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商王士曰爾殷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胥伯小大多正則實告殷臣而非告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毖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茲殷庶士席寵惟舊則極數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怨殷而歸周又叛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于微子箕子而叛

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及其餘黨耳使誠以爲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聖人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于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予故爲詳辨之

張錫琨記周洪謨字堯弼敘州長寧人正統甲子領鄉薦第一乙丑占一甲第二授翰林院編修歷官南北祭酒由禮部尚書進太子少保孝宗元年致仕卒年七十有二謚文安公平生有志經世之畧多所建白憲宗常用其言尤善著述凡經史有疑者悉訂正之爲文簡直明白粲然可愛有南臯子二十卷箐齋集五十卷辨疑錄三卷多與宋儒辨論不盾辨尚書所載璿璣玉衡嘗不得其制因手製一圖規制工巧以備占候識者多服其精云

古今論

祝允明

談者類判古今爲岐途吾恒患之大校君子多是古而非今細人多狃今而病古吾以爲悉謬也君子之是古非誠是其實也是其聲也彼若禮而餼相尸祝升降盤還樂而咸池承雲韺簴干戚冠而收冔毋追衣而袀袨縫掖紳佩器而豆籩鉶瓚俎几車旆布席納履豈不美與然而細人未之安也非未可安也古者之爲禮樂器服者不徒爾矣其爲視聽步趨御用者不同今矣其中先有是也由是投之而適舉之而

宜也蓋賢愚之情畧近聖者制之而賢者由愚者隨稍從其間舉而先之耳後之人中無是也其爲賢者亦非必果有是也其知及之遂苟云古是而今非漫然欲以皦皦之身而行渾渾之典是獵其聲而已矣若夫細人之狃今亦非誠狃其聲也狃其實也其于諸具亦曰投之而適舉之而宜第見其外之便于中也吾是以知爲古今之辨者亦執其實而校之耳聖之成者莫踰孔子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裁及其身者也孔子亦狃今之徒與非合汙也非逃背也

其心也天運其動也天行至當而已矣茫茫宇宙積今成古古今非兩世也彼曰無古則曷以成今予亦曰無今曷以爲古也前既作之後乃述焉非必今之藉乎古也或曰若是則何貴于聖人者乎哉曰人盡克聖克之而弗爲斯後人之不肖也匪曰弗能弗爲之罪也鴻荒邈矣唐虞之雍雍殷周之烈烈至矣歷禩二千而乾坤倒懸非我皇祖之更造也而尚有斯世耶唐虞殷周之盛君而生斯辰也其亦若是否乎哉知其一揆也然則謂今之弗逮古者然乎哉方孔

子時則以結繩爲上古羲黃爲後世矣又以視今日何如哉由是則人之不足爲世也久矣老列莊周之徒皆然也及至漢氏以來累降而累病予嘗統究千古儀制風俗大率三皇之前一時也三五一時也三代一時也周末一時也秦一時也漢一時也六代一時也唐一時也宋一時也元其贋矣我明一時也闔窮肇章猶三五也而豈徒哉然而有作于上下未齊也故予病乎其爲辨于古今非無辨也徒辨其聲非其質也而豈徒哉嗚呼非激也激而有以爲之者葢存乎其中矣推天地之道跡元聖之訓原羣黎之情察陋儒之識爲古今論

枝山識力非常人所及但句法有意古拙反覺有礙

百家私記枝山字希哲姑蘇人五歲能書徑尺字九歲能詩貫綜今古弘治壬子舉於鄉累試不第官應天府治中右手枝指自號枝指生玩世自放著書几數百卷尤精書法草書爲有明第一

國脈論上

彭輅

聖主之治、有形有脈、知治而不知形、失其所以治、知形而不知脈、失其所以形、形者治象之可見者也、脈者聖主之所葆以隱然克鞏其國者也、脈何在乎、曰人心是已、人心所懷、將在德也、古者文王仁溥于三分、武王仁溥于牟造、原夫周之所以長世、則姬公輔相之力也、公之誨伯禽也、曰惇親錄舊、任臣器能、如是而已、其用意藹然一出于忠厚、公之治周、即其所以治魯者也、迨周之東、天下列侯士庶靡不惜其衰

而痛其亡也、後王有能紹周之德、則必配蒼姬之歷明矣、下周而談治者、其管子四民之說乎、天分人而各授之業、其秀異者爲士、疏敏者爲商、技巧者爲工、蠢樸者爲農、愚智相越、而情之欲惡則群然以一、故養士憫農卹商勸工、政之要務也、古者藏富于天下、後世迺以天下利而國之、最下則以天下利而斧藏之、而不知有天下、周自六典外、其取于民者僅什一耳、迺今一切取之于田畝、尚不足以應上之需、而秉耒荷鋤者、終歲剌骨、慘然寡樂生之歡焉、夫吳會之

間、京師財源也、涸其源而欲瀹其流、奚益哉、此首當軫念者也、商旅之在今日、亦云艱矣、趨而共者愈衆、榷而稅者日殷、行乎矛戟之畏途、而什一之息皇皇焉其不易獲也、則農與商交病矣、農商者、工之所與通什器者也、此而既病、則百工之技、焉攸施之、以故天下之人、不論能與不能、而惟士之爲慕、七雄之世、不得已羅之于食客、東京以來、羣萃于黌校、方今羅以天府賢書、高材擢異者無論矣、試觀章縫之侶、焚膏矻矻、而或寡穎脫之文、設若中道而盡擯之、則弗

能更理他業、列高等廩食于公者、乘其衰暮而紬其年資、俾有後薪之凌、前魚之泣、則彼之覬時、故嘗與洛陽年少爭鋒鍔者也、而奈何以鬱咿終也、漢制入貲者得拜爲郎、名卿張釋之、司馬相如假以奮跡、頃聞太學之盛、注籍者以萬數、非前此弘德間比、而解額不增于昔、甚非所以長育而陶鎔之也、又獄者聖王所慎、不得已而用者也、使者行部、則必有刺訪、然使者不能坐臆而旁採之、或借聽于怨憎之談、流傳之語、傳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以傳聞

者而麗之辟是忽生人之命于草菅也民以寃抑之氣上干陰陽之和豈獨東海一婦哉凡此數者皆出臣工奉行之過非朝廷意也夫人心者國之脈也而天從之周漢而下以富饒雄往代者無如開皇大業之隋鞭笞九服蹂躪河華強兵勁馬摧突無前者無如虎很之金疆土廣大環鯨波壓嶼窮荒絕磧咸入版圖設尉候而關柝之者無如左袵之元然而隋纔再世而大祚已墟金元俱不滿百年奄然倏滅天下之人親其革命之際恬而安之求其顚祇道而出涕

懷西歸以好音如靈王以後之周者吾未之聞矣何者君不愛其民民罔戴其君上下無聯維之素徒以區區位號控馭而操束之一旦掉臂以去無難也繇此而言國家命脈不在富強廣大而在人心之嚮附可知已善攝生者調其呼吸因其元真六氣之沴後從而攻之使違保攝之宜恣愉快之樂膚革充然而脈絡以澌泯則一晝而仆雖扁鵲俞跗弗能救也國之延促猶生之修夭審大計者培其脈而已天以春爲脈人以平爲脈國以仁爲脈民生于周成漢文之代唐之開元天寶與宋慶曆元祐之日暨我朝列聖之熙洽皆春也秉國者法天之春生此遠方黔黎所以喁喁焉重有望于今日

國脈論下

彭輅

今夫人焉耳目人也手足人也聲音笑貌人也豈形骸爲之哉則脈爲之也脈者榮衛之根呼吸之橐而精神之合也故其人得以康寧而壽考偶或至于疢疴智者獨以爲無患故越人氏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其生者則自能生之何者其脈治也治國家者亦然四海九州萬國體府也必有所以爲之四海九州萬國者內庭外庭頭面也必有所以爲之內庭外庭者百司庶府耳目四肢也必有所以爲之百司庶府

者紀綱法度聲音笑貌也必有所以爲之紀綱法度者其盎然流行磅礴輿之淪洽其間而莫或閼遏則國之脈也脈非天之所爲非人之所設則有國者自爲之也遂古之世以無脈爲脈皇之脈渾以醇帝之脈和以粹殷夏蒼姬之脈厚以藹故夫夏歷四百殷歷六百周歷卜年卜世蒜綿其鼎何三代有道之長也彼五伯驟興驟廢秦之慘刻焚坑促世其最下者也由此觀之自古國家世數之長短可見于此矣人之脈在元氣國之脈在士氣士氣昌則國昌士氣弱

則國弱士氣削則國削士氣消則國消士氣亡則國亡國依于士士依于氣是氣也經乎古今而不爲老塞乎滄溟而不爲大揭乎日月而不爲明凌乎泰山華嵩而不爲高參乎寒暑而不爲變順適乎恬愉淡漠之鄉獨立乎風靡波頹之際皆是氣之爲也存之人則爲元氣散之乎天下則爲士氣善攝生者養一身之元氣善治國家者養天下之士氣如是而已矣昔漢之時天下之氣常昌矣王莽者出借六藝文奸言以箝天下之口以弱天下之氣而漢亡唐之時天

下之氣常昌矣朱溫者出任一劒奮睚眦殺諸清流以絕天下之善類以折天下之氣而唐亡宋之時天下之氣常昌矣熙寧紹聖之紛紛起黨錮之禍一切目爲黨人戮辱之以禁斥天下之賢人君子以消天下之氣而北宋亡東漢之云亡亦大率類此則士氣不振之故也夫國之治也拱揖談笑而有餘國之亂也紛紜馳騖而不足方鑑之未審幾之未定轉圜力挽而可救迨事勢之敗壞天運之往復則吞嗟噬臍而無及天下事以天下之心優游而處之則裕以一

家一人之心鬱憤而處之則敗此必然者也我國家自肇造以來迄于今深仁基命涵煦培養天下之士氣者何昌且厚也夫苟從而憑陵之挫折之不得使舒布蕭然如風雨之蕩晴空然夫待士如此他于何有甚非所以長國家之道也奈何不爲國脉計也

先夫子曰彭幣字子殷海鹽人以進士官南比部而歸其文錯敘詳贍故是名家

天下之勢最患於成

張居正

天下之勢最患於成成則未可以驟反治之勢成欲變而之亂難亂之勢成欲變而之治難譬之霖潦之時淡雲薄霧皆足致雨雖日光漸吐旋即彌覆陰之勢成故也亢旱之歲日光酷烈潤氣全消雖雲霧旋興旋即解散燠之勢成故也夫亂非一日之積也上失其道民散于下貪吏虐政又從而驅廹之于是不逞之徒乘間而起堤防一決雖有智者無如之何矣夫吏之被訐也以虐政毒民然茹其毒者恆不能訐

吏而訐吏者皆武斷鄉曲素不畏官法者也盜之起也以廹于饑寒然饑寒者不能爲盜而爲盜者皆探丸亡命喜亂好鬬者也彼方含毒挾刃以鬬一時之數而爲人上者又以亂政驅之藉其怨憤無聊之心以鼓其好亂不逞之氣衆至火烈一旦遽欲撲滅之能乎故識其幾而豫圖潛消之上也不幸而至于是在上者有人引咎罪己拯罷困之民誅貪賊之吏使天下之人係心于上而未睽離則盜賊之勢孤而應之者少數年之後根本漸固人心漸安不逞之徒其

然已泄而其勢日殺庶可解散耳然至是國家之元氣十損八九矣故勢之未成中材可以保國勢之既成智者不能措意賈生之論曰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此不揣事勢之言也夫天下怨秦久矣當此之時雖伊呂何益乎

天下之事極則必變

張居正

天下之事極則必變變則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堯舜以前其變不可勝窮已歷夏商至周而靡敝已極天下日趨於多事周王道之窮也其勢必變而爲秦舉前代之文制一切刬除之而獨持之以法此反始之會也然秦不能有而漢承之西漢之治簡嚴近古實賴秦爲之驅除而貢薛韋匡之流乃猶取周文之模倣用之於元成衰弱之時此不達世變者也歷漢唐至宋而文敝已甚天下日趨於僭僞宋頽靡之

極也其勢必變而爲元取先王之禮制一舉蕩滅之而獨治之以簡此復古之會也然元不能久而本朝承之國家之治簡嚴質朴實藉元以爲之驅除而近時迂腐之流乃猶祖晚宋之弊習而妄議我祖宗之所建立不識治理者也

三代至秦渾沌之再

張居正

三代至秦、渾沌之再闢者也、其創制立法、至今守之以爲利、史稱其得聖人之威、使始皇有賢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積至數十年、繼宗世族芟夷已盡、老師宿儒踹見悉去、民之復起者、皆改心易慮以聽上之令、卽有劉項百輩、何能爲哉、惜乎扶蘇仁懦、胡亥稚蒙、奸宄內發、六國餘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爲招、再傳而蹙、此始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蘇不死繼立。必取始皇之法紛更之。以求復三代之舊。至于國勢微

弱、強宗復起、亦必亂亡、後世儒者苟見扶蘇之諫焚書坑儒、遂以爲賢。而不知亂秦者扶蘇也。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于威強、前代繁文苛禮、亂政弊習、剗削殆盡、其所芟除夷滅、秦法不嚴于此矣、又渾沌之再闢也、懿文仁柔、建文誤用齊黃諸人、踵衰宋之陋習、日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亦秦之扶蘇也、建文不早自敗、亦必亡國、幸賴成祖神武起而振之、歷仁宣英憲孝、皆以剛明英斷、總攬乾綱、獨運威福、兢兢守高皇帝之法、不敢失墜、故人心大定、而勢有常尊、至於世廟、承正德羣奸亂政之後、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綱、飭法紀、而國家神氣爲之再揚、蓋人心久則難變。法之行不可慮始。卽有不便于人者。彼久而習之。長而安焉。亦自無不宜矣。三代惟商之規模法度、最爲整肅、成湯伊尹以聖哲勇智、創造基業、其後賢聖之君六七作、故國勢常强、紂雖無道、而周取之甚難、以文武周公之聖、世歷三紀、始得帖然順服、蓋天下之歸殷久矣、余嘗謂本朝立國規模、大畧似商周以下遠不及也、列聖相承、綱維丕振、雖歷年二百有

餘、累經大故、而海內人心晏然不搖、斯用威之効也、腐儒不達時變、動稱三代云云、及言革除事、以非議我二祖法令者、皆宋時奸臣賣國之餘習、老儒臭腐之迂談、必不可用也、

先夫子曰時大筆下俱有鋒亦似其爲人

明文授讀卷之六終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授讀

論三

難柳宗元封建論　黃省會

王天下者計乎生民而已非可僅曰子孫利也計在子孫未有能利其生民者也不能生民利而能終庇其子孫者鮮也故堯舜爲生民不恤其子所以熙雍各得其所後世爲子孫不恤其民此唐虞之治所以不再也宗元封建論大抵爲子孫也卑乎淺矣故其

指謂天下之權必攬于我以秦人之法可畫一于萬世嗚呼天下豈有不亡之郡縣哉使郡縣永永安奠徒郡縣之可也然而封建亡郡縣亦亡何獨乎封建利民者疑也譬之服餌郡縣之害硝黃也封建之益精朮也硝黃破劑孰如精朮沃補者之爲得乎天下天子有也天下之亡係于天子不仁非封建亡之也使其不仁郡縣亦亡始皇是也故三代之興也以仁其亡也以不仁果非封建亡之也仁者何也利乎生民之謂也不仁者何也不利乎生民之謂也封建之

制術之仁者也何以爲仁也蓋天下生民而田宅耕鑿之國之君以養之訓之諸侯弗能者黜而移之民有能賢與而庸之若是焉而已非若郡縣之紛紛也封建各保其土子其民而富康之郡縣者視其所治若傳舍過客然極其掊取而去之貪滿者方謝澳渦者繼來歲羅天下之餓虎而臨乎其上又有土之粟有以銷戕之求生民之不盡從而斃不可得也故曰郡縣者術之不仁者也宗元曰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

也其言非也若以封建之制二帝三王皆欲去之而不能也夫欲去之者必制之不善者也不善之制帝王不能一朝居何至含容勉忍沿非襲誤傳諸二千餘年之久哉夫莫大乎以天下與人堯直徒手而授之舜又莫大乎取人之天下湯武皆以臣子而有之其奮發神武而無難者如此所謂大有爲之君也豈有封建之制知其不善而不能去之耶果其可去則帝王去之不啻于一毛且二帝三王不能去而秦始何人則又一朝遂能去之是二帝三王之有爲反出

秦始下灸以二帝三王欲去而不能是其說之大謬而誕肆者也宗元又曰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降于夷王下堂迎覲陵夷東徙為諸侯盛強末大不掉之咎其言亦非也封建之典前古莫究大略見于唐虞既已分之萬國則又五載一巡四朝以敷奏明試其功然後車服庸焉又考績而黜陟幽明之量厥德而有乎家邦其壬人憝惡如防風四凶者則誅放而奪之國非若後代公侯世襲雖有愆過亦不之變也孟軻氏不云乎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于天

子曰述職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土地荒蕪遺老失言掊克在位則有讓有不朝則貶爵削地而六師移之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由是觀之封建諸侯其權未嘗一日去天子也詩曰時邁其邦莫不震疊載見辟王曰求厥章此之謂也周之衰也不狩不朝敵國相征而有以失乎封建之初故淪于亡爾蓋不狩不朝則休戚不關于天子國有荒虐之君無從而去之甚諸侯以交伐則是周之亡也在于封建之壞非以封建亡也天子

不狩則號令不行于天下諸侯不朝則不復知天子之為尊故鄭伯射肩楚子問鼎勢宜然也況以桓定之微不率祖考無以君乎天下時有湯武則南巢鹿臺之禍遇矣豈特射肩問鼎之侮哉宗元又曰秦有天下裂都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世而天下大壞有由矣亟役萬人暴于威刑竭其貨賄咎在人怨也即其言而論之則郡縣亦無救于不仁而亡昭昭矣使郡縣之雖有不

仁之天子亦可救而不至于亡斯郡縣之得也無救于亡而且以為得何宗元貴郡縣而賤封建劣帝王之盛典而優秦人一切之政于其上也漢之封建病于太濫而無檢不廣之于帝王之後及大德之賢又無周家田宅狩朝司馬之制班固所謂漢興懲戒亡秦孤立大啟九國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矯枉過其正矣此其紛紜多故非封建之罪也宗元謂漢有叛國而無叛郡則獻帝之日袁紹守勃海曹操守東郡而孫策守會稽皆以其郡而叛安

得謂之無叛郡邪斯誣甚矣宗元又曰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予則以爲周之衰也王者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作大抵傷周室之無政也政不失春秋不作安得尚謂周之有政也予則以爲得在于制失在于政周事然也既失于制又失于政秦事然也宗元又慮孟舒魏尚之術黃霸汲黯之化非郡縣則莫之施行夫封建之行亦必賢有德者乃君之爾非曰不肖淫頑桀可南面也所謂孟舒魏尚黃霸汲黯之治

在其中矣雖然使郡縣之行吏治皆若孟舒魏尚黃霸汲黯者惡乎不可惟其郡縣也而使彼豺狼不厭之人以漁獵乎其上致斯民無聊生之日此予所以爲郡縣病也宗元又曰諸侯歸商者三千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徇之爲安仍之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私其力于已也私其衛于子孫也其言非也若然則湯武所爲一切出于私意乃若後世竊國姦雄者流爾非聖人光白之謨矣即如其說湯武資于三千八百不能廢易之矣舜禹之興出于揖讓初無三千八百助也何所不得已而亦不廢易之邪知舜禹無所私而存乎封建則知湯武亦無所私而存乎封建也宗元又曰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嗚呼何其識之苟而言之易也先王之法至秦盡廢詘笑三代自號皇帝而子弟爲匹夫焚典坑賢何所不極三正且棄而以冬十月爲歲首郡縣之制亦猶是也行郡縣而併萬國以爲一人之私天下之私莫大于是而宗元以爲公者毋乃非人之見乎且慮聖賢厄于其時無以立乎天下宗

元之意蓋以必貴而爲聖賢之立也夫聖賢之生樂行憂違其窮與達無往不立也豈必區區爵位之縻乃謂之立邪此乃後世兒童之見煦組綬而揮霍者之心何宗元之鄙一至是乎且封建之世野無遺賢共惟帝臣矣而又歲進其士升之天府至于郡縣以來守不禮才令不薦士使天下俊傑鴻朗之輩僨珠含章老死巖穴者不算數矣何得謂郡縣之而聖賢盡立于天下也察究宗元之論無一而可者何世儒惑其强詞而不悟也

先夫子曰五嶽之文學六朝然意思悠長不僅以堆沓為工則是陽明問道之力牧齋因其北學訾毀過甚其實五岳未嘗染空同一毫習氣也百家私記勉之吳縣衆人學案有傳又記孫淮海曰秦之易漢去天下之民十之五隋之易唐去天下之民十之九使封建而在何至是乎玆讀五岳之論不禁撫卷長太息者久之

井牧論

胡翰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私諸巳、亦不以私於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其後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百又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之遺制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皆行之不遠、天下之民益敝敝矣、爲政者南面以子萬姓、一夫之饑猶巳饑之、一夫之寒猶巳寒之、孰無是

心也、而訖莫之拯焉、方漢承秦苛虐之後、民新脫去湯火、未遑蘇息、高帝因而撫之、逮及文景之世、國家晏安無事、宗戚大臣、憑藉貴高之勢、爭取美田宅、以爲子孫利益、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下、貲累鉅萬、治生產畜牧、膏壤十倍、上儗封君、編戶之氓、無立錐之地、則卑下之、爲役爲僕、不暇顧其身、貧富不均、勢所馴致也、故董仲舒言于孝武、以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并、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

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議
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矣
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國
食祿者有差或士頃或五十頃兼以品廕其親屬自
啓奸端矣民無恒產不能制之專事要求之間不勞
民駭衆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爲兼
并之閑耳非有贅于畝畮細民能無不足之患也故
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
和中其得君非華夏之主也其得民非歸馬放牛之

時也以魏國之大獨能均其土地審其經術差露田
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因而不變隋
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爲口分永業之制而取以租
庸調之法口分卽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
畮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惟薉易之田倍之
永業卽世業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蒔
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
田半之爲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也老
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不可無養也

當戶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優也以此均
天下之田貧不得粥富不得兼矜惸不能守吾法而
乃聽民粥永業以葬粥口分以遷是以小不足而大
亂法也何捄于敝振窮恤貧民獲保息周典也何惜
而不爲之粥而加罰永徼之禁抑末耳議者如宋劉
敞又以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土曠人稀其
田足以給其衆民獲其實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
無閑田給受民不復獲其實徒爲具文不知隋唐之
盛丁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

一夫僅二十畝隋之給受何加于唐也唐雖承平日
久貞觀開元之盛其人戶猶不及隋何至其用具文
無實也敞言過矣但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
田粥而民不固如陸贄所謂時弊者勢馴致也時弊
則法亦弊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周
制九夫爲井井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
甸有洫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都有澮地方百里是爲
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間有遂遂有徑十夫有溝溝
有畛百夫有洫洫有涂千夫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

川有路、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鄉遂者以之、孟軻氏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蓋二法並行、遂人匠人多寡異數、而內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內、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遂之餘地爲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即公邑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爲稍地、距國中三百里、大夫所食之采地也、稍地之外爲縣地、即小都之田、距國中四百里、鄉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爲畺地、即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

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爲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則出地貢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樹蓺、一夫稅入于公、孟軻氏所謂皆十一者是也、鄉遂之地、萊五十畝、或百畮二百畝、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異而實同也、地有肥磽、爲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所謂萊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牧以均之也。由是達于天下。雖有山林

川澤。不可以開方制者。以井牧授之。以貢助取之。諸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人東南之要服也、蔿掩爲司馬、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九土之入、修千乘之賦、况中國之地、無山林藪澤之阻、無淳鹵畺潦之患、原隰衍沃、衆日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爲貢、商人用之以爲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經邦國、其法可考者。往往存于周官之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爲之權衡。豈不較然也哉。故嘗以爲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恒產、

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並耕、勞逸巧拙不相負、齊民力、二也、奉生送死、有無相贍、通貨財、三也、貨財不匱、富者無以取贏、絕兼并、四也、取以十一、天下之中正、吏無橫斂、五也、比其丘甸、革車長轂、于是乎出、有事以足軍實、六也、一同之間、萬溝百洫、又有川澮、戎馬不得馳突、無邊患、七也、畎澮之水、澇則疏之、旱乾則引以溉注、少凶荒、八也、少壯皆土著、奸僞不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習詩書俎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也、遠近共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長子孫

其中不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十者具矣何憚而不為乎其謂不可為者蓋亦有二焉丘甸縣都其間萬井為溝洫者又萬計包原隰而為之窮天下之力傾天下之財非數十年之久不克濟于成也非大有為之君不能致其決也此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淳厚之俗薄澆偽之風熾恭儉之化衰功利之習勝經久之慮少僥倖之敝多以限田抑富强猶有撓之者況使盡棄其私家之產乎以均田授農民猶有不能周之者又況生齒滋衆之時乎怨歸于上奸興

于下此不可為者二也以余論之二者何足厄吾事乎古者步百為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為畝北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為畝今所用者蓋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道司農勸課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得田六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畝耕之未為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商祿食之

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永徽民戶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漢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田無不足之患則取諸臣以與民天下皆知吾君之不私也天下有如卜式者且將先吾民而為之孰不響應于下也秦長城之役衮延萬里塹山堙谷暴兵三十萬而阿房之作督用徒刑者又七十餘萬郡邑之民發謫徙邊者又歲不休息不德甚矣天下怨讟未聞有一人違者況下令如流水之源固民心

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今先取一鄉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便而民悅也亦何與于鄉郡乎是天下之田可井也事不勞者不永逸欲長治久安而不于此圖之亦苟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負有為之才操可致之勢其時又非難也封建議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君子蓋深為唐惜

之吾聞春氣至則草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必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爲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爲上之人將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爲用管商之法孰與先王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齊秦舉國聽之其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爲之以紀人事經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亦可井也此無他善操其所使而已矣忠信之道賞罰之柄上之所以使也

井田論

顧大章

井田之不可行學者皆能言之其說莫辨於蘇子蘇子曰井田成而民之死也骨已朽矣蓋第言其難成也若夫行之之不爲利而爲害則蘇子未之及也且愚以爲殷周之世蓋未嘗舉海內而盡井之也請先正言其害井田之法方里而井井百而成成百而同蓋百里之國提封萬井而已城郭溝塗三分去一故註疏之家以爲止於六千四百井每井而八夫爲夫五萬一千六百今世繁庶之邑生齒有數倍此者其將何以給之孟子曰天下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亂夫亂極而始治其生必耗治極而未亂其生必繁以百里之法賦之其始也必患其地之曠而其終也必患其人之倍患其地之曠則虛其地以待其人猶之可也一再傳而地與人相得矣自是而漸倍焉其將何以給之韓非曰人有五子不爲多矣夫一人而五子老而傳百畝則授之長矣自其仲以及其季寸土之毛無獲焉剖而耕則非制也是以慈父必憂其幼子而賢兄必憂其有弱弟憂之而無以爲計產子將有

不舉者焉如是則骨肉之恩殘慈孝之理斷矣曰閭
井之田宜有絕而歸于官者因而賦之可也今民戶
之絕者令得以兄弟之子爲嗣富民之老而無子者
族之不肖人睥睨而竊幸其死甚則毒殺行焉彼骨
肉也而若是使閭閻之絕者人得而取之則隣里而
產子也將不爲賀而爲戚如是則睦任之敎廢陰賊
之計興矣且絕者適而一耳圖覦而欲取之者十將
誰授而可必且差次其年之長幼而等其分之疎戚
交爭焉則貪吏黠胥將狡焉而肆其慾如是則請寄

之途廣賕賂之門啟矣即有公中之長屬其當而授
之飽其一九猶然饑也度其久而終不可得必相聚
而爲奸邪以幸旦夕之飽如是則盜竊之權衆刀鋸
之用繁矣聖人者以仁義禮智治天下者也骨肉之
恩殘慈孝之理斷則喪其仁睦任之敎廢陰賊之計
興則喪其義請寄之途廣賕賂之門啟則喪其禮盜
竊之羣衆刀鋸之用繁則喪其智幸天下而喪其仁
義禮智以胥于大亂之歸者必井田之爲也吾見其
害之浮于利也曰是則然矣殷周之井田通乎天下

自孟子迄于今無異說也于何而得之曰得之孟子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
而徹夫貢之更爲助也猶易爲也若旣七十而助矣
民田之治爲道途溝洫者自一夫之間積而通
之以達于千夫萬夫如此其多制也驟而更爲百畝
則向之爲道塗溝洫者將隳之壅之以爲田而其爲
田者復治之浚之以爲道塗溝洫雖盡海內之田十
年而不得耕其勢猶未幾也殷民之出于水火者僅
然生耳烏得此十年之蓋藏以盡廢其耕而從事于

畚鍤乎將武王周公別有道以槩食之也且二聖人
之在位亦幾耳武王未受命二年而疾疾瘳三年又
二年而致政焉得此十年之服而爲之如曰爲之而
未成以待成康也體國經野之未制而驟興禮樂號
爲功成治定周公無乃恥之此得之孟子而爲之說
者一也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
也當是時周儼然東耳燕衛魯宋以暨泗上諸侯猶
周之建國也周而助焉微諸周而可矣雖與亦之云
其詞何疑而不定乎此得之孟子而爲吾之說者二

也、又曰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
夫滕文之昭也、而周之卜正也、諸侯盡徹、滕豈後焉、
有其舉之、宜歸視諸故府、何咨于孟子、藉曰有司失
其籍矣、孟子之立言也、亦宜告以從忘之過、而勉以
祖武之繩、今之敎畢戰也、其詞若創云爾、使滕之君
臣忘其祖而惟吾是師、其言不讓、無乃汰焉、有以知
滕之向未徹也、此得之孟子而爲吾之說者三也、又
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夫郊遂之殊于
都鄙固也、孟子不以告齊梁而獨以告滕何耶、豈非

托之空言、則理可槩舉、見之行事、則勢須區別乎、高
山之阿、廣川之隈、林麓沮洳險阻之隘、內乎其間者、
其爲郊遂也大矣、孟子不敢徑情于五十里之滕、而
周先王乃膠柱于萬里之千八百國、何孟子之智而
周先王之愚、此得之孟子而爲吾之說者四也、他日
又言曰、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夫此之九一者、爲
殷之助耶、爲周之徹耶、夫其助也、周之侯于商者四
百餘年、其助也宜久矣、何待文王其徹也、天下盡助
而周獨爲之徹、變禮革制以自彰其受命服事之誠、

哉不其然、又以知岐之川向未井也、田之向未井也、
獨岐也與哉、此得之孟子而爲吾之說者五也、竊謂
三代之治天下也、所謂煩委曲折以制其產而養其
民者、亦盡之于畿內焉耳、外諸侯之嗣者、各使物土
之宜以自治、而不狃授之以法、故殷之助止于亳、而
周之徹止于岐與東都、魯之爲徹也、則周公之敎也、
齊富以魚鹽、晉強以戎索、烏在其必井田哉、岐與東
都之徹、其久而敝也、無有道之君子以通其變、而遂
盡裂于商鞅李悝之手、鞅之所開則岐之阡陌也、東

都之界蓋有侵于晉而析于魏者焉、悝盡地力、其在
是與魯與東遷之王、守其故而不變者也、田之不給
其民之願者、去爲商賈、而其亡賴者、羣而私養于權
門、以爲公室之禍、太史公曰、洛陽民多賈、子家屬之
慮乎氏也、曰隱民多取食焉、豈不灼然于前史哉、趙
也韓也田齊也燕也楚也、不聞其阡陌之開、地力之
之盡、而井田之迹、亦各無有存焉者、豈并其始之未
嘗通行哉、敢以是補蘇子之畧、

先夫子曰裕愍文集不傳然所記將事實爲老手

百家私記公字伯欽號塵客常熟人萬曆丁未進士官至刑部員外郎天啟乙丑死于璫難贈太僕寺少卿謚裕愍

兵禮論

吳沉

愚讀周官之書未嘗不歎夫聖人之於兵政何其詳也蓋兵之設久矣唐虞之前不見於經而唐虞之際則士師之官實掌之士刑官也兵者刑之大者也古人所謂大刑用甲兵是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此豈衆刑之所能盡服哉兵藏於田賦徒衆主於司徒軍師領於秩宗虞則馬政之司而共工則軍械之所出也故兵雖無專官而事初未嘗廢焉吁九官之兵刑合爲一而六典之兵刑分爲二亦可以觀世道之變矣且六官之制周公之所定也九伐之法既專委大司馬矣而五官之屬亦互相參領太宰統衆職卽百揆之無不總也宗伯卽秩宗而司空卽共工也司寇雖不主兵而軍刑誅戮則其任焉平居則各司其司以聽上之命有事則各職其職以趨上之令官非虛設而法非文具聖人之經制纖悉如此哉且兵者將使之以殺人者也聖人不取之于浮閑凶暴之徒而必取之于勤苦稼穡之農夫使其爲農之日不知有兵之害而爲兵之日不敢忘農之勞用之則驅之于

行不用則歸之于田里豈有後世招褁之害供饋之費乎此則立法之最善者也然天下之事不習則廢不祥之器豈可常于日用之間乎無故而習兵是習殺人也故聖人又爲之蒐狩之制因祭而田因田而閱中之以戰陳部曲之法節之以坐作進退之節以天子之尊而逐取禽獸于莽之野不以爲煩也不特此也干戈之舞射御之方蓋自成童以及于壯其教未嘗一日而廢也至于弓劒之獻矛戟之進亦必謹其儀焉聖人之慮以爲平時授受之不謹則當夫

倉卒必有不善于用者矣王朝邦國之中朝祭賓享之日上以射而擇士下以射而貢士以考德行以觀威武是以當是之時公卿大夫以及士庶其所以爲禦侮克敵之備無不能爲他日用之民皆良兵而吏皆良將也嗚乎弓矢斧鉞人情之所畏也田狩宴享人情之所悅也先王以飾怒之具而爲飾喜之儀寓至險于順動而伏天下之所畏于君臣之所共悅此則其微意之所在也使天下之人而皆從容于禮讓之域焉固聖人之所大願也不幸而用之將以除殘去暴而聖人之心亦必欲行之以道殺人之中而有禮焉非古聰明神武者何足以與此乎惜夫有虞之禮不可得見而成周之制度可考者僅若是而已先王之禮既廢不能講宜天下後世之爭馳於變詐之末而不自覺也豈不可哀也哉

先夫子曰吳沉字濬仲蘭溪人元禮部師道之子仕至東閣大學士觀其所撰六經師律一篇藹然仁者之言即杜牧之孫子註敘不能及也百家私記公以洪武十二年十月以儒士舉誤上名曰信仲既除翰林待制詔修撰王觀曰名既誤冐眛不更是歟

剛也蓋以國法方嚴恐觸上怒止之不聽告改正上曰是誠格人遂命遇之時文事方興公獨謂兵不可廢每云武經七書多依托之言惟司馬與孫吳爲可信昔者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穰苴之說所傳非全書宜孫吳之盛行也聖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執所以生人非殺人禦亂非爲亂尚義非尚詐乃曰兵詭道也非其本意遂纂易禮詩書論孟詞義于涉戎事者定爲五篇一兵象二兵用三兵禮四兵詩五兵訓總題曰六經師律使文武一貫有功世道之書也後以懿文太子故被竄死于獄

論賦

薛甲

爲國之計、莫急於食、莫重於兵、古者供軍出於鄉遂、頒祿出於井田、無遠輸之勞矣、兵車出於丘乘、征役制於什伍、無養兵之費矣、足食足兵、大端旣立、卒有水旱盜賊之災、亦不足以動其國、故得以暇豫舒徐、度量諸事、而凡百經費、不過低昂前却於九職九賦九貢之中、所謂式者式此也、所謂節者節此也、所謂考者考此也、蓋計畝而入謂之稅、計口而出謂之賦、稅出於田、不可以多取、而賦取諸人、亦易以橫斂、聖人以爲財生天地間、止有此數、均于稅而盈于賦、其弊一也、故專于財而均節之、是則稅之與賦、初若不相干、然節于賦、則民財不匱、亦爲有資于稅者矣、夫考其時、雖云量入爲出、亦非強出以求合其入也、恒使入者恒贏、出者恒縮、故九年耕有三年之積、此縮之于稅者也、歲用有餘、歸之職幣、此縮之于賦者也、以其稅之餘者而行興發之政、則足以補助民之不給、以其賦之餘者而行泉府之政、則足以貸民祭祀喪紀之需、取民于常法之中、施惠于用法之外、其以

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後世此意不存、法則猶有近似者、唐之租庸調是已、租以出粟如貢助、庸以出泉如九賦、調以出軍如丘乘、雖粟米未免輸之于民、然不以庸、不以調、參之、則人不得起奸于法、民力猶未甚竭、此善法古而不泥于古者、自楊炎取租庸調盡歸之兩稅、後世因之、然用有盈縮、兵有增減、費用取給、而會計所出、不免皆歸之田、以一田而供數端之用、吏因得以濟私于其中、費緣事而起、賦緣費而加、本出權宜、按爲成法、前之加者、事廢而仍存、後之起者、方加而未艾、蓋未暇論興發補助之政、欲自支吾目前不可得矣、不謂法弊得乎、我朝因田定稅、正稅有定額、撮勺不可加減、其餘凡百經費、一出正額外、每一費出、則總括若干、計畝而加、此于法誠便、于用誠足、但加增之賦、非從天降地出、以此取之、似乎困民爲不可爾、然亦豈當國者樂爲此哉、其源皆起于租庸調既併、蠹穴盤互、不可窒塞、故雖有愛民之君、亦不得溥其仁惠之心、雖有通變之臣、亦不能行其均式之政、間有嘉言善行可師法者、不過減勝

有費、裁冗官幾百員、汰冗兵幾千人而已、未有搜奸剔蠹、曠然一新、追復隆古之盛者、勢不可也、夫因循者易爲力、創始者難爲功、以今日言之、雖云井田上古之遺制、然欲復井田須復封建、造端宏大、驚疑庶民、與創始者何異、此决不可爲已、要以倣井田爲之而民不病、則唐租庸調之制、其尚可復乎、

論兵

薛甲

今天下之法備矣、補偏救弊之政、要在於有漸而不驚、古者　未有能爲中國患者也、惟吾中國之法不至、故　起而乘之、今夫聚兵百萬、列屯數千分將而守之、雖有黠　亦震焉而不敢動、一旦盜發於中國、而土兵不足以制、則其勢不得不調邊鄙之兵、彼其日夜荷戈執銳以與匈奴戰、勇悍强力、一足以當土兵之十、此其勦盜宜若拉朽振槁、然而制勝反出土兵後、何哉、盜賊虞邊兵之窮其穴、則竄伏於高

深、土兵慮邊兵之專其功、則恥爲之鄉導、窮追則地勢不習、散歸則再調之難、于是屯聚而守之、曠日持久、以待其斃、則府庫內竭、邊鄙外虛、而　之患乘間起矣、此天下之大患也、今西北屯重兵、而中國要害、皆立衛所、此其爲法可百世無弊、愚獨以爲可漸而變者、鄉兵是也、我朝鄉兵皆出于田、庶古者寓兵于農之意、然其實有不同者、古者兵出于井田、所集者皆其父兄子弟之兵、今者田聚于富室、所閱者皆其傭倩顧直之輩、夫其爲傭倩顧直也、吾固可因而

利導之彼其操戈以就閥一志以承命亦曰吾受若
直當然也彼處其實吾以名試之可乎要在因耳目
之所習者作新其氣因心志之所安者便熟其節平
居簡閱之有道則臨難皆勝兵也吾又以時使盤詰
其鄉之小盜有捕獲者以獲與之大盜賊皆起于細
微小盜不戢故轉而爲大盜今吾重購以厲素教之
兵則莫不競勸發摘搜訪穿窬必獲盜賊何所容其
奸哉如是則內可以消中國之寇攘外可以防四
之竊發不易人耳目而勝兵布天下此時務之最大

者要在盡一以示有司如古者立標簡式之法使承
而用之則得之矣

先夫子評藝文類稿曰薛甲字應登號畏齋江陰
人嘉靖已丑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劾方士邵元節
降湖廣布政司照磨歷寧波府通判保定同知四
川敘瀘兵備僉事贛州兵備副史以忤嚴氏大計
拾遺能免公篤信象山陽明之學其言格物卽所
以致知愼獨卽所以存養成物卽所以成己無暴
卽所以持志與夫一在精中貫在一中約在博中
恕在忠中皆合一之旨此學之所以爲易簡也故
其文皆有原本縱橫無不如意彼言道學語不可
入于古文大畧胸無自得勦襲語錄陳言讀之唯
見腐爛則彼言誠是也

治河論上

邵寶

萬世言治水者必曰禹、治水而不法禹可乎、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水之所以爲水、禹之所以爲治、無出此矣、河也者、天下之水之大者也、禹之治水、其詳見於禹貢、其曰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洚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者、皆順導之法、初無逆障之說、故能成府事之功、而天下稱神、其極至於地平天成焉、由今觀之、其所容

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効甚小、是故其成功也如此、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而所容之地乃狹于禹、所處之勢乃難于禹、所求之効乃大于禹、欲其成功不亦難乎、何謂所容之地狹于禹、蓋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非無衝決也、彼自衝決、而非吾之所得與也、今夫一杯之水、聚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時、大禹不能、而况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郡縣棊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曰所容之地狹于禹、何謂所處之勢難于禹、蓋嘗觀禹之治矣、隨處施工、初無窒礙、亦無拘限、今北有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汴省在西南、又爲宗藩所在、左盼右顧、前瞻後望、動則肘掣、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况水無情物也、其能透迤曲

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于禹、何謂所求之效大于禹、蓋禹之所以爲治、去其墊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坡徐州也、使皆無壞、又恐漕渠不足于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效大于禹、以若地處若勢、求若效、雖使禹復生、恐其難矣、而或者猶譊譊然曰、某爲上策、某爲下策、某爲中策、則惑之甚也、然則奈何哉、蘇子曰　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求其大治、

必至于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所以深治之也、某于河亦云、

治河論下

邵寶

夫所謂治之以不治者、非不欲治之也、蓋難於其治也、難於其治而遂不之治、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君子傾忍坐視吾無辜之百姓、受茲酷烈哉、今夫人有病、其勢篤且死也、將求醫以治之歟、抑亦委之於不醫歟、委之於不醫、是待死而已矣、是故謂河之不必治者、待死而委之於不醫者也、苟知求醫矣、而謂其可恃以必不死、且至于百年之壽、此所謂不惟無益而又害之、今之治河者何以異是、是故亦治之以不

治而已矣、蓋河自周定王時北徙、漢氏而下、決東郡、決瓠子、決魏之館陶分屯氏、決清河靈鳴犢口、其變非一、議者或欲疏禹之故道、或欲塞所決之口、或欲分流以殺其衝決之勢、或欲築堤以障其泛溢之虞、或有望氣用數、而謂人力强塞未必可以應天者、此考前史歷歷可見、亦今日治河者之所熟講而飫聞者也、雖成敗得失、不能無辨、然譬之醫者、其皆一方乎、苟不問其緩急先後、執一方而求病之愈、不愈則歸咎于方、豈方之罪哉、用方者之罪也、取古之方、隨

其緩急先後而用之、此所謂治之以不治者也、故如漕渠急、則張秋等壩所當先築、而疏故道塞新決分流諸泒次焉、然古道若高則不必于必疏、新流若下、則不必于必塞、其間泛出傍溢、或用疏法、或用塞法、以水治水、吾無容心、故曰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此之謂也、今河之爲患、如一人之身而具百病者也、朝瘥而夕重、表減而裏加、雖有盧扁不能使之全愈也、故必得良醫師坐守其側、切脉觀色、聽其聲音、察其寒熱、究其病之所由起、盡心力救之、如前

所謂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者、幸而愈則調理如故、不幸而復發于此、則改圖而治之、是故有求醫無道醫、藥餌常備、攻治常施、而不必其成功、要于不死而已矣、故曰治之以不治、今治河之大臣、良醫師也、工與料藥餌也、凡所謂疏塞分築之類、攻治之法也、爲今之計、宜常設總理大臣、更置其屬、頻巡視、謹調護、任滿則代、或加命使仍其職、而不必其功之成、備工與料、而惟其所用焉可也、然大臣之任、其事在朝廷、疏塞分築之類、其事在大臣、而所謂工與料者、則在民矣、民可使之困乎、故治河非難也、備工與料之爲難也、

論宋史禮樂志

艾南英

嗚呼、漢唐而後、禮之見於史者、果可謂之禮歟、予讀其書、不過有司之儀注而已耳、古之帝王、修身齊家、以及於天下、殷周之興、遠自稷契、積功累仁、千有餘年而後禮樂興、宋之爲宋、規摹褊淺、蓋可知矣、郊禘之事、至不能舉其太祖之所自出、而所爲因仍附會、緣飾先代之禮、以自文者、中更二三大儒、不能正其非、豈當代之君、儒者固有所不盡言歟、司馬遷作史記、禮樂書於高惠文景之制、缺而不詳、或曰十篇有錄無書、書蓋褚氏所補、予謂遷特諱言之、而櫽取荀卿諸儒禮論樂記以當之、且以寓追古慨今之意、非闕也、其意曰、是安得有禮樂云爾、然後知遷之意微遠矣、若夫紹興而後、寄國于山蹊海嶠之間、庶事苟且、忘親事讎、其于禮樂之本何如也、予欲更定其名曰宋禮儀注、而正其先後議禮之言、使是非有所究、蓋史遷之意也、

論宋天地合祭

艾南英

嗚呼、始爲天地合祭之說者誰歟、何其鄙誕而不經也、天地之形雖分、而同屬於陰陽之氣、則合陰陽之氣、天與地皆在其中、其分陰分陽者、一氣而已、天地之氣、往而伸則爲陽、閉而息則爲陰、非天專有陽、地專有陰也、譬之人身、一呼吸之間而已、非以其呼者專屬之精魂、以其吸者專屬之骨骸也、冬日至祀天於南郊之圜丘、所以迎陽氣之始也、非祀天之形也、一氣潛萌于黃鍾之宮、地之陽氣與天俱升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夏日至祀地于北郊之方澤、所以迎陰氣之始也、非祀地之形也、霜露冰雪以漸而至、天之陰氣亦自是始升矣、天地可以形分、而陰陽之氣、不可以分屬天地、南北郊之際、蓋分陰陽之氣而迎之、非分天地而祀之也、議者徒見孝經有父事天母事地之文、遂有天地合祭若夫婦同牢之義、而以人神禮之、如是則所謂地者、殆將姑娓其貌、勢必至如道家之妄、于山川后土之神、一切冠以天妃聖母碧霞元君之像而後已、嗚呼、何其鄙誕而不經歟、

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並舉郊社非天社也、蓋指皇地祇而言、以其爲覆物載物之始、故皆稱上帝、然則南北郊之祭、雖謂之皆祀天可也、豈待後世紛更而配合之哉、况器用陶匏、牲用犢、異于明堂之際者、不以人道事之而已、而又爲之合祭以瀆其配偶、是以人道事天地也、嗚呼何其誕歟、至其最陋而不通、于是南郊之壇、其位次遍及于周天之宿、北郊之壇、及于嶽鎭海瀆丘陵墳衍、是負以南北郊之祭、爲分祀天地之形、無怪其亟亟然欲合之也、有南郊而無北郊、迎陽而不迎陰、然則獨陽不生、乾坤之策幾乎毀矣、其何以配天立極、爲天下神明之主乎、若夫萬乘之尊、不可以暴暑、推恩太繁、六軍罷倦、大裘不宜于仲夏之月、以其小不便、而廢先王對越天地之禮者、其議乃出于宋之名臣、嗚呼、又何足怪也、

論宋禘祫

艾南英

嗚呼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百世不遷、而受命有功德之君、如周之文武、則又有文世室武世室、不在三昭三穆之數、而祫享大祭、太祖正東向之位、斯禮也、雖百世可知也、然不幸而受命之君起于側微、非有殷契后稷以爲之太祖、如漢唐之君、而又不幸如宋之自僖祖以上、遂無可譜系其所自出、則藝祖之身、上及僖祖不過五世、親未盡而不能備七廟之數、則何以議之、曰以僖祖爲太祖、及藝祖之身可也、及太宗之身可也、及眞宗之身可也、仁宗則當祧僖祖矣、英宗則當祧順祖矣、神宗則當祧翼祖矣、哲宗則當祧宣祖矣、而後藝祖爲太祖、正百世不遷之位、郊則配藝祖、明堂則配太宗、禘則推藝祖之所自出爲僖祖、而以藝祖配、大祫則藝祖正東向之位、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而太祖太宗兄弟相繼、當徽宗之世、太宗親雖未盡、而廟數已備、至欽宗則親又盡矣、而太宗以有天下功德、爲太宗世室、欽宗以後、仁宗又當爲世室、而三昭三穆在二世

宗之外、斯禮也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嗚呼躋僖祖以配郊、褒上帝之祀、已不可言矣、降藝祖于昭穆、不得正東向之位、豈非宋諸儒之過歟、吾爲之論次如此、

先夫子曰艾南英字千子東鄉人其傳者當在論文諸書他文叅倣歐陽其生吞活剝亦猶之摹倣史漢之習氣也其于理學未嘗有深湛之思而墨守時文見解批駁先儒引後生小子不學而狂妄其罪大矣百家私記東鄉于隆武官御史延平爲行在卒于城北之興福寺天傭子集外多有未刻詩文散在將樂永福二縣今吾友范國受爲郡守家嘗托其搜訪相傳云提刀陷陣而殁者非也

明文授讀卷之七終

明文授讀卷之八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校　男百家纂

論四

太極論 并序　陸琛

太極之辨、自朱陸後、若不可置喙、客復有以爲問者、予疏答之、然非敢求異也、姑存所疑爲論、尚請正於作者、

孔子曰易有太極、太極儀象卦爻之會乎、在造化則一氣之渾淪者、分之爲陰陽、又分之爲五行、爲萬事萬物、統言之則一氣一物也、會歸所在、正如屋之有極、故名太極、以此言之、太極不可訓理、不可謂形而上者、葢既名太極矣、而兩儀以下又不過即此以分之、特離合之名異耳、非有他也、太極既可以言理、則兩儀以下獨不可以言器乎、葢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以至于萬事萬物之㮚、莫不有條理焉、其自然而不容已、當然而不可易、所謂形而上者、合于一而一之、所以爲一者理也、散于萬而萬之所以爲萬者理也、是其不能外形器以有見、而亦不可滯形氣以有求、此

則理之于氣本無先後彼此之別者然非謂太極也若認太極爲理則儀象之生咸自于太極故不得已而有理生氣之說又謂冲漠無朕之中而此理已具則其說理似稍懸空矣其不善學者遂至冥思妄想以求所謂太極于天地萬物之先其不流于老氏之論幾希大儒朱子反覆辨解雖其所以訓理者則是然恐非太極本旨而詞說纏繞宜其無以服陸氏之心也要之周子之于太極亦就陰陽之未分者言故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又曰陰陽一太極太極

本無極也

百家私記陸琊字秀卿嘉興人嘉靖丙戌進士河南巡撫僉都御史其集爲陸貞齋文集

理氣論

侯一元

子曰予欲無言自漢以下抑何其言之多也然訓詁而已雖云無益而亦無害若談道而多則吾懼道術之爲裂也夫緩使弟墨卒以戕緩君子歎之可不慎哉夫陰陽氣也一陰一陽氣之自然所謂理也猶木之有文理絲之有條理也而文理豈離木哉去絲又安得條理哉今曰先有理而後有氣又曰氣成形而理亦賦焉則若二物然者此後學之所以疑也或曰無人之區而人生焉無魚之水而魚育焉非其先有

理哉曰不然也氣之未滋固無由而見其條理也氣之既滋則即此而條理粲然寧有所待哉故人心道心名異而心一也天理人欲情異而行同也仁固惻隱也義亦惻隱也非惻隱則焉有辭讓焉有是非分之則四合之則一而已上蔡得玩物之言而面發赤程子以爲惻隱之心心寧有二哉或曰人之與物所同者氣也所異者非理歟曰非也人有人之理物有物之理莊子曰惟蟲能蟲惟蟲能天言盡其天也聖人與我同類而惟聖人能盡其天故曰踐形既謂之

人矣氣雖有淸濁也有厚薄也獨如其理之一何哉
故曰論氣論性二之則不是程子則可謂深于理也
已

理氣之論此爲最確前儒糢糊可以盡廢又書二
谷山人稿二谷之文質實不華至其談理學如理
氣義命食色諸論恐先儒不能易也獨是張太岳
奪情二谷上書以爲相公進則盡瘁于國退則樂
瘁于家獨抱苦心不食公祿下可以明人臣不敢
有身之義上可以副聖主不敢有其治之托幽可
以慰先臣不敢有其子之忠斯其于常變輕重之間
寧有毫髮之不盡哉公然刻之集中所謂駟不及
舌矣 百家私記二谷字舜舉樂淸人嘉靖戊戌進士江西布政使

心性論

吾謹

未有耳目不無厥心而心實生於視聽物生而象既
象而滋滋而變焉而性亦隨之變故靜曰性動曰心
動而靜曰神知神之所爲者則弗以視聽喪厥心矣
夫心無得喪而耳目有作止徇作止而因之爲得喪
可悲哉嬰兒生而耳目具而未知視聽則未始動厥
心也及其知視聽而動厥心矣動而弗息與物同歸
夫然後曰喪心而不動之心果喪乎夫惟大成之人
雖有耳目而不用其耳目故能復返于嬰兒悲夫世
之悅生惡死者其弗知心之本也甚矣且人之貴生
者貴其心之有知也貴其耳目之有聞見也而不知
耳目聞見弗及者是亦若死而已矣奚必悅其聞見
之所及者爲生乎是故生死緣于視聽而視聽緣於
物見物見而視聽作則曰生物隱而視聽止則曰死
山川城郭舍廬妻子凡聲色可悅者見則愛而弗欲
棄之其所不見者固不愛也見與不見之間遂以之
爲生死忻戚此愚者所以日競厥心而喪厥性也越
人有贅於吳者生子未[illegible]而歸越及復往而子長矣

過諸津而弗識其巳子也爭渡而毆之幾斃傍有知者告之曰若固爾子何毆之甚其人乃大戚以悲當其毆之也未嘗不爲父子也及其戚之也未嘗始爲父子也而先後憎愛異者知變於物而情動於中也若乃遺視聽忘愛憎一智之所知者固有是乎哉故曰至人不緣物不喜求視得若失人視而天若然者其心既不逐物而生矣顧安得而死之哉

靈識同異論

吾謹

虛而生靈靈之逐於知也而虛之性波蕩矣靈者無知也而無弗知也混冥純朴覺而周應此靈之所以全乎體用也是故窮高極厚而測神明之德萬類畢陳而其始終各命其至性譬如繭絲之各有緒也而咸能照而知之若有以見其四體膚毛而無待於推測也是非不周知也而去知之識則遠矣夫識也者物之誘而非虛靈之德也莊周曰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物膠于一隅而欲達萬物之性可得哉惟虛則

達物之性自本自根一物之終始而紐貫之其照物之情若數一二三四也而物無能遁者矣是故天地雖大特形氣之粗也而物視之則無弗知者矣靈雖周知乎萬物固虛之自然之用而非有所興也彼無知者則其所以知之體也外其體而求其用以爲達爲斯惑矣而況乎測求其萬分之末弊其神而逐物求知之則其所知也終薄矣斯不亦大惑哉今夫日月星辰之爲文於天也風雲氣候之爲變於中也山川道里之爲列於下也草木禽獸之繁育於兩間也

其運移次舍、晦明遲速、去留作止、爲祥爲孽、遠邇險
易、大小名數、易氣變形、化生弗常、紀志之所博傳、尚
弗殫厥類、雖以神禹子產之辨博、且弗能窮其微、誒
有能窮之、亦何異夫量升斗之器、計反礫而出入之
哉、是故古之聖人、貴朴而不貴知、純其性而遊心於
至知、古之聖哲、知物類性德之不可以知數知也、虛
其神志、養其知之之本、以求夫至知、及其知也、而弗
以爲尚也、後之愚者、逐事物之類而記之、博之以誠
精、廣之以耳目、欲以殫庶類之微、而未得其槩焉、卽

其所深至而察之、其所知之是非、且不知其契乎道
否也、顧猶誇諸譜籍者以爲知、不亦恥乎、夫不喪其
所以知之之性、而離天地萬物而獨焉、此虛靈之德
也、逐於物誘於知、而知焉、此情之識意之見也、雖知
焉弗弘也、而愚者每欲以情識意見、測天地之理、盡
事物之類、非惟不及知、而固已喪其知之德矣、

先夫子書了虛文集、惟可文從悟入、篇章之外自
有餘韻、是第一等　有宋以記惟可開化人乘　十段進士不仕選中有傳

物初論

朱右

或問天地果有初乎、曰有、人物果有初乎、曰有、然則
有初必有終、曰惡乎無、方噫氣之太息也、混混沌沌、
冲漠無始、一氣旣復、陰陽遂判、清濁以分、高下以形、
非天地之初乎、于時萬象森羅、已具有初而迹未形
也、天地一陰陽而已、人物囿于陰陽以生者也、陽
生有六、是謂之乾、陰生有六、是謂之坤、陽生子中、極
于午中、乾道立矣、陰生午中、極于子中、坤道成矣、乾
坤者萬物之父母也、當一陽初復、二陽旣臨、陽在地

中、草木生焉、故草木之本皆居下而末反居上、陽在
下也、三陽旣交、四陽漸壯、鱗介群生、羽蟲大之、故魚
鼈身橫、飛鳥兩足而卑首、陽未足也、五陽健而決、脊
脂生焉、故獸形近人、至于六陽旣全、乾道始備、人斯
立矣、故人首居上、足固在下、得天地之全氣以生者
也、陽以生之、陰以成之、自午至子、爲六陰成物之氣、
故能全乾坤之德者、爲聖人、聖人得天地之全氣、而
盡性踐形者也、詎非人物之初乎、然則物而終曰生
長斂藏、一歲之終、滋育消滅、一物之終、非吾所謂終

也若夫生物屏息天地無有斯為終矣曰終當奈何
曰有終必有初作物初論

先夫子曰朱右字伯賢臨海人仕終晉府長史質
直自是儒者之文于經傳多所考正景濂稱其文
多而不冗簡而有度神氣流動而精魄蒼勁粲然
藻火之章矣

情理論

袁黄

古之聖人治身以治天下唯用吾情而已人生于情
理生于人理原未嘗遠于情也後之學者遠情而著
于理矻矻講究閩史塞胸其于理愈明而六脉不知
調投之尺寸之鍼不如御盃亦返而思其情乎聖人
之治吁咈都俞君臣交拜誓誥諸篇刺刺如家人語
至于風雅則言好逑以基王化言結褵以勞歸師上
下之間相接以情相語以情而設使聖賢舍生民之
情別求玄微奥渺之理若建鼓而求亡子則生人久
已澆漓而不可治矣何也詩三百有情相與為斯雖
也相與為呴呴沫比也而極其趣調其宜則理出焉
故有符契簡書之理而結繩之情愈快矣有斗石衡
鈞之理而混沌之情愈適矣有危微精一之理而飲
食之情愈恬矣自堅白爭鳴於是荀墨釋老之戶競
別舌競鬭是支離吾情而因以蝕吾理者也如其引
理而合于情則父子吐哺兄弟分甘喜怒同其愛憎
冬夏同其寒燠一家之中尚何責咤而凡諸子百氏
之議論有不相合者耶夫世之勸人沮人者以刑賞

以天道之吉凶、以名義之衮鉞、是獨以理行者也。而善勸善沮者則以情。情聯之則琴瑟塤篪、情走之則千里命駕、情迫之則等一死于鴻毛、指湯火而偕赴、情羞之則莫夜之金不收、嗟蹴之物不餌、一往而深、無根而固。如匹婦之經、蜚雁之義、虎乳而蜂衙、皆不待熟于典籍、嫺于名義也。故禪讓者樂之融也、放伐者怒之洩也、刪贊筆削者意滿而衝喉以出者也。一時張行其情、而後世遂奉之爲名理、奈何以忘情求聖人也。古今所稱高介而寡情者莫如伯夷、然使其

父子兄弟之情不深、則不能去孤竹、君臣之情不深、則不能餓首陽。是伯夷固情之尤者也。是故情深者爲聖人、能用情者爲賢人、有情而不及情者爲庸人、若畸人迂士往往竊理以自飾、而無情之人也。則于理者勿以理與情觭分也。

形神論

袁黃

記稱鯀爲熊、望帝爲杜鵑、輪迴之說、不自釋氏始也。說者乃謂人之有神、如刀之有利、未有刀去而利存、豈有形滅而神在。噫、是徇形而不知神者也。天下無刀外之利、而有形外之神。倩女思極而離、仙之賜神靜極而出。神何嘗滯形乎。神不滯于形、則必不以形之生死爲起滅矣。夫耳目口體、形也。其所以視聽言動、神爲之也。蟬無口而鳴、是口外有言矣。龍無耳而聽、是耳外有聽矣。生平足跡不及之地、而一旦夢遊、

山水垣屋宛然在目、寤而徵之、不爽毫髮、是體外有動矣。所可滅者、耳目口體之形也。所必不可滅者、視聽言動之神也。神麗形爲人、神去形爲鬼、間有化爲異物者、則神受滓而變也。其有昇雲御氣而登九天者、神得其養而靈也。世人不信死生之說、遂以往來屈信爲鬼神、而謂祭祀以致生者之思、無俾死者事。則聖人何以致養致愨若斯慎也。周公之告三王、肫肫如家人對語、盤庚言先王及民之祖父作福作災、英爽咫尺、使死者果冥若槁木、是何古聖賢之愚而

後之人智也方技致鬼之術多矣若箕仙尤彰彰者與中多解其術隨人所詢一舉念即運箕作字以報不待口祝夫不待口祝而答此必非扶箕者僞託也觀此則天下洵有鬼矣此鬼一呼而來一麾而去必非取精多用物宏者之鬼而闇里者之鬼也是人死必有鬼而可以伯有之厲爲例是一理耶說者又謂人之氣盛者不遽散故爲鬼氣衰者則散而無鬼是人知有氣不知有性也仁義禮智之性亘古不滅則人之神亘古不散莊生所謂火傳也物物各具一太

極使一物死而神遽滅是一物之太極朽壞矣太極可朽乎或又謂人之死生悉鬼之輪轉任其自爲往來則造化無主不知出鬼入神貞元往復正造化之妙也試靜觀吾神于方寸其心之起即生之象也其心之息即死之象也心絶而復續即生死不已之象也後心與前心忽判若辰參即化爲異物之象也雖然徵諸事則多信徵諸心則多疑神之不滅亦姑就事言之而已

先夫子書兩行齋集了凡嘉興人以兵部主事贊

畫朝鮮其經濟實實可用書之便是有根底之文不特作手自是豪傑而未聖賢者

學術論　　楊鍇

天下有維世之學、有濟世之學、維世者、明天人、析義理、金玉其質、鸞鳳其羽、原彝倫而美風俗、繩異趣以一道化、無此等人、則雖已安已治、而元氣斯薄、囂凌易生矣、濟世者、審理亂、急事功、遠略長才、應機導竅、兼文武之資、切緩急之用、俾主勢尊於上、反側貼於下、無此等人、則雖已治已安而覬覦之斧斤弛、風波之舟楫乏矣、維世存乎德、濟世恃乎才、夫謂德之即爲才也、治平之根乎誠正也、世務之備於經術也、此

如河之有星宿海、方脈之有素問也、誰能外之、雖然、但窮河源即爲神禹、但讀方脈即爲倉公乎、夫使天下而原自治安也、何用贊爲治安、惟其智不能自謀、力不能自給、散不能自聯、安不能自衛、然後奉一人以禀仰之、一人不能獨理、然後設公孤尹牧以綱紀休養之、公孤尹牧、不皆生而知師心而自用也、然後立庠序隆師儒彰典莩以講求薰習之、弓旌軒裳以寵拔貴耀之、非徒使其自了也、蓋欲以用之也、一入其彀、則曰我已修稷契伊呂之業、畢畢功利、固道誼所不出矣、夫督功課利。有國之急務也。不計功將毋敗乎。不謀利將恬害乎。仰稷契伊呂又焉用之。夫抱必不靈之術。以享人華膴。而任勞宜力者。一切付之畢小功利之徒。何道誼之不恕也。竭夯興數以得必不屑用之人。而一旦緩急。又捌從苟且赴功者圖之。何養士之無益也。又不啻此也。迨夫勢機交迫。目亂技窮。有申韓桑孔所不爲者。亦攘臂爲之。而又寡效焉。何親切之道誼去若熱而畢覡之功利如捕風也。夫天下有識時務之俊傑、無無實用之聖賢、吾固謂

俗儒之誤也、非獨其見之迂、乃其才之短也、今天下有能振墮媮、破積習、實邊儲、紓閭左、清蝟聚、郄訌擾、俾兵不驕、吏不墨、士不偷、民不流離思亂者乎、吾願被格致誠正一半精誼、以歸談理之儒、而推斯人爲真王佐可已、

嗤道學論　周思兼

世之庸醫挾其術而不售於天下也曰天下無知巳有痺疾者庸醫謂之曰而必無飲酒而必無食肉聽其言則疾皆速死死而猶咎其不盡從嗚呼庸醫之誤人危矣哉知其爲庸醫而不試其術而庸醫之名幸以聞於後世而世之君子猶以不試爲庸醫悲是亦大惑而已矣宋之小人才不足以自達於上故必爲高天下之行以矯天下之名名不足以震於人故必取天下之所共駭且愕非昔日之所聞見者且夜

而習之以自表是故漢以飾義稱唐以文章稱居宋之時非學不足以顯於世於是儻然易其冠裳而不以爲恥俄然倡爲異論而無恤於天下之議且怪其師與弟皆若狂然奔走而遠從之以爲其足以窺仲尼之門牆而不察其果與否吁師知其非仲尼也而謾欺其弟子弟子亦知其師之非仲尼也而亦謾從而聽之相與延譽於世以盜天下之名是故道學之名與人君聞其名之可喜而不察其實之不足以副也故累辟而累名之以庶幾於賢者之一至而道學

亦忘其材之不足以用於世也故偃蹇高臥而後出以睥睨天下之高位而人君亦從而授之及其卬之而易窮用之而易竭與之謀而卒無奇偉之略以拔於衆人則人君亦遂厭之而不親於是擊一豪論一事憤然決去以自附於天下之淸議以掩其所短而曰吾以不用去國吁吾不失天下之名而所以孤吾君之心亦多矣世之淺夫疾其盜天下之名而憤其孤君之心則建爲僞學之論以逐天下之道學而天下之溺于道學者遂以小人目之而其人亦遂不齒

於淸議少正卯言奸行僻孔子執而戮之吾未知少正卯之竄其所以目夫子者果何如也而今之君子有能嗤道學者舉世訾之曰此陳同父之流然則同父之論果非也哉

議論痛快不傍人途轍所謂二十分膽識　百家私記思兼字叔夜號萊峯華亭人舉進士知平度州入爲稽部員外郎官至湖廣僉事　先大夫評其集云叔夜留心問學筆底方板不秀

喪實論

陳確

先王之制喪也、權親疎而爲之斷、非以其名已也、葢皆必有其實焉、昔者宰予欲短喪而子罪之、齊宣王欲短喪孟子譏之、儒者必曰宰予齊宣之非、而孔孟之是也、何待言哉、非唯然也、前古之爲母也、齊衰杖期、近古之爲母也、斬衰三年、儒者必又曰前古之失、而近古之爲得也、近古之爲適母也三年、爲生母也期、今之爲生母也、亦三年、儒者必又曰近古之未得、而今制之得也、于是聞漢文以日易月之制則羣非

之、見時宰有奪情起復之事、則大笑罵之、嗟乎、不循其實而徒悅其名、曰吾寧從其厚者、則天下之可非而笑者必多矣、雖然、今儒者之所爲三年喪、吾知之矣、昔之簡曰孤哀子而已矣、曰制而已矣、曰泣血稽顙而已矣、而言笑則晏晏也、睹其外貌、則傑然衰冠而已矣、而內皆纖縞也、飲食則厭酒肉也、寢處則安房帷也、夫且靦然晏會而不知恥也、預人閒事、餔餟公庭而不知其非也、有三年之名、而曾無緦小功之實。而猶欲非且笑天下之人可乎哉、文帝雖更三年之制、然有短喪之名、無短喪之實、歷觀漢代之主、並篤于所生、故死而皆以孝謚、非苟而已也、昌邑入繼、以尊則天子也、以親則非所生也、徒以居喪無禮、私買飲食、爲大臣所奏、至不能保其九五之位、則漢廼嚴于喪制、非弛喪制者也、陵夷至于魏晉、一時風俗號爲頽敝、而劉隗所奏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東閤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廬江大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及同晏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並應時罷黜、故謝安石期功之慘不廢絲

竹、則王坦之致書苦諫、至往復再三、故同宴者且不免、則喪主可知、朞功之喪、曾不得少假、則三年者可知、六朝之敝也、而猶得于喪若此、則三代以上可知、何圖至于今日、雖號稱名賢、行若禽獸、曾不省察、視冊不之規、有司不之罪、誠舉所謂三年喪者、與古齊宣宰予之流、絜情而量實、已不可同年而語矣、又何暇談姚虞稱曾閔哉、夫孝者百行之原、喪死尤孝事之大、一端虧損、百行莫救、故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唯送死

可以當大事。何得不求其實而徒鶩其名。曰大夫必三年而後服官。士必三年而後出試。三年則三年矣。試。回思。三年之中。服食何如也。居處何如也。有不背汗。交流。錐心刺骨。踊躃無地者乎。故古之期母而三年父也。非薄于母也。父在則禮然也。況乎非適母而生母也。然禮雖殺也。而情彌篤矣。今而不然。禮彌隆也。而情則薄矣。故古人之于親也。似厚而實薄。古人之喪親也。擗踊哭泣而已。今則盛集僧尼伶優。以悅里耳。夫僧尼伶優之爲

費。非不繁多也。然而未若擗踊哭泣之至也。古人之葬親不憖棺而窆者。今必擇地擇年且備物而後葬。非然則寧久停而不葬。夫擇地擇年備物而後葬之。于親非不厚也。未若懸棺而窆之可速安親魄也。非唯事親爲然也。古之稱朋友者以字。今之稱朋友者曰某翁某老。古之于朋友多規。今之于朋友多頌。夫翁之老之而多頌。似厚矣。然未若稱字多規之眞篤也。古之飯客者有以蔬食。今之飯客者必備味。不備味。寧弗飯。備味非不厚也。未若蔬食之可以速飽也。

古之于妻也。帝三世出。今之于妻也。舉世無一出。不若三出之可以肅違也。古之昏者六禮備。然不過數金。今之昏者未能半六禮。已不下數千金。夫數千與數金之爲厚薄易知也。然不若數金之速時也。古之嫁女者荊布而可已。今之嫁者必珠玉綺繡光耀白日。迎奩之舟相銜而進而後嫁。夫珠玉綺繡之于女誠厚矣。然不若荊布之貴德也。種種薄俗。自謂能勝古人。而已不如古人遠甚。吾故欲顧今世之士之稍知道理者。凡事皆求其實。毋徒鶩其名。而況終天之

痛乎哉。僕昔年喪父。隨俗習非。不能循禮。直是千古罪人。然每當賓朋讌集之日。亦未嘗不良心中發。頭面赤膨。坐者怪之。自後毎近先人忌日。輒斷腥一月。然亦何能贖吾罪之萬一。此僕已覆之轍。故敢拈示吾同志。以爲殷鑒。嗚呼。士苟念此。則時蹈水淵。又何敢非笑人之有。

死節論　　陳確

嗟乎死節豈易言哉、死合於義之謂節、不然則罔死耳、非節也、人不可罔生、亦不可罔死、三代以前、何無死節者、非無死節也、無非死節者、故不以死節稱也、三代以後、何多死節者、非多死節也、無其死節者、故爭以死節市也、何以言之、生死極乎常事、人誰不死、絕無足奇者、要善其死之爲難耳、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孟子曰生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兼則舍生取義、皆推極言之、是故

義可兼取、則生不必舍、仁未能成、而身亦不必殺也、由賜未悟、心疑管仲之不死、夫子盛推管子之仁、而終黜匹夫匹婦之小諒、孟子亦言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故參觀一聖一賢前後之言、而談死節者可以鏡矣、殷之三仁只有一死、然比干之死、紂殺之耳、使紂不殺、則比干者終與微箕同貞同宅、必不死也、惟孤竹二子獨能自立名行、不食周粟、窮老西山、故孔孟常稱其餓、蓋紂雖暴、君也、武雖聖、臣也、何至使八百諸侯同聲一詞、冠帶之倫、服膺新命、向無夷齊之餓、則天下後世尚復知有君臣之義哉、此抗古以來一大砥柱也、故古今談節義者、必以夷齊爲稱首、烏虖、若二子者可謂真節義矣、然夷齊之所以爲夷齊、只在窮餓節。如是止矣、不必沾。沾以一死爲快也、使二子而亦若後世之不食七日而死、不成夷齊矣、子長好奇、猥云餓死、遂使學古之士信孔孟不如信子長、不亦悲虖、夫以二子之義、即優游西山之下、竟以壽終、巳大節凜然、照映千古、何必死、蓋惟其不宜不死不十亂不三監非殷非周非仇非后伯叔逍遙西

山終老、求仁得仁、斯其至也、而復何慷慨之足云、凡古餓者、只是窮困之詞、孔子稱夷齊與齊景之千駟相提而論可知、只是貧耳、故詠詩嘆美不以富而以異、孟子謂七十非肉不飽、不飽謂之餓、夷齊之餓、不肉食之謂也、即何嘗許其兄弟捐軀同殉國難者乎、春秋褒善之文、舉其大者、遺其小者、如其餓死、則死大于餓、不當但稱其餓也、即叩馬之諫、采薇之歌、或傳好事、或采軼文、何可憑斷、且二子自北海來歸、巳與太公同稱大老、後西伯死又十三年武始伐紂、則

二子者已皆皤皤期耋之年，天下而無不死之人，二子安得獨不死，只不是餓死耳，自此義不明，而末世好名之士，益復紛然，致有赴水投繯仰藥引劍，趨死如鶩，曾不之悔，民子殉父，妻殉夫，士殉友，罔顧是非，惟一死之爲快者，不可勝數也，甚有未嫁之女，望門投節，無交之士，聞聲相死，薄俗無識，更相標榜，虧理傷化，無大于此，近世靖難之舵，蓋謂慘毒，方練之族竟踰于百，一人成名，九族摧首，何可說哉，甲申以來，死者尤衆，豈曰不義，然非義之義，大人弗爲，且人之

賢不肯生，不具在，故孔子謂未知生，焉知死，今士動稱末後一着，遂使奸盜優倡，同登節義，濁亂無紀，未有若死節一案者，真可痛也，即又何云三代以前無非死節者耶，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錄此其選矣，生有所以生，死有所以死，如四時陰陽，更相禪代，不爽毫髮，正所謂與天地同其節者，乃真死節者也，即向所舉箕微夷齊之節，各有依歸，微箕志存宗祀，故受封而不辭，夷齊志扶綱常，故辭祿而靡悔，要之四子易地皆然，節如禮節，揖讓進退之不可踰咫尺也，節如音節，高下疾徐之不可差毫忽也，若繇是推，則三代以還，死不失節者，蓋亦鮮矣，昔人有云，東漢之節義，不若西漢，良有以也，古人見其大，今人見其小，古人求其實，今人求其名，人心之淳漓，風俗之隆替，繇斯別矣，然則今之所謂死節者，皆非歟，曰是不同，有死事，有死義，有死名，有死憤，有不得不死，有不必死而死，要以無愧古人，則百人之中亦未一二見也，忠矣可謂仁乎，曰未知，而何易言殺身成仁之學乎，古人學道只如布帛菽米，日用靡間，猶難言純熟，

今人皆有意求之，何易可合，果成仁矣，雖不殺身吾必以節許之，未成仁，雖殺身吾不敢以節許之，節也者，不可過，亦不可不及，故曰中節之謂和，豈惟今罕其人，子固言中庸之德民鮮已久，蓋言中節之難也，

思舊錄陳確字乾初海寧人于先師門下頗能有所發明余丙辰至其家訪之時已病風不能下床信宿而返乾初以大學層累之學不出于孔子爲學者所諱不知慈湖已有是言古人力行所至自信其心不須沿門乞火即以圖書爲怪妄大學爲

別傳言之過當亦不相妨與勦襲成說者相去遠
矣

明文授讀卷之八終

明文授讀卷之九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讀

論四 經學

春秋論　彭輅

予讀春秋而知胡氏之傳鑿且妄也彼不得孔子之意而謬爲之說者胡氏也夫春秋雖孔子所作乃孟子固已言之曰其文則史矣故句折而字屬皆魯史之舊文而其筆其削則裁自聖心之義也義出於孔子書成於孔子故稱孔子作之云爾由其著義垂訓

大懼乎亂臣賊子是聖人無位者維傾戢亂之功故不曰定而曰作也彼魯史雖有舊文假令不經孔子勒定卽悠悠然與乘檮杌並立俱廢孰知魯有春秋哉由此言之謂之作亦宜也春秋有爲人君父之道焉有爲人臣子之道焉所指爲亂臣賊子者非必身陷簒弑甘心君父之謂也凡專政竊權擅興師旅僭主會盟締外交植黨與朘削其君之土宇人民以自封殖與夫負邑而要挾國以拒皆臣之亂子之賊也仲尼於是歷歷書之以垂世誡俾回僻之跡邪逆之

名章灼於數百載之後若可得而戮骸洿墓罪及其亂裔然者甚則拂其意而誅之抉其微而闡之故亂臣賊子以懼而罪我惟春秋斯當年筆削之旨也或曰然則何以必其盡魯史之文而無所竄易哉曰昔周之先王詩書禮樂之澤漬波於天下海內賢者能識文武之大其不賢者猶識其小而魯自姬公伯禽日以秉禮之教鼓厲其國人故魯多君子自古而記之況世居掌故之任者乎周有史佚而下多聞而蜚與者曰倚相克之流纚纚不乏齊之南史兄弟爭死

其官則周齊之史固有足觀矣而世所最著稱者惟曰在晉有乘楚則檮杌是乘檮杌之善他史俱莫及也若魯之春秋其斟酌經緯蘊藉囊括義密辭嚴剌鉞褒衮又超軼於乘檮杌之上故孔子睹其可采可據遂因而修之獨其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彼以史爲職者必鉅細臚列捃摭不遺聖人曰是蕪而贖不足以訓天下與來世故第取其切於彝章政務之大所謂典敘禮秩服命刑討者而後筆之爲書約之每歲不數條餘悉在所削焉是故即述爲作因史成經事

半而功倍也審如胡氏之論曰聖人多革而不因安在其爲文之則史耶胡氏者謂聖人道淵德博一屬辭比事輒異於人詎知是非之公野夫里婦所共有皆可以據事直書若魯之史臣其發凡起例立言之妙則所專攻而世習也夫孔子固神聖然耕不如老農蓺不如老圃故使孔子而爲詩必不能加於閭巷之謳吟婦女之哦諷如關雎芣苢草蟲燕燕諸篇也使孔子而爲書必不能加於二帝之典三臣之謨與禹貢分州濬川之撰次也使孔子而爲史必不能加

於魯春秋之舊發凡起例專攻而世習也何者物各有其至至則何可以加也孔子之因舊文而無竄易者以此然所芟刈訂權僅存其百一蓋法以爲權道以爲衡陰陽以爲端象緯以爲記聖心精蘊參貫其間游夏尚不得與而況於後之儒者又況於鑿以爲儒之胡氏胡氏之鑿不可縷數吾茲得其槩焉其傳春王正月者曰以夏時冠周月夫孔子周人也修史之時非爲邦之日曷爲舍周正用夏時身冒僭亂之魁乎其傳西狩獲麟者曰文成麟至大近乎妖矣左

氏親見國史者於隱公之元年傳之曰春王周正月及獲麟之事僅曰商鉏獲之以爲不祥將賜之虞人仲尼曰麟也取之而已竊意獲麟之後世故倉儴嘗之江河愈下仰視周平王之四十九年倏已更一古今運會此而不爲絕筆將何所底止乎胡氏又動曰春秋天子之事無其位而操南面之權玆又妄乎妄者也夫申周天子之法以繩其下則盟會征伐出自諸侯大夫陪臣皆罪也伯者假尊王之名則姑有取焉何必託柄於素王恣意於誅絕哉吾故嘗曰胡氏之傳乃胡氏之春秋非孔子之春秋也

詩論

顧起元

詩之爲道也與四經異主文而譎諫比物而托悰遊衷要眇其詞惟達者能得其意於言之外而固者或反失其意於詞之內故曰以意逆志是謂得之逆之者之得之明夫順之者之失之也而顧有亘千百年未睹其秘未發其覆者則以世儒守毛鄭之訓詁爲功令而不能逆探作者之心於千載之上以是承訛襲舛遞相臚傳而終不悟可歎也宋儒誤認夫子鄭聲淫之一言遂謂鄭風所存皆爲男女期會奔佚之情謔浪嘲哳之語其失固已不待辯矣乃若周南之漢廣野有死麕邶之谷風衛之氓其語皆爲婦人女子而解之者遂真以爲人之道婦人女子與婦人女子之自道也夫是諸詩皆所謂采于太史陳于天子肄于樂正奏于房中歌于賓筵者也西漢以下鐃歌鼓吹已爲非古而旨必雅正詞多典則不聞以閭巷纖詞領于天子之樂官也曾謂三代之盛而乃以後世秋胡之行孔雀東南飛之曲與清廟之朱弦疏越分曹而奏者哉古之賢人君子有所不得志于君臣

朋友之間或思有所諷焉以匡其失或思有所諭焉以白其衷而其意又未可以顯言而無諱也于是托情于閨閫以寄吾蹇產悱惻之思谷風安知非以明播棄之亡辜氓之蚩蚩安知非以懲匪人之不終比而必拘其詞以爲婦人所自作則亦固滯而不通淺跡而亡味矣喬木之思或借以暴其緇衣之好白茅之求或借以揚夫泌水之貞而一溺于閨門遂謂聖世眞有援琴索偶之夫投梭拒挑之女不亦遠于情哉離騷作于屈原楚風之變而爲賦始者也以宓妃

有娀帝之二女比君與賢臣而已媒蹇修以求之蓋原去古未遠故其賦猶有國風之遺意使非其述敘明炳比興間錯則後人又將泥其語以爲原眞有神女之遇而湘君湘夫人之歌與後世之洛神無以異矣曾謂毛鄭之爲詩與高子咸丘蒙有以異哉嗟乎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本以諷王之淫也而後世乃實以王之東家有踰墻相窺之佚女司馬相如美人賦本以刺巳之惑也而後世乃眞以相如之國中有弛服求驩之宕婦近代尚然何論風雅作者之深心往往沉貍埋鬱于千載之上宜孟氏有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論也

先夫子書嬾眞草堂集顧起元字太初江寧人累官至國子監祭酒博學以徐庾爲根柢故其文好用排調下者入於事類賦修詞之過反多俗筆

禮論　楊兆京

禮也者聖人持天下之大權而隱於無形者也禮起於人心之有所不敢聖人因而止之禮緣於人心之有所不安聖人因而用之所以勇怯智愚至此不知何故咸俛首却步而不能踰此聖人之神化藏于迂濶繁重之中人罔莫得而知也今夫天下之大必非一人之力所能勝也亦非嚴刑峻法所能齊一也至治之世君臣相安兵革不試若有繩尺以束之誰爲之與至秦并天下始一任其威力以愚黔首焚滅先

王之禮樂惟恐其不盡不旋踵天下群然而爭而後知先王爲慮之遠也且天生民各有無涯之欲也苟窮其欲而不爲之止則天下必無有安于人下者矣先王于是命名以定之陳數以紀之自后王以至于臣隷各隨其才與分之所至而莫爲之競所以悅其耳目攝其心思者童而習之白首而不解其故不惟君父樂得其尊臣子亦樂得其卑此豈勉强而然與嘗試執徒隷之人而被之以章服不必刑罰隨其後也已亦驚顧而不敢居矣子弟坐乎堂父兄趍于側不必斧鉞以誅之也已亦跼蹐而不安矣先王知其有不敢與不安之心而後知民之可以禮御也故因其一念而衍之爲節目制之爲度數其說愈繁其事愈賾而此不敢與不安之心乃愈著明于天下而不可隱于是推之天地通之鬼神凡吉凶軍嘉之事遠夫一旋一折之間莫不從而爲之説非眞有所準則而分毫不可缺也先王以爲禮緣義起必如是而後快于是賢者思其意愚者習其數以爲先王之制如是其不測也孰知皆出于不敢與不安之心哉先王

又知人心之不一也既制禮矣則又起而損益之隨時而起隨地而起時之所趨不知其端或始于朝市或出于閭閻衣冠言動創于一人群焉樂效積久而風氣移易雖有神禹莫能禁止此其人皆知雕萬物是以奪先王之權者也故先王畏之戒之而又無可如何也于是因而利導持其本不爭其末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何必古之是而今之非與此禮之因時而起者也若夫中國之制不可以治　燕齊之俗不可以施吳越彼其聞見之所習風土之所宜性使然

矣、必欲強異以爲同、則必至于扞格而難通、天下不知禮之樂、將以爲先王之禮抑何其不情也、其勢亦終莫之爲奉行、易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此禮之因地而起者也、因乎時因乎地、而一因乎人心、雖有剛柔智愚、孰不樂爲之用哉、

先大夫子書潁陽集楊兆京字璐月蘭水人文有秀色

樂論一

沈一貫

夫禮樂之來、皆由人情生也、人生有欲、欲而不理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以養人之欲、使欲不窮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理而長久、是禮之所起也、先王惡人之亂而制禮以養之、又制爲鐘鼓管絃以縱之、方禁之于此、而復導之于彼、則禁不勝其導之便、而勢復亂、先王之意必不然、凡樂之來由人情生也、與其欲而俱有、是先王之所欲禁者也、而不可以禁、則因而爲之度數、與人相得而久長、是先王意也、傳曰、治

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益多、治益久、所樂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飾人之樂、君子以謙退爲禮、以減損爲樂、然則樂之貴減損也久矣、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于中而發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樂爲、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也、類小大之稱、比始終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然則樂之貴不相奪也久

矣樂也者動于內者也禮也者動于外者也故禮主其謙樂主其盈禮謙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謙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進也者謂自勉強也禮主于謙而不勉強則畏而不行故禮之有報者尚往來也尚往來則勸進之道也禮之所以美也反者謂自抑止也樂主于盈而不抑止則蕩而無守故樂之有反者曲終而還奏始也還奏始則抑止之道也樂之所以爲美也然則樂之貴抑止也久矣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

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皆不減損而相奪不自抑止之過也嵇叔夜言之善音者其言曰鄭聲音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禦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瀆其聲絕其太和不窮其變捐窈窕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大羹不和不及勺藥之味也由是言之天下惟理可窮其妙欲豈可窮其妙哉樂者耳之欲也猶色者目之欲也味者口之欲也是皆可節而不可窮者也故墨子矯俗

論而非之強國奪職者其倡優拙後世好治之主政患其解大樂不作久矣天下亦不大亂嘗夫目之色口之味惟患其耽敬患其眛哉夫禮與其奢也寧儉樂與其解也寧不解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知鄭衛之俗果妙于音然非聖人莫能進中和之極謂之門正必在所損人情日鶩于益益則不正必損之而始正也由此言之樂雖所以和天下實所以節天下其理可睹矣

樂論二　沈一貫

唐太宗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于此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今二曲具存朕爲公奏之公豈悲乎魏徵曰古人稱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音聲也溫公不以太宗爲然非之曰齊陳

亡國之音豈奏于庭烏能變一世之哀樂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于今而謂樂無治亂必若所言則五帝三王之作樂皆妄矣予謂太宗之話固可非而溫公非之未得其解請賛一言夫樂之來非聖人作也不知其作者誰而世習傳之聖人因而正之以爲教也故使天下無樂何足爲治累惟天下有樂而無節于是乎爲治累凡治之隆不由樂而治之替未嘗不由樂今取咸英韶濩而日奏于庭鳳凰何由儀百獸何由舞何解乎百姓之愠何阜乎百姓之財何降天神出地祇樂誠不能隆吾治然有君臣于此放鄭聲矣屏衛音矣撤陪陳之曲矣徹日取咸英韶濩而奏之于庭引宮刻徵旋而聽之不謂之荒淫不可何也樂則咸英韶濩而樂之太過卽鄭衛陪陳已不必鄭衛陪陳可以亡人國而咸英韶濩未嘗不可亡人國故謂樂可以隆人治吾不信也況夫勢之所趨必將峻宇雕墻豐膳甘槃糜麗婢媛珍奇怪愉聚而稱之于是乎荒廢政事疏逖臣民慢神怠祭蠱政奢汰而謂治不從此替乎以是而言太宗之論未全得矣其曰

愁苦之民聞樂而悲魏徵和之曰誠在人和不在音聲則未嘗非也或曰若是則廢樂可也而二帝三王之有樂何居余曰聖人治天下必探人情之所趨而終爲之備脫民于愁苦而登之于和人情脫愁苦則趨安樂今夫百姓年穀屢登家給人足肯兀然無所勞苦而已乎士大夫燕饗祭祀玄黃既陳肯寂然無以相歡笑乎樂必作矣樂自此作而世未有王者爲之制于是乎新聲繁絃哀笳急管嘈切日進淫哀日新方是時雖王者亦享豐履泰思窈窕以得意擬大

鼓撞大鐘、蠻舞夷歌、雜然而陳、不能自禁、苟曰苟免愁苦而置不用耶、記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夫取咸英韶濩而欲移後世爲古、誠不能、若取桑間濮上而移盛世爲亡甚易、至于善蕩易亡、而後信樂之關于風俗大、關于風俗者大、而起教也微、是以天下未有樂、聖人不敢迎而導之、天下既有樂、聖人不敢隨而張之、雖爲之和樂以過之、實爲之制度以節之、此二帝三王制樂之本意也、

先夫子評沈文恭集、有吾之文無事鎚鍊而疎爽老練

躭詩論

張治道

正德辛巳、客有謂作詩無益、鄙而不爲者、因作此以答之、且以發舒己意爾、何物隱者、苦思躭吟、寒暑弗輟、饑餓罔聞、得之則悅、弗得則患、無我先生見而問曰、詩何物耶、而子躭之深也、余聞富貴者修身之符、功業者名譽之本、二者生民之所急、世道之所先也、若詩者、虛言而寡實者也、子何擯實用而苦虛辭、捐修身之符、忘名譽之本、棄其所樂而躭其所苦哉、何物隱者怫然怒、赧然笑曰、子但知詩爲一時之虛言、而不知爲一身之實用、但知作詩之苦、而不知作詩之樂也、且詩者本於天命之性、原於人情之宜、合乎日用之常者也、肇於唐虞、演於周、盛於漢魏、枝蔓於六朝、而變於唐、雖體裁不同、而引情發性、未始或異也、今之詩、即古三百篇之末流也、國風歌于閭巷、二雅陳于燕饗、三頌奏于郊廟、由此觀之、人情非詩不宣、神明非詩不感、風化非詩不行、此特其大者、若夫喜非詩則怡悅之情遏而不流、怒非詩則怫鬱之懷結而不暢、哀非詩則流而必傷、樂非詩則荒而必淫、

此詩之大段也、方其思而未得之時、情隱于未抉、思泯于未抽、四時運于無迹、萬物藏于無形、鬼神莫窺其際、造化莫測其情、斯時也情滯于無方、性懸于無向、怔怔忰忰、繹而未形、翳翳軋軋、感而未通、收視返聽、曈曨朧朧、瞑目涵慮、一志定情、雷霆震之而不懼、魑魅促之而不驚、五音六律、耳無所聽、趙女燕姬、目無所營、又不足以養心一志哉、及其情與物觸、應與感通、五情畢具、萬慮皆萌、拈而成句、屬而成章、手舞足蹈、自莫知其所之也、詠造化則收藏顯伏、陰陽失

其權衡、詠山河則峻秀吞吐、流峙失其標格、詠草木禽獸則殊形異象、歲功失其運用、詠朝廷軍旅、則尊嚴威武、朝闕不足以爲尊、劍戟不足以爲利也、不亦補造化而助歲功哉、且庇身奉欲者富貴也、顯身揚名者功業也、斯二者內有所求、而外有所制、得之固足以償欲、失之亦足以罹禍、趨而成貪、躭而成黷、盡而成困、覆而成敗、位不相與、分不相親、若詩者則不然、取于內而無所求、感于外而無所制、斂情于一心、而人不病其拘、放情于六合、而人不責其蕩、隨意而

安、而人不指其貪、奇花異草、因材而取、而人不議其黷、情淹慮滯、思而無所、而人不斥其困、意躓情蹶、蕩而無歸、而人不鄙其敗、若夫崇山峻峰、隱秀埋靈、詞客匪遊、騷人匪經、品題不及、吟咏不行、斯時也覽勝者不之其地、採異者不列其名、山嶽俗而無靈、草木慘而無精、使顏謝經麓、曹劉升巔、見景生情、逐意成篇、模靈寫奇、呈怪探玄、記之典籍、勒之巉巖、當世傳其奇、後世慕其異、山靈載悅、草木生氣、一經品題、傳之萬世、若夫朝廷之上、君臣胥悅、燕饗時行、殺核未

微、情鬱抑而未伸、心盤桓而未泄、當此之時、工師獻頌、大夫呈章、宣德達情、馨祝闡揚、來遊來歌、爲龍爲光、管絃失序、琴瑟匪張、于是使瞽盲歌詠、載之典籍、傳之百世、諷詠無斁、若夫郊廟之間、焚燎既舉、鐘鼓載陳、尸祝無語、神明感而未通、宗祊求而無所、當斯之時、繼之以歌詠、奏之以篇章、一唱三嘆、美哉洋洋、神人胥悅、如在其傍、若使載我清酤、潔我牛羊、歌詠不行、神靈傍徨、烏足以動幽達明哉、若夫戍夫遊子、度隴行關、涉彼危濤、陟彼崇山、卒然相遇、會面承顏、

哭泣不足以爲哀笑語不足以爲歡也當是之時述別離之苦詠行路之難攜手行咨載歌載嘆山川忘其跋涉流離忘其饑寒也當此之時縱使有金帛之贈車馬之觀卒然雖悅別後成塵紙非可錄客非可陳又烏足以道情感人邪至于棄婦寡妻窮房遠處寄怨含嗟寂寥無語明月當戶凄風飄杵心搖搖而靡依淚涕流而如雨縱使琴瑟在御笙歌置前怨結靡釋情抑匪宜當此之時竭精抽思操觚染翰與與時旋倏然成篇幽閨忘其寥落浩嘯奪其悲凉也由

此觀之詩也者所以宣鬱悒之情達和平之氣者也使富貴可畧功業可忽唐虞不必有慶雲之歌周公不必有東山之詠四詩不必傳百代不必重也嘗聞好爲險者以行坦爲勞寶敝帚者以懷珠爲賤人情不同不可强而一也由今槪之窮山窮島不如朝闕之榮也荷衣葛巾不如冠裳之華也吼雲嚼芝不如珍鼎之美也刳腸涸腹不如談笑之樂也造化忌其鍾鑿鬼神畏其嘲詠山靈避其探索花鳥愁其形容宜乎知道者之所不取養玄者之所深惡也若夫騷人墨客栖身獨處于烟島之中青山壁立明月高懸涸澗哀猿雲林霧散凄風有聲悲鶴無侶富貴者之不少安功業者又豈肯暫處哉于是抽我幽思發我秘藏探異索奇飾藻麗章山不藏幽草不匿芳倏然成篇與造化而翱翔世不與爭物不與妨也斯時也朝闕之尊嚴孰若海島之放曠冠裳之華美孰若荷衣之拓散肥體滑膚孰若刳腸涸腹者之無災喝呼叱咤孰若捫心與日者之無怨鬼神喜其闡揚山靈悅其標榜造化與其流通也又孰苦而孰樂哉無我

先生頓然悟縮然退曰若余者誠所謂飽死鼠而笑人之鶖待者也不亦謬哉

先夫子書太薇集張治道字孟獨關中人正德甲戌進士刑部主事不久棄官專心著述雖盛稱何李然其文自是正派

卷終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讀

論五

許行論　沈一貫

言不可以一端盡，固有甚無謂可嗤，而適於事，許行之市法是也。予少時誦孟子，直可無辨耳。既游於世，而見許行之說，曷嘗不用於今之世哉。先王建萬國，立五等，豈足以盡天下乎。建五等後，雖聖賢復起，無所得封也。夫海內聖賢豪傑，大小不倫，必非五等所能盡，而後世聖如孔子，不得與管蔡並命，是先王輕重長短之價亦不酬矣。方今亦然，天下戶幾等，鄉幾則賦幾何，區以別矣。而或連數州不異其征，學校之額，郡四十，邑二十，不問其才，鄉試之選，大省九十，次或七十八十，亦不問其多寡消長，而大都一例推之，他事亦莫不然，此亦巨屨小屨同價也。蓋張弛任心，上下在手，則人無固志，事鮮適從，趨必取多，避必就寡，爭訐攘訟，於此為繁。舉大物之道，政不必寸寸度銖銖稱也，必論其當，則捐揚之上駟，幾與冀涼之下

駟等，北郡之正供，幾與南邑之贅餘等，雖有至精幹明察吏，費日損功，何能揆其亥，取天下而紛更之，利未見而害已聞，一治之不能，而百亂之多有，曷不較若畫一，而令談者稱故典哉。闗石和鈞，王府則有，不亦可與。且使賢者不能行其志，雖病，而能使奸人不能遂其私，大利也。許子之道，以物就價，不以價就物，未嘗不可，雖三王猶用之也。自市官之法廢，而苦窳濫惡之偽與。韓伯休曰不二價，不能信於女子，蓋習俗久敝，一忠信不獨行。然今天下居物行貨而守價不移者，人亦不少，顧有所自立以成其名也。由此觀之，許子之道，未為不行，而天下之理，不可以目前限也。

管仲論　　楊鏘

自古雄才實學、義正志明、建補天回日之勳、樹翼戴匡扶之績者、無如管仲、周自昭王南征、膠舟不返、荊人以蠻夷賊其主、此時去成康之世幾何、天下固全盛也、王師會同之邪、凜凜於明罰敕法、罔有敢也、士馬物力、又不啻十百於江南也、吾意普天同仇、枕戈泣血、汚瀦芊氏、以報天子、怒猶未息也、乃恬然相安、漠無一言、是舉中國俱無肝胆矣、不待幽厲平遷而奄奄氣息、決不復振矣、獨管子生周中葉、爲血性丈

夫、痛心疾首、奮然以匡救爲己任、不暫其身、善用其主、作內政、寄軍令、生聚教訓、招懷輯睦者二十年、人心已孚、兵食已足、號令已明、乃始鳴鐘擊鼓、振旅南向、問昭王之故、當時諸侯一聞此言、如夢乍覺、方知先朝有此未了之恨、楚君相亦相顧駭愕、方知先世負此不貸之辜、幸事涉久遠、尚可設詞抵塞、而齊亦知其極重難返、姑聽其納款輸貢、俾榮賜上蔡間粗得安枕而後徐圖東京之方物、此其心刻刻在王室也、試視北杏以來、諸侯作信作猜、旋輯旋渙、始驚其

創、咸懼其無成、繼幸其成、復忌其強盛、豈幾許圖回、幾許收拾、僅乃不負初志、英雄敏乎、結作巍然、仲西何人而畀其功烈、吾不知處仲之地、任仲之責、將何如排擁權而後云可也、夫霸者伯也、方伯連帥之長臣之名也、商命文王爲西伯、專征伐、豈文王亦雜伯者乎、彼齊之所以明目張胆於楚者、固曰周有成命、五侯九伯女實征之、楚亦知賜履之有所奉也、乃不敢以江漢衡、而謂齊無王何也、吾不服與諸儒辨王伯純駁之微、第借令孔子得志於魯、亦不過周公之

遺、中夾輔之命、介諸侯、安中國、攘　尊天王止矣、能進方伯一步乎、將亦謂孔子爲雜伯乎、孔子深知管仲之功、曰民到于今受其賜、曰如其仁如其仁、而孟子乃謂聖門羞稱、謂王齊反手、何言之易也、且夫以齊伯則尊周、以齊王則代周矣、或者戰國之周、業已可代、而孟子忿言代之、則春秋之周、尚有可尊、而管子極力尊之者、未足深鄙也、是小子之所疑也、後世惟孔明乃心漢室、故南陽一聯、首談伯業、皎然以方伯連帥討賊復仇之義望先主矣、必至丕篡而後

建帝號以存祖業其自許晉樂豈虛語也哉世儒徂於許伯之文而昧於伯字之義動輒曰仲胡不勉其主王噫陋亦甚矣夫並有二伯無五伯則吾鄉用脩翁辨之詳矣

莊子論

楊鏘

楊子曰莊周可無著此書也其言根本老子縱橫透徹極性命之數蓋謂機智開則巧偽生而憂患始直欲破混沌之智辯世網之攖而還之混溟之初也然而適所以開人之機智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蓋聖人愉其意而心愈熙姁姁低一着以程世愚一步以立言其於聖世之幻妄冷淡處不欲道破恐賢者得之益任其曠誕不肖者得之愈利其縱恣則非世道之幸也莊生誠欲游方之外守性命之宗何不離言語文字自比于古之沉溟乃昭昭然闡抉太盡徒爲後人開一頹惰放肆之惡門戶其尚未至於至人之域乎臾子楊讀莊子曰了不異人意蘇子瞻曰吾昔有見於中口不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由此推之不畏人參不透正謂盡決其防今夫慈母之愛兒子也見其近於井則惕之曰是不可窺其中有鬼見其弄果核則誡之曰是不可啣誤吞之則腹中生樹於是羣兒過井則是避手果核則不敢入於口有黠兒教之曰井安得有鬼腹安得生樹爲剖

斯其必無之理、又爲之寃非卹核以示其無他、于是羣兒競效之、謂慈母爲詐巳、畧無忌憚、而𣷹且啞者種種矣、故謂黠兒之言爲謬乎非也、其愛羣兒之心大異乎慈母也、大抵莊子生于周之末造、士大夫無復敦級愛惕之志、而聰明特達者、遂偃仰放逸以全其天年、其書亦氣運使然、然其中皆至言微言、與六經相發明者殊多、非莊子不能著此書、吾惡夫機鋒嗜欲、橫巾塡胸、而效雅莊子者也、

司馬孚論　方孝孺

斯道之在天下、猶日月之在天也、淫風怪雨蔽時而止、日月未嘗不行乎其間、亂臣賊子恣横乎世、而天理之在人心者終不少變、秦能滅六國之君、而不能使六國之民不思其故主、王莽能竊漢之位、而不能使海內之民一日忘漢之德、力可以服人身、而不可以服人之心、智可以擾人紀、而不可以滅天之道、先王所以欲明斯道于天下者、豈誠欲務迂遠難行之事以爲觀美乎、其意以爲苟徒用法以禁之、使不敢爲邪、不若使之各知斯道、自不能爲亂之爲愈也、周自昭穆以下、皆可以亡國、强侯鉅伯、環擁而迭興、皆可以兼并、然而卻視疎顧、莫敢發口萌犯上之言者、非其勢力之不及、特以斯道猶有存者、畏受悖道之名而不忍也、秦之土地兵力豈皆過于諸國哉、卒至于刼其主而不顧者、　之俗敎化不明、君臣上下不知道也、一家之敗、必始于不學之人、一國之亂、必與于不敎之地、天下之禍、常發于無道之國、先王必以敎化爲先務、而不敢忽者、豈苟然哉、曹氏以詐力

得國而不知所致當是之時斯道不明甚矣故不赦父子坐席未暖而司馬懿已瞷其旁而欲攘取之臨終涕泣托以幼孤少不介意則引其手而易其位如易偶人然公卿大臣迎合將順莫以為非積習既久介于弑君篡位以為常耳而不復恠蓋舉中國而從之矣而其宗室之中若司馬孚者獨悵然悲痛不忍與其謀子姪為天子而身為王公可謂尊顯矣獨慚愧若不忍居者身死于晉猶願為魏之貞士夫魏之亡已久奸佞小人若賈充之徒咸以為堯舜之禪無

以過而孚獨拳拳懷其舊君豈有所求而然哉吾以是而知雖大亂之世斯道未嘗亡國可以滅而斯道不可滅也求之二千載間生于逆亂之族而不為所從者三人司馬氏之孚武氏之攸緒朱溫之兄全昱皆能知篡逆之非唯攸緒辭位避去不受寵祿為最賢孚固非全昱可及然卒至受王爵而不辭其歸與全昱無異全昱故群盜惑于利而失其本心無足異者惜孚知忠而不知還義之方也使孚為魏而死謂之魏貞士可也魏亡而不仕乎晉謂之貞士亦宜也

既分土而居之是與師昭無別矣猶欲自托為魏臣其不智豈不甚哉雖然孚當廢弑之際不失臣禮使曹氏之臣皆能如孚師昭雖暴終不敢奪魏而自立也然則孚焉可少而斯道烏可忽哉

名士

徐應雷

所謂名士者非姓名流傳人人皆知其名之謂也蓋有天下萬世皆知其名不名名士夫伯夷叔齊之與齊景公也一則民到于今稱之一則民無得而稱焉然天下萬世亦莫不知有齊景公者豈可謂伯夷叔齊乃士而齊景公亦名士乎司馬君實之賢也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豈非天下之重名哉然同時公卿大臣其勢力之盛亦能使兒童走卒皆知其名豈可謂皆天下之重名乎博學能文章者或幾與名士

齊名而不名名士唐宋詩文偶然流傳人間者不可謂不朽之業推此以類天下萬世皆知其名而名名士者甚鮮也彼徒以科第仕宦為成名以交游徧海內冠蓋車馬充其門者為名士何也吾獨有感于古之名名士者袁侍中謂韓康伯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袁粲毎經傅昭戶歎曰經其戶寂若無聲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夫名下豈有閒人而曰門庭蕭寂曰寂若無聲無乃不知名者也則古之名名士非若今之名名士耶王孝伯言名士不必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夫痛飲酒何關于名而常得無事又無乃不知名者也且人知飲酒讀騷之名名士而不知常得無事之名名士甚矣其不達于孝伯之言之輕重也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夫名下應接勢必終日妄語而何以謂終日妄語非名士也王濟輕其癡叔湛所食方丈不以及湛湛取菜蔬對食晚與談易始知之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夫三十年不能使從子知而何

以稱名名士也崔瞻在御史臺獨食備盡珍羞有御史姓裴者何瞻食造之瞻不與交言亦不命匕箸明日裴自攜匕箸就食瞻謂裴曰昔劉毅在京口請鵝炙豈謂是耶君定名士此何以名名士吾以為客自攜匕箸就主人食者名士而主人不命匕箸亦名士也御史自攜匕箸就御史食者名士而癡叔取菜蔬對從子方丈食者亦名士也其傲然不屑一也由此觀之所謂名士者必非姓名流傳人人皆知其名之謂也然則士有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亦可謂名

士乎曰不可吾嘗覽故太史陶氏所撰題名記推夫子聞達之旨以論士曰達者爲士聞者非士聞猶非士況兆焉無聞者哉吾嘗太息以爲名言今不特在家在邦之聞乃至于天下萬世皆知其名且不名名士而況于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哉且今人謂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與草木同腐吾嘗笑之夫草之萋萋木之欣欣令人欣賞悅翫無已彼五十無聞者必不如草之萋萋也沒世不稱者必不如木之欣欣也此草木之不如而謂與草木同腐則不可彼其中豈

有名士乎然而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或能使人人皆知其名未有名士而不名者也故一鄉一國皆知其名不名名士而一鄉一國之名士必有一鄉一國之令名天下皆知其名不名名士而天下之名士必有天下絕盛之名萬世皆知其名不名名士而萬世之名士必有萬世無窮之名蓋姓名流傳至天下萬世皆知其名者僅知其姓名而已初非令名與絕盛之名無窮之名也惟名士必有令名與絕盛之名無窮之名苟非有令名與絕盛之名無窮之名不名名士而所以名名士又非令名與絕盛之名無窮之名之謂也何以故名士之名非名譽之名也名即是實不與實對苟有其實斯曰名士猶曰名教名理名言云爾炳若日月之謂名教通乎神明之謂名理至當不易之謂名言超然不凡之謂名士

先夫子曰徐應雷字聲遠吳郡人有白菴集二十二卷其文爽快無摹擬然學力不足

三民論上　　徐芳

或問東海生曰子爲三民之說有諸曰有之曰吾聞古之爲民四矣未聞三也子之稱斯言也何居曰子以爲今之埶者工乎稼者農乎貿遷者商乎而泚若紳士乎曰然曰若是子于四者析其名矣未析其實夫名則固已四矣若以實則士之亡亦既久矣吾語子今夫工各以其技受直于人雖甚巧不可以坐得食也農耕于田而商轉貨于國其贏詘亦視其能與勤爲其業無足稱其于實亦未有改也惟士不然其

俛讀仰思不以爲聖賢之道也以爲進取之徑在爲其父兄師友之教誡不以爲爲聖賢之人以爲爲富貴利達之人則已也貧者挾策計算曰某所有良田美宅吾庶幾勉之富者轉相艷羨曰某之仕而斥產若干吾何以致之積鏹若干吾奈何弗若之也是故坐而聽其言善也起而察其行已非矣朝而獻其言于朝又莫不善也夕策名而其人已異矣吾見其有趨若蠅者矣吾見其有噬若虎者矣有以簞豆之細而操戈者矣有父子兄弟爭奪若讎敵者矣有以自

苦擾之于市者矣有以莽夜斮之于公者矣有托庇腑于胥吏輿臺之賤而不羞者矣有肆蠆尾于宗族鄉黨自以爲得志者矣有甘笑罵刑戮以徇之者矣有以千萬人之命斃一身以一身之計斸天下者矣問其師曰孔孟也問其書曰經傳也問其所學之道曰仁義道德忠孝廉讓也問其志曰以爲利也噫果若是而可謂之士乎吾直以爲商焉而已今夫工其受直以日爲程者也農勤動而耕及其既獲則亦休也惟商也無所休其早作夜思白首而不厭者凡以

爲利也今天下之士未有不汲汲于利者也夫果其汲汲于利也而可謂之士乎吾直以爲商焉而已故今天下之士非士也商也或曰天下大矣豈無守孔孟之訓以終身者乎可盡誣之乎曰有之是聖賢之徒吾不敢夷之士也然此一二焉而其流爲商者千百也夫名固將以表實也今之賢者一二而其流爲商者千百也而可謂有士乎

則直謂之三民已矣蓋士之亡亦既久矣

三民論下

徐芳

東海生既應三民之詰有進而笑者曰子何醜商之甚也東海生曰何也曰子以今之士非士也而商乎曰然曰若是則子之醜商亦已甚矣東海生曰有説予聞夫商挾貨而出操母以致子也歲得十二三焉若是則賀矣次十之一又次則僅保其母或竟以折閱有之矣其中否有時不可以力得其子之豐嗇稱其母非能以徒手取也其水犯淵瀞陸凌岩谷虎豹魚龍之與俱雪霜風露之浸淫櫛沐極人世之危

瘁黽勉為而莫之敢辭其自南而輸之北北宜之而非其苦之復自北而輸之南南又利之未嘗以為病也故其得無所爭而其失亦莫適為怨饒給萬物而不言功疏瀹四方之積滯而不見德若是而商亦何負於人乎其勞積如此以為利豈非最近於義者乎今夫士吾不知其何所挾以逆也其於世固將以利之然莫不見其為病也其自窮而達者甫得事而銛于苛邸夕已充于庭其自所職而踐更者此方饜于罪而彼之脊血又已狼籍也水旱頻仍而不知恤盜

賊宛轉而不知矜坐糜廩食而不知羞負赤子父母之望而不知省然且敲朴肆行搏噬惟意以筆墨為梃刃以桁楊為戈兵以肥民潤屋為赤白之丸以隸邑堤封為萑苻之澤選腴而出捆載而入而莫之敢議此與世之盜賊等耳而商豈有之乎夫商固未嘗非利也而商之利則固未悖於義者也而子以盜之類辱之是其為醜不已甚乎東海生曰有是哉雖然商非士也以為盜愈非士也士之無必矣則吾所謂三民盜益信信矣婆巷子聞而嘆曰或之言辨哉而

猶未盡盜掠于夜士掠于晝盜殺人人得而捕之士寃楚榜擊日殺越于堂皇之上莫敢仰顧也夫士亦幸不為利也如以利則其害卽盜亦安能盡之也

今之士未嘗不以母權其子然而不能保其母者多矣商之所羞也榜掠毒虐未嘗不如盜賊然而詐之見詐徒為上官聚斂不能充已之饕餮又盜之所羞也又評其懸榻編曰徐芳字拙菴盱江人崇禎庚辰進士出守澤州小説家手段能以趣勝其介處不減東坡小品

憤世論

楊鏘

古者英偉卓絕之士、負經濟之畧、抱治安之志、或生逢其時、或用乖其器、其一段牢騷憤悶之氣、不得已寄之猖狂沉湎悲歌痛哭、令人怪惡驚詫、意殊不屑而胸中實耿耿醒醒、悲天憫人、未能頃刻置念、如龎士元阮嗣宗者流、詎可測量乎哉、乃若吚唔俛嘿、雕肝刻腑、以謀鉛槧之業、其初念止為一身一家、幸而入彀、祗同空華、不幸而棄置、不過孤負幾句樸簌學子語耳、有何瑰異不得售而往往托之勞人棄婦怨

詘咄嗟、以爲千古奇傀、尚爲知類乎、或者負愆罔悛、途窮不返、而且詬世路荆榛、浮雲蔽日、以啄痏之復炘謬托於湘纍之悲懷、以豕瘧之態背自比於絡頭之神駿、其亦厚顏矣、故君子春不侈榮、秋不怨彫、憂人之憂而人不知、樂人之樂而人不與、非獨見其大者乎、

放言

楊鏘

嗟乎茫茫浩浩之古今、變變靈靈之造化、果只有人之一途乎、果只有綱常名教之一端乎、古聖人立言垂範、一依於謹確平常者何也、蓋身任世道之責、如宗子課家衆、第期勤儉克立、以無墜箕裘、未有教之幻骨肉、薄生聚、麾飯鶉結以為高者也、如塾師訓童子、不過訂其句讀、放之影做、納於端謹文雅、未有與之談出世之旨、離經毀方、絕聖棄智以為奇者也、即攰攰軌物、猶恐有佻黠之民、軼我防維、以鑿人渾沌、

而洪深要渺、為天地與吾心未應有、滿之精蘊、俱用不着、此莊生所謂絲除以經世者也、惟夫既隱矣、既察矣、遁其跡於四民之外、曠其情於萬物之表、沕沕穆穆、寥寥廓廓、不入類以亂羣、不比偶而立異、乃始得搜山川自有之欽奇、洩宇宙莫窮之祕密、一家可藏六合、廓覓使天下守經之士、駭以為怪、禮法之儒笑以為反、而因用以自晦、何也、唯駭益微彼之習於常、唯笑益見彼之遯於度、而後先王治世安民之大經大法、不以一二狂誕畸癖之人病、故言放先以隱、

言發先以清若夫肆吻而戀世華入祭而眸繩墨謂之惑世誣民可也

放言一 顧大韶

或問君臣父子孰大於域中乎曰何可孰也父子以身屬者也一成乎身則父子之位定矣至于終身爲已矣終身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吾身也君臣以義起以利合者也未成乎利未行乎義則君臣之位未定也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以名教言者也衆人遇我則亦衆人報之國士遇我則亦國士報之以人情言者也教從名生我不好名則教亦不得束之矣情從人生我既已爲人矣則沒世無離情之日也故世之狥名教而不近人情者皆所謂不及情者也衛蒯聵之難夫子曰柴也其來由也其死矣夫二子者非輙之社稷臣也故由之死以爲不得其死也孟子之於齊也亦既在三卿之位矣猶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我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進退猶然而死生可知已夫位爲客卿亦可謂國士之遇矣然孟子不以身許者何也我方以周召伊傅自遇而彼且以犀首張儀遇我則猶之乎衆人之遇也故孟子之處進退與豫讓之處死生其心同

明文授讀 卷之十 論 三十 味芹堂

也犬馬路人之說本乎人情合乎名教非有激乎言之也曰果若所云則御死轉上死制豈盡國士之遇乎曰非也國士而衆人遇之則以爲衆人遇我也非其分也若衆人而衆人遇之則其分也即謂之國士之遇可也農瀝汗而耕之工竭指力而成之商犯風沐雨而逝之士卒安坐而飽煖之夫何爲哉故居常則鳴柝而守望有變則執干戈以衛社稷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此天下之通利也亦天下之通義也又何逃爲語曰事君能致其身致身者以身許國之謂也

世之以身許國者三縉紳也將帥也併士卒而三也其不以身許國者六農也工也商也處士也併釋與老之徒而六也善治天下者收處士之良以爲縉紳爲將帥收農工商之銳以爲士卒其不求利於我者則聽之爲釋爲老使天下人懷其利人服其義致身者忘身不致身者各有其身則君臣之位雖與天壤同敝可矣

放言二

顧大韶

曰吾今而後知父子之大也曰又有大焉者子知之乎敢問其大曰朋友父子以身屬者也朋友以心屬者也人之身或殤或夭上壽百年而死矣既死矣烏在其爲父子哉若夫心則亘千古而不死者也故以君臣爲首者名教也爲善無近名則不仕無義可也以父子爲首者人情也太上忘情則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可也以朋友爲首者真心也且於心則無復之矣故朋友者五倫之綱也以堯遇舜則君臣而朋友

矣以文王遇周公則父子而朋友矣以文王遇后妃則夫婦而朋友矣以武王遇周公則兄弟而朋友矣不特此也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矣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矣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矣千古之善士斯友千古之善士矣推而論之雖佛氏所謂無量劫以前無量劫以後皆吾友也人無百歲以前之父而有無量劫以前之師亦無百歲以後之子而有無量劫以後之弟子何者彼以身屬此以心屬也世多無子之父而無不開來之道統亦

間有無父之子而無不繼往之學脉何者身羈者有死生而心羈者無死生也試以常情驗之進而不得意於君臣之間有不退而告朋友者乎入而不得意於父子兄弟之間有不出而告朋友者乎甚至肝膈之語忌諱之私有不可告妻子而可以告朋友者則朋友之大其無對於天下明矣曰若是則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古人又何譏焉曰否否我所謂朋友謂其超五倫者也謂其成五倫者也非謂其間五倫者也當老子之世其所友者僅一關尹子而已當孔子之

世其所友者僅一顏子而已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吾所謂朋友也若夫勢利相依名聲相慕又何友之足云曰若是則微逐遊戲者將不謂之友乎曰吾烏得不謂之友哉七十子之事孔子也若事父其喪孔子也若喪父而無服矣然而終不能爲之服者何也懼啓後世之爭也使喪服有師弟之條則世所謂句讀之師舉業之師百工技藝之師以市井爲心以交易爲道者將安所置之耶故聖人渾之而教之心喪焉夫曰心喪則其事之如父也與視之如市人也烏乎知之亦惟其心焉知之而已夫朋友亦猶是也

先夫子曰大節字仲恭常熟人其文健爽取法於卓吾之辨才而汰其游戲之調惜世無知之者又思舊錄曰仲恭文縱橫似國策月旦不稍假借邑人甚畏其口余于己卯見之其寱臆使者說敬十八房文於科舉之敝嘻笑甚於怒罵矣（百家私記仲恭即大章字伯欽諡裕愍之弟與裕愍學生）

士先器識而後才藝論　鄭淶

蓋聞才者寓理之具、而藝者顯道之資也、道備而器形、理明而識足、則器識者、殆才藝之淵泉乎、其器重而識沈者、其文必莊以醇、其器儁而識穎者、其文必英以麗、其器浮而識躁者、其文必瑣以卑、執是以相天下士、循其流、測其源、採其枝、卜其本、雖所蘊不同、未有、離、器、識、而、見、才、藝、者也、裴行儉之論曰、士先器識而後才藝、可云知所重輕、至謂王楊四子、雖有文華、難享爵祿、則是予之以才藝、而奪之以器識、非惟

不知才藝、抑亦不知器識矣、夫文章一道、上自唐虞三代、下迄秦漢六朝、其人之器識、與時隆汙、其人之才藝、亦與時升降、浩哉不可悉舉已、即以唐而論、唐興三百年、文體無慮三變、而昌黎爲上、燕許次之、王楊盧駱又次之、要之不離乎器識者近是、昌黎咀嚅道眞、排逐異學、而柳宗元皇甫湜等和之、故其文汪洋大肆、卒無抵牾於聖人、燕許二公、立朝頗有風采、故其文崇雅黜浮、氣益雄渾、若四子生於唐初、習沿江左餘風、故其文絺章繪句、揣合低昂、倘猶月露風

雲之才之藝乎、抑其器未適於道、識未臻於理也、而行儉乃以器識不足、才藝有餘、岐途而隲之、是不知四子之才藝、并不知四子之器識也、吾謂人之器識不同、而大約有三等、質甚沖和、德業悠裕、足以鎮俗而靜囂者、此器識之全也、天姿儁逸、機略穎邁、足以起頽而振衰者、此器識之偏也、外示沉重、內實躁浮、徒以同流而諧好者、此器識之僞也、四子雖非全德、要豈非儁逸而穎邁者乎、彼其懷挾異才、當女后之世、而抑鬱不得志、則形諸感憤、發爲激壯者、固應有

之、吾嘗讀王勃益廟之碑、楊炯從軍之什、照隣秋霖之賦、賓王帝京之篇、蓋惟其器儁而識穎、故其才英而藝麗、而顧目之爲浮躁、又目之爲淺露、不亦誣乎、夫行儉固史所稱有器有識者也、臨下以恕、而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雖文采未見、才名炳如矣、然方其居職少宰、所特獎進者、莫過蘇味道一人、而模稜兩端、實不副名、此其器識爲何等哉、行儉舍儁穎之四子、而取模稜之味道、可云不獲其全、反旌其僞者也、捧土揭木、而寘之巖廊之上、夫何益之有。行儉

負知人之鑒秉銓物之權若四子者哉其所偏用各有長而直以先器識後才藝一言斧而抑之說者從見炯之黜位盈川賓王之竄身霊隱王盧二子之不得令終遂謂儉言若左券而不知四子之沉淪於布衣沢沒於下僚齎志終身不克伸其才藝者皆行儉致之也夫許敬宗之奸邪而壽考獲謚五王之誅武興唐而竟死於難此豈可以器識定者耶彼於四子之貴賤壽夭亦偶合耳而卒以術數之論陷四子於浮躁淺露之中而莫之用其亦無辭於竊位之譏矣

且四子固未可以一槩論也吾嘗謂唐文最盛而其足以扶世教翼人心者不過二篇其一則昌黎之諫迎佛骨也其一則賓王之檄討武氏也當則天簒唐時羣臣莫不讋息歸命而賓王以一主簿從敬業而聲討之迄今誦厥檄辭慷慨悲壯凜凜有生氣會器識頗陋者所能為哉使行儉引而登之於朝吾知五龍夾日將復增其一矣況行儉非不知賓王者也向嘗徵為書記而薛諄養親固辭不就則移孝作忠器識可知而直以文華掩之甚哉先器識後才藝一語其不為蔽賢者所託而致傳頹之泝抑者鮮矣嗟嗟賈長沙王佐之才也不見合於朝則曰是少年新進者耳駱義烏忠義之才也不見合於時則曰是浮躁淺露者耳善哉乎天后之言曰有才如此而流落不偶宰相之過也吾以為四子之不見用皆行儉之過也嗟嗟行儉豈知四子之器識者哉又豈知四子之才藝者哉

張錫琨記先生字平子號蘭皐後號秦川琨師慈谿西梅夫子之父也副崇禎己卯鄉薦是科特詔副榜俱入太學肄業名試中選者即以興等擢用上授臺省下授知推先生中選在十八人中會有

忌者遂乞歸監國時以薦授按察副使入 國朝隱居杜門不入城市日坐書帶草堂課子論文暇則哦詩自遣黃梨洲夫子比之袁季源陶柴桑焉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校讀
男　百家

議

孔子廟堂議　宋濂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爲廟以祀之其可不稽于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卽位于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于阼階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

主人之正位也卒脀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爲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妥尸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爲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于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爲菆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于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于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尙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摶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旣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旣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蓋求神于陰陽也今用熏薌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

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爲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　也學校旣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群

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
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于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
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于國學設
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
等七十二賢配、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今也雜寘而
妄列、甚至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
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
家、亦厠其中、吾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
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

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
一切寘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
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
坐其下、淳祐初、張居程上、後因國子監集講再定、張
遂居程下、顛倒彝倫、莫此爲甚、吾又不知其爲何說
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
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
亦非、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係
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律所製大晟之樂、乃

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
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
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各于獻後飲福、卽尸酢主
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其
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瀛海
也、猶山嶽之祖崑崙也、今乃舛繆若是、則其他可知
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
自安乎、雖然此姑言其略耳、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
之無章、器用則襍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

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辯矣、建
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
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皐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
夷益傅說箕子皆可與享于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
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
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
益尊、三皇不汨于醫師、太公不辱于武夫也、不識可
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
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

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爲而不可也、

先夫子曰宋濂字景濂號潛溪金華浦江人翰林學士承旨謚文憲歐蘇之後非無文章然得其正統者虞伯生宋景濂而已其一時之師友生平之學力皆非他人之所能及也今欲舍景濂而以震川爲嫡子震川之學畢竟挹之易盡景濂無以爲文隨地湧出波瀾自然浩渺其大碑版似乎方板平實無動人處然整整而暇宋自樓宜獻而來多相

祖述危太朴集中大篇如此其在元時之文雖多奇崛而痕迹未銷入明之文方是大成也

先師廟祀議　　張鳳翼

夫禮莫大於祭而祭必有義、苟義有弗協、則禮有弗稱矣、孔子廟祀之典、皇祖于太學、已易像爲木主、而丘文莊林蘇州之見、亦不約而同、至嘉靖初年則又易王以師、而各學皆易像以主、蓋以大君有不世之資、大臣遭不世之遇、故更新于一時者、足以垂範于後世也、第其間尚有當更定而未暇者、致僭列廡議、禮而擇躬蓋者、不無取焉、嘗考魯論德行言語之科、非槩及門而論之、自從陳蔡者而爲言耳、不然何獨

遺于一貫之參乎、乃祀典遂據此而爲十哲、加以四配、仍以顏路曾皙孔鯉祀之啓聖之祠、彼從遊之士、路與晳最久、而鯉爲聖嗣、卽過庭之頃、亦有詩禮之訓、顧皆不得日侍夫子之側、是子越父而升于大成之殿、父避子而退居啓聖之祠、爰義方之訓者不存、而繩武者在列、親于其身而承面命者、或有所遺、而子孫之弟子、顧褎然位于前賢之上、于義協乎、于禮稱乎、司馬氏作世家、紀孔子在當時從遊者三千人、而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是高弟雖止于七十二而

三千亦皆弟子也未聞孔子獨以七十二人為弟子而其餘則皆揮之門牆之外也今所祀止于七十二人則大道為公有教無類者殆不若是懃矣後世有從祀之典躋異代之賢于往聖之域是舍答問之列而求私淑之徒使及門者不得從祀從祀者未嘗及門矣今有人迎尊賓者供帳具必先白日座有某有某然後賓乃赴苟尊賓已入座而素未識面之人源源而來則賓必以為瀆矣從祀之典將以崇後賢而適以瀆先聖遂于行禮之地為聚訟之門今日進楊

雄明日黜楊雄今日進安石明日黜安石雌黃于尸祝之項臧否于俎豆之間可以為禮乎必欲以從祀為當則吾恐道德功業恒相須者也則凡立德立言立功皆非有說于聖人之道者也乃後世之所取從祀者必以講學必以翼經而事功名節畧焉然則天下有不言而躬行者聖人之所謂君子也不無遺乎彼為子孝為臣忠或以功烈著或以節義顯史家之所紀載有不可枚舉者使其生于孔子之前未必不與泰伯夷齊並論使其生于孔子之時未必不與由求赤賜比肩獨以其無講學翼經之功而盡舍之可乎因其不可舍而盡舉之使從祀日亦不足矣愚意七十二人皆列于殿而顏路曾晳孔鯉仍躋而與焉兩廡則槩設以孔子弟子虛主以當三千之位而兩廡之下二門之內東西向設二小殿以分祀子思孟子其後世從祀者另于所產之鄉或所寓之地特建專祀酌以時祭使食其講道翼經之報不必從祀而後為尊崇也方今紛紛請從祀以為國家之盛典愚謂指是以為粉飾太平之具則可果欲聿成盛典則

不當汲汲于從祀而當汲汲于定祀不當以從祀為尊後賢而當以定祀為尊先聖固不必以後賢而從先聖亦不必以今人而議昔賢也王世廉以為代進不已兩廡將不能容今太廟配享亦皆一時功臣未嘗以後臣參前臣之列而孔庭乃以後賢參入前賢殆逆祀也斯論蓋不能不謂確也罪我知我惟秉禮者裁之

先夫子曰鳳翼字伯起長洲人以孝廉終其文亦曲折然多稗句不免于過橋接榥多也百家私記伯起嘉靖

甲子舉人與其弟獻翼幼于燕翼叔貽並有才名吳人語曰前有四皇後有三張四皇謂皇甫汸皇甫涍皇甫冲皇甫濂兄弟也伯起善書好度曲所著紅拂記盛爲梨園所傳年八十餘文爲處實堂集

復古樂議

沈懋孝

昔者仲尼正樂、彼時六代完音具在、其樂官如摯如干如金如驥皆能習其鏗鏘鼓舞唱和抗墜之節、大聖審音知樂、第爲之釐次雅頌云耳、無更其舊也、至孟氏時鄭衛乃盈天下、流放無度、古之詩樂幾無好而存之者、故發救世之言、以爲先正其本而可矣、此不得已之論也、今天下之樂無之不淫艷、又無之不胡羯、俗之漸此日月久矣、豈直桑中北鄘靡靡者已乎、古樂失傳幾二千餘年、士大夫抱遺經、徒能談說其義、然精知其事者絕少、樂工所傳聲譜諸調、皆宋元遺習、欲似盛漢時大予制氏所世傳亦恐了不可得、即欲求所謂聲氣之元、通于神明、根之性初者、亦邈然何從求之、即如宋臣暘所上樂書百卷、湊合華藉嘽遺云耳、彼之不能合節、鼓之不能協聲、試用太常、何裨雅奏、即如扶祐之李照、元豐之楊傑、樂工皆潛易其器、乃始調諧、終不令兩臣知之、其典領疏陳上之朝端者、固已隸太常頒行諸路矣、虛文空謡、都無實効、衆世迂其事而不省、來者傳其訛以相象、豈

不惜哉、余以爲正樂之端、宜從士大夫風尚始、士大夫所不宜須臾去側者、宜莫如絲與竹二物。陶寫目有遠情、倘能游心是間、精研其事、以怡神養志、爲日用、乃知中聲本乎元氣自和、雅音必淡、滌煩袪垢、欲淨神閒、天然後神明可合、而八風可調也、六馬聆在懸而仰秣、潛魚聽流水而凌波、天壤之下、何樂如之、一切世俗姣麗宜慾媟酒嘈雜之事、悉從屏去、不使滑眩聰明、將古樂之倪挽歸太素、元和元聲、以淡中得之、即虞周和理可幾而視也、彼后夔典事、靈鳥來

庭、簫韶而已、二南之化、麟趾振振、豈越琴瑟間哉、此二物者、八音之要眇者也、管簫琴瑟、尚有其聲可求、古人之靈心調合、故云詩人被之管絃、餘六物者、紀節成音云耳、今世士大夫稱詩則抗論在十五國風之上、好樂乃流連乎優嬰觴酌之前、衆體風尚如是、欲下里式化、復雅去淫、何可得焉、若夫饗天神、朝祖廟、王仲淹以謂必百年太平而可與、余生也晚、豈敢言、若其主賓雍容、郊勞侑贈、彈絲吹竹、令童冠雅歌鹿鳴既醉、舞咏春風、淡然灑然、相羊乎俗韻之外、亦庶幾哉稱詩述志、猶然曩日者、鄭僑羊肸延陵李子之風烈已夫、謹議、

先夫子曰、懋孝字幼真、平湖人、仕至大司成、學子趙大洲、其論學不廢、其論文有根柢、在萬曆間一作手、私記其集爲長水先生集

旌表趙氏女婦議

錢福

趙氏女受華亭張昰聘有吉日而昰卒女喪之三年告諸父往候昰之父母事之終身不改志郡太守以爲節聞諸朝旌之吾友顧子士廉以爲稱婦則無所麗於其夫稱女則旣遠於家無所於當且爲詩哀之若旌之者之過然太守惑焉乃獻議曰禮由情立政由俗更先王之治弗能外也儀禮自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男女各主於其家之長而爲男女者不與聞焉非若冠笄告廟拜賓躬引而詔之也迨親迎之

夕壻之主人醮之曰往迎爾相女之主人醮之曰往之爾家于是男始知所配女始知所歸是以志不蕩而後有專也雖有所謂女子許家笄而字者然字繫于笄猶男子之冠而字不繫于許嫁也朱子引以釋易十年乃字爲許嫁則傷于巧矣嘗以程子字育之義爲正然所謂字亦不過別其男女以序兄弟之行初未嘗即所許嫁而寓之稱也又先嫁三月教之公宮若論之矣其所謂教汎語之以婦德婦功婦容而已未嘗指言事舅某夫某也故未親迎不敢稱婚姻示未可必父母尚得改而議之也今之世則不然納采醴賓男之家壻巳侍筵女之家外言巳入保姆或戲之曰某家婦某郎妻矣甚或爲若之父母者亦謂之曰汝舅若何汝姑若何郎若何夫女子方抱專靜混蒙之德而有以繫其家啓其情而觸其性天能忘乎于是乎知所主適一而不二固執確守不隨歲月長少情景之變而失其初心此其稟賦之剛毅烈女貞婦忠臣義士皆從此出雖事有難易閱有大小繫乎所遭而其志一也乃聖人之所深取者而孰得而

少嘗乎是故今乃有未壻而壻死女聞其父改議則自盡夫死生亦大矣所間者執一而心有所主自不知生之爲樂也君子不暇責其室處而外慕咻于父之禮而寧過與焉曰烈女豈不傷末俗之移而歸咎其父母不愼于內外無防微杜漸之慮而追悼女子之道不幸乎善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足以爲千古斷獄者之成案若以爲未識其夫之面而槩之理以爲不當死則魯女憂君得爲罪乎國當易姓有處士食于畎畝舉義兵

誓殉故主與夫太學生舉義旗報國以死者皆以爲未嘗其祿未識其君而不得爲義乎以此例之其當旌也固宜然未有能舉而旌之者獨趙氏賴婿之父母得不死而受旌焉故人或異之抑孰知太守遠見獨斷樹此義舉以愧死大伉儷半生衾桃几席富貴共享而朝哭其夫莫檢其篋神窺他人之室者故知有關于風教甚大非淺見薄識可輕訾也凡吉凶之爲禮雖有私于其子入其門必先告諸其父示尊無二上也唯婚禮則自醮其子之後合卺醮從皆不與

于其父厥明始見舅姑三月始見廟以成婦示有所主也故未有主而婦何謂乎婦未廟見而死不得附于其姑歸葬于其家蓋未成婦而以女處之也而况于未親迎者得爲婦乎然壻之父母姑憐其情不能深究于禮固不可以非禮之禮臨其子若據禮雖昏三月而未廟見子不得以婦之則昏雖重所上而以尊臨之亦莫敢以情奪壻不得而婦趙氏其父母則婦有之矣以其父母之命而臨壻雖曰非禮之禮壻亦宜姑受焉既曰當旌旌必于門門當隨其所止趙氏既遠其家而守張之節不于張氏之門而誰歸乎旌于張而謂之張女可乎史稱韓亡張良少未仕宦後說項梁立韓後姑受韓司徒韓司徒項所授也君子弗與也其卒則漢留侯也陶潛宋彭澤令也朱子特表之曰韓司徒張良卒晉處士陶潛卒君子以爲不泥其迹而原其心微顯闡幽以扶植人道之大閑充斯義也則趙氏不得已而原其志以繫之張姑稱曰張節婦則亦未可深非也獨恨夫世之拘曲文持小節以忘其大端卒之頹綱墜紀宏禮大樂俾人莫敢齒及爲者罪當何如也是以敢犯不韙而爲之言也伏惟禮官采擇焉謹議

先夫子曰福字與謙號隺灘華亭人弘治庚戌進士第一人終官修撰隺灘爲人風流跌宕其文反覺沾滯與之相反何也

廢社倉議

趙南星

邑之有社倉莫知其所始或曰始于四川李公諫然他處亦有之李公至今五十餘年矣父老猶能言其貯社倉事社倉之設也秋收則聽其入倉毋畝穀五合有二斗一斗者春則照數領之曰慮百姓之不節儉至春而匱乏是以官為貯之當李公時天下方太平五穀很戾李公又賢明人不知社倉之害其後繼之者或身為奸斃或縱吏胥為奸斃而不能察民漸苦之然年歲稍熟則民猶可强支迨至癸未以來天

怒不解歲歲凶荒惡者為盜弱者為鬼壯者為流人惟正之供尚不能給豈有秋收之餘以待來春者乎而姓名一入冊籍遂成無窮之害其始也某納之而某即領之再納亦當聽從其便而句攝之使納矣又句攝之使領久之遂以所領為放而追之使還又使之加一豈惟加一放之以七而還之以十是為加四矣豈惟加四良弱之民吏胥收其穀而刪籍去其名升合且不得領矣甚至有司徑以入之于官倉誰敢問者此其顯然者耳其他奸斃更僕難數佛家所稱

阿鼻地獄言地獄之中又有無數地獄則今之社倉無乃類是耶故論者以為昔之社倉本善而今之社倉非也余以為社倉故非善政也蓋里父有五子焉皆壯有室分之田而別居矣父慮其子之奢而貧也毎歲取其粟少許而藏之匱則予之其賢之君子曰過矣慮其奢何不示之儉而為子之宰其賢之小人曰拙也藏穀者升則升耳斗則斗耳何不令五子者自貸于人而取其息乎夫父之愛子若此其甚也而君子小人皆謂不必行而長民者行之是愛民甚于

愛子也愛民如子亦至足矣而又甚焉此所謂事之不近人情者也如君子之言何不示之以儉如小人之言令其出債取息不猶愈于投肉虎口而望其吐之乎大抵事之不近人情者非大奸則大愚聞李公時令人納穀于社倉郭封君方為諸生戒其族人曰此害民之政也必不可納于是郭氏無納穀社倉者郭侍御之父也郭于邑稱大族戶口不下二百人以不納社倉穀至今免于此害而一日納之子孫受累此可以知社倉之利病矣且先王發政施仁必先窮

乎夫常平倉非不善也聽之非不洋洋甚美也然賢者慮事必計久遠假使爲守令者人人如公儀之清子產之惠而兼之以計然范蠡之運籌吏胥人人不敢爲奸則常平倉之法雖堯舜何以加焉然此四賢者累世之內億萬人之中不一見而欲世世行常平之法有官者人人領其事豈不愚哉王安石之新法大抵祖常平之意其青苗之法貸民以錢俟其秋熟還官出息二分滿朝爭之着乎孫覺之言曰民實不願與官相交斯言足破萬世之惑矣夫常平倉者出

官錢增其價以糴穀于民而賤糶之劉般猶以爲不便況青苗之加息而取之乎至社倉之設乃以空倉誘取民穀而又因以騷擾剝害之又在青苗之下矣使劉般見之豈不切齒腐心哉蓋興利之害孟子言之具矣人主興利則人主富而民貧有司興利則有司富而民貧故興利不如除害除害者省事而已衰亂之世吏垢人玩官倉之害已多而又置倉外之倉生事外之事爲害外之害民何以堪之故以其法則不通之法以其人則罕得公儀諸賢以其時則今之

民而窮民無穀可入富者又不必入是入穀社倉者皆稍能自營者也而又使之入十而得七入穀而得糠甚則糠亦不可得是使之盡爲窮民也且勾攝有酒食之費往返有道路之勞是又不若窮民之無累也嗟乎誰爲此法者奸耶愚耶必居一于此矣夫天地所生含氣之物飛禽走獸以至蜂蟻之微皆能自營口腹田鼠之穴皆有積粟以防冬蟄聖人育萬物豈一一而代爲之慮哉惟不害之而已非獨殺之爲害而過爲之慮即害之也漢宣帝大司農耿壽昌請

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之穀貴時減價而糶之以利農治世者至今稱之以爲美政然東漢之明帝欲置常平倉劉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奸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明帝乃止夫宣帝綜覈名實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矣耿壽昌之常平倉惟行之邊郡未徧行于郡國豈非以其爲權宜備邊之策乎明帝承光武之後天下正太平謂宜官皆得人下不敢爲奸而劉般猶慮常平倉之害民然則常平倉豈有可行之時

天下以無復太平之望小民之困苦不可復蘇矣去
社倉猶百病而獨其一也不知仁人長者以爲何如
先夫子曰公字夢白號儕霍高邑人公初成進士
以汝南推官拜度支郎江陵病舉朝禱祀不與者
三人公其一也遷考功郎孫清簡爲太宰癸巳京
察盡逐執政之私人太宰之甥亦不免執政惡之
臺省上疏拾遺虞淳熙楊于廷袁黃三人覆疏留
用給事中劉道隆以爲臺省交章何得不去一人
詔切責吏部專權植黨太宰奪俸公降三級調外

任家居三十載天啟初起太常卿歷左都御史尋
陞冢宰公爲諸賢領袖固小人所側目及調職方
郗維璉爲考功因而大譁未幾推謝應祥撫晉御
史陳九疇受奄㫖攻之回籍已而提問遣戍振
武衛崇禎初赦至奄黨巡撫牟志夔以部文未至
不聽自便卒于戍所年七十八贈少保謚忠毅公
疾惡如仇其爲文是是非非無所隱避雖不事華
采而部伍整肅

開金塘山議界　薛三省

金塘大若諸山聯絡瀕海形狹而長幾可百里自此
而東南以及於西皆環定海相去不遠二三十里其
近者可葦航瞬息達也迤西則與鄞之大嵩相對又
西南則近奉化正南則直象山而去諸山外三百餘
里則爲舟山此其大勢也自宋元及國初諸山與舟
山皆成聚落不獨田治其廢爲荊棘則自信國經理
海徼之日夫舟山遠在海外不徙故徙近海者當時
豈無深慮葢諸山相接中通一塹以達於舟山舟山

爲寇盜所據惟內固山塹則寇不敢越渡獨舟山受
害於四縣未至剝膚萬一金塘諸山爲寇據則不但
外棄舟山凡定海沿海百數十里皆不可守矣定海
爲全浙咽喉又不僅鄞奉象三縣憂震躬而已者此
信國不徙舟山而徙諸山之深意非今淺識者所能
窺也欲窺前識當徵後事嘉靖壬子倭據舟山之外
衆凡更三年而卒不能犯定海者則以扼金塘而守
故也今汛地烈港之舟師即所爲守金塘者也夫倭
猶其遠者今所患政不在倭而在海上之盜葢倭嘗

定海之東其來必經舟山而後抵金塘故可拒戶而守盜則不然南自溫台而來經奉化則右衛金塘北自蘸松而來經觀海則左薄金塘烈港之守既不足恃而南北皆廣洋又無所置守比年海外盜縱橫極矣我雖不能殲之然猶得驅而逐之者爲其無所窟穴也若有之黠者益易號召盜將日熾矣海外山甚多豈其無所恃爲榛莽不可畊故盜皆浮游以船爲家所苦在饑散掠而不能聚是以殘劫則急得糧而內地奸民之通盜而獲重利者亦以糧若開金塘諸

山不幾資盜以糧而招使爲窟乎其患何可勝言如議者所言金塘即開歲所收利不過千餘金此何益國家毫末而乃以貽將來無窮之害嘉靖中年東南中倭患甚熾然如雹煑獨舟山被倭甚久者以有糧與險足恃也人有言舟山田裴山金塘山裴田夫田裴山則四平食雖有餘險猶不足故倭終佚走山裴田則四衆食縱不足險實有餘使盜得據險爲固而時出沒掠食以補其所不足害可勝言哉近日閩之紅番更足殷鑒幸乃勝之所費兵食已不貲矣若不究極其害而第以民佃軍屯名實名種相提而較利與不利猶其小者也

張錫琨記公字晉叔號天谷浙江定海人萬曆辛丑進士禮部尚書謚文介其文通達國體練習時務如修神宗實錄條例建文帝立廟宋儒羅從彥李侗從祀及大若金塘諸議皆有關係文集外所著有易鑰二卷春秋辨疑四卷

明文授讀卷之十二終

明文授讀卷之十二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讀

原考辨

文原　宋濂

余讀人以文生相命、丈夫七尺之軀、其所學者獨文乎哉、雖然、余之所謂文者、乃堯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學之固宜、浦江鄭楷義烏劉剛楷之弟栢嘗從予學、已知以道爲文、因作文原二篇以貽之、

其上篇曰、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實肇於庖犧之世、庖犧仰觀俯察、畫奇偶以象陽陰、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含括無遺、而其制器尚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而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利而取諸渙隨、杵臼棺槨之制而取諸小過大過、重門擊柝而取諸豫、弧矢之用而取諸睽、何莫非粲然之文、自是推而行之、天衷民彝之叙、禮樂刑政之施、師旅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華夷內外之別、復皆

則而象之、故凡有關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外別有其他也、然而事爲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托諸辭翰、以昭其文、略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爲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餽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爲儀禮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爲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爲也、聲猶聆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音聲之抑揚綴兆之舒疾也、習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見觀者如堵墻、序點之揚觶也、苟踰度而聽決之、終不近也、昔者游夏以文學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非專指乎辭翰之文也、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治、體著則其用彰、斯所謂秉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之始終、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之文者、惡足以語此、其下篇曰、爲文必在養氣、氣與

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序三靈、管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爾、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騖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攬而為文、無所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規燬魄淵、運行不息、基地萬熒、纏次弗紊、吾文之燄得之、崑崙玄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嚴

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桂北瀚、東瀛西溟、杳渺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雲翕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曾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為經、賢者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天德潛微、文氣日削、騖乎外

而不攻其內、局乎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訐者將以賊夫誠、撱者將以蝕夫圜、庸者將以混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觕者將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眯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膏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真、散其神、糅其氛、徇其私、滅其知、麗其蔽、違其天、昧其幾、爽其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

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猋號林而蛩吟砌也、水湧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蟣蠓死生於甕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介小夫、不亦可悲哉、

自記予既作文原上下篇言雖大而非誇雖智者然後能擇焉去古遠矣世之論文者有二曰載道曰紀事紀事之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而載道之文舍六籍吾將焉從雖然六籍者本與根也遷固者枝與葉也此固近代君子西之論而予之所見則有異於是也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為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道

衞無榛之塞無蛇虎之禍可以直趍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徑僻徑耳犖确邪蹊耳胡可行哉予竊怪世之爲文者不爲不多騁新奇者鈎摘隱伏變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讀且曰不詰曲聱牙非古文也衆陳腐者一假場屋委靡之文紛糅龎雜不見端緒且曰不茂易輕顯非古文也予皆不知其何說大抵爲文者欲其辭達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問其餘哉雖然道未易明也必能知言養氣始爲得之予復悲世之爲文者不知其故頗能操觚遣辭殺然以文章家自居所以從權落而不自振也今以二三子所學日進於道聊一言之

補原性

沈懋孝

韓退之以三品論性未嘗不是宋經儒先生掊駁其說以爲不識性吾于退之言性尚嫌其擇不精語不詳如其所自道然未可盡以爲非也宋儒好言一不肯言三亦彼時持論乃爾良非至語因補發其義俟知道者參而是正焉余少讀王伯安先生書有云無善無惡者性之體有善有惡者心之動嘗就正予其高第弟子王汝中先生更以湍水杞柳之喻爲得性眞公都子所稱三說者爲並是彼時不佞胸中有孟

氏性善一語程氏義理氣質二語先入以爲信閒汝中言不甚解不敢遽謂王先生之說是今老矣歷世之深獨證之久津津乎有味前言請與明智者平衡論之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夫性一耳既有上智生而盡善者矣舜禹是也既有下愚生而不善者矣朱象是也智不可移愚不可移習所不能化非出乎性而何矣然則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非乎恐未盡非也除却上下二等天下多中人故云中人以上未離中人不得爲上智也云中人以

下未離中人不得爲下愚也可以善可以惡習之始
定故云相近孔子不嫌渾渾而稱之不得遽謂之善
不得遽謂之不善也蓋難言之性可爲善可爲不善
湍水可東可西杞柳可曲可直之說非乎恐未盡非
也夫其定于善定于不善以不出教誨學習者歸之
性則性中似有善惡兩者原初所受于天其可以善
可以不善者歸之教誨學習則性體所爭不多似又
無善惡一定之判泝言本體者甚難乎其爲論豈非
所謂太樸未雕太空無物者爲近之乎則無善無不

善之說又何可盡非也孔子係易他日曰一陰一陽
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夫神妙不測之道即在
陰陽旋轉之間無有兩物分之不得此時繼繼繩繩
有氣無形運而不已虛而無主一成爲性形別氣分
小大偏圓生諸駁襍不得定謂之善矣又曰知者見
謂知仁者見謂仁百姓日用不知人性有高明者有
沈厚者有尋常術守不知所以然者舉天下只此三
等再上一層聖哲中行間世一有之故稱君子之道
鮮矣孔子言性前之分三品焉後之分三品焉退之

乃總其義以折衷孟荀楊三氏者之論其亦本之大
易參論孔子之所常言而述言之耳大凡論道者綜
其實以爲言則歷世不磨駁勘而愈見其精乃可垂
之爲不易之論吾嘗博觀物理參互求之如飛走之
物能飛能步者性也上者有麟鳳下者有梟獍此皆
不常有惟蠢蠢而爲鳥獸者百千其群總之中間一
類爲多何從起一善惡之見如喬天之物能蕃能茂
者性也上者芝花玉樹下者惡木毒艸此皆不常有
惟芃芃而塞大地者百千其種總之中間一類爲多

又何從起一善惡之見鳥獸有三品艸木有三品其
亦何疑于人矣艸木之生有靈機其性止能發生鳥
獸之生有靈機其性止能飛走人之生尤得其靈機
之完能言能行能視聽能思慮能學習則人者可教
之使爲善一念之差亦可忽焉入不善是以賢聖出
世因中人者之可轉動也而教化立焉以正綱常陳
禮樂立生人大羣表殊于物類之上鳥獸草木不能
習而人能習之故習之爲三皇習之爲五帝習之爲
三王習之爲五霸以至于今中間不移者數人耳世

局遞更風移習染一世有一世之陶鑄一方有一方
之局套末世以來大都習移之矣譬如牧兒村童皆
有靈性石師教可其教者賢人才士時時或出其間
即庸庸者亦不任情爲不善習工而工習農而農人
從習成習由教立善由習生不如此何以安生人立
宇宙孟軻所以特揭性善一語扶教立人欲其同歸
乎善蓋多爲中人設上下二等弗能該也如曰乃若
其情可以爲善曰天下言性則故而已如孩提之愛
敬乍見之怵惕慈母之誠求乞人之不屑皆以可善

爲證即孟氏之論亦豈能爲太始以來性中必然有
此善乎如謂性中必有此善則殘忍貪戀又豈在心
靈之外也故論性則孔子爲至矣不可易矣孟氏探
本扶教此爲有功宋經儒分氣質義理爲兩者是舍
陰陽言道離之乎氣化外別有一種義理在焉性之
體果若此乎夫性之靈乃天之靈在氣中間氣清爲
象氣重爲形自然生此分別其中尚有生就凌冲消
長明晦純駁等等殊奇如人身毒厲疾疢原不曾出
元氣之外天無欲猶然不純不一天無情猶然不該

不全奈何人也而定其必善乎故論性于既賦之後
大約今古人物三品爲確中人上下皆可教習爲善
若極論于靈明之始洪然太虛而已矣子思子云未
發之中天載無聲無臭政以天命言性可謂獨得堯
舜之宗傳者也且如目至明能辨五色目中間原無
色而能辨色不謂目定于色之美也耳至聰能辨五
聲耳中間原無聲而能辨聲不謂耳定于聲之善也
然則滿腔皆靈機徧體皆靈竅六虛間皆神理之靈
應無所不有貫無一有性天之說如是止耳人能常

握其無聲臭者則天則自然脗合豈惟無不善而忘
其善矣大舜好善揚善必歸之用中中者天之道超
乎對偶之外善不足以名之乃知虞廷一中密授此
孔子祖述之源成湯接堯舜之傳言性有降衷之說
亦未嘗離中以爲性蓋古之至人言幾乎至矣

原姓　顧炎武

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氏一再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最貴者國君、國君無氏、不稱氏稱國。踐土之盟、其載書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荀偃之稱齊環、衛太子之稱鄭勝、晉午是也。次則公子、公子無氏、不稱氏稱公子、公子彄、公子益師是也。最下者庶人、庶人無氏、不稱氏稱名。然則氏之所由興、其在于卿大夫乎。故曰、諸侯之子爲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若謚若邑若官爲氏。氏焉者、類族也、貴貴也。考之于傳、二百五十五年之間、有男子而稱姓者乎、無有也。女子則稱姓。古者男女異長、在室也稱姓、冠之以字、叔隗、季隗之類是也。已嫁也、于國君則稱姓、冠之以國、江芊、息嬀之類是也。于大夫則稱姓、冠以大夫之氏、趙姬、盧蒲姜之類是也。在彼國之人稱之、或冠以所出之國若氏、驪姬、梁嬴之于晉、顏懿姬、鬷聲姬之于齊是也。既卒也稱姓、冠之以謚、成風、敬嬴之類是也。亦有無謚而仍其在室之稱、仲子、少姜之類是也。范氏之先自虞

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士會之帑處秦者爲劉氏、夫槩王奔楚爲堂谿氏、伍員屬其子于齊爲王孫氏、智果別族于太史爲輔氏。故曰、氏可變也。孟孫氏小宗之別爲子服氏、爲南宮氏、叔孫氏小宗之別爲叔仲氏、季孫氏之支子曰季公鳥、季公亥、季魴侯、季寤、稱季不稱孫。故曰、貴貴也。魯昭公娶于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崔武子欲取棠姜、東郭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夫崔之與東郭氏異、昭公之與夷昧代遠、

然同姓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也。故曰、姓不變也。是故氏焉者、所以爲男別也。姓焉者、所以爲女坊也。自秦以後之人、以氏爲姓、以姓稱男、而周制亡而族類亂。作原姓。

思舊錄　顧炎武、字寧人、崑山人。不得志于鄉里、北遊不歸。丙辰寓書于余云、辛丑之歲、一至武林、便思東渡娥江、謁先生之杖履、而逡巡未果。及至北方十有五載、流覽山川、周行邊塞、纔得古人之陳蹟、而離羣索居、幾同傖父、年逾六十、迄無所成、如

何如何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從諸文士之後注蟲魚吟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探古今然後知後海先河爲山覆簣而于聖賢六經之指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恨未得就正有道頃過薊門見貴門人陳萬二君具諗起居無恙因出大著王待訪錄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

起得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復起而不易吾言可預信于今日也炎武以管見爲日知錄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惟奉春一策必在關中而秣陵僅足偏方之業非身歷者不能知也但鄙著恒自改竄甚有礙時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錢糧論二篇乃數年前筆也先附呈大教儻辱收諸同志之末賜以抨彈不厭往復以開末學之愚以貽後人以幸萬世曷任禱切

禘祫考

王道

夫禘祫者天子諸侯宗廟之大祭也周衰禮廢其詳不可得聞而義意之見于傳記者諸儒又從而汨之是以其說不得大明于世夫先王制禮建宗廟而祀之以禘祫後世禘祫之義不明而宗廟之制因以不定宗廟之制不定則禘祫之行乎其間者紊亂煩複名貿乖剌非復先王之意而報本追遠之義亡矣甚可惜也愚嘗考之諸儒之論聚訟紛紜雖若不一而其大端有二鄭康成混禘祫爲一而惟求之于五年

再殷祭之中故謂祫大禘小二祭相因並爲盛祭凡說之近乎此者皆主康成者也趙伯循判禘祫爲二以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不及群廟之主者爲禘以大合祭如公羊傳所云者爲祫而謂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凡說之近乎此者皆主伯循者也康成之說支離纏繞誠非禮意楊信齋諸人攻之掊擊抉摘無餘蘊矣然詳考大傳之文參之儀禮喪服子夏傳而斷以程子之說則伯循所見亦非先王制作之本意所謂齊則失矣而楚亦未爲得也

扵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子夏傳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此二條者更互發明、是禘祫之義見于傳記可得而推尋者也、所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云者、即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也、及云者、自此而盡乎彼也、蓋謂王者推其太祖所自出之帝、于太祖之廟、正東向之位、而太祖暫就昭穆之列、總率

有廟無廟之主以共享于其前、故曰配而謂之禘、禘者諦也、以審諦昭穆爲義也、以審諦昭穆爲義、則合食在其中矣、其曰諸侯及其太祖云者、謂諸侯殺于天子、無所自出之帝、惟大合有廟無廟之主于太祖之廟而祭之、公羊氏所謂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是也、是之謂祫、祫者合也、正以合食爲義也、天子言禘其祖之所自出、而諸侯不言祫及其太祖者、逼下干祫之文而互見之也、干祫云者、謂大夫士則又殺于諸侯、無太祖、亦不得祫、

惟嘗有功德見知于其君、許之乃得合祭及其高祖而已、故謂之干祫、干者逆上之名、以其上干諸侯之祫也、由此言之、合祭祖宗一也、天子盡其祖之所自出而止、則爲禘、諸侯盡其太祖而止、則爲祫、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子之禮不可干也、故曰不王不禘、諸侯雖尊、亦人臣爾、其禮可逼于下也、故大夫士有可以干其祫者、蓋以位有尊卑、故祭有遠近、而名有異同、程子以一言蔽之、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可謂至明白矣、趙伯循單據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一語立說、而不察其通章對舉禘祫之意、蓋考之有未精也、且禘之爲禘、本以審諦昭穆得名、而爾雅又曰禘大祭也、若惟以始祖配所自出、而不兼羣廟之主、則既無昭穆可言、而寂寥短簡、亦已甚矣、尚何足以爲大哉、傳說曰、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今既不以合食言禘、則不得不取諸侯之祫以補天子之禮、而祫又有大祫時祫、此外又有時祭、則是天子宗廟之中、有禘、有祫、有時祫、有時祭、一歲之間、僕僕焉幾無虛日、縻費貨財、妨奪政事、固不待

言、而先王神明祖考之道、恐亦不如是之煩且瀆也、其不然可知矣、或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魯諸侯也、春秋有禘有祫何也、曰春秋未嘗言祫、言祫者公穀諸儒之失也、禮不王不禘、魯以成王之賜得用天子禮樂、故以禘代祫、然非禮矣、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既以禘代祫、遂爲常祀、春秋不能悉書、則書其失禮之中又失禮者、以詳事變、而僭竊之罪亦因以著、然有書禘者、有書大事者、有書者、有書從祀者、先儒謂義在用禘則書禘、義不在禘則書事、是也、左氏去春秋之世未遠、而又嘗見國史、故于有事武宮及從祀先公之傳、皆以禘言、其必有所據矣、公穀惟以諸侯待魯、而不究其當時僭竊變亂之詳、故以禘爲禘、以大事爲大祫、有事爲時祫、然不知魯實無祫也、漢儒因之、而禘祫之混、亦自此始矣、故曰、春秋未嘗言祫、言祫者公穀諸儒之失也、

百家私記道字純甫號順渠武城人正德辛未進士爲文選郎中時大學士方獻夫薦其學行純正可任宮僚固辭不就旋起國子祭酒又以病引歸家居十三年著書談道嘗言漢以前雖無明道學者若張文成曹相國皆眞道學之流雖釋老二氏亦各有見不可厚非所著有大學

億老子億易詩書春秋億嘉靖十三年起
爲南太常卿歷仕吏部右侍郎謚文定

宋科目考　　黃尊素

本朝取士之法大畧依倣宋制然其間有不同者而小小節目不與焉今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宋則科舉學校絕不相關每秋試自縣令佐察行義保任之上於州州長貳復審察得實即入試院其士子未嘗繫名學校其後三舍法行是學校之科舉其不由學校而爲科舉者如故也今三年鄉試一省彙所屬郡邑而試之宋則諸州各自爲試各自發解與路分無與唯有官鎖廳應舉者及避嫌遠鄉之人試于轉

運司反謂之別頭試今士人一經鄉舉則當會試之期徑偕計吏不復取解宋則有恩例始得免解或減一舉而已其下第進士雖曾中省試（即今會試）來科仍復解試中格然後得上省試也今殿試不過名次升降無有黜落宋初于御試特重茍不中格則省試皆虛也所謂特奏名者凡士貢于鄉而屢絀于禮部或御試所不錄者積前後舉數叅其年而差等之遇親策士復許附試其薦舉者不試于州郡惟試禮部不中亦許赴御試故有免解免省之條今必層累而上更無越次而舉者宋必賜出身然後注官今則一經解牒便可釋褐州縣宋之御試第一人不過僉書判官第六人以下司戶簿尉而已今則第一甲三人即爲清要官最下者亦不失守令總而論之宋之出身易而入官難今之出身難而入官易出身難故多枉才入官易故多敗類此本朝之人物所以遠不及于宋也至于科場之弊亦畧相同有傳義有換卷有易號有卷子出外有謄錄滅裂而取解之試有一人而赴數州者有一人而納二三卷者今唯童子試有之解

試之所無也然此之爲弊也小其卒天下而歸大弊者在主司去留止以初場餘束不覩出題强裂句讀離絕旨意春秋越年牽合在士子專讀時義一題之文必有坊刻稍換首尾强半雷同雷同之中有得有失不可程準至使天下盡出于空疎不學不知經史爲何物是科舉爲敗壞人才之具則相望數百年間如一轍也

宋賦考　　黄尊素

本朝賦法其類有五曰民田曰官田曰宅稅地稅曰丁口曰雜賦與宋不甚相遠而有宋額外之徵其爲民害者有三和買也折帛也經總制錢也太宗時三司判官馬元方建言方春時乏絕預給官錢貸民至夏秋冬輸絹于官名曰和買然行之或一郡一邑一歲而已熙寧新法之行遂施之天下後來錢既不支所買之額不除遂以等戶貲產物力爲科配使與夏稅並輸此和買之害也折帛之始以兵興帛價至十

餘千朝廷乏用于是計臣創爲折帛夏稅每紬一疋折納一丈三尺三寸（凡納紬一疋以一丈三尺三寸折錢餘納本色）綿一兩折納五錢（一半折錢一半本色）丁鹽稅絹一疋折納八尺和買一疋折納一丈（兩項與夏稅異）其折法每疋七貫文和買減五百文綿每兩并耗折四百六十文一時民以爲便其後帛價已平而民之所納折帛錢三倍于本色此折帛之害也宣和末東南用兵皆設經制司陳亨伯以發運爲其使于是添酒錢添賣糟錢典賣田宅增牙稅錢官員等請給頭子錢樓店務增三分房錢斂之甚細而積之甚衆名經制錢建炎後踵而行之紹興五年參政孟庾提領措置財用以總制司爲名又因經制之額增折而爲總制錢先是正錢一貫收頭子錢一十五文并直達綱頭子錢一十五文既而增收頭子錢一十三文凡四十三文以二十八文五釐爲經制錢七文爲總制錢五文五分爲移用錢一文九分五釐爲州公使錢五分爲提刑司公使錢乾道中又增頭子錢一十三文皆入總制此經總制錢之害也韓世忠駐軍建康漕臣以上供經制及漕

司移用等錢供億名月樁錢爲江東西之害軍興後輸米交錢帛皆增羨耗胥吏贓銀失主故物亡僧絕戶逃產廢田一切沒入名板帳錢爲浙閩之害皆一時苟且之政錢名雖異其實皆經總制也此宋賦之大畧雖然宋之二稅皆輸本色本朝悉以金折之其害更甚于宋矣

詩亡辯

袁黃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此論世道升降之會乃王政盛衰之大節也解者乃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然則所謂詩亡者豈獨指雅而風與頌不在內耶予慎此疑久未能決近見金華王柏所論而其疑始釋柏之言曰若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爲朝會之樂春秋自爲魯國之史事情濶遠而脈絡不貫且孟子言詩亡非王者之詩亡也凡風雅頌皆在其中其迹熄二字包含有味然後二字承接有序若以爲浮辭而畧之則情間而理迂非孟氏之旨也河汾王氏竊見此意直以春秋詩書同曰三史其義深矣王命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迴徐方之馭而巡狩絕迹諸侯豈復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既不得知其見于三百篇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不過得之樂工之所傳頌而已至夫子時傳頌者又不可得益無以見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

與春秋體異而用則同也王公之言如此可見孟子所謂迹熄者乃平王東遷不復巡狩王者之轍迹不行于天下也非泛指政教號令也巡狩絕迹則列國無復陳詩之事故曰詩亡非獨言雅也若謂平王之時雅降爲風則正月之篇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固幽王以後詩也反列于雅何哉關係至大不可不辨

格物窮理辨　沈懋孝

孔子曰、舜好問好察、執兩端而用中、孟氏曰、舜舍己從人、見善行聞善言、若決江河、無非取諸人者、蓋唐虞以前、去繩契未遠、聖人問察好善、如此其勤、即是日用行事之實、亦其終身得力處、非另有一段學文事、所謂皐稷龍何書可讀者也、至吾孔子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孜孜敏求、發憤忘食、識大識小、何所弗學、蓋自傳說師古敏求之言一出、此乃指墳典丘索及其當代典制之書言之耳、吾孔子因之所謂論垂

六經者、大半在載籍、半在諮詢、遂以此立教引人、此又孔門諸子博文之學脉也、然孔子固曰博文而約之以禮、乃可弗畔、多聞多見、爲知之次、孟氏亦曰、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學問無他、求放心而已、此以反歸自心自性、爲一貫之宗、而假途于見聞、即子思子所云尊德性而道問學者也、原其主意超然在博文之外、開其脉絡不離見聞之間、然則格物窮理、又豈在誠意正心之前一步哉、合言之者甚是也、以先後分言者、此自曾子之學境、即孟氏已覺其岐而正之

矣、孔子他日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我有知乎哉、無知也、孟氏直指孩提之知愛親敬長、乃是性中良知、即此之知、可以達之天下、可以使天下均平、堯舜之道如此而已、此則直提真知一脉、以接堯舜明德之傳、乃人生一大頭顱、了此更無餘事、而格物窮理之條緒、總之包括其間、此即孔子所云予欲無言、書不盡意、人以予多學識之者乎、而實非也、合是三義者、自向凝密中獨証獨悟、則象山陽明雅意爲南宋末學之救者、非欲指去格物也、以直明德性不假外求、

湊泊云耳、將非今日人心之明白乎、如入門最初一路、必盡格天下之物、然後可、天下物理、終身窮有盡時、即如治水一節、虞廷當格之物、宜無大此者矣、堯以耄老諳習、而任鯀九載、此于水之道或不盡知、如知之豈無石畫、即禹嗣鯀之緒、歷八年始定、八年之前、亦有未盡知者、如知之何以不用幾諫、而用蓋愆乎、以此論之、天下大政大疑、聖賢所不知者何限、宇內物態土風、殊奇變幻、豈有現成冊子、一一可憑也者、故云堯舜之知不徧物、此格物之一証也、管蠡如

斯以質明者、郢斤成風、頗承斷削焉、自漢來九經止列論孟、則學脉自清、八條目分先分後、是戴記中層叠文字、殆非孔子之經、朱元晦信之太過耳、其七條皆有傳、獨缺格物、竟接誠意正是其妙解、晚年自悔曰、可惜半生心力、費在故紙堆中、又云月滿虛堂下指遲冷然、清夜撫絃時、其在然乎非與之介耶、後學虛懷自宜領此、

夷齊十辨　王直

一辨夷齊不死於首陽山、二辨首陽所以有夷齊之跡、三辨山中乏食之故、四辨夫子用齊景公對說之由、五辨武王之世恐無夷齊、六辨史記本傳不當削海濱辟紂之事、七辨道遇武王與周紀書來歸之年不合、八辨父死不葬與周紀書祭文王墓而后行者不同、九辨太史公之誤原于輕信逸詩、十辨左氏春秋傳所載武王遷鼎義士非之說亦誤

謹按論語第七篇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歟、此二章孔子所以稱夷齊者、事無始末、莫知其何所指、雖有大儒先生、亦不得不取証于史記、蓋孔子之後尚論古人無如孟子、孟子止言伯夷、不及叔齊、其于伯夷也、大槩稱其制行之清、而于孔子此二章之意

亦未有所發、惟史記後孔孟而作、成書備而記事當、時有以補前聞之缺遺、如子貢夷齊何人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事、則夫子不爲衛君之微意、子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此史遷多見先秦古書、所以爲有功于世也、然遷好奇而輕信上世之事、經孔孟去取、權度一定、不可復易者、史記反從而變亂之、以滋來者無窮之惑、則遷之功罪豈相掩哉、」蓋夷齊不食周粟之類是已、史記既載此事于傳、又于周紀齊世

家諸篇、歷言文王武王志在傾商、累年伺間、備極形容、文字既工、盪人耳目、學古之士無所折衷、則或兩是之、曰武王之事、不可以已、而夷齊則爲萬世立君臣之大義也、昌黎韓公之論是已、其偏信者、則曰夷齊于武王謂之弑君、孔子取之、蓋深罪武王也、眉山蘇公之論是已、嗚呼、此事孔孟未嘗言、而史遷安得此歟、或聞予言而愕曰、謂孟子未嘗言則可、首陽之事、孔子章章言之、子既知有論語而又疑此、則是不信孔子也、予應之曰、予惟深信孔子、是以不信史遷

也、且謂論語本文何以言之、夫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論語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而史遷何自知之、餓者豈必皆至于死乎、」夫首陽之隱、未見其必在武王之世、而二子昔嘗逃其國而不立、証諸孔子對子貢之意、則可信矣、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竹小國、莫知的在何所、傳者謂齊威北伐山戎嘗刜焉、山戎與燕皆爲隣、則孤竹可知、而首陽在河東之蒲坂、詩之唐風曰、采苓采苓首陽之顛、采苦

采苦首陽之下、或者卽此首陽、蓋晉地也、若夷齊果孤竹君之子、則逃國以來、諒亦非遠、何必曰不食周粟而後隱此邪、」今且以意度之、國謀立君而已逃去、則必于山谷無人不可物色之所、然後能絕國人之思、首陽固其所也、蓋倉卒而行、掩人之所不知、固宜無所得食、又方君父大故、顛沛隕越之際、食亦何心、其所以兄弟俱在此者、一先一後、勢或相因、而今不可知耳、然亦不必久居于此、踰月移時、因人立君既定、則可以出矣、惟其遜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稱之、

指其所嘗棲止之地曰此仁賢之跡也、夫是以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死于此山而後見稱邪、予所以意其如此者無他、蓋論語此章、本自明白、于景公言死、而于首陽不言死、後人誤讀、遂謂夫子各以死之日許之耳、此大不然也、夫孔子以景公與夷齊對言、大意主于有國無國、尤爲可見、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諸侯曰千乘、所謂有馬千駟者、蓋斥言其有國也、夷齊可以有國而辭國者也、崔子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猶爲政、景公安爲之上、莫之問

也、享國日久、奉已而已、觀其一再與晏子感慨悲傷、矜戀富貴、直欲無死以長有之、其死也泯然一無聞之人耳、孔子嘆之曰、嗟哉斯人、彼有內求其心棄國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泯者、豈以富貴哉、由此論之、則孔子所以深取夷齊、但指其辭國一節而意自足、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此章本文之所無也、夫今去夫子又遠矣、餓于首陽一語之外、前不言所始、後不言所終、予疑其在遜國俱逃之時而不死者、蓋意之然、予之意之也、蓋

猶近似而無害于義理、若遷之意之也、畧無近似、而害于義理特甚焉、大槩遷也、專指文武爲強大諸侯、篡何殷室以得天下、故于世家則首吳太伯、于列傳則首伯夷、遷之說出、而孔孟所以言文武盛德至仁者皆變亂矣、此事若不見取于大儒先生、猶可姑存以俟來哲、今亦不幸君子可欺、斷然援之以釋論語、則武王萬世當爲夷齊之罪人、夷齊借之以徇、使萬世亂臣賊子知畏清議如此也、而武王何罪哉、予言更僕未終、亦不得已也、然實欲反復究竟、折服史遷、

使不可再措一辭者、吾徒之學、誦詩讀書、論世知人、不當草草、幸毋倦聽、夫夷齊孔子之言畧、孟子雖不言叔齊、而言伯夷甚詳、若并取證于孟子、則史遷所載諫伐以下、曉然知其決無也、孟子言伯夷之避紂也、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史記本傳則不然、倒其海濱辟紂之事、但下遜國俱逃之下、即書曰于是往歸西伯、及至西伯卒、此下遂書叩馬諫武王之語、數其父死不葬、以臣弑君、蓋以爲過武王于道也、所謂于是云者、如春秋之書遂

事纔逃其國、遂不復返而歸周也、則不知此行也、二子亦已免喪否歟、厄于勢而不返、容或有之、然逃彼歸此、如同時、然身喪父死、自不得與于哭泣之哀也、而忍以父死不葬責他人歟、嗚呼、此必無之事也、夫遷所以削其海濱辟紂者何哉、謂遷爲未嘗見孟子歟、則遷知其有書七篇、其作孟子傳、自言嘗讀之而愈嘆矣、然而如此者、伯夷者其意可想也、遷以不食周粟爲奇節、故欲見伯夷處心後來全不直武王、而其初本無惡于紂也、夫事不惟其實、所不合己意則削之、千載而下、讀于是一語、尚可想其遷就增損之情態、而何以傳信乎、故曰當一以孟子爲斷、夫伯夷太公兩不相謀而俱歸文王、孟子稱爲天下之大老、太公之老、古今所共傳、則伯夷之年當亦不相上下、孟子必不虛加之也、然伯夷德齒昔縱與太公同、而後來年齡豈必與太公等、吾意武王之時、未必猶有所謂伯夷也、而遷所作周紀又自與傳不同、何以言之、伯夷以大老而歸文王、文王享國凡五十年、吾不知其始至也、在文王初年歟、中年歟、末年歟、不可考

也、太公與己均爲大老、出處素與之同、不于今日白首如新、方勞其匆匆扶去于鋒刃將及之中也、嗚呼、紀傳一人作也、乃自相牴牾如此、尚有一語之可信乎、觀其叙寫二子冒昧至前、左右愕眙欲殺、武王無語、太公嘗救之狀、殆如狂夫出闘、群小號呶而迂怪、儒生姓名莫辨、攘臂其間、陳說勸止、嗟乎殆哉、其得免于死傷也、不亦幸哉、武王方爲天下去賊虐諫臣專痡四海之紂、而行師無紀、左右遽欲害敢諫之士、殷天下之父、死生之命在左右與太公、而武王若罔聞知、僅一扶去之手緩不及用、則是彼殺比干、此殺夷齊、其何以有辭于紂也、武王順天應人之衆、後世敢造此以誣之、噫甚矣、傳曰父死不葬、紀則曰武王祭于畢、東觀兵至于孟津、載木主車中、畢也者、文王葬地也、古無墓祭、祭畢之說亦妄、然一曰祭于畢、一曰父死不葬又何也、故凡遷書誅伐以下、大率不可信、使其有之、孔子不言、孟子言之矣、予若以孔孟之說折遷、遷未必屈服、惟傳自言之、紀自破之、其他卷猶曰破碎不全、不盡出于遷之手、而此紀此傳、皆遷

也、而遷于周紀則嘗以爲初年矣、其言曰文王纘公季而立、敬老慈幼、禮賢待士、士以此多歸之、夷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然後曰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太公之徒皆往歸之、然後曰崇侯譖西伯于紂、囚于羑里、然後曰紂釋文王、賜弓矢鈇鉞、得專征伐、又數年而書聽虞芮訟、又明年而書伐犬戎、自此每年書一事、而各以明年二字冠于其上、如是者凡七、上去夷齊來歸之年、不知其幾矣、大槩書文王五十年之事、稍稍排布歲年、而夷齊之歸爲首、其

他求之先也、以天下之大老、其來在文王即位未久之年、若謂其人猶及武王、巳平殷亂天下宗周之後、姑少計之、亦當百有餘歲矣、恐不必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而考終巳久矣、遷旣書于周紀如此、及作伯夷傳、乃言夷齊方至、文王巳卒、道遇武王以木主爲文王伐紂、叩馬而諫、不知此當爲兩夷齊乎、抑即周紀所書之夷齊乎、若即周紀所書之夷齊、則歸周巳數十年、非今日甫逹岐豐之境也、諫武王當于未舉事之初、不當俟其戎車旣駕、而後出奇駭衆于道路

全文讀者、如其非遷莫能作、又不得疑其補綴于後人也、曰然則紀與傳孰愈、曰紀書文王、其妄居半、及書武王則妄極矣、若其書夷齊一節、猶畧優于傳也、蓋紀言其歸周及文王之生、而傳言其至值文王之死也、及文王之生者與孟子同、而值文王之死者無稽之言也、曰然則首陽之事其究如何、曰予前固言之、果有夷齊暫隱之迹、而不在武王克商之時、武王克商之時、恐巳無所謂夷齊、而孟子又不言叔齊歸周、惟後之讀論語者、惑于遷史、增加孔子本文、執所

謂餓者、爲夷齊葢棺之終事、是以展轉附會爾、夫理至于一是而止、予生百世之後、安敢臆度、輒破古今共信之說、葢見遷于論語才有一字之增、而遂與孟子畧無一字之合、又紀傳色色不同、徒以無稽之言貽惑後世、是以詳爲之辨、庶幾自此觀夷齊者、惟當學其求仁得仁、與夫制行之清廉頑立懦之類、而不必惑其叩馬耻粟以至于死、然後許孟稱道之意可明也、夫讀論孟則見二子可師、乃志士仁人甚自貴重其身、抗志甚高、觀理甚明、俯仰浩然、淸風可仰而

不可及孔孟之所謂賢山之則俱入堯舜之道也、證史記、則見二子可怪、乃羈旅妄人閒于是非進退輕發、嘗試、不近人情、悻悻然以去、終與自經于溝瀆而莫知之者比、史遷之所謂賢山之則、不過于陵仲子之操也、學者于此從語孟乎、從史記乎」、曰如此則遷無所據而容心爲此何也、曰遷自言之矣、所謂予悲伯夷之志、睹逸詩可異焉者、此遷之所據乃二傳之病源也、逸詩者、西山采薇之章也、三百篇詩經夫子所刪、尚莫知各篇爲何人作、遷偶得一逸詩、而妄意

之曰、此必夷齊也、夷齊嘗餓于首陽、今言采薇西山、是不食周粟故也、夫古詩稱采草木蔬茹于山者甚多、豈皆有所感憤而不食人粟者乎、粟生于地、人人食之、已獨不食、則食之者人人皆非也、異哉耻一武王、而天下皆無與已同類之人、然則試使夷齊之教行、一世之人無一人肯食周地之粟而後可乎、夷齊之風百世聞之而興起、何當時此事無一人見之而聽從乎、夫天下所謂西山不知其幾、自東觀之皆西也、詩言西山、不言首陽、不當以附會論語之所云也、

末句曰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遷以爲夷齊死矣悲哉、此臨絕之音也、夫徂者往也、安知作歌者之意不思有所往、上言我安適歸、則無所辟地辟世矣、下又言吁嗟徂兮、則于不可中求可、猶思有所往焉、既而遂自決曰命之衰矣、歸之于天而終無可奈何之辭也、豈必爲殂卒之死乎、神農虞夏固不可見、而以暴易暴何可以指武王、武王非暴君也、必欲求其稱此語者、則自春秋戰國至于秦項、滅國滅社、何處不有乎、然則世必有遭罹荼毒而作此詩者、非夷齊也、此詩

誤遷、而遷誤後世也」、或曰然則春秋之初、胥臧哀伯曰、武王克殷、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杜元凱以爲伯夷之屬也、此在孔孟之間、豈亦非歟、曰非也、武成之後、武王歲月無幾、散財發粟、釋囚封墓、列爵分土、崇德報功、亟爲有益之事、則吾聞之、遷鼎恐非急務也、滅人之國、毀人宗廟、遷其重器、黷暴者之所爲、誰謂武王爲之、使果有所謂鼎、則天下一家、無非周地、在彼猶在此矣、豈必皇皇汲汲負之以去而後爲快乎、況罪止紂身、爲商立後、宗廟不毀、而重器何

必遷乎、書稱營洛、乃成王周公時事、在武王無之、義士所非、亦不審事實矣、而義士又不知爲何人、自克商至于周衰、然後左氏載此語、蓋已四五百年、四五百年之間、豈無一士心非武王者、得稱爲義、亦各有見也、而何必以夷齊實之乎、况左氏近誣、未必斯言不出于哀伯乎、嗚呼、此武王夷齊終古曖昧、俱受厚誣之事、與咸丘蒙之徒妄言堯舜者頗同、惜其出于孟子之後、無一人識其爲齊東野人之語、故使流傳至今、幸而竊讀論語、偶思首陽之章、未嘗言死、遂得

以盡推其不然、惟此章之疑既釋、則史遷失其所以憑藉附會之地、豈非古今之一快哉、然此愚見也、不知來哲又以爲然否、

百家私記公字行儉號仰菴泰和人永樂甲申進士在翰林二十餘年與王文安英齊名官至少傅吏部尚書天順初致仕年八十四諡文端○又記蕭田鄒守愚有反夷齊十辨究竟文端之說長不足破文端也

周公不殺兄辨　　鄒傚

是非淆亂起於庸俗人之訛言、而成於鄙儒之泥古好信、周公殺管叔、千古訛言太謬也、其說作俑於漢儒誤解金縢我之弗辟爲刑辟、孔書承訛撰蔡仲之命、謂周公以流言致辟管叔、而緣飾於左傳子產放游楚問於游吉、對曰周公殺管叔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夫左傳假託丘明、虛誕非一事、猶汲冢書謂益干啓位、太甲殺伊尹、武丁殺王季、舜臣堯、幹瞍朝舜、禹德衰、孔子主癰疽之類、好事橫議、從來多有、左

傳與孔書轉相蒙蔽、而世儒誤以金縢居東爲東征、引詩東山附合大誥爲討管叔、朱元晦解詩遂云周公東征二年、得管叔誅之、作鴟鴞貽王、承襲殺兄之謬、以金縢罪人斯得爲公得管叔、所由誤也、今按金縢公居東爲流言避位也、詩東山則成王悔悟迎公歸、而公奉王東征也、時管叔已死、而紂子在東方、五十國挾紂子叛、故東征討鴟鴞、釋取子之恨也、三年而後事竣、故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孟子云周公伐奄三年討其君、即此行也、金縢記公居東二年耳、

與東征與管叔死于公居東之二年故曰罪人斯得
非謂周公居東即討管叔也但言罪人斯得不言罪
人叛亦不言王師討罪人蓋王與二公以計得之猶
後世雲夢縛韓信千金購羽頭之類耳公不知知亦
不能止當時所得惟二叔然禍實由武庚故公怨鴟
鴞而不罪兄不怨王但怨首禍者所以傷二叔也豈
公自殺兄而反怨鴟鴞乎殺叔者成王也無王命誰
敢殺之公無如王何但斥鴟鴞故金縢謂王未敢誚
公王亦知公怨已而但不敢誚讓耳及其感悟迎公

公歸乃大誥天下東征專爲討紂子武庚伐奄平五
十國故作大誥豈兄弟鬩牆至播告天下乎今其詞
具在曰有大艱于西土我西土人亦不靜又曰若兄
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又曰惟大艱人誕
鄰胥伐于厥室皆怨紂子誑誤二叔也及康叔東封
又告曰勿或刑人殺人勿或劓刵人又曰弟弗念天
顯兄亦不念鞠子哀又曰小臣諸節別播敷瘝厥君
汝乃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于無
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

無辜于立政曰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凡諸告辭
悽楚伊鬱皆深有憾于兄之死而怨王之率殺也故
余于解詩書特詳之世儒未達謂金縢大誥雖解彼
既以金縢居東爲東征大誥爲討管叔則事辭睽戾
甚矣難解又何怪乎再觀公之繫易也追思文考棠
難與已遭讒正同于坎離中孚小過爻象情見乎辭
蓋周本火德坎水爲難故坎初象管叔二象公三象
武庚四象二公五象成王六象東征離初二象箕微
三象紂子四象管叔五象成王上象東征中孚初象

奄子二象監殷三象流言四象公避東五象王悔悟
上象黜殷小過初象武庚二象公三象管叔四象蔡
叔五象成王與二公上象二叔九五爻辭即川文考
小畜之彖辭而曰公弋彼在穴在穴者同氣之象也
取子由于鴟鴞而斷弓則二公與王也不能射鴟鴞
于高墉而取黃口于在穴在穴者即恩育之子也其
辭若其情微余于間易詳之世儒反以爲大義滅親
大非大義則已豈有滅親而可爲大義者乎曰舌相
傍風聞曖昧雖中傷不過亡公一家率而汲汲澡雪

八議不分推刃同氣其殘鷙不反甚于鴟鴞乎必如左傳云王室之故夫二叔流言未嘗顯然稱兵犯王室也何遽討之公討必請于王王惑流言請必不許不請而討其睢恣操耳公不請而行爲避位也故曰我之弗避無以告我先王原未請討旣未討何緣得罪人公居東二叔亦在東二年之內成王疑公轉深殷頑不少多士多方非盡二叔爲梗也五十國皆叛二叔且奈何易云飛鳥以凶不可如何正此謂耳但二叔不靖如蝮蛇在手不暇愛腕此王與三公之意

公在東二公在內機事隱密出其不意取罪人如縶鼠公爲得而止之此鴟鴞所以作而世儒反謂公殺叔豈不寃乎司馬遷作伯夷傳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詩書雖缺虞夏之文可知今詩書有明徵還以誣詩書聖心昭如日星還以誣聖人終古夢夢誦詩讀書而不知其人尚論所以難也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聖人人倫之至無人倫何以爲聖人小儒誦中子問周公皆知其爲聖人大儒通六籍語周公殺兄皆籍口不辨良心死公道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今謂聖人殺兄則心疑疑而竟不察誣聖人何其決也謂無是事則心安安而竟以爲疑信訛言何其堅也甚矣人情之難曉也余已解經又爲之辨

楚望窮經其文滔滔莽莽另是一種家數 百家私記楚望字仲輿京山人萬曆己丑進士爲給事中以劾奄人陳增謫臣趙志皐大計歸十九年不出戶作九經解學案有傳

宋太祖太宗授受辯　程敏政

太祖太宗授受之際所以致後世之疑者誰乎曰李燾刪潤湘山野錄而啓之陳桱附會涑水紀聞而成之不深考者以爲實然爾夫燾之所以啓之者何也曰燾爲長編以太祖顧命實錄正史不載而刪潤野錄之事附其下初意本以備闕文然野錄謂太祖太宗對飮燭影下時見太宗有不可勝之狀而燾改不可勝爲遜避太祖下階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而燾改戳雪爲戳地好做爲好爲之又加大聲二字野

錄出于僧文瑩之傳聞固不足據就其中考之如所載太宗慟引群臣瞻聖體玉色瑩然等語則亦初無毫髮可疑之隙而燾略加刪潤遂不免有畫蛇添足之病夭燾既刪潤之爲正文矣而又細辨其非者何也曰實錄正史皆謂太祖有病命內侍就建隆觀設醮而野錄以爲無疾方且登閣望氣下階戳雪紀聞謂癸丑帝崩王繼恩始召晉王入宫而野錄以爲太祖壬子夜召晉王屬以後事遂宿禁中故燾反覆致詰于太祖之病否太宗之出入時日之先後本以爲刪潤之地而不自知其刪潤之語未嘗反以啓後世之疑也夫桱之所以成之者何也曰桱止據燾所刪潤者書之又于好爲之下妄以己意添俄而帝崩四字復以宋后母子託命之語繫之則遂駭人之聽聞矣母子託命之語本爲王繼恩召德芳而發出于癸丑帝崩之後而桱以屬之壬子且并去召德芳之事而獨存此語則是不知紀聞野錄兩書之文本相枝梧强合于一其附會比燾之刪潤抑又甚焉近世保齋宋論復指桱所書者以爲太祖事之首尾不過

如此則其不考又出桱下矣然則宋后名德芳之事信乎曰正史實錄載之紀聞又出温公事當不妄蓋并疑德芳非宋后之子則過矣德芳在當時年最少有于宋后或爲所鍾愛皆不可知但事出于兩人所記而不同者當槪其人温公可據之人也温公可據則文瑩可黜名德芳之事有則留宿之事無矣或乃謂燾之刪潤蓋有意著太宗之惡姑引野錄以藉口而又自破其說以避禍則臆度之大過亦恐李燾復生不肯自當爾史稱燾博極群書其爲長編專務廣

采擇焉不精有所不免也若曰太宗子孫繼立故人無敢言者然南渡孝宗以後其事當無所諱亦無一人言之者何也借曰高孝授受之懿可以蓋前人之愆故其跡泯然宋史成于歐陽玄諸公當無復有所諱又無一語及之蓋必有定論矣不然此何等大事而不加之意哉或曰太宗于太祖崩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廷美德昭不得其死皆足以追證燭影之疑是又不深考之故也不踰年改元五代常事宋乃太祖第三后長編謂其崩太宗設次發哀羣臣奉

慰以后初立未嘗降詔故喪儀多所貶損百官不成服固當時禮官之過也就使因名德芳而銜之則其事亦在太祖崩後矣廷美之死趙普爲之太宗固有不得辭其責者至于德昭之死非出于幽囚斷遏之果長編謂太宗有其子惟吉于禁中日侍中食凡八年始出閣詔邸第供億悉與親王埒諸王子不得偕也況德昭因他人行賞一言之憤不惜一死乃忍其父爲人所戕而噤不出一語哉就使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德昭之死皆出太宗則亦未可以其後

來之不善而遂逆探其有今將之心加之以無名之罪也胡一桂楊維楨梁寅之疏銳欲以篡弑加之恐皆以不見李燾全書之故正猶獄官不據人原發之案而深文巧詆鍛致其罪倘有刻吏見而喜之又從而和之此太宗之事所以不能自解于今日也或曰太祖既欲傳弟何不使太宗正太弟之名考之九朝通畧謂唐天祐以後建儲之禮不復講行至太宗立眞宗方知討論故事又五代凡當次者多領開封尹故太宗廷美相繼爲之則知太祖亦承唐末五代之

習兼以年歲之未邁倘時或將有待焉而遽白意其死乎夫傳疑史法也苟無疑可存則亦何必摭拾小說强爲之辭以滋後世無窮之惑此蕭桯之罪也或又引宋朝類要載陳摶對太祖火日之說終有可疑是不知摶于太宗初入朝終身未嘗見太祖其說蓋不攻而破矣夫千載不決之論其可以懸斷者理而事附以事言之不過如此以理言之凡古之篡弑者多出深讐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又必假手他人然後如志未有親自操刃爲萬一僥倖之圖于大內者觀

太祖于太宗如灼艾分痛與夫龍行虎步之語始終
無纖芥之隙太宗何苦而爲此舍從容得位之樂而
自處于危亡立至之地病狂喪心者所不肯爲凶殘
絕世者所不忍爲而謂太宗爲之斷乎其不可信也
別類要野錄皆託于佛老之徒之口縱使有之亦儒
者所不道而况于無乎予之所篤信者溫公紀聞之
說、無取焉附予初爲此辯以告同館之士然猶以考據未的且不能盡諸說異同之故
[illegible]爲末記受終[illegible]盡錄丁家

五行辯　　王廷相

禹貢言六府、洪範言五行、其義一也、謂此五者流行
於天地之中、切於民用、不可一日而缺、治天下國家
其政所宜先者、如溝隧灌溉、水政也、昆蟲未蟄、不以
火田、鑽燧改火、火政也、井田疆理、土政也、鼓鑄陶冶、
金政也、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木政也、水土平而
後五行之政修、五行之政修、而後庶政可舉、是五行
者王政之根本、不然、則民用有缺、民用既缺、則民生
不遂、雖有庶政、安得順而施之、古之聖人其論五行

之義如此而已、自夫聖王之政衰而異端之術起、始
有以五行分配十二支于四時者矣、始有以五行配
五臟六腑者矣、始有以五行名星緯者矣、始有以五
行論造化生人物者矣、斯皆假合傅會、迷亂至道、遂
使後之儒者援緯附經、擬議造化、其隨聲附和者、浸
淫爲怪誕之談而不知其非、嗟乎、後世何其愚騃也、
且夫水火土、天地之大化也、金木者、三物之所自生、
與人物所同出者也、安可與之相配、地闢矣、人物即
生之、金石之質必積久而後結、吾恐其生之必後于

人物矣、謂金之氣生人得乎哉、且夫天地之間、無非
氣之所爲者、其性其種、已各具于太始之先矣、金有
金之種、木有木之種、人有人之種、物有物之種、各各
完具、不相假借、五行家曰、人一身具五行、故曰五行
生人、皆觀于木矣、津液血水也、鑽燧氣火也、皮之柔
肉土也、心之堅骨金也、又何異于人哉、然則謂人生
木、不亦可乎、此義也、惟張子正蒙乃獨得之、其曰陽
陷于陰爲水、附于陰爲火、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
有水火之雜、故木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蓋得土之

浮華于水火之交也、金得火之精與火之燥、得水之
精于水之濡、故水火相持而不害、爍之反流而不耗
蓋得土之精實于水火之際也、由是觀之、金木者豈
非水火土之所生乎、然則周子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非與、曰此惑于五行家之說而爲言也。何以言之、曰
有進退乃成寒暑、寒暑平分乃成四時、于五氣之布
何與焉、其曰春木夏火秋金冬水、皆假合之論。土無
所歸、配于四季、其謬妄尤甚焉。何也、土之氣在天地
之內、何日不然、何處不有、何止流行于季月、何季月

之際尚存、而孟月之朔即滅、其滅也歸于何所、其來
也孰爲命之、聖人精義之學、決不如是、然則天一生
水之說何如、曰此緯書之辭、而儒者援以入經也、何
以言之、水火者陰陽始化之妙物也、故一化而爲火、
日是也、再化而爲水、雨露是也、今日天一生水、地二
生火、戾于造化本然之妙可乎、夫有地即有土矣、何
至天五方言生土、若曰天地以造化言、尚未有土矣、
何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將附于何所乎、其牴牾不合
又如此、朱子曰、五行之序、木爲之始、水爲之終而土

爲之中、何如、曰此以四時流行之氣論五行也、又曰
水一木三土五皆陽之生數、火二金四皆陰之生數
何如、曰此以天地奇偶之數論五行也、又曰天地生
物、先輕清以及重濁、水火二物在五行最爲輕清、金
木次之、土最重濁、此論何如、曰此出太極圖所謂陽
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前二說出緯書假合之
論、後說雖出周子、俱非造化本然之序矣、且夫天地
之初、惟有陰陽二氣而已、陽則化火、陰則化水、水之
查滓便結成地、查滓成地即土也、金木乃土中所生、

五行本然先後之序如此後之學者乃不于是而求之怪怪然惟五行家是信亦何不思之甚哉或曰五行以氣言非論其質也曰吾已言之矣天地之先氣種各具于元氣不獨五行而已也

先夫子曰延相字子衡儀封人兵部尚書家藏集欲以博洽見長故于律呂夏正深衣陰陽無所不論然不能精到終見疵于專家有宋私記子衡弘治壬戌進士官常爲給事中以言事再謫起官歷至總憲本兵提督團營仍掌院事年七十餘歿齋謂其盛推何李爲其後勁者

黑水辯

李元陽

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華陽黑水惟梁州又曰禹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傳論紛紛或謂其源出某山流逕某地或謂其跨河而南流或疑其世遠而湮滅或謂三危在今麗江或謂竄三苗不應復在南之地此皆出于臆度不足爲據愚之所據知有經文而已夫黑水之源固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則可數也夫隴蜀無入南海之水唯今滇之瀾倉江潞江二水皆由土蕃西北來益與雍州相連但不知果出張掖地否水勢駝洶湧皆入南海是豈所謂黑水者乎然潞江西南趨蜿蜒緬中內外皆　其于梁州之境若不相屬唯瀾倉繇西北逶邐向東南徘徊雲南郡縣之界至交阯入海今水內皆爲漢人水外卽爲緬則禹之所導于分別梁州界者惟瀾倉江足以當之孟津之會曰髳人在北勝濮人在順寧以今考之皆在瀾倉江內則瀾倉江之爲黑水無疑矣地里志謂南中山曰昆彌水曰洛山海經曰洱水西流入于洛故瀾倉江又名洛水言脉絡分明也元史至元八年大

理、勑農官張立道使交阯、並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
觀此則闌滄江之爲黑水益章章明矣若三危山卽
不在麗江、當亦不遠、古今山川之名、因革不可紀極、
夫不可移者山川之蹟也隨時興稱者山川之名也
不察不可移之蹟而據易變之名亦末矣大都爲論
傳者、未嘗知三省地形、但謂隴在蜀之北、蜀在滇之
東北、而禹貢言黑水爲梁雍二州之界、又入南海、故
不得不疑其跨河、知跨河非理、又不得不疑其湮涸、
曾不知隴蜀滇三省鼎足而立、隴則西南斜長入蜀、

滇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滇隴之間、正如三
足鼎然、黑水之源、正在鼎頭、故雍以黑水爲西界、對
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爲南界、對華陽而言也、蓋各
舉兩端、若曰西河在雍東、黑水在雍西、華山在梁北、
黑水在梁南云爾、故曰梁州可移、而華陽黑水之梁
不可移也、

百家私記李元陽字仁甫號中溪大理人嘉靖間庶常初以議禮忤旨出令分宜江陰多善績爲部曹與唐荊川唐應德等稱十才子爲御史有直諫聲出爲荊州守更多惠政年八十餘

璽辨

劉定之

咸陽縣民段義於河南鄉修舍、得古玉印、文曰受命
於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以爲秦璽、遂命
曰天授傳國受命寶、改年號爲元符、「秦始皇以藍田
玉製璽、六面正方、螭紐、李斯課文、以魚鳥篆刻之、子
嬰降時獻漢祖、漢諸帝常佩之、故霍光廢昌邑王賀、
持其手解脫其璽組、王莽篡位、元后初不肯與、後乃
出投諸地、螭角微玷、董卓之亂、帝辨出走失璽、孫堅
得于城南甄官井中、袁術拘堅妻、得以稱帝、術死、璽

仍歸漢、傳魏、隸刻肩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璽、魏傳
晉、晉懷帝失位、璽歸劉聰、聰死傳曜、石勒殺曜取璽、
冉閔篡石氏、置璽于鄴、閔死國亂、其子求救于晉謝
尚、尚遣兵入鄴助守、因紿得璽懷以歸、尚送還晉、方
其未還也、劉石二　以璽不在晉、謂晉帝爲白板天
子、晉蓋恥之、然則晉之謂紿得璽、意者以解此恥也、
惡足盡信哉、不旋踵鄴爲慕容燕所取、璽或者實在
燕矣、謂在燕、則燕爲苻堅所併、而堅見虜于姚萇、萇
從堅求璽、堅罵之曰、五　大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

不可得也、卒拒之以死、蓋堅未嘗以送晉、而璽于此
乎亡矣、謂晉果紿得之於鄴、則傳宋齊梁、而侯景取
之、景敗、其侍中趙思賢棄之草間、奔廣陵、告郛元建
取送高齊、齊亡歸宇文周、周傳隋、隋煬帝死、宇文化
及取之、化及死、竇建德取之、建德見擒、其妻曹氏奉
以歸唐、唐傳朱梁、朱梁亡歸于後唐、然後唐之未取
朱梁也、自云得璽于魏州僧、僧得于黃巢亂唐之時、
而莊宗用以建大號、則所取于朱梁之璽、與所取于
魏州僧之璽、又未知孰爲秦之故物也、抑卒同歸于

後唐矣、後唐廢帝從珂與璽俱焚、繼之者石晉、晉出
帝重貴降遼太宗德光、德光以其所獻璽非眞詰之、
重貴對以昔璽既焚、今璽先帝所爲、羣臣共知、蓋自
有秦璽以來、其間得喪存毀眞贋之故、難盡究詰、而
至于重貴降遼之日、秦璽之燬于火也、已灼然著于
人人口耳、自是以後有天下者、不託以爲言矣、哲宗
蔡京乃能復得之于咸陽、豈堅之所瘞藏至此而始
出乎、非也、是又作天書之故智也、天書號年爲祥符、
秦璽號年爲元符、既紹述其乃考神宗之法、又紹述

其乃高考眞宗之符、不亦異哉、堯舜禹之傳國、其言
著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言爲國之道也、秦始
皇之傳國、其言著于璽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言享
國之福也、志于其道者福從之、志于其福者福未必
從之、假令哲宗所得信爲秦璽、而其短世絕傳、何有
于受天命而壽昌哉、信元后所謂亡國不祥璽爾、其
後徽宗以哲宗所得者爲未足、而復製二璽、其一龜
紐六寸、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謂之鎭國寶、其
一于闐大玉二尺許、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

太和萬壽無疆、謂之定命寶、與哲宗所得曰受命寶
者爲三、已而悉爲金人所俘以去、前此金人以遼取
石晉、意其得秦璽于獲遼主延禧之日、責而徵之、延
禧訴以兵敗失于桑乾河、及既得于宋、自謂愜所欲
而義宗守緒死于蔡州幽蘭軒、又爲煨燼、然則哲宗
之所得、縱使眞爲秦璽、元人亦不得取之矣、詭妄之
臣、乃猶以之藉口欺世、基禍蹟武、亦獨何哉、詩曰投
畀豺虎、豺虎不受、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言
歸諸天、庶乎禍端永絕也、其亦無如之何而爲此言

哉其此璽之謂哉

先夫子曰定之字士靜永新人大學士呆齋以淵博之學英敏之才發爲文章嘗言爲文必先博而後約若何鍛字鍊探之而有窮取之而無復餘者不過爲孤峯絕澗而止烏足以成其大哉百家私記公係正統丙辰會元賜進士及第三名成化間歷任禮部左侍郎入內閣一日傳旨命製元宵詩公即據几頃刻書七言絕句百首以進又記天啓某年彰德進玉璽廷議開大明門迎入行受璽禮先祖忠端公曰璽爲禍將興矣昔宋哲宗得璽蔡確等傳會之改元元符君子貶黜無虛日今天人之數何相合哉乃上言弘治十三年陝西進玉璽止命取進有祖宗令甲在不當襲哀朝故事

明文授讀卷之十二終

明文授讀卷之十三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讀

解說釋

香灰解　楊爵

予復下獄中載爲丙午年三月初七日晨旦東廠使邏者來覘即予臥側只燒甑糟因板上相與偶坐者久之獄中穢氣鬱蒸久在內者習不自知從外乍進則臭不可堪乃以棒香一莖插坐前甑縫中焚之須臾香盡灰不散宛如一完香焉予取而懸諸壁上至第五日猶未散因思其故爲作解以散之夫是物也其將中抱憾積憤凝滯于此而有不釋然耶抑焚猶未焚而托此以爲永久耶二者雖有間焉而其精誠感致則一也遭世乖變人定勝天即一物之微而其明之所措固有幸不幸焉耳蓋寶筵廣設醒錦幃羅迤翟薦德恪舉咮儀叶五和切音哦上幽環晃下刻准歌若臣交慶委佩鳴珂旅語之際嘉謀孔多間善即聽若決江河王猷下降枯槁滂沱雍容拊遜永息干戈上安下順宇內冲和則唐虞三代之境界也燒異薰以

聰明德固已有之舍彼其處而來焚吾獄中焉此何等氣象也摧櫳掩戶日影不通塵留負鼠隙引污風一息淹淹百慮忡忡其與吾環列而偕坐者不過三五因徒東西南北偶此相逢或十三四齡口尚乳臭之豎子或八九十歲鬚眉皓然之老翁身披帶索首貫飛蓬額蹙氣喪肌削腸空縱蓄百金一動即窮荷校被杻罪彼不聰手梏足械膿白血紅俯就坎窞仰四穹降使聞之者皺眉見之者戚惻甚至于不能爲心則閉目掩耳佯爲聾聵爾來焚此可謂擇地擇人

之未審忽于所入而謬于所從者矣久而不化疑有神明類彼志士之死不瞑嗚呼其劉忠愍耶抑周遺山浦竹塢耶不死正寢死此爾當名垂不朽同彼宵壤與我國家爲龍爲光雖然陵谷有時而變遷金石亦至于消泐故凡合氣成質寓形宇內而爲人爲物者終歸于盡天地如此其大也古今如此其遠也其孰不蕩爲灰塵而揚爲飄風乎爾其欲外消息盈虛之常道觀反復無窮之世變以後天而終乎是固無此理也吾爲爾摩散之再拜而祝之曰維人焚爾惟爾自焚爾不聲香與物常存煅以烈火騰爲烟氤上而不下聚而不分直衝霄漢變爲奇雲餘香不斷苾苾芬芬詎逢比干相與爲群爾宜自慊胡爲云云理無二致吾以喻人事苟可死何憚殺身願爾速化歸彼蒼旻樂天委運遲爾之眞拜起悽愴雙淚盈襟嗚呼易化者一時之形難化者萬世之心形化而心終不化吾其何時焉與爾乎得一相尋也

明儒學案傳略楊爵字伯修號斛山陝之富平人幼貧苦挾冊躬耕爲兄所累繫獄上書邑令辭意

激烈令異之曰此奇士也出而加禮登嘉靖己丑進士爲御史奏言今日致危亂五事逮詔獄窮治死而復甦在獄中與錢緒山劉晴川周訥溪講學不輟又與楊椒山共在韓苑洛之門人稱爲韓門二楊隆慶初贈光祿少卿謚忠介

問社解

郭造卿

古者立社之意其見於經傳詳矣周自武王勝商班其社於諸侯魯有兩社一曰周社一曰亳社哀公四年亳社災故公問焉則所當對者有三觀夫莊公如齊曹劌舉成典而說之曰非先王之訓所以使之遵也社自勾龍氏後其制詳于周禮魯有社以來則自有成事可述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以不得專土地示以有尊也春秋議遂事惡大夫之政也定公盟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大夫要諸侯盟

于社其遂事亦甚矣若斯則在所諫焉君不能保社稷至以社爲廟屏屋其上而不得通陽棧其下而不得通陰戸亦以刑官爲之戒其爲社稷僇也若諸侯之社則王者能變置之魯國至哀社稷既危矣亳社之災況爲國亡社哉此則當咎其既往而使之監戒焉者也宰我不知乎此乃以土宜木爲對夫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各社不皆松柏與栗也古者尚書亡篇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夫亦不必以各代論矣且栗使民戰栗而松而柏何取邪此皆妄對而夫子不辨之者以其昧乎大義而惜其不能爲社稷重乃以松以柏以栗且云使民戰栗何哉若其戰栗之言不過謂民致敬于社而戰兢齊栗之云非取戮人于社之義乃謂齊時君殺伐之心蓋亦幾于深文者也且謂其言已出不可復救則責之曰既往不咎可也答問之間未必成事若既成矣又言未成而遂者何哉攷之臣子于君父言諫未聞師與弟子稱諫者也聖人之言吾决其不然也况彼八佾雍徹之類事之成

而乃說之既與之五秉矣既使門人爲臣矣而皆說之何邪伐顓臾旅泰山皆事之遂成者又何必使之救之止之也爲季氏聚斂者鳴鼓以攻之使爲費宰者而斥其賊夫人之子奚不以既往而獨咎之如此哉

先夫子曰造卿字建初閩之福唐人名儒籍太學而知交遍天下長于經濟其言槃鑿可用 百家私記建初萬曆時人其文爲游嶽山房稿

爲物不貳解　　沈懋孝

往者竊思聖眞、雅論一貫之道、曰一者何也、誠也、誠者是心之眞、必其終始無間、純乎天心、更無所二之之謂一、此非聖人不能、自聖人下皆有以二之者、而心不純、不純故不一、不一若之何其能貫也、友朋間或以忠恕卽一貫相詰難、反之此心、似未灑然、姑應之曰、吾人因此心未純乎天、與聖人隔、故從事忠恕、夫其所爲隔之者、忠恕下學事、何當便爲一貫乎、夫亦論其理如是、而他日見孔子論終身可行、日必也恕乎、只一恕字、夫既終身可行矣、又何不貫之有、此余舊日之見、猶在然與非然之間、欲如曾子與言下一唯便豁如也、豈可得哉、歸來山間久、一夕忽悟爲物不貳之指、歎曰、吾乃今知昭昭者卽爲天。撮土者卽爲地、卷石者卽爲山。勺水者卽爲水。此卽是眞體。卽是本來元物。無二物也。子不見牖中之天光、與長空萬里有貳物乎、盎中之塊土、與方輿九域有貳物乎。拾片璧而崑玉之岡在握矣、吸滴水而半天之霖沛如矣。然則現前之心。孰非聖人之心乎。聖人俯聽

衆人。正爲心樣一如。舜堯可佐聖人。元來寸矩合轍。故愛牛一念卽可及四海、徐行一念卽可格天下、本來無欠、性體自圓、天機天明、不須停待、　以私則爲二物、出之以誠、本無二物、天地聖人與吾日用之常心。一絲不隔。自信則得之矣。世儒好玄峻其說、層累其功、以爲必如天不已如聖德之純、乃可謂之一、正不知此不已者何物。只此面前物是不已、純者又何物。只此面前物是純。人自雜之。其體本純也。人自間之。其體本不已也。天只一光明地只一凝厚、山只一常峙、水只一常流、人心只一天眞、一覺卽覺、不後濯自清明、一復卽復、不磨礪自光爍、前念不是爲桀、後念正平爲堯、前念詐欺爲跖、後念公溥爲舜、今日爲士、明日爲聖人、終始卽如此而已、操之一掬不曾少、極之塞天地不爲多、吾乃知聖人之道、易行易守如此之簡、向來淆樊乎闘見書冊間者、良可笑也、若夫入之之久、自然通徹、便是聖境、譬則登泰岱者焉、由山麓至絕巘、步步皆實地、無一步可以凌虛之處、卽身在飛雲寥廓外、所見與入山之初何異哉、近者

自遠遠即在近卑者漸高高不離卑愈平愈峻始終一物而已

其見解當得之龍溪

性說

毛愷

古今之言性者何不一也孟軻氏則以善言矣蓋信諸四端發見者之眞也然人固有殘忍無恥爭奪昏昧者之不可訓矣而槩謂善也可乎荀卿氏則以惡言矣蓋疑諸刻意尙行者之僞也然人固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非外鑠矣而槩謂惡也可乎楊雄氏則又以善惡混言矣蓋取孟荀氏之言而兩端以持之也然人固有生而岐嶷神明在傳不煩與夫聲若豺狼必滅厥宗者矣而槩謂善惡混也可乎是皆見其偏而未覩其全得乎此而且遺乎彼均之非所以語夫性之大通也語性之大通者莫孔子若孔子之言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斯其大通之論也乎夫上智焉者是孟氏所謂善者也夫上智之于善也如水之必寒如火之必熱雖欲移而之惡有不可得者故虞舜罔變于頑嚚禹弗渝于伯鯀何也原未嘗稟有惡氣耳下愚焉者是荀氏所謂惡者也夫下愚之于惡也如荊棘之必刺如烏附之必毒雖欲移而之善有不可得者故朱均莫化于

堯舜、管蔡自絕于周公、何也、原未嘗槩有善氣耳、相
近也者、是楊氏所謂混者也、蓋自其善也、若可以言
上智矣、而容有不善以混之、是故怵惕于孺子之入
井、而或不能無內交要譽于其親友之私、自其不善
也、若可以言下愚矣、而容有善以混之、是故爲不善
于閒居矣、而或不能不著善于君子之見、蓋其游氣
紛擾、剛柔摩盪、得之者固非純善、亦非純不善、苟始
也習之未嘗、則其性體之相去、善惡不甚懸絕、固中
人之大較也、是孔子蓋嘗兼三子而大通以言之矣、

若性果無別也、孔子將曰性相同也習相異也、寧當
遠近云之乎、「或曰吾聞之性者萬物之一原、是故塗
之人可以舜禹、愚不肖之夫婦可以知能、信乎言也、
然則彼將非歟、曰奚爲其非也、孔子他日不又云乎、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斯尤論
性者之宗也、蓋自繼之而言、道之翕極方施、靜極方
動、將有所流行賦予而尚未著于人物、則其體之虛
朗清通、冲然粹然、殆邵子所謂一陽初動萬物未生、
玄酒太音、希聲淡味、斯但可以言善而未可以言性、

故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便已不是性者
是也、比其有所賦予、或成而人、或成而物、則囿于氣
稟、局于體質、氣有清有濁、質有純有駁、于是乎有得
其至清至純而爲上智之善者矣、有得其至濁至駁
而爲下愚之惡者矣、又有得其清濁純駁之交錯而
爲善惡相近之混者矣、殆周子所謂剛善剛惡柔善
柔惡中焉而止、斯則始可以言性、而不可復以善槩
言之矣、故曰善固謂之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是
也、是知善也者以言乎其繼也、雖無查滓之可議、而

質所以始乎其成、性也者以言乎其成也、雖有氣質
之可見、而實所以終乎其繼、然則昔人所謂可舜可
禹可知可能而爲一源焉者、將非卽其已成、而遡其
始繼者言之乎、奚爲其非也、辟之雨與水然、陰氣油
然、布濩周密、陽氣上升、鬱無所洩、則蒸蒸津潤、沛而
下施、是名曰雨、槪其清通之體、猶夫始繼之善、蓋不
可以渾濁言也、及夫在地也、或瀦之爲深之淵焉、或
注之泥沙之澗焉、或積之糞土之渠焉、始遞稱名曰
水、而不可仍曰雨矣、惟其爲水也、故在渠者視澗爲

濁在淵者視淵為渾、唯淵之清為不失雨之本體耳、雖然、渠之濁也以糞土也、淵之渾也以泥沙也、而其各得夫雨之清通之體固在也、自非至汙澄之汰之、與淵無異、故曰用力斂勇則疾清、由是言之、水不可以復言雨而舍雨則無可以為水性不可以槩言善而舍善則無可以為性奚為其非也、子盍觀之易乎、夫易之有六十四卦也、以類萬物之情者也、今姑即其卦畫之陰陽類善惡而言之、六畫純陽名卦曰乾、求諸其類蓋上智也、善者也、六畫純陰名卦曰坤、求

諸其類蓋下愚也、惡者也、然純陽之卦無二乾為純陰之卦無二坤焉、以是知豈惟堯舜之上智曠世不一見、即楊食我之下愚亦絕無而僅有者、若夫卦之或陽多而陰少、或陰多而陽少、或陰與陽也各居其半、數蓋六十二焉、寧非中人之善惡混而相近者衆乎、夫惟中人者衆也、是故聖人之教立焉、蓋上智不待教、下愚不率教、而中人者可善可惡者也、教也者所以去其惡而反之善者也、人能緣教習之自強不息、將隨其陽畫所成之多寡、而各得以復其所繼之

純全、就其所復之陽畫而言、雖成章分限小大或殊、然即一畫固與純乾之六畫本體無二也、故曰及其成功一也、茲聖人立教之本意也、宋儒言性宗孟氏、以為是天地之性也、而復用夫氣質之性以補其所不及焉、不知凡所謂性使已屬之氣質氣質之外更無所謂性者若特屬之天地則懸虛無所于附麗烏得而性之哉、且孟氏之所善也、幸自上智言之也、故必稱堯舜、堯舜以下未必純善而無惡、則固皆善惡相近而混者也、惟相近而混也、是故可以言善矣、而

或容有不善者以雜之于內、雖或雜之以不善、而其成性之根諸始繼之善者、渾然固自如也、猶夫六十有二之卦為、奇畫之陽、雖不能不間之以偶畫之陰、而奇陽之畫、卒未嘗因夫陰畫之間而少有所虧變、自其未嘗有少變之陽、即如剝之上九焉、猶為不食之果、而舜禹無間于途人、知能可與夫婦者此也、然亦非卦之外別有所謂陽畫云爾、斯孟氏言善之旨也、特其直指陽畫專言之、而陰畫則置弗一及焉、是無怪乎諸子之論紛如也、求其不詭于孔子庶幾焉

者吾竊有取夫昌黎三品之說乃世之論文者推原道而不及原性毋亦玩其華而忘其實也耶

先夫子曰儆字達和號介山江山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謚端簡文多言學達意而止

詩說　　孫愼行

余讀詩于古今忼慨逆鬱之際愴焉感也二雅曰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維彼不順自獨俾臧指之切也曰皇父卿士艷妻煽處諸凿陬躑踽之倫無不具指于名無敢一隱也至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卽于已名不敢隱也夫子錄詩顧皆特有取者當是時先聖之澤未衰而正氣尚完上無誹謗之誅下無婞激之嫌不忌不阿而讜議出焉古所謂詩史詩諫者也迨其後有欲射諫臣者有欲立法監謗者而道路且相目莫敢言卽黍離大夫其言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隱諷云耳而二雅之章熄矣如是則主繼臣訣將何逞不可故曰詩亾然後春秋作蓋言直亾也直道之行也家自爲詩直道之亾也聖獨爲經其褒揚少而貶絕多至斧鉞凜于無窮者豈非詩之大義耶或者謂南山桑柔等非詩之正也夫文王曰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告君者不切而至耶須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君自憂者不更迫耶稱詩者顧云溫柔敦厚何

也夫溫柔詩之小心也所謂怨誹不亂者也憂其危不忍誹其詞而冀一遷改焉是所以爲敦厚若謂溫柔者不必抗顏無乃傾乎若以保姦忍惡爲敦厚澆也滋甚繼詩而作者無如騷其愛君憂國與詩人不二也然其言敢愁思展轉而不敢抗厲至託茝蘭艾見意斯已婉矣終爲羣小所搆自沉汨羅夫家父不黜以直誅而靈均何至以婉斃也班固訴原曰露才揚已憤懟不容沉江而死噫謂原憤懟則㬥家父諸人更以何名耶甚矣固不知原也且不知詩夫原察而直道不信于暗君固義而直道不信于後之人且不信于士君子魏晉來作者代不絕皆騁于浮藻其盛者鳴獨得瀟然閒遠不關世也杜甫元白所作諸詩誌天寶后禍敗之因皆道之事後非規之事補然千載誦歌其致能令人可涕可思欷歔而不忍什者何也此亦直之未亾于人心也乃今學士家顧蓋莊言喜危語唯靡靡之號嗚呼風之流也公忠少而遜全之術多苟以與世靡靡無害而止者豈獨詩云爾哉

物形說

李賢

萬物之形不出方圓二者然草木鳥獸之類由天生者其形圓惟器用室宇之類由人爲者方圓兼之大抵出於自然者未有不圓而方者反是蓋圓之出於自然者以有理爲之主也理即太極假使有形無不圓者故周子爲圖以示人亦必圓其形焉或謂天圓而地方地豈不出于自然乎曰以地爲方者據其平言之也殊不知天包乎地地如卵黃蓋亦未嘗不隨天而圓其形焉且紙牕之隙初無圓者日來射之其影必圓蓋亦隨日之形耳水波之靜雖曰平焉以物投之其紋必圓蓋一生水水亦隨天之形耳以類而推之莫不皆然于以見造化之知矣

先夫子曰原德鄧州人宣德癸丑進士天順初大學士贈太師謚文達古穰相業可觀文亦詳密止以一峯一疏詘之爲可惜也

聖人制樂裁成說

權九思

至哉聖人之作樂也、聖人見天地有中氣有中聲、而吾人往往非不及卽太過、不能得中、且聖人豈惟欲盡人性、其彌綸參贊、意必使飛潛動植之物性皆盡、然後聖性始盡、而此飛潛動植、其性旣未必盡皆得中、而又皆局於物不可以馴而致、於是乃一舉託之於樂、取其土爲磬爲塤爲缶、此欲以盡土之性、取其金爲鏞爲鐘爲鎛爲錞爲鐸、此欲以盡金之性、取其木爲籥管爲篪篴爲柷敔、此欲以盡木之性、取其匏

爲笙竽、此欲以盡草之性、琴瑟笙簫必象鳳、此欲以盡鳥之性、敔必象虎、此欲以盡獸之性、筍必象龍、此欲以象鱗之性、蓋天地間凡賦有形質、若天者喬者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仿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若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如考工記所載、不知凡幾、聖人豈能一一取之、惟取之一鳳爲簫、一虎爲敔、彼之中和律呂以吹之擊之、而天下鳥獸之性命自正、惟取之一竹爲管、一匏爲笙、一木爲柷、彼之中和律呂以吹之擊之、而天下草木之性命自正、特水火有形無質、聖人無他奇策可施裁成、然入音非水火莫能就、卽聖樂所裁成亦皆未裁及水火哉、且日月雲雷佐天爲政、皆聖人所幾事、而及其作樂、乃至以其象制爲器、或以其象給於器、此豈得已、聖人亦欲借天道以狀挾元聲元氣、卽聖人亦豈不愛彗孛飛流暈珥冠瑀之足以妨吾太和、而一切欲以裁成施之、今其樂堂上歌、堂下舞、則已盡乎人、或取之鳥獸、或取之草木、或取之金木土、則已盡乎物、而推其究又至以

日月雲雷爲藻飾、則已盡乎天、聖人曰彼草木卽無知、彼鳥獸卽塊然一物、吾業已被之律、彼其音、惡得不正、及其一搏拊一吹擊、而出於鳥獸草木殘質者、無不中宮商而諧韶濩、聖人又將曰彼塊然無知者猶若是、而又何況於人、則豈不爲交相正之雅道乎哉、夫盈天地間氣而已矣、既有氣斯有聲、吾秉此氣、天地萬物亦秉此氣、是天地萬物同時時與我交、而我亦時時與天地萬物交、天地與萬物與我、固交相渾融爲一氣一聲者也、天地無戾氣無淫聲、第恐人

以戾氣淫聲相爲感召、即天地亦未必太和、故曰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此其機在於心、而裁成輔相則亦在於氣、氣正則音正、音正則天地之和應之、不然聖人設教、何不但以樂求端於心、乃必曰某編鐘磬幾尺幾寸、某鐘甬銑幾寸幾分、某琴瑟絃幾十幾絲、某律幾十幾黍、以某象天、以某象地、而徒區區於此聲音象數之末爲哉、夫樂最神而禮則滯、故樂記謂禮從地而樂從天何者、方其陳樂於堂、簫則鳳也、敔則虎也、琴則木也

石則土也、皆可得而辨也、及其既奏則絲竹金石合爲一聲、草木鳥獸合爲一物、察之而莫得其端辨之而莫得其跡、然後知天下之最渾融者莫過於聲音聖人欲渾天地幽明草木鳥獸爲一體、而又得其策於是一舉而收之於樂、彼簫非眞鳳也、鼗非眞龍也、敔非眞虎也、猶可言也、甚至琴瑟而忍於操按昆蟲之蠶、於舞而忍于拔摘飛鳥之翟、于鼗鼓而忍于搏擊走獸之牛魚鱉之鼉、而聖人亦不謂傷害側隱者、亦惟其所包者大、而必如此方愈足以成就聖人之

仁、况日月雲雷在天、鳥獸魚鱉昆蟲草木在地、皆散在四方、與聖人頗相隔越、而聖人乃借樂以一舉而盡收於堂上堂下、使吾得時時與天地萬物相爲交對、相爲感通、是聖人此併包宇宙之一念、既已植爲樂本、又安得不仁覆天下、令太和元氣長在聖人宇宙間也哉、

先夫子曰、瞿九思字睿夫、湖廣黃梅人、萬曆癸酉舉人、以攻縣令繫獄、既徵爲翰林待詔、博學精于律易、其文縱橫不可羈勒

周幽厲王謚説

黄鳳翔

周幽厲王之得謚、其嗣君則宜王靖平王宜臼也、厲王嗜利崇奸、使衛巫監謗、道路以目、至於失國出奔、幽王嬖愛褒姒、黜申后、廢太子、卒殞於申侯犬戎之難、其得惡謚宜也、顧不云子爲父隱、直在其中乎、宋儒尹彦明爲之説曰、謚法最公、成周之時、其子孫自以幽厲爲謚、孝子慈孫所不能改、胡仁仲則曰、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如畫筆寫神、必欲其肖、甚矣哉二子之迂也、周公制謚法、固曰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豈謂褒貶勸懲之權、可以施諸君父、惟後世侯王之以簒弑終者、則惡謚加焉、魯桓弑息姑謚之曰隱、楚平弑虔謚之曰靈、宇文化及弑楊廣謚之曰煬、彼惟其仇之故醜之、且三君之子不得嗣也、幽厲之子王矣、而蒙惡謚特甚、論者遂謂嗣王尸之而實非也、在禮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此其義甚明、漢儒强傅益之曰、人臣之義、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故禮之南郊、稱天以誄、明不得欺天也、此二氏

之説所自來也、夫挾冥莫測之天、以揚君父之惡、豈臣子所忍爲哉、二嗣王之所遭不獲已也、以厲王暴虐、國人咔而襲之、圍召公之家、欲殺所匿太子靖、召公出其子代焉、僅乃得脱、即宜王嗣立、廩廩若馭朽被水、顧能曲諱於先王、重輿情之疑二乎、是召周二公爲宗社計至深、非宜王意也、幽王死驪山下、國亦如綫、秦晉鄭衛率兵逐犬戎、存王室、而坐視申侯之首難、置若罔聞、宜臼東遷、猶於母家寄命、奈其父謚何哉、葢周自康王以後、昭王南巡而不還、穆王西征而荒服不至、迨于幽厲、祖孫世濟凶德、於是乎黎離叛、戎狄交侵、體統遂日以凌夷、當二王嗣世之日、奉几筵而薦廟號、不惟奪于公議、亦且扼於時變、其情雖有所弗忍、而勢實有所難遂耳、假令晏然無事、而以己意爲之、入廟趨蹌、焄蒿悽愴、目睹祝史陳詞、駿奔在列、而醜惡之謚、宜揚于其間、譬則嘑爾而與之食、在天之靈、豈其歆享、與念及此、必有踧踖不寧者、吾故謂二嗣王之不獲已而持論者之迂也、然則駁孟氏之説非與、孟氏之意、葢謂社稷無常奉、善

惡有定評、凡以天下恣睢者、既罹禍敗于其身、復遺惡名于後世、卽孝子慈孫、不能以天子之尊、斧間闔之門、庶令覆轍知鑒、居高思危、不敢一日肆于民上耳、若尹氏胡氏所云、盭其指矣、夫善善惡惡、天道也、親親尊尊、亦天道也、柰何其以彼廢此、漢唐而下、其稱如幽厲者、何代蔑有、而不爲貶謚、或取節、或溢美、其臣議之嗣君主之後世亦不以爲譏、夫謚美非也、取節焉、如漢武帝唐玄宗可也、又或委曲掩覆、如晉惠宋徽、姑以昭示臣民、傳播可也、倘至情國體有不容直遂者、亦古今達道乎、繇孟氏之說、可以垂暴君之戒、繇吾之說、可以存臣子愛敬之心、尹胡二氏之迂論、可置而弗存矣、

先夫子書田亭草鳳翔閣之晉江人官至禮部尚書其碑版質無文采小品有致 百家私記公字鳴周別字儀廷隆慶戊辰進士年六十謚文僖事母至孝與鄒忠介公相友善

諸曹佞臺諫說

顧大章

天下無不佞臺諫也、而六曹之奏議爲甚、吾欲正言之而不可也、聊借昔言爲喻、以發談者之噱焉、昔人之言其出於愚痴而可笑者、莫晉惠帝若也、惠帝見道旁餓殍、曰何不食肉糜、聞蝦蟆鳴、問曰爲官乎、爲私乎、左右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此兩言者、卽今世愚痴之人猶將賤人而笑之、愚以爲斯言也、特不出於臺諫耳、使其出於臺諫、則六曹亦將覆請而行矣、試擬肉糜之覆疏、必曰米穀雖歉、肉食頗豐、愚民不食、自取僵餓、某官之議、深裨荒政、所當亟爲宣布者也、曹之屬呈之、曹之長署之、無何得旨而報可矣、蝦蟆之覆疏、必曰、官私地産、分界截然、官地蝦蟆、宜令着籍、其在私地、亦須科取、某官之議、裕國惠民、所當著爲令甲者也、曹之屬呈之、曹之長署之、無何得旨而報可矣、設又有一臺諫具疏而駁之、則又調停其說以覆曰、前某所議、具出苦心、及見某疏、更爲精覈、今議畜多處、並依前例、如偶缺乏、令勑有司別作區處、官地蝦蟆、委難悉記、姑着鄉甲禁居民毋

得竊捕他如原讞所當永爲遵守者也曹之局呈之曹之長署之無何又得旨而報可矣如是則曹之局爲能其長爲賢而宰相爲無罪不然皆咎之徒也客聞而咤曰是何異趙高之欺二世乎曰何可比也高之爲鹿馬也二世左右猶有言鹿者高能中言鹿者以罪而不能得其始之一詞於馬也今臺諫之所謂馬則舉朝之臣無敢有知其鹿者矣歸以告其家夢以噤其口必皆曰是誠馬也向幾誤以爲鹿嗚呼臺諫之氣其服人如此豈不更烈於趙高哉

萊窩說 并序

劉基

萊窩者宗姪彬之所以名其居室也彬字宗文少好學有識而未用其居在處州府城之東門每求予爲文而恒弗得暇今年予來京師而彬亦以儒士貢爲工部主事因戲作萊窩說且以勉而進之云爾

犁眉公謂東門子曰子之居東門也井地十畝既夷既壞俯壕爲溝倚城爲墉籓以枳林緯以蘖場是蓋比如東鉞鋑若攢鎗蛇蜴不能求其縫罅蚍蜉不能爲之穴隙也何不犁之以種樹乎又何不耕之以藝稷黍乎不然何不大爲之池分北山之泉流以養鱉與魚乎徒何爲乎築陋室于其中墍糞土以爲壁苫以腐茅蹟蝸是宅藉以瓦礫羊蹄豕跡與鼷鼠爲主客平明出門不馬不車不羸不驢以造他人之廬呼朋命徒左蹌右趨談無用之空言强相名而曰儒坐視殷賑之腴索爲蓬藋之區不亦悲乎吾聞燕秦棗栗樸橙鄧橘李梨薁鬱桼杏周漆柿梲奈褉琬容琰質椅桐栝柏堅緻有瑟桂椒萸椴吐芳酵馝木瓜

榿栫藷萸葛芀、蘘蔓蔏鷞、彼挈此茁、或脯其材、或以其實、或黄如金、或赤如日、翹翛遠條、可蜂以蜜、克勤厥營、苟獲其一、富擬封君、受天之秩、范子所至、穿池種魚、史傳貨殖、盛稱附朱、八口之家、五畝之宅、牆下樹桑、足以衣帛、今子不士不農不商不工、綴籍州庠、四體不充、人皆子嗤、子曷不僂、東門子眙聽之、愀然思之、脊然、瞿然而作、再拜而作、立而言曰、公有言、吾獲矣、而吾亦有知焉、請以復於公、吾將以藝稷黍乎、則古人一夫受田百畝而給、今將以五畝爲宅矣、則

所羨不過二十之一、不能以不飢也、抑將以種樹乎、則近者非四三年不成、不知遠者又幾年乎、不可以懸吾釜而俟爨也、抑且爲池以畜魚乎、則我身畸耳、貸力於人何日成乎、不可以贍吾肮而待汲也、今當種菜而鬻焉、尚庶幾哉可也、夫、菜也、者、采也、君子之所采也、或謂之蔬、蔬也者、疏也、食粱肉者之所疏也、君子所采而食、粱肉者疏之、庶幾或者可以裕我矣乎、乃往訪于溪南之圃人、得膏土沃泉之術、蒐四鄙之菜、類其族而種之、買牛牯一、犉二、鎡其菜蕪、芟去奥蘙、拔其荄杜阜駢鍷而灺之、穿井於其四隅、建桔槔焉、淅水有池、洩水有渠、或培或溢、或叢或奇、灌溉攸宜、或耘或耔、疎、稠、比、稀、慈、稺、畢、肥、根、莖、實、葉、各隨其時、羅之離離、擉之菲菲、未浹旬月、而東門氏之産、色澤如也、貌懌如也、窺其園則鬱鬱芊芊、入其門則盎然春溫、有酒盈尊、他日犁眉公過焉、東門子眙御諸門、犁眉公笑曰、子亦足於斯而已乎、東門子瞰再拜謝曰、吾願見公而有陳焉久矣、請坐於吾廬、而爲公言之可乎、公曰吾願也、東門子眙曰、公能悉

識吾菜乎、公曰未也、請之園而言焉、曰、始吾之不營是圃也、漠乎其無思也、今吾之既營是圃也、惟其所以壯吾址而厚吾生、則非一日也、天地久其道而萬物生、聖人久其德而庶功成、士、農、工、商、久其業而百務貞、故植韭以爲之君。韭者久也。所以久吾生也。致久必愼其揆。故植之以葵。葵者揆也。揆得其道。則視明而聽聰。故植之以葱。聰達則得算多。故植之以蒜。蒜算也。算不失。家必豐。故植之以豐。豐則殭矣。故植之以薑。薑殭也。物大殭則過剛。剛過則折。君子戒焉。

故植之以芥芥者戒也戒事者思必苦思苦則毒故植之以荼荼毒雖于中而用力勤故植之以芹勤極則病故植之以蒲蒲痡也病之劇也病劇必弱故植之以荏荏柔而弱也弱則微矣故植之以薇薇骿弱也骿微則羸其行故植之以蔞蔞者僂也愈病必以藥故植之以芍藥藥攻病不可失其養故植之以鞠鞠養也得其養而後蘇故植之以蘇蘇則起矣故植之以芑起必慎以保其後故植之以狐狐者護也護不違乎道則難舒而福生焉故植之以芷芷者祉也

引祉莫大乎有德故植之以蓄蓄必有濟故植之以薺薺者濟也濟自近而之遠自界而底高也故植之以菘菘者高也高極必窮故植之以芎藭窮者必界計故植之以薊薊者計也吾朝而游焉觀其莘莘菁菁可以悅吾目而暢吾情夕而游焉樲其芳而茹其英可以甘吾腹而曼吾齡又可以究吾知而通物理安得不悠然而永懷怡然而自喜哉夫吾廬寓也不足以延長者而長者肯臨焉不可以不志請名之曰茱萵願公爲吾誌之犁眉公大悅遂旅其萊酌其

酒書其言而去

先夫子曰伯溫靑田人官至御史中丞封誠意伯謚文成凡識緯前知之事世多傳之伯溫然觀其爲方氏所侮羈管欲自殺門人密里沙抱持得不死向使前知後日之佐命必不走此計無復之之路故知西湖雲起舉酒大言一切皆傳會贊說耳伯溫之文潔淨而未底于精微其言天下文章宋濂第一基次之張孟兼又次之亦言之太易將置趙東山胡長山輩于何地乎

觀陶說

邵寶

邵子觀于景德之陶、歷䢼工所咸造焉、客或歎曰吁、陶之爲器其難矣哉、方其取土於山、猶夫石也、礶而粉之、澄之以水、濾之以渠、浥之以甓、和之以槳、始可以埏而規之、又必削其未整焉、因以壞者什一、磨其未澤焉、坏者什二、潤之以膏、飾之以釆、內諸火而出焉、壞者什伍、其幸不壞者、璺隙瘢玷又什之三、蓋自始規而至成器、以獻于尙膳、其不得與焉者多矣、然取土而舁者若干人、礶者若干人、澄者濾者浥者和而揉者削者磨者潤且飾者納諸火者各若干人、凡越工者十、而后器斯得其成也、其獻之上不過備一御耳、爲之如是其難、而用之不以爲異、是可歎也、邵子曰是誠難矣、雖然、吾猶以爲易也、夫取土而制其質、澄濾浥和而後就規、刮磨潤飾而後就火、苟不壞者皆成器矣、器而獻之、不過三月、則離山野而薦諸郊廟、陳諸宮寢、祭祀享燕、賓與有用焉、斯亦異矣、覩其爲之之難、亦何負哉、乃若君子之修身以待用者、材以爲土、學以爲礶、戒以爲澄、省以爲濾、從義以爲浥、力行以爲和、循禮以爲規、研精以爲刮、師友以爲磨、出詞以爲潤、表儀以爲釆、自試而微之以去其瘢隙玷璺、近者十年、遠者三四十年、曾不得望君門而效用焉、甚或終其身於山野、其覩夫陶也又何如耶、賓方陶於人才、知其難焉、故陶吾猶以爲易也、客起而謝曰、吾問爲室不足於一陶、今乃知其難若是、雖然器猶末也、請著以爲說、俾用才者知焉、

明文授讀　卷之十三　說　圭　味芹堂

虎銜魚説　張合

春秋推災度云、四方煩擾、衆庶失恩、則虎銜魚矣。禺山子曰、奚翅魚乎、奚翅魚乎、今恐不免於銜蝦也。棠迺停都、見漁石公、喈謂棠云、前之廿歲、監司鮮以賕著、近鮮以不賕著、方拱遜偕焉、况銅章名實皆銅墨綬名實皆墨、郤下無譏矣。又曰、士也固窮之節、女也偶影之操也。監司而賕、殆六珈而姣者也。方嶽而賕、殆翟服而嫚者也。銅墨而賕、殆十金中饋而奔也。棠復於公曰、昔者之賕、鑽穴踰牆、今也之賕、連闥洞房、昔也之姣、叔孫僑如、今也之姣、衛渾良夫。昔人有云、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今也反是、前茲之賕、惟恐人知、今茲之賕、惟恐人不知、賕非美名、爲曰惟恐人不知、曰不知、不知則何爲來哉。由此觀之、虎奚翅銜蝦哉。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百家私記、張合字愈光、號禺山、永昌人、父志淳南京戸部侍郎、舉鄉試下第、遂不謁選、年八十餘、與楊升菴同學、其交至厚。

尋瞳使者説　顧大韶

烏有先生好奕、毎晨起對客手談、必夜分乃寐、終歲未嘗厭、然恒苦黒子易磬、輒市以益之、不旬日輒復磬、似有物盜之者、遥視白子、則宛然無恙也。先生怪之、比夜箝火帳中以俟、良久聞棋局上索索有聲、亟取火照之、則見數小鬼方共攫取黒子、先生叱曰、是汝耶盜吾棋者。鬼謝曰、先生勿怖我、我冥君所遣尋瞳使者也。先生乃改容而問曰、何謂尋瞳使者。使者對曰、先生不覩夫人之目乎、眉綴其端、睫衞其表、非骨非肉、黒白了了、此目之形也。若夫物態横前、膠膠擾擾、睛者自盲、明者自瞭、此目之神也。其能察秋毫、辨異同、規大小、準卑崇、分媸愿、別苦工、俯瞰淵泉、仰矚蒼穹者、萬人之中、唯三四公耳。凡夫惛惛默默、若啟若蒙、倒上爲下、迮西爲東、有其具而無其用、有其數而無其功、則皆是物之爲也。先生笑曰、誕哉使者之言、夫天有兩曜、人有雙眸、外與家接、中與心謀、聖愚所共、誰劣誰優、愚則作瞽、匪目之辜。且夫大冶鼓鑄、其何弗殺、畢世光明、云何弗淑、乃俾辜恩、豐其部

忌使者之言令我心覺使者曰先生見其一未見其二謂造化之至仁而不知鬼神之以人爲戲也昔者鴻濛好事幻成天地萬物假形男女分位賤者爲隸貴者爲帝蠢者爲癡靈者爲智殊塗各歸百慮億致或甲喜而乙恚或此妖而彼瑞施厲交譏莛楹互譏曰若沸羹訟若委積自妍而謂人媸自醒而謂人醉此皆是物之縈縈故紛如其多僞獨有離朱與重瞳恒掩目而睨覷蓋唯明暗之參雜適以照宇內之大備也向如先生之言責大冶之鼓鑄耀舉世于光明

則夫六合之內可使盤斯照而砥斯平三王奚勤于誓誥五霸何爭于血盟老聃豈好譚乎道德而仲尼胡爲遑遑乎列國之轍且使蘇張無所掉其舌左史無所措其筆蚩尤之兵不試荊聶之頸不刎羿奔不棄于廟堂而顏閔不困于蓬篳王嬙不委于穹廬而嫫母不登于椒第寥寥乎今古之間長曠然其若一又烏在天地之變化而人事之多術也哉使者之詞未竟烏有先生下床再拜稽首曰微使者吾無所聞至言吾嘗笑世人之掛目而不悉造物之巧心也無

何天將躍使者盡傾其思子以去矯謂先生曰慎無泄吾言泄吾言亦將以是物更先生之目先生謝不敢故拄私其事閒以語于墨客卿客卿退而志之

裁衣者說　周容

崇禎初京師尚恬熙也其矜體貌有厲成者以裁衣名者非赫然有職不能得其一日暇然指未嘗拈鍼綳云每且攜剪以出群工隨之至一家必請見主人而後下剪剪如風生剪已指一工曰若爲之出又至一家亦如是以次畢晚乃收羣工之值半羣工安焉曰非若剪不適主人體若此十餘年資以裕乃借例參選得司庫官帶將就道羣工醵錢是餞酒酣合座起曰衣非翁剪莫當意是必有道向固不敢請也今翁已就仕版矣敢以請于是成乃曰予固未嘗爲凡員外條治衣也治必有職有職各有體不止修短肥瘠間也須審其資衆曰何資曰官資衆愕然成曰凡人初登右職其氣盛盛則體仰衣須前贏于後久之漸平矣又久之心營遷擢思下人衣乃前殺于後故衣之適體在審官資之淺深資之淺深即觀其人之俯仰予能一見而知之也衆皆悅服獨一年少者起曰近日人情多意外者吾鄉有初登右職未習也意自下已而得勢遂生驕是與翁言反矣且人不自爲

體矣以所接之人之體爲體今日而接當塗衣宜前殺後贏明日而接冷曹衣宜前贏後殺或一日而當塗與冷曹先後接焉衣將奈何或一座而冷曹與當塗參伍接焉衣又將奈何翁雖神於剪亦將窮矣厲成大笑曰若言是也予猶是行古之道也予行矣不可以宜于時矣周子聞之曰厲成善用剪而年少善用尺不特以度衣也能以度人厲成可司庫彼可司銓思二人言則知當日京師右職求端其躬正其體使我衣各守其剪尺而無所短長其間者不一二見也世事安得不有今日哉于是述之爲裁衣者說

張錫琨記周容號鄮山别號鼇堂鄞人自幼穎異爲諸生有盛名鼎革初浮海急知己之難受刑跛足隱居不爲進取計遊于縉紳之間以筆墨自給俠而依阿倏而做慢常使酒罵座又善哭叫號之聲驚動鄰里蓋不得志而猖狂自恣者縉紳間多重其書法鄮山自詩詞字不如文文不如詩詩不如畫與范筆山夫子雪汀叔父文友善過予家盤歡飲連夜醉中題詩盡兩壁又於壁上寫樹作直幹上無葉下無根但書天下事俱以不了爲妙在出人意表爲快耳晚年盡删其酬應之作有春酒堂詩文集藏于家其詩情真氣厚蘊藉風雅卓然自成一家人多傳誦之文集絕少稽本梨洲先生嘗見之而不得近從友人處得文十餘首拔其裁衣者說爕薗賦與其論詩論字書藝苑金針亦已和盤托出因爲補入惜予未窺其全也

馬弔說

李鄴嗣

馬弔說者起于天啟時以四人相角用俗所鬬紙牌朱江四十葉而以法行之其縱橫取舍之間形格勢禁各有深意于論罰更嚴謂之馬弔者言此戲人得二桌爲本今勝家上五桌而三家適各一桌其狀如馬立而弔其一足也吳中士大夫嗜此戲者至忘寢食漸行于京師其例不同都下謂之京弔吳中謂之吳弔好事者發其妙撰爲馬弔十三篇客有問余者曰此戲取勝甚多何獨舉馬弔且于十字門最尊百

老何也余未有以應之既而喟然曰嘻嗟乎此亡國之兆也弘光之敗成于馬士英永曆之敗成于馬吉翔馬氏用而國亡故豫弔之也且馬弔爲之香爐脚折足之象也京弔吳弔並行言南北俱可哀也然馬士英不用阮大鋮國未亡而百老則諸盜中之阮小五也百老雖爲人滅尚可得籌言大鋮雖名在逆案而其餘威尚張也尊之爲老者言大鋮在闇孽四百餘人中其才獨爲之魁也百老冠進賢側首者言大鋮始進不以正也百老膝按一人頭者言大鋮能橫殺人也其上尚有紅萬千生而百老獨貴言大鋮得用則其才非君相所可制也小五兒小二弟小七言大鋮兄事士英弟畜諸小爲一門並進故弟七號曰聽用而其兄二稱立地大歲言日家畏太歲不可犯而及非則退舍今士英驟當國一歲而亡也小五亦曰天罪星兄天劍弟天敗言士英持太阿使諸小敗壞國家而禍俱本于大鋮罪實通于天也且其戲起自天啟時值闇黨大喪國家正氣遂釀劇盜蠭起至國用盡耗而亡故始萬萬貫而極于空無文爲國欲

不亡得乎傳曰三月無君則弔已豈知有甲申三月之禍也客爲愀然曰噫誠如君言吾曹奈何習此亡國之戲乎遂相與毁其譜焚其葉戒不復角且命余著爲說以傳諸吳中士大夫酷嗜此戲者

百家私記先生諱文亂字鄴嗣今以字行別號杲堂崇禎間諸生鼎革以來絕意進取有杲堂文鈔詩鈔行世詳載先夫子南雷文定中墓誌

琴釋

胡翰

嫣仲子學琴於東峴之叟、三日而鈞絃、七日而成章、不習者踰月而幾於忘矣、客有造者曰、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吾見仲子之琴徹矣、亦有故乎、仲子曰、無故也、吾聞清角者、天子之琴也、號鐘者、諸侯之琴也、皆古之制也、未之能詳焉、吾嘗以今之琴攖而辭之、揆之於古、其制有曰八尺六寸正度者、有曰七尺二寸者、又有法四時五行長四尺五寸者、又有象三百六旬有六日爲朞之數者、代有不同、孰

從、而準之、五弦宮商角徵羽、大絃寬而溫、小絃清廉而不亂、故宮爲首、商次之、角又次之、徵羽又次之、未有以宮居中央、商張右旁、小大相次、不失其序、如漢儒所傳者、習而不察、孰從而正之、五絃之外爲少宮、文王所加也、少宮之外爲少商、武王所加也、未有爲文王操、能去武聲、不以少商應大弦、如唐人所論者、此、又弗察也、謂之變音可也、音止爲五、加二爲七、蔡邕益之爲九弦、孫登損之爲一弦、山一衍之爲二儀、由十倍之爲二十者、有之以爲好事者之過、而二十

七弦之雜、周已具矣、此別出變音也、故名曰　後世迭爲損益、蓋不知其非正也、漢去古近、史遷所載當時之制、豈不由周人之舊乎、桓譚蔡邕可謂好古矣、未聞有取於遷也、歷數百年而至唐、楊收猶其獨見之言、以折安況生之徒、而在邕亦未之有及也、以史遷桓譚蔡邕楊收之博物通類、猶不能正之、後世孰取、法焉、況聲音之別、有經有緯有從、其製有暢有操有引有吟有弄、其妙窮本極幽、得之心者不可喻以言、得之手者不可傳以辭、得之天者人不與力焉、求

其如成連師曠師襄師文者、益、又、遠、矣、天地之間、形氣相軋而聲生焉、今大高厓巨谷、原源所出、淙然而鳴、沛然而決、澎湃沓沘放乎江河之間、瀰乎春容而自得、及其遇大壑、批大窾、怒而相射、回旋相薄、大者砰然、小者硜然、聽不可極、砉若神物憑之而莫測、此非、水、石、之、聲、也、邪、鴻濛廣莫之野、噫氣鼓之、或穆而清、或凄而厲、八方蕩摩、其變也霅然、外陰閉而內陽欲出、二氣未分、若與敵遇、轟然動乎九地、慍而磕磕颯然而天雨、此、非、風、霆、之、聲、也、邪、脅至德之光、合生

氣之序，剛而不怒，柔而不懦，嘽緩而不肆，幽深而不
怨，不播不石，不噍殺，不慈懣，其情深，其文明，其氣也
盛，其化也神，洋洋颯颯乎，非風非霆非水非石，此何
聲也，惡得而寫諸？各疎而聽，俯而作，畢䀹而退，仲子
援琴而歌曰，高山之巍兮，悲予之無儀兮，去之
流水之蕩兮，曾不濡我裳兮，去之
予

唱

明文授讀卷之十三終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讀

頌贊箴銘

平江漢頌　宋濂

天命皇上為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庭，初以
軍旅之師與濠泗間，遂撫淮甸，平江東，攻浙東，西下
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
叟，垂髫之童，涵泳至化，皞皞熙熙，如承平時，于時陳
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修蒙衝，

虛驅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寇
豫章，三月不解，皇赫斯怒，乃召群臣于庭而告之曰，
陳虜不道，敢犯予侮，昔者蕩搖我邊方，侵軼我姑孰，
伺偵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隣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
覆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冀其
悔禍，以自逭于天刑，癸卯之夏，乃復闚我豫章，是其
內德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
不順，唯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朂予以成厥功，
群臣曰都，于是右丞臣達叅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

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備
厥戎器備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上躬擐甲胄禡纛
龍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上陳虜大懼解圍而逃丁
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上分舟師爲十
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
集砲聲雷鍧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內水色盡
赤焚溺死者動一二萬流屍如蟻滿望無際己丑焚
僞平章舟刈戮餘二千辛卯復酣戰虜將張定邊素
號梟猛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

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濟保鞋山不
敢吐氣我師亦據湖口扼彼喉衿列柵南北江岸置
火筏中流水陸嚴戒以候其發八月虜食盡遣舟五
百艘掠糧都昌又爲我大將所獲壬戌虜計窮冒死
突出將上趨九江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
子自辰達酉桴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于舟中癸亥
降其衆五萬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歌而旋舳艫相
銜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歡迎俯伏道
左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遇春

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賚金繒有差臣稽在
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黃蓋敗之
于赤壁苻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
侵晉而謝玄謝石敗之于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
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而史臣具
書之以爲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
爲之晦冥日月爲之無光山河爲之震盪其神功駿
烈炳耀鏗鍧與天無極較之二國未足多讓而歌咏
不作非甚闕典歟臣謹備著其事撰爲詞頌一通以

流鴻績于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錄云其詞曰天作
有德實爲哲皇肆其神略以靖寇攘義旌東指罔敢
弗恭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既歸江左攸屬浙之
東西樹侯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以控
西蜀蠢爾小醜敢讎大邦集其兇頑鋒蝟斧螗輕涉
我疆以跳以踉亦既剪刈僵骸蔽江游齊六軍直傾
其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創闞胡不然復豕而蛭翹其
蠱臂當吾車轍皇明震怒歷告在廷是決不悛命將
往征爾選舟師爾整甲兵潛爾楔櫂各警爾誠搖光

在中夷則之月禡牙江滸皇秉巨鉞以誓以戒以速
其發紀律精明熛火岔激旗旒揚揚舽漢江切艘將將
矛戈洸洸鎧冑明明被怒載厲載飛載颺雄威所吞
已無川湘既與虜逢大呼衝擊藥騰黎駁星流火戟
虐欲電奔巨礮雷轟殺氣冥濛不辨咫尺矢鋒所貫
什伍聯聯縱橫交紐命隕弗顧櫓桅湊驅簡東蝟編
流尸塞川舟行弗前虜醜既褫扶創而逸聚于湖奧
伴存喘息我方植柵江之南北火筏在流掩蔽如翼
越歷四何飛走途窮將冒萬死以絕其衝我師見之

千艫如龍似兔之走而鷹之從酣戰六時由辰達酉
僕始一發殪此酋首貫睛及顱仆若枯柳大憝既除
餘不能醜遞相告言我誠不振我革我頑我歸至仁
誰謂培塿可高嶙峋再拜稽首來降來臣皇曰俞哉
汝俘予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凍予衣汝飢予哺
昔何昏迷今始撤蔀奏凱而旋騎吹鬱搖形于樂歌
飾以鐲鐃飲至于廟頒賞于朝帛堆其家肉登其庖
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歎或謠有聲嘖嘖干戈相尋
匪一朝夕自今昇平可坐而筴惟皇神武動則克之

群策盡屈四方式之惟皇寬慈降則釋之義聲動遊
疇能敵之惟皇明斷遇事即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
所以四征成此駿烈小大畢朝孰敢肆孽在昔赤壁
泊乎合淝事以幸集尚傳策書況茲之功俊偉赫熹
揆古無讓可無咏詩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皇休
并獻臣瞻三代以還用仁興國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蕃薯頌

何喬遠

度閩海西南有呂宋國，國度海而西為西洋，多產金銀，行銀如中國行錢，西洋諸國金銀皆轉載于此以通商，故閩人多賈呂宋焉。其國有朱薯，被野連山而是，不待種植，夷人率取食之。其莖葉蔓生，如瓜蔞、黃精、山藥、山蕷之屬，而潤澤可食，或煮或磨為粉。其根如山藥、山蕷，如蹲鴟者，其皮薄而朱，可去皮食，亦可屬食之，可熟食，亦可生食，亦可釀為酒，生食如食葛，熟食色如蜜，其味如熟荸薺，生貯之有蜜氣，香聞室

中。夷人雖蔓生不訾省，然恡而不與中國人。中國人截取其蔓，只許挾小蓋中以來，于是入吾閩十餘年矣。其蔓雖萎，剪插種之，下地數日即榮，故可挾而來也。其初入吾閩時，值吾閩饑，得是而人足一歲。其種也不與五穀爭地，凡瘠鹵沙崗皆可以長，糞治之則加大，天雨根益奮滿，即大旱不糞治，亦不失徑寸圍。泉人鬻之，斤不直一錢，二斤而可飽矣。于是耄耆、童孺、行道、鬻乞之人皆可以食，饑焉得充，多焉而不傷，下至雞犬皆食之。于是何子開鏡石山房，樹陰之隙地而種焉，而為之頌曰：不需天澤，不冀人工，能守困者也；不爭肥壤，能守謙者也；無根而生，久不枯萎，能守氣者也；子向行江北，天大旱，五穀不登，民食艸木之實充飢，令乃佐五穀，能助仁者也；可以粉，可以為酒，可祭可賓，能助禮者也；莖葉皆無可棄，其直甚輕，其飽易充，能助儉者也；耄耆食之而不患哽噎，能養老者也；童孺食之止其啼，能慈幼者也；行道鬻乞之人食之，能平等者也；下至雞犬，能及物者也。其于士君子也，以代賢焉所以固其廉，以廣施焉所以助其

惠，而諸德備矣。而吾邑梁肉之家，猶駭焉而不敢食，食之則謂同于窶與賤。于是何子揣而出之，谷之清泉，爲之潔鼎，乘之陶匏，沃以濁酒，而為之歌曰：令珠而如沙，人以之彈鵲；令金而如泥，人以之塗艙；令朱薯而如玉山之禾、瑤池之桃，人以之為不死之大藥。雖則不死，藥不足佐五穀，吾亦不忍其禾、玉山、桃瑤池，獨從羽人于丹丘，坐睇下界之人，瘁饑啾啾而不得一嚼。

思舊錄：何喬遠，字穉孝，號匪莪，閩人，崇禎時為南

司空四方名士多歸之九日大會于鳳凰臺分韻賦詩所著有萬曆集固一代之作手也錢牧齋以其所纂國史命名名山藏訾之此蓋不敢以私史亂國史何可非也

陸象山像贊　趙汸

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自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滇滓生贊有序

朱淛

滇滓生者肝江廖應淮海學也抱負奇氣好研摩運世推移及方技諸家學年三十游杭上疏言丁大全誤國狀大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生荷校行歌出郡門道傍觀者嘖嘖壯之抵漢江濱遇蜀道士杜可大揖曰子非廖應淮耶生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可大曰宇宙大虛一塵爾人生其間爲塵幾何是茫茫者尚了然心目間矧吾子耶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同葬

玉枕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盜發其冢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余贖盜得之今餘五十年數當授子吾俟子亦久矣乃言于上官脫其籍盡教以冢中書其算緜聲音起生神鑒穎利可大指書未到者生已先意逆悟可大自以爲不及學既成去隱宜歙間遇余安裕弋陽將教之安裕勸生業中庸生瞠目厲聲曰俗儒幾辱吾康節于地下矣復去之杭客賈外史家晝市大衍數夜沽酒痛飲飲即吐吐即飲不醉如泥弗休醉中嘗大

叫曰天非宋天地非宋地奈何奈何語聞賈似道遣客叩之生曰毋多言浙水西地髮白時是其辭也似道未解復召至屏人與語生曰明公宜自愛不久宋鼎移矣似道惡其言掩耳走生亦徑出過會淵子家索酒痛飲酒酣作嬰兒啼曰大厦將焚燕猶呢喃未已耶復賦歌以見意都人士聞之競指以爲怪民不與接獨太學生熊瞈聖猶時造其廬生私執熊手謂曰吾端居會稽間空中戎馬百萬來人鬼作哭泣聲壬申襄樊陷甲戌宮車晏駕

乙亥長江飛渡似道亦殛死臨漳丙子三宮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亂走噓吸事耳子不去欲何爲居亡何宋事日非沿江州郡望風奔潰生大慟曰殺氣又入閩廣中吾不知死所矣遂逝去其言無一不驗後四年病死處州學中年五十二無子唯一義女從之生宗堯夫先天之學頗自謂知易嫌見諸易師傳疏不問淺深輒詘駮以爲樂及論後天則尊羲畫爲經象爻繫辭爲傳黜文言彖象二傳爲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筆不能作上下繫

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演儒記爾、蕃生聰明絕人、未聞道而驟語數、故其論經多失中、然性使酒難近、又好訐人陰私、人面頸發赤不顧、罕有從其學者、唯國子簿吳浚進士彭復樂師之、浚不卒業、復屢受譴斥不怨、生將逝時、名復至口發例、手布籌、雖平昔所断若終身不示人者、一舉授復、復後又授鄱陽傅立、云或曰生溺死、語女曰、吾死後一月中、朝命山姓鳥名使者、來徵吾及傅立、立當過予門、汝可出藏書示之、立當以此致大官、後皆如其言、

所謂山姓鳥名、崔鵬飛也、生所著書有玄玄集、曆髓、星野指南、象緯、統會聲譜、畫前妙用、數十萬言、今猶閟傳于世、贊曰、

乾闢成章、有文從衡、以濟以明、以洩其藏、以究乎玄、黃昔我素王、韋編三絕、墜緒微茫、誰其我綴、我參我贊、九師襄之、我苞我品、百氏攘之、如河之渾、如璞而琢、如治絲以棼、天未降割、一髮攸存、維洛有士、居于百原、邈神冲漠、凝于畫先、數往知來、小大斯甄、莫峻匪崖、我陟其顛、莫深匪淵、我淪其泉、簡材以昇、非隱弗傳、有寘者冢、卒昭以宣、或得其觕、或神于言、炎炎宋籙、維其訖矣、長星蝕柳、色之赤矣、胥辨見徵、士髮亂矣、朋昏以世、莫之威矣、魚在在藻、尚其息矣、維生之如、中如沸羹、彼將弗知、盡謂我狂、我狂如何、我憂孔多、我山我河、我川弗磨、俾淪胥以訛、我酒既嘉、我瑟又和、我寧不驕、歌北風其涼、旂旐央央、我車麗麗、蕩蕩江流、杭之如陸、有腥其穢、流血沃沃、海氛方殷、其何能日、人有恒言、風雨漂搖、夏宇障之、涉于大川、孫徒楫之、楫副宇橈、子子焉依、國武斯墜、不知攸戒、

日隕弗升、雖晝作夜、鴉舞于林、鬼瞰于舍、洗投是艱、曾莫之艾、乃愁乃驚、乃瞻乃行、乃遯死于寘、毖生之為、胡乃神以著、微之吉聖、匪程伊度、何以言之、卒淪于數、一曲之淹、不適其故、易道既泯、數亦不類、激贊于生、發我長喟、月出皎兮、在天之心、在天之心、何古何今、

自記云、余自幼即見長老談濱泮生事、近見李滄性學及成光子寶所造文、又如生為詳、以生之精藝如此、而修宋史者不列之方技傳中、殊可恨也、

故予悲之、特序之、又傷易道之微、激而贊之、惜予
予文蕪陋、不能永生也、然予情亦至矣、

黃氏三壽圖贊 有序

方孝孺

余少聞近古致治之主、惟漢之文帝最賢、求其本紀所載、殊無甚異之事、而太史遷獨稱其時老年六七十翁未識至城市、游遨嬉戲如小兒狀、以爲極盛、心嘗疑之、謂此何足見其盛乎、後遊四方、海內經大亂之餘、風俗益偷、垂髫之童、輒往來郡邑、用智巧相欺紿、然後慨然思文帝之時、信不可及、追惟其盛、未嘗不歎其難遇也、間竊自解、以爲唐虞三代固未易及、至若文帝仁厚之主、有志于治

者、皆可庶幾效之、安知不復遇乎、廿年遊婺、聞浦陽黃氏兄弟三人者、合食以居、至老不出閭巷、心甚慕之、今年至其家、三老人者出迎、鬚髯皓白、冠裳如翁、行步蹀躞可數、默然若不能爲辭、余私念史遷之所稱者、其謂是乎、天下自此殆將治矣、治亂之來、雖由于天、而實係乎俗、使捷巧佞之俗成、其流必至于亂、忠厚朴愿之俗成、治之漸也、當文帝時、漢興三十載矣、故其俗之盛如此、今國朝之興、方一紀、而東南遠邑之間、已有若三老人者、使

越一世之後安知不如還之所稱乎然則三老人者君子于其身觀國俗焉所繫豈小哉其鄉之好事者紛而爲圖而請余贊贊之固宜也雖然使天下之人皆若三老人者余之志伊周之志于是而見也謂三老人爲異而贊之者非余之志也贊曰

俗之澆薄視乎斯民治亂之原非天伊人世之方亂民喪厥德詐諼機巧胥援以溺維治之符俗厚人龐厥風既成邦國以昌亢亂既弭殆臻于理曷占其端視諸黃氏維黃世族爲婺望家爵位非崇其德孔華

特德而驕德則日隳兆居其名禰祿攸躋茲黃氏有伯有季既錫之富又賚之齒人豈不富僅以貲名孰能與喪咸以善稱人之耆艾集于一身疇得乎天施及弟昆伯氏持觴維仲之授季也夔夔以役以亘其服豈華斯帛斯絺食匪云珍于以療飢孰不能言我弗出口一其敬誠樂有壽考凡爾孫子曷不是程以革其漓以揚休聲豈惟爾家宜俗之尊孰能旌之四方是效

三箴

祝允明

余以禍福非聖哲所趨避然有自名之者蓋亦有其機矣士之機多由三者心筆舌也因各爲之箴

心

倏然而人智賢聖神而與天地均非斯曷存忽然而物姦宄盜賊而作萬物賸非斯曷出人用斯殺我我亦用斯殺人以逮其身人不可察而我可戒戒之哉戒之哉禍福曰心

舌

倏然而舉仁賢智儒而游揚誕乎非斯曷右忽然而毀暴慢倍鄙而怫遠罪棄非斯曷起茂用斯殺予予亦用斯殺茂以傷其尊茂不可察而予可戒戒之哉戒之哉禍福曰舌

筆

倏然而褒華袞立朝而炙竹耿昭非斯曷樸忽然而貶象服黥臉而流汚刀簡非斯曷典物用斯殺已已亦用斯殺物以弁其識物不可察而已可戒戒之哉戒之哉禍福曰筆

石鐘山銘 有序　　楊守陳

彭蠡之口有山名石鐘尚矣後魏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響若洪鐘也而唐李渤非之謂如其說則瀬流鹿峰皆可貫以斯名蓋潭際雙石叩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是石鐘也而宋蘇軾非之謂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何獨此以鐘名蓋山下皆石穴微波入之聲噌吰如鐘鼓中流大石空中多竅與風水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嘗親察而得其實故是酈矣而周必大又

謂上鐘石高四尺下鐘石濶丈餘叩之皆響若鐘磬他石則否復是李馬余謂波間衆竅其豐山之自鳴者乎潭際雙石其宋左師之鉦聱者乎是皆可謂鐘也然瀬流鹿峰其下響若鐘者蓋鮮石之高大而叩之函胡清越如兩鐘石者亦安得所在皆是且山之以物象名者若石鼓文筆之類亦豈必爲天下獨然後名哉助名山者其舟而察諸波間耶果扆而叩諸潭際耶抑若大寧之山嘗有巨石狀如大鏞而今已爲波淪之九鼎火焚之崑玉耶是皆不可知者事不目見耳聞而言猶不能定無稣之戒也前四人皆目見耳聞而可臆斷其有于一余固不敢臆斷頑區區一山名何損益于天下亦無足深辨者間之故老我太祖高皇帝伐僞漢陳友諒時駐師湖口嘗登是山既而大捷友諒殪焉時群敵惟友諒實彊難克肆勞六飛躬駕後戕四方皆指授將帥勢如破竹然則湖口之捷實天下之基也方登山時廟算先定聖謨孔神高陟遠覽之頃固已空七澤而奄八荒矣抑或山靈水

伯變草木爲甲兵驅龍魚爲踴躍以張皇威助聖武耶凡山川獲一覽貴登臨以名于世皆可謂奇而是山乃蒙玉趾親臨龍顏寵顧一岑一壑至今猶有輝耀何幸尚焉古之人睹河洛則思禹功往在元季微我高祖民其殲矣今四海內外百年之間庶職恬逸萬民乂和雖群動庶植猶勝于亂世之烝黎者皆高祖戡定輯寧之勞而列聖紹述喣嫗之澤也凡登是山者左顧彭蠡右瞻金陵江漢之心其可已哉兵部正郎王尚忠嘗讀書于山之

佛閣問碣余言故爲之銘俾鐫諸崖石用告來者
舍其細而恢其大云銘曰
楚有巨浸漫五百里曰鄱陽湖蓋古彭蠡陽鳥攸居
禹貢厥紀其委之窮或扼其衝有山特起嶕嶢穹窿
水經載之其名石鐘往在元季有梟橫厲江漢之間
雲擾麻沸崇岡震驚汜可小愒天命聖武舟師徂征
千艘百萬颷馳霆鈞烈火西燿煌煌赤城虜衄而遁
鄆之湖口乃踰兩鐘以望九有鸞旗前登羽衛擁後
鼓棗群鵝魚艘鳥將雲霞增耀木石焜煌天覽電矚

已容荆湘玉輅方降捷音沸騰矢激酋殪厥衆角崩
或者草木皆爲甲兵四方群敵茲虜惟劇一鼓殲之
除何庸力席卷萬邦拯其焚溺永康兆民垂億萬世
受德穹勳惟天其至謂天蓋高蜀足與儷山有巨石
何銘禹功若蝕辭剝有光流虹相古勳業亦銘鼎鐘
于皇聖明式配神禹宜偕厥銘以耀終古碣我庶民
無忘烈祖

書齋銘并序

歸有光

齋故市廛也恒市人居之鄰左右亦惟市人也前
臨大衢衢之行又市人爲多也挾策而居者自項
脊生始無何同志者亦稍稍來集與項脊生居無
中庭以衢爲庭門中開過者側立凝視故與市人
爲賈競者熟視地目不暇舉信足及門始覺而去
已乃爲簾籬夾以修屏用息人影然耳邊聲闐然
每至深夜坐者欲睡行者不止寧靜之趣得之目
而又失之耳也項脊生曰余聞朱文公欲于羅浮

山靜坐十年蓋昔之名人高士其學多得之長山
大谷之中人跡之所不至其氣清神凝而不亂也
夫莽蒼之際小丘卷石古樹數株花落水流令人
神思爽然況天閟地藏神區鬼奧邪其亦不可謂
無助也已然吳中名山西亘巨海東浹林屋洞庭
類非人世皆可宿春遊者今遂望者幾年矣尚不
得一至即今欲稍離市塵去之尋丈不可得者也
蓋君子之學有不能府府于是者矣管寧與華歆
讀書戶外有乘軒者歆就視之寧弗爲顧狄梁公

對俗吏不暇與偶語此三人者其亦若今之居也
而寧與歆之辨又在此而不在彼也項春生曰書
齋可以市廛市廛亦書齋也銘曰
深山大澤實産蛇龍哲人靜觀亦寧其宮余居于喧
市肆紛那欲避密廬地少天多日出事起萬衆憧憧
形聲變幻時時不同蚊之聲雷蠅之聲雨無微不聞
何德在耳曷敢懷居學顏之志高堂靜居何與吾事
我美室者不美厥身或靜于外不靜于心余茲是懼
惕焉厥寧左圖右書念念兢兢人心之精通于神聖

何必羅浮能敬斯靜魚龍萬艘海波自淸火熱水濡
深夜亦驚能識鳶魚物物道眞我無公朝安有市人
是內非外爲道爲釋內外兩忘聖賢之極門之畏尖
荊棘滿室厥恐惴惴危堦是習余少好僻居如處女
見人若驚噤不能語出應世事有如束縛所養若斯
形穢心怯矧伊同胞衆目可惻滌滌巳多去之何適
皇風既邈淳風日漓誰任其責吾心孔悲人輕人類
不滿一瞬孰塗之人而非堯舜
先夫子曰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南京太僕寺丞

震川之文一往情深故于冷淡之中自然轉折無
窮一味孱兀雄健之氣都無所用也其言爲文以
六經爲根本遷固歐曾爲波瀾聖人復起不易斯
言今之耳食者便欲以震川爲根本愈求而愈不
似矣私記震川嘉靖庚子舉人入上春官至乙丑
成進士歷長興知縣順德通判王弇州晚歲
贊震川像曰于轂有公繼韓
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

明文授讀卷之十四終

明文授讀卷之十五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讀

疏文對答述叢談

羅山法海寺勸化普度疏　徐興撰

竊聞胞民與物、儒治明而釋治幽、歎惦點體、緇利他而黃利自、蒞設救神道、敬遠必判乎陰陽、而博施佛門、接引不分乎人鬼、是以大士甘未成佛、欲須度盡衆生、即聖人內溝之恥、地藏誓不歸西、必待獄空鬼府、廣王者掩骼之仁、矧自數年以來、囂然四海多故、

自戊午而　之禍起、廿年戎馬、斬頭陷胸之將卒纍纍、追丙丁而黨錮之釁成、一網鳳麟、杖下獄中之忠良比比、已而滇黔巴蜀之豺虎誅夷、日方乾于西土、今乃秦楚晉鄭之魚肉殘敗、血遍赭于中原、閩越而南、每罹山海寇盜之慘、江淮以北、時罹旱潦蝗疫之殃、關津有跋涉之艱、水泉或投溺而死、豈無匹夫匹婦、經溝瀆而莫知、加以用二用三、離父子而有殍殺、以梃殺、以刃殺、以政殺、縱橫率獸而食人、老無妻、老無子、老無夫、死徙、以蠅蚋、咨地下、罕瞑目之鬼、欲乎社肉而無鄉行、間少就木之屍、尚負冤而語難游魂為變、枯骨誰依、弱喪驪家、淨土是血、燐之百堵鬼、雄索命、佛國平冤、對于同、堂惟某行脚某主僧、相視灑阿難之涕淚、緊某宰官、某居士、慨度借迎老之門、槌佛子忍辱發心、以甲為行、偕那勸施樂倡、懸高而呼、持鉢沿門、必因人以成事、揮金布地、亦將伯而助之、募者如兩手之大悲、惟化千則無物不舉、施者拔一毛于偒子、苟集衆斯重裘已成、莫嘗面錯過、靈山只此羅山便是、試伸手援他苦海方知法海現前、

時維七月、節日中元、乃泉路見天月之期、諸鬼族若冥覺之望、普天之下、共一道場、無始以來、咸登彼岸、魂來東西南北、氣則無所不之、法施天地神祇、洋乎如在其上、所願男皆善而女皆信、貴益捨而富益施、脊子傾貯粟之餅、半粒亦渾身之汗血、緇流捐隨身之鉢、一蔬即滿樹之菩提、念生老病苦死之無期、身猶可捨、隨香花燈塗果以樂助、費亦幾何、一食萬錢下箸、分莫救之鬼、但想逢君轉眼、准留行旅之資糧百年半歸定睛看、餡口之魂、安知非我現身好認自

家之頭面、嗟乎梁皇餓諱弑君、雖依佛氏以生天、尚不免臺城之報、袁絲口能賣錯、已爲强藩而絕命、猶再鳴人而之兎、無債不還、頭頭擲着、有身安寄、鼎鼎爲誰、八千歲春秋殘、恭劫至一般是楚楚之蜉蝣、五百年名世芳草夢回、何處尋栩栩之蝴蝶、歲不我與、逝者如斯、少易壯而强易衰、墻壁面前、橫馬快揚鞭何處去、貧忽富而貴忽賤、石磐心內、轉蟻忙隨磨四環旋、居惡在、想他麟閣雲臺、舍其田代人圖王定霸、良弓走狗、驍雄莫救乎頭顱、秦碣峴碑、姓氏何關于

生死、朽骨猶誇我富、餬粥儒道釋之書、喫至死行乞生涯、總向貧家、托鉢益棺尚負人豪、做盡天地人之事、咄千古英雄、膽智俱爲黑海、揚帆贏劉輸項、莫相爭、羽方罷虞歌、季亦永拋戚舞、後宋前唐何日了、趙休嗟五代、李也慢笑六朝、且收着十字街關熱大店、急尋個三更後鼾睡眠牀、八萬四千里猢猻展盡神通、觔斗只翻掌上、七十有二代傀儡停着鑼鼓、豪雄齊入籠中、悔來遲、費盡父母飴餳、一無常爲度世佛、如也未、貪他聖賢畫餅、三不朽是陷人坑、身命自有盡時、聰明再無用處、隨爾天才絕人才絕鬼才絕閻君、能煮雀燒琴、除是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大衆方上、船洗脚垢膩、能爲蟣虱、悟胎卵濕化之即此身、但稍有情、便能發諸正覺、肌膚日長鬚眉、知草木夭喬之備于我、凡諸無性、亦宜度以佛心、邪魔是世尊之逋子、婆心建鼓而求、神仙亦藏牧之亡羊、回首補牢休晚、噫嘻、人畏蹈地獄之水火、不道世間之益熱益深、盡恐墮畜生之輪迴、未省目前之爲牛爲馬、力能拔四生六道、難消片念之慳貪、施不論千金一文、遂

破終身之慳吝、凡見聞者、入歸信門、掘井眞俟乎釜焦、播種奄觀乎銍刈云爾、崇禎丙子五日、

先夫子曰、曾異撰字弗人、閩人、紡授堂集馳騁雄健、是明末一作者、百家私記、弗人崇禎己卯舉人

爲僧募白衣大士像疏　艾南英

予至武陵寓大善僧舍、主僧覺初方募建白衣大士像、爲衆生祈有嗣者致禱祝焉、而屬予弁其簡端、予前後爲僧徒作諸佛募緣碑記之文以數十計、而大士倍其半、大士聞修容從之旨、予不能舉以示人、彊人以不知、而僅舉其感應靈異之迹、若現聲于唐太宗之食雞子、現像于唐文宗之食蛤蜊者、以告四方之人、而未嘗及白衣大士、使世之無子而求有子、求有子而又求福德智慧之子者、無所緣而動、而又未嘗發明其所以然之理、合于吾聖賢者、則吾于大士之文、尚有所闕、方思補其未備、而不能不動念于覺初之請也、雖然、僧伽靈異之迹、其他固不可思議、至于無子而予人以子、予人以子而又予以福德智慧之子、則吾皆竊疑之、以彼其道既已棄妻子婚宦不事、則宜一切以其法繩天下、顧不獨不以其法繩人、而且爲衆生遂子姓之樂、況嗣續之事、起于男女牝牡之欲、此宜清淨寂滅者所視爲穢濁鄙褻、而彼且默相其間、何爲者、則嘗槪疑之、以爲稗談所載、傳聞所

述、凡無子而有子、指爲大士者、一切皆僞、而予一二友人、則又確有明徵、如極峰熊君、雲將李君、兩君皆今世偉人、其言憊不妄、極峰未舉子時、奉白衣觀音唯謹、一夕夢大士乘流至其家、次日遊河壖、見群兒澡浴水濱、有浮萎聚流而下、群兒取萎去其覆、因大呼曰、得一菩薩矣、取視之、白衣像也、像高尺餘、木理堅重、與萎並浮、又與夢符、因建菴以覆之、自是連舉三丈夫子、事詳極峰所自爲記、雲將李君者、大司馬克齋公之孫、中丞見羅先生之從子也、其室人以不宜子、奉持白衣經、一夕夢大士送子、指其傍一妾授之、雲將家多姬媵、他有所寵愛、其室人欲私試之、秘其夢不以語雲將、既而有娠、則大士夢中所授者也、兩君皆今世偉人、不爲綺語以惑衆、而予又得之兩君所親授、非若稗談傳聞之謬、以大士靈異之迹、合之大士所爲棄妻子婚宦清淨寂滅之教、而有所不得、蓋嘗思之、西方之所謂僧伽、即吾中國之所謂聖賢也、夫天下豈有情外之聖賢哉、無子而求有子、有子而求福德智慧之子、此大聖大賢、與庸衆之所同、

若無子而不必有子有子而不必其爲良子此其人必禽獸虺蛇其心而後可且不獨此也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庶各守其業而後天下治天子有賢子以守其天下諸侯有賢子以守其國卿大夫士庶有賢子以守其家農工商賈有賢子以世其高曾之事則雖禮樂刑政三代所恃以爲治者皆可懸而不用使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無子以守其天下國家即有子而皆昏庸暴虐奸鄙樂禍之人則天下之亂且從茲而起殺奪爭鬬之慘有不可勝言者豈復有世道

哉嗚呼使人人皆有賢子則夏商之後無桀紂周之後無幽厲天下不改而爲春秋戰國生民之免于塗炭者其福德可勝量乎彼以丹朱商均爲子者幸而其時有聖人焉可以托天下又幸而其時去古未遠可以破世及之例而付之天下不然吾見二聖人者慼慼皇皇亦安能怡然于升遐殂落之日以功名終哉然則大士之寂滅清淨而不廢人道之感者亦以綱維世道而已矣抑是說也不始于僧伽月令之記曰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而史記世家亦有禱尼山而生夫子之說至于姜嫄簡狄感生靈異雖大儒不以爲非當是時佛之說未行于中國也秦漢以來三代之典既廢無復有玄鳥高禖山川禱祀之禮而佛老之書徧天下則此以誠感彼以誠應亦事勢之必然何足怪哉故予既舉大士靈異之迹得之親授者以告人而又舉其合吾聖賢之道者如此僧初持此說以募武陵當有踴躍捐施而爲之先者矣雖然大士以三十二應徧諸國土則夫無子而予人以子予人以子而并予人以福德智慧之子者特

其毫末耳予佩文固已諭之詳矣

募修文昌帝君閣疏　艾南英

縣治之南、有閣巍然屹立午道者、爲太平閣、閣之東草創而未飾者、爲文昌閣、當帳源劉公令東鄉時、德洽政孚、邦之士民醵金而建之、以爲祀公之所、然以公方涖茲土也、法不當有祀、故姑以浮屠老子之說寄焉、其後公以循良高第、入爲戶部主事、又六年出爲廣西之桂林知府、而文昌之役猶未告成、友人吳上衡士孔丕與予皆公所奬拔士也、謂是役不可以不竣、乃糾合二三同志首事募施、而授簡于予使弁

其端、考之天官書及漢晉二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然則六星無所不統、非獨以文而已也、及觀王氏見聞諸書、則謂帝君十七世爲士大夫至西晉末生于越嶲張氏、始跨白驢而仙、掌司文昌之籍、而棲其神于蜀之梓潼、夫斗爲帝車、運乎中央、而文昌六星居其斗柄、自開闢已然、初無待于人之祀以司之、況自周迄晉凡二千年、自生民之初、經歷世數、必慮其職、以至于晉而後專屬之帝君邪、抑帝

君文武忠孝、實鍾文昌之精、若所謂嶽降中生者、不然、則英秀奇麗之氣、死而不朽、上比列星、若傅說之騎箕尾、皆未可知也、乃今之祀則又有異者、群邑之士民、取有德之令長而尸祝之、而上及于帝君、不已陋乎、雖然、郊禋宗祀、必有其配、若有后稷之于天文王之于上帝是也、公以撫州名士、出仕茲土、其鄉邦皆帝君所生所治所僊所報所棲神之土、疑必有夙種其間、而其功德著于吾邑者、釋冤滯、蠲部解、有奮不顧身之義、蓋嘗欲改輕齎以逸山民、設驛使以休

郵傳、雖爲當事者所沮、然義勇形于色、而心勞吾邑者則且至矣、且所謂文者、非翰墨藻繪而已、懷柔萬民、德及遐邇、休之以文、定之以武、斯義也、帝君幽則川之雪山矣、明則川之清河矣、即其化蚍裂石、摧壓五丁、糜身以保全蜀之人、其義勇有相類者、夫不勇則不能仁、而仁故能勇、是公與帝君所以配也、然予猶有進于此、夫物之無遺鑑者至于神而止矣、群天下億萬之士、三歲而取其什伯之一、以貢于禮部、禮部又取天下之士、擇其什之一而爲三百人、宜其爲

帝君所祐者必材且賢其所不祐者必庸且不肖然空疎庸腐與淫穢惡戾之人往往紆青紫登仕進而高材積學修潔自喜者令其老死困頓而不得沾縣官之祿即或遇焉又進之桑榆使不得及其鋒而用之以有爲于天下豈帝君之神偶不察與抑世固有桀醜惡正如釋氏所稱諂詐無行誼者之神以爲是人之與而不盡出于帝君與抑帝君之側有竊弄其柄若世所繪啞者聾者與搭轡之武夫眯目昏衷錯亂帝君之文衡而使是人得冒濫以進與乃人則異是凡今之高材積學屢擯而後遇者則人必曰是人也常擯于某擯于某幸而遇某先生之識鑒而始見其奇也故雖以英之不肖而公固嘗憫其屠龍之技而收之勞薪之餘然則人者固贊神之所不及矣持是說而募文昌之閣不已左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材者必售而庸者必黜則鬼神何所呈其巧而人將盡釋其冥漠茫昧之思而力于所學豈復有聽于神者哉不取必于人而取必于神然後良楛美惡可以並進然後材者歸其數于天而不材者亦將貪覬

愚痴徼幸于不可知之地誠持吾說而告之以帝君之靈雖智愚賢否靡求弗獲不必盡責其所學則傾僻而應者惟恐後也既以是募邑人而又西望梓潼稽首嵩呼自茲以往不敢望帝君分別賢不肖盡收包荒之度而但哀憫下士材臣使得與庸庸之夫並驅天路且帝君亦將以此上報我憲宗純皇帝褒封之典爲國家收養士之福而下以慰士子之心也

白城寺募建文昌帝君像疏　艾南英

予以戊午之春、常為帝君作疏、以募邑人、大約謂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者、出于廿石星經史漢天官之書、其懸象著明、自開闢已然、而世所傳文昌司錄之神、則特出于東晉之越嶲張氏、以上天垂象、而待于百億年後之人以司之、其事已不倫、又海內賢而才者未必售、不才者往往登賢書制科、欲帝君分別賢不肖、稍改其平昔包荒之度、為國家收得人之盛、而帝君之神未有以應我也、今吾里寺僧復欲建帝

君之像、與釋迦合宮而祀、以為吾鄉士子致祝祈、几將俟其售于主司者而美報焉、予重拂其意、而再為之言曰、嗚呼、鬼神之廢與、豈鬼神自為之、人實為之而已。三代而上、士之列于朝者、自公卿大夫世祿之家而外、則皆閭師黨族所朝夕察其德行道藝、而升之司徒者也、士生其間、有不善未嘗不知、有一善未嘗不知、有一長者未有不列于朝、而諸侯又每歲貢士于天子、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一不貢則黜爵、再不貢則削地、其所

以取士之詳、及賞罰之具如此、士修其身、明其學、以待上之所舉、是非明而公道著、士知其由于人而不由于神、當此時雖有文昌之神、亦且泯泯伈伈、俯伏于丘墟灌莽之間、與夫癘疫狐豺無所憑依之鬼、棲伶俜罔所求食、亦安能竊明王之柄、以進退天下之士乎、老子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殆謂是與、後世取士之法不詳、而進賢蔽賢之科、其所以賞罰之者不具、又不幸而取士之塗、一稟于文、上之人君予其良楛美惡之辨、若東西易位而不知、而所為有司者

未必皆才、甚者唐以詩賦取士、而李杜詩豪不登進士之科、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而數黜于有司、至于今日、則輿論之所推、或為主司之所斥、闈中之所賞、或為彈章之所駁、司文衡者如盲賈、微聚腐折朽蠹、充溢軔積、雖有精良者、遇而雜收之、非擇而見之也、是非之塗紛然而不一、士子無所稟程、則相率而求其故、曰是殆有神司之乎、然則帝君之神崇隆烜赫、其廟貌象設、與孔子佛老等、亦事勢之必然也、嗚呼、鬼神之廢興、豈不以人與、昔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

神雜糅家為巫史顓頊繼之乃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命重黎之後使掌之然後絕地天通今將使矯誣妖誕之說不與非必明王復作如顓頊帝堯之君而後可也得一良主司足矣主司不必皆良則雖積學高才之士不能自信其業不能自信其業則相惑而祈求于帝君之前非卓然于禍福之際者不能免此然則文昌六星懸象于天地之初未聞有燔柴告虔若王官夜明幽雩之禮而必待數千萬年至于東晉張氏之仙始司其籙而使海內之士求繫援焉其以是也夫嗟夫吾里之山川孕閟鬱伏于今殆百年豈皆無冥助與嗚呼予不幸而不生有道之世不能使其鬼不神而且冀夫鬼之果神焉以能造福于予也而復以其矯誣妖誕者以代寺僧之言而告吾友人亦衰世之意也

祭蝦蟆石文

于謙

曰汝以頑然之石棄於道傍固無以異於凡物也故老相傳以謂昔人有欲取汝以為用者重不能致遂以為神且因其形狀之似而命以蝦蟇之名固不雅矣然物不自靈因人而靈自是遂能作雲雨以利一方出影響以受祭祀物有神以憑之能為禍福理或然也且舁舉必待於婦人感應必係於血食未免喜好淫褻邀求祭祀神之聰明正直者固如是乎况今天久不雨汝享人血食受人祈禱或雖近而不及遠或寘然而無所感徒有害於生命徒狎近於婦人是則為物之妖而非謂神矣今遣本境牧民官再遣汝一祭仍曉以此義享祀以後如甘雨施降遠近沾足則汝得以安居故處永享血食如一晝夜不雨將積薪以焚汝使之形滅體碎以絕妖妄吾言不虛汝宜聽受

先夫子曰忠肅字廷益錢唐人兵部尚書其處置兵事之疏布帛菽粟之文也

瘞古誌石文

鄒觀光

去先塋數百武而近、工人掘地得古甓、爲縱橫尺有奇、余拭而讀之、則唐人墓誌銘、字尚未剝落可讀、古色黯然、其葬以大中元年十月癸亥、其先世皆貴盛、三世父子兄弟簪纓相望、而獨墓者誌者其姓名蝕不可辨、其地則安風鄉、其人誌稱其聰明仁孝、然文甚簡質、不作近代諛墓語、嗟乎墓者藏也、骨肉歸于土、無不壞也、誌以志之、銘以名之、庶幾陵谷變遷而名不朽、而唐大中距今千有六百年、羨門滑闟玉匣

珠襦、一切亾有、是誌落他人手、供累塊耳、張籍詩千金立碑高百尺、終作他人柱下石、今既不幸而見發、又幸而遇余、而又不幸終不能舉其名、世之人役役百年之內、復規規百年之外、敝精竭神以蘄不朽、亦何益哉、晏平仲所言焚之亦可、沈之亦可、其衮衣黼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其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達哉其言之矣、雖然、余既已耳而目之矣、安知爾之神氣不傳坏土以存哉、余命童子瘞之故處、而仍以觴酒豆肉爲文以告之曰、千百年之前。貴耶賤耶。賢耶愚耶。吾不爾知。千百年之後。存耶滅耶。顯耶晦耶。爾不自知。又更後此而千百年。爾銘無恙耶。吾言存耶。吾與爾皆不能知。而向爲爾也者。惻但悲哀而誌之。今爲爾也者。歔欷太息而瘞之。是造化小兒之愚吾與爾。而吾與爾又不知也。悲夫。

先夫子曰鄒觀光字孚如楚之雲夢人官吏部郎中萬曆間同陶與銓部水火故其言銓事獨詳君子小人之分黨於此可考見文亦能達所欲言

瘞旅文

王守仁

維正德四年秋八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携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歎、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早、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

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噫、吾與爾猶彼也、二童閔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緊何人、緊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爲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峯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然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

二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峯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痛。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于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噓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

子爾僕尚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纍纍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號而徘徊兮飡風飲露無爾饑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玆墟兮

解尸虫文并序

陸銓

柳宗元聞道士言、人有尸虫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于帝以求饗、遂爲文以罵之、予謂尸虫有無未可知也、果有之、天視聽奇焉而可罵乎、人常恨天人判隔、下情不得達、尸虫日以心跡默聞、君子有所恃而益爲善、小人有所懼而不敢爲惡矣、爲世勸孰尚焉、趙清獻公每事必焚香告天而行、訴之不亦可乎、若謂尸虫伺人隱微失誤尤非也、凡世顛倒是非變亂

黑白、必有所邀求不得而復爲之、論事出于無心、論人及于無辜、雖小人未嘗枉是非之公、尸虫未嘗邀求于人、而人亦未嘗有所不得于彼、中處胸臆莫見莫顯之際、觀由察安、唯公唯闇、天之信之不亦宜乎、予實懼尸虫之無也、不然、何世之詐顯欺獨者、洋洋得計、終其身而莫之天厲也、又何世之負直茹寃者、人莫之說、而亦多未見暴于天也、尸虫無求于人、有功于世、而宗元罵之、尸虫負訴久矣、爲文以解之、

惟天之正直兮、好善惡惡、嗟人心之隱微兮、藏奸示樸、雖帝神之聰明兮、燭外遺覈命尸虫以宅腹兮、伺幽觀獨、惡未發而先知兮、善無微而不錄、詐者不得而欺兮、貨者不得而黷、秉公直以承天命兮、哀世態之倏條、羊質虎皮之何爲兮、洞肝膽之必燭、懷忠負直之悲抑兮、幸天鑑之終恭、彼月旦稱善評兮、時指鳳以爲鷲、況容色之易炫兮、忽誇石以爲玉、世無尸虫之公直兮、孰爲天之耳目、君子幸素履之速聞兮、小人伊中怨而懷慼、果曰訴之必行兮、迅昭昭之禍

福、何小人之不君子兮、而可封之未比屋、宗元之懼訴兮、得無自省之不淑、娛妒之惡水鑑兮、駑駘之忌伯樂、幸是非之不公兮、必我躬之不足、彼微辭之瑣屑兮、于尸虫乎何辱、

張錫琨記公字選之鄞縣人按察副使倂之第二子也嘉靖癸未進士爲刑部主事值大禮議起公哭諫廷杖絕而復甦尋以才推典十三司章疏數斷大獄衆朝不能決者公以片詞即定改武庫員外郎出上考福建轉禮部儀制郎中上方稽古禮更新制作四郊親蠶親蠶諸儀冢宰李公倚公以爲辦上特頒白金采幣旌其才已爲永嘉所忌出爲福建按察副使兼漳海道尋遷廣西平努灘猺賊遷廣東布政使以內艱歸卒于家與其弟鈇俱有文名黃夫子有墓表

再告李朱二先生文　黃道周

壬午冬十一月、周以解網得乞骸還山、道出臨安、欲再入大滌、從諸友講論數日、而先是夏五、擬枉講舍已三十餘日、策訪歸雲、杖折膝瘡、稍爲重創、又從九江瘧作、移疾過西林、秋深氣涼、血枯脈滯、不復能臨眺如常時、而朝命甦蘇、敦趣就道、業自京口拜疏、冀得仁覆假之首丘、溝壑餘年、無朋友麗澤之求、有墓木拱之願、向平指畚、業悟死生、文公車帷、奚殊朝夕、而猶未謝嚶鳴、遽呼邪許、亦夏甫所以屏居申屠

因之興歎也、人生幾何、安棲靡定、叔子魂魄、滯於龍山、當陽名勳、刊於峴首、幸遺正則、絕勝於岐、能弃謝長沙、遺臆於鵩鳥、即當歸設特羊、誓誠先隴、還酬里鼓、以報鄉人、示膚髮之不傷、告兆域之未絕、若建炎之事、李公再名於中朝、紹熙餘年、朱翁亟趨於講席、非哀德所敢、所亦遜、所未逮也、嗚呼、知足不辱、柱下所稱、力少任鉅、元夫致誠、毛鷙之林、潰鳥遯棲、輪載之轅、蹇犢泣策、毛羽之倫、猶尚如此、而況于人乎、周觔骨疎脆、既無忠定干櫓之能、學業迂疏、又少文

公博約之致過江肴卿八字不張剖臓見肝三言就服輿幡太學非必萬人挂劍馬前僅差信宿當堯舜之世倖免共驩值巢許之倫不堪臣僕使有陳東諸輩萬其血章元定諸賢留其皐比雖欲旋吉建西徘徊劍水淪若丹竈之旁息魂黯淡之上豈可得乎張季鷹有言有虛名於海內者以求退固爲難王輔嗣亦云蹈剛明之後者雖當位而有咎以難退之名乘不當之位欲佈病賴以跻天閑雕夏慕而祈霖雨不待識者知其不倫雖使蒙璆揣其難任矣嗚呼以兩先生之才之德而時遇差池業不上於說盤功不齊於伊呂况無兩先生之德之才而夜行不休踰淵求涉固譙鼓所以鳴辜小孤之所竊笑也於時水腹已堅陰晷且縮遙思松菊惄如週饑願想懸嶠邈如河漢諸友之公車已動故山之丙舍仍荒何由再親瀟瀟掎考此景鐘信宿山阿聞玆默誨乎何羲兆邈不肯至桐君山謹附數行告兩先生并不使桐老嚴陵嘗吾湍湍也

私記自家曾于康熙丙寅之九月自杭與吳身徒步至大滌山洞霄宮巳毀止存無塵殿與方丈

數間而已李朱二先生像在方丈側長不滿尺堊塑俚惡想非原像設也嘗考宋時之提舉李于洞霄者凡一百二十八人其初置以佚老優賢與寵輔相大臣之去位者地望最隆往往有從此即起拜左相雖聆應景靈醴泉萬壽太乙神霄寶籙俱莫及也熙寧後乃悉罷疲老及議新法者使之無限員以三十月爲任南度後或以老疾自丐或以忠直見疏或以阿附見黜非復舊制

遥祭阮大鋮文　沈士柱

丙辰長至之後二日、近故降大司馬阮公之喪至自浙東、蕪湖沈士柱聞公知最深、敢爲文以告其靈曰、古稱知己重于感恩、以予觀之、豈獨感恩爲知己哉、漢之有孔融也、博問强記、代師表、曹操非不知之、唐之有顏眞卿也、純忠大節、爛焉與日月爭光、盧杞非不知之、然惟知之深、故忌之愈切、殺之愈速、天下後世祇知操杞之爲妬賢榮身、敗善禍國、而不知於兩公未始不稱相知也、以余少賤、未嘗與司馬公謀

面、竊聞公蚤歲掇科、歷登華膴、中常侍之際、勢中要路、與賢士君子爲讐、說者遂誣公爲璫假子、獻百官圖、導之殺正人、余謂不然、逆焰熏灼、嗣府滿天下、得公不加益、失公不加損、且公躬吮癰舐痔之行、媚閹憲揜爵之人、具翻江攪海之才、行下井墮石之事、何求不遂、何欲不逞、而位不過光祿、雄狐九尾、不得與彪虎稱雁行、余以知公之迹巧而事拙也、烈皇帝手定逆案、閱公封事、置贊導之列、終身不齒、鼎湖之後、說者以公深仇先帝、不復爲先帝報仇、余謂不然、恩

宗御宇、使悉公權奇、復賜采錄、抑或洗滌瘡痏、含茹優容、則公恩怨親讐、亦與衆相忘久矣、唯毅然不搖於衆論、使公十七年、林壑養其鱗甲、豐其羽毛、得甘心快意爲殺人之具者、伊誰之賜也、予以知公之賜仇而陰德也、公粗涉藝苑、其詩文不與恒人、獨所製詞曲走一時、說者謂公憤世嫉俗、其科諢皆指目正人、余謂不然、弘光半載、公所行已登場塗面自爲玩弄、其語人曰、寧可終身無子、不可一日無官、與流芳遺臭者何與、及逃竄嬀兹、復謂敝鄉衿友我必不學

伯嚭錢塘、無論公自比宰嚭、作讖錢江、此語不出正野史、作劇者神子胥之靈、以愧後世公詭讒邪之魄、公目不識史、胸中獨有梨園藁本、以國爲戲、余以知公之膽大而才小也、公以里閈小怨、埴坊徵詞、殺雷介公、劇仲馭、復興鉤黨之獄、使海內重見范滂張儉之事、騷然不寧、說者罪公姦流宗社、職此之繇、余謂不然、跡公所以致禍敗者、不止殺周雷一端、且周雷以亢直聞天下、見忌羣小、不獨一阮也、阮不殺羣小必殺之、即不死于阮、不死于羣小、設不幸邪正并列、

用舍不分、終令大厦莫支。狂瀾失砥。迨五月十一日。無補於存亡之數。而後殞命報國。執春秋之義者不責其見幾之不蚤。則譏其反正之無術。故死於既猶愈於自死也。即同難諸君子。背衫半落。雕蟲小技。嘗與草木同腐。天假公手。發彈墨以永其事。俾異代得與厨及同稱。故公為國謀不忠。為身謀不詳。而為諸君子謀則善也。予以知公之事險而意厚也。公聞變倡逃、棄君如敝屣、一代共主、陷於慘毒徽欽之辱、說者以為賣君而緩追騎、與誤國而趣間道者、律於馬

同罪、余謂不然、公與馬密謀定策、如置奕棊、有無君之心、然馬一貪人敗類、自公出山、無日不以殷賊毒螫為事、馬墮其術中不覺、及愧悔為所用而事去矣、浙東一載、馬方欣然同方合志、而不知輸誠納款、公又先馬效之矣、使公同受戮西市、一生惡跡、補過蓋愆、天奪其魄、委質後方糜爛以死、生與馬同飄行死并不得與馬覩榮名、天實為之也、又傳公騎行萬山中、臨崖一跌、身首異處、從者挾其頭馬上三日、而後得棺以斂、公之智能保首領生前、而不能全軀殺死

後誰分其屍、誰傳其首、天實為之矣、余以知公之意狡而神愚也、是前五者其行事皆灼然人耳目、譏公險者、余為公不之譏、公深者、余為公淺之、譏公毒者、余為公厚之、譏公巧者、余為公拙之、獨詞曲一端、人或高公之才、而余獨畜以俳優、謂公以人國俛俳皆坐此病、雖較衆為深文、然九原有知、未肯不以余為知言也、至余以陷縣諸生。既無一日半面之交。雅會時品題。亦無單詞隻字之譏評。濫施行墨。不知公從何風聞。怨毒為甚。友人曰、君曾于庚午闈後同座傳

觴、有宵人者以斷義質公爪牙、君見其評閱、曾嘗座此之語、微及公、其人忿而介某某謁公門牆、借君為贄、公于是伏欲殺之端矣、此一說也、或又曰、君渭陽為公鄉同籍、侍御公未第、辱公推分、及公為大行、為給諫、侍御兩榜一令往還未絕也、甲子以後、公為閹私人、侍御公絕不與通、公又欲以故人禮遇子、子不屑往也、公于是又增欲殺之目矣、此又一說也、夫士睥睨王侯、莫如禰衡、其面辱阿瞞無人理、而操能容之、余即小過。不過微文刺譏。又出人傳送。粉飾增益。

公何見必欲置之死地若以逼家子賁鄙人昔秦檜
之於胡安國如未嘗不稱同黨及末路敗壞其子胡
寅胡宏或和議不合或咎書甚嚴檜雖心恨之而未
至於殺也然公雖欲殺余余仰未見殺于公而以稱
相知則竊附古人矣憶黨禍初發公會庭語座客其
某者我之門人故舊子也而中畔之是悔罪不暇密
修好者也某某者是色厲內荏我能令之望塵而拜
膝行而前者也某某者小有才而無用我但喪其膽
摧其肺肝使之閉閤思過縮朒不得出者也惟二沈

崛強吾必生致之二沈者一謂眉生一謂余也夫崛
強之名世所諱古所尊公不吝而加諸余公不可謂
不知我今秋公降後聞將有綸扉之命同人皆動色
相戒爲余危之余笑謂人曰阮公狡猾人也其於余
一發不中有懈志矣使復再爲之公自度向以縛象
全力兎尚得脫今遊魂餘燼自救不暇焉能鉤致周
內復陷人于罪罟哉余知公之必不爲也我不可謂
不知公今有人接遇之殷綢繆之素迹若莫逆而實
則汎常公操利刃設深阱致我流離瑣尾家業蕩然

猶竊附于知己之誼魂而有靈當臨風一笑也
先夫子曰沈士柱字崑銅蕪湖人千言立就波瀾
橫出其文當有收藏之者以俟訪求私記崑銅先生與先夫
子交最厚留都防亂揭首顧子方杲次先夫子
次左碩人國柱左子直棅沈眉生壽民次則先生
也庚子先夫子游匡廬道經蕪湖有憶先生詩
云尋常有約在蕪湖再上高樓一醉呼及到蕪湖
君已死仰頭艤底看浮圖又嘗有哭先生詩云傳
死傳生經二載果然烈火燎黃琮胸中畢竟難安
歸此世終于不可容千里寒江負一紙百年朧上
思孤松舊時日月湖邊路詩酒于爲不再逢高天
厚地一蓬廬君亦其間何所需此日黨人宜正法
敍云華士又加誅盛名自古爲身累大廈真思一
木扶月麥有人留季漢應知俗論不能翻君才自
是如江海土下吾曾與議論紅葉湖頭流酒舫春

風白下叩名閻荊溪莫掩殘盃口司馬難銷亾國
魂此後是非誰管得街談巷說任揪翻末聯司馬
難銷亾國魂益指此祭文也又按思舊錄沈士柱
字崑銅蕪湖人讀書明敏下筆千言癸酉甲戌來
西湖寓樓外樓武林名士畢集吳舫爲之增價薄
春與余聽絲竹管絃所在掉小舟尾之改革之際
果書招余余未之赴終以李某一案受禍崑銅收
柰南都之大內一年有餘有前後宮詞二十四首
先夫子手錄其十二首今偶附四首三百年恩
總未酬寢居何意臥羅因先皇製就琉璃瓦還與
孤臣作枕頭趙瑟秦箏入選頻一年歌舞號長春
誰教鴛纂吹殘月腸斷南冠夢裏人方傳內藥宰
臣賢親製蟾酥御苑前剩得鼓吹鳴聒耳蛙聲又
是莽新年鵰鵲金籠與御名貴妃新教謝郞倩郞
今苦雨凄風夜却笑傷鷓四五聲

肺答文

李鄴嗣

秋月三殺廪氣蕭索杲堂杜門肺病復作呼噏乏喘憑几而伏漸及夜闌餘燈彰落僕夫坐斵屏風頭觸余息稍紓亦入恍芴反視其內洞見府腑重樓之下即有一物象如縣磬七嬰八葉伏虎欲噑尸狗若嚙乍見而驚將前復卻已稍即之聲欬相接乃曰君得非吾肺神耶奚遇吾之太虛吾聞神其名皓華上應太白浴精咸池峙於華嶽受性爲義得秋之肅食稻而宜聞鐘斯樂主慮善謀形方體栗總絹五臟下灌

百脈凡在人身蒙蔭不薄乃于微軀疑有宄酷常見其鬱易盈其怒易犗魄門稍侵金氣即殺風自外干涎從內衆重堂嚨轆衆竅噓吸朝聞哮哱暮聞嗑嗑津流爲滯血沖即衄乍寒遂僵驟熱亦躁處逕既灊近燥彌急將笑必咳有感易哭未發云云輙聞咯咯然此猶其常未爲過劇乃至積邪大涌蘊逆上溢吐液作潮噴火益蒸解發若虓喘久欲喫人殘我與人坐我立仰攀牀楞翹䟤屋角如烏申頸似熊蹻脚胸椎欲穿背膂不釋見釆倪嵴頰掌爭搁頻淵一裘襍

拔五藥漸降漸平乃蘇乃復然猶積袒三重高枕二尺前忌側臥後畏暴冒愛酒慮傷對食防餉雙徙難從勝遊不出目早生花尸頻墮髮方五十公如六七十人生歟抱爲此都畢語未及終神笑而答曰君所詞知其損而不知其益記其怨而失記其德者也夫數有盛衰理有盈缺一死一生或豐或嗇大造意均本無偏側即君平生執友三存七殁其殁者既已宿草屢生嶽血久碧骨委蛩城魂飄鬯壟猶疎奚難徙悲亮倘君昔皆與交顔行齒列而君鳥窮得翔魚枯

幸脫野仲悲憐鬼伯免促尚留姓名猶延氣息非吾以病苦之則君不能獨活其存者則又艮田就荒高門被奪東郭曳屨西華被葛買山募貲賃椒乞食君今皆與交肩隨手執而君賴守敝廬尚餘素業歲收少登日用裁給立侍小童坐使老僕非吾以病顉之則君不能獨逸且見今人口濫五言目厭六籍無字上碑有書棄簏從客買文索人挑筆而君獨九經橫陳四部畢發絕篇笑尋遺書喜續日草千言歲編一集俱吾以病暇君縱其著作且見今人夜拾豐筵晝

趨庭陌門候貴人座容雜客咿嚶滿堂煙暈布席而君獨深徑没蒿閉庭蔽竹牀設毎處刺投不納澹雲徐倚夏月直入俱吾以病賓君高其風格况吾病所加其人甚擇文若長卿乃若此渴詩若杜陵乃患此疾正使狀其委曳亦復不惡兼以小子量水故人稱藥諸翁杖履高僧茗粥一籃雙槳間從遊涉三雅五經頗需滴瀝不廢獻酬併展戲謔君但定慮養神致虛抱壹常斂其形務安其魄少受善風累負煦日漸存容平默通消息緩而始舒咽以微泄順氣應時起

雖臥雀則吾性俱存君體自佚齒可復齯髮能變䰐尚當輔君守義全君粹白期相寄乎終造成德理晰秋毫道悅萬物告保百年榮名無極果堂于時頫首受詞傾耳屏息已而渙然神解意懌願同斷金微命永屬是日晨光既晞氣體頗怗

土偶對

貝瓊

岸海有古祠奉桿沙神者余暇日過之循其垣則惡木科然而鳥鳶噪其顛入其戶則蔓草茀然而蛇虺蟠乎中有屋焉仆而不支有像焉剝而不完老巫揖而進曰是祠閱五百春秋矣皆能以禍福恐乎人有疾必禱水旱必禱海賈泝濤往來者必禱神皆答之如響百穀歲登無螽螟霜雹大疫之災人既樂業至者如歸由是剪荊棘而宮室之或光怪夜見勞鼐金支翠旗自天而降而日有事于是者麕至及其廢也

咸玩而侮之神亦不能禍福于人豈盛衰關于造物者乎余曰嘻是土木而衣冠也昔非神也而神之者人也今非神也而人弗之神也若何怪焉是夕宿于祠之旁有介而弁者見于夢曰吾既辱子子何毁之過邪子見吾土木而衣冠也獨不見衣冠而土木乎小而爲邑邑有令大而爲郡郡有守其爲禍福甚于神也罷軟者苟祿貪饕者敗法非守令而土木與內附百姓外柔四夷生殺繫其喜怒黜降由其向背執天子之柄而位百寮之首不啻神之魁然而貴者

也、出則陳兵而驅、入則複壁而居、目瞽而黑白相混、耳塞而淫雅不殊、非、幸、相、而土、木、與、吾假丹青之飾、而託乎太陰、使玩者有時而懼、彼肖天像地、擬珠玉、被錦繡、且假假爲尸居而鬼睇、未始見德于人子奚、不以、諂、吾、者、諂、彼、與、萬金雖積、不救然腈之禍、三窟徒營、豈免排擠之厄、吾、恐、棟、焚、而及巢燕、基圮而殃穴蟻、其、不、爲、吾、祠、之、毀、者、幾、希、余應之曰汝之所斥者似矣、而非其實也、睢睢者或愚、皎皎者或汚、安知其才足有爲、而時不可爲乎、介者又曰、胡廣歷六帝

而無稱于時、一慮懷愼耳、張華裴頠禍至而不圖、一昔爽兄弟耳、人物、不同、而同、爲土、木、巳、余無以詰覺而識其語、將獻諸上、懼執政者之不悅也、故尼、

先夫子曰貝瓊字廷臣崇德人議修元史授國子助教廷臣學於楊鐵崖其論文謂立言不在於嶄絶刻峭而平衍爲可觀不在於荒唐險怪而豐腴爲可樂故清江之集有一唱三歎之致焉百家私說瓊初名闕諸書分貝瓊貝闕爲兩人者非也

四對　　周怡

周子被罪下獄手有梏、足有鐐、坐臥有梃、日有數人監之、客過問曰辱乎、周子曰國法也、而敢辱、怨乎、曰君罪之也而敢怨、然則樂乎、周子蹙然正色而對曰、君之怒也、而敢樂也、然則安乎曰安、曰何安也、曰余今而始知儉也、手有梏則恭、足有鐐則重、坐臥有梃則不敢以妄動、監之者衆則不敢以妄言、行有鐐則疾徐有節、余今知撿夫是之謂安、客曰不然也、子之所云禮樂也、子之所居刑具也、以刑具爲禮樂、非繆

則戲、忠臣之事君也、不逆其忠、不反其行、知國之法也、而不敢以不共、知君之罪也、而不敢以不訟、知君之怒也、而不敢以不畏、錄此而往、其庶乎、周子肅然起敬曰、請事斯語矣、

明儒學案周怡字順之宣之太平人嘉靖戊戌進士授順德推官入爲吏科給事中上疏劾相嵩且言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水旱愈甚杖闕下繫錦衣衛獄歷三年上用箕神之言釋先生與楊斛山劉晴川三人未彌月上爲箕神造臺太宰熊浹極

言不可上怒罷洪而復逮三人獄中又歷兩年內殿災上于火光中恍惚聞神語令釋三人者於是得釋家居十九年穆宗登極起太常少卿所上封事剌及近侍出爲山東僉事轉南京司業復入爲太常隆慶三年卒于家年六十四爺歲師東廓龍谿子傳習錄身體而力行之海內凡名王氏學者不遠千里求其印証不喜爲無實之談所謂節義而至于道者也

客問

郝敬

郝子有疾、客問之、主人據牀而歎曰、衰病殘喘、尸居餘氣、如此藐孤、何狐伏於肘、蛟潛在淵、言之爲先事、不言情不逮、可若何、客曾余曰、無稽之言弗聽、無徵之事弗信、子其安之、主人蹶然而起曰、豺很嗥矣、何爲無稽、機穽成矣、何爲無徵、請爲子誦之、故副憲胡幼泉公者、吾先君世好也、副憲子士本死、無嗣、其弟士美、收兄財產、以巳子繼之、此天理人情也、諸胡羣起而爭、以書告國人、牽幸吾家爲比曰、郝仲輿二子死不爲嗣、以有父在、自有待也、此言何爲者邪、夫余之不爲吾子置後久矣、吾誰待乎、吾待人乎、人待吾乎、爾家託繼爭產、與余風馬牛不相及、而妄相株累、誰爲此謀、問諸道路、吾家有不才子從臾之也、諺所謂打鴨驚鴛鴦、今日之包藏甚巧、依樣葫蘆、他日之陰謀巳兆、余未之信也、雖然、唯其有之、是以似之、果若人言、吾事烏可與胡事比論也、爾旣曰、郝氏有父在也、夫有父在、則子之後、皆父後也、父之後、父自定之、吾之家事、吾自主之、吾不爲二子置後者、吾二

子可以勿後也蓋子者嗣也子先父死不能後父即不成爲子既不成爲人子又爲成爲人父故子不能後父者父可勿問之矣兩子雖死于季在也有季在是吾後也吾既有後其不成爲吾後者可勿問之矣他日季多子欲爲兄後後之可也無多子兄之祀弟主之可也但使吾祀不乏殤子之無後者可無問之矣此吾本意告諸先祖禰曉諸家衆鄉黨朋友國人皆知吾意今已八年矣一旦引他人事曰自有待也不知所謂自者何自乎家有父猶國有君也父不能

令而待誰令乎彼所謂待待吾死也吾死將引胡事爲成案以闘叅立心險而謀深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客曰兩子之不置後聞其旨矣說者比之胡事其情形事理將無同歟可否願聞其詳主人曰立後之說古人謂有國有天下有人民社稷宗廟者委曲付託計耳若士庶人尚未有宗廟而衰世一切借爲爭利口實故曰禮之失也煩不達禮意而妄援之適足爲豺虎鴟鴞毀巢取子者尤先導耳今其辭曰大宗無絕祀之禮獨子無出繼之條夫副憲子士本庶長也

非宗也即副憲亦胡氏仲也非宗也士本以庶長繼禰何得比大宗士本死無後即士本同產之弟收其神主香火之士本之資產皆副憲之遺業也亦惟副憲之親子得受之即欲置後亦惟同產之弟主之亦惟同產弟之子繼之今謂士美之子不當繼而求他人子篡入爲後不惟士美不肯即士本之靈亦必不饗謂副憲之子不得獨有副憲之資使衆人分之不惟士美不甘即副憲之靈亦必不樂夫後其人而使其鬼不饗不樂神怨神恫災害立至焉能保之凡人

家父子兄弟天合也自非大逆子弟不與父兄離今士美非弑父也非謀兄也胡爲離之使子不得承其父之業弟不得守其兄之有而奪以與他人乎他人何功德于副憲與士本而必欲攜副憲士本之有以潞户之乎彼無謂也如謂士美之子不可出繼夫一子雖不可以兩父香火自無妨于多主今以姪子而香火其伯父正所謂諸父也諸子也此禮之常也何待出而後繼何必獨而後子乎且士美年方壯安知他日不蕃衍而今以獨子奪之他日多子必更求復

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此胡氏之事是非了然可見者
也、若以吾家事較之、相似而大不同、所謂相似者、副
憲父子非大宗、吾父子亦非大宗、同也、副憲之子繼
禰、吾子亦繼吾爲禰、非繼大宗、同也、所謂大不同者、
副憲死、士美無制命之父、故諸胡得而間之、今吾尚
在、吾之子、吾之後也、其繼也惟吾、其不繼也亦惟吾、
此大不同也、副憲死、士美兄弟析居十餘年、而後士
木死、未亡人居守數年、而後未亡人死、若吾之子、析
居纔逾月、而長子千秋遽死、寡媳不能一日安其室、
吾以千秋房產、均給千石洪範、命治其兄葬、香火其
神主、而派楴其丘墓、是千秋無子而有祀也、無何、次
男千石又死、居一年、寡媳亦死、其貲藏什器、蕩費罄
盡、無復一絲一粟之存、唯餘房產、吾命洪範收之、子
承父業、兄終弟及、天理人情也、又誰待乎、葬祭香火、
即洪範奉之、洪範之子孫世世勿替引之、此吾裁酌
已定、生有成命、死有家乘、吾之家事、吾不處分而更
待誰乎、此吾與胡事之尤不同者也、使吾欲爲置後
必吾親子之子、然後可、使吾無親子、然後可別議、今

吾自有子在也、其他非吾子者、焉得無故而黠干之、
如謂千秋長子、不可以無繼、夫子無少長、成其爲父
後者、成其爲子、子先父死、雖長不成爲後、子不後父、
父反求爲之後、是亦不可以已乎、生不吾養、死不吾
喪、既不能恢弘吾業、又不能顯揚吾生、中道而棄予、
雖子猶非子也、雖吾育之、猶吾未育之也、不孝有三、
無後爲大、又無功德可表、又無爵蔭可襲、但令神主
有託、不至爲餒鬼焉、斯亦可矣、如謂小宗不可遽絕、
夫我在即我爲繼別之小宗、且未須繼也、我死則洪
範即繼小宗之後、今舍現在繼祖之父不宗、而講先
死不爲父後之、舍現在繼父之子不使祀兄、而別
求他人子以爲之後、此偏曲不通之論也、禮唯繼太
祖者、百世不遷、是謂大宗、自高祖以下五世遞遷、即
宗亦不稱大矣、曾祖以下、至于禰、如我同父、則伯兄
爲繼禰之小宗、而我尚爲庶、我之子宗我、我又小矣、
向使我先父死、繼亦可、不繼亦可、爲其無關于宗也、
有親兄弟、爲其無關于繼也、况我之子、又不能後我、
者、絕與不絕、繼與不繼、我初不介意、而他人、爲我竊

竊然、呶呶然、何爲者哉、亦可笑矣、此吾事與胡事之是非、可以類推而互見者也、客曰、若是則子不爲父後者、勿繼可也、而禮云無子爲置後、又何也、曰此爲大夫世官、無喪主者言也、禮子喪則父爲主、吾在吾可主之、兩子皆諸生、未爲大夫、即無我、而弟在亦可主之、雖不置後、未嘗無主也、總之父在、則子之兄若弟、并統于父、兄弟皆父之子也、兄終弟繼、皆父之業也、有國有天下者、每用此道、而况士庶人乎、弟奉其祖禰、則無後之兄、即可附食于祖禰之廟、何必更置

後而始祀哉、蓋禮者人情耳、非由人强也、故有欲繼而不得者矣、未有不欲繼而人廹之使繼者也、亦有有志之士、不肯爲人後、人强之後者矣、未有其人不納、而乞哀于國人求纂入者也、此于人情、不甚相遠乎、蓋其貪人之財、則不得不冒認他人以爲父、利人之産、則不得不甘居人後以爲子、此執褻之士、所羞爲也、故今爭繼之子多矣、而無繼之嗣亦多、其爭繼者、必其有財有産者也、其無繼者、必其財産俱無者也、爲人後而不得所後者之財、必不肯爲人後、則後

人者、後其産也、非後其人也、先王制禮、本爲仁厚之意、時俗引禮專爲爭利之媒、司世教者、焉可不力爲主持也、客曰、欲主持將奈何、曰貪夫爲産而爭繼、則主議者不當與之論繼、而但當與之論産、彼心本欲産、而借口于繼、我不論産而論繼、則貪夫之計售矣、今且不必問死者之後爲彼當繼與不當繼、但先問死者之産爲彼當得與不當得、當得則與之、不當得必不與、彼明知不當得而託于繼、我不論繼、則貪夫之望絕矣、客曰、何産謂當得、何産謂不當得、曰如死

者之産、是死者生平劫奪其族人、不義而有之、今死則諸族人得而攜之、此謂之當得、如死者之産、死者生平拮据經營、昏作勞苦而置之、今死則惟死者親父兄子弟得收之、他人安得而覬之、此謂之不當得今吾家之産、非吾劫奪人而取之也、又非吾兩子自置也、又非先世遺得也、皆吾孜孜汲汲、修禮以耕之、陳藝以種之也、以分三子、而二長死、其産猶吾之有也、吾自收之、命吾季併而守之、誰曰不宜、彼何人斯、焉得覬爲道旁之稆而採之、覦爲無主之鹿而逐之、

既交搆他人之兄弟因包藏門庭之隱禍、立心奸險、
爲鬼爲蜮、一至于此、故自古國家之害、莫大于爭利、
而爭利之害、莫慘于謀繼、援禮以飾奸、而假仁以濟
惡、操戈入室、禦人取貨、凡謀爲人後者、皆天下之貪
夫忍人也、得利則舍其親父兄、而甘爲他人之子弟、
不得利、則雖同産之子、不肯祀無後之兄弟、同父之
子、不肯祀無後之伯叔、語云、天下攘攘、皆爲利往、故
凡爲人後者、皆君子所不齒也、在記有之、孔子射于
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使子路出延射曰、敗軍之將、

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皆不得入、蓋去者半矣、夫
爲人後、而與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比、是比于亡命
與俘虜也、與亡命俘虜比、士君子豈屑爲之、故士爲
人後、必不得已、而有父兄之命、有師保之言、國人推
轂之、宗族鄉黨無閒言、而後可、然而季孔子賊亦不
屑就矣、又況陰謀陷穽、殺人以求之者乎、是見惡于
孔子者也、于是客起、踧然怵惕、斂容拜手而颺言曰、
洋洋聖訓、昭昭僃䋲、不蒙耳提、誰惕斯言、凡百君子、
佩此韋弦、勿博黃口、自矜我鷇、勿欺衰老、自詡我賢、
誰無父母、甘作螟蛉、如彼饕餮、見利爭先、如彼窮奇、
長惡不悛、死灰可溺、孤犢可憐、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客遂退、主人次第其語、爲客問、

非愚篇

郝敬

予杜門十有八年、庚申辛酉之歲、逢適子適妻之喪、客有弔門而弔予者、予謝不納、客問曰、喪而不弔、禮乎、予曰、喪而弔禮也、弔而主人不受、不可謂非禮也、有說乎、曰有、夫世有古今、而人情異、禮有報施、而往來異事、有吉凶、而哀樂異寄、斯三者、然後行禮、禮云知死者哀、知生者弔、死而不弔者三、畏壓溺而已、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況予有齊菻之慘、子儼然辱臨、是禮也、而于予心有戚戚焉、蓋昔者吾有先子之喪、

而人莫予弔也、先子登賢科二十載、孔多兄弟、一官落拓、五十考終、豈其畏壓溺也者、而獨一先生素車白馬而來、豈無他人、惟是牛馬走傈然三辱不滿一鷳、而誰予問、距今四十年往矣、少不如人、老何能為、先子人不遑恤、況吾妻孥、敢徼非望之榮、望而不獲滋辱、不如寢也、予所以卜諸人情而不敢受者也、吾聞之、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已不往而責人來、人之愛禮誰不如我、我離羣而索居久矣、歲時臘膢、三薦之不虔、索乏殷勤、今也不幸至于大故、而望人

之憐我、不可得已、前乎此者施而不先、後乎此者受而不報、不施不報、何以明禮、予所以酌之往來而不敢受者也、夫禮由人心生、心有哀樂、則禮有吉凶、故曰吉凶異道、不得相干、飲食饋養、所以為吉也、衰麻哭泣、所以為凶也、有哭泣之事者、人為凶人、服為凶服、家為凶門、雞斯徒跣、殯越于苫塊之間、水漿不入口、以成為凶也、今世俗橫曰、主人凶、賓則吉也、不可以其凶凶人之吉、于是投杖而擁篲、解麻而割牲、擣鬻宮而陳饌、釋飦粥而調羹、男女老少盡室奔走、舍

哭泣之哀、而徵逐酒食、傭玄黃、撾金鼓、樂我嘉賓、曰不醉無歸、則是主人借親喪夤緣納交、而賓朋因送死期會醵飲、輿臺未饜、醉飽生端、如竇嬰灌夫所以得罪于田蚡者、求榮反辱、事之難測、有固然者矣、是以符偉明妻死無窮、人助之不受、曰唯妻子可以行吾志、故始吾妻子之喪、請與客、予曰已之、從衆、吾力不能、縱吾力能、而心不欲也、吾心欲而禮不可也、禮如可也、雖不能不欲為得、今世俗不畏禮、而但畏人言、人之言曰、我愛其財而託于非禮也、夫惟非禮故

託、吾寧避託、而甘于非禮乎、寧不爲非禮、而甘于託也、此予所以辨于吉凶之數、而尤不敢受者也、客曰、然則古之人、何爲而弔人喪乎、曰古之君子、覩人喪循已喪、聞人哭已亦哭、見人擗踊已亦擗踊、惟其憂人之憂、是以弔人之喪、今之君子、人哭而已、熙人擗踊而已、歌舞、是以登哭泣之堂而稱觴、過倚廬之門而大爵笑、棘人之戀戀、樂凶事之總總、嗟夫、既燕且喜、奚取哀死、既醉既飽、胡爲號咷、爲市爲利、爲誰閔泯、問多問寡、其弔也假、此古之弔所以爲弔、而今之

弔所以爲不弔也、客曰、子不亦弔人乎、何言之過也、曰吾自有先子之戚、而終身不敢弔人矣、無已則一問不淑卽退、脊三仕爲令矣、凡民有喪、亦一問不淑卽退、賓不及席、主人亦不設賓席、主不脩幣、賓亦不受主人幣、惟是、則主不恩賓、賓亦不恩上、寧戚以致哀、而行簡以從儉、斯貴爲弔也、今之爲賓者、有弔生之名、而無哀死之心、今之爲主者、有好客之名、而無居喪之禮、寒門下戶、豶產稱貸、以充盤飧、內不稱其家、外求稱其客、內既苦于死喪、外又苦于惡賓、譬之

抹焚益薪、浚井投石、非有深怨、何至于此、客于是忿然作色曰、子之道墨道也、予曰否、自吾有妻子之喪、朝哭吾妻、而夕哭吾子、附身附棺、予何不盡、而吾墨也乎哉、墨無服、而吾無服也乎哉、墨桐棺、而吾桐棺也乎哉、惟是臨喪不哀、吾何以覩子嫁言于墨、則是薄者爲厚、厚者爲薄、子不學孔、而謂我學墨、異乎吾所聞、孔子食于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于是日哭、則不歌、季武子之喪、曾點倚戶而歌、人雖不才、死矣又何歌、若曾點、孔子之所謂狂也、吾懼夫人之倚吾戶而

歌也、是以請辭客遠去、意雖不懌、而竟無以復予、因述以諗同志、明吾非墨、

忌日答問　　　　李濂

李子當考妣忌日，必杜門謝客，不親書史，素蔬竟日。客有造謁于門者，閽人辭焉。他日客偶見曰，先生何簡客也。曰以忌日。曰忌日不見客何也。李子再拜謝曰，某有罪，某有罪。已而仰天歎曰，古禮之不明于天下也久矣。檀弓曰，忌日不樂。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非不祥也，言夫日至有所忌，而不敢盡其私也。又曰忌日必哀。某于考妣忌日，致齋于內，不通賓客，守先王之禮也，亦情之不容已者也。粵稽

諸古，若王修之母以社日亡，每歲社日，修感念哀甚，里閭爲之罷社。祝欽明以匿親忌日而貶申州。元正以忌日辭攝祭而甘坐罰。凡此咸可鑒也。夫既見賓客，必接談笑，而孝子之心忍乎，不忍乎。顏氏家訓曰，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衆務。而艾仲儒侍郎嘗聞其祖母于歸時，衣笥中得黲漂衣，娣姒皆驚駭詰之，曰父母教以遇翁家忌日，着此服耳。當時衣冠之家，猶知此禮，惜今未之聞也。晦菴先生大儒也，每於母夫人忌日，着黲黑巾衫，

門人問其故，先生曰，予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乎。先生凡値先代忌日，必蚤起，出主于中堂，行三獻禮，闔門蔬食。此士大夫所當法也。故曰君子有終制之喪，有終身之喪，有斯須之喪。終制之喪，三年是也。終身之喪，忌日是也。斯須之喪，弔日是也。夫天之道，陰陽不同時，則當哭而歌者，逆道也。人之理，哀樂不同日，則忌日接見賓客，笑談如故者，逆理也。君子愛人以德，君其勿深咎予感。客再拜曰，先生教我矣。作忌日答問。

先夫子書嵩渚集李濂字川父，祥符人，山西僉事。文多直敘不事波瀾。君記川父正德癸酉解元甲戌進士三十餘罷官歸田後四十餘年博學多聞作汴京遺蹟志嵩渚集一百卷

寤言　　顧憲成

七月一日之晡方隱几而臥有東里甦叟過訪予起
迎之坐定問曰聞婁江王相國有新命信乎予曰信
曰君謂應出否予曰是有說焉出而大展平生旋乾
轉坤慰滿四海嗷嗷之望上局也出而循守故常如
入寶山空手而回下局也堅臥不出無咎無譽中局
也衆揣相國意大半且就中局耳叟曰相國而庸人
也則已相國而大豪傑也殆不其然且老人固有願
于相國也予曰何叟曰老人日爲童子課句讀耳何

知朝廷事獨好從縉紳先生借觀邸報竊窺當今執
政後先相承總一心訣順之則安即天下交口而誹
之偃然無恙也逆之則危即天下引領而屬之莫能
久于其位也是故趙蘭溪至于叢孼垢以死而後已
猶得厚蒙恩恤如在位有大勳勞然者沈四明至于
十分狠狠而後去猶得特蒙溫諭如眷眷不能一日
離左右然者乃王山陰晨請罷而夕報可矣沈歸德
夕請罷而晨報可矣果直道難容枉道易合自古而
然耶抑一時氣運爾爾耶不然或有密操其線索者
耶吾願相國出而爲之一轉移于其間也余默然叟
曰猶未也惟吏部亦然久莫如海豐順也促莫如平
湖餘姚逆也說者謂宰相以知人用人爲職故吏部
與閣臣斟酌天下賢不肖以佐朝廷處分其體勢固
難遽避亦難異同而近世閣臣懼威福之名不復問
吏部吏部懼權貴之名不復問閣臣遂至互相冰炭
而朝亦不復信部閣矣似也請得而質之吏部不問
內閣正矣內閣不問吏部公矣何以致相冰炭揆厥
所繇將內閣欲進賢退不肖而吏部尼之耶抑吏部

欲進賢退不肖而內閣尼之耶而朝之不復信部閣
也將吏部礙內閣從而媒孽內閣致之耶抑內閣礙
吏部從而媒孽吏部致之耶夫如是得無吏部之不
問是眞內閣之不問是假耶此不可不詳察也更請
得而推本言之吏部與內閣信應共相斟酌難爲異
同矣要之亦須爲吏部者有不問閣臣之心而後其
斟酌也始出于正不出于阿奉權貴爲閣臣者有不
問吏部之心而後其斟酌也始出于公不出于播弄
威福此所以一德一心渾無異同之跡也否則分宜

江陵殷鑒不遠尚不如不問之爲愈耳况至今日乎
湖餘姚一綫之脉依希欲絕曾何氷炭之慮而慮內
閣權輕吏部權重耶委如所慮何不見吏部之逐內
閣而但見內閣之逐吏部耶吾願相國出而爲之一
表正于其間也余又默然叟曰猶未也近者竊又有
以窺執政之微指矣若曰吳趙鄒沈等之君子太勁
而若用之不便胡王陳曾等之小人太靡而燖用之
不雅莫若擇謹厚一路人而用之此一路人旣不喜
爲危言危行輙作風波以梗我亦不忞爲蕩言蕩行

重潰隄防以濺我人皆曰君子宜親此不可疵其非
君子人皆曰小人宜遠此不可疵其爲小人執兩端
而用中其庶幾矣是以息阿比之端絕喧囂之實不
偏黨之論杜好事之門而天下且帖然馴服無所施
其紛紛矣會不思此一路人據其跡則然徐而按其
實正孔子所謂德之賊孟子所謂非之無舉刺之無
刺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
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三代
而下高官大祿大率此一路人居多卽暨之猶恐不

能絕而况樹之幟而道之趨將見上好之下必甚之
一倡之衆必和之人人以模稜爲工事事以調停爲
便遇賢否不欲兩下分明別白混而納之于平等而
曰吾能剖破藩籬遇是非不肯一下直截搘當漫而
付之于含糊而曰吾能脫落意見久之正氣日消清
議日微士習日巧宦儀日猾卒乃知有身不知有國
家知有私交不知有君父本欲懲東京之矯激而反
弃成西京之頑鈍其釀禍流毒殆有不可勝言者矣
而獨若輩外不失名內不失利安富尊榮優游坐享

淡然不介于理亂安危之故如張禹胡廣比比而是
豈不恨哉吾願相國出而爲之一挽回于其間也于
昱于復隱几而臥客不悅曰老人失言矣遂拂衣去

寐言　顧憲成

吏既去予繹其三言殊不草草出步中庭徘徊往來展轉至數百次不能已已迨夕就寢猶耿耿方寸間良久始成寐忽夢相國過錫予遇之于芙蓉湖上相國一見遽曰君必有以助我予曰憲何知只是當今有一大究須先生昭雪耳相國愕然問曰究何在予曰在皇上相國益駭異予曰先生勿訝也請以憲所親歷對當憲之待罪考功也適鄒南皋具疏謝病歸在堂見龐蔡公時掌部篆謂予曰此疏宜如何覆予

曰惟老先生主張蔡公曰昨晤王相國言皇上遣一中貴持鄒疏至閣着放他去予曰此却更宜斟酌試思皇上此念從何而來是耶宜將而順之非耶宜匡而救之若不問所以皇上曰如是相國遂亦曰如是皇上且謂可以惟其言而莫之違也非所以光君德也相國曰如是部中遂亦曰如是相國且謂可以惟其言而莫之違也非所以光相道也惟老先生再加斟酌蔡公曰姑徐之數日見蔡公又問予對如前又數日蔡公召不肖謂曰近思之南皋委宜擬留君所

執良是予遂如論題覆皇上竟報可不責也及予待罪文選請于堂翁心谷陳公擬升江念所光祿寺少卿念所故受知于皇上中因山陵事罷歸數年矣疏上皇上御筆親書江東之升光祿寺少卿九字吏垣許子孩見而異之特揭示予曰故事惟大九卿親書此特筆也自是稍遷至大理出撫雲南已而爲言官所摘復聽歸遡前而觀皇上胸中固自有念所也遡後而觀皇上胸中又未嘗有念所也推類具言之不可勝數蓋皇上之無成心如此今大僚不補歸之皇

上科道不選歸之皇上廢遺不起歸之皇上豈非一大究耶且閭閻匹夫匹婦之究則有司爲之昭雪有司不能則監司爲之昭雪監司不能則兩臺爲之昭雪兩臺不能則有擊登聞鼓轉而聞諸皇上者矣于是皇上下公卿爲之昭雪其控愬之途甚寬而其主持之人亦所在不乏無憂覆盆也乃皇上之究獨有內閣能爲之昭雪耳願先生留神焉相國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古之道也公言甚當予曰先生所言猶體面語也憲所言則腹心語也鯫背計之事英明之

主寧不易于開導然或挾才自用喜怒不測則調停難以其不足于寬大也事寬大之主寧不易于調停然或牽制情欲語不可了則開導難以其不足于英明也我皇上英明寬大合而爲一豈非千載一君乎而今受此大冤也凡爲臣子孰無動心何况先生一人之下百僚之上謝政以來且十有四年尚簡在帝衷惶惶天使儼然造門而延請焉豈非千載一時乎而坐視皇上受此大冤也幸先生念之語訖微察相國亦愴然改容予復進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諭之

至再至三不覺放聲大哭一室大驚共起而呼予頃之乃覺淚猶淋漓滿面羣就而問故予曰此非兒女輩所知也徐而稍述其大都則皆曰異哉異哉遂起燒燭記之先生身江湖而心魏闕當有先得此中之同然者今玆之行其必以我皇上登三咸五也庶幾此一重公案不作白日說夢矣

百家私記端文字叔時號涇陽無錫人萬曆庚辰進士官終光祿少卿諡端文詳學案 篇中趙蘭溪沈四明王山陰沈歸德內閣志皐一貫家屏鯉也海豐吏部楊巍平湖陸光祖餘姚孫鑨陳有年也

述大洲趙師口義　沈懋孝

戊辰冬仲、雨雪新霽、署中玉樹作玲瓏瑤花觀、近聯館閣並是碧天仙都、沉沉在鴻濛洞天、遙瞻西北一帶、重山層崿、恍兮登三峨天際、如見雪乳紺寒有千伏之積氣焉、趙先生坐瀛洲亭上、召沈生前侍問曰、大易稱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生知其解乎、未及對、先生頫附耳曰云何、余對曰、朱元晦先生已有明注、作三義分疏、即易係中彌綸天地一章之指、先生曰吾不能記云何、余徐對曰、窮理者、窮天下事物之理、孔

師所云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是也、盡性者、人我與萬物之間、各使之盡其性、所云知周萬物、道濟天下、樂天安土之說是也、至命者、理既窮性既盡矣、直與天命之初相冥合、所云範圍曲成無方無體之義是也、自少受易、所墨守元晦先生注疏者如是、願問先生之教、先生曰、此說非也、子思子云天命之謂性、程伯淳云性即理耳、豈天命外復有性、性之外更有理哉、如彌綸一章、總是一意言彌綸天地之道者、惟大易耳、何所據而分疏之曰若爲窮理、若爲

盡性、若爲至命、裂之爲三事乎、甚不然也、先生黙坐良久、余再起請曰、先生之教何如、于是四顧雪邑、欣然曰、汝諦聽、勿輕語人、夫窮理者、非多搜聞見兼綜今古而填實之謂也、窮之言空窮也、如家實銷盡、無一物焉、此之謂眞窮理、顏氏之屢空可思也、盡性者、非周旋人我間、打合圓處之謂、盡之言完了也、如米粟金錢用盡無餘、此之謂眞盡性、孟氏不加不損之說可推也、既能眞見得自性空明名理掃淨地位、則命仰在目前至之日斯至矣、莫之致而至者其命乎、

此之云到彼岸其何至之有焉、余拜手敬于今垂四十年、始徹了先生之教、因轉教輪復爲之論曰、人在世中。天常人紀事會物情。何能一日不窮究。第我有生以來。耳目所受。心思所繹。今于何在。畢竟七十年間。不知不通者尚有無窮之理。別有定規成摹可倚靠者。惟理本無窮。而窮無窮者又一無窮。吾是以知無理可窮者。乃眞窮理也。日用交承。五品百爲。不離人我。我自有我之性。終身練養。不出原生舊樣。人自有人之性。百千其面。即百千其心。安能以我一人才智。盡斯人之曲折。哉忠誠仁厚敬恭謙讓。此大凡耳。畢竟人我各有一種之性。因物付物。以事處事。以人治人。從時乃以救時。隨物乃所以御物。吾是以知性本無盡。感動則生。順流則化。自然則圓。激擾則變。識其無盡。人我給足而俱暢。天下常廓廓無一事矣。至于人生此世。大局中。各各一點毫光。皆陰陽之搏捖。鬼神之推移。黙黙不知其然。然裁成補輔。聖哲之遠猷。貴臣不欺。貞士之雅操。所可自了此心如是而已。道之所行將廢。行止非人所爲。孔孟已章章論之。及其

既定吾然後始知天命如是如是。此非所云到彼岸之說耶。余既衰老、念先生長者囑付、不可無傳、箋之以俟達者察焉。

喪意二則　　陳確

弔者之不飲酒食肉也，從孝子水漿不入于口推之也，不然則儉，孝子之不送客也，從朝夕苦凷推之也，不然則慢，去年張尹來有父喪，確弔之而出，尹來送，確辭曰非禮也，尹來曰敢問孝子之必不送客何義也，曰孝子之守親喪也，寢于斯哭泣於斯，杖而後能起，脩不能離此苫塊之咫尺也，則何忍以客故奪之也，故不送也，且孝子之不送客也，非不送客也，有代之送者也，雖不送客，庸非禮歟，今之孝子則不然，他

日則無所不至，及客以吾親故來弔，反斃足不出門，而又無代之送者，而曰吾將以行禮也，則失其義矣，尹來泣而謝曰然，然不孝，嘗以無僕役，躬出市買物矣，敢不送客于是，遂送客至河滸，衖孝子之未能食粥也，雖列饌以羞賓可也，未能朝夕不離喪次也，雖送客可也，然則子之出弔而必不用酒肉何也，曰弔者亦有一日之喪，而不能忍歟，且吾亦何遑避孝子之必不以禮自持也，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脫齊衰而入見，君子以為禮，今翼有大功之喪，而素服出問疾，夫子何罪之深也，曰吾未見子有功之喪也，翼曰何哉夫子之出此言夫，蓋君子之居喪有內服有外服，外服衰絰之謂也，內服非衰絰之謂也，古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悲哀不忘于心，食粥寢苫，便已者，而無敢徇焉，故雖不便于人者，而弗遑顧，為衰而見，不亦可乎，今之學者，惟知恕其不便于已者，而不知恕其不便于人者，故不可也，吾見子之飲酒矣，寢於內矣，無功之喪亦已久矣，而門何哉夫子之出斯言也，

覯眞　　顧彥夫

有趙生者善寫眞、以予知彼之善于眞也、寫予貌以贈予、初不知其爲予也、問曰斯貌也陋甚矣、吾未知其爲誰也、生笑而不言、復取他人之眞以示、予曰此某也、此某也、生曰、他人之貌則識之、巳之貌則不識、予之目亦難乎、其爲目矣、予因取鑑以鑑、且與斯眞比焉、眉目予也、面色予也、精神體態亦予也、然後知巳之不明而爲生誚焉、繼而歎曰、古之君子每以知人爲難、以予觀之、亦知巳之難乎、故曹操自以爲文王、殷浩自以爲張良、八關十六子自以爲伊周管葛、卒無所忌憚、爲天下後世笑、彼或大言以欺人、其心未必誠然也、今之人平居議論、某也賢、某也不肖、不啻若辨蒼素、至于巳則皆若予之覯眞也、予懼焉、遂書此以自警、又以表予之不明也、

百家私記彥夫字承美以舉人爲河間府別駕其文爲瀛海集

明文授讀卷之十五終

明文授讀卷之十六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讀

書一　先夫子云方先生書不可分類

與蘇平仲先生　　方孝孺

去年得叔度書、巳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之德、欲爲論次遺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旋聞從者校文關中、不知歸期何時、而某臥病山中、無由過栝蒼路使、欲致一書、達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君子道德言行信于天下者、如孔子孟子身沒而言在者、若無待於人之傳、然由門人勿圖其傳也、後世史官無所憑信、往往勤取異聞怪說、以實其事、或不知其姓字壽年之眞、讀其書者至今以爲恨、其大若楊雄王通、俱號一世大儒、咸有所論著、以發其蘊蓄、亦若不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雄以作美新媚莽、受嗤于世、或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倣而爲之、通書稱隋唐大臣皆其子弟、識者謂多誤妄、疑非出於通之手、若是者、使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寧有紛紛異論哉、惟其當時以爲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

輕視天下之意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譏之嗚
乎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無所資於人而其行度徐疾
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而後定彼以聖賢君子爲
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大過矣乎吾太史公遠宗孔孟
以爲學高視雄邁而有餘其著書其制行其事君行
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傳之蠻　之國而論
於搢紳常世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決
矣第其末年遭罹飛語一子二孫死於禍而家遷身
放卒于貶鄉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

萬世曖昧之謗人將憾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
俾聖朝有知人未明之損豈細故哉宜乎執事有意
於闡之也千載之間士之蒙誣受詆者何限遠則司
馬子長以言語被刑蔡邕以慨歎受戮近則程叔子
有食蹠之謗涑水公遭姦黨之名其他擠於險詖之
人汚於朋黨之論生不得訴寃于朝歿不返葬於里
者不可勝計然其心跡卒光明于後世者賴有明士
端人斷以天下之公是非而不惑于流俗一時之私
意大者辯其誣於史策小者表于銘墓以示將來是

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而愈光以有人發揚於後
也今執事居與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之
義而公之門朝退於家也屬望於執事者甚厚且[illegible]
事嘗官太史而以論譔之作爲已任於公之事而不
有述焉何以解後人之疑正流俗之失而慰公之英
靈於地下哉雖然公之心不期人之白已也忠義自
信者而且嘗爲人言事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
懟天下可怨順受之而已矣每論古人遇貶竄而[illegible]
誹及爲文過於憤激者深已薄之以爲不達君臣之

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臨大故遭大禍覩子孫之
死夷然不少見顏面竄逐之至若返其鄉卒于江塢
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已
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怍考諸聖賢而不媿其於人
之謗且譽若推之以爲高也抑之以爲卑也安之而
已矣身受其患尚無怨尤而於事行之白不白也何
何較焉然而某之有求于執事而欲圖公之傳者非
爲公計也爲誦公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生平
之計也是則斯文烏可已哉自公之亡天下無師後

生小子自以爲高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視之如蚍蜉之撼忽已消而公固自若竊亦見其不量力而徒爲爾曉曉也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然近而作者漸以稀闊在東南惟執事及徐教授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驕暢急言極論而不竭者寔惟執事其往與太史公論斯事過辱特見許與而前輩三數公復從而推奬之然七八年來痛自摧斥向時之可　盡矣人持所業殊與用見時異惟以體乎身見乎事有補乎聖賢而傳之

萬世此鄙陋之志而亦太史公夙昔期望之意也執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汚下其病癈無聊無足負荷斯事矣惟執事善自謀以大宜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所欲言者無踰於此而當今可告以此言者惟執事耳故卒一言之

與王修德書　方孝孺

承寄示古賦及雜詩數篇賦寓意深遠得楚人音節詩亦蕭然有出塵之韻諷詠累日喜不自勝某向以安居飽食無毫髮及物之益妄不自度欲蒐輯邑里遺事成一小書上以指揚賢士君子之潛德下以爲勸于將來俾後生小子有所慕而爲善蓋舉古閭師鄉正之職爾非敢妄竊褒貶之柄而爲其傳也夫古人之傳世者豈偶然哉其事足傳矣其辭不能發之則不可傳其辭與事稱矣作者之道德言行不足取

信於世則雖傳而人不之信令縱使有卓然宏偉可喜之績付之無聞之人著以不聞之辭亦恐其卒歸于泯墜而況者傳論喪之餘闕其名者不知其事言其事者莫考其實而欲取信于無窮焉可冀乎是以嘗爲吾兄言其故而又未成書者此也忠節孝友篤行之人既各爲之傳其他文學貴顯者欲析而二之則其跡雖有隱顯之殊而其志行學術初不相遠以仕者爲宦達既非所以尊之俱目之曰儒林則亦有以政事稱者今不敢僭爲區別通謂之先達列傳但

以時世分先後而不以仕否爲重輕褊意如是庶乎不失其序而無抑揚去取之嫌若夫治邑之大夫其有惠政及民如陳長官胡汲仲亦不可使其遺事日就亡失今爲立良吏篇以處之凡名姓稱于吏民之口者皆得附見焉然宋數百年歷賢令丞多矣世絕無所傳聞往時紀士風者俱棄而不錄今亦無所徵而爲之立傳使其人皆若洪忠宣者由是而與處顯位立名績于天下固不待此而傳若不幸官僅止此疲其心思智力漸一間于來世而又不可得豈非可

恨哉而所問數公不知曾得其事狀否第宋末爲文者矯陳腐之過喜以新奇亂事實如君家太常固未免此近訪得太常及鄭龍圖墓銘至於官位亦以他名易之讀之殊不曉其所指爲何職所行爲何事惟視之太息而已文之爲文豈以此等新奇爲好哉眞不識其何說也夫文辭於學者至爲淺事以道言之正不必求其新奇惟發人所未嘗言之理則可謂之新非衆人思慮之所及則可謂之奇如孔子之太傳有聖人以來未之有也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有諸子以來未之有也周子之太極通書張程之西銘易傳以至朱子之所論著有經說以來未之有也以其古所未有謂之新奇或可也然聖賢豈務爲新奇哉其道明其德盛其言不得不高且美耳故夫外道德以爲文辭者皆聖賢之所棄者也近時自悼少時狂謬所好所業者不過記誦文辭而記誦不能博文辭不能工則又僅得其最陋者以是空言裒多絕無自得之味思一屛絕之而以顏曾所以自治者治其心爲日稍久覺向時過惡愈衆苟不早悟其非幾老

死蠹蝕中與蚊蚋俱盡而不知天地日月之爲大深可懼也吾兄前書有學無端緒之歎甚見進學之篤近世之淺陋者正坐易是而自高耳未能執筆已斥顏柳不知晉人書法未能遣辭已呼蘇子瞻爲阿軾欲毀棄其文於孔孟之書未嘗詳讀旬日已指程朱說經之謬紛然辯駁不自愧耻此其人豈復知有天地日月也哉吾輩當深以之爲戒求古人崇大之域而趍焉可也所欲言者無窮不爲吾兄發之則無所發矣然不能詳畧道一二 林嘉猷在此靜篤可喜不

欲其專意爲文辭嘗病與之言凡在此者亦皆知所向方但未知終竟如何耳近飽民聽來其爲人有意於學俾且讀四書以端其本知聖賢所言之要自嘗知其本末也鄉里質美者不爲少但不喜學故無由與之言使得數十輩錯布一邑豈非美事耶有雜詩數首書遺嘉猷風味出所寄茅栗下如蹲鴟黃獨不足適口然或有無味之味也久不執筆不復成字聊發一笑

復鄭好義書

方孝孺

惠書以先府君學行不傳爲僕責吾兄辭業不修爲僕罪始而恐既而惑已而思之斯二事也固有任其過者而非非陋無狀所敢任也夫古之君子於親之存既竭其志力以爲養迨其歿思其姓名德烈不昭于天下於是修身飭行務自樹立以顯揚之善稱於時功及于人使人推其所本而歸德於其親曰夫人之所立其父之教也而其親之名以傳若孔子孟子於古昔聖賢遺佚贊述之者衆矣而未嘗一言及其親夫孔孟豈不愛其親哉知夫已之所立者大親之德不待言而顯也已可以言之而且不言况肯以人之言爲重乎若夫以人言而傳者自漢魏以來銘碑者始然其初也作於門生故吏故其事爲可信其後門生故吏不敢自作則請於世之聞人其文苟傳則其事亦因以不忘僕於先公不幸弗獲同時執几杖在門生之列學業固陋又不能與世之聞人者齒而古君子之所務以爲親名者吾兄之所知也今不以自責而責之僕無乃非其任也乎且僕求於吾兄者

古人之學也古人之條教具存其事始於通萬物之理而終於盡性知命始於正身及家而終於仁民育物由少至老而不以爲遠由中人至聖賢而不以爲誇有未至焉自訟於心有未講焉資益於友未嘗敢忘本末之敘而施怨於人也今吾兄所闢以顯親者不以道而日以辭所引以爲未至而歸罪於僕者亦不以道而日以辭如果以美其辭而已則亦奚取於學而僕焉敢承是罪哉雖然僕交於吾兄幾何年而吾兄期於我者辭也取益於吾者辭也則僕之爲罪可知矣嗟乎僕少之時妄自許與謂聖賢之道爲可速成學不得其術企而望之茫然無所歸行乎衆人之途恤恤乎其自悲先人之歿天下未有所問每一念之若不欲生於世是心也其與吾兄有異乎夫內不足光昭其先人而謂其言可以取重於後世人皆知其不能也吾兄何辱命焉雖然繼自今不敢不勉吾兄其益懋乎古人之學相與講其非是而惟道之趨則僕之獲罪於吾兄者尚可贖乎他日而吾士人先德之傳其必有在矣幸安之無遽

復鄭好義第二書　方孝孺

前日相聚雖甚驩而談道譚古之餘時襍以嘲謔私心頗不喜以爲謔雖古人所不廢然不若無出諸口之爲美故嘗僭爲吾兄規之臨別時又以相勗蓋朋友之義在我者宜然而言之從與否則非所敢與也茲辱惠書陳述夙昔攄發志意惻然引咎詞義懇篤且謂自此當絕不復爲覽之驚喜不能自已夫以吾兄之信道嗜學于改過之勇特其細事固不足異而未免于驚者蓋習俗寖降交友以諛說爲忠愛間有及于其身劘切過闕輙赬爾變色以爲發巳之短或陽受而陰疎之今不特不加以怒而引咎不惟不忍疎棄而又歸德焉此其越于衆人也遠矣且片言之失未爲深過使好辨者處之必援引古人以自解釋不笑之以爲不足聽則忽之以爲不足改不務自訟而爲同浴譏裸者雖名士大儒不能免此今吾兄獨痛自懲創若負不潔然惟恐刮滌之不亟假而事有大于一言者其有聞人之言而不改者乎僕之所以驚且喜者此也然吾兄之意則美矣而書復謂自歸

鄉里所接見者皆俗子庸人故德不加進此于義爲未善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聖人之厚鄉黨而不敢誣衆人若是近而士大夫喜高自大睥睨抵掌有孩撫一世之態皆棄于孔子者也僕甚閔之甚厭之每自省察恐或蹈其失以爲狂愚之歸故與人處未嘗敢前慢易意雖號爲無知者亦與爲禮務盡其情蓋含性才器之不齊其勢然也所貴乎君子者以能兼容並畜使才智者有以自見而愚不肖者有以自全故天下無遺棄之

怨必待與吾類者而友之則我亦將爲人所斥矣勝己者寧肯容我邪寧海雖小邑著籍之民至三十餘萬才且賢者必衆矣如僕者安足道今以僕故而畢鄉里之人甚非所望于吾兄也夫因人之見信求辯吾之過而言之不止其迹若好勝者然能受言如吾兄倘隱默所疑而不以告則爲不知言而失人矣故終一發之惟吾兄察焉正蒙一書乃發于窮深盡變之論間有可疑者先儒已言之學者信其易知者而闕其難通處可也必曰定是非得失置去處于其間則烏乎敢若編集成書者以參同契陰符經置諸太極圖通書之末此則甚非朱子本意耳熱甚喜雨躬書不謹餘留面談

答鄭仲辨書

方孝孺

去年王仲縉至蜀承手帖喻以近讀佛書自謂心切疑之以爲特戲言耳及朝京師於一初處見所往還書援佛氏之說甚詳向慕於彼者甚至然後知足下之果入於佛也夫儒者之道內有父子君臣親親長長之懿外有詩書禮樂制度文章之美大而以之治天下小而以之治一家秩然而有其法沛然其無待於外近之於復性正心廣之於格物窮理以至於推道之原而至於命循物之則達諸天其事要而不煩

其說實而不誣君子由之則至於聖賢衆人學之則至於君子未有舍此他求而可以有得者也足下學乎此也久矣曷爲一旦棄素所習而溺於佛氏之云也苟以佛氏人倫之懿爲可慕則彼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節舉無焉未見其爲足慕也苟以其書之所載爲可喜則彼之說必不過於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未見其爲可喜也苟欲以之治心繕性則必不若吾聖人之道之全苟欲以之治家與國則彼本自棄於人倫世故之表未見其爲可用也故世之好佛者吾舉不知其心之所存使棄儒從佛果能成佛猶不免於誣妄悖教之罪况學之者固逐逐焉以生昏昏焉以死未嘗有一人知其所謂道者邪以足下之明智篤厚不於吾道有得焉而顧欲之趍不亦異乎足下習其說者果出于誠心乎抑亦姑以爲世俗好之吾亦從而好之以取嘯衆之喜悅乎由後則自欺不可也由前則事其說必當從其教必去夫婦父子兄弟之倫必剃髮被緇必水飲草食而後可不能如是則是口其書而身違之外好其

說而心不誠亦不可也夫不習佛氏之說於道固無所不足習其說而不誠自欺非惟得罪于吾之道而反且得罪於佛亦何所處而爲之也近世從佛氏者甚衆未有得福者有一人焉嘗譏之初頗好儒既而著書佐佛氏斥儒已卒死於禍詰其人慕佛氏與禍利禍不可與而禍及其躬是未易曉也得非不誠抑且自欺故不蒙祐而獲罪于天耶禍福之報儒者所不論特閔其欲徼福而反致禍亦可爲不守正而妄求者之戒耳詰足下之卓於識而深於道豈眞若世

俗徼福之徒之爲哉、盖世之儒者當年壯氣銳之時馳騖於聲利用智惟恐不工操術惟恐不奇及五六十之年頹頓於憂患顧來日之漸短悼往事之可悔於是覽佛氏空寂之音而有當於心遂委身而從事焉以爲極明達而最可樂者莫佛氏之書若也雖昔之賢豪以氣雄天下以文冠百世如蘇子瞻諸公亦不免乎此後人習俗以爲宜然且謂以前人之智識才氣猶以佛氏爲可慕而歸之矧不及爲萬者而可不從乎然以道觀之凡有慕於彼者皆無得於此也

足於梁肉者無慕乎糟糠安于厦屋者無慕乎苫闔使有得於聖人之與其樂有不可既者窮通得喪死生之變臨其前視之如旦夜之常而何動心之有奚必從事於佛而後可以外形骸輕物累哉舍可致者而不求援不可必得而求之既以自欺又畔乎吾道惑莫甚乎斯也昔與足下論斯道時僕年方二十三固已知吾道之有餘而無待於外物時不知者多竊笑之及今十有五年愈覺聖人之訓爲不我欺而與天下之道術果無以易之也每見流于異端者輒與之辨非好辨也閔夫人之陷溺而欲拯之於安平之塗誠不自知其過慮也以故爲佛氏者多不相悅方期與足下共進斯事以衛聖人之教豈意足下有慕於彼乎今有人言行路之人墜於井雖閔之未必徬徨奔走而思救之也聞至親且賢之人墜於井則不暇食息狂呼叫號而思出之矣親愛之故也與足下相與之舊而德器宏深交友中不可多遇烏能已於言而不告乎僕今年三十七足下當六十矣相違十餘年相去萬餘里之遠使足下所慕得其正僕將有

以佐而翼之而何敢逆盛意而取不讓之責乎蓋必有所甚不得已者亮足下之賢必能察之而未至於深怒遠絶也數百年禮義之門而足下於今爲老成人在乎愼重學術以表厲後生非特僕之望斯世之望也僕守一官無分寸補世教近髮有白者而已皺筋力漸減飲酒不敢如昔者惟自覺有過輒應事已時時悔之恃此頗謂尚可進未知天之處我者何如耳如有所得聞幸速以見教是亦爲報之道也

與鄭叔度書　方孝孺

承吾子意厚過稱僕之文有足觀者慚愧彌日不能自解非謬逆盛意以爲知巳顧私情有異於此者鬱而不發無以答吾子一笑故敢畧說其一二僕聞古之人未嘗以文爲學也唐虞夏商遠不可徵然觀於詩書數十篇中紀四代之功德固若耳聞而目見至周制作大備孔子稱其文特言其禮樂憲章之盛耳故雅頌之所陳誥命之所述易禮之所論著舉然而渾淵然而深炳然而章明肆然而易直端大斯謂之

文矣而豈有意而爲之哉譬如登泰山之巔極乎目之所至而水則江海淮泗山則鳧嶧龜蒙周秦齊魯滕薛梁鄭衛趙魏人民之繁夥土地之廣狹皆得之於心故言之而不誣問之無不知澤中之夫升尋丈之丘而望焉所見不過東阡北陌雞犬牛羊蹤跡輒選智以談於人終不暢達而順適何者所見高下之不同也故人有知道與否而文何以異此自漢以來天下莫不學爲文若司馬相如楊雄亦其特者而無識爲巳甚夫屈原之離騷憂世憤戚呼天日鬼神自列之辭其語長短舒縱抑揚闔闢辯說詭異雜錯而成章皆出乎至性忠厚介潔得風人之義然務以忠情達志非拘拘執筆凝思而爲之也至於其徒瘦失師意流於淫靡而相如與雄復慕而效之窮幽極遠搜輯艱深之字積累以成句其意不過數十言而衍爲浮漫瑰怪之辭多至於數千言以示其博至求其合乎道者欲片言而不可得其至與澤中之夫何異哉自斯以後學者轉相倣傚不特詞賦爲然而於文皆然迨夫晉宋以後萎弱淺陋不復可誦矣人皆以

爲六朝之過而安知實相如之徒首其禍哉向非唐韓愈氏洗濯刮磨而力去之文殆未易言也僕少讀韓氏文而高其辭然頗恨其未純於聖人之道雖排斥佛老過於時人而措心立行或多戾乎矩度不能造顏孟氏之域爲賢者指笑目爲文人心竊少之從總角輒自誓懲以爲雖不易至孔子之堂奧而顏孟之事皆在所願學者苟循其路而望其廬烏有不至哉復以欲知古人之道必識古人文字故時習章句凡有所感觸亦間發之其意在明斯道非爲文也而

吾子猥舉其文爲可觀此僕之所深懼而不敢居者也雖然吾子見其可而稱之乃愛僕之至而樂其有所成名豈有過哉顧失者僕耳僕奉先人之遺體二十有二年學雖未至而知其味者亦已數年矣而身不能由之口不能以告乃徒假紙筆爲事宜乎吾子之以文稱我也僕今而後其知過乎夫人不生則止生而不能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宣天地之精正生民之紀次之不能淑一世之風俗揭斯道於無極而竊取於文字間受訾彼垢加以文士之號不亦羞

聖賢負七尺之軀哉僕齒年尚富又受君子之誨自謂不至此不止而儕侶之中無誰與語吾子明達敏悲乃肯降屈爲僕友此眞僕所願而未獲者也夫道有可言者而不言則何以見愚陋之心與盡所懷不覺近於誇大惟諒之勿怪

與趙伯欽書 方孝孺

僕求友於四方十餘年可友者衆矣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林右公輔尤僕之所敬者公輔氣高而才敏於人鮮推讓視人行行然有不滿之色前與僕書獨稱足下陳元采文僕固已知足下非流俗人可及近入臨海見公輔公輔說足下尤詳公輔之友張廷璧不相見者七八年其人奇偉不肯苟伏人至語及足下必稱善因二子而求足下之所造心已傾之久矣今乃承惠書爲論甚大爲辭甚達卓乎有曠視前古之

意反覆覽繹嘉二子之確於取人喜吾黨之士果有足望發於中而見於外如獲大呂九鼎而藏以歸也僕嘗怪近代道術不明士居位則以法律爲治爲學則以文辭爲業聖賢宏經要典擯棄而不講百餘年間風俗汙壞上褻下乖至於顛危而不救者豈無自也哉私誠恨之不自知其不肖亦欲有所發明損益以表著於世而習俗卑下學者梏於舊聞不復知有學術竊竊詡詡苟且自恕或有志而才不足有爲或才高而沉溺不返可與言斯事者惟公輔耳公輔每

與僕言未嘗不歎朋友足望者之少而有意於足下也書之所陳謂近世文辭不能比隆於唐宋而有取於僕僕無能之詞豈能過於近世哉使眞有以過乎人則亦埶焉而已而足下安取乎是且近世所以不古若者足下知其故乎非其辭之不工也非其說之不詳也以文辭爲業而不知道術雖欲庶乎古不能也知道若行路然至愈遠則見愈多而言自異今欲至乎窮谷者言其所見不過泉石樹木禽鳥蟲魚之狀而已比之遊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車馬

之蕃庶人民物產之瑰異變怪其言豈不有間哉故聖賢文辭非有大過於今人其所以不可及者造道深而自得者遠恒言卑論亦可爲後世法非剽襲以爲說者之淺也唐之諸儒惟韓子爲近道其他俱不若宋宋之士以言乎文固未必盡過乎唐然其文之所載三代以來未之有漢何足以方之今人多謂宋不及唐唐不若漢此自其文而言耳非所以考道德之會通而揆其實也僕嘗謂求學術於三代之後宋爲上漢次之唐爲下近代有媿焉斯道　盛衰其端

微矣非明智膺達不能知之足下何知之蚤邪雖然足下之論近代信當矣抑僕猶有說焉世俗之患忽見而尊聞己之議既不能決是非醇駁互相承傳以自爲是者皆是也足下言之而僕聽焉則謂足下爲知言士矣所與交者或與僕之見異則無乃以足下爲方人好高而爲驚世之論乎惟君子之所守不以毀譽而變苟愼所言而力行以古之聖賢爲準而不與近代較崇卑得失則古人且將畀足下近代安足並乎又僕爲吾郡喜者寧獨若今而已乎久不該

感足下勤厚聊以此奉報適有疾不能躬書

與友人論井田書　方孝孺

僕向者僭不自量竊傷三代聖人公天下之大典墜地已久見今國家法立令行實足以乘勢有爲舉而措之無所難者故著論井田之事可復不疑僕雖不才亦嘗三思之而熟究之非偶爲是夸談也然每患有志者寡無與論講明之者始見吾子行淳貌古心獨慕焉以爲可語斯事故出而示之意吾子與於流俗人今吾子乃不察其道而横爲異辭以非之謂不可行於今此流俗人之常言僕耳聽之而幾噴者也

吾子安取而陳之哉且人之言曰古法有不可行於今者若井田是也斯言甚惑也古之時席地而食手掬而飲歃血而啗毛衣皮而寢革爲巢爲窟以相居拊手鼓腹以爲樂此其不得已也固不若後世宮室鐘鼓服食器用之美且適也若此者非惟不可行亦不必行以其非中制也若井田者更三四聖人而始大備酌古今之中盡裁成之理生民之鉅方禮義之所由立也古者之世富庶勝於今風俗美於今上下視洽過於今國之盛强且久過於今曷爲而謂不可行

哉人又言曰禹之洪水桀紂之暴虐人民稀少故田可均夫古之時人民之衆後世莫及井田雖未行而人　其端已見矣桀紂之暴非若秦隋之糜爛其民也湯武誅其君而已非若戰國秦漢之際殺人盈城野民何爲而少哉今天下喪亂之餘不及承平十分之一故均田之行莫便於此時而吾子乃援王莽嘗行證之以爲不可益謬矣且王莽之亂非爲井田也欺漢家之老母而奪其璽稱制於海内海内之人憤怨思剖其心而食之故因變奮起使莽不行井

田海內亦亂莽亦誅死於井田何有哉吾子又謂漢唐不行今欲行之難矣尤非知本之論也漢唐不行者非不可行也未嘗行也漢高祖之世可行也而時無其人導之唐太宗有志於三代之盛而魏徵之流未知先後不能輔之以成大業孰謂不可行也流俗之謂不可行之者以吳越言之山溪險絕而人民稠也夫山溪之地雖成周之世亦用貢法而豈強欲堙卑夷高以盡井哉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田通力趨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意則可矣而江漢以北

乎壤千里盡而井之甚易爲力也東海有魚曰鯤身如丘山動則雷震遊則濤湧橋井之蛙未嘗識也仰其股而自詫曰東海寧大於井乎鯤魚之大孰若吾股乎今未知天下之故而曰井田不可行者是橋井之蛙之類也且僕鄙固之意以爲不行井田不足以行仁義者非虛語也仁義之行責人得其所今富貴不同富者之威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鉗小民之財公家有散於小民小民未必得也有取於富家者則小民已代之輸矣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二者皆

亂之本也或難僕以爲陳涉韓信井有陶朱之富而豈富者爲亂哉以此論井田疏矣是殆不然井田之行則四海無閑民而又有政令以申之德禮以化之鄉胥里師之教不絕乎耳苛取暴征之法不及乎身何苦而亂乎使陳涉韓信有一廛之宅一區之田不仰於人則且終身爲南畝之民何暇反乎僕故曰井田之廢亂之所生也欲行仁義者必自井田始吾子欲舍井田而行仁義猶無釜而炊也決不得食矣夫不以釜炊雖愚婦知其不可不以井田爲治士大夫安之豈智顧不如愚者哉抑習俗之移人也俗之降衰日趨而日下特立而不變者惟豪傑之士能之吾子儼然在搢紳之列不務明聖人之道以淑來者而非先王之制甚爲吾子不取也僕訥不善爲辯性頗不喜爲媚故直以故告吾子孟子不云乎不直則道不見然則僕亦非過也將以明道也吾子倘有疑於心當以見教僕尚能終其說

答王秀才書　方孝孺

前辱見臨且徵僕文以觀僕背悶世人不務學道而喜言文故有所論述耻爲人出之以吾子不憚重山鉅海來造吾廬意氣頗欵非世俗輩可及特出舊作以答雅意且與指列其疵失以相發明今乃惠書假有所稱美而以學文之說爲問僕豈能文者耶何吾子向之異也今天下雖乏奇才異能之士操筆執牘自負以爲文人者不可勝計吾子有問爲彼將有以告吾子不彼之卽而此之求所爲學稼於工求魚於

獵者也使效其所得豈足副見問之意乎雖然世俗之文僕雖未之學若古人之文僕嘗學之矣試爲吾子言其所知凡文之爲用明道立政二端而已道以淑斯民政以養斯民民非養不能羣居以生非教不能別於衆物故聖人者出作爲禮樂教化刑罰以治之修其五倫六紀天叙人極以正之而一寓之於文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心見於詩書易禮春秋之文者皆以文乎此而已舍此以爲文者聖賢無之後世務焉其弊始於晉宋齊梁之間盛於唐甚於宋流至於今未知其所止也唐之士最以文爲法於後世者惟韓退之而退之之文言聖人之道者舍原道無稱焉言先王之政而得其要者求其片簡之記無有焉舉唐人之不及退之皆可知也舉後世之不及唐人又可知也漢儒之文有益於世得聖人之意者惟董仲舒賈誼攻浮靡綺麗之辭不根據於道理者莫陋於司馬相如退之屢稱古之聖賢文章之盛相如必在其中而董賈不一與焉其去取之謬如此吾不識其何說也苟以其文未粹耶則艱險之元結俳諧之

李觀且在所取矣如之何其去二子也苟以其所進者王霸之道不敢列之於文人之後耶則孔子孟子固與荀卿屈原李斯並稱矣安在其能尊二子也退之以知道自居而於董賈獨抑之相如獨進之則其所知者果何道乎然相如雖陋其詞賦猶皆有爲而作非虛語也近世則不然一室之微號之以美名敵從而文之視其名紛然雜出皆古之所未聞考其辭輕俳巧薄皆古人之所未有而求者以是邀於人作者以是夸于時似有所爲使相如之奴隸見之且將

棄去而今之士莫知其爲非此又退之之時所無有者也僕竊悲其陋故斷自漢以下至宋取文之關乎道德政教者爲書謂之文統使學者習焉違乎此者雖工不錄合乎此者雖質不遺庶幾人人得見古人文章之正不眩惑於詭常可喜之論袪千載之積蠹爲六經之羽翼作仁義之氣摧浮華之習以自進於聖人俾世俗易心改目以勉其遠且大者猶居少服未有所成吾子誠有志乎古人之文則願勿溺於世俗勿爲一時毀譽所變勿以道德爲虛器勿以政教

爲空言則文可得而學矣不然則世之能文者孰不可删僕之昧昧豈足副所求耶

答錢羅二秀才書　方孝孺

二君足下某年少謬拾士大夫口舌騰譽心甚不容得二兄書大有所稱儗遂不欲當苟遂默受恐鄙陋之指不足以眺左右故不免復有所云古之難者曰儗人必於其倫若南宮适以禹稷擬孔子孟子以子思比曾子皆絜功量德名與情稱而無疑者也或肆然而謬稱之是猶子禽以子貢比孔子楊雄以韋玄成比顏淵司馬君實以楊雄比孟子陸希愈不見信於當時則取譏於後世其不可較

然也然之數子者雖不足儗聖賢而其發光之著於天下猶鈞之於石尋之於常非猶山阜之於蟻蛭河渭之於溝澮也儗之一不當且若是況其何如者而以儗李翱蘇軾曾鞏以下七八君子奚爲其可哉指鈞而謂人曰此石也指尋而謂人曰此常也驟而聞之疑者尚少也指蟻蛭曰此山阜也指溝澮曰此河渭也不駭以爲過言則笑以爲無目人矣彼七八君子者皆博特而雄達才高而文炳使其身不託於名人位不顯於當世猶有以聞於世而傳於後也況又

得人爲而依之其卒能有立也豈不宜哉若某者才能不及其百之一恣意放言不善刻削任理所之欲書即止未嘗專攻於是望以之而立名豈能追作者之體要而庶幾乎古之人哉而二兄乃云然竊恐識皆以爲過言矣然世俗可與論古不可與論今自昔而然孟子大賢淳于髡且詆之楊雄韓愈皆傑然儒昔當世談笑之此皆士之所不能免者也今某無古人之質而過得時譽豈今之俗異於昔哉何其不宜然而然也所貴乎美俗者以其毀譽公而是非當也

宜然而不然者非也不宜然而然者亦非也二兄以英敏之資抗然以直道自許而過於譽也如此豈固有說乎抑期其至於此乎如期其至於此尤不敢處也世之稱七八君子者以文某於文雖嘗學爲然志不好也少之時學作文自度其不可竊獨慕乎聖賢之道以爲斯道非文則無以傳故又於文發之旣而復以道之不至者不足以言文故嘗用心於三代秦漢之書考其氣運之高下參其言語之際涯以觀其世之盛衰得失要其歸于道與否而準繩之以聖賢

之規矩益將習之以與其熟爲行之以望其至焉考之於身以見其成施之於世以驗其功服之於身而傳之來世上以不媿乎天中以不怍乎心下以有益於人而後止此某之志也若二兄之所譽而擬者非某之敢望也二兄其謂誠然否乎急於自釋不覺任僭二兄亮之所須二文在沈君處已久想已得也

答俞景文書　方孝孺

惠書以先夫人遺德未傳於世而以銘文見屬辭氣懇惻厚甚此固孝子仁人不忍死其親之美意然某之言豈足傳信後世哉古之傳世者雖不可勝舉而其大較皆豪傑之士道德克溢於中事功見於當時爲天下所仰服故其餘言緒論之所及無意於傳而後世自傳之以其抑揚予奪爲人之賢否輕重有獲著其名於文章之籍者輒相夸賀以爲榮耀至于子孫猶倚藉爲門實此皆以其人誠有可傳而然非特

以其文也如范希文韓忠獻公程伯淳諸子其文辭固與人等耳後世傳而誦之而凡爲其所稱者因以炳著章明於天下豈非以其人之賢故耶使徒有文章而大者或不足若柳子厚劉禹錫及王介甫雖其身且不免爲世所詆議其所稱引贊譽之人欲望世人之盡信不亦難乎故善爲親圖者不在乎得可傳之文而在乎可傳之人其人傳文雖未至無害乎其傳也其文美矣而其人不掩焉縱美而不傳雖傳而不信祇足病其親夫奚補哉今足下慮親之名未著

而欲傳之苟以其文則某非能文者苟以其人則某之無能別於衆人也審矣而望其信於今垂於後世何爲討之過而求聞之疎乎且世之風俗澆薄覩人之文未論其工拙先閱紙尾覽官位爵秩故求文章者必於穹位隆爵之人幸而得假其名輒拜受以去不復問其中作何語蓋習使然也足下不於彼焉求而以某使誠美可傳亦將爲人所輕詘與在俗之信且不能致而何望後世之傳乎使後世之人好尚與人與某他日於道或有所成文或有傳未可知也使

亦類今人之爲見某素賤士其身且不能自傳而安能傳乎人耶雖然以位而傳者猶器以丹漆而美也杞梓之器固有待于丹漆之飾其飾既亡而其美亦亡矣若夫金玉之器則不然其美天美也其貴天貴也人欲丹漆之且無所施而況有待於飾乎足下行義文學爲士子師於人不妄有所取而獨有取於某意者其相求於丹漆之外也歟此之謂以古人之道見處而非汲汲於流俗之信也然則某亦安敢假詞見棄於流俗而不勉乎銘墓之文謹如足下之命其

可傳耶其無足傳耶其信于今耶其傳之後世而信耶足下有以取之其必有以識之矣其何敢知焉

與郭士淵論文書

方孝孺

吾郡之文闕有聞矣僕行四方每見郡人詞令可觀者卽喜況能文者乎是以自見吾兄心洋洋如有所得寢爲加安而食爲加甘非勉強而然也樂善之誠天性然也繼而又承寄以林君公輔之文且教僕曰試評其可否焉僕昔聞吾兄言固知林君之言及展而讀之默而味之其思淵以長其辭辯以達不覺叩几三嘆反復玩繹遂至夜深乖離旅寓之思爲之頓消而沉伏抑鬱之氣勃然奮起信乎斯文之可以悅

人而吾郡之秀不可及也僕不才自居金華太史公之門當世士大夫多獲見之矣凡能文有名者皆得而觀之矣至論其文而使僕喜愜無所遺恨者不數人豈僕識見鄙劣使然哉亦作者鮮臻其極故也太史公嘗與僕言而以爲嗟嘆蓋斯文之在人如造化之於物歲異而日新多態而善變使人覩之而不厭用之而無窮不失榮悴消長之常理乃足爲文而世之人多不能與此樂艱澀者以艱言短語爲奇好平易者以腐熟冗長爲美或採摭異書怪說以爲多聞

或踔襲膚談但論以爲易曉而不知文之美初不在是也古之名世者具可見矣以僕言之秦漢以下大率多記載講論之文耳求如古之立言者未之多有也聖人之言不可及上足以發天地之心次足以道性命之源陳治亂之理而可法于天下後世垂之愈久而無斃是故謂之經立言者必如經而後可而秦漢以下無有焉然而猶足以名世者其道雖未至而其言文人好其文故傳其言雖不文而於道有明焉人以其明道故亦傳二者俱至者其傳無疑也二者

俱不至者其不傳亦無疑也以僕觀于今之人求其成文而可誦者且不易得况望其明道乎僕所以見吾兄與林君之文而喜者良以此也自古國家之興功崇而績偉政舉而教行天恐其或失墜也必生博特英達之士執筆而書之所望於將來者非兄與公輔華而誰乎此非僕私於同郡而言雖太史公亦深望焉更爲謝林君加意問學以法六經爲務倘有所得即以見教僕之几當不一叩而已也

明文授讀卷十六終

明文授讀卷之十七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

書二 經學講學

答梁孟敬書　劉永之

僕自屏居山谷絕斥人事乃得留心於經籍而獨學之寡陋講貫之無從日乃以所爲春秋本旨序呈之左右冀有以警策而正諸及奉還示大獲所望諷累數百言若將有取於愚瞽之作而教以其所弗逮者諄復賜矣然蒙岡之見未有盡暴白而明諭之旨有

不可不復者敢畧布之以終大貺焉範事之言曰諸如或日或不日稱爵稱人名之字之王之稱天與否諸侯之列序與否大夫之登名與否皆因史之舊非聖人之意之所存三傳之要諸說之鑿朱子之駁之爲善又日信公羲之過求褒貶之詳未免蹈先儒之謬此胡康侯之失也凡此所論度越老生宿師萬萬弗疑又日夫子言知我惟春秋罪我惟春秋知之者知其明王者之法也罪之者罪其彰亂逆之跡也夫春秋之爲春秋明王法彰亂逆誠聖人之旨也然謂

因魯史之文而筆之傳之、其小有乖訛則修之完之、使觀者有所勸沮、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則可也、若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夫聖人者、豈盡異於人哉、其德則聖人也、其不幸而不得其位、則猶夫人之子也、時無明王、誰知宗予、待之者曰季孟之間、則猶夫人之臣也、而所事之君則荒君也、其君之卿大夫則僭室也、以猶夫人之臣子、而立乎荒君僭室之朝、而私損益其國之信史、而明王法而彰亂逆、無乃弗可乎、夫今之與古遠矣、而其理

弗與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與其職守、而取今之國史而損益焉、予奪焉、褒譏焉、而公示之人、其乃不爲僇民者鮮矣、聖人對陽貨則諾諾之、過宋而微服焉、居其邦不非其大夫、其自稱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夫豈以其聖而傲當世乎哉、蓋方是時、各國之史、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辭亦莫不有法焉、趙穿之弑逆也、而書曰趙盾弑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弑逆也、太史死者三人、而卒書曰崔杼弑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

焉、而況於魯有周公之遺制與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爲訓、莫過於魯史、其當世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跡、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錄而傳焉、以寓其傷周之志焉、其知者、曰是不得已焉耳、其不知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其君大夫之惡於天下後世、故曰知我者將在是、罪我者將在是、亦聖人之謙辭云耳、夫豈曰改周制、寓王法、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謂哉、僕故曰謂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

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可也、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章之則弗可也、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說也、執事取之、故曰首止之會盟、葵丘之會盟、皆再書焉、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劉單以王猛居乎皇、尹氏立子朝而先之以王室亂、皆複言焉、是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考之、蓋史策之實錄、而其紀載之體異焉耳、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有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

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或會而盟而同日、是會之與盟合而爲一事矣、或會而盟盟而異日、是會之與盟離而爲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失首止之與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爲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丘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

終而錄其始也、既書曰宋災伯姬卒也、於澶淵之會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於之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實來、則先言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暨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於皇、則來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子朝、則來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他如程子之傳例有曰將卑師少例書人、此

承赴告者也、不知將師名氏多寡亦書人、此聞而知之者也、皆實之紀也、非惡之而詳其辭也、曰言之重辭之復必有大美惡者焉、先儒之過也、且夫其名也著乎簡冊、其跡也昭乎萬世、不必言之重也、而皆知夫首止之爲美矣、不必詞之複也、而皆知夫稷之爲惡矣、故曰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也、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其微辭隱義時措時宜者、爲難知也、夫所謂炳如易見則然矣、其曰隱微而難知、果何謂哉、聖

人將昭大辨於萬世、顧乃有隱微難知之義、是未免蹈前儒之失也、杜預曰、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程子避之、則所謂隱微者猶是矣、然則易之彖繫、將非聖人之制作乎、論語之答問、將非聖人之言詞乎、何彼之平易顯白、而此之微隱難喻、僕之愚不敢以爲然也、雖然、程子之傳、有舍乎褒貶予奪而立言者、則非先儒之所及也、若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議論辯而嚴矣、其失則承乎先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易、又曰可自爲一書、謂雖言理之精而非經

之本旨也若胡氏之春秋其自為一書焉可也夫時有遠近則史有詳畧史有詳畧則辭有同異此甚易曉也若自文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文以下悉書日焉自文以前君行八十書至者十七文以後君行九十書至者六十四是也執事所謂隨時而觀經此誠善也而公羊子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何休曰所見之世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焉所聞之世思王父少殺故諱亦少殺焉所傳聞之世思高曾又少殺故弗之諱焉甚乎其陋矣陳傅良曰隱桓莊

閔一書法也僖文宣成一書法也昭襄定哀一書法也夫不曰史之有詳畧而曰聖人隨其時而異其書焉其賢於公羊者幾希大較說者之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也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其視之與乎詩書也則曰此見諸行事也此刑書也夫以為聖人之作而傳者有所受則宜其求之益詳而傳合之益鑿也以為見諸行事以為刑書則宜其言之益刻而煅鍊之益深也以為美則强求諸辭曰

此予也此予也聖人之微辭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說弗通焉又為一說以護之一論少窒焉又為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吏深文而巧詆度乎寬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今僕之愚曰其文則魯史其義則彰善而癉惡冀述而傳於後則以刪詩定書贊易同其任僭而為傳也則直釋其義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惡者曰如是而惡無褒譏予奪之說其區別凡例則主程子其綱領大意則主朱子其三傳則主左氏以杜預說而時疑其繆妄其諸家則無

適主取其合者去其弗合者如是而已竊以謂使聖人因乎魯史焉則愚之說固已得矣使聖人而自作焉亦當據事而直筆之必不如先儒之云則愚之說亦庶甚乖剌焉其自信者如此然猶以其考之也未浹洽焉其講之也未貫通焉姑優柔之而姑反覆之寬之以歲月而後可就也日孱之言不足以盡意而明諭之懃懇不敢不復而辭不可殫也概言其大都如此於戲舍執事其亦曷言之而曷聽之乎超卓之識特達之見尚克示之幸甚

百家私記永之字仲脩浙江人家富于貲仲脩泊然布素靜處一室以書籍翰墨自娛楊東里云始仲脩既冠未知學因過婦翁同郡鄒伯升爲友壻早有文名婦翁特異視之而薄衆人遇仲脩既歸發憤就學時甚更出伯升右有山陰集

報馮恭岡先生書　瞿九思

不肯潛心學易果已三十餘年蓋其初但求之高遠與世儒所見大抵略同至晚來見孔子論易只專以易簡爲言然後反而思之始知易非甚難果然簡易其玄關一竅元來即是卦體譬如雷電噬嗑世儒只知大象是指雷電不知卦辭及六爻無非雷電蓋離火爲電所謂金矢即電之條細如矢者所謂黃金即電之一片如金者校體圓與雷相似校即雷也內卦震雷下電上故曰屨校及雷自內而之外則電下雷

上矣故曰荷校又如明夷說卦謂離爲日明出地上即日出地上也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此言日墜虞淵從地下轉北時也用拯馬壯吉日不可久沉于地當速從東升故曰馬壯馬壯則行急東升速矣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此言日從東升其大如面正東升之象也日在地下宜速升故曰用拯馬壯日在地上宜久照故曰不可疾而貴于貞箕子當殷室將亡時而皎日之丹心猶然耿耿無間故曰不息若亦疾行則易墜矣此上午時也至利箕子之

其爲難肯失之矣不肯今矢口談之似覺其易然其
始實若死求之于百千其法然後稍能得之良知二
字只是爲仁方法尚未洞見本體王陽明尚謂良知
二字是從萬死中悟出來底況此道乎思自謂以此
求易然後四聖統緒方有所托然後此易道如沉溺
海底千年萬載而至是始如日中天此乾坤所閟惜
鬼神所呵護必不肯輕傳于世者思自得識以來但
藏之於心直不敢書之于紙恐爲造物所譴責蓋不
肯悟易之法或坐或臥或行或立若身無軀殼上無

房第直以此心懸于天闕與天相通將三百八十四
爻鋪于渾身與之相融相貼久之然後稍有所悟今
雖有得然此亦不足爲奇鄙謭所謂識破不值半文
錢道在眼前人不識正謂是耳不肯初意自謂易書
未成之時必不輕發一語恐諸卦未全義理未備爲
人所不信苦一經指摘便千秋萬載不可復振故韜
藏其密雖萬死不敢一言若我老公祖則乾坤宇宙
所共傾賴天地鬼神已久以此道相託與不肯卽相
去數千年卽相隔數萬里自然不約而同若合符節

貞則午後矣故曰明不可息言日雖將晡而其明不
可墜也至上爻則墜矣故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生
以此法求之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爻爻皆合
然後知易簡之說誠然誠然卽玄家所謂踏破鐵鞋
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此理至易宜人易曉乃萬
古以來竟無一人知之程朱易說不知所談何事至
于其他尤爲可笑談之愈精而失之愈遠矣所以然
者蓋天地與人只是一體萬事萬物只是一物譬如
噬嗑在天之雷電其升降休咎既是如此則人事之

雷電其升降休咎亦是如此故體之于身卽可以孜
驗得失徵之于卜卽可以豫見吉凶但其上下次第
所差不過微杪而其究迥不相同如火雷噬嗑電先
而雷後則事理又是一樣如雷火豐雷先而電後則
事理又是一樣六十四卦雖云易簡而其神妙不測
生遷互變以得中而吉以失中而凶以應時而祥以
背時而咎又千變萬化各有精義非數十年研精殫
神未易遽得此孔子作繫辭既謂易至易至簡又謂
易至精至微而古今談易者旣不知其爲易又不知

豈思所能閒匿故因來劄取不肖芻說是用不避謬妄輒吐露于臺下然此亦昔人之自寶燕石者耳安知果為是否望賜批答幸甚

與宗尉西亭公論經學書　劉繪

下走辱厚愛博雅兒輩遊大梁納以斯文一家甚渥惠也兹賤日嘉韻遠投將將乎解佩之華矣至今感誦德音莫之忘焉往聞門下潛心經業思奮然啓六籍之晦塞發一家之奧吉其志當為峻矣以門下靈慧天其沉融無籍生長無諸他妨稍稍鳩聚研究則發孔壁之精義窮鴻都之鉅帙益無難焉僕雖老憊竊有間樂竊挦之思也僕無忌論徒傷今學士大夫固能有志於斯誦遺經之全文參諸家之傳註為有

闕焉爾以故末學多而玄旨未究也浮辭貽而實際未充也小說逞而大典未著也曲藝誇而鴻儀未闢也新聞艷而舊章未續也凡此五者之闕是以文士鮮有升聖學之堂而備通儒之列者也嗟哉此盖舉業奪之耳經生各抱一藝以階仕進而時義定格構材研磨偶對彼雖以英秀亦假十餘年乃得如式其得進者則棄置之以就吏道其不得進者則白首擬習不敢廢釋又何敢旁及他經大典也乎使學者窮于見聞而時義殊難移之他用則何裨于國家哉僕

恩思國初一時創爲未及于斯今幸聖明御極天壽
永昌文教四敷英哲輩出當國明弼宜集耆儒博采
羣議取初場舊法稍爲增損變革要之令士人皆通
六經之辭而罷時義其法得省研摩時文之功爲貫
通六籍之數庶幾可以廣經籍之路披文學之光采
經大典發揮闡緒而振一代之儒林也豈不煒哉莊
生論六經古甚明正其言曰後學不見古人大體道
術將爲天下裂生之世秦火未熾科月未興以雜學
不睹全經蓋悼之也然則莊周之學乃有其本僕嘗

怪學者淺而盡以周之談爲洸洋支離日之也茲郎
門下發憤六經而欲列爲注解不覺鄙意乃涌涌然
矣竊又嘗攷六籍注解如卜商曾申孟仲牟子之論
難以悉聞至東漢鄭玄推續大小毛公之意及孔子
賈馬但詳于訓詁而絕少發明者正以聖經浩大難
以一人之說而定千古之見宋儒朱蔡有遺論也故
釋名曰經徑也無所不通可當用也一有發明盡爲
臆說是以毛公合序商意未盡何休立論針砭三家
劉歆序攷工而遺同儕之誹華老釋春秋而致安石
之妒諸家論集適禍經也故曰聚六經之文必斷諸
實用契六經之旨但明之一心俟同巳者共之附若
必思追古傳世則誣與妄且及焉鄙人有志而委于
仔情安得捧簋左右以與問答者焉因憶口誦悟其
其觕篇必犁然若明矣不宜

先夫子曰劉翰字子素號嵩陽河南之光州人嘉
靖乙未進士授行人司遷戶科給事中劾夏言下
罪言因之罷相出守渝州爲衙吏窮一言再相遂
失官其文縱橫似蘇子瞻而加之色澤是明朝一

作手

與顧東橋書　王守仁

所喻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辨與前舜武之論大略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於良知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事多贅矣至于明堂辟雍諸事似尚未容於無言者然其說甚長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以少釋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見于呂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尚有未毀則

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爲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于其亂何邪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講于漢而武后盛作于唐其治亂何如邪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爲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辟不辟泮不泮爲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爲律而身爲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于敬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于以齊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曆明時之本固在于此也羲和曆數之學皐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于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

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于禹稷堯舜者邪封禪之說尤爲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于其上倡爲誇侈以蕩君心而靡國費蓋欺天罔人無恥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于天下後世也吾子乃以是爲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邪夫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

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于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于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于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爲學、無乃失其所以希

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爲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于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入于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于一時、終將凍解于西、而冰堅于東、霧釋于前、而雲滃于後、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于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

始亦非有異于聖人也。特其間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

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于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于禮樂、長于政教、長于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

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于煩劇而不以爲勞安于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皋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

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已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已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于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已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痾呼吸感觸神應

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焻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內濟其私已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

既其久也鬬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于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于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于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于世者僅可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覩于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于天下

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讙謔跳踉騁奇鬪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于其說而終身從事于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疎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强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瞽

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于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于今功利之毒淪浹于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于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敎而視之以爲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

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答羅整菴少宰書　　王守仁

某頓首啓昨承教及大學發舟匆匆未能奉答曉來江行稍暇復取手教而讀之恐至贛後人事復紛沓先具其畧以請來教云見道固難而體道尤難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不講恐未可安于所見而遂以爲極則也幸甚幸甚何以得聞斯言乎其敢自以爲極則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有道以講明之耳而數年以來聞其說而非笑之者有矣詬訾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較量辨議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

肯遂以教我而反覆曉諭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則天下之愛我者固莫有如執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當何如哉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而世之學者稍能傳習訓詁卽皆自以爲知學不復有所謂講學之求可悲矣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道而後加體道之功也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復有所謂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論學者有二有講之以身心者有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揣摸測度求之影響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已者

也知此則知孔門之學矣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爲學但當求之于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于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于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雖其言之

出于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辭旣明白而可通論其功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于背朱而輕于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于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于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

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爲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于外求是以已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于內是以已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

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于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于反觀內省之爲而

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于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畧于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沉溺于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于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于聖門獲罪于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況于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況執事之高明哉況某之所謂格物其于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于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繆實起于此不可

不辨孟子闢楊墨至于無父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
者使與孟子並世而生未必不以之爲賢墨子兼愛
行仁而過耳楊子爲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爲說亦豈
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
至比于禽獸 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
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
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于洪水
猛獸何如也孟子云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楊墨
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于

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呶呶于其間噫
可哀矣韓氏云佛老之害甚于楊墨韓愈之賢不及
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壞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
于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
以死也嗚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
莫之救以死也矣夫衆方嘻嘻之中而獨出涕嗟若
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蹙頞以爲憂此其非病狂
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隱于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
其孰能察之其爲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

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于晚年固
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爲
重平生于朱子之說如神明蓍龜一旦與之背馳心
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爲此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
得已而與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執
事所謂決與朱子異者僕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
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
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

之而是雖異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雖同于己
適損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損于己者己必惡
之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與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
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
之過也必文某雖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
也執事所以教反覆數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
說若鄙說一明則此數百言皆可以不待辯說而釋
然無滯故今不敢縷縷以滋瑣屑之瀆然鄙說非面
陳口析斷亦未能了了于紙筆間也嗟乎執事所以

開導啓廸于我者可謂懇到詳切矣人之愛我寧有如執事者乎僕雖甚愚下寧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誠然而姑以聽受云者正不敢有負于深愛亦思有以報之耳秋盡東還必求一面以卒所請千萬終敎

與陸元靜書　其二

王守仁

某不孝不忠延禍先人酷罰未敷致茲多口亦其宜然乃勞賢者觸冒忌諱爲之辯雪雅承道誼之愛深切懇至甚非不肖孤之所敢望也無辯止謗嘗聞昔人之敎矣况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之故議論方興吾儕可勝辨乎惟當反求諸己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尚有所未信歟則當務求其是不得輒是己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歟吾斯既已自信歟則當益致其踐履之實以務求于自謙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于我彼其爲說亦將自以爲衛夫道也况其說本自出于先儒之緒論固各有所憑據而吾儕之言驟異于昔反若鑿空杜撰者乃不知聖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眞先儒之論所以日益支離則亦由後學沿習乖謬積漸所致彼既先橫不信之念莫肯虛心講究加以吾儕議論之間或爲勝心浮氣所乘未免過爲矯激則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此吾儕之責未

可專以罪彼爲也、嗟乎、吾儕今日之講學、將求異其說于人邪、亦求同其學于人邪、將求以善而勝人邪、亦求以善而養人邪、知行合一之學、吾儕但口說耳、何嘗知行合一邪、推尋所自、則如不肖者、爲罪尤重、蓋在平時、徒以口舌講解、而未嘗體諸其身、名浮于實、行不掩言、已未嘗實致其知、而謂昔人致知之說有未盡、如貧子之說金、乃未免從人乞食、諸君病于相信相愛之過、好而不知其惡、遂乃共成今日紛紛之議、皆不肖之罪也、雖然、昔之君子、蓋有舉世非之

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毀譽而動其心邪、惟其在我者有未盡、則亦安可遂以人言爲盡非、伊川晦菴之在當時、尚不免于詆毀斥逐、況在吾輩、行有所未至、則夫人之詆毀斥逐、正其宜耳、凡今爭辨學術之士、亦必有志于學者也、未可以其異已而遂有所疎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其但蔽于積習、故于吾說卒未易解、就如諸君初聞鄙說時、其間寧無非笑詆毀之者、久而釋然以悟、甚至反有激爲過當之論者矣、又安知今日相詆之力、不爲異時相信之深者乎、衰絰哀苦中、非論學時、而道之興廢、乃有不容于泯默者、不覺叨叨至此、言無倫次、幸亮其心也、致知之說、向與惟濬及崇一諸友極論于江西、近日楊仕鳴來過、亦嘗一及、頗爲詳悉、今原忠宗賢二君復往、諸君更相與細心體究一番、當無餘蘊矣、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說、只一知字

尚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着矣、此知行之所以二也、

答徐成之論朱陸書　王守仁

昨所奉答適有遠客酬對紛紜不暇細論姑願二兄息未定之爭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己所是已無纖髮之憾而後可以及人之非早來承教乃爲僕漫爲含胡兩解之說而細繹辭旨若有以陰助輿庵而爲之地者讀之不覺失笑曾謂吾兄而亦有是言耶僕嘗以爲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于有我則此心已陷于邪僻雖所論盡合于理既已忘其本矣嘗以是言于朋友之間今吾兄乃云爾敢不自反其

殆陷于邪僻而弗覺也求之反復而昨者所論實未嘗有是則斯言也無乃吾兄之過歟雖然無是心而言之未盡于理未得爲無過也僕敢自謂其言之已盡于理乎請舉二兄之所是者以求正輿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于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于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于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于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于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于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于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輿庵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

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于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于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辨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于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于誠正而無所繆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弊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

晦庵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旣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然而二兄往復之辨不能一反焉此僕之所以疑其或出于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其學問之本而又何以論學爲哉此僕之所以惟願二兄之自反也安有所謂合朋兩解而陰爲輿庵之地者哉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于心衆皆以爲是苟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爲是也衆皆以爲非苟求之心而有契

焉未敢以爲非也心也者吾所得于天之理也無間于天人無分于古今苟盡吾心以求焉則不中不遠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于心而惟外信于人以爲學烏在其爲學也已僕嘗以爲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旣已入人之深有不容于論辨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

而遂擯放廢斥若碔砆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羣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于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眞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己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槩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冤也已故僕嘗欲冐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僕于晦庵亦有罔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者顧晦庵之學旣已若日星之章明于天下而象山獨蒙無

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能一日而安享于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于輿庵輿庵之說僕猶恨其有未盡也夫學術者今古聖賢之學術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學術當爲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爲輿庵地哉兄又舉太極之辨以爲象山于文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强辨自信曾何有于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其爲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

不害其爲未至也學未至于聖人寧免大過不及之差乎而論者遂欲以是而蓋之則吾恐晦庵禪學之譏亦未免有激于不平也夫一則不審于文義一則有激于不平是皆所養之未至昔孔子大聖也而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仲虺之贊成湯亦惟曰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未至亦何傷于二先生之爲賢乎此正晦庵象山之氣象所以未及于顏子明道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以不可及而默識其所未至者以爲涵養規切之方不當置偏私于其間而有所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世之學者以晦庵大儒不宜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爲隱飾增加務詆象山于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爲有助于晦庵而更相倡引謂之扶持正論不知晦庵乃君子之過而吾反以小人之見而文之晦庵有聞過則喜之美而吾乃非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也晦庵之心以聖賢君子之學期後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禮是何誣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耶僕

今者之論非獨爲象山惜實爲晦庵惜也兄視僕平日于晦庵何如哉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爲心矣惟吾心去世俗之見宏虛受之誠勿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異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爲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爲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爲聖賢之心則兄與輿庵之論將有不待辨說而釋然以自解者孟子云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惟吾兄審擇而正之

復王敬所書 其四

趙貞吉

二月初至家，六月有推移之報，忽臨與使，又枉尺書，及所編定朱文，幸甚幸甚，僕昔在館中，横斋此書，每讀之，未嘗不惜我嚬翁之不啻於言而勇於爭論也，或曰不直則道不明，然則翁直也，非爭也，答曰嗟乎，是殆難與人言也，往予讀荀卿之譏孟子，畧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未嘗不駭也，及探道日久，心稍有知，回視孟子之禽獸楊墨，則竊謂持論之過嚴矣，夫二子之學，要有所本也，墨子本于禹，楊子本于黄帝老子，二子皆當世高賢，其學本以救世，至其徒之失真，則非二子之罪也，遂極其討伐而擬諸禽獸焉，非不深究先王之學術亦各有在之過乎，謂之畧法者，以言不深考云耳，夫孟子法孔子者，嘗謂孔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則于孔子之前上聖至人，誠亦有所不暇考，乃荀氏之言亦未爲過，至謂不知其統，則雖予亦不以荀言爲然，何則，統者，道之宗也，言之所由出也，立言而無其宗，如瞽在途，觸處成窒，豈宜以論孟氏也，孟氏之宗，持志養氣是也，是孟氏之三昧也，義即子思之中和也，夫嚬翁法孔孟，法堯舜，堯之授舜曰執中，而子思訓中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翁則以爲人自嬰兒以及老死，無一息非已發，其未發者，特未嘗發耳，其非子思之旨明矣，至其末年，乃嘆師門嘗以爲教，顧已從于訓詁文義而未及求，至老年尚起望洋之嘆，不知翁之將姑爲是謙退耶，抑所造實若此耶，夫使翁之所造實如此，則翁所法孔子之統者，何在，夫晉鄙之未遇魏公子也，猶三軍之主也，及公子一旦奪符而鄙休矣，故三軍從符而不從將者也，夫千聖之統，一符也，千古之聖賢，一公子也，千古智愚之心靈，一三軍也，翁之統一諸子者，不能合符孔氏，則雖評隲之工，說禪之盡，椎擊之便，剝剔之精，但服其口而不能服其心，後之人尤依望諸子，有搴旗擊奪之能而不遽去也，嗟乎，是殆難與人言也，蓋孔子既没，大義已乖，而微言將絕，于是紛紛好飲食而拗廉耻，以詩書發冢者塞路矣，故荀卿斥之爲賊，而莊生欲齊物論也，夫物論者，謂人各是其是而非其非，故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如衆竅之號，而各據其寥

翏刁刁以相爭于靡然之途者也、夫莊子之雅意、欲息諸子之爭論、以相忘于道術之中云耳、顧雖程、佾大儒、亦不之察、乃去其論字、直以莊生爲欲齊物、如孟子稱物之不齊之物、乃曰莊生欲齊物而物終不可齊、嗟乎、文義尚未知解、況肯會其意乎、後之善談道術者莊生、又莫過太史公也、太史公嘗論六家指要矣、曰吾于道家取其長焉耳、吾于儒家取其長焉耳、吾于墨家名家法家陰陽家皆取其長焉已耳、其短者吾將棄之已耳、所貴于折羣言之衷者、不當若此乎、今觀聯翁之書、其所評騭千古、說罪百家、椎擊名士、剝剔羣言、不遺餘力矣、有曰吾于某而取其某長者乎、有曰古之學術有在于是者、某聞其風而與者乎、各以其術鳴而同于一吹、日爲天籟者乎、或曰、聯翁自任之重、故闢邪距詖、不得不嚴、本孟子也、烏得以莊生史談之論道術比、予曰嗟乎、此所謂殆難與人言者矣、且學術之歷今古、譬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會之日、通天下之物、濟天下之用、而不必以地限也、孟荀以後、如加關譏焉、稍察阻矣、至宋

南北之儒、殆過雜曲防、獨守谿域、而不令相往來矣、陳公甫嘗嘆宋儒之太嚴、惟其嚴也、是成其陋者也、夫物不通方則國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子如董楊以下、蘇陸以上、姑不論、翁法程張矣而不信程張、尊楊謝矣而力闢楊謝、凡諸靈覺明悟通解妙達之論、盡以委于禪、目爲異端、而懼其一言之污也、顧自處于日看案上六經論孟及程氏文字、于一切事物理會以爲極致、至太極無極陰陽仁義動靜神化之訓、必破碎支離之爲善、稍涉易簡疎暢、則動色不忍言、恐墮異端矣、夫如此學道、烏得不陋、昔項氏父子起江東、以其尊號與楚心、劉伯升兄弟起南陽、以尊號與更始、皆謂授人以柄而後爭、則久已出其下矣、聯翁之論以爲闢禪、而不知其實尊禪矣、夫均一人也、其始可以學禪、亦可以學儒也、謂靈覺明妙禪者所有、而儒者所無何耶、非靈覺明妙、則滯窒昏愚、豈謂儒者必滯窒昏愚而後爲正學耶、子思曰、惟天下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大傳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是豈塵埃濁物、昏沉鑽故紙而已耶、雖然、翁固

未易測也予嘗考其世設處翁之地而論翁之心矣其拒禪甚力惡蘇尤深詆陸太盛其意亦畧可覩矣蓋南渡之後高孝二帝極愛蘇氏文章所謂家藏蘇氏之書人講楊山之學也二帝又皆好禪故皆內禪以畢其功予嘗見佛照禪師奏對錄而知朱仲晦之不遇孝宗決矣況于光寧之朝耶翁忠孝天性剛奮有餘欲復二帝之讐而無一旅之託其文章議論至于國勢安危之幾君子小人升降之際則芒寒正色慨拓奇崛使人凛凛聽之不倦覩其講學訓解如出

二手誠有以激之也陸氏之興則出不相下所謂明其爲賊乃可服之意耳夫僕往之讀朱子大全之日其論如此又欲以暇日披覽抉摘取其合者爲一編別爲一書以表白諸子凡經朱氏掊擊者明其學之各有宗也附于莊氏道術篇之後以繼鄒魯縉紳之論以關涉頗大力未必得遽爲而止也今讀公所抄若有意焉故肆發其狂愚不知有合于公之意否便中幸一批教焉夫我輩之于斯世出諸老之後以論學知言爲任者也又遇良友烏得不盡勿外其狂而疏絕是幸適抱采薪之憂詞不發越不得達此衷曲冀鑒其畧云耳

先夫子曰貞吉號大洲內江人相世穆二宗其文雄健措辭不苟唐之昌黎元之牧菴不相上下有明有數作手又曰大洲之文老健其力量與杜樊川相上下有宋以後神理過之者有矣至于遣詞運筆如生龍活虎不能多見　百家私記大洲字孟靜嘉靖乙未庶常庚戌之變以司業建言分宜惡之牧書中不及督戰字橅兵部不與護兵單騎出入宜蘭世宗怒其無措置下獄杖繭隆慶中爲大學士

與陳兩湖書　唐順之

兄自少才名已滿海內而六家九流之書幾乎無所不誦莊騷太史之文亦無所不牢盡而操縱之矣使海內奇才偉士欲傚兄以所不知而亦不能也況如僕者才至駑下向在京師每同平原趙景仁過兄論文久之兄慨然曰二子之言是也遂欲盡棄其舊學而更張之然當時猶謂兄之急于獎善而以口語相推云耳已而覩兄之文則果脫然盡變于舊矣夫文人相傾在古則然景仁于兄未知何如也至于僕

之讀書則豈能若兄之博而其爲文也亦安能望如兄之古哉然兄不憚降心抑已而從之推兄是心也設使不徙用之于文而用之反躬爲已之間即古人所謂勇撤皐比一變至道者在兄亦何讓乎僕未始不嘆兄之高明不可及而亦每每惜兄有可以一變至道之力而僅用之于文也雖然此亦未有人焉以反躬爲已之說而磬欬于吾兄之側耳設使有人焉以反躬爲已之說而磬欬于吾兄之側如吾二子之論文也又安知兄之不降心而從之而翻然變于其舊之之爲尤速也乎又未始不自罪吾二子者不能爲古人反躬爲已之說以告兄而徒以文士雕蟲篆刻之論投兄之好也兄今之所謂狂者也而磊磊磊率情而言率情而貌言也寧觸乎人而不肯違乎心貌也寧野于文而不色乎莊其直以肆則亦古之所謂狂者也是兄有可以一變至道之力而又有狂以進道之資也兄其能無意乎然兄之意必曰吾平生好適吾性而已矣吾不能爲拘儒迂儒苦身縛體如尸如齋言貌如土木人不得動搖云耳夫古之所

謂儒者豈盡律以苦身縛體如尸如齋言貌如土木人不得動搖而後可謂之爲學也哉天機儘是圓活性地儘是灑落顧人情樂率易而惡拘束然人知樂率易者之爲率易矣而不知見天機者之尤爲率易也人知任佚宕者之爲無拘束矣而不知造性地者之尤爲無拘束也人之病兄亦或以其樂率易苦束而僕則以爲惟恐兄之不樂率易不苦拘束也如使果樂率易苦拘束也則必真求率易與無拘束之所在矣真求率易與無拘束之所在也則舍天機性

抑將何所求哉使兄不以僕爲迂也願繼此而更進
其說也僕自少亦頗不忍自埋沒於尋門十更無長
進惟近來山中閒居憤念此心于日用間覺意味比
昔來頗深長耳以應酬之故亦時不免于爲文每一
搦思了了如見古人爲文之意乃知千古作家別自
有正法眼藏在蓋其首尾節奏天然之度自不可差
而得意于筆墨溪徑之外則惟神解者而後可以語
此近時文人說秦說漢說班說馬多是語耳莊定
由之論文曰得乎心應乎手若輪扁之斲輪不疾不

徐若伯樂之相馬非牡非牝庶足以形容其妙乎頃
自以精神短少不欲更弊之于此故不能窮其妙也
何時得與吾兄一面談之也兄有近作可寄我兄向云
家居有暇將來江東今能果此約否念菴兄時相會
否弟數年間頗憂寐于江西之行今日侍家君百里
之外亦無意矣會念菴兄并煩道鄙懷漢書批抹約
四五十傳亦頗盡之并奉返以全信

明儒學案傳畧順之字應德號荊川武進人嘉靖
己丑會試第一授武選主事丁內艱起補稽勳調
考功以校對實錄改編修與羅峯不協告歸皇太
子立起爲春坊司諫與念菴浚谷請于元日皇太
子出文華殿百官朝見奪職爲民倭亂復起歷擢
僉都御史巡撫淮楊卒年五十四初喜空同詩文
因王道思而幡然取道歐曾得史遷之神理又曰
自毘陵晉江起而文章之道翕然歸正此眞起衰
救弊之文也荊川從陽明門人得其心傳故其文
從胸中隨地湧出不假造作晉江尚有意爲文欲
其文好此則兩公之優劣也私記從學陽明門人謂王龍溪也學案云

先生之學得之龍溪者爲多故言于龍溪只少一
拜學[illegible]文

答項甌東論陳白沙書　　王漸逵

向在李三洲處得見來書以陳白沙爲禪學擬其黃徐而論之所見雖是然白沙非禪者也白沙學于吳康齋康齋深得孔顏之樂白沙求而未得歸臥陽春臺靜坐數年然後得之其學則求諸心其功則得于靜似禪而非禪者也夫所謂禪者棄君臣父子夫婦之倫絕中國禮義衣冠之教者也故謂之禪白沙事母甚孝出處甚明教人甚切理義甚精問學甚苦多得于靜處有之故每以靜中養出端倪教人又云去

甘日支離之用非夫甘日也去其支離之用衡其不事者逃而欲歸于無言蓋見宋儒議論太多故矯之云衡其用心亦誠爲過當也至于禪之一字吾嘗論之蓋禪之說亦吾道中之所有也夫吾道之大也知者見之謂之知仁者見之謂之仁佛者見之謂之佛老者見之謂之老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之道鮮矣故牆爲禪之說者吾亦且恕之至其附于佛之教則不可不深斥之也今有人于此盡倫理施政治明出處慎取予則雖終日談禪吾不忌也何者其道蓋吾

之道也但窒而礙終于不通使其知而反之變而正之則善矣今夫天下之物其草木禽獸之相類者甚多或一物而至三四至六七者有之然自造化之道觀之則皆物也今夫異端老佛莊列之書類亦多矣然各一其見則各一其說自費隱之道觀之則皆道也但聖賢之道中正而大全諸說之道皆一偏而有泥故君子之于異端惟明吾道以勝之不必闢焉可也至如白沙之學求之宋儒如此類者甚多司馬文正呂晦叔劉元城謝上蔡陳瑩中張子韶楊龜山陸

子靜往往得于禪學改頭換面處有之然于身心國家皆無愧歉天下後世皆尊仰之此禪學之變正而非禪矣何可怪乎白沙之學多著于靜因有偏處而其本根節目則同豈謂之禪乎雖然禪而歸于正則可恕禪而附于佛謂佛爲西方聖人欲陰附其教則有大害于中國宜在所痛斥而不少假借焉可也蓋佛者　　之人其法　　之法是故　　之法毀綱常滅人道遏化生之機傷天地之和其風聲氣習一入于中國中國受之則生變亂如癘逆之氣行于一

於一鄉受之則生榮沒驗之古今皆然觀晉之名流
卒歸于老佛而以師禮事之遂有五胡之擾唐之文
人學執皆寫誦經典崇尚齋醮遂有五代之亂宋之
諸賢皆譚佛僞談眞空而亦明尚齋醮喻師頭陀遂
有金元之亂今之士大夫又崇之矣秉聖賢之言而事
禪佛之說隱義遯辭互相倡和以無爲爲上乘以了
悟爲宗古其風聲氣習漸染將半矣是故天下之亂
又可憂也故吾不憂夫禪之附正而憂夫佛教之害
世名人達士從而和之大亂之兆也又將有之

爲矣公亦嘗思及此乎咨與日闡台而領教愛不具

答李孟誠書　萬廷言

久失遣候辱承教感甚所引延平尤悔之言足徵反
已之嚴三復尤深悚息弟謂今時朋友只知論學不
知論品不知須先定品而後學之同異失得可論也
夷齊與孔子同品然後可論同異朱陸與周邵二程
同品然後可商失得佛老之學千古動人其品高也
若不論品而只以言論蹤跡比較失得則似是之非
掩襲之巧反在狂狷者之上矣今海內論學者甚多
其中不無樹立然試考其品能一一不愧古人誠不

敢厚誣也以弟所處者言之如三五知己則孜孜雖
殊本根皆實其品似無可議所當論者在學其餘箇
論偽行不無所長而究極根源且難論品濂溪晦翁
即不講學亦斷斷是千古人品不然即同言堯言
同行堯行學問大同無可非刺亦終是蹈襲君子耻
之此豈可聲音笑貌爲哉兄品自高又誠自反如來
教云日消所尤悔者與求延平所謂融液脫落灑然
處証諸精專如此則身範物先何愧古昔即稍異同
無妨也且朋友切磋何必盡同以水濟水古人以爲

弗可食矣益自有大同者在也弟品下學荒茲且衰
暮念教誠欲以古人自拔然不知終能無負否也湖
峯結廬此意頗決益賤憎終薄只得隨緣自養亦古
人盡力之意然果能振衣千仞濯足萬里而洗滌心
源有灑然融液處則品學俱到與朝夕從兄法堂之
上何異顧媿萬萬未能耳佳刻謹拜領餘惟心照
論品一語真是講學者頂門一針今日斷斷易冗
之徒無不講學可羞可鄙遂令講學為畏途又學
案傳畧廷言字以忠號思默南昌東溪人父奐愷
刑部侍郎受業于陽明先生登進士歷禮部郎官
出為提學僉事罷官歸杜門三十餘年匿跡韜光
研幾極深念菴之學得先生而傳又評其學易齋
集其文大槩講學中有透悟之言非世之傍此為
名稱者孰謂道學之言有礙于文章乎

與耿藍陽書　張黎

白深夜領教語而還也血脉來往即沔上三百里如
晤通指矣中夜獨坐用懷知音竹屋松聲恍親面目
既承遠札剡日駕舟貢聆玄箸慰我饑渴而館人告
諦良會不果海虞之棹轉而東林龕以所印質門下
者剏為發明間一取證而涇陽玉池兩先生轉為首
肯遂以其語述之虞山會語叙中然而皆門下雅言
也玉池先生相契愛進弟以規矩二字則懼脫化蹊
徑入于狂宗私心佩之感其恩重而慨更有質目前
本體昭昭靈靈誰非規矩若準方晝圓又是性地上
添一尋引繩尺規何從立矩何從來只是任性之人
不清源頭不知規矩便如楊墨之禽獸陳仲子之蚓
子莫之廢百告子之揠苗君子謂之外道然學脉所
爭只在毫釐耳可見源頭一清不離不即頭頭是道
人人當下皆可從心不踰只此參證規矩了然天則
之樂妙不可喻豈如束縛硬殼子遂謂夾持性命哉
所以規矩二字不方而方不圓而圓為天性至妙至
妙者也偶于院規叙上會言其畧史先生真海內了

當人聞言而悅也至論養心寡欲則鄙見謂欲只一欲更無義理私欲二項人心道心只是一心知則人心盡是道心不知則道心盡是人心大約我做得主則耳目聲色日涉而不亂政不必遠離以為天理從水世上無枯槁之天理也只此快暢融通便是養字質血脉若言此際恐無規矩則做得主者是誰而規矩是何物也此來專以請質幸教之

先夫子曰張瀚字世調號侗初松之華亭人累官吏部侍郎其實日堂文曲折能盡所欲言微嫌煩

冗講學處頗有新得又思舊錄余于巳巳至先生家時巳病草臥一坑上以隱囊靠背而坐謂余氣清他年遠到勿忘老夫之言也

明文授讀卷十七終

明文授讀卷之十八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讀

書三　雜論

與華修撰子潛論修史書　陸粲

得手書知奉明詔將重修宋元二史甚盛舉也粲也聞之君子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良史矣魏晉而下古意寖微然其辭之鄙近猥冗則莫有甚於宋元之為史者夫自孔子修春秋猶援据百二十國寶書馬遷為史記旣紬金匱石室之祕又旁采群籍以就之

故凡有事于史不先汎觀博取而能成一家言者未之有也今二代之史乃獨據其當時所謂實錄者云爾而實錄所據又不過諸家行狀碑誌之屬行狀碑誌之辭能盡善乎是非善惡能盡公乎乃至全篇載入不復刊削如元史趙孟頫傳曾祖某宋某官國朝贈某官祖某贈某官父某贈某官直當時誌文中語耳此類頗多姑舉其一又不問其人何如凡階級稍崇者輙為立傳其間直敘官職遷轉而事蹟寂寥如一由狀然故其書卷帙雖數倍于前史而文辭乃無一篇可與陳壽以下諸人爭衡非但筆力不逮亦以紀載

過繁難于檢括故也其他紕繆又不暇悉數今必痛掃去之自立機軸先廣開獻書之路求諸野史小說雜傳記詳覈其異同之故準司馬公通鑑考異例爲一書使統體既定然後下筆大抵以正史萷雜書之繆以雜書裨正史之闕凡其人之碌碌不足傳者事之瑣屑者奏疏之冗長而空言無實者皆略去之期于繁簡適中是非不謬而已若秪用舊本竄易首尾姑以了事竊恐後之議今猶今之議昔曾不若姑仍其脩之爲愈耳然二書體大自非在上者優假歲月

無求速成而諸君子當事者能任爲已責不肯虛過日時則未易爲矣至其文體且當以不正通達爲主不必如今之爲古文者務爲艱深詭異之辭反使事蹟鬱而弗明此最大忌也當聖明在上垂情述作諸君子遭不世之奇會豈徒受大官酒食藉此爲陞轉之計苟且塞責而已哉兄何不與文升輩二三同志以此意昌言于朝使二史之成追蹤班馬爲千載之一快也時難得而易失竊重爲諸君子願之粲病廢之餘棲伏林壑弗與世事默默久矣偶感觸輙爲知

已者一道惟弗以爲迂而俯聽之且無使不相悅者知斯言之出于我而重得罪焉受賜多矣

先夫子曰陸粲字子餘長洲人貞山文秀美平順不起波瀾得之王文恪居多乃歐陽之支流也私評

子餘一字浚明嘉靖丙戌庶常以不揖張桂授工科及張桂繼相子餘抗疏劾罷之及張桂再相濤貴州都勻驛丞遷永新令所著有春秋鍼附注胡傳辨疑

與康德涵修撰論樂書　陸深

何柏齋曰今世詞曲與古樂同此言有理頗曲折細微古今須別爾何者古樂主聲詞所以諧其聲也孔子所删删其不合于管弦者如素絢不錄是已謂之爲逸詩者非也惟聲最易亡三百篇之聲未及漢已亡今特傳其詞耳漢樂府名新聲故詞難銓次新聲又亡至魏晉之詞通解而聲又亡後周得江左樂工至隋唐聲又亡唐詞多今律詩而聲又亡宋歌詩餘聲又亡至金元時曲子盛行今所傳者南北調二聲

在耳謂即此是古樂深未敢信也大抵古人審聲以選字然後鍊字以摘文後世先結文字乃損益律呂以和之去元聲遠矣恐非古也即今詞曲論之亦有聲意二端聲一定而意無窮凡聲急處是欲趕板意緩處是欲合宗蓋有眼以度腔調絲在指撥遲速惟意若明皇遲玉笛以合霓裳是已是故聲傳節拍意傳義理此感通之妙古今無二謂即此是古樂深亦未敢信也昔傳王粲張飛等作傳奇俱合鍊鍛人才意所以鼓舞人精神不倦此却與詩之正變合不屬義理宋儒所釋正風變風大雅小雅是剩語也深行旅疲憊兼老病廢忘漫浪及此何當面質爲樂願承教

先夫子曰陸深字子淵上海人舉進士入翰林至國子祭酒其講章爲內閣竄易上疏言之左遷延平府同知提學山西浙江轉江西參政四川布政入爲光祿卿至詹事府詹事謚文裕儼山文倣歐曾有明之正派也　孫沉儼山弘治乙丑庶常

答何粹夫書　　王廷相

邇者蒙示陰陽律呂管見、多先儒所未發之旨、啓我多矣、但所諭人死魂升爲陽而能神、則不敢奉教、陰陽終竟不能相離、凡以爲神者、皆陰陽之妙用也、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人死魂升、乃陰陽之精、離其糟粕也、不可謂獨陽而無陰、大抵陰陽論至極精處、氣雖無形、而氤氲烝蒿之象、卽陰、其動盪飛揚之妙、卽陽、如火之附物然、無物則火不見、示是也、故人死魂升而能神者此也、執事乃離絶陰陽爲兩物、但恐陽

無所附著、不能自爲形體耳、望再思之、樂律與愚見同者亦多、中間如五音以宮商角徵羽爲序、又曰五音皆從詩章之音節、此其大不合者、五音節序皆人聲氣自然之節度、故宮而徵、徵而商、商而羽、羽而角、非一毫人力可以强爲者、宮商角徵羽、論清濁多寡之次序可也、謂樂曲音節之次序、恐非其本然之妙、爲五音在人、聲氣有定、而詩章之字則無定、故宮字本宮音也、使在第四字、則亦可以爲羽音而用之、商字本商音也、使在第二字、則亦可以爲徵音而用之、何也、爲人之聲氣節度所奪也、此二端者、樂律之大要大本、世之儒者不講久矣、漢之制氏、徒能記其鏗鏘鼓舞之音、而不能言其義、又何足怪哉、陳氏之去二變不用四淸者、皆不達于此道而臆說故也、兩山李氏以宮爲淸、而黃鍾之管三寸有奇、此不足深怪、蓋閩人無喉中之音、誤以唇舌不正之音而妄爲之說也、僕往年亦嘗有樂論數篇、以無佐史不得錄奉請教、俟後圖也、辰下漸暑、惟若時自攝、不宣備、

答何粹夫論五行書　　王廷相

廷相頓首栢齋先生執事昨承論以五行之說舊與
僕同今所見與僕異竊料執事之意似以爲今是而
昨非矣以僕觀之執事可謂中于世俗之惑反迷眞
而舍其故智將爲不善變者也何以故甲乙丙丁子
丑寅卯大撓作此以紀歲月日時非有所謂甲乙屬
木子亥屬水之說然亦偶爾定之耶以當年爲甲子
歲仲冬爲甲子月冬至爲甲子日半夜爲甲子時耳
不知經歷幾千百歲後人乃以五行分配之此半途

立論無所本始不待智者而後知矣執事乃信然從
之豈非不勝于世俗之嘵嘵者而遂爲此無稽之論
以附會于仲尼之道乎迷眞而舍其故智非耶且夫
五行之氣無則已矣有之則一日之內無不全體俱
在安有今日爲木明日爲火又明日爲土爲金爲水
乎何春止爲木夏止爲火秋止爲金冬止爲水乎何
土惟王于四季而餘月土氣即絕滅乎執事試再思
之此理然耶否耶此論是耶非耶大觀眞識之儒不
惑世俗鄙謬之論者皆足以辯之矣不意明達物理

如執事推明孔子之道如執事而反自失其眞如此
使僕無復望于斯世之儒豈不爲可歎哉執事曰但
世之言五行亦有奇中者故不耐何信之遂爲說曰
如人本無姓名也苟定其姓與名焉他人呼之必從
而應之氣本無金木水火土之名也今人一定其名
則其氣隨而應之謂氣有神應然矣嗟乎執事之迷
何至此極也僕意執事欲附會于世俗之論而不得
遂爲此以自解也不自知其陷于怪謬誣妄之歸矣
夫人也氣成形體而具神識者也故呼其名而能應

之不知五行之氣亦有形體如人之知識否耶依附
草木人言嘯梁如鬼物之作祟否耶不知甲乙之日
抑有所管轄分定而不敢越其職耶不知人定其名
木之神氣主之而水土金木之氣遂能退避相遜耶
彼何以自知其爲金爲木爲水爲火爲土而即順應
耶此恐決不能然矣執事所謂世之言五行有奇中
者此何足異哉蓋多言而能中耳僕嘗謂不用五行
亦能奇中試以士人舉進士者十人僕據其文學體
貌而懸斷之指某曰後日官至某官中間履歷平順

坎險隨意而道指某曰何如何如指某曰何如何如他日驗之必有三四中者且亦有一二奇中者何也此皆仕人之所必有者若以爲白日飛昇則無能驗之矣不中者人不傳之矣中者必傳之以爲神然則假五行而奇中者何以異此大抵神道設教古聖人上登之微意也然于大道無所關蝕至于五行星命範圍皇極等術足以壞亂仲尼純正之道不可一日容之以惑世可也執事必欲求通其說而附會之何其迷之至此極也望再虛心思之勿爲索隱之過幸甚幸甚

識力所到不隨人俯仰

與萬思節主事書　唐順之

承示途中遇險及當局冷眼之說足知新功甚慰甚慰熱處冷得絕勝冷處冷得然險處惶惑原是易處錯過不曾做得工夫也易論學每以涉川爲說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所謂終身之憂也吾友閒居少過却是不升抖擻提醒精神吾固須憂吾友涉川之難今吾友自知之矣自此緊着功夫常常從危處操心常如與天吳河伯對壘毀惡利害諸關悉與照破即世間一切大川何所不利涉也先輩云聖人于困

險中有至樂于平安中却是有至憂然哉吾每欲與大洲兄相會乃欲相與究明絕學非曆數之謂也然曆數自郭氏以來亦成三百餘年絕學矣國初撥得一元統僅能于守敬下乘中下得幾句註脚監中二百餘年拱手推讓以爲曆祖吾向來病劇中于此術偶有一悟頗謂神解而自笑其爲屠龍之技無所用之亦嘆世無可語者近得來書乃知復有透曉如大洲者在也一快一快但不知大洲所謂透曉而曆官所不解者何所指耶豈所謂曆理者七政盈縮遲疾

之所以然如元史所載王恂李謙曆議及緣督氏革象書之類獨能洞其精微是曆官秖知其數而吾輩獨能明其理遂指此爲透曉而曆官所不解者耶蓋昔者太史造曆既已測定日躔盈縮月離遲疾去極遠近渾淪得一天體在胸膈中而欲傳之形器之間以爲曆本則是以數寸算子握住萬古宇宙轉運蓋其難下手此子長所謂太初曆既已測候而姓與都等不能爲算之時也古曆大行爲精一行和尚藏却金針世徒傳其鴛鴦譜耳于是守敬獨得一法曰弧

矢圜算如所謂橫弧矢立弧矢赤道變爲黃道黃道變爲白道者最爲圓機活法自此黃赤白三道之畸零可齊而氣朔之差可定此法不惟儒士不曉而三百年來曆官亦盡不曉矣今監中有一書頗秘名曰曆源者郭氏作法根本所謂弧矢圜術頗在焉試問之曆官亦[illegible]家[illegible]通耳豈大洲所謂透曉而曆官所不曉者蓋謂此耶若所指如前說雖極精微幽眇術是儒生登子所指如後說雖若九九級術乃是實得也煩問之大洲求一轉語見示當更有請教夫六

藝之學昔人以爲數可陳而義難知在今日曆家却是義可知而數難陳蓋得其數而不通其義者有之矣若謂得其理而不得其數則施之實用既無下手處而并其所謂義者亦脫空影響非眞際也雖然今曆家自謂得其數矣今曆家所傳之數如曆經立成通軌云云者郭氏之下乘也死數也弧矢圜術云云者郭氏之上乘也活數也死數言語文字也活數非言語文字也得其活數雖掀翻一部曆經不留一字盡創新法亦可以不失郭氏之意得其死數則挨牆

傍壁轉身一步倒矣夫知曆理又知曆數此吾之所以與儒生異也知死數又知活數此吾之所以與曆官異也理與數非二也數者理之實致用處也活數死數非二也死數者活數之所寄也近見一二儒者亦有意象數之學然不得其傳則往往以儒者範圍天地之虛談而欲蓋過疇人布算積分之實用不知豈便吃爾蓋過了也後世儒生所論六藝往往而然不特曆也大洲其于吾言有合耶否也楊子雲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通乎天地之曆

數而未必通乎身心之曆數者又一行守敬輩之所以爲蔽也今未暇論也雖然所欲請敎于大洲者其大者百未一舉也而輙瑣瑣及此毋乃以我不知務乎縱言至此一笑吾友欲吾舉曆家一二緊要語與大洲印證如步日躔中盈初縮末限用立差三十一平差二萬四千六百此死數也又如步月離中用初末限度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此死數也曆家知據此死數布算而已試求其所以爲平差立差之原與十四度六十六分之數從恁處起則知活數矣似此只

舉一兩件更不費辭也活數者如揲蓍求卦之初參伍錯綜而陰陽未分者也死數者如卦畫已成之後爲九爲六而陰陽既定者也

荆川曆學得之山陰周雲淵雲淵著有成書而荆川于數論之外無他見也但怪荆川論曆曾不將雲淵說起豈祕其所從得耶後來邢雲路作律歷考本出布衣魏文魁之手雲路掩之爲已有然考中所載曆議又竊之雲淵而不留其姓名展轉相掩不可解也

與少司馬曾確菴論統部書　趙貞吉

頃爲著錄事邂逅之間率爾以書史相晚託又承分惠廩餘對之令愧然錄書事不中止則此助不可辭也夫僕少日已有此意矣鄒老復勵之知日已暮故走欲速耳恭惟我公進輔聖明平寧四海使元元樂生而他山有遺老焉乘白把筆日孜孜措拭簡蠹時求新義以答來學豈非耕鑿太平之一事乎嗟夫道之不明久矣世無正眼史失其職道術分裂紀述無當後生不見古人之全因仍俗學老不知有向上事

豈不悲哉嘗謂世無至治因無真才世無真才因昧正學世昧正學因無正眼夫具正眼者紀述擇法之人而史官之職也昔夫子之作六典也春秋其統也書詩其制行也禮樂其藝志也傳其體于統而術藏用于易此聖筆也舉其宏綱而百王之道同經世之法備此之謂正眼司馬子長史世守史官欲繼仲尼之業敘六家指要以見已制作之義卓矣惜其擇之未精也夫周衰天生三聖以勞世仲尼也伯陽也子羽也謂之天隸生以經世者也其任判其歸合者也

其徒紛紛而道亦流靡夫刑名儒家者流也陰陽道家者流也縱横墨家者流也今以其業之流靡者與其人並列而爲六可乎于是班生增爲九流自後經分専門業有百司法承于訣離而不合散而不收以至于今矣此僕謂前人法眼未具之大畧也茫茫宇內逝者如斯誰念之哉嗚乎小子何敢讓焉欲爲我明增一斯文亦幟以摩前史之壘而奪其寵敢對敵而稍無勇乎往者聖水寺中春晤夜談語之粗具今復聚畧而言之已于此際掃室落筆欲先造統部夫

統者子長以爲表鄭漁仲以爲譜朱仲晦書甲子于每年上以爲繫屬于天丘仲深畫圖相書代號于中而黑白之以進退其人諸史于此注意者尠矣某以爲統者君道也天命之所在也曆數之所歸也九州之所往也正朔之所自出也夫子書王正月大一統也統不先正何以經世故其書先統夫統者闔而無外之義合而爲一之名也有天統焉曆數是也有地統焉九州禹跡是也有人統焉九州共主民所歸往之一人是也夫天統無變更也地統有分合也人統

有正劣也自今年乙亥逆推而上至秦平齊始皇帝即位之歲皆書其每年之大餘小餘而定氣朔之度與交食之刻于簡端焉謂之長曆雖赤眉焚廟青衣行酒大壞極亂之代而冲漠之運未有一息之停故曰天統無變更也堯命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是數也氣歸于一人焉則代天而承統而天必與之以九闔之地是其證也故合九州而圖一圓相以著于甲子之下每代之上○爲地統焉夫地統本無分合因人統有正劣而後有分合也何謂人統有正劣圓圈

之中著一畫焉⊖即一人也一德也天命人心所歸而正朔之所自出秦漢唐宋創業之君七制三宗守成之主皆是正也然正不可常繼必有劣故繼之以孛●一變而爲孛孛者太陽之戾氣人君失度之象也孛必有逼而蝕者起故繼之以蝕蝕有四義焉●●●●上者母后之逼也下者妃后宦官之逼也左者强臣勍狄之逼也右者權奸柄盜之逼也逼蝕而不已必旣故繼之以旣●旣則書統亡矣夫亡者人事之未定耳天道穆穆可得亡哉旣而繼以孳●以

彗即孛之戾氣流毒而四溢也四海土崩羣雄鼓立
而九州無主有雲擾草昧之憂有掃舊布新之兆天
命若定則復爲一如其未定焉則勢必分故彗後繼
之以分[illegible]自分而上至于孛皆稱爲歩夫均一統也
正者一而歩者五天人去留之際世運否泰之機皆
係于一人焉經世之士觀之可不畏哉可不念哉又
按有蝕未既而即復一者漢文帝是也以有臣也周勃陳平
蝕既而能復一者東漢是也以有君也光武更赤符爲主
有食既不可復合者故蜀魏吳爲分嗚

乎九閡不綱民將安仰昭烈雖賢史臣不敢先天而
與人以統朱仲晦與之[illegible]既而勢大合故元滅金取
宋而定一嗚乎九有已式民將安逝元雖外史臣
不敢後天而奪人之統丘仲深奪之所謂因人統有
正歩而後地統有分合者此也乃予作統部之大凡
也此段本不當書以擾清凝而始事之際技癢不少
舟中取而觀之以發一笑惟冀寧養愛時赴幽邀發
功成而言讓標秀而容恭乾乾夕惕爲名臣之冠以
慰老叟遠道知己之思滿懷滿望

與吳鼎儀論韻學書　彭華

辱同館從事偶及韻學足下退而以書見諭破區區
之愚誠懇懇勤勤非愛深者其克爾邪朋友講論切
磨之道缺絶久矣不意復見足下也然所論終與僕
私指謬異請畧陳固陋夫有聲而後有字合字與聲
而後有韻書韻也者類其聲之叶者也使古韻盡存
則古人字音固可盡得矣古韻至魏晉時尚多知之
宋齊而下淺以湮滅然有博雅好古之士若唐韓退
之柳宗元白居易宋歐陽永叔蘇子瞻子由猶能深

考古韻而用之夫謂之古韻則古人字音與後人有
不同明矣詩三百篇強半出于閭門里巷其所韻非
當時語而何且一字而有兩音者如左右之類三音
者如樂惡之類四音者如行與降之類古今人皆然
何獨謂明鳴二字古人未必讀爲茫情釋韻時強轉
其聲邪足下謂明鳴等字今人未嘗讀爲若古人之
音不應大相絶如此夫沈約距今幾幾時而今之韻
于支與微之類合其二而爲一麻與遮之類分其一
而爲二其不同已如此而況數千百年欲其一一若

自一口出得乎如今人讀服爲房六切而服之見于詩者皆當爲蒲北無與房六釋者古人未嘗讀爲房六也今讀慶爲丘正切而慶之見于易詩者皆當爲驅羊無與丘正釋者古人未嘗讀爲丘正也左傳以皮叶多坡以皮得聲則皮初讀爲蒲波切轉而爲蒲糜耳顏延年以霾釋施罹以貍得聲則貍初讀爲陵之切轉而爲古昔耳莫之取義月在艸中也後人乃妄加以日字彙之取義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後人乃訛轉爲吾音若此者未可遽以一二數姑就足下

所及者而言之夫古今人不同多矣試以字文韻語觀之字自蒼頡古文變而爲籀篆又變而爲小篆又變而爲隸又變而爲楷爲草以今之草律石鼓之古文吾不知同邪異邪詩自三百篇變而爲離騷又變而爲五言又變而爲七言又變而爲近體爲小詞以今之詞律雅頌之古句吾不知同邪異邪凡古之禮樂制度後世廢易殆盡所幸存而未泯者賴有載籍之傳焉字之音韻亦猶是也于今可見古人音考者獨賴經傳中韻語耳足下因古人之釋韻非今人之所讀遂謂古人强轉其聲何溺于今而誣古人也以意見而遂譏僕之張皇何自信之篤而譏僕也僕每覩足下默默自處誠以爲無可語者若僕竊視其中茂如也故每有所疑輒以質于高明夫豈好辨哉誠恐夫坐井觀天穴牖窺日者之自小也惟足下不鄙棄以僕之言稽之古察之四方訊之一二博古之士求其至當歸一之論以賜教益則幸甚幸甚

先夫子曰彭華字彥實安福人禮部尚書其文嚴整簡厲然爲人傾險不足取也　私記華景泰五年會元侍郎時會入直內閣

答李仁夫論轉注書　楊慎

遠柾書札下問假借之字有限轉注之法亦有限邪凡字皆可轉邪走近注轉注古音一書悉之矣然遠近諸君子觀省者皆以尋常韻書視之未有琢磨陶冶洗髓伐毛至此者執事其有意于啓誨之乎敢無以復蓋轉注六書之變自沈約之韻一出作詩者據以爲定若法家之玉條金科而古學遂失傳矣故凡見于經傳子集與今韻殊者悉謂之古音轉注也古音也一也非有二也韓昌黎多用之方樊諸家注之

曰古音也至宋吳才老深究其本原作韻補一書稱可久又爲之說曰才老之說雖多不過四聲互用切響通用而已朱子又因可久而衍其說云明乎此古音雖不盡見而可以類推愚謂可久互用通用之說近之類推之說可疑也凡字皆有四聲皆有切響如皆可通也皆可互也則爲字爲音不勝其繁矣原古人轉注之法義可互則互可通則通未必皆互皆通也如天之字天忝掭鐵是其四聲也他年切之外有鐵因切是其切響也其音忝掭鐵三音皆無義而不

可轉鐵因之切則與方言叶故止有切響可通而四聲不互也日之爲字有人忍任日是其四聲其音若音熱是其切響音若者日出于若木故毛詩之音叶之音熱者日本陽精而景炎故楚辭之音叶之今楚南方言猶呼日頭爲熱頭是其證也四聲之平上去皆無義故不互也又如應之爲字應影映役有平去二互而無上入中之爲字中腫仲竹亦如之此類皆推之則窒矣詩之叶音如易之卦變六十四卦可變爲九千四十六卦而孔子象傳取卦之義者不過訟

隨以下十餘卦蓋變而有義則取之無義則亦之取也考之易之象彖皆韻而其所叶無異于詩詩十五國不同言語而叶音無異也楚遠在江漢數千里外而叶音無異于詩也漢人賦頌史漢叙傳楊雄太玄焦貢易林其取韻又何嘗異于易詩楚辭哉至于宋人則不然吳棫二蘇王介甫皆深于音韻而賢者過之自信謂四聲皆可轉切韻皆可通其所推衍枝葉出于易詩楚辭賦頌玄林之外不啻十之五六如其說也則盡南山之竹不足爲其書窮萬籟之音不足

為其韻矣、所謂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亦何取于古音哉、大抵宋人之學、失于主張太過、而欲盡廢古人、說理則曰漢唐諸人如說夢、說字則曰自漢以下無人識解、經盡廢毛鄭服杜之訓、而自謂得聖人之心、為詩文則弗踐韓柳李杜之蹊徑、而自謂性情之真、義理自然也、至于音韻之間、亦不屑蹈古人之成迹、而自出一喉吻焉、今舉其畧、如園之音云、鴨之音鵝、貧之音便、而之音竹、求之于古、則易詩楚辭所無也、求之於今、則方言謠俗不叶也、如其類而推之、則當以呼天為鐵、名日為忍矣、可乎、不可乎、故予作古音畧、宋人之叶音咸無取焉、為是故爾、近日宋學、王胡古學休寧程文之士、一經之家、尊宋人比於聖人、習語錄、謂之本領、一間有言議及宋人者、掩耳避者撲竹、以旁搜遠紹為玩物喪志、以束書不觀為用心於內、聽予此言、能無夏蟲語冰乎、尚賴一二汲古之士如執事輩、此道尚不墜也、執事又謂欲作一序、見執事之得、才老之失、慎也、末學豈敢望古人、而亦豈敢與古人較得失哉、但私心竊病才老之書多雜宋人

之作、而於經典注疏子史雜字尚多遺逸、其顯而易見者、如左傳之鞫音芎、毛詩之陘音戲、古音有在於是、特未押於何秒爾、譬則緣穀之未栽、麴蘗之未釀也、謂刀尺之餘為綺靡、而遺機杼、杯勺之餘為酒醴、而遺甕盎、可乎、予之所注、詳於經典、亦猶通鑑之前編、其汰宋人者、猶文章正宗、韓柳而下無取也、一得之愚、蓄在於是、亦使好古者勿惑於類推之說、而自取不類也、其才老所取已備者不復載、間有複者、或因其誤音誤解、改而正之、畢問孤證、補而廣之、故非敢說雷同也、或曰、子之古音遽之合貽韻、嘗取王岐公銘詩矣、下是猶一二、曷嘗不取宋人也、予曰、貽遽非不取宋人也、介韻祖於楚辭、是以取之、用是見予非不取宋人也、不取夫宋人之不師古也、凡著書之大凡如此、近接月塢張子尤數數是書、予譜以近世之崇古文、而不知崇古韻、猶清廟之祀、去籩爵而用杯盤、洞庭張樂、廢韶籥塊桴、而進琵琶箏篥也、亦必不稱矣、或時於賦頌用韻、止以意轉、小注一叶字、問其音解、瞠然不能答也、是不以為銜深致遠之淵、而以為御窮削急

之府也豈非宋人之說誤之哉張子忻然擊節謂子此言惟中溪可與聯語偕也間以山川阻以雲泥何日明燭散帙如對點蒼坐錢亭時乎臨書於邑

先夫子曰楊慎字用修新都人翰林修撰升菴文章古奧博而未嘗不化既無北地之剿襲在西涯之門別開生面斯爲善學西涯者矣

孫記升菴少師文忠公之子正德辛未狀元因諍大禮廷杖者再斃而復甦謫戍雲南金齒衛投荒三十餘年卒于戍升菴七歲作擬古戰場文有曰青樓斷紅粉之魂白日照青苔之骨

寄童內方修志書

王廷陳

僕於門下深託志氣其合非强赤壁一別憂患相仍乖之阻修鈌然禮問顧我同人豈有遐心今知執事暫違供奉展謁桑梓乃敢致書門下謝弛慢之罪復有憤懣之悰與仲於知己幸毋惡其强聒也去夏顧公以與郡志事見召僕謂斯事體大宜得館閣載筆之臣名家之彥乃可持衡義例樹幟斯文也如僕纖瑣除籍放誕廢業哀憫候死之人何可與此使者至門閉拒不內作書辭謝頗爲哀懇而顧公不釋徵命屢至且牒責郡邑於是鄉里親知諸父兄輩皆謂東橋鉅公自童稚知汝違衆怒薦汝汝縱不欲貞志非獨不可一往候乎不然郡邑當見譴其咎由汝非所以事尊貴答知己承邦大夫也僕不得已黽之行然猶遲遲度中秋書且成可往耳比至其書果草創畢矣僕才不逮二子遠甚何敢高議得失破其堅白有所助益乎況僕私心秪欲如前所陳幸其既就而顧公乃以進書表見委又摘數事令僕綴之數言此外未措一辭矣僕每謂諸師儒曰書上必無署我名我

本無勞曷敢分毫但勿禍我此令親劉子所知也夫書之可議不但聖諭所云體例不合事實差誤而已而恩澤橫流薄譴而厚賚誠草萊之溢潤灰燼之驚焰也近聞東橋復有蔫蔬而當道參駁謂僕著名貪惡云云吁究哉東橋果禍我至此也僕之免於狂吠者久矣而今一旦聞此聲也何爲而至僕哉僕自作吏及被廢以來積毀累垢殊詭萬狀即有智給未能縷數獨缺一貪耳而好事黃門爲僕補足不意晚路幸有此遺且即書罪之聯類難窮矣而乃根淵往事

造作新評意在重錮密羅絕緊出柢而刮索未詳指其所乏是雖忍心黜璧而天下耳目其可塗乎彼之爲此豈以僕欲於此因緣出爪覬攫腐鼠乎嗚呼誤矣凡今不安擯斥而思得振起者亦自有道僕上之不能矜飭名行動流俗之譽下之不能交結要津工鑽刺之術聞談官府則如妥居聽鍾鼓駭棹不食或謂僕且復用則如聆詛詈恨不掩耳益知其愚我也一月之間卧多於坐每春夏之交寒暑之會往往迷叩候而施晦朔至家事綜緝一委妻孥所謂婚嫁已

畢如我已死無關世情矣血氣漸衰心知日塞不敢思其所不及人以文事見屬則輒戚竟月百不一應又覩近者瓢翰之流家騁人璧欲應時致勅則故步或失若降心仍貫則前薪見凌故悉置不爲也俗好通問而僕獨尚神交至於貴人猶憚輕啓此非索價爲高自絕長者也僕見今之刺謁楮幅廣狹稱謂重輕皆與往度難在親舊秩日進則啓益恭如是乃得省覽否則必獲頓擲然此在仕者不得不然耳僕以田夫而修仕者之事則所不習若恃其素昔新敬不

加則虞頓擲不省以故欲作輒輟也下逮者然乎此皆不欲違其所便強其不能示自廢之跡虞譏口之資庶幾得比散木保其天年耳昨赴承天旋檢敝笥冠爲潰莓家人粗爲理製強僕攝之僕臨鏡自覩曰沐猴而冠然矣頃刻在躬則首足疾苦不勝拘攣山林之骨曷可移易又世俗喜足恭揖拱不辨委折幸至地而僕要領木強極力效之不能肖每不稱施而不稱施則獲罪責不貫欲逃罪責則本性難強強不能久誠事覩僕心跡豈不然哉豈不然哉而今乃用

此事被口語、偶一念及、如鮑魚在鼻、鴟梟在耳、又如魑魅在目、忍之不堪、報之無從也、奈何奈何、夫鎩羽之鳥、病鶴之所窺也、拆趾之兎、蹇盧之所利也、僕固下流易乘、柔質可茹、而彼也亦何足稱爪牙之利、張搏挈之威哉、雖然、業已廁名其末、而欲逃其咎、苟不得知已如執事者而告之、何益於人、不聽、秖以發笑、而貽嫉者之口耳、外答東橋及陳大巡書稿、附上、以見初志、

先夫子曰王廷陳字稚欽黄岡人由翰林爲裕州知州皇甫百泉稱其與顧中丞陳監察書若稽康之絶山宰寄余悲昭舒國裳二劄卽楊惲之報介宗君子讀而悲之此定論也百家私記稚欽正德丁丑進士有夢澤集

十七卷

答葉慧生書　李世熊

僕年垂七十、今日方讀足下一書也、發端于周秦漢晉之古文、竟緒于今日之邑乘、披華振秀、絢蔚心脾志意篇軸如此、擁爲百城、卽千駟山龍棄如敝葉矣媿僕不文、乘猛厲朝氣方盛之歲年、銷劘于科舉帖括中、濫竊時舉、旣而貨耳傭目、效爲古文于莊騷管荀左傳八家之言、無所不擬、擬之似者、究乃無一似、譬學書不成去而學劍、又去而學萬人敵、敵萬人矣、究乃不敵一卒、長不庇一婦人、則是學敵萬人不如學敵一人也、故僕也窮老不能文、無以復足下、卽來教幷論古文兼論邑志耳、幸志旣告成、敢以大略就商、任昉文章緣起不載志、始于班固缺也、班書十志、事各爲篇、敍議錯行、頭訖井井、竊謂郡邑志宜傚之、若殘山剩水、斷錦零綺、錯雜登記、此胥吏簿書之體、無庸學士載筆矣、古之紀事者、子長因秦漢之言而爲記、孟堅因子長之言而爲書、今以寧之邑書、而從漢志、將安因乎、猶使鬼神輸運樓閣憑空、亦泰難矣、卽海內志鮮爲是體者、誠畏其難也、寧于何有寧

自三國歷陳隋至唐中葉乃隸汀州今開卷特書曰寧化舊爲閩汀邑後申之曰晉太康間隸新羅發口即誤奚問其他若山川精爽煥爛在人昔之蘭亭輞川固培塿柱渚耳今讀逸少摩詰之詩文幾與洲島蓬壺頡勝此非人誰能爲之寧僅蛟湖靈隱哉寰宇其識之而寧之學士不能名其處又安望孫綽之賦山酈元之注水乎唐自中丞破荒服習經文者將千年矣今傳世無一卷之書發歌無五七言之句也鄭仲賢名風雅矣南唐江表書具在未可步左馬之塵

也且考其傳國史譜曰榮陽鄭文寶不曰寧化文寶也豈釋褐後遂籍京華竟忘首丘耶今即不知其子何名丘墓何所其先世歷爲州刺史者何氏遂疑榮陽爲貫錄矣世家寥落而浮沉里閈者未聞英絕振奇也即使丘明寫生遷固增其毛頰又能伸混沌以娥眉幻監嫫爲夷旦耶中丞憂時遠引是也無故語人曰吾祖子胥以忠諫而饞死引喻不倫強援吾祖此何爲者遙遙華胄固昔所唾笑矣宋大觀戊子非省試之年既無進士又無特奏名安得調官爲司訓孝廉兩修邑志仍書其祖曰登戊子鄉榜任寧化教諭科名既謬官制又訛籍貫又缺是不識其先也是安得刻子爲之師而名家免籍談之誚乎此既往事近者徽癬亂民陷城僇衿掠大戶俘大吏此國法所重誣也或戒之曰是其鼎新爲貴弁行且晉鎮事雖實不可書即問何事乃可書崇禎癸未閩魁祚危安有恩典妄一男子棠面而號曰是年我獨叨恩贈父曰某官贈母曰某人或又贊之曰是其人善事貴公結津要事雖虛不可不書即問何事不可書孰

義相格而謗書盈壁惡聲溢耳矣即無准浩之酷竟騰魏收之穢矣足下所謂一凫之羽者固九首之虺所謂跬步之觀者乃騐瓜之坑也投觡遺鏃又何慮之早乎夫錢十萬金五百求載名書記而不可楊雄移修高矣而蜀人亳士原不失爲尚名之賢也萬繼求誌百鈔求銘而不得韋貫之胡石塘介矣而裴氏子與羅司徒尚不失爲揚父之孝也若夫鬫虎欄羊豕腹而蠅吻者將擴臂而裂典墳就涸而投襞錦耳何知賢得而名彰驥附而行顯乎足下惜徂丘之亡

駒僕亦笑甘君之儓蒙客也甘都君以納客聞于東海塋里東蒙生墓而過之坐談橫塞不可究甘君謂其侍曰客有異饗之必潔齊于是肉致雞炙熊翠魚致海鰤朱鱉菜致陽華之芸浸潤之土英和以陽樸之姜招搖之桂大夏之鹽蒙生斂眉而不嗅微嚬而不嚥甘君怒然勅庖人私剸之則蒙生之徒方掘野鼠捕蛇蛉生膾之雜薙蓼芭菰而沃以敗漿復採鱉虱數升溲以溫水臭聞數十步熬五味捲餅食之蚍膾雜進大嚼懽呼庖人掩鼻嘔噦而反走甘君聞之

蹙然曰是以腹洞潚也向者怪其談之逆鼻也夫鉢心劌目吸芳餐秀而吐詞亦熊翠土英之亨也必謂不如鱉虱與蛇鼠則世無正味久矣學士大夫立靑天皎日際風和景姸而殺窗涉文史至躪躪芳臭辨甘辛與東蒙生無大異則其沒而在泠風凉月荒阡祭塚者凉無歎息之辭焉必也何若塋里之業識臨沒黑穢獄中俊頑人鬼固一趣也足下不爲生賢闢天日之光霽而爲沒鬼慮風月之淒零不已過乎僕竊隱鬱陶目不覩物口不宜嗾離騷孤憤雜出筆端

如潰流奔海固能蕩滌腐齒亦使魚龍拂鬱書成而自笑者再旋不自慰也慰諸修宅初欲撤朽增新旣而樽櫨榱棁無一可用遂復刱更舊制與堂軒楹曲池階臺戶回徑復宅嚴整矣顧其中陳設無鍾簴鼎彝侍列無盛髻曼睩坐客無鄒枚應劉架插無三京三都擬此渠渠得毋自笑措大乎獨有一善灑掃庭內肅客謝客曰此非鹿圈羊欄也非蓬廬而食之社也非牧豬奴戲博之場也即蕭寥其居亦可養廉恥牟智慧謝毀死書晏之譏矣他日足下驅車過之則

息行窩焉將不以爲陋也或又撤而刱新千萬間大庇天下士則尤所望于造廈樓之大手也老悖率懷語無遴擇旣不能稱引三代秦漢之遺文徒拾閭閻獻酬學堂掌故之塵談以塞明問惟眞狂夫之言而無討焉且卒敘之幸甚悚甚

先夫子曰李世熊字元仲汀州人其文劉輞沈亞之之匹劉子威遠不及也　百家私記先生與外夫子間尋相思曾有書與寒支集來寄年九十餘近聞有寒支二集去年曾托漳州别駕范周六尋覓尚未見寄眇予望之

與朱貳守論稱謂書

翟韜

家人回謂執事怪生於拜帖不書治生而書侍生疑若傲慢不敬者此葢執事未諒生之心而區區之情亦有未徹於執事故也生於衣冠士類未嘗敢慢況於當路君子乃敢傲慢之乎且傲凶德也君子不加諸身況敢加諸人乎況敢加諸當路君子乎執事宜諒區區之心矣生於拜帖惟巡撫則稱晚生或稱職方主事若巡按兩司列位先生則稱侍生於江老先生則稱門生同年則稱年生未嘗有稱治生者是豈

傲慢列位君子鄙見葢以近世諂瀆成風士氣卑陋勢之所在則望風拜塵心有所求則俛首喪魄下以此事上上以此責下上下交相凌諂而士風喪矣夫天下之治亂係士風士風淪喪望天下之治可以復古不亦難乎故不自揣力量之不足竊欲與諸君子共敦古道云爾故稱侍生不稱治生禮也非敢慢也夫治之云者馭而馴伏之云也可以施諸百姓而不可以加諸士夫侍之云者交相敬事之云也可以施之同儕而不可加諸降等生與列位執事同為帝室

公臣可以交相敬而不可以交相馭也故稱侍生禮也非敢慢也或云士夫於父母衙門稱治生例也生謂古者封建法行故列國各君其土士夫生其土壤雖聖如孔子亦敬其國之侯伯如父母禮也今則封建變而郡縣侯伯變而守令輿圖萬萬里有齒有髮有血有毛共仰皇極孰敢有貳故我皇上天下父母也天下臣庶共宗共戴孰敢有貳若鄉邦士夫又稱鄉邦之守令為父母是天下有貳也非別嫌明微之道也晚唐之季節度使擁兵專地貢賦不入裨將悍

卒知有鎮將而已不知有唐室也爾時豪傑生其域中雖欲勿謂節度使為父母不可得也今天下一統全盛非唐季比也若吾輩衣冠士類而又私相為父母以涉二尊之嫌是乃所不敢也非敢慢也且謂之治者我得而服屬之者也謂之侍者我得而交游之者也執事為政設遇孔子有得人之問則將以所得服屬者而對乎抑將以所得交游者而對乎孟子曰齊人莫如我敬王葢以古道敬齊王也生自謂不敢慢當路葢以古道相敦非所以為慢也若執事便道

昔錦過鄉邦守令、亦以是禮處之、是乃執事所以敬當路、士夫相過、一以禮而不苟、豈復有非辟之干也乎、此賓士夫居鄉之達禮也、非一人之私也、昔者生之在部也、見百官謁吏部、則曲躬鼠拱、投刺用揖帖、見科道則屏氣、生每喻之曰、官爵之與死生、孰輕重、爲、雖死、猶不可、如是、況於保官爵、又語吏部之相厚者曰、若輩愛人躬曲奔走、愛人非禮諂媚、皆非人也、若能居千年吏部乎、豈可偶握熱柄、遂使人盡喪良、心也、當時雖有嫉生之言者、亦有謂生言是者、凡若此者、生豈傲慢吏部、亦欲以古道相期也、執事心古而行淳正、生所欲與偕行古道者、敢布其腹心、惟高明察焉、無以爲慢、兼告貴寅列位先生、勿訝生爲慢、極荷極荷、

明儒學案曰、霍韜字渭先、始號兀厓、後更渭厓、廣之南海人、目有重瞳、始就小學、即揭居處恭三字于壁、力行之、日誦數千言、一二年諸經皆通、登正德甲戌進士第、歷官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敏、先生以議大禮、與張桂俱爲上所寵眷、然張桂

賦性傾險仇視不同議之人先生舉動光明于不同議之人如豐熙楊慎徐文華唐樞陸粲皆極力薦舉其所論列動關安危大計在吏部銓政爲之一清在禮部南中體統肅然風俗爲之一變爲舉主不認門生居鄉不書治生直行其道今與張桂並稱是爲所掩也

答黃子潤論字學書　周容

接二月日書不棄朽廢垂問字學詞旨謙抑何過也夫字學有時字學有位今足下妙年駿發有其時矣雖未脅迹雲上而父兄主政淨窗明几無有冗涸昔賢書狹種蕉硯等穿壞有其位矣幸以楚越之腸咫尺燕市且不棄朽廢時垂存注僕安敢外心知己不以生平甘苦進之足下僕少承家大人指授又時未喪亂故藏晉唐石本長而出遊與金沙于公宕江右王于一二三山林異卿許有介諸君互相講發稍悟用

筆奮用筆而不為筆用也懸一身之力以聚于臂懸一臂之力以聚于指其用管數寸如桓侯矛朱亥椎尉遲槊久之機生臨池得樂然不能耐飢自驟捉刀為人酬應書牘箋奏扇冊綾楮動輒溢架務取捷給以掇目前傍客褒刺不相痛癢主人佣視出入漠然若曰吾名已成尚奚賚是聊用慰答羔雁光潔金幣耳于是每一搦筆三念爭集一自恨恨以仲升之傭奪伯鸞之志一自媿媿以文翰之貴效輿僕之役一自傲傲以江淹之故拙為簡兮之萬舞愧則神縮縮則不能養氣恨則中滿滿則不能小心傲則意輕輕則不能審勢以此日月相馳心手互滑如王謝子弟失勢雖復自為矜貴未免頹然放矣嗟乎嗟乎僕尚何言字學哉尋常自念得借一年閉戶退就林圃日遠塵滓靜對古人然後收拾魂魄洗懸筆墨勤急于緩酌輕于重庶不負家大人指授耳但此日胡可得乎行就老矣誰可告語茲幸值足下不棄朽廢殷勤垂問且昨見汪友箋頭摹聖母一面甚覺縱橫特緣結體微涉判押欲去此嫌全在誦讀誦讀久之精神

淡漠從此學書浮厭自去來書所云針砭在此至云別有祕受則絕無之祇想右軍從獻之背來取筆不得怳然可悟僕朽廢久惟併此失之又復慨嘆晉唐以來率皆帝王將相華冑高門否亦方外託迹不受物棼罕有隱約單士能以字鳴豈非用物可易則用心可難故曰筆成冢墨成池不是羲之是獻之在足下努力而已龍井帖附去然不可從此入手恐其佻耳

明文授讀卷之十八終

明文授讀卷之十九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書四　國是吏治　持正交游

與中丞劉養和書　王九思

車從過鄠、獲侍左右、幸甚、竊見憂勞百姓、形諸顏色、所過咨訪下及芻蕘、嗟乎、憂國如家、愛民如子、久以爲不復有古人矣、乃今忽有之、此昌黎韓子喜談而樂道之者、况不肖乎、自奉別至於今、踰期月矣、竊伏自念高明不以九思不肖、納爲知己、詢以今日之務

之最急者、當時倉卒未及陳對、乃今有懷而不以告、是負知己也、故敢以書上、亦韓子所謂惟愈于執事可以此言進者、惟高明察焉、高明按臨郡縣、槪進鄉老、詢以民瘼、昨見鄠中所進見者、多市井賈人、不諳政體、或以一人之私、或以讎家之故、率爾發口、自不知非、此高明親與聞睹、不容以或誣也、不肖以爲度諸他縣、想亦不遠、雖然此就其無益於事者云耳、卽其所言多切於弊、而高明行焉、而行者或非其人、竊恐高明之勞日甚、而無益於下也、雖然此就按臨之地云耳、卽其所言多切於弊、而高明行焉、而奉行皆得其人、而有益於下也、今陝七八百里能徧臨而月與之臨乎、此勢之決不能也、不肖以爲今日之急莫如擇人、古法有云朝廷任吏部、吏部任監司、此天下之勢也、而一省者天下之準也、故今全陝之地、兵馬在都司、錢穀在藩司、獄訟在臬司、而府州縣則承接而行、而規畫布置、則巡撫臺也、高明於此將何爲邪、規畫布置而已耳、任藩臬而已耳、擇府州縣吏而已耳、雖然藩臬人少而多賢、其任之也易、府州縣吏少

賢而人多、其擇之也難、惟其難也、故近有密切訪察者焉、不肖於此不能無疑、何也、其訪察也、寄之何人乎、使其人果君子也、必能公其心以事其上矣、萬一錯繆、千十人之中而誤一人焉、竊恐九人之得、不能償其一人之失也、况其多乎、况不公其心以事其上者乎、今日之急莫若於府州縣吏、每府書一方冊、置之坐隅、分命藩臬及各道守巡、留意訪察、親見賢否、從公揭報高明、不負天子、藩臬諸君必不忍負高明也、旣得其實已、其上而可旌與其下而可黜者則亟

爲之、其向上而未久者勸勞之、其未久而志陋者姑罰之、使其驚焉而知儆也、若夫中人之資固無異才、亦不廢事、此其最多者則戒飭之、使各勤其職焉、于是一省府州縣吏不下數百人、覧之則在目中、憶之則在胸中、不假下人訪察而賢否可知、不勞規罰、百姓而民瘼自息、一人家有一都御史、益有所恃而不恐、一官府有一都御史、益有所畏而不敢、高明於此又何爲耶、亦惟總其大綱、去其大惡、以收其成效而已、無復多勞也、多勞則病、損千金之軀、以貽高堂之憂、可乎、不肖于高明爲通家兄弟、父子辱知愛于門下甚深、是故敢以此言進也、異日高明坐于廟堂之上、佐天子進退百官、倘不迂不肖之說、推而行之、則天下其庶幾乎、惟高明留意、幸甚幸甚、

先夫子曰王九思字敬夫鄠縣人翰林檢討降壽州同知牧齋謂渼陂之文祖有才情杳拖淺率續集尤爲冗長按對山渼陂與空同同變文體而其文絕不相似

答奉常陸五臺論治體用剛書　張居正

往丈起山中、不一歲而躋九列、僕日夜引領望丈之一至者、以丈素有超世之識、知僕所以肩鉅承艱之心、爲能疏附後先以共濟艱危也、乃讀前後手翰、所以教僕者、則亦未越於衆人之見、而與僕之孤耿大謬也、丈前書謂僕處余懋學傅應禎爲太過、恐失士心、後書謂救劉臺爲盛德、至引文潞公之事以相比、令海內縉紳之侶、投柬於僕者、十九爲此言也、然皆衆人也、豈意有超世之識、又知僕所以肩鉅承危之心、而所見乃亦止此乎、古之賢聖所遇之時不同、而處之之道亦異、易大過棟撓、彖曰剛過乎中、當大過之時、爲大過之事、未免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傾而安國、棟撓而本末弱矣、伊周當大過之時、爲大過之事、而商周之業賴之以存、雖剛而不失爲中也、僕以一豎儒、擁十餘齡幼主、立於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况自隆慶以來、議論雖多、國是靡定、紀綱倒植、名實混淆、自僕當事、始布大公、彰大信、修明祖宗法度、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一

切以尊主庇民振舉頹廢爲務天下始知有君也而疾之者乃倡爲異說欲以抑損主威搖亂朝政故不得不重處一二人以定國是以一人心蓋所謂剛過乎中處大過之時者也而丈乃以爲失士心誤矣吾但欲安國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至于潞公之事亦復不倫蓋潞公所事者長君而其出處去就未必係宋室之安危予方任安後生獨持黼黻一事以成論前舊此其失在於不知賢耳故潞公得以包容之僕今所處何時也主上舉艱鉅之任付之於眇然

之身今權璫貴戚奉法遵令俛首貼耳而不敢肆佞强 獻琛修貢歷角稽首而惟恐後者獨以僕能持之耳其出處去就所係豈淺淺哉彼讒人者不見不愧職爲亂階且其蓄意甚深爲謀甚狡上不及主上旁不及中貴而獨專刃于僕之身又無所汚衊而獨曰專擅專擅云云欲以竦動幼主陰間左右而疑我于上耳賴天地宗廟之靈默啓宸衷益堅信任不然天下之事豈不爲之寒心哉自有此 主上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以痛恨於忌者蓋大舜疾讒說之殄行孔子惡利口之覆邦故去此人以安僕也以安社稷也離明允斷誠理法之正而僕所以懇懇救之者蓋以仰答聖恩下明臣節耳非欲爲沽名之事也而丈乃以潞公見諷誤矣僕一念爲國家爲士大夫之心自省肫誠專一其作用處或有不合於流俗者要之欲成吾爲國家爲士大夫之心耳僕嘗有言使我爲俐子手吾亦不離法場而證菩提又一偈云高岡虎方怒深林蟒正嗔世無迷路客終是不傷人丈深於佛學者豈不知此機乎夫士屈于不知已而伸

於知已今海內搢紳之侶爲此言者甚衆僕皆遜而謝之乃於丈嘵嘵不已者以丈有超世之見知僕所以肩鉅承艱之心者也讀禮有服試一思之倘再會有緣尚當刮目相待

此老胸中具有利刃

答堂翁楊大洪問去留書　　黃尊素

前日進見其進言於堂翁以爲在今堂翁唯有一去堂翁躊躇未決又復令李道長仲達過其以決之從來奄宦之禍小臣擊之其害止于一身大臣擊之其害及于天下彼以小臣無所輕重故其致怨也淺漢唐以來朱程李渤范祖禹之屬論奄人者累累往往無事若爲大臣之所不容彼誠知犯天下之怒計畫無復之則必逞于一決此寶何以至王涯䟢血禁庭每相望也然大臣擊之不勝而身退其禍緩不勝而

身不退其禍亟彼既仇大臣則勢不兩立視大臣之進退卯其身之安危故其謀亦有緩急蕭望之之自殺身不退也韓文禍止落職由身退也今堂翁倡舉朝之人而擊之既不勝矣而且杖萬郎中杖林御史以示太阿之在握其勢駸駸乎不止也堂翁能以一掌塡江河之下乎堂翁曰除吾一身生死成敗莫要照管如死而有益亦是不妨皇天后土實聞斯言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孔氏家法本是平常身名俱全者上也身死名存者次也當此之時有一毫畏死之心固爲非道仰有一毫求死之心亦爲非道君子不顧成敗未有不顧出處者也且今之時勢亦與往事不同既無文宗之密詔又無遂菴之內應徒仗片言正色以回天聽而力已敗于銜綸總使在朝更復何益然堂翁之所以徘徊兩岐者無乃爲同志之牽挽乎其間亦有二端一則不著痛癢猶是承平熟套言進而不言退者也一則以玄黃勝負未分尚欲秣馬厲兵賈勇悖衆豈肯聽堂翁之去自仆旗鼓是故堂翁去留當決諸巳若與人議之必不以去之一言進也某之所見如此不敢不詳

止魏廓園劾魏廣微劇亭不至書　黃尊素

昨年兄月下見過以南樂劇亭娖娖將出疏糾之弟勸年兄尚須再思年兄不以爲然夜來展轉不寐有不得不言者夫君子小人之品判若黑白君子小人之名淆若朱紫其淆也能致天下之亂其判也亦能致天下之亂廟堂之上君子指小人爲小人小人亦指君子爲小人人主無知人之明使君子小人並進究則進者唯小人而已小人進而天下有不亂乎小人雖與小人爲朋亦未嘗不欲與君子爲朋小人但

惡其礙已者亦未嘗以其爲君子而惡之以其爲小人而好之而以小人之名顯也勢窮理極爲君子之所不容彼始不暇避小人之名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君子之禍烈矣爲君子者亦竭其力之可以有爲彼有可決之勢則正名以告天下而小人危若小人之勢焰方張君子之營壘不固則君子小人之名無徒過爲分別使小人各懷廉耻之心其禍可以少衰所謂抽薪以止沸也南樂以奄人之力入相惴惴唯恐人知居恒猶以故人子事高邑此小人之包羞者也吾黨目下事勢土崩瓦解大禍且在旦夕亦無少衰其勢奄人即欲有所發舒外庭猶得以名義一線支持其既倒之狂瀾一經論列則南樂之羞不復可但使其顚顚與君子爲難彼依艸附木之精魂不戒而爭皆公然爲青天白日之魑魅矣在昔劉瑾之亂成于焦芳今二魏之交過于劉焦吾輩其何所稅駕也年兄以爲進不能濟國是退亦不失爲名節亦思李固機失謀乖猶遺梁冀書望其復濟君子社稷之念重于名節耳年兄其細思之

先夫子註魏忠節卒劾之廣微遂將紳縉便覽於姓名上重者三點次者二點又次一點約六七十員目爲邪黨又手書所欲大用之人五六十員各加三圈二圈有差目爲正人密付逆奄逆奄一一依行此見酌中志略向若忠節從　先公之言天下之禍不如是之烈也莫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耳千古一轍誠之祗增流涕　私記南樂之父魏允貞與趙儕鶴俱稱東林好友故書中云猶以故人子事高邑

寄陸五臺先生書　袁黃

古者民犯罪、惟原情而斷、無定法也、律之興、自三代之叔季、而大備于唐、我朝之律、實因唐律之舊、洪武三十年始頒行天下、弘治十一年增修其例、以輔律、可輕不可重也、嘉靖二十九年再修之、萬曆十三年三修之矣、先生𠫵奉書、漸庵先生謂舒公所定之例、未可據爲典要、非疑其不合法也、疑其泥法而失制律之意也、如謂律之意止于任法、則篇首具五刑圖足矣、何必備列諸禮圖乎、唐律釋文云、禮者民之防、刑

者禮之表、二者相須、如口與舌、眞確論也、高皇帝太明律序云、明禮以道民、定律以防奸、大都禮刑共初一物、出禮則入刑、固將以制民爲義、而非罔民爲厲也明矣、又天下之事備于六曹、今特列名例律于六曹之首、斯何意哉、人生大倫名義爲重、世道相維、名教爲先、以名義名教爲例、此非俗吏所能窺測也、試檢名例條目、如八議以禮去官、老幼廢疾收贖、親屬得相容隱、犯罪存留養親之類、皆從寬不從刻、悠然有與民更生之意、撥亂世反而之正、孔子急于正名、

而刑之一事、則尤貴名、不貴實、傳曰、君子恥之、小人痛之、痛之不若恥之、故用實不若用名也、一部春秋、所以誅亂臣賊子者、何嘗用斧鉞哉、不過以名爲例耳、斯意也、惟先生與漸庵知之、亦惟先生與漸庵能行之、漸翁在北、而先生在南、此千載一時也、誠得博考羣例、推明律意、編一書獻之天子、行之天下、以養四海和平之福、行見陸李二先生、世世子孫食厚報無窮矣、書曰、罪疑惟輕、又曰、寧失不經、蔡傳謂二者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法、乃宋儒之謬也、天地之大德

曰生、而聖人以好生爲德、法必如是而後爲至公、亦必如是而後爲至平、所謂帝德罔愆者也、故嘗妄謂康誥曰、呂刑乃用刑之軌範、合詩書而談法律、必不精矣、太史公亦謂刑名之學、源于道德、合道德而談刑名、安知所謂刑罰之精華乎、先生向入銓部、生嘗妄評人物以獻、今復論刑法、極知消埃之微、無補海岳、而一念忠愛獻納之誠、則有皎如日月者、因倣門人來、便附布款款之悃、

與王四泰書　袁黃

辛丑間老弟登庸之報甚喜、錫孫錢大亂回、又傳致惓惓相念之意甚感、及榮任大梁、欲見一便寄片言不可得、茲緣劉春元來、附布寸忱、足下刑官也、周易論刑之卦、率皆有離、惟中孚無離、說者謂上下四爻皆實、中二爻獨虛、其象有離、故亦論刑、然則用刑益貴明哉、明。不在耳目。推測。在盡心耳。如聞一獄、其罪同、不可同用刑也、須審其情、倘有罪同一律、而其情天地懸隔者、豈可草草、即情同矣、亦不可同用一刑、須審其人、人之強壯者與老弱者異、曾受刑者與不曾受刑者異、倘不察而槩刑之、刑之而強壯者無恙、老弱者不能勝、是一得笞罪、一得死罪矣、即人同矣、亦不可同用一刑、又須審時、大寒大暑之時、與溫和之時、刑不可同、清晨虛腹、夜間百脈俱寂、與日中之時、刑不可同、即時同矣、又須審體、同一體也、先刑上體、而後刑下體、則氣血奔于腰脊之間、易散而無恙、先刑下體而後刑上體、則氣血奔注于心胸、多致不救、故刑罰至粗也、而有不可不盡心也、夫子曰、不教

而殺謂之虐、今之民失教久矣、即使刑真罪當、皆虐政也、豈可不知自反、而專忿嫉于頑乎、各官考語、須早早完報、不可遲悞、但當以保全善類為主、聞人之善、當據其事而亟為贊揚、聞人不善、須量其心而細加辨察、昔孔子親見顏淵啜食、而回別有故、是巳之眼不可信也、曾參之母、聞參殺人、而事則未然、是巳之耳不可信也、巳之耳目且不可信、况一時之誣謗乎、今各州縣賢否甚繁、不能徧察、不得不寄耳目於下人、以愚夫而持哲士之衡、以不肖而評賢豪之行、宜其十不得一也、至于查盤、不在多問罪名、以申寃理枉為重、罪果真也、亦須至誠惻怛而矜憐之、如稍未真、即多方開釋之、從刑罰之中、而能為王氏子孫種無疆之德、上不濫朝廷之法、下益培祖考之仁、此僕之所有望于老弟者、向非勇往力行、猶不得謂之邁種矣、新刻二種呈覽、

仁人之言

復保寧李太守書　羅倫

辱書惠以懷賢事屬倫記之、甚盛舉也、僕敢不承命、獨其中有可辯者、不得而默焉、夫古者國祀賢於西學、鄉先生歿、祭於社、皆以勸也、此爲治之大本也、舍是而求治、猶倒植而求茂矣、後世此意不講、上之責於下、下之應乎上者、簿書期會之間而已、欲求善治得乎、適君獨有此舉、必非從事虛文、以邀一時之譽者也、其志可尚矣、獨其所謂賢者、則有可疑焉、君殆未之考也、夫古之賢而列於祀者、必其道德之尊、名

節之著、事功之隆、足以爲後世之勸者也、徒有名位者、不得而與焉、此聖人之法也、按堯叟堯咨並舉進士第一、堯佐亦登甲榜、堯叟仕宋眞宗、位至宰輔、契丹入寇、請幸成都、當時若非寇準、社稷危矣、其後又傳經義、附會天書、致天下爭言祥瑞、卒壞一代治體、而宋以此亡、其爲人如此、而可以爲賢乎、堯咨雖無可考、然入爲學士、出補名藩、功不槩見、乃倚於弧矢、自號小由基、致毋擊之金魚墜地、則其不賢亦可見矣、獨堯佐治郡、所至有聞、雖韓魏公言其非輔弼才、相業無大可觀、然朱子錄其言行、列宋之名臣、則兄弟中之賢者、此殆庶幾也、三公之賢否、章章如是、今乃槩以爲賢而懷之、又從而祀之可乎、若以其爵位科名、足爲是邦之重也、則如堯叟堯咨者、皆不忠不孝之人、丁謂王欽若之流也、其一世之富貴泯滅澌盡、適足以貽不令之名、而重爲是邦之辱也、何取以爲勸哉、若以爲修前人之廢典、則彼吳昭夫者、獨以將相名其堂、而閒蕃舒之記、其語詞輕重之間、亦未皆槩以爲賢也、惜其不能辯而正之耳、自今日觀之、

則彼二子者、亦見人富貴而動念垂涎者也、惡可重蹈其失乎、三公之子孫、傳在潁汝間、未知是邦有否也、若以爲廢而去之、或傷孝子慈孫之心、則禮有之、先祖無是善、而子孫譔之、是誣其祖也、所以百世不能改也、子孫且不可誣其祖、況爲守土之官而誣其邦之先臣乎、且太守興事、以大公至正、定後世之勸懲、子孫固不得而與也、余嘗過呂惠卿蔡京之邦矣、問其子孫、無一認以爲祖者、至其邦人亦羞道之、堯叟之邦人與爲其子孫者、獨無是心哉、質之禮義、無

一可者君其從吾計與當撤二公之像沈之於江專祀文惠更三陳爲文惠書院其懷賢者祇以懷文惠之賢也二公雖不能從父母之教而其父母固以忠孝教之矣別於文惠祠後爲正堂像秦公燕國而祀之使是邦之人爲子者知必從父母之教而爲父母者亦知所以教其子也則善矣昔舜亭祀象千有餘歲薛伯高由刑部出刺道州卽撤其屋墟其地柳子厚稱其得化人之理楚俗尚鬼且久伯高一旦去之明者稱快至今況此事自君起之自君廢之固易易也新一代之耳目定百世之是非在此舉也君其無疑僕尚當執筆爲君記之

斧鉞九原

答毛憲副

王守仁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是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鬬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況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

而橫罹焉、則亦齋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撓事之論、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隳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劉一丈書　宗臣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饋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書中情意甚殷、即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稱位語不才、則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矣、至于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爲甚、且今世之所謂孚者何哉、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拒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即門者持刺入、而主者又不即出見、立廐中僕馬之間、惡氣襲衣裾、即饑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即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鷄鳴、即起盥櫛、走馬抵門、門者怒曰爲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耻之、強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廐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上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

閽請然後命吏內之則又再拜又閽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亡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卽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卽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語人曰某也賢某也賢聞者亦心計交贊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長者謂僕能之乎前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卽經年不往也間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之褊哉以此常

不見悅于長吏僕則愈益不顧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爾矣長者聞此得無厭其爲迂乎鄉里多故不能不動客子之愁至于長者之抱才而困則又令我愴然有感天之與先生者甚厚亡論長者不欲輕棄之卽天意亦不欲長者之輕棄之也幸寧心哉

描寫逢迎之狀如畫又　先夫子曰宗臣字子相興化人提學副使其文雖無深致而方幅整齊記私于相嘉靖庚戌進士年三十六子相與李于鱗王元美徐中行謝茂榛梁公實有聲當時所稱五子

實六子也已而李謝交惡遂黜謝而進吳國倫又益以、曰德張佳胤則所謂後七子也先是弘治中李何徐邊輩亦稱七子牧齋曰輸材諷說之徒昕衡相告一則曰前七子一則曰後七子言之不糅流傳于後謂秦無人也

與趙浚谷中丞書　　趙貞吉

恭公踰二十年、僕爲趙州風雪道上倚馬數語、既已不堪其渴思矣、別後復踰一紀、始得聯榻信宿於涇源之上、爲慰如何、然而中心欲講說、并其踊躍登臨之興、非信宿可能盡也、竟以此際別去、若惄然者、鄙人識淺實有顧後之防耳、惟公能鑒之、公以其爲怯卯、項領順慶人齋到華翰并佳集、書首皆戒僕之留意禪宗者、夫僕之爲禪、自弱冠以來矣、敢欺人哉、公試觀僕之行事、立身於名教有悖謬者乎、則禪之不

足以害人明矣、僕蓋以身證之、非世儒徒以口說詳論比也、吾性中有十八陰界、戕亂我靈明、賊伐我元命、即如我華且國之北有一部韃靼種落、日欲蹂踐我、戕土擄殺我人民也、公束髮以來、即思以長弓大矢滅此北界　　族、而後食始下咽、今雖老猶未得其便、然初志則未衰也、公常以此意攘袂談說於海內之人矣、背去則無不以公爲狂也、而僕則向風賞音、知公壯志有兼濟天下之氣、故願一見公如渴如饑、今僕亦欲以明智定力破此一身伐性陰賊、雖不能

欲底一澄照、庶聖聰明如古至人、而莊孟以下、欲庶幾也、向來嘗以此意微露於公前、而公遂疑之、僕何不幸、而不遇公之賞音哉、夫古之君子、得志則兼愛天下、不得志則康濟一身耳、且一身亦不小也。是天地之心也、陰陽之會也、鬼神之交也。五行之秀氣也。未有不被此根塵識念所壞者、今自顧其身與凡夫等、而欲造神聖之業、豈不難哉。公幸勿因忌其名。遂不求其實也、且宋儒拘拘、而舉業之士又不足以語於盡性之門、彼若肆其胸臆出不遜、則予將奈之何、

故嘗自托於不省、以免其喋喋、惟於公之前、則不敢、復遜也、夫公之戒僕意甚厚、謂僕之才似可備世任使者、若向空寂之途、則灰其有爲之志、廢墮散棄、不可鞭策、而損于名教、故可惜也、頃京師有友人亦以此意相責、僕欲發揮此道、其說甚長、頃刻未易傾倒、今嘗與公約、倘聖主異時任用公、以廓清斯世、僕雖老猶能爲公執殳、隨所用之、功成便當角巾東道、視去采利若脫屣耳、有一不如茲言、公然後食之、階下亦無慙、爲此書若逢羅達夫、可出之以致哄堂、不必

示他人以啓爭端

與朱康流書　　陳確

熟讀尊集眞潛心理窟而出之以冲融所謂有德之言卓乎無可復議矣亦間有數飾文字以持論欲平而反失之依回者時或有之在尊意不過救偏去甚以立大中至正之矩極是嘉惠後學之意而讀者不善理會至釀禍鍾毒不可究詰竊抱杞憂敢摘一二以爲請教之地可乎狂夫節取楞嚴南華經語以爲足助發聖人之微旨此仰君子不以人廢言之意又曰二氏養以虛聖人養以實則立說甚正理亦無弊

然而君子思之將使後學駢鶩經典而潛爲所移不可之甚者也彼小人之欺君子正以其言忠信行廉潔君子一不察而輕信之則其禍有不可言者況以二氏負出塵之姿其高世之行其識之超絕言之深微必有什百於無忌憚之小人者然古之君子至欲火其書而廬其居豈過爲此刻薄不情之舉哉計深慮遠欲杜天下萬世之厥本不得不爾也吾只是咬牙嚼齒曰道經佛經決不可看和尚道士尼姑道姑決不可做男女之欲血肉之味決不可絕如是而已

今卽以至粗者言之、男女不交、則生人滅絕、戕殺牲則獸蹄鳥跡交中國矣、究之無人則物亦豈能獨生、無人物則天地亦豈能虛立、果滿如來之願度盡衆生、不盡滅天地民物不止矣、此皆極大關係、道理易見、何待淺末、又奚暇責其游手游食蠹國害民棄君親壞名教、而始決其爲異端哉、乃猶竊上哲之微言、以自文其罔世之險術、而世卒不悟、學士大夫猶相與傳誦之讚揚之、致使佛老之既至於今彌熾、若燎原之火不可復遏、是誰之過與、是誰之過與、吾輩縱

不得操人國之柄、居得爲之勢、以火禁制之、但絕口不道二氏之言、絕筆不述二氏之書、時時宣播此宜、曉暢後學、有明王者起、或採其言而奮然禁之、異學其有止乎、何忍尚持兩端、以益之薪而助之燄也、卒章又云葬書之不可廢、而遺蔭之有足徵、後又有云君子不泥、貴明於道、厥旨仍歸於正、似無可議者、然其中指草木之腐、或蒸爲菌、或化爲螢、以驗其乘生氣之說、此何語也、向使人之生、亦若草木之乘生氣、則其痛有不可勝言者、今棄死人於中野、三日之後、必徧虫蛆、且將億萬其生、何止蒸菌化螢而已、設然草之腐能蒸菌化螢、而必不能復榮其枝葉、人之死能孳生萬虫蕃螻蟻苗鳥焉、而必不能復養其子孫、故中古之聖人棺之槨之、所以洩錮其生氣、惟恐其或泄、將復鍾爲異物、而尚何乘生氣之忍言乎、若夫父子祖孫一氣之相感、理不可誣者、蓋有二端、而葬地不與焉、一則祖宗積德深厚、慶流苗裔、近者數世、遠者至數十世、尚蒙遺蔭、所謂子孫保之是也、一則子孫之仁孝、事死如生、其大者郊事宗事、配帝配天、

其下者必祭廟祭寢、盡誠盡敬、則幽明相感、其祖考亦必來格而佑之、所謂祭則受福是也、二者古之告子嘗言之、而於葬地何有焉、蓋人之死魂升而魄降、其降者終化爲黃土、而升者則無所不之、故爲之設重設主、以求其神於廟寢者則有之、不聞其於塊也、今夫百艸之灰、聚尺以壅禾、豈惟稻蕓哉、使斷死人之肉、撒之南畝、則其肥又將百於稻蕓矣、利雖倍蓰、而人必不忍者、矜死之情然也、況忍以遺骸爲子孫之利乎、術稻蕓之言、將必煮死人之骨以復啖其子

孫而後已耶絜情稱言其誰曰不然至於燧火磁鐵此又生物之性得之於天不可移易以擬於枯骨尤爲不倫矣問異端之害自楊墨而後學莫流于二氏佛老而外禍莫烈於葬師竊以文公之欲火佛書與溫公之欲焚葬書皆絕世之卓識至仁大勇之事孟子以來一公而已然楊墨佛老世猶知其爲異端而葬書假托仁孝賢者皆不免焉某是以大懼無不忍凡此輩其欺天兄慎勿復卵翼之也古人之卜宅兆是指始葬之祖穴而言若其下昭穆之次既定何容

復卜如卜宅者始亦未嘗不度陰陽觀流泉至成室以後則主伯亞旅各安其次矣若復於其中各擇便利將不勝其爭族葬之廢殆由於此不可不察也所意豈眞謂子孫之禍福實關葬地不過兩存其說以示通理然天下惑者多而明者少末俗難悟易流一惑其說便無所不至如近世之概大可駭矣本季互相訂正之約輒不覺縷言及此義有未安伏惟教正

明文授讀卷十九終

明文授讀卷之二十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讀

書五　論詩

答章秀才論詩書　宋濂

濂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弗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旁引曲證亹亹數百言自以爲確乎弗拔之論濂竊以爲世之善論詩者其有出于足下乎雖然不敢從也濂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乎今諸家之什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前亦不可謂不磨切

也揆于足下之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可乎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悽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既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于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于風雅者也自時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

高其先雖出于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趨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大羹充鉶不假鹽醯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爲之首三謝亦本子建而雜參于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于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拘于聲韻王元長局于褊迫江文通過于摹擬陰子堅涉于淺易何仲言流于瑣碎至于徐孝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爲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

子建越石近宗靈運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承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頹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爲師而盧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蹴駕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于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唯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群之士復古之功于是爲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夺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眞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壹寄穠鮮于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于大曆之際錢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于是爲最盛韓柳起于元和之間韓初效建

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撐決于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窈眇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于輕俗王張過于浮麗要皆同師于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豔于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沉涵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于蹇澁盧仝則又自出新意而涉于怪詭至于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蔓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尚有所不逮况厠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

遐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于義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爲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爲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爲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微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嘗得其髣髴者元祐之

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疎或煅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于二家觀于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于少陵有不爲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爲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頹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

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唯深于此與者乃能察知之爾雖然爲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于不朽若體規畫圓唯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尚烏得謂之詩哉是何者詩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于吾之一心持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未復自成一家言

又豈規規然必于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爲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潤脫前古爲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即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爲豪而不復知有純和冲粹之意可勝嘆哉可勝嘆哉濂非能詩者因足下之言姑略諭所聞如此唯足下裁擇焉不宜濂白

答喬學憲三石論詩書　劉繪

前旌車按渝州因得拜下塵抒積承高風之愫乃辱寬下吏禮節欵迎愉如儀待若賓情洽比故既領緒論又竊師式高敎皇墳旁參風雅眞藉恂恂之德也違後假樂注府懸遲未巳重辱投以惠翰貺以金玉之音屢垂數百言將謂繪可以密招談座矣嘗思奉答泱何弗搆蓋懼言詩罔能起予辨事無以塞詰也爰就淸謭所及試畧陳之 來諭云今學士大夫有謂作文尚益世用詩則徒虛糜歲月荒職業耳其信然

乎嗟哉富叟指閤錢爲阿堵達官目晃歎爲徽纆門下與學豐辭同特飫而詠之不然豈隨流俗人語邪僕愚思文章與詩皆同一義也文誠有用無用爲疣而詩獨無益者乎融融乎文之精琅琅乎聲之神也君子動天地徹幽明昔鄒子吹竹而寒谷回春孫登發嘯而木葉皆振泰簫下鳳瓠琴翔鵠聲音玄感莫可盡錄矧嗟嘆詠諷辭昭六義者乎昔舜帝歌股肱卿雲之詩而群臣和之令四方風動時雍百姓妖厲不興災疹不作故曰不識不知帝力于我何有蓋至

和也近世傳杜少陵之詩可以愈瘧此雖俗說嘔喝要可信其至理焉若世所謂無益于用者則有之蓋情無所因義無所著道不關于風諭旨不違于比興事不究于變正音不分于小大格不判于古今體不察于遠近華艷乖宜雅俗失班理不鬱氣氣不協聲聲不諧律律不應候鳴不藉于天籟語不抉于丹誠返此十六義其鹵鈍者駕言倚馬纖細者假口射鵰此所以來伊憂類誹之誚矣下者蕪蕪靡靡率意隨啁則又不若戛戛檻竹嚶嚶艸蟲可以激情而悅思

又何況于杞女之哭巴童之歌邪竊謂古樂不與詩之教失傳也詩者樂之體也樂者詩之靈也樂不藉于詩章者則音空而不實詩不比于管弦者則神滯而不暢由是論之詩必攷音聲審律呂辨淸濁高下之變後可以窮陰陽之奧宜宇宙之和孔子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詩者中和之發也 來諭又云七言律起于唐沈杜爲宗而律體猶難工說者以崔顥黃鶴樓爲唐律第一公獨取蘇頲望春以爲格律完粹冠于諸子此僕之惑益欲求解于高明也唐以

詩選士故詩盛于唐開元開工七言律以便行幸應
制號爲近體今且直以七言律相質大槩察其律格
莊嚴氣韻雄渾爲最其餘審其音或如金或如石或
絲或匏但成調動物者咸可入選或一集有數首一
首有一二句如格者卽名家矣若必欲完全求美如
媖姝備選駿馬入圖次其先後摘其瑜瑕恐非所以
論一代名音之神趣矣是以二南無分音列國無辨
體兩雅可小大而不可差等三頌可今古而不可選
列同歸要妙經孔氏刪定矣唐家三百餘年詩人成

集者起貞觀虞褚歷元和迄開成李許溫杜至崔塗
韓偓止五百餘人耳攻詩者搜摘群集浚玄咀腴賂
其斑斑離離異調同聲異聲同趣遐哉旨矣惡可謂
瑟愈于琴琴愈于磬磬愈于柷圉哉故世分一代初
盛中晚而妄錯高下卽如楊伯謙嚴儀卿高廷禮諸
君之論恐皆不足以服英靈國秀之魂也觀木芍之
甖山桃之夭芙蓉之潛寒菊之秀天然意態各隨鑒
者愛之重之宗之習之爾若五季以下作者殆難論
矣且唐人之集皆不多帙而近體益少意作者必多

其合律盛傳者一家才數篇耳若少陵獨多者天匠
絕藝又爲詩史不宜盡以唐調規之近代作者憂時
匪杜達仙匪李資無透髓之慧功無磨杵之苦而近
體且數百篇欲其通靈入奧切肌感人而有益世用
者豈不難哉豈不難哉僕童心瞥視資與功無秋毫
之近而敢于嘈嘈無慚者恃公汪濊之度能並包容
也憶昨晤對時曾道諸部使多言僕傲倨難近自公
睹之獨日爲雄雅兼才發一大笑公恩德藏之竅腑
矣示詩八首末三首則從軍行俠客篇紫騮馬僕粟

粟疑爲劉生邪嗟哉揚鬣之驥人憚策之豪眉之夫
人憚捋之繪不幸類是也毋思陳遵以府椽廢事而
馬曳優重趙壹以計吏抗禮而袁公下堂繪今忝刻
郡守明公復以儒雅相推率爾漫答必多郵厚如何

與友人論詩書　　彭輅

頃丈與僕一再論詩慮其師心自用不肯追逐時好故懸之大觀範以宮徵誨益甚深碩有一二未盡敢略言之夫詩者人之情性也人能無詩其能無情性乎然而巧拙視其才汚隆乘乎遇異同隨其識與廢緣之遇均是言也而巧者常豐拙者常澁澁者不足豐者有餘昔之傑然名家卓犖瑰異卽一篇出令人頤解神怡者盡天所篤也譬則騕褭駃騠生而自有千里之姿彼駑蹇下駟縱欲騰驤蹀躞卒于疲汗頓

躓却而不前則才固限之也詩發于謳吟文之韻而成聲者也聲之動在人而嘘之吹之拊之擊之橐籥于天地天地之氣噫而爲風其聲春温而秋厲天地不自知也故曹劉王粲之藻蔚不能爲枚乘李陵之渾璞二陸顔謝之雕縟不能爲建安黄初之蘊藉齊梁陳魏土宇偏安其氣肋裂而不完其詞剪割而纖碎若有使之者而作者不自知也唐自安史之變干戈雲擾而正聲已漓已而方鎮逆命皇靈匪赫而音節以靡其鼓籥運橐隱隱宇宙之間司其機軸非作者所能强所謂世隆道隆世汚道汚也詩藝事爲雕蟲小技誚王楊盧駱爲浮躁不任爵祿者皆恥其不能而肆其喙以相媢妬夫何足以涵牙曠之耳至于元稹優杜劣李而韓愈氏非之李邕厭崔灝之輕佻而太白嘖嘖不容口劉長卿裒然中唐之冠而秦系欲攻以偏師殷璠譏其思鋭而才窄白居易不見重于時輩而雞林宰相賞購千金若此類爾矛我盾甲可乙否紛綸而莫之一適由其智識之懸殊非知音者而故嫉之也夫識者一人之鑒裁遇者當時之好

尚初唐之變而爲開元天寶也盛唐之降而爲大曆也中唐之又降而爲建中開成也迺其初必有名公鉅卿揭標樹鵠于其上而學士大夫位在下風者翕然欽挹而樂爲之趨或高材盛名之士援朋締黨以同己者爲是而後生覓門庭問蹊徑莫不附多背寡捐故就新又或南宮主司柄文衡以低昂群彦而既進干祿之徒率擬其中選之篇用爲槼矱所以唐之詩格寖卑寖弱而日流于下職此也夫六朝雖曰綺靡而陰何庾薛十數公傳而彌永者其風神高俊不

專雕鏤句字之末故古法廢而古意存猶艮金躍冶
而出曰我必爲鏌鋣者虞世南魏徵楊師道等之在
唐引而漸入蒼古半爲子昂之先驅彼以青黃黼黻
爲六朝金玉珠翠爲初唐者誤矣盛唐渾脫變化不
相沿襲賦其所見物無遁形意未到而詞巳屬不暇
務元始之奩也雖風神稍刊而興象攸寄中唐有弗
逮焉大曆諸賢清新雅飭意趣傾吐而漸涉色相不
得與語上乘矣況晚葉之季流派歧雜刻精鏤采其
給景也不勝逼切其拙辭也得于鍛鍊既乏空曠之

觀復昧天然之解力欲增前人之所未備而不知愈
精工則愈凡近也乎夫此四唐者詳其執轍則然而
要非所以論于詩之外也總之本于情性而能融洽
以宜之與詞條相映發其寘然淵詣而快心自得者
百世不能掩也故曰子雲相如同工異曲而以代置
論非知言者也今之爲詩者鑱宋之謬洗元之濁而
確然以唐爲歸嘉隆以來一何先鳴擅場者之衆也
第謂之與唐比隣則可其能入彼之室而與之紳帶
共席者幾何人哉何者唐人之爲詩也眞以巳之工

拙爲愛憎不以他人之愛憎爲工拙而今人驚愚震
俗急人之我知故唐索之淺今索之深惟深也以淺
而妙者爲敝帚矣唐取諸平而今取其奇惟奇也眞
詩渦于吾前忽而弗覩矣故知術業有專攻而畦步
之差頓成燕郢也且擬不似爲似其說出于仲默而
實非仲默以有求似之指夫以有求似爲優孟之效
孫叔而已若不似之似則超象而入于神離力而躋
諸聖言之至者也今之不似者其果似也耶吾丈慕
李于鱗而尊向之夫于鱗之撰誠雄矣峭矣瓌矣偉

矣其才萬人敵其體勢近代未有其樂府古選既上
薄漢魏而病于襲若七言律每于高華絕響之中不
免著運奇之跡迨宦浙巳後其詩巳將化而溢焉逝
矣英雄滿前遂許獨據中原尸牛耳之盟乎箴蘇子
瞻云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斥之區
彌望黃茅白葦介甫文非不善病在喜人同巳故蘇
之與黃大非臭味而子瞻亟稱山谷與少陵同者尙
少與之異者王孟而子美並褒焉無淄澠荼薺之分
故皎然倣應初之體贄捧以謁而棄不謝善明日錄

故藻呈之而韋乃大賞許益才分與衆人不能以兼長倘規規強襲其言而神愧骶牾不相中卽抱萬鎰之珍終非己物故得不似之似則必以不同爲同矣仲默瑚璉充飾凡拗管揮毫者往往羨其爲美而惜年之弗迨美而未至今也拔粗豪沉着步趨少陵之獻吉橫于其上天下其誰信之今之爲詩者大較江南尚色澤有佳人曼冶之風致齊秦主氣骨有壯夫慷慨之襟度其囿于土風一也自仲尼復生不能強而求其同而赤幟其間一予一奪要以氣骨之道上

爲勝于是聞者譁曰音樂之感人而娛耳在絲竹之要眇不在金石之鏗鍧兩相持不相下也僕所貴知我雖希而故吾自在生平有采真之思每自喜夫詩不甚遠與其踸踔而邯鄲無寧安于壽陵之鄙態乎之宜紬摘背言而詳教之

答王孟肅書　徐應雷

老親病體不時陡甚僕不能復赴舘陽羨六月初遷南韓宗伯宅後北園有高岡老樹一望綠疇野橋流水不謂入城翻得山林之致親疾小間便于大樹下宴坐念何日與足下談對竟日忽得手書甚慰新詩清貴可敵右丞以足下之才華與心境必能作極平淡詩詩之平淡者此詩之最上乘也葛氏謂從組麗中來落其紛華可造乎淡蘇子謂爲文當五色絢爛漸光漸熟乃造平淡然則虢國夫人必老而淡掃蛾

眉以朝至尊乎淡者質任自然不施粉黛而面白脣紅翠眉綠髮皓齒素手其色澤光華可鑑故足貴耳乃至飛燕后飾太真宮粧與淡粧等何者其后妃之分固然其國色故在耳絢爛卽是平淡豈有漸造之理若五色絢爛與平淡爲兩截則無貴淡矣故葛氏云今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爲平淡識者未嘗不絕倒也似也然又云到平淡處甚難夫曰平淡甚難則可曰到平淡處甚難則不可平淡之境豈爐錘雕琢之功所到哉秋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桃紅李白壽

薇紫問着東風總不知大都詩與文出乎天然未嘗不平淡未嘗不絢爛桃李薔薇芙蓉是也出乎天然雖絳桃紅藥未嘗不平淡不出乎天然則剪白紵爲花素綃爲葉不名爲平淡故陶詩平淡非必飲酒閒適卽荆軻詠故是平淡秋風蕭颯自天地間所有耳右丞詩平淡非必輞川田家卽九天閶闔萬國衣冠雲裏帝城雨中春樹等語是極平淡語是極清空境界何者寫帝居氣象毫不損益耳淡者非若粉地可施五色又非若繪畫不復可爲粉地也明珠白璧不

可施五色而其光采焜燿若備五色日月光彼非青非黄非紅非白而天下無一色不在其光中白非凝神而照萬境其可與語淡乎吾嘗天下味多矣天下百物珍羞必五味調和惟蟹也生而有至味可淡食文章之極淡者蟹也

與王伯度書　何白

僕今秋奇病入膝瀕于死者數四黄門公至弟始離床第尚如出殼寒雛負風欲仆竟不得把臂道契濶不勝苑結大什滿目不能竟讀姻光炷注射奪人目睛耶咄咄伯度賞音析義千載爲難子建有云後世誰復相知定吾文者伯度足下與今作者粗得其概敢不陳之伯度以求折衷焉僕竊謂國朝再闢區夏神氣宜厚國初若高子迪楊孟載劉伯溫徐幼文諸子咸斐然自成一家言大都無不矩矱全唐獨邇胸

臆卽近體不無中晚纖弱之調尚沿元季餘風稍欠錚錚耳然遡其源流若禪家宗派雖宗分南北自是一門遊出妙莊嚴路自茲以降代不乏人蝗至北地信陽倜然爭雄斯道爲之一振何李骨力雖較矯勁究其深詣未必遠勝高楊諸子也嘉隆之際作者七人嗣後宗派旣雜旁流潰出遂頹然不可坊矣蓋弇州主大瓦欲體具百家苞苴今古豈不汪洋萬里筋奔自恣哉或云太貴富贍詞多塡實求其風雅相宜情境互暢較之唐人有間矣似非過論濟南以高華

嘹喨取勝非不金莖玉樹月鶴霜鍾第語過清峇意少變化如五音亮節必無淵閎悠長之韻五味爽口自之雋永滋旨之味一時諄聲附響者靡然從風無不速肖若孟之效敖夫技之淺者倣之則易入境之深者擬之則難窮審其速肖如此則濟南不無遺憾哉于是詞家徒知厭薄摽剝輩又謾不知宗旨所在乃各立壇坫務標一幟或持一說者以謂古選必斤斤步趨漢魏近體必字字臨摹初唐路非不正功非不力所就非不宛然唐音也第恨我之性情頗爲擬

議所拘又且不敢熟讀李杜高岑韓柳元白諸家以窮其變究其歸宿不過詞家一剪綵琢葉手耳雕𦘕粉澀服殊少氣韻生動之趣或持一說者以爲詩爲心聲直抒吾之所欲言情境無盡吾詩亦無盡當其日之所觸牛溲馬通無非上藥外無乏境內無乏思此論未嘗不合作者之旨但取材太雜則有穢冗之譏矢口成篇復傷率易之病究其歸宿不過詞家一叢談小說部耳雖胸次如洗殊少陶汰謹嚴之法又持一說者立意以枯淡古遠爲宗清癯骨立寧爲生硬而不爲圓熟寧爲沖夷不爲濃艷殘山剩水非不清絕政如趙令穰畫情境不越百里究其歸宿不過詞家一聲聞小乘耳雖洗滌雅潔殊少博大浩瀚之觀嗚呼其中矮人觀場者或各爲楚漢左右袒且信且疑終無成立此道不復歸一無論古法即何李宗派亦不可續矣殊不知此道元到至穩愜處方論美惡欲成佳詩必先尋佳韻未有佳詩而無佳韻者也韻有宜于甲而不宜于乙宜于乙而不宜于甲者題韻適宜若合函蓋惟在搆思之初善巧揀擇而已至

若七言歌行抑揚轉換用韻頓挫處尤宜喫緊理會此處最能見人平日學力淺深工夫疎密乃至排律長選亦宜斟酌韻腳穩妥庶無牽强搭湊之失境固萬殊情非一緒文生于境若水性然曲折方圓隨形有象渟淵則寂澱瀨成喧風鼓之而漪生石觸之而濤激故詩有欣戚悲樂因焉不即不離始爲恰好陳腐不可太新亦不可庸固不可太奇亦不可淺固不可太深亦不可輕固不可太重亦不可澀固不可太滑亦不可所謂道寓諸庸過則失之矣夫星辰之昭

回山海之流峙何常奇特而烟雲晦明風濤蕩潏千變萬化不可勝原何其奇特若此耶今人有好奇者輒肆然欲別立爐鼎務爲恠硬嗟乎古人異才尙恠者豈後于今人哉以其牛鬼蛇神湮沒不傳耳且天之賦才有大小若鳬脛鶴脛鵠白烏黔咸有定品人能盡巳所賦之量務極其致不以巳之所短强爲恢張不以巳之所長極流氾濫必也範古矩度傳我神情則無不傳矣公安袁石公持論甚好眞如神僧以嘻笑謾罵作佛事此爲上機者說難爲下劣者言也

當識其矯枉救過之論無滯于筌蹄可耳夫古德說法或爲解縛或爲破執解縛破執更有何事若復解彼不已終滯解破名相病已服藥藥病爲病鈍夫不解石公救外之言何以異此倘不意領心會其不流于打油釘鉸者幾希僕夙有志此道今老病交侵終于無成不勝悲咤讀析酲草不覺躍然的知當今作者惟足下才力駸駸可造古人畛域潟抒狂誕之見請證足下此言惟足下可以聞此或并示黃門公及伯無元王汝苞毋令他人知行且舁我于市矣便中

有以復我破我疑城

先夫子曰何白字无咎溫州人其汲古堂集文甚靈秀山人中絕少私記无咎幼爲郡小史司理龍君御異其才爲加冠集諸名士賦詩以翼之爲延譽于海內遂有盛名西遊酒泉南窮沅湘歸隱于梅與山中崇禎初以老壽終

與趙十五書　　曾異撰

其頓首、昨五言對句、撮合不來、展爲七言律索和、惟吾兄痛繩之、弟嘗謂古詩難於律詩、五言律難於七言律、杜甫七律罕不奇妙者、至五言平率高古遂已參半、惟王孟五律妙於七言、殆有天授、譬則陶令爲五言古神品、其時固未有七言之體、即有而陶爲之、亦未必不亞於五言、要未可謂五言之較易也、七言律渾堅沉鷙中易暢易動、纔縮二字、暢則不堅、動斯未沉、不動不暢又涉平板、今使縮長句爲短句難、展短句爲長句易、是以從後人而觀、則歐蘇流暢於韓柳、韓柳流暢於史漢、史漢流暢於左氏、左氏流暢於尚書、然而尚書左傳短節中未嘗不暢不動、秦漢而後、遂以漸加、斯則何從古短字以世增、以此思五七律難易便自了然、且作詩者從古體入手、雖律詩亦有空曠之妙、王孟之五言、杜之七言、皆以古詩爲律詩者也、少陵五律、王孟七律、則以律詩爲律詩矣、今之學詩者、從律詩入、以其有占有儷、易於取偶成篇、其律又從五言入、正如里塾小兒學作對句、以字多

者爲能、盲師矜喝、瞽子惘疑、宜其謂七言最難、合作甚於五律也、至謂律詩難於古體、則又護短欺人、嘗之習應制義者、謂時義難於古文、爲左馬韓蘇易而爲王唐瞿薛難、更無足理、可以無辨者矣、弟未嘗與人言詩、尤未嘗與今之狹埮自命正宗者言詩、眼中惟吾十五、又若累於酬接、不得郤掃讀書、極其所至、弟嘗謂人不爛熟一部六經二十一史、而徒記誦漢魏六朝三唐諸集、此但讀詩以爲詩、未有能爲詩者也、譬則今之暖醵、由徑意在捷得科名而止者、讀時文以爲時文、未有能爲時文者耳、此語常與施辰卿言之、但恨吾十五雙胝使千百年後少吾代趙十五一位者、皆此兩手、王摩詰倪雲林絕妙山水爲祟、使十五折肱痿臂、無手可躑、便得入山閉戶、從此十數年、李白杜甫未可知、何至出賈浪仙孟東野下哉、弟與兄俱老矣、人至四十以上、尚蒼蒼然不計算百世而下、位置何所、無乃蜉蝣不知旦暮者乎、來箋黑漆者頗宜書、除俱無下筆處、無乃不善爲拙書地、稍予下劣、即平湖淺汀、猶恐失柁、此實惡溪、能易我於善

地受篤兄之功不在鰲龍門下矣

答曾長修書　曾異撰

某於制義一道當吾世已爲窮賤笑柄而私心亦甚厭惡之獨于詩則毎以發其無聊酸楚之情緒亦不得已而爲之差有與曾于制義耳然使吾代以詩取士如唐人之制科則弟之詩又未必不如其制義爲貧賤之資等耳吾長修于舉子業宜其少可多嗔者而循首肯于六戰六北之敗伍老兵又因其制義而許可其有韻之文以爲人寧可無詩名不可辱詩之理色某于制義所謂無色而差近于理者也人可以

色取而不可以理勝況弟之所謂理者又爲一時適與偶然而然之理而非今世所崇尚遠之爲程朱近之爲錢王之理宜其自取窮賤白首而不得一當也若詩則理與色俱無之信口出聲悰然而嘆啞然而笑泫然而淚未省此歎者笑者淚者爲色乎爲理乎以色而笑歎而悲淚則優人之排場也有以理而笑而歎而淚則其勉强假借又甚于優不但不成詩而亦不成理矣今之人辱詩之理色而理色亦可辱詩來書所云以廉恥護送詩道者無理亦無色者也夫

今天下安得有廉恥二字在朝而將相不知廉恥百官有司不知廉恥居鄉而士紳不知廉恥甚而無廉恥者笑乎有廉恥者不使之一日得以容于朝廷鄉里之間不特詩文之道為然也而况以詩文一事為哭世間眼救世神針拈此世上所極厭為不合時宜之物而又下問及于不合時宜之人吾恐為長修者非所以遠于窮賤之道也持此道以紀詩年得無廉恥與年俱長而窮賤亦與年俱深乎過旋難詩如風雲踴促龍虎嗔生為人臣則不能此此是吾長修風動

一世寡廉鮮恥之言今之為制義為詩者求為人奴而恐其不能而其覩制義與論詩者非其能為人奴則以為不祥之怪物而共之恐其不速大約舉天下皆奴氣所以無將相無官吏無士紳無詩無文坐此無廉恥二字之故也豈但為臣虜于人而已哉火瘡其痛因來教搔着癢處喃喃遂不可了詩序容灸瘡稍平為之題目難題目又佳佳故難耳

與友人書　尹民興

不肖五十五年于今二三年中始成詩歌內乏雅德體骨饑寒亦安能為雲霄海嶽之吟者顧孤憤酸辛之情狼子豹孫跳走不住溢而成聲切而成韻當斯時也豈復計其和平溫厚起承轉合遵古詩君子之宗旨者昔華周杞梁之妻哀至不攔衝為痛響遂至感動地軸隤陷城隅令兩女子自圖其哭之善營度口吻以與十七八女娘競其咽咽鳴鳴則且不足以感魯國之郊人而况動指天地哉膚肉聲鳴之外夫

亦別有存焉者矣豈專采潤藻巧而後始為天下之詩人乎懷抱斯言非足下不可以吐此故略陳愚陋幸惟裁察

先夫子曰尹民興字宣子楚之嘉魚人崇禎朝為職方有明國亡去髮以靈巖繼起儲為師其詩初僻奏疏多中時病至于文章別開生面真有生龍活虎手段藝苑中之變局也　私記宣子號星垣嘉魚籍吉水人崇禎戊辰進士由寧國涇縣知縣行取考選陞取詞林已降福建按察僉校壬午授職方主事旋陞員外協修本司郎中癸未華國文為卷閣文

復許有介書　周容

僕篃陋自放無所成就重蒙謬推以詩集命爲點定心慚匪任覽筆復停昨又承論責以古人直道因思天工雖大生才不易恒吝惜其明敏殊尤之資不輕畀世人間一畀之必多方相慄屻之以小喜而息其進程是貴交友有力用明爲膌用憎者之妬絜愛者之怨用後人之目盡今日之言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又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恃足下不以苦也而棄不以玉也而護則僕安敢畏避斧鉞不遵來命足

下之詩如清溪竹屋斜月照霜孤雁一聲小橋獨立豈不令人心開塵遠以視世之大聲肥膩冠雄佩豭者大有逕庭矣然何以讀君一首而輒得數十首以後讀君一過而如已數十過之餘揭故甚益古人著述足以傳久不朽者大約有三一曰避使能而日見形于人亦豢矣使人而日餐江瑶柱亦厭矣使方平麻姑日以丹砂示蔡翁于世亦習矣故讀數首而不得其所守之字讀數十首而不得其所守之律讀數十百首而不得其所守之體始稱大家所守者謂其

彪于胸中滑于腕下者是也一首之中情與景變事與意變開與闔變虛與實變濚洄惝怳倏忽莫測雖近體絕句而有千萬言之勢者職此故也不避之故在于不大不大之故在于不親古人而親近人取逕窄而入手易也陸生有言曰數見不鮮可以悟所避矣一曰鈍凡詩而欲輕欲俊者爲下乘人言耳救鄙俗而俠〔於音〕圻也輕則必薄俊則必佻故僕以爲必鈍鈍者沈其氣抑其力而出之亦遲迴憀淡者也鈍則必厚鈍則必老鈍則必重開寶以後詩遜日衰者

不鈍故也驟讀其集而見甘不見苦者其力不能以達十年連讀其篇而得句不得章者其力不足以卒十首故取傲慢以嗷小兒必啞之措商彝以陳市肆必無顧者引纖離以娛貧筵必格格不入耳而思臥矣病源有二古人慎用虛字而今人多率用之古人慎用實眼而今人多褻用之于是遂近宋詞遂鄰元曲夫詩于詞曲猶女子于娼優也以輕俊流弊至此可不慎哉一曰離離者如月在水捉月于水而不得月如風御香覓香于風而不得香古人之爲詩也原

未嘗預設一題而彊我意以實之，與會所至，隨處見端，使讀者各以其情志相遇而合于不覺。觀修論左傳雜引詩句，未始與今所說本旨相類，則當日本旨固不必定在是也。夫寘身數十仞上，一麾而千萬人畢見者，離也；寘身數十仞上，一呼而千萬人畢諾者，離也。古人咏物諸詩佳篇率尠，大約善離者必佳，況非咏物而但欲以咏物之體待之乎？試取古人之詩大家小乘前後較勘，在離不離間耳。離則心尊于腕，力尊于題，控御縱送，左右適意；不離則膠固拘攣，以

此心為題之輿隸，勤勞給役，以求免于嗔責，悲夫！此三說者，世人驟聞之，未有不駭然。足下天賦甚高，襟懷甚曠，固不可與世人類觀，是以不勝咨嗟愛惜，進此狂簡，以無負足下謬推諭責之意。倘不以劉季緒見哂，而思不避、不鈍、不離之故，反覆于漢魏初盛唐間詩，其名于千百世，無徒取悅俗人為愉快，則此三說者不但于詩也，文亦然矣。冒昧瀆陳，死罪死罪。

明文授讀卷二十終

明文授讀卷之二十一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書六　論文上

上楊先生鏡川書　章懋

近承先生不鄙，以所著文稿見授，命懋訂正亥豕魯魚，且俾差其優劣。顧惟樸騃之資，烏足以當昭明之任，然而身處寂寞困頓之鄉，日無轇轕倥傯之務，安敢虛辱尊命而不用其心也哉！迺日雅誦，始得以究知萬一。蓋先生之文，氣欲似韓，駢儷似柳，要之皆

雄健奧衍，而無艱澁枯槁之病，若走輕車於熟路也，若長江大河袞袞東注而不竭也，若蒲梢騕褭不施控勒而馳驟於康莊大道也。反覆而涵泳之，目悅心醉，恍然深入寶藏，珊瑚琥珀、精金大貝、照乘之珠、連城之璧，充牣於前，則固已識其為希世之珍，皆欲把玩而不忍釋手，第愧非石崇王愷素有而富有之者，夫豈能妄議其價耶？縱使勉强一置其喙，必將以好為惡，以稱意為怪，豈不重貽識者之誚哉！雖然，願竊有告也。粤自西漢文章家，若司馬相如、董子、楊雄、劉

何之徒卓卓乎不可及其所以傳後者皆不見其多僅僅有數唐之韓柳並駕齊驅其集除詩賦外諸體之文韓三百餘篇柳餘四百篇而已其他不能備舉今先生文集鎰所見者謂自天順戊寅以至成化癸巳十餘年間篇數已踰韓柳二家戊寅以前癸巳以後未及見者尚多合而計之無慮千有餘篇可謂富矣鎰不敢更以前賢瀆聽如我朝楊文貞爲文亦負重名正統間有東里集行世人皆願見而樂得之近者其子導刊其全集人厭其煩未及終卷而先已欠

伸矣文果以多爲尚哉先生著述不特文耳外又有諸體詩有私抄等書幾至充棟若一一刊行爲費甚大莫若斂博而約之選爲精當時在先生親自裁擇以定去取行世者詩歌爲類文其諸體各不過三四十篇亦已多矣餘爲別錄以藏於家可也鎰又惟諸家文集以作所爲類者不若以體裁爲類便於觀覽他日定稿以體類如何愚不自揣狂僭之甚坐俟恕而允聽之爲幸

衷錫鼎記章鎰字元益鄞人成化丙戌進士由庶常升兵科都給事有樂閒先生遺稿行世

復李生書

趙貞吉

足下兩書暨文二篇開予口可以名世否嘻此特舉業體式之稍變耳然筆鋒亦未甚振也以此逐取青紫則易矣欲駕於作者之門則未也夫世之取青紫者何限得此又奚足泰哉由生之言充其意豈止於薄青紫而不取將不作希文已上人物直欲追古之聖哲而求得其所爲道其志大矣乃徐察其量則似以虛爲實得少爲足而已安于卑近矣此又何說也夫步象驅者不由兎徑懷大業者必宏遠圖昔古公

欲大周之業必遷于岐山之下居焉陶朱欲富其貲必取于定陶天下舟車財貨輻輳之處然則士之欲追古聖哲而求得其所爲道其取材畜德當何如耶乃若足不出于百里目不接一勝友抱兎園寒陋十數冊故書操舉子活套聾聾不休之管以雄長于目不識一丁腹無一滴墨汁之輩之中偃然自大曰吾以斯文自任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有識在側奚啻笑河伯之泪于秋水又過嘆溥滄之盈于屋霤人以爲愧矣生謂之然乎其不然乎雅問生年甚少頃嘗習

靜山寺奉母養志文史自娛俯仰今古蓋吾鄉郡丹山之雄也豈不愛念嗟嗟人亦有言年近三十變老將至世事易變紅光陰易愽儸忽忽淹留壯老逼人打入凡俗隊中亦不難矣可不省哉可不畏哉蓋士學道而無師承祗以文字相詆諆者畢竟墮此耳某老矣嘗思得一佳士而寄意焉所以珍生者甚至生毋索高價于吾之門哉韓退之又將三沐而三熏于予須謹避之耳聊發一笑

與王翰林槐野論文書　劉繪

弟繪不佞多兄愛納為知己且不很以平俗謂弟為知文以是相見竟日不為別談商論文字不置每一論起雖列璺禁不注也披玄圖不睨也兄以天才絕詣而嗜文若斯則惡得不宏覽研與而振名一代也前夕所議未能畢陳今出省休沐敢為通記幸鑒鄙略弟聞義軒以下文字咸發天地陰陽之秘人事之要家國天下之務其理著明矣文不切所用則聖賢且湮爾雅爾安所尚文哉故主須以理充須以氣其

說尚矣弟謂辭者文之質也理非辭不達義非辭不暢三者不可一闕焉而體格在其中矣是以文之體格無定眡三者所究耳古今之辭盡于六經理相統一韓子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正道氣與辭也天地之理中正焉已矣其氣深厚和平其辭大雅宏暢則聖人之文也六經是已孔子刪述自謂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善學孔氏者惟孟軻一人其後諸子理不足而任于氣故其辭醇疵相襍荀卿以下莊騷太史董仲舒賈誼劉向楊雄諸人窮

理盡性雖不能如聖人而纂辭萃像則標準六經故有趣各隨所見而篇章音欵莫有踰焉東京熠熠猶能相匹延及魏晉以後而雅道漸以陵夷至唐獨得韓愈發揮自言見時文惝怳不寧今讀其辭出入孟荀而風骨類馬遷劉向夐然其品也藝苑英少亦有歸昔派者蓋未深究耳其後才傑之儔各殊其辭以求務欲自勒一家驚高者玄亢而無據崇實者質寒而無華令六經之辭邈乎莫追求賈馬匡劉不可復得矣仲尼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蓋謂文焉弟又思

漢以下至趙宋能文者雖各具辭要皆變于六經且如董仲舒京房焦延壽楊雄變于易也賈誼晁錯司馬遷變于書也匡衡劉向下逮班固崔駰馬融蔡邕變于詩也臨諸子所著微而察之當自見矣蓋六經文之海嶽具爲後之士雖稱懷奇而極駿雄莫能出其軌矣故惟狂蕩之辭洸洋浮靡之辭纖細峭刻之辭慘礉短長之辭是其理蔽其氣衰非聖人之書不可讀也弟又思建安諸子雖號靡麗然典峻不可少當稱爲小雅之變二應以後六朝如二陸三謝至任彥升顏延年沈休文薛道衡輩世人往往俱以纖綺訾之然錯綜奇麗隱隱十二國風之變也宋儒詳于理學而辭則又落一格乃有古文今文之遼絕吁殆難論矣周茂叔通書程伯子定性書張子厚西銘正蒙則亦變于易者也歐陽永叔本論程叔子漢州策問數篇朱文公學庸二序疏明純正則亦變于書者也是以古今明文咸托辭以傳若雕藻剪綵爛然者斯可美也周子曰美則愛愛則傳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謂錯采修辭也兄謂見偶語多者輙不喜此

信然矣但攻偶對令氣不疏非文之佳矣但弟思天地之數奇偶而已八卦九章皆相對待是以乾坤日月星辰霜露江海之支派山嶽之峰巒男女形像耳目鼻兩孔口齒上下四肢百骸種種相對不爽蓋自然理數也發于聲音之道獨散漫而無合是以聖賢之文雖不專工偶對而偶辭比義有不得不然者嘗讀鄒陽書是作對字彼方陳怨梁王欲自發穎慧變思求動其王而解于難也乃謂西京之文衰自陽始前之過焉嘗觀典謨惟中星虛日短星昴五典克

從百採時欽惠迪吉從逆凶無悖之言弗聽弗詢之謀勿庸詩參差荇菜窈窕淑女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日升月恒竹苞松茂朱英綠縢貝胄朱綅則鏘鏘豔豔聲色備焉後之文士揮筆命辭啟采發揚理道未蔚故但勿令若宋齊藻野綺川以應詔、令春花秋葉宜于制策、一時好尚、致論卑氣弱、大損于治通儒道、則文之厄矣、至宋儒語錄深可疑怪齊梁才士逸人僞爲佛氏度化庸俗多爲此語故釋子有東林語錄盤山語錄此類且多宋人蓋因之也是

以宋儒之學多襍二氏襍其辭而不自覺爲黃二家才高學襍益難語矣弟于十八九時銳志效古文而乏師友其藝業多不合于有司今幸得綴行于交之中時參金閶之席承早晚雅論乃復得理舊緒不棄又深相善因吐管窺之見不勝慙恧前所示論序其列事摛辭熒熒乎兩漢遺文也其外襍著記說間有曼羨泳沬似喜鄒衍環淵之談矣弟給固陋言決首尾幸終令昔更宜細論如何

答祠郎熊南沙論文書　劉給

叔仁兄足下、都城外與傅觀遂同俊後、音問遂杳、見南來士人、即訪居起、七月四日、得手書、情雅宛若、弟自文辱虛推過實、知嘉意引誨、令人慚阻靡寧、昨年冬、弟赴渝、聞兄取道荆州、喜甚、急趨一會、至則又相參差、銜江訪之夷陵、乃知先下武昌矣、湘水蒹葭、渺不可及、悵然入峽、有懷若　守渝州甫一年、新學吏道、與百姓親悅、素寡材術、無能施爲、獨幸風土去洛不遠、鄙性懶懶多可、無甚不快之狀也、此間州縣閣

越、柄多事、簿書堆積、經史雖不敢離、但不能專究心此矣、數年憶兄閱覽益肆、常州職業清散、所著必有大快心者、一時士夫、力與古文、兄可謂傑出矣、來教云文字尚未可作、劉敞謂歐九未讀書、弟慮元城頗涉誇矣、今元城文字俱在、與永叔何如耶、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文緣理道、疏其性情、其有述陳引喻、或散或偶、襍撰不同、要之抽思就班、累數千百言、期于明已意、使信諸人也、藻飾研深、實盛華茂、自不能無使已意既達、不必繁辭勦說、務爲馳驟、若理性不明、而

搜索異稱、反爲文之瘠也、且如序　最爲難
贈送序記、晉魏以前皆無、韓蘇敘眼前事、用秦漢風
骨、筆力隨人變化、然須篇達一意也、今作者往往一
篇說三四轉緒或文勢方行、從中突起一二意、使讀
者不識主論所歸、至篇末彼作者亦自迷究竟瀰漫
潤闊、難乎收拾、恐即所謂不能達也、今有謂達者但
日直陳去雕飾、其非有也、夫文章雕飾自不可少、深
厚爾雅、乃其要焉、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
也、若夫艱深詰澀、不可句讀、又文之僻也、殷盤周誥

書、多脫簡間有後人摻入、劉子駿謂朽折散絕、博士
集而讀之是也、弟又疑世之悲慕向上、詞雖不解然
過學韓蘇紆徐太多、沉辭鈎思、曾俔游心、令人讀之
少不體察則易滅鋒伏而不得其意趣、此雖天機速
意其綿邈寂寞終非示我周行之義、馬遷微婉處最
稱玄遠、然省文超徑、非人所及也、今學士大夫與人
談文、有謂必搆集異書多少、至列書目示人曰、某與
某未能見、惡能爲文哉、弟蒙陋謂此爲以虛聲惝嚇
人可也、謂此爲心有聞蝕亦可也、弟誠非自委庸嫡、

仰思先哲、有可據焉、古今文士、大者如莊周太史韓
退之柳子厚、其自敘所學、皆止六籍而下逮諸子、蘇
子瞻在海上、以抄得漢書爲樂、當時漢書、士夫見者
且少、彼謂搜搆異書收藏、備學者格物一事可也、假
令必謂盡見世所藏書、而後下筆爲文、取異籍所載、
者以粉飾侈麗、則世有英妙弱齡之士、無能錯釆凝
玄、先飛聲藝籍之林者矣、仙釋二氏、弟愚益不喜讀、
蓋以非聖之書、旣不從其道、却欲借彼之言、爲吾
文資、不知所謂文者、將何爲乎、秦漢以前、佛書未入

中國、文士辭釆嫺嫺、後莫倫比、有宋白虎諸儒、各抱
一經、皆能垂光百世、故知爲文、夾二氏語者、此唐宋
間儒學之弊也、昌黎不道二家語、其與二家言亦衆
六經之言告之、子厚謂某秀才作文、多引莊列、頗悖
正氣、此論凜凜、至與二家言、便盛稱其教、而儒諸戒
律、毗尼之說、此却不自覺也、蘇氏記大悲勝相諸作、
盡入梵言、復爲偶語、准楞嚴法華張皇博譬、此子瞻
詞曼、乃不宜傳、曾子固亦以此謝荆公也、弟愚謂今
之英哲鳴儒、但抱殘經、究其宏緒、而屬文列事、能准

荀孟以下，若賈誼、董仲舒、馬遷、劉向，則文可逼古人
也。若弟區區不肖，何足爲道。庚子歲別唐應德，丁寧
觀我早晚必與叔仁相論，謂兄思深而學博也。今兄
移官，適就應德之居，彼此又各暇豫，此天欲成其二
美矣。行，寄應德，當爲弟轉致。江州閒寂，秋與滿懷，
複詩二十首，極知鄙俚，萬里見意，便中賜報，幸甚。

與方思道論文書　　吾謹

寄示贈劉子文，實深刻奇峭，三讀而味之，信吾兄之
才之美也。而且因之感而悲焉。近世時作文者，率模
習春秋內外傳辭句，以爲奇古，卒至牽綴餖飣，短促
澁滯，不但辭之不足以舒其志意，而且并與其所謂
理者失之，可不悲耶。三代之季，能文者莫若左丘明，
彼其于虞夏之書，非不能諷習而彷彿之也，而卒自
爲左氏之語，由丘明而下，則莫若司馬遷，彼亦非不
能依步左氏之語也，而卒自爲司馬氏之書，由遷而

下，持文柄雄視海內者，多不下十餘家，然皆人自爲
書，而不相師蹈沿習，故亦能矜重一時而流於代之
學。至後之評者，乃曰或似內外傳，或似史記，要亦其
機括則精，有不煩刻削而自脗契之者。彼固得常規
規于左氏史遷之詞之句哉。今舍其意而師其詞，棄
其詞而摹其句，是繪眞者不得其人之神俊，而徒覩
其體膚，又不能得其體膚之完，而徒覩其肢節，其于
肖也終不得矣。兄才富氣銳，而且佐之以學之贍也，
其于文章固當憂其駃騕之逸，而或至于不檢，非憂

其氣勢之短促、而不足以拓之也、乃頗不免此病者、豈自慮其將過于洶湧洪汗、而先爲約束以制之耶、抑亦徒見近時士人之競爲酸澁苦辛之味、足以爽口馳興、姑徇所好而逐之耶、夫近世士人必務爲此類之語、皆惑之深者、彼其于古人所就之妙、實未嘗得諸心而應之手也、故以飲食至味爲不足、乃旁取其間出之奇者咀之以爲常、辛亦何免夫以艱辛之辭文淺易之說之誚哉、且文章固宜攷其原本求古人制作之始意特在述事理而寄趣而已而飾之以辭者欲其潤暢焉耳過此而有所謂奇者皆後世文之勝也而況乎益之艱澁不可句之語、不亦薄乎、返薄而歸淳、棄巧而趨朴、正望吾兄之相與力之也、而兄才兼奇邁、益之數年、雖古之善著者不能遠也、顧可不自貴與、嘗謂文章之極致、當如元氣之丁萌類隨地授形成有氣色聲貌而各不能相同窮其巧而非若鋼鏤者之可殫以技也、此謹之自謂獨得之妙、心昔之有年矣、每不輕于告人、而獨于兄發焉、幸惜其意而相與進之也、俟兄以文付童子、且囑謹之

有旨也、遂漫道此、槩槩厭人、望兄弗以爲怪、

文章正派盡于此書

與李崆同論文書　　吾謹

童子歸、能道執事峻行淸德、聽之毛骨飄然增涼、㪅覩大作、雄峻簡勁、渟潔澹泊、敘述者甚多、論文詭見、猥辱㧞擿、尤竊喜焉、古之師友、互相辨質、弗明弗措、今聞惟樂吉是好、法吉是忌、欲業成如古人也難矣、而謹獨于執事有聞、是謹之得也、顧其志鬱而未明、玆敢復以書間、謹之始論、特以今之爲文者、固著書道意、夫著書者、蓄而有得、而後洩而爲言、故必自刱而成一家之說、苟師蹈沿襲他人、烏在其爲立言哉、

而執事以書法喻之、類例明甚、顧謹之所謂勿同者、正謂其象耳、肥瘦長短、流整疎密、勁澀、十者書之象也、古之善書者、精無不同、而十者之象則異、惟精無不同也、故同謂之善書、惟象無不異也、故各謂之名家、精苟同矣、而象亦無不同、是亦臣僕于人而已矣矣。其善夫文亦何異于是、理道旨趣、猶書之精也、辭致體格、猶書之象也、古之善文者、理道旨趣無不同。而辭致體格則異、惟理道旨趣無不同也、故同謂之善文、惟辭致體格無不異也。故亦各謂之名家、理道旨趣苟同矣、而辭致體格亦無不同、是亦臣僕于人而已矣。奚其善、今槩論其本之同、而不察其末之異、是猶論天地萬物之理同、而不論其形氣之異也、無乃或幾于惠施公孫龍之說乎、譬之人焉、精神運諸中者同矣、耳目形諸外者同矣、而貌各弗同、夫精神耳目之不同、固不足謂之人、而貌皆一人焉、又可謂造物之深功巧妙哉、史遷弗同于左氏、左氏弗同于古經、猶亦人貌之不同乎、而學之過者、直欲貌之同而中之弗同、弗計也、大中與貌兼同、且未爲善化刱

得其貌而遺其中、或并其貌而失之者哉、故篇中曰舍其意而師其詞、棄其詞而模其句、是縛貞者、不得其人之神俊、而徒貌其體膚、又不得其體膚之完、而徒貌其肢節、其于古也、終不得矣、謹意言師其意、固無不可、而徒模習其詞句、是亦止得肢節之細、而遺其全體之真、非善肖人者也、豈其文之晦、而弗足以達厥意歟、將執事偶一覩而未嘗深攷其意歟、執事別有斷見、而非謹之所能測識歟、願更誨焉、多言曲辨者、非敢抗耆哲之議、逞技爭高也、謂執事行古人

之道者而謹且從師友于其間故亦不敢以脂韋詭謗者自居而直以正辭質焉惟執事竟其緒言而卒相之幸甚

空同摹擬之病不可無此一砭

與項東甌書

王愼中

僕所遣人還自三山得奉答書甚慰方遣人時正與洪君語慶其不及不意及也而公于治行倏倏之際復教詳至如此不但仰感情誼之厚又以竊知有道者所養從容暇豫終身無造次之時與所謂前定而不困者固此事也來教所云孔老異同而爲文者不當雜出于老子而當一于孔氏之言其所及孔老之得失雖未得其精要而欲學者一于此而不出入于彼義則正矣老氏得失今未暇答公書本非爲老氏

發故亦不必答也惟所以論爲文者其義雖正而于識不爲達也文之爲道固博取而曲陳惟其所以取之者雖博而未嘗不會于吾之極故謂之約其陳之雖曲而其義有中則曲而不爲雜前人周任之言皆舉于孔子以孔子之聖豈不足以矢口爲言而于前人之言時有舉焉所舉雖前人之言而其意則吾之所欲言者矣龍子公明儀之言往往迭見于孟子而楊虎之暴其言亦有可以發者老氏之賢猶加于周任公明儀龍子而前人之陋楊虎之暴又不論矣惟

其有取于老氏而皆出于孔子此所以爲學孔子者之爲文者也今稱述必在乎經援引必則古先王如書生科舉之文者豈不爲正而豈可以爲文而亦豈可以謂之知道者哉有甚似而實非有太反而正合非獨文然凡人之事業功行皆若此矣非公之明何以語此義則序已付黃生入梓矣先此呈覽僕于此亦自謂不爲苟言者公得無又以其雜出于莊周而病之耶有以見教毋惜便風千萬之望

先夫子曰王愼中字道思晉江人河南左參政道思初治北地之習後盡棄之而爲曾王之文其得文法先于荆川兩人交相引重故敘荆川之集以之配子游其待之亦至矣李中麓謂道思有言公但敬服荆川不知荆川得吾之緒餘耳此言斷不出自道思傳之者悞也私記遵巖嘉靖丙戌進士年十八授戶部主事爲驗封郎中時爲張永嘉所惡謫判常州爲河南參政時又爲夏貴溪所惡以不謹罷歸年五十一

駁喬三石論文書　王維楨

鄙人所撰述竊自知陋以視他人率皆面諛故以投公誠謂能指迷發昧令不乖所適也乃今所稱予我者一非我所有不副本初就正之意與他諸面諛者未之或殊即公自以爲業已命之然不能令僕信也何也今海內翰卿墨士彬彬然興矣其擬則史遷之作者不可勝數往往藉格襲詞猶之書臨粉本書摹法帖求一毛之似幸半體之同以爲奇絕固未有蛻棄陳骸自標形神者也夠稱僕云第取其指不襲其跡此神化之道僕安能及之而謾以相加也文章之體有二序事議論各不相淆蓋人人能言矣然此乃宋人創爲之宋眞德秀讀古人之文自列所見岐爲二途夫文體區別古誠有之然固有不可岐而別者如老子伯夷屈原管仲公孫弘鄭莊等傳及儒林等序此皆既述其事又發其義觀詞之辨者以爲議論可也觀實之具者以爲序事可也變化離合不可名物龍騰虎躍不可羈鎖文而至此即遷史不皆其然乃公亦取之加僕何言之易也晉人劉勰論文備矣

條中有銘識者正謂此耳夫金錫不和不成器事詞不會不成文其致一也文之不易言也若是僕安能及之日來諷覽大撰數篇總之整雅宛密厥初營搆布置費心力矣因取遷史較之則遷乃疎鹵矯健門涂雖殊而要妙均也自僕繹思遷史累年瞑矣然或由本以之末或操末以續顛或繁條而約言或一傳而數事或從中發或自傍入意到筆隨思餘語止凡若此類不可毛舉竟不得其要領乃今觀公之撰如此則作者自命可也何必古同哉且公少時即好習

古文詞到今猶辭云未能也而僕習之又最晚重以性貪學識並謝上才豈克有造哉嗟予已矣初計出城得乘間一語此山游復以賞眺妨焉然中曲念之幸承剖論聊此布復自游歸便爾多俗不能更往爲別倘軫敎懷無忺嗣音

彼議論序事裂爲二者之說又 先大子昔存笥稿王維楨字允寧華州人國子祭酒槐野好摹訪大史公起止段落路逕宛然而胸中實無眞得且才力淺薄不異南粵王之黃屋左纛也孫季泉心

悅而誠服之以文章之事至存笥而觀止直出空同之上當時信之者且半焉私記槐野嘉靖乙未進士乙卯關中地震與朝邑韓邦奇三原馬理同日死

答茅鹿門書　　唐順之

熟觀鹿門之文及鹿門與人論文之書門庭路徑與鄙意殊有契合雖中間小小異同異日當自融釋不待喋喋也至如鹿門所疑于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則有說鹿門所見于吾者殆故吾也而未嘗見夫槁形灰心之吾乎吾豈欺鹿門者哉其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謂一切抹摋以文字絕不足爲也葢謂學者先務有源委本末之別耳文莫猶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論只

就文章家論之雖其繩墨布置奇正轉摺自有專門師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脈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今古隻眼者不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爲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疎鹵然絕無烟火酸餡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專專學爲文章其于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番來覆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眞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爲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詩爲諭陶彭澤未嘗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等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祇見其綑縛齷齪滿卷累牘竟不曾道出一兩句好話何則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況非其本色者哉且夫兩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謂繩墨轉折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者有

儒家本色至如老莊家有老莊本色縱橫家有縱橫本色名家墨家陰陽家皆有本色雖其爲術也駁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勦儒家之說縱橫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爲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于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于儒家然非其涵養畜聚之素非眞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勦說葢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

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楞焉而其言遂不久湮沒然則秦漢而上雖其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爲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然則吾之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乃其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也鹿門其可以信我矣雖然吾稿形而灰心焉久矣而又敢與知文乎今復縱言至此吾過矣吾過矣此後鹿門更見我之文其謂我之求工于文者耶非求工于文者耶鹿門當自知我矣一笑鹿門東歸後正欲待使旆西上時得一面晤傾倒十年衷曲乃秉夜爲此不已急乎僕三年積二十餘篇文字債許諾在前不可負約欲待秋冬間病體稍蘇一切塗抹更不敢計較工拙只是了債此後便得燒却毛穎碎却端溪兀然作一不識字人矣而鹿門之文方將日進而與古人爲徒未艾也異日吾倘得而觀之老耄尚能識其用意處否耶并附一笑

只六股便無限轉折○荊川底蘊已自和盤托出而鹿門一生但得其繩墨轉折而已所謂精神不可磨滅者終不得也緣鹿門溺于富貴未嘗苦心學道故只小小結果孤負荊川如此

與友人論文書

舒芬

文章家每不以芬無似謬以作文法是欲引而升諸莊騷太史韓歐之堂意則盛矣然芬竊有見焉典論失大本莫適主也不足爲文章家稱說唐人不知韓子曰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雖愈何敢望六經之文哉宋儒則是論紫陽朋公亦云六經治世之文豈不知易之興也當商之末世而風雅多夷王以下詩乎春秋則又遠矣目之以文且不可况槩論以治世乎老兄之論要亦未離此義恐古文當始于逍遙遊

諸篇而昌黎則大成矣六經未可以文法摹倣也書禮紀述帥事見道風雅咏歌以辭和律曾何句法章法不類之顧耶易始伏羲不知六畫奇耦其句法章法果安在耶春秋仲尼所筆削也簡者一字繁者僅三十五字其句法章法果安在耶故今之論文者動稱六經則亦前人誤之耳愚嘗以六經當以道論不當以文論此也惟是記誦不勤體認不明躬行不誠而求文擬作者之場未之有也蓋無記誦則古今上下禮樂名物器數無所證據無體認則天命人心之微王道霸術之幾無所適從無躬行則施設注措之畧操縱闔闢之權欲布之筆札之間而信于宇宙環海之内必一出一入而無親切有味之辭也韓子曰本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煙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吾取以爲法是耶非耶非也則大鵬圖南而培風怒飛莊生之說信荒矣芬以作文而主是三者則遷固不足多也苟不循其性而漫焉曰六經之文六經之文則不獨爲邯鄲之步也法言中說爲子雲仲淹平生之累矣伏惟忠始敎之

先夫子曰舒芬字國裳進賢人翰林修撰梓溪不欲以詞章名世而識力高華文有光芒不可掩處

秋記梓溪正德丁丑狀元嘗上疏諫南巡杖謫嘉靖初又以爭大禮杖謫年四十四贈諭德謚文節詳見明儒學案

與陸芝秀才書　黃省曾

省曾白紫芝秀才足下近承枉趾閒金生用出吾子贈顧王君仲問之歌推其文章直曰奇于天下夫友朋相酬問亦貴于吹揚然不宜如此之太甚也夫文之欲奇于天下也亦難矣前哲姑置弗論國初宋王誠意伯諸公博洽聰穎倫絕一世然又倥傯兵馬煎熬籌濟卒皆不能大暢以並于古人逮于東里徒持渾厚閒淡之體以主張後進而委靡不振之風亦由此而開矣至弘治間有羅公玘者好爲奇古而率多

怪險餖飣之辭居金陵時每有所造必棲踞于喬樹之巔霞思天想以搆脉意或時閉坐一室客有于隙間窺者見其容色灰槁有死人氣皆緩屨以出吾蘇都公少卿與伊乞厥考墓銘銘成告少卿曰吾爲此銘瞑去四五度矣今其所傳圭峰稿者大抵皆樹巔死去之所得也宜其趍曠今古而中契呂黎柳州者亦甚鮮矣至有不可讀句而誦者是乃好奇之膏肓也夫羅公好奇終其身而且不得以擅奇名于天下仲問者年始三十其爲文僅有數首亦不過談笑觴

俎率意爲之而已耳嘗見之生澀偏苦閒似釋氏之言然去俗趨幽是其長也奇且未得而安能遂擅乎天下之奇哉此吾子不思之過也又嘗見人稱頌之作稷契加于汚吏李杜獻于兒曹殆邪沈昏不可救藥吾子非其流也幸勿效之幸勿效之子若欲知當世能文之士愚雖不能了而所遊接者亦不下數十家各有門戶各有短長待吾暇日悉當抵掌而論省曾再拜

與胡弘甫書　王宗沐

久仰高明誠以一得見顏色怡然爲幸而執事執禮稱名乃皆過情則又惕然不安夫今稱師者非道德則文章下至一藝皆有師謂其能有以相長也僕之無足以益執事明矣而執事猶云云殊不自解然細揆俯意豈以世不求師如執事猶復云云姑以爲教耶又或以古者立闕雖土壘猶存之土壘之不經于治也而存之者志戒也若是則僕不敢辭何者以戒爲師則僕方居之况敢以逆執事以求師爲教則執

事之于世厚矣而僕又敢猥以鄙人之不能而遂之也惟執事之亮之也夜來舟中秉燭取佳作細讀一過珠璣琅玕粲然滿目學博矣詞古矣思深矣極往暢意將揚鞭頓轡相爭于屈賈之場而未知孰勝負也救災議反覆條暢深得古論體而才識亦高驅蹇文風騷富麗益近柳子而用意幽暢亦深是二作尤爲傑然夫文與氣學相爲律呂氣與養相爲升降自班氏以後作者如河沙而傳者不滿兩手指焉其難可知也執事才高驅逞有駕風鞭霆之力意濃轉折有極深鈎玄之情時有一二稍非短蹙然非大故也以是知執事之養固深也然于中細求則往往于談理處以史筆發之則所重在詞而理稍晦于平淡處以古麗施之則所見者華而質不稱僕揆執事豈常濃于讀史而淡于玩經矣乎無是則斯言大謬有之則似執事之病在是也不可不慮者也其細瑣曲折皆不可盡道然請道其大者夫文不可學不可作也自昔以來班馬韓歐以降麋精竭神白首不輟然卒傳者少也豈非以溢于既滿之後者則神體俱到

揆于詞氣之近者則形相不全耶又非以抽叩而出之者則諸體皆同執持而後就之者則渣滓未脫耶僕嘗觀于天矣天之星燦然文也其疏密適均理也有星而不均即非文也無星則均無所施即無理也是其合一者也故古之作者有困窮拂鬱之感則發爲悲慨之文有崇高佩玉之居則出爲雅麗之調以盡其情爲窮無短無長也以適其均爲則無濃無淡也有時當奇崛矣而意險思峻則離之乎者也之淺猶奇崛也有時當平易矣而情近意淺則雖極崛崒

牙之怪猶乎易也盖其學正故其神全其神全則其檢周其的然者從經而其傑然者從史無適不可是其所以傳者也倚于偏好者于模擬或縱其質之所近或從其氣之所偏則或遁或寒此禪家所謂不圓也昔人有之宮于蜀而其女墮于懸崖未死者父母去之猿狖相與食焉其女踰年遂長毛能飛後其父還而以爲死也以飯與肉祭之女飛食肉飯則毛盡落而墮還爲女也其所飛由其所長其所長由其所食也是學與文之譬也僕年十六好誦古書爲文二

十二歲始棄去稍好誦佛書入粵以來渾無得力乃始知凡天下文章事業非可力索縱索得之必有偏而未瑩之處故不若涵養功深停蓄力到則放之沛然此僕一辨之見聊爲執事道之也執事胸中萬卷不謂不富雄才立就不爲不多反而力于本原則痕迹彿髣悉能渾化而妖魔剩餕皆正法眼藏矣執事豈其于此有未辨而姑道僕之病者以相告即前所謂志戒者兹亦一事耶餘縷縷通侯面對之日備道臨發草草無次以頭巾語對大家聊爲旅中拊掌也

先夫子曰王宗沐字新甫臨海人刑部右侍郎敬所潛心理學充之而爲經濟皆有根本故其文精悍之氣出于紙上肇帨之綿睟乎其後矣　私記敬所嘉靖甲辰進士學案有傳

與友人論文書　焦竑

竊謂君子之學凡以致道也道致矣而性命之深窅與事功之曲折無不瞭然于中者此豈待索之外哉吾取其瞭然者而抒寫之文從生焉故性命事功其實也而文特所以文之而已惟文以文之則意不能無首尾語不能無呼應格不能無結構者詞與法也而不能離實以為詞與法也六經四子無論已即莊老申韓管晏之書豈至如後世之空言哉莊老之于道申韓管晏之于事功皆心之所契身之所履無絲

粟之疑而其為言也如倒囊出物借書于手而天下之至文在焉其實勝也漢世蒯通隋何酈生陸賈游說之文也而宗戰國晁錯賈誼經濟之文也而宗申韓管晏司馬相如東方朔吾丘壽王詼諧之文也而宗楚詞董仲舒匡衡揚雄劉向說理之文也而宗六經司馬遷班固敘悅紀載之文也而宗春秋左氏其詞與法可謂盛矣而華實相副猶為近古至于今稱焉唐之文實不勝法宋之文法不勝詞益去古遠矣而總之實未澌盡也近世之文吾不知之矣彼其所有者道邪德邪事功邪蔑其實而欲妄為之詞身居一室而指顧寰海之圖家蓋屢空而侈談崇高之饗非獨實不中窾乃其中疑似影響方不自快又安能瞭然于口與手乎夫詞非文之急也而古之詞又不以相襲為美書不借采于易詩非假塗于春秋也至于馬班韓柳乃不能無本祖顧如花在蜜蘗在酒始也不能不藉二物以胎之而脫棄陳骸自標靈采實者虛之死者活之臭腐者神奇之如光弼入子儀之軍而旌旗壁壘皆為變色斯不謂善法古者哉近世

不求其先于文者而獨詞之知乃曰以古之詞屬今之事此為古文云爾韓子不云乎惟古于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夫古以為賊今以為程故學者類取殘膏剩馥以相鱗次天吳紫鳳顛倒裋褐而以炫盲者之觀可不可也蘇子云錦繡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雜而紐之則綈繒之不若今之敝何以異此以一二陋者為之不足怪也乃悉聾盲以趨之謬種流傳浸以成習至有作者當其前反忽視而不顧斯可怪矣學古者如有道而已道之能致文

不文皆無意也、而況苟以冀人之知乎、僕雅不能文、又力薄塗遠、方圖其大者、而奚暇于此、輙因執事之論、一出其狂言、惟有以教之、幸甚、

先夫子曰、焦竑字弱侯、南京人、翰林修撰、博極群書、其文皆有法度、私記弱侯萬曆己丑狀元、爲東宮講讀官、爲忌者所嫉、調外任、里居著述、爲東南學者之宗、年八十餘而歿、時謚文端、詳見學案、

與王九難郎中書　丁自申

來諭文自秦漢而下、韓柳二家最爲近古、宋歐蘇曾王雖稱大家、其格局去古遠矣、此評文之斷案也、然愚以爲文之高下、因人而異、不獨于時爲然、卽秦漢之文、如戰國策遊說之辭、亦自與樂毅報燕王書、魯仲連不肯帝秦之對、辭氣逈別、仲舒天人三策、淵懿醇雅、視主父偃嚴安徐樂之說、又不可同日語矣、韓之于柳亦猶是也、讀柳之文、自梓人傳封建論數篇之外、其餘諸製、終涉俳體、造語類多苦思、尚未脫八

代氣習、而無韓子起衰振古之才、歐生于宋、雖自爲一代之文、若論其至者、自當與韓相頡頏、恐柳氏亦不得以唐之家數擯之也、蘇曾王三子、文各自有優劣、其優者可亞于歐、蓋一代一人之文、各自有至者、繫于人、不繫于時也、今世古作、獨稱關西前後二氏、見向所論、謂得秦漢奇偉之氣、此固無論韓歐也、然則仲舒淵懿醇雅之文、亦不足法與、以愚所見、談今之文而效秦漢之作、是越產而燕語也、夫燕語豈不奇勁有餘音哉、而以越人學之、則雖酷效窮年、有不

相似者不若就越語而求中原之正音則雖語之不燕無害也近見吳閩一二名公文集振理敷詞舂容典雅蓋一代之正音在是矣其集具在試與關西二氏較之其氣格之高下豈無可言者敢以請于吾兄質正倘鄙見有所未通則願高明更垂教焉

先夫子曰丁自申號槐江晉江人舉進士除部屬出守兩郡其三陵稿文和緩紆徐得歐之神萬曆間名家也（百家私記關西前後二氏指空同槐野吳閩一二名公謂遵巖晉江也）

答呂侍郎沃州書　莫如忠

昨荷瑤函之辱隨有報書當已徹覽茲復荷敎言知門下于樂道之餘兼多撰述誠切羡之夫文章正宗之續編僕平生正苦其繁蕪殊謬于西山先生之旨至于尤竊恨者以西山先生之見之卓而于古人論文本指尚覺隔一絡徑未敢遽質所疑于有識也夫文以載道其言出自拘學若孔子則曰文以足志又曰辭達而已矣夫文者言之辨而有理緒之謂也易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此理緒之辨乎經緯者也觀乎

人文以化成天下此理緒之辨乎德業者也彼各有當術如必求文于發揮性命之原潤飾太平之烈而後為合轍不已隘乎故六經載道亦即載事者也諸史載事亦即載道者也百家技藝各載其學術純駁雖不同科而槩以達辭足志云爾則惡可廢也西山先生之見則與是取之必求其理析之必歸于引經必差次仁義必標駁儒墨而後曰文彼莫近乎秦漢而先生自先秦策士之言各成其章者多擯不載至在國之取又似濫觴而不精皆僕之所未釋也夫文

章與時高下先覩其氣之醇漓定其格之今古而片言合作咸竭品題文斯備矣若但泥于載道則自六經以來文閼有間而至宋儒訓詁之言出其語性情心體特詳焉若日文在茲矣即賈董韓愈氏之作僅以數語合道而作者其不屑染者幾何此其說之未暢者也西山先生之意毋亦以為文壞于六朝故所選取正矯昭明文選之獘舉其言之支而麗者盡刪之似已然有文選所遺而正宗未盡入有文選之不可盡非者而正宗例之抑又何故至敘事議論之疏

別近世有辨之者僕以為非獨敘事議論之過于疏別而以辭命與敘事議論析而三之尤不倫也豈不曰辭命不當例以文士之言故特揭諸其首而不知辭命乃文章之一體與疏奏封事論贊記序等分為體裁則可而與敘事議論之凡例等可乎即辭命中亦孰非敘事議論之互見乎蓋凡史之記事皆敘事也其記言皆議論也此二者已足該文之義而必參以辭命幾于贅矣僕自屏跡蒿萊皆一究心斯藝今昔忘之因傳論所及不覺中熱于見僭然斯于門下抑末耳僕所欲請益者當不當是也惟亮而終教之

先夫子曰莫如忠字子艮華亭人歷官浙江右布政使崇蘭館文有家數固是名家 私記子艮嘉靖戊戌進士

明文授讀卷二十一終

明文授讀卷之二十二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讀

書七　論文下

與董宗伯　居隆

某客歲薄遊吳、與得因伯念令孫通賤姓名門下、辱明公開顏推誠、與之抵掌譚千秋業、津津弘獎、若以不佞某可與於斯文、某自知甚明、結髮操不律拈弄家貧少藏書、尠窺嫏嬛二酉之秘、腹枵如也、爲文不欲字摹句勦、優孟古人、好臨境寫態、隨物布形、脫落皮毛、鍊養神骨、而才不逮心、學不充力、以故速則傷易。長則傷冗。鬬藻則浮。馳氣則拈。鋪文則靡。印格則疎。流暢之意多。沉鬱之思少。一時或爲千秋賞難、近頗自知斯病、可得改圖、而復以年來壯心頓銷、世味行盡、形累既遣、名根亦空、大道可希、清都不遠、安事白首雕蟲、作王弼墓下生活、以斯欲燒筆研兀矣、枯禪即名山不收、文苑不劉、何害、東阿之不如左元放也、右軍之不如許遠遊也、休文之不如陶通明也、太白之不如司馬子微也、亦章章明矣、某自歸上一別、

歸便閉門、笋屐不通、交遊盡絕、環堵蕭冷、釜鬲累虛、麥飯菜羹、甘心窮約、不敢以八口干人、自惟上不能努力文章、立名身後、下不能拾取貴富、快意目前、第修身寡過、以還造化舊物、夫石戸披裘於斯兩者皆不用也、先生以爲何如、令孫北行掩關人坐不聞不及作一語贈行、茲王季夏編修人去便附此爲訊長者春秋高矣加餐自愛相望爲馳

擬與友人論文書　陶望齡

僕也寡非能爲文也與之言文猶未能學操筆而徒議八體雖然請以所聞與足下試揚搉之僕聞之曰發言爲詩者咏所志也登高能賦者頌所見也故詩人之賦外見而傳諸情文人之作內見而闡諸理由此言之文生于見已詞乃決之耳夫文以足言實猶言也今人有身歷之目見之而言者有徒傳聽而言者有意揣想決曰是將然而遂强言者生燕而言燕長楚而言楚無待飾其猶善也傳說者直之則漏飾

之則溢如盲者之說日月彼殆聲化焉見于意揣想決從事于臾臾之間者哉夫妄聽之而妄臆之而妄言之者文章家多然也博引旁合衹益爲妄知道者未始一盻焉故孔子之所謂詞達言有蓄也如水澄渟淵滙決決然其欲溢也導之而泓然爾縱之而鱗然固其源枯其實而又奚達焉凡文之組綴藻繪矜飾乎外者皆其中之無有者也凡文有優劣而無古今非文之無古今而其作者不可爲古今其善古者不必尊古而善尊古者不必卑今桓譚謂楊子雲書

過老聃而柳宗元又以韓退之曠蕩自恣楊子雲所不及雖推奬已甚然實有所契非苟相詡已也如三子者其見精粗自少懸隔如以詞雖雁行可也僕稚昧無知識溺流俗所聞每見漢以後書輒閉目不欲看後稍知其非就閱之深自悔恨乃知秦篇漢製不乏于後獨今所謂學秦漢者乃刺謬耳前代韓柳以降諸名家皆務去之者也而合焉不爲西京則已爲西京未有善于諸家者也工師引繩墨度材攻室堂寢奕然何必據虒祁而始稱宮撤其籓闢其廬何椎

于戶牖之殊構也然不獨唐宋之作異于秦漢即秦漢亦異于秦漢各發于竅而無襲乎吻異也而乃所以同故一紀載而左氏簡嚴國策宏與太史公加肆焉一封事也而贄策雄奇若鼂賈董江都劉中壘加粹焉江淹有言玄黃金碧亦合其美並善而已古今盡然何惑于後世哉必相摹而後有文是典謨以後商周不足稱渾噩又何論秦漢邪今世學者不勝貧窶終身守數十百字便爲博古不惟神氣意色去之愈遠而裒集累牘蔽以一篇作述如林僅出一手更

自推第動云西京建安以還淌洗欲盡雖盛世多材乎司馬子長之儔亦未宜若斯之衆也夫漢儒治經術議者謂經亡于漢令後世謂明多文士而西京之業壞于明僕甚憂之足下何以喻我

先夫子曰陶望齡字周望會稽人國子祭酒歇菴之文昌明博大一洗勦襲模倣之套蓋宗法陽明者也但陽明出之無意歇菴出之有意所謂大而未化累基至頂止不易耳私記不貫萬曆己丑會元探花在詞垣與焦竑袁宗道黃輝講性命之學以母老乞終養母喪遺疾而卒謚文簡學案有傳

與同年諸翰林論文書　徐禎卿

碧雲蘭若坐聽泉聲淙淙西山秋色間與公等譚及千秋咏快僕與公等幸際盛世職在詞曹其儔毋牽泥于朝會應制諸什阿狗耳目爲非苦不盡茲創牘竟其說蓋有諗乎僕者曰詩必三百十九建安黃初文必先秦兩漢故北郡崔書斷自漢魏以上作而合合而傳傳而可法之難如此子慎毋作近時人語其幾乎僕曰非也凡猝然出于田畯紅女漁樵牧子擔夫之口者皆詩也商賈經年去家萬里居者備述其

家事覼縷并勞其風波險阻在外勞苦安否行者度贏息幾倍村歸期久近囑家人謹視門蓋各題平安以相貽皆天下之至文也何者詩不必叶韻文不必成章道其性情肝膈之要而止也僕故近時人那不作近時人語而三代兩漢爲于是客有率然進曰近時某某詩人也某某能文某某兼能僕又曰非也僕謂那不作近時人語非謂他人謂身乃近時人耳嘗試論之自少陵而後無詩矣自昌黎而後無文矣入大明弘治間李獻吉始一振之當是時信陽何子心

說李力不敵也故名並李實不埒也呂穀偏師也薛鄭老師費財者也邊靡靡態其瑣瑣者也其在詞曹則王稚卿王允寧其最傑乎故僅工五律尺牘語耳又寥寥不數篇楊用修其學與著述至富而才則此外無論窮達顯晦凡其生存者其軒輊吾不敢論大都自古迄今代不數人又多阮公廣武之歎而子稱某某詩某某文何也客于是大駭曰子之言何矛盾也子前所言太叔之弛也子後所言商君之酷也子為政民奚所措手足乎且李杜韓柳而後其撰述

積案充棟者何物也近時之能詩文者豈盡山耕牧漁樵紅女下也子之言何矛盾也僕曰不也若亦知人巧之不敵化工乎彼之草木地之所植雨露所滋堅勁為松柏樞枏豫章豔為桃李芬馥為蘭蕙白典說風雅以逮本朝李獻吉是也其山茨野芳蔓草則耕牧漁樵負販委巷婦孺之猝然出口質登之家書寒暄語語實際若夫剪綴緝綵成花為牡丹為芍藥固不若蔓艸之出化工則今之詩若文是也故曰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不若醜女之能振怯夫之作力也是故僕于三代兩漢且不欲為而況近世時流之詩若文乎古人為古人今人為今人人自為人吾自為吾世人不曉事漫曰吟詩屬文噫其陋也即詩不吟即吟不詩即文不屬即屬不文若亦知化工乎于是客無以難也僕不佞輒復就公等印可

先夫子曰禎卿字公望宜興人隆慶戊辰進士官吏部侍郎其天遠樓集習氣深重私記當時推重獻吉率如此所謂何子昌穀薛鄭邊熊者何景明徐禎卿薛蕙鄭善夫邊貢熊過也稚卿疑是稚欽王廷陳字允寧

王維楨字也弘治七子何李徐邊外為康海王九思王廷相

與周竅六年丈書　何喬遠

別竅六有年、忽忽無所聞問、而道竅六起居于我者亨融也、亨融一行涖官、留心千秋之業、良可歎尚、不知竟坐何以、渠忠有餘耳、豈不及也、竅六鴻稚漁網、亨融騤並鶩歷、某于二子雖不敢望、然竟衛矣、豈造物者于吾黨將有所伸耶、不然、何遊于人世之詘也、竅六仕宦不遂、近聞刪定明詩以垂諸後、此一段久遠事也、前有選者、竅六丈視之有當否、大抵古今豪傑之士、其才情學問相去不遠、此可懸度而知、古人

固有過于今者今人亦有逾于古者譬諸器用衣服今人以古為精且備然于今又有變而日新者焉使今人一襲古初迂且固矣今北　南倭西而緬甸僕皆嘗見其字書觀其刻畫與整皆不失古者篆籀之遺蓋其先世以是傳之而　不能變也吾中國固亦以篆籀起者今變而為八分為隸為真艸在中國之人固以為失古之意矣然亦惟中國之人乃能變而為八分為隸為真艸若　之人則不能也此見之蠢而中國之人之化也起古之人與今之人

對今人必羨古人之精與古人亦必羨今人之俊奇譬如老少並立少者則羨老者之高年希其壽考而不得老者亦羨少者之芳齡愛其健爽而難逮儻嘗以是衡論古今之文章未可有軒輊也梁昭明築臺而選文選極所稱量然腐敗而色不鮮淺短而味不長者有之矣如今之驅駕而沉深者又少所見焉非古人之不能其時精采未開講論未遠古人亦自限于習氣而不知之也唐人之詩我朝人所選者莫備于品彙然皆取其氣醇而詞雅若餖飣綉組者而錄

之坐令唐人怪偉深奇之氣象不復並存後生粗學習見其書不得諸人全集而觀之以為唐一代之技如此而已稍欲自見其奇則曰非唐詩非唐詩大駭而笑之夫溫厚和平詩教也三百篇聖人之所刪定豈復可置瑕疵然溫厚和平詩之意也其中艱奇之字獨造之辭必費攷叶乃能得之則竟謂如餖飣綉組而已乎抑唐人之詩其怪偉深奇遺于品彙所選之外者固多其弱而腐且稚者集中殆亦不少律之為詩自唐人始又見創造之難而論詩者不可不審

也明此則不至于過尊古不過尊古則不至太卑今而選詩也不拘拘唐人籬下走矣欽六所選之詩某固未嘗得見又未嘗得欽六之意然某之意如此或欽六亦不遠也外拙刻數帙便中請教欽六或不私其後世之名以分與某某或可冀一大伸矣

答唐訓導汝諤論文書

錢謙益

謙益啟累辱過存未獲接奉復蒙不鄙賜之書教欲推避以文墨事衰遲失學無以承命欸息跛躃感然累日門下兄弟以雄才博學棹鞅藝苑所著古今詩解各出手眼務為世之承學啟聾發瞶其為功于斯文也可謂專且博矣反覆來教穿穴數千載極論本朝諸公而以王弇州為依歸殆以為至于斯極者門下虛懷下問不惜取道于瞽僕雖固陋亦嘗奉教于君子矣安敢閟其所聞不一二陳道于左右夫文之必取法于漢也詩之必取法于唐也夫人而能言之也漢之文有所以為漢者矣唐之詩有所以為唐者矣知所以為漢者而後漢之文可為曰為漢之文而已其不能為漢可知也知所以為唐者而後唐之詩可為曰為唐之詩而已其不能為唐可知也自唐宋以迄于國初作者代出文不必為漢而能為漢詩不必為唐而能為唐其精神氣格皆足以配古人其間為古學之蠹者有兩端焉曰制科之習比于俚道學之習比于腐斯二者皆俗學也然而文章之脈絡

並然如江河之行地代有其人人有其傳固非俗學之可得而亂也弘正之間有李獻吉者倡爲漢文杜詩以叫號于世舉世皆靡然而從之矣然其所謂漢文者獻吉之所謂漢而非遷固之漢也其所謂杜詩者獻吉之所謂杜而非少陵之杜也彼不知夫漢有所以爲漢唐有所以爲唐而規規焉就漢唐而求之以爲遷固少陵盡在于是雖欲不與之背馳豈可得哉獻吉之才固足以頓頓馳騁惟其不深惟古人著作之指歸而徒欲高其門墻以壓服一世矯俗學之

弊而不自知其流入于繆斯所謂同浴而譏裸裎者也嘉靖之季王李間作決獻吉之末流而颺其波其勢益昌其繆滋甚弇州之年旣富于李而其才氣之僥者逃之多名位之高尤足以號召一世然其爲繆則一而已今觀弇州之詩無體不具求其名章秀句可諷可傳者一卷之中不得一二其于文尤靡冗雜無一篇不偭背古人矩度其規模左史不出字句而字句之謬繆者累累盈帙聞其晚年手東坡集不置又亟稱歸熙甫之文有久而自傷之語然而歲月逾邁悔之無及亦足悲矣夫本朝非無文也非無詩也本朝自有本朝之文而今取其似漢而非者爲本朝之文本朝自有本朝之詩而今取其似唐而非者爲本朝之詩人盡蔽錮其心思廢黜其耳目而唯繆學之是師在前人猶仿漢唐之衣冠在今人遂奉李王爲宗祖承謬踵僞莫知底止僕嘗論之南宋以後之俗學如塵羹塗飯稍知滋味者皆能唾而棄之弘正以後之繆學如僞玉贋鼎非博古識真者未有不襲而寶之者也繆學之行惑世而亂真使夫人窮老盡

氣至死而不知悔其爲禍尤慘于俗學二十年來亦有知訾謷李王者矣學彌侚而譏彌下若近年之談詩者蒼蠅之鳴作于蚯蚓之竅遂欲以一隙之見上下今古公安袁小修嘗歎息曰少陵秋興元白長恨諸篇皆千秋絕調彼何人斯奮筆簡汰此輩無心所以眯目賢哉小修其所見去人遠矣嗟夫古學一變而爲俗俗學再變而爲繆繆之變也不可勝窮五方之音變而爲鳥語五父之逵變而爲鼠穴譬諸病症愈變愈新自良醫視之其所繇傳染要不離于本病

而已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豈能不追歎于獻吉哉門下力學撰文卓然有志于古學者也故敢爲門下誦其所聞願門下于古詩解毫本古人爲解詁而盡削去庸附會之語庶幾古學粲然復明于世其爲功于斯文也誰能尚之昌黎有云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僕學殖荒落文筆衰退于文墨事誠不足以當蚍蜉顧其從事于斯深思而詳說之蓋有日矣如世之叫囂跛扈掇前修以要名者自分無有惟門下裁而教之某再拜

復李叔則書　錢謙益

竹屋紙窗中寒偃臥繙李小有宋遺民傳目錄得河濱序文至宋存而中國存宋亡而中國亡撫卷失席曰此元經陳亡而書五國之旨也其文廻翔萌折纒綿惻愴晃立夫桑海錄序殆未能及私自嘆向者發叔則之名不意其筆力老蒼曲折一至于此每盱衡以豚學者浹兩月族孫侍御攜手教及霧堂全集至風林雪被扶病開卷感慨則涕泣横流賞心則權忭俱會幽憂之疾霍然有喜既而翻覆芳訊尋味詁言

緬懐豫州知我之言深惟敬禮後世之託不辭固陋作序一篇生平迂愚恥以文字媚人況敢膏唇岐舌以誑知已私心結轖偶多棖觸序有未盡輙復畧陳僕年四十始稍知講求古昔撥棄俗學門弟子過聽誦說流傳遂有虞山之學謏聞寡質重自慚悔老歸空門都不省記側聞中原士大夫颺何李之遺塵集矢加遺雖聖秋亦背而咻我而足下以不朽大業鄭重質問滄桑竹素取決于老耄之一言此其識見固已超軼時俗而追配古人矣夫文章者天地變化之

所爲也、天地變化與人心之精華、交相擊發、而文章之變不可勝窮、文至于昌黎止矣、陸希聲言李元賓于退之所得不同、不可以相上下、叔則謂唐宋之文不盡于八家、此知其變者也、是故論唐文于韓柳之間、未嘗無陳拾遺燕許曲江也、未嘗無權禮部李員外李補闕獨孤常州梁補闕也、未嘗無顏魯公元容州也、元和以還與韓柳挾轂而起者、指不可勝屈也、宋初廬陵未出、未嘗無楊億王禹偁也、未嘗無穆修柳開也、廬陵之時、未嘗無石介尹洙石曼卿也、眉山之時、未嘗無二劉三孔也、眉山之學、流入于金源而有元好問、昌黎之學流入于蒙古而有姚燧、蓋至是文章之變極矣、天地之大也、古今之遠也、文心如此其深、文海如此其廣也、竊竊然戴一二人爲巨子、仰而曰李何、俛而曰鍾譚、乘車而入鼠穴、不亦愚而可笑乎、仲默之言曰、文靡于隋、其法亡于韓愈、今爲仲默守祧者、曷不揭仲默之緒言、丹青而表著之、曰文爲何文、法爲何法、昌黎之所亡者何等、信陽之匡救者何術、病症的確、方藥分明、吾將掩口俯躬、攝齊而

從之不暇矣、此之不能、而徒禁人之議信陽、如軒轅之臺、射者不敢西向、何爲也哉、僕既已畏影逃虛、舍然于前塵影事、而猶覶縷相告者、良愍舉世之人、乘舟不知東西、望若叔則勿與聾人同遊、而曉示之以斗極也、來教諄復以昌黎李翺爲兇、聞命震悼、若墜淵井、循覽大集、大率虛懷樂善、貶損過當、則又伏而深思、以尺下學殖富、才力强、冥搜博採、出神入天、有能尺尺寸寸、從事而討、策騏驥于九阪之途、而閑之以秋駕、至則文苑之郵良矣、而世果有其人與、有其人而不知、則僕之耄悖也已甚矣、或者聊爾言之、不必有其人與、抑或有憑依焉、而姑爲之詞與、古之人無是也、昌黎門、近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習之曰、我有韓愈、非兹世之文、古之文也、非兹世之人、古之人也、古之君子師資相長、名實相別、愈則愈、翺則翺、陵燹谷塹、金銷石泐、而精神在天地間、浮與廬辭如爲燐熠熠、應時起滅、豈忍以千秋萬年不皆之軀、輕相傳麗、又施易以顯目當世哉、文章途轍千途萬方。符印古今。浩劫不變者。惟真與僞二者而已。僞體兹

多、狠蕣煩殖、有以獵兎園拾餖飣為經術者矣、有以
閒馬肆陳芻狗為理學者矣、有以拾斷爛蠹枯朽為
史筆者矣、有以造木鳶斫土龍為經濟者矣、真文必
淡、而陳羹、醨酒、酸漿、腐豉者、亦曰淡、真文必質、而盤
木、焦桐、卷曲、枯朽者、亦曰質、真文必簡、而斷絲、折線、
尺幅、窘窄者、亦曰簡、真文必平、而涔蹄、牛踪、行潦、紆
餘者、亦曰平、真文必變、而飛頭、岐尾、乳目、臍口者、亦
曰、變真則朝日夕月、偽則朝華夕槿也、真則精金美
玉、偽則瓦礫糞土也、不待比量、而區以別矣、陽鰥之

魚、不若蓬池之鱠、有口者知之、而易牙不知、瓦釜之
鳴、不若洪鐘之响、有耳者知之、而子野不知、豈有是
哉、明朝之文、祖唐而稱宋、槃槃乎統系具在、圖牒微
。今將詢于介衆、謀之道路、家自立埤、人各負尸、而茫
然未有適從、易曰、或之者疑之也、豈叔則于此、猶有
或而疑歟、抑亦巽以自下、未敢質言歟、帝車冥冥、堀
紫錯互、叔則不以此時金斷鵝決、示斗極于中流、而
又奚待歟、伏勝篤老、師丹多忘、斯文未墜、所跂望于
達人良厚、唇燥筆乾、意重詞滿、扶病點筆、畧約累紙、

要以下上今古、由尊志意、非布席函丈、明燈永夕、固
未能傾倒百一也、生平恩門良友、多在關中、宿艸窮
塵、西望於邑、季心一奇偉男子、生困葦笥、死阨汗簡、
老人不死、尚能奮筆令黃壤生白虹也、山川間之、努
力强飯、愛而好我、無金玉爾音、

思舊錄曰錢謙益字受之常熟人主文章之壇坫
者五十年幾與弇洲相上下其叙事必兼議論而
惡夫剿襲詞章貴乎鋪序而賤夫雕巧可謂堂堂
之陣正正之旗矣然有數病濶大過于震川而不

能入情一也用六經之語而不能窮經二也喜談
鬼神方外而非事實三也所用詞華每每重出不
能謝華啟秀四也往往以朝廷之安危名士之隕
亡判不相涉以為由已之出處五也至使人以為
口實掇拾為正錢錄亦有以取之也余數至常熟
初在拂水山房繼在半野堂絳雲樓下後公與其
子孫貽同居余即住于其家拂水時只言韓歐乃
文章之六經也見其架上八家之文以作法分類
如直序如議論如單序一事如提綱而列目亦不

過十餘門絳雲樓藏書余所欲見者無不有公約余爲老年讀書伴侶任我　太夫人荻水無使分心一夜余將睡公提燈至榻前袖七金贈余曰此內人(即柳夫人)意也蓋恐余之不來耳是年十月絳雲樓燬是余之無讀書緣也甲辰余至値公病革一見即云以喪葬事相託余未之答公言顧鹽臺求文三篇潤筆千金亦嘗使人代草不合我意固知非兄不可余欲稍遲公不可即導余入書室反鎖于外三文一顧雲華封翁墓誌一雲華詩序一莊

子註序余急欲出外二鼓而畢公使人將余草藁作大字枕上視之叩首而謝余將行公特招余枕邊云唯兄知吾意歿後文字不託他人尋呼孫貽與聞斯言其後孫貽別求于龔孝升使余得免于是非幸也是時道士施亮生作法事燒紙唯九十二字不燬公巳八十有五人言尙餘五年亦有言九十乃卒字之草也未幾果卒

復曾叔祈書

曾異撰

前者手教之及其適海游梅溪歸而讀之作數日喜時方小春梅使未發是以報章遲之頃者又接來翰不知何日得與叔祈西窓剪燭盡其所懷每歎腐史於張子房敘其所淑之豪爽圯下之溫文與夫辟穀仙遊之霞舉天外其贊之不容口至想像於其狀貌不知史遷此際如何想象遷之生後於子房所云狀貌亦不過於傳聞得之伊人宛在暗中摸索愚謂此中大有回味乃不佞於叔祈無論生同時又爲一家

之人今手札之往來者三乃吾竟不知叔祈作何狀彼此懷抱中各有一我家某某明明於心目之前但須一相見各出一意中所懸想暗索之人印而合之想明秋把臂時當啞然一笑也來書喜柳宗元二義云柳子厚敢於自負謂能馳騁百家又云我讀書無觝滯愚謂未有讀書觝滯而可謂能馳騁者然所謂馳騁者亦謂踐踏而蹂躪之我一落筆而諸子百家無能出一爪甲於吾之紙上者也是以春容蹀躞則紫燕百氏步偃草粱蹄足香潤迫乎怒馬獨出則輕

足躪車輪跡所蹶而草無剩蒐澤鮮留麋以斯而論
則雖與百家爭道而馳猶非其至況竭蹷以尾其後
又其甚者尾之不得而拾羽捋蹴迺踐踏蹂躪於彼
者哉若夫八股制義而必以速肖於四子者爲正無
論以今人而爲四子之言決無能肖之理卽前此之
摹擬而肖者莫如湯許然使湯許而生于今時正不
知如何以爭氣先決不肯獨守其必不售之槩也明
矣愚意今之帖括當如古人引詩之例隨其興會而
解之愚近喜讀左氏傳凡左氏引詩皆非詩人之旨

然而作者之意趣與引者之興會偶然相觸殊無關
涉精神百倍此非詩人之情而引詩者之情也後之
訓詁註疏者自舍其情而狥聖賢之貌而今之爲帖
括者并舍聖賢之貌以狥虖訓詁註疏者之貌轉轉
相摹愈求肖而愈遠夫莊周申韓者爲老氏之帖括
者也莊周之汪洋自恣已與於老之冲穆高潔申不
害韓非則其去之愈遠而識者以爲眞老氏之徒夫
今之爲四子之言者而能如莊周申韓之於老氏則
無論不必舍四子而狥乎訓詁註疏與夫諸子百家

併不必舍我而狥虖四子者之言此叔所前書所謂
無情人不能文情眞而文亦眞者也所凍燭深兼之
石棘腴言韓說惠而教之前者乖賜襪材納於踵決
之履華而温矣

答夏彝仲論文書　艾南英

別彝仲三年而會於婁江又相將入淞水舟中快談上下數千年雖間有異同度其同者聖人復起不我易也度其異者彝仲將來終與我同日前所異自彝仲之過不忠彝仲不我從也使來援兄救三復思之首尾結意皆在修辭二字而其究竟一說則要歸于獻吉于鱗元美三子以爲三子皆能修辭未可非而末後言辭之究竟則曰句字崇飾而已矣嗟乎吾兄何其視古人太輕視今人太重耶夫以司馬子長劉

向昌黎永叔之文兄舍其根本六經與其法度章脈變化生動雄深古健之大者不論而曰止於辭則視古人太輕也且又取易詩書春秋三傳而亦曰是皆古聖人飾字而爲之則視古聖人又太輕也因而及於浮華補綴塗東抹西左剽右竊取史漢句字割裂而餖飣之如今之王李者皆得附於聖人修辭之古是又視今人太重也兄以句字崇飾盡修辭之義則請爲兄先言辭之原而又以劃盡辭華歸之平淡者爲非則又請與兄言古文之辨可乎子曰修辭立其

誠未聞以敷華爲誠也又曰辭達而已矣未聞以雕歷駢麗爲達也書之言曰辭尚體要有體有要則今日章者結撰之謂而非以餖飣剽竊句字爲體要也蓋古人之所謂辭命辭章者指其通篇首尾開闔而言非以一黃一白一朱一黑儷字駢音而謂之辭如此則古今文章何必司馬遷劉向何必昌黎永叔只一六朝人可謂辭華之極矣則兄且銖銖而法之乎即如太史公弟與兄所首推者然每讀其文譬之神龍行天雷電恍惚而風雨驟至百昌萬物承其汪濊

皆各有生動姸澤之意此豈可以句字求之今試取史記去其所載尚書左國及屈原長卿騷賦之文而獨取太史公所自爲贊論序畧者讀之其句字可謂惘質無華矣太史公豈不能效易效書效詩效三傳而爲之乎無他時代各有所至效昔人而贊其句字未有不相率歸于浮華者若兄之所謂俚雅則有今矣每見六朝及近代王李崇飾句字者輒覺其俚讀史記及昌黎永叔古質典重之文則輒覺其雅然後知浮華與古質則俚雅之辨也百物朝夕所見者人

不注視也則今日獻吉于鱗元美剽竊成風之謂也用功深者收名也遠不為當時所共怪則必無後世之傳則韓歐大家與今日有志斯道力排陳言不為浮華補綴之謂也蓋所謂陳言所謂浮華者韓則指晉魏齊梁而言歐則指唐季五代而言今日之君子則指王李而言其為戛戛乎陳言之務去一也其為用功深為當世所共怪一也其推尊司馬遷劉向賈誼董仲舒者得其雄深渾健古質而幽遠非若王李之推司馬遷劉向得其皮毛剽竊塗抹使十歲豎子

皆能貸其辭竊其字而遂謂之修辭也然則兄之所示乃弟之所以尊韓歐畢王李耳弟之所謂陳言兄以為修辭可乎弟以古質尊史漢兄以浮華尊史漢可乎若夫篇不擇句句不選字餖飣而出之則王李是已古之人未有也即學韓歐者亦未之有也至於以平淡為非則兄悞矣夫平淡古質不為浮華者也文之別稱也兄知古文之所以名乎今之時以碑銘序記傳為古文對八股時藝而言耳古人未有八股時文所稱古文者安在如以碑銘序記為古則韓歐

有之王楊盧駱輩皆有之歐陽公得舊本韓文乃始知為古文其序蘇子美曰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乃在其後蓋昔人以東漢末至唐初偶排摘裂填事粉澤鮮麗整齊之文為時文而反是者為古文譬之古物器其艷質必不如今此古文之所為名也若以辭華為古則韓之先為六朝歐公之先有五代皆稱古文矣今之王李其文無法其句甚鮮其究也甚腐吾嘗取其稿觀之掩卷而觀其題輙能測其中所用官名所用地志所起所收若何什不爽一後生

小子不必讀書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後四部稿每遇應酬項刻裁割便可成篇驟讀之無不鮮華濃麗絢爛奪目細按之一腐套耳兄以為時文乎古文乎韓歐復生戛戛乎陳言之務去必自王李兩人始世間聰明學問不多得兄高視闊步奈何一以輓近自安如斯也至於以山水平遠衕術坦直為文之極者弟何嘗有此語得無見批刻中有平遠堂社序而舉其一說以相難乎此因題發義且為近日作時文詭僻者論耳非論古人也然即就兄論究之則山之巉

險壁立絙而度棧而行水之怒濤飛沫此惟一氣爲萬物母者能之蓋元氣磅礴隨物賦形東坡所謂非平淡也絢爛之極也此豈祟飾句字所能得又况乎古所謂辭者非祟飾句字之所盡乎元美晚而自傷其文稍進而兄與人中必言其不然恐元美有靈亦不以二兄爲知己也此不必細辨獨人中爲兄所愛兄宜教之誨之抑之抑之使其氣静而心細無徒如泛交者一呼百諾也

再答夏彝仲論文書　艾南英

舊冬於閶門得兄手札云人中書不必致致必復復必甚嗟乎兄與人中泛交耶抑知厚耶如以爲泛交則兄作此回護奇可也如以爲知厚則兄宜哀人中之不暇教之誨之誘進於學問無使爲識者所譏笑然後可乃欲以痛癢不關之人施之人中則兄朋友之誼如是而已至謂梓其書以傳則人中亦梓其書以傳此又不然夫古人往復辯難之書有兩是而可以俱存者如朱子於陸子静之無極太極於陳同甫

之王伯柳子於劉禹錫之天論是也有兩非是而不足存者則近日李何之論文如夢中人對人說夢是也兄以爲今日弟與人中兩是耶兩不是耶弟所據者尊所持者確人中從此自暴自棄則已矣若人中稍知嚮往日進歲異則固將悔之不暇何暇以其言與人角勝負乎海內識者有以窺人中之深淺又無論也雖然弟讀書三十年中間慨而悔悔而又慨然後乃得古文正路而由之由之而又患其不能如古人者亦三十年於茲也人中乃欲尊奉一部聄明文

選一部鳳洲滄溟集弟所視爲臭腐不屑者而持此
與弟爭短長又欲盡抹宋人即歐曾大家不能免可
謂病狂喪心矣兄不怪責之而僅欲處弟處人中於
兩全之地又矜負人中眞若與弟對壘者則兄之罪
亦不薄矣大約時文不論高卑皆可逢世若古文一
道則兄即千蹊萬徑水窮山盡終不能逃弟範圍人
中於時文近日名流中無此辣手無此靈異若其所
作古文所論古文則一與腐卑陋剿襲塗抹之學而
已願兄教之也震川集弟竟未暇細閱兄所評然大

約不欲兄急躁讀之蓋此老留心史記慕神慕境假
道於歐歐者史記之嫡子而此老則歐之高足也願
兄澄心靜氣日取史記左傳反覆讀之看古人所以
爲古人者何如然後日取韓歐兩集看兩公之所以
摹古人者何如然後泛及於宋餘諸公則不待比擬
而皆合矣然後又泛及於有明諸公又泛及於近日
荊川遵岩震川數公然後以較王李眞若一入芝蘭
之室雖非古清廟明堂而芳潔自在一若入糞廁圊
肆腥穢撲鼻吾知兄之于王李吐棄之不暇何暇與

弟爭乎大約古文一道自史記後東漢人敗之六朝
人又大敗之至韓柳而振至歐曾蘇王而大振其不
能盡如史記者勢也然文至宋而體備至宋而法嚴
至宋而本末源流遂能與聖賢合恐太史公復生不
能不撫掌稱快至元與明初而有振有不振至嘉隆
之王李而大敗得震川荊川遵巖救之而稍振此確
論也雖太史公復生不能踰吾言願人中細思之耳
但見兄所抹震川一二道學語則此又一說道學語
錄入之古文序記傳誌中則不可入之上執政等大

書則不可若入之平常柬牘中則無妨蓋平常柬牘
半雜方言半雜俗諺古人且有用小說及世說新語
者矣選柬牘又當別論也今將震川集壁上佳製且
留在弟處弟十一月盡至杭看房稿六七千首日日
欲慟哭蓋近日濫惡腐穢餖飣剿襲之文皆依附豫
章豫章之可恥何至如此推其由來周介生之罪過
不少弟言之介生天如必不受且以同室操戈責弟
若兄言之二兄必聽信幸一救正之蓋介生有功於
萊陽有罪於豫章其有功於萊陽者乃其有罪於豫

章也蘇州王虎鳴鄭速二兄爲政弟選不過百六七首其非經弟選者二兄代弟作評殊覺不妥今杭州選出弟刻除惡道救正吾黨其功不小此非特書賈之利也

答陳人中論文書　艾南英

人中足下向在斐江舟中獲仲示我足下時藝數首不佞讀之頗覺落想與人雖中間操縱未純然處爲此不難及在舟中見足下談古文輒詆毀歐曾諸大家而獨株株守一李于鱗王元美之文以爲便足千古其評品他文皆未當不佞心竊嘆足下少年未曾細讀古今人之書而顛倒是非需之十年後足下學漸充心漸細漸見古人深處必當翻然悔悟目前不必與之諍也及足下行後則從友人得見足下所爲

惜心賦乃始笑足下嚮往如是邪此文乃昭明選徵中之至卑至陋歐曾大家所視爲臭惡而力排之者不佞十五六歲時頗讀昭明文選能效其句字二十歲後每讀少作便覺羞愧汗顏而足下乃斤斤師法之此猶蛆之含糞以爲香美耳故張口罵歐曾爲宋景濂歸震川荊川足下所寶持如是不足怪也及使者來發足下書本欲置之不辨然不佞憐足下之才而又哀足下之未學憫足下之墮落則不得不正告足下足下書甚冗然其大意乃專指斥歐曾諸公以

爲宋文妓近不足法當求之古而其究竟則歸重李于鱗王元美二人耳何足下所志甚大而所師甚卑也足下謂宋之大家未能超津筏而上又謂歐曾蘇王之上有左氏司馬氏不當舍本而求末夫足下不爲左氏司馬氏則已。若求眞爲左氏司馬氏。則舍歐曾諸大家何所由乎。夫秦漢去今遠矣。其名物器數。職官地里方言里俗。皆與今殊。存其文以見于吾文。獨能存其神氣耳。役秦漢之神氣而御之者。舍韓歐奚由。譬之于山。秦漢則遙山絕島也。去今既遠。猶之

有大海隔之也。則必借舟楫焉而後能至。夫韓歐者吾人之文所由以至于秦漢之舟楫也。由韓歐而能至于秦漢者無他。韓歐得其神氣而御之耳。若僅取其名物器數職官地里方言里俗。而沾沾然遂以爲秦漢。則足下之所極賞于元美于鱗者耳。不佞方由韓歐以師秦漢。足下乃謂不當舍秦漢而求韓歐。不佞方以得秦漢之神氣者尊韓歐。而足下乃以竊秦漢之句字者尊王李。不亦左乎。足下曰舍舟不登而取舟中之一艦一艫濡裳而泳之曰吾不藉津筏而

舟渡也不可也以爲藉韓歐而至史漢猶之乎一艦一艫也是不然我既得其神而御之矣何津筏之有昌黎摹史遷尚有形迹吾姑不論足下試取歐陽公碑誌之文及五代史論贊讀之其于太史公蓋得其風度于短長肥瘠之外矣猶當謂之有迹乎猶謂之不能徑渡乎若乃竊史漢之句字自以爲史漢在是矣是今之王李乃足下所謂一艦一艫舟中之一物耳足下又曰宋文好新而法亡好易而失雅夫文之法妓嚴孰過于歐曾蘇王者荆川有言曰漢以前之

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于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宋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乎嘗三復以爲至言然不佞極推宋大家之文以其有法而其稍病宋大家之文。亦因其過于尺寸銖兩毫釐不失乎法。視史漢風神。如天衣無縫。爲稍差者。以其法大嚴耳。宋之文由乎法而不至于有迹而太嚴者歐陽子也。故嘗推爲宋之第一人。不佞方以法大嚴稍病宋人而足下謂其無法足下讀古人書潦草

如此不亦可笑乎若乃王李之文徒見夫漢以前之文似乎無法也竊而效之決裂以爲體飣餖以爲詞盡去自宋以來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爲一種臃腫窒澀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意卑其語澀乃眞無法之至者而足下以爲有法可乎足下以賦病宋人誠是矣然天下安有兼材必欲論賦則奚獨宋人自屈平而後漢賦已不如矣楚以下皆可病也然則足下悄心賦何不直登屈氏之堂而乃甘退處于六朝排對塡事柔靡紛澤如是而譏宋賦恐宋

人不受也宋之記誠有如賦如文者然亦其一二耳以此而病全宋是猶見燕趙之醜婦而遂謂北方無美女見吳之粗綺敗絮而遂謂江南無美錦等耳如是而以變亂古法罪宋人宋人不受也足下又引李于鱗之言曰宋人憚于修辭理勝相掩以爲宋文好易之證然乎則曰孔子云辭達而已矣未聞辭之凝氣也辭之凝氣爲東漢以後駢麗整齊之句言耳彼以何字爲辭而不知古之所謂辭命辭章者指其首尾結撰而通謂之辭非如足下之以矜句飾字爲辭

也故曰辭尙體要則章旨之謂也足下必以好易病宋而以文之最者必難遂謂易經時代最上古其文最難書詩次之春秋又次之禮經出漢儒故其文最條達居六經末以是爲經之差等以是爲時代之升降審如此足下悞矣足下云易修辭最難時代最古故文最高書經次之足下讀書夢邪醉邪易雖自伏羲然一畫耳未有文字彖爻辭皆文王周公所作故謂周易尙書自堯舜始次夏次商乃至周去文周彖爻辭乃在千歲之前足下謂書在易後時代稍後文

遂稍不難而次于易經何謬至此也且易之爲經原由象數其體自與衆作異若果以難爲勝則周公之書如洛誥召誥大誥多士多方立政及大小雅頌等書當時何不倂作爻辭體盡取初九初六潛龍牝馬之說入之邪足下又謂禮經出漢人故文最條達以爲文之高者必難卑者必易時代遠者必難近者必易之証如此則何必漢儒禮傳也孔子孟子可謂條達矣孟子想足下所不屑至于孔子足下宜稍恕之得無以條達遂爲論語病邪抑足下生平不悅宋儒

遂併孔子論語視同宋儒語錄。不復論其文邪。抑可謂孔子生春秋時。故其文遂不及易經不及書詩邪。且孔子左丘明同爲春秋人。而論語條達不同左傳何也。又不同後之公羊穀梁何也。然且無論論語。卽易經上下繫傳皆出孔子。其語皆條達。不似文周彖爻。則足下亦將抹去孔子繫辭。不入易經。獨存文周彖爻辭邪。文各有所主。各有時代。唐宋之不肯襲秦漢句字。猶孔子之語必不爲易書詩也。如此論文。足下必當以楊雄太玄唐樊宗師宋劉幾之文爲最矣

無怪足下之貿貿然無所之也。然足下所尊奉容峒鳳洲乃正嘉近時人。則似不必遠語上古也。足下又云唐後于漢。故唐文不及漢。宋後于唐。故宋文不及唐。如此則我明便當不及宋。又何以有陳人中。又何以有人中嘐嘐然所尊奉之王李邪。宋之詩誠不如唐。若宋之文則唐人未及也。唐獨一韓柳。宋自歐曾蘇王外。如貢父原父師道少游補之同甫文潛少蘊數君子皆卓卓名家。願足下閉戶十年。盡購宋人書讀之。然後議宋人未晚也。足下又曰江之行。瀧瀨最難。勢拔奇至于海則平易坦直。得金焦障之以比功北地濟南爲能與水爭順流反逆之勢。嗚呼是何謬邪。夫今之論文者。譬之論水。不必論瞿塘。不必論金焦。當論其有源耳。江水惟有源。故至瞿塘而能險激。至金焦而能洄洑。至海而能汪洋浩渺。魚龍百怪。學之有源者。何不可之有。自北地濟南之文出。學者束書不觀。止取左國史漢句字名物。編類分門。率爾成篇。套格套辭。浮華滿紙。如今市肆買壽軸祭文。文字者然。足下以爲北地濟南之文難邪易邪。與水爭勢

順流邪逆流邪。使其勢難。其文奇。則不應無限代作秀才。供應衙門。皆能效之也。然則吾將反足下之言而告足下曰。獻吉于鱗元美。譬則兒童也。羣從而嬉甚樂也。父師將責之以詩書。則蹙額相向。何則。束于法也。彼畏宋人首尾開闔抑揚錯綜之擬。而不能爲也。畏宋人之古質朴淡。所謂如海外奇香。風水齧傷木質將盡。獨眞液凝結。而不能爲也。國無法則亂。家無法則譁。故卽以此語勸人。中立身立文于聖賢禮義之中而已。足下又痛詆當代之推宋人者。如荊川

震川遵巖三君子嗟乎古文至嘉隆之間壞亂極矣三君子當其時天下之言不歸王則歸李而三君子寂寞著書傲然不屑受其直口觝詆不少易志古文一綫得留天壤使後生尚知讀書者三君子之力也足下何故而苛求之其文縱不能如韓如歐乃遂不如王李受足下一盼邪且足下于三君子中稍恕遵巖謂其少師秦漢此言亦謬矣遵巖少時抄襲秦漢何字其後悔之乃更作古文其少作今無一字在集中矣足下何從見之遵巖以其少作爲臭腐而足下

羨嘆之然則足下乳臭時更勝足下今日邪至于宋景濂佐太祖皇帝定制度修前史當時大文字皆出其手我朝文章大家自應首推其文或以應制故不甚暢其所言或一二率爾應酬由自門人編錄者則誠有之要之師摹歐曾不可誣也足下姑取其序記傳之作者讀之可及乎不可及乎景濂雖未足盡我明之長然自今論之未見有勝景濂者而足下又痛詆之何也震川集願足下遲遲其論足下學至震川文至震川時駁之未晚今恐尚懸絕足下之論止此故答足下亦止此計足下之病源皆由不知古文二字業于與仲書中言古文之詳不再述也足下驕矜豢養不能遠從明師足下之鄉有婁子柔陳仲醇兩公雖未得韓歐之深然皆能言其本末足下備贄往請爲師得其一言晝夜思之思無越畔然後讀書十年徐徐與不肖論文未爲晚也

思舊錄陳子龍字臥子初字人中華亭人爲紹興推官撰　先忠端公祠堂碑銘余邑有疑獄余一言臥子遂出死罪二其相信如此吳兆勝之獄臥

子望門投止牽連甚衆人以比之張儉焉臥子少年之文恃才縱橫艾千子與之論文極口鄙薄以爲少年不學不宜與老學論辨自取敗衂海內文章家無不右千子以余觀之千子徒有其議論其摹倣歐曾與摹倣王李者亦唯之與阿臥子晚年亦趨于平淡未嘗屑屑于摹倣之間未必爲千子之所及也

再與周介生論文書　艾南英

六月杪從陳元夫接兄臘月二十六日手札乃知弟二度寄兄書皆未達而兄首賜弟書亦爲人浮沉元夫所傳則弟拜尊教之始也嗣從南京書舖廊舍親又拜兄長牘併沈飛仲書何日之中兩捧瑤函喜極而舞嗟乎海內執詞盟者不過數人與兄對譚猶敢含糊不盡乎弟前書中大約謂海內今日尊崇大士大力者更不如其渾古高朴師法六經秦漢者何在而僅摭拾其一二輔嗣子玄幽渺詭俊之談相與雕

琢模糊其至學繁露者竟以杜撰爲繁露習郭註者竟以杜撰爲郭註稍進者亦僅留心何字使其俊詭而先秦西漢高古拙淡之氣亡矣使人寃大士大力爲晉魏抄手猶可言也使人置六經秦漢不道而降爲六朝之卑弱纖俊軟靡巧儷之文向時韓歐大家所擲棄不屑而力排之者今反奉爲蓍龜又見之制舉業則文氣之卑乃自吾輩始之兄以爲此罪將安歸乎善乎兄之言曰世之將治其文多仁孝忠厚之言世之將亂其文多陰謀詭　之譚此語非特謗吾

輩者不知即尊奉吾輩者亦不知也再論風氣之遷有極有漸極者勢之所畏而漸者機之所當預防兄以爲今日猶漸而未極乎向者學我而死尚在草澤今皆在三百進賢冠矣取鼻祖之形而傳之日傳一紙十失其五日傳十紙非復吾祖矣鼻祖之形如故也非吾祖而以爲祖子孫之罪也不責其子孫而特罪其祖曰是其形固多變也有甘受其獄者乎承示經選一選宜早行之弟當極揚其旨使我輩之文與三代同風即弟有文定文待二選不可以弟故而滯

兄之傳恭弟選意在存一代之文使人得覩制藝中後先升降之變兄以經翼題篇宜簡核而精志在存經不在備選也接兄札又喜兄爲我覓得沈飛仲此書弟久爲人所誤羈閣三年有飛仲弟事畢矣至于兄所謂更有進焉者此事大有商量不知兄所掄經子史三集已成書否弟已手訂秦漢以來至元文爲歷代詩文選又訂國朝諸公爲皇明古文定矣所恨波神妒我半爲所壞今將復理舟中所失恨匆匆無暇遠遊與兄面訂然弟則謂古文一道今時士子半

為時集所眛封閉塵腐無出頭之日雖日告之以先
王仁義禮樂之古無奈其虛氣所至不能復知妍媸
之所在弟意特謂告人以古文人必不能盡知千古
文章獨一史遷史遷而後千有餘年能存史遷之神
者獨一歐公歐公之文每提耳而命之人不知也况
欲其遍讀古人之書而知好乎弟于歷代詩文及皇
明古文定二書外又有文嬾文妖文腐文兇文戲五
告以為正告人以古人不能知取文之無當者告之
則人知避矣人人知避必發憤讀書讀書然後知古

人高深誠拙之所在不復為浮華補綴無根本之言
矣文剿者弟嘗笑謂左國史漢為人生吞活剝固其
當然然竟不顧義類之所安往往出自大老稍衆一
二太史公曰予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蓋相去
千年疑其人之有無也每見容峒鳳洲為人作誌銘
輒曰蓋聞嘉靖年間有某老先生云此亦豈千年後
疑詞邪先漢兵農婚喪大費皆取給焉翊扶風京兆
今朝廷大事戶工二部實為之于大興宛平無與也
輒曰無以佐縣官之急可乎不可乎十行之中非左

國史漢不道我朝一代官名一部郡縣為數公改換
後世竟不知有順天應天知府知縣矣此文剿也而
太倉歷下之文為多文腐則古之客難解嘲賓戲七
啓七發之類而今時尤衆每笑謂友人京山李本寧
為人作詩序輒就其人姓氏起首使此公作我姓艾
人詩序必當筆窘矣凡此真文腐也文妖則以楊子
太玄為首而近日如文翔鳳所作古文辭及他同類
者附之與夫毀謗孔孟之人皆在焉文兇則諸家墓
誌蓋美飾非顛倒朝政相為賢不肖之論也以文為

戲坡公不免作俑而袁中郎為甚今皆類成一部五
種出而後天下知古人矣恨不時同兄面商也後場
選願兄止之我明之傳傳在前場耳論敷衍排比惟
恐不多兄以為古有此體乎表濃麗而絕無疎淡流
水之致策取分柱立比兄以為古有此體乎至于人
文聚二選則願兄以割愛為主割愛之意與經翼相
輔而行不然猶恐以吾輩為口實也兄選領訖獨兄
所許拙稿弟並無一冊今又檢來書不見有便再寄
一帙胸中如積不覺娓娓想兄讀之當我兩人一夕佳話也

與聶雙江書　　張岳

錢令過敝邑辱賜今年鄉書洋洋乎其言之也披卷疾讀心豁目開然其中有可疑者不能默默大抵今之論文章者必曰秦漢蓋以近時之軟熟飣餖爲可厭也講讀者必曰自得亦以傳註之拘滯支離學之未必有得也夫眞能以秦漢之文發其胸臆獨得之見洋洋乎通篇累牘而于根本淵源之地未必實有得焉君子未敢以作者歸之也況所謂秦漢者乃不出唐宋之尖新稍有異于今之軟熟者爾實亦無以

異也暗鬱而不章煩複而無體奔走學者于詭誕險薄之域反不若淺近平易猶得全其未盡之巧之爲愈也秦漢之文見于班馬氏所載多矣其深厚醇雅之氣明白正大之體曾有一言一字詭誕乎哉今之自詫爲秦漢者恐未必于班馬之書有得也有得于中則其發也必不掩矣乃欲厚自與而疑學者其亦可悲也夫自得之言出于孟子其意亦曰漸漬積絫自然有得爾夫豈必于排擯舊說直任胸臆所裁而謂之自得哉三代而下數聖人之經秦火之後人自爲說至程朱始明矣雖其言或淺或深或詳或畧然聖人遺意往往而在學者不讀之則已如其讀之也豈可不深造而致其詳詳讀古人之書而有得其淺深詳畧之所存意有未安姑出已見爲之說期于明是理以養心而已矣不在創意立說以駭人耳目也有是心而言又未或當其自蔽也甚矣嗚呼學之不講久矣文章議論古人講學不以爲先也今也窮日力以從事于此猶不得其要領況其遠且大者乎此類得失本無足辨然場屋去取學者趨向繫焉新學

小生心目謭薄一旦驟見此等議論必以爲京師好尚皆如此其弊將至詭經叛聖大爲心術之害有不可不深憂而豫防者伏枕無聊故一伸其拳拳之忱伏惟裁教

先夫子曰張岳字維喬泉州人右都御史嘉靖中一作家私記淨峰正德丁丑進士嘗以行人諫南巡罰跪五日杖繭詳見明儒學案

寄君奭弟書　　陶望齡

少年學文正宜直尋旁討多讀古書多看時賢名筆浸灌日久範我馳驅自是秀穎特達不可自縛逸足反羨駑馬也凡事之難恐求好未能得其劣下者何須學慕但肯自廢棄失足便成千仞今人不曉作文動言有奇平二轍言奇言平詿誤後生吾論文亦有二種但以內外分好惡不作奇平論也凡自胸臆中陶寫出者是奇是平爲好從外剽賊沿襲者非奇非平是爲劣骨相奇者以面目波濤奇者以江河風恬

波息天水澄碧人曰此奇景也西子雙目兩耳人曰此奇麗也豈有二哉但欲文字佳勝亦須有勝心老杜言語不驚人死不休陸平原云謝朝華于既披啟夕秀于未振昌黎曰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難哉自古不新不足爲文不平不足爲奇鎔笵之工歸于自然何患不新不古不平不奇乎時文雖小伎然有神機須悟得之能悟者看一句書明經書皆明讀古人一篇文字得其機杼全部在是作一篇文便如百十篇若看一句止是一句做一篇止當一篇則何益哉并其一篇一句亦非矣予雖不足及此于中亦少有領畧弟曾見我終日翻講章否做五篇七篇一歲至數百篇否喜看古書亦有幾叚成誦否也固蹇拙慵懶不足多法要其所以亦有故存非專天幸也

明文授讀卷二十二終

明文授讀卷之二十三

姚江黄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　男百□

書八　自叙憂寃悽惋感憤頽宛

答東郭生書　楊循吉

生作書來稱道僕好述作必以能文詞名于時謂生知僕不然也僕畏中一庸夫耳自少來從舉業師治經俛首塌屋操筆撰罡義邑難之而人恒取以爲輕重苟工矣必譁傳朋友間謄敬羨曰斯人且必顯此則我不貴而人貴者也及竊窺經書用古法以讀

味其詞玩其義又倣效前人作文字一二篇宜述已意輙甚快而人則昔之曰是不急務何庸爲此則我貴而人不貴者也何也當年少時不閲世故殊不信時俗之所去取直非病世人謂爲失輕重之分及予果用是登科而向者舉業之貴遂一驗仰仕以後則有人間簿書聲援之事所謂筆劄絕無用而向者何庸爲之譏又一驗僕既罷官家居久益知人情內忻人視探觚秉翰直如巫祝輩將謂爲世之不能生存而假是以鼻息者也既索之忽侮之得其意不過一

點首唋之則詬怒橫生謗罵而無忌然後乃知效古以爲文詞信乎不急之務其貴不貴又益大驗也然僕之好尊榮而惡侮慢固與人同顧早退而不疑者亦疾之交侵勢不能耳夫閑居之法以恬淡爲要若欲以鉛槧宜志孰快于號令以筆硯釣名孰易于事功夫在彼既不爲矣又何假是瑣瑣者以重困其精神哉且仕則爲仕業簿書聲援是也今僕之歸既已無勢力可動人矣如是而木訥質愚塊然以與人接默默然以終其天年人視之尚不失爲一前進士而

欲以文字名視之者不惟其官惟其長技又不若高則呼笑而詬其前侮罔近日之有何著作寒暄之不叙今古之不談而專及乎是以若僕之蹤不知世事而遂眞巫祝輩以爲假食者然則欲貴而返賤豈不誠可羞耶且九流百家其所執莫不有名彼古文者何名耶非舉業非簿書我誠惑之殆類游乎無歸而取憎於世之尤者生乃以望于我乎夫所貴乎士者以其讀書通理道能達乎政也故用之則光于功業不用則寄之言論以是視士則士不限用不用而其

人恒貴而今也不然不過如僕向所云者則無怪乎僕之不樂有是名也生爲人倜儻好奇乃齷齪若是豈知巳乎哉故具以其意往白于生生其亮之無責僕以世所不貴之事

先夫子曰楊循吉字君謙蘇州人以主事致仕其文疎爽簡潔濯去陳腐之言是一能手 私記君謙正德時人集名南峯燈窗末藝

與王堯衢書

唐順之

抱病惰慢久缺書問知執事不謂我疎簡也春來卜居陽羨此中山水絶清無車馬迎送之煩出門則從二三子登山臨水歸來閉門食飲寢夢尚有餘閒復稍從事於問學然詩文六藝與博襍記問昔嘗强力好之近始覺其羊棗昌歜之嗜不足饑飽于人非古人切問近思之義于是取程朱諸先生之書降心而讀焉初未嘗覺其好也讀之半月矣乃知其旨味雋永字字發明古聖賢之蘊凡天地間至精至妙之理更無一閒句閒語所恨資性蒙迷不能深思力踐於其言焉耳然一心好之固不敢復奪焉此類之書皆近世英敏材辨之士以爲老生爛語至束閣不肯觀雖其苦心斂精於文字間而竟不免老而無所聞有可痛者僕之自陳其愚益過不知量亦欲執事同所嗜好也何如何如近日當事者所去取投閒之臣僕巳先知其去與取之必如此矣不足爲怪凡平生亦頗能自爲主張不敢跟人哭笑不敢以鴟鳶之所爭蝸角之所戰者以動吾心而累吾守此亦執事所素

堅無待僕自明而猶自明云云者何說也父子至情
恐以此上累吾父之心須吾執事解喻耳當今之士
隱居篤學修名砥節如湖州唐子平涼趙子輩者凡
若干人僕之駑駘十不及其二三然此輩皆淪胥流
落淹滯已十數年少者壯壯者且老以衰或餒凍無
以存活又其初皆以盡力國事誤觸網而抵禁非如
僕之自以私罪去也此輩尚不得爲當事者所與則
僕得與此輩同陸沉焉固無憾也更何有所覬乎凡
人出處利鈍數固不偶始言官謬相薦時僕固知終

必且棄去以爲萬一不棄去則僕之自爲處亦有甚
難者何也若使僕復如舊時隨逐行隊進退以旅趑
趄囁嚅于明時無粟粒之補則將沒平生而弁髦之
且向惟不能爲此所以甘心去官而無所悔耳不然
則柳士師所謂何必去父母之邦者也若使不如此
而如彼守其愚戇固陋而不變恐日月漸久積嫌積
忤自作禍孽更有甚于向時既不能爲邯鄲之步竟
當匍匐而歸耳是以中夜思之進退狼狽乃今得自
脫於此固可謂之幸而不可謂之不幸也古人有言

人各有能有不能懸釜帶索枯槁丘壑雖窮死而不
肯悔者僕自謂能之隨逐行隊進退以旅以徼幸於
衣錦乘軒之華僕非不欲勉強學爲恐竟不能也僕
自生齒以來百種嗜欲頗少于人亦絕不知人間有
炫耀顯赫事獨不能淡於飲食乃始痛爲節損或四
五日不肉食始而苦之久且甘之矣間飲食於富貴
之家腥膏滿案且嘅之而投筯矣所以苦身自約如
此者以爲旣不能改于其固陋以徇時好則貧賤自
是此生常事諺曰畏水者不乘橋恐其動心也且夫

自處不當違其所能而強其所不能處人當成就其
長而護其所短安知當事者之非深愛我乎僕幸未
衰敗苟自不樹立則已耳若夫假之以二三年孜孜
早夜敏行而不敢怠則子輿所謂獨善兼善與退之
所謂行道爲胥化令傳後或者不能辭讓矣豈有不
得於進又不得于退者乎執事知我故不憚大言且
非此無以解吾父之懷也吾父之所以戀戀於僕者
亦非以今時富貴人望僕也王良有言父子情深或
意僕之以是爲憂也而亦憂焉耳僕固不憂也又或

者以自少教之讀書不忍遠見其廢錮於聖世矣乎雖然成敗失得且當要之久遠毋遽爲僕戚戚也望吾執事早晚問曲爲寬慰則數千里外人子懸望之心亦稍紓矣是執事之賜也客居無事二三子時時以舉業文字强相問訊亦殊妨靜坐與讀書但念此身爲宇宙中人其于塵俗奔走縟禮煩儀之事既以其涸擾而獨避之于此不當更有所厭耳舍妹并甥女想皆康吉餘懷不盡生平最懶作書更懶作與書書又多差與執事書既不可假手於人又不能不差

又不及更錄輒以呈上并希亮之

亦似柳子厚得罪以後諸書堯衢名立道翰林院編修荆川之妹夫也 私記潮州唐子名樞平凉趙子時春也

奉楊太宰書　　　屠隆

隆之居長安也褆身頗眘待物太疎屋漏知防廣庭不飾砥飾持廉居官良苦廣交泛愛好客似奢窮交賤士樂與玄同當路要津頗存崖異玄同近滂崖異近亢名爲拙宦亦曰畸人三事大老九列鉅公家望龍門人樂蠅附隆獨介焉自守曾不問有識無識有因無因斂跡滅刺未嘗一求容接聆謦欬卽如明公朝野羽儀人物權衡祥麟威鳳舉世快覩凡在銓曹要地者莫不嚴重孤高竣其風釆內若峙廡外益威

稜則公淸德孚鬼神內行信妻子而接物坦夷溫然長者脫町畦之形絕溪刻之行而人自不敢干以私世無所疑其迹以故衆口交贊物情樂覩婦豎頌德廝養知賢而隆則何嘗一及明公之門乎蓋一二大老亦有願交於不肖者而隆終不往也夫出領邑符甘心貧窶入叨郎署絕迹當途隆雖至不肖亦稍知自愛而然若寡廉鮮恥何所不至錢穀之吏稍自潤不難虛名之人卽結納亦易以明公觀隆詎誠至不肖而無恥者耶彼夫以晴昔私憾謠該擠擯一旦以

至不肖之名加于隆、隆不能受、亦不能怒、夫裂眥濺血、髮上指冠、黃沙徧走、白日陡黑、繁霜夏零、長虹晝見、隆之意氣自小能之、而今顧不爾、則隆蓋近頗已聞道也、夫平情忍辱、忘境齊物、彝而能鎮、撼而不驚者、其道所貴也、以故隆聞謗之日、恬然安之、以無怒爲養性、以不辯爲忘言、雖舉國不平、交游搤掔、而隆未嘗以一芥蔕於胸懷、未嘗芥蔕者、不肖希達人之蹤、而搤掔不平者、友朋抗同仇之義也、夫友朋高義事故宜然、而隆始未敢輒以此望明公、則以與明公

無生平之素也、乃向者合沙事起、明公名隆而與之語曰、聞子高才能詩文、奈何輒以爲罪、讒夫狺狺、譬之吠血、徒自流其口、無論世無是事、亦無是理、子休矣、勿辯、昔王元美李于鱗諸公在世廟朝、自以辭賦雄一代、稱詩飲酒、日鬧長安市上、每退朝解鞍歇馬、便呼盧浮白、睥睨跌宕、此真詞人太豪哉、今法嚴罔密、人惴自保、即有一二擅辭賦、縉紳、率知檢柙不敢豪、且聖明之世、不當以詩酒罪人、子休矣、蓋隆至是始登明公之堂、一承顏接辭也、隆既非明公素所親厚、一旦遭讒、受枉名而勞苦若平生、此豈有所私于不肖隆哉、誠爲朝廷惜大體、爲士夫持公論、大臣之用心固如此、逮夫黃冠賜歸、青衫去國、蹇驢風雪、襆被泥沙、身未離春明門外、而心已在江南之丹山碧水間、雖祖道淒涼、河橋黯淡、而不肖方且掉頭不顧揮手長辭、又未嘗一登明公堂爲別、道其感激而去、蓋明公之念不肖、爲無因、而不肖之事明公爲太簡、夫人情疏則薄、日遠則忘、念其人而不知則易棄、厚其施而不報則易嗔、不肖之去明公胸中久矣、乃不

知何故而時勤明公之念、士夫從燕京來者、無不道明公拳拳見念、至今爲稱屈不已、寄聲存問、六年于茲、而吾鄉沈少宰還、亦云不肖無日不在明公之口、夫不有諸懷、何以有諸口、日懷之、而口之、則隆誠不知其何因也、以爲念故乎、而隆未嘗與明公有平生驩、以爲憐才乎、而隆爲人實至不肖、以爲卹枉乎、而隆所坐不過詩酒、詩酒之罪、隆實有之、不爲枉、六年之間、寄聲日至、而不肖又恬然安之、了無半札一言爲謝、隆無半札一言爲謝、而明公之拳拳猶未已也、

隆之六年、不將一字、其故有四、昔叔向不見祁奚、范
滂不謝霍諝、當時高之、隆雖不肖、願竊附于古人、此
其一也、摧廢之人、屏居無聊、書空咄咄、或自通致府、
桊援當途、以求進用、隆若輕通尺一、心雖感恩、迹涉
希望、隆竊耻之、此其二也、當不肖闔門待罪、縉紳之
連騎過唁者如雲、及不肖落籍去都、友朋之解褒出
祖者無算、比抵里中、而長安故人書問絡繹、隆若稍
修報謝、便非林下人之體、以故京邑遊好、中心念之、
豈不勞于、而絕不以一語相加遺、夫不報謝諸故人、

而獨修寒暄一當路大老、豈復足比于人數乎、此其
三也、不肖之東歸、負郭雖無百畝、居家尚存四壁、毋
有賢明之行、能甘清苦、妻通寒儉之德、不怨貧窮、半
畝之宅、矮屋小樓、頹垣敗壁、蟒蝛在戶、莓蘚盈階、窗
前襍樹梧槐梅竹、紅葉紫蓼、春夏之交、黃鳥鳴于枕
上、綠陰映入房櫳、零落涼風、林意颯颯、碧雲黃葉、飛
滿貧家、野人風味、足以投老、而隆又好仙奉佛、觀空
悟眞、一登蒲團之上、外忘塵世、內遺形骸、煉我神明、
葆我虛白、當其嗒然以遊乎混沌、息乎夫何、不復知

有山河大地、又安問長安貴人大老哉、倘以忘成疎
與嬾俱、即偶欲濡毫信紙、輒復罷起、此其四也、夫六
年不將一字、一吐而輒幾萬言者、何也、偶意與所到、
欲因知已而一寫其胸中所自得也、夫有求于人者
其辭卑、無求于人者其辭直、今隆辭卑乎直乎、此明
公所一見易辨也、夫無求于明公、而直寫其胸中所
自得、若而人者、不將一字不爲簡、一吐萬言不爲多、
譬之蟋蟀、時未至而唶唶無聲、時至而嘒嘒不已、彼
蓋無求無營、而自鳴其天籟者也、雖然隆蓋又別有

說焉、隆聞明公之居鄉也、樸而醇、清而曠、其事親也、
躬萊氏之孝、其好隱也、有龐公之風、白茅爲屋、黃土
爲垣、青精爲糧、夫耕婦饁、沖夷澹泊、宛如上皇時、若
大臣蕭然不異寒畯、彈琴賦詩、而咏先王之風、此豈
有意于世用者哉、及其強而後起、迫而後應、秉衡當
軸、清德彌峻、和風益暢、蕩滌深刻、削去煩苛、事存長
厚、人懷愷悌、然且邁高跡于霞表、寄沖情于物外、泡
影軒冕、浮雲三事、日日促裝、時時接淅、而廟堂牽挽、
鴻飛不得、寔失得意而欲回首、急流而思勇退、明公

乖戾於日與覽分于此足未爲不是然而此時世道、所仰賴明公不小明公不可亟求去也世道自江陵以鷙猛束濕之政、醸爲厲階、刻削元氣、急弦絞繩有識憂之、至今日水旱杳仍、疫癘繼作、去年元元大被其毒、今歲爲甚、吳越之間、赤地千里、役車四出、巷哭不絕、隆竊念主上英明、總攬大臣、寬仁愛人、明良在朝、政刑修舉、不應致眚、而災眚若此、此或前人鷙猛束濕之餘烈也、夫太和元氣、人物得之以生育、國家得之以隆昌、若明公之寬仁長厚、國家方倚賴之篤

慶而消災沴、奈何求去乎、人之得位、徒以自取榮肥、而公則榮肥天下、人之當路、惟恐一旦去已、而公則求去不能、功及天下、無心于天下、事者爲之、整齊萬物、非超于萬物之上者不足辦也、以公德望、老而求納三事、不得去、此謝安所謂捉鼻政、恐不免者也、若隆之不肖、則免矣、人以不肖目我、則既已委棄、我以不肖自處、則可以偷安、凡夫而希爲仙佛、雖亦屬妄心、猶差勝其它持此妄心、以日從事若行、借妄求眞、借若求樂、上則漸臻清淨、下猶足寡過謷愍寂寞

而怡愉、處饑寒而不悶、善自排遣、强而名安樂法門、以芝朮爲粱肉、以薜荔爲袞衣、以蒲團爲安車、以脩煉爲經濟、拜佛禮斗、逸于朝參、誦咒繙經、妙于簿牘、猿啼虎嘯、清于鳴騶、鶴駕鸞驂、疾于騎馬、山人野客、貴于公卿、石室丹臺、榮于竹帛、非强作佳語、理則固然、明公間世偉人、其識豈不及此耶、明公康濟天下、功德歷麗、名書上清、良亦不惡、而山野之人、平分風月、坐領烟霞、亦當不以此美彼、乖崖先生垂勳捄火、華山處士壹意栖眞、古人得時則駕、不得則蓬累而

行、卷舒其時、龍蛇其德、要各有爲、非欲苟同、若明公以任事爲桎梏、不肯以竄伏爲凄涼、是使宋室無鵾起之勳、雲臺絕蟬蛻之迹也、當今之世、士誠多賢、賢誠多品、公孤黃髮、德器凝深、填定朝野、幕府驄吏、才諝踔偉、經畧邊圉、雕龍之士、摛藻擷華、文麗天漢、骨鯁之臣、披鱗折檻、氣薄烟霜、凡此多賢、鍾英盛而表上瑞、詎不彬彬瑜瑜者哉、乃惟迂僻曠逸、玄超之夫、遺不得依光日月、畢志匡時、退而閟影雲霞、希心度世、斯亦備士之一種、雖似無益明時、差存標韻、救點

光景亦不可缺也譬之天道雷動風散雨潤日暄天各有用祟霞彩虹無用于天而天自不乏譬之地道疏穀願養芝术服餌人並有益山花野草無益于人而人亦愛玩今天下獨少迂僻曠逸之士四明自賀監請黃冠領鑑湖以來幾及千年虛無人而不肖不自揆度妄欲繼之夫賀監遺榮辭祿請休去而龍驤不肖蒙詬負罪被竄逐而狼跋所處遠矣有如娸毋效冷靦顏不作妄附夷光乃其中脩然無悶一耳本同末異不可謂便遠也且賀監昔時之爲脩然易不

肖今日之爲脩然難何以故賀監得意于美官夢遊帝鄉一旦請去天子賦詩百官祖餞賜鑑湖以供漁釣捨大宅以爲千秋觀士林豔仰鄉里榮美此時而爲脩然不差易乎不肖身負大詬名旣落籍一驢蹴踏風沙雨雪而出都門青衫布帽顉領遝望親知慰唁鄉人揶揄原憲無因介推有母甘毳難給餔糜不充此時而爲脩然不亦難乎而不肖天性故自落穆出覽風日入而忘其舉火宵坐蒲團明而忘其晨炊二六時中常自娸悅徐而尋之了不得其所以娸悅

故以不肖所難仰而配賀監所易似足相當不作也項王亂昌太史書來欲得隆憤懣不平言吐寃人之氣激壯士之肝長留天壤山川生色夫憤懣不平事世上所有隆胷中所無隆雖至不肖不敢爲世上所有事不能作胷中所無語而直以寂寥幽適之辭答之耳士大夫以尺牘遺其交知抒心寫愫垂名當縣者在古昔則有史遷李陵楊惲鄒陽江淹在近世則有唐寅陳昌積盧枏吾鄉陳束皆以高才發爲雄文沈痛悽悅掩抑頓挫有足悲者並不聞道胷次鬱紆

滿紙侘傺豪儁之徒賞其悲壯清邃之士陋其煩蹴才雖高矣甚不足取也隆幼雖貧賤閱歷多艱誦習先民究心世務亦思有以自見于當世三十通籍兩綰邑符戴星視事櫛雨省民諸凡可以佐黔首之急者毛髮不愛有所擘畫上下咸以爲能又頗研討象緯韜鈐邊務戎界若世有知者鉛刀未必無一割之用不務身多雕蟲一技謬其塵羶蟻慕鑽集多士奔之指尤誨奸遠聽不啓並日不肯爲平原俠徒扶風豪士不知隆迹類洸洋行實檢柙寄情物外蕭瑟有

之跌宕未也即如隆所坐詩酒罪業已向明公面承
然而韻語號嗄已無遜辭醉鄉酕醄尚有媿色麴君
不能盡柳子大一杓即面赤頭眩上下四方易位令
非茂世劉伯倫遇之何物伶父踁去不顧即此一節
他可知已嗟乎是所謂隨聲附和者也明公之所爲
搖筆寃屠生亦以此古今稱大寃者以屈平伍胥武
穆爲極莫足稱神人之憤傷天地之和若隆寃可謂
最小小者中苟跳勃掀擬之雖小必搖性若安凝撼
頓之雖巨不動隆少有志建立務而精神筋力足以

副之假手讒者早遂息肩毫芒莫吐端倪未見夫猖
猖何論愡之隆山林之骨也天下之事若身當爲之
摩頂放踵若一脫其手便須超然道冏應衡事在而
心神散緩事去而情態嬰纏之兩者皆非也隆今可
以超脫櫟杜之木全以不才矣又安能竊竊焉日抱
其已彼之瓶而號之也古之失意者多投之沙蟲山
鬼煙瘴蠻荒而隆獨蒙放之清溪白石之鄉還之祖
父丘壠之土臣罰已薄主恩不淺從此而勤修度世
之業力講性命之宗皆君相所貺也匪維罰之又爲

貺之天地高厚捐糜曷報乎又古之擯落蛆牾於時
者逡逡託名山著書以規不朽此校之一不得志猖
狂婬逸從日暮途窮之計者固也勝之然隆以爲猶
非上策也士君子貴從性地上磨煉一番性地不煉
其中無主而徒役精馳神思乖空文于世菁華漫焉
浮潔而靈光顧無栖插忽而物態外煬慾火內煎即
垂千萬言毫不得力姓名留于青緗形骨敝于黃壤
亦何益矣是以上士棄蜉蝣之昇尊龜鶴之期含熠
熠之光攬陽烏之轡游神于滄合氣于漠收視反聽

以培性根凝韻葆眞以固命蔕死心忘形而求大道
焉及其道成而文從之太上道德蒙莊南華禦寇沖
虛關尹文始葛洪抱朴子年拾遺景升化書華陽眞
誥彼皆以其所得神精而筆之竹素何嘗不藏之名
山副在京師者哉隆不肖竊慕此道凡夫忘與知其
無成弟試爲之譬之苦煩渴而飲凉漿無論多寡入
口泠然熱病漸除神明漸朗是隆之所貿也嗟嗟夫
是言也亦近洸洋矣明公得無訝之乎明公方以盛
德鴻業都要津享太位海內人士望若天神隆後來

末學鯫生、輕逼尺一、則宜修樸遬卑瑣、縣鰓搖尾、語而進、庶幾入則足以爲容、不入猶免譴怒、而洸洋自恣若此、則以樸遬卑瑣、實亦不肖胷中所無也、亦以恃明公之知我也、夫知我者、豈誠以其人樸遬卑瑣、善縣鰓搖尾而哀憐之哉、越石父伏在縲紲、則垂頭不語、及晏子解驂脫之、則仰首高譚、故曰士屈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明公龍德大人、顒融貴倨、目中不乏樸遬卑瑣、語我、知我、明公何取焉、使隆洸洋而有一語合、則言與聽者俱榮、使隆洸洋而無一語合、徒爲

嘖嘖而已、則吾儕小人之罪、于明公大人長者度固無損也、隆免矣、天下之事、方大集于公、隆竊見此時國本未定、朝議多端、宗室失所、邊防懈弛、吏治粉飾、官守貪汚、人情傾仄、俗尚浮夸、費用太繁、徵求煩急、閭閻空虛、黔首痡瘝、又加以災眚、事大有可虞、夫天下仳離、則治平繼之、治平之後、所繼非復治平也、曲突衣袽、明公不可不熟慮而詳計也、明公憂民體國動出萬全、泰階永平、數沴消殄、隆等竄伏林莽、恃以安息、野人請得禮壇醮謝、以祈天子之萬年、祝相公之百福、隆北向舉首、曷任虔注、每思當今大臣、若明公者、何必遠慕古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閶闔道路之口、月旦不爽、物情所歸、天心必祐、是真社稷生靈之柱石也、勉矣君侯、努力脊漢、姬公稚圭、携手同車、徽謝德音、勿復以野人爲念、隋書者爲明州楊別駕、別駕爲公以庚戌助下遭讒死事、烈烈忠臣哉、明公所知也、別駕由任子出倅明州、愛民若已子、潔身若處女、吏道循良、七年一日、尚未可以遷乎、漢庭積薪之歎、有以也、明公長者、無所不覆露、無所不呴育、請

稍垂情明州倅、無論循良、忠臣之後可念也、

與沈君典諸子書　屠隆

一別足下、遂作勞人、東還、內戒行李、外接賓客、終日馳逐、夕至漏下四五鼓不得休、去冬十一月初四日、始得奉老母涉潁、又缺掌可知也、坐是久缺脩問、我心殊勞、潁故自小邑、不洎又彫敝不可言、延城廣袤三里、家落數家、一所鎭與縣官雜治、軍三倍于民、城中所官專制、縣大夫莫得詰、非一日、所鎭家人至、騎馬與縣官爭道、其家之瓦覆而榮牖者、問之、皆千夫長百夫長家、編民僅僅七室、草屋泥垣、蔽風雨而已、

城外塊然荒土、如掌大、景於何有、惟枯楊數株、霜雪玲瓏然如玉樹、可爲燕玩、蓋東折而入於壽州、北折而入于潁州、此蓋潁壽間一村落、東北去潁壽二州治稍遠、故別置一縣治、漢稱黃霸所治潁川、及灌夫家潁川者、今河南汝州、非潁上也、唐宋所稱潁川、爲歐蘇宦遊處者、即今潁州、去潁上尚百數十里而遙、蓋北不近箕潁、東不近濠梁淮泗、而自爲一村、所謂塊然荒土如掌大者、爾無所取義矣、史稱管仲潁上人、今潁上有管仲墩、然攷管仲墓在山東、舊誌所稱誣不誣、或相齊後遂家山東、死即葬山東、爾然潁上舊未有管子祠、潁人之不好事如此哉、邑小而民貧、征求作苦、民日以不堪、又界潁壽間、爲汴泗孔道、車蓋供億不絕、不佞以去冬十一月二十六日蒞任、蒞任之日、緋衣皂蓋、逍遙乎須臾、即衣故敝衣、出城馳數十里、狀伏道旁迎貴客、貴客呵聲如雷、使人魂銷、村落數家、舊猶不失本業、且俗纖嗇無華、足備饘粥、近歲爲大水蕩析、民以縣瘠、又土燥不宜秫稻蔬菜、僅有豆麥雞豚四種、雞豚又味瘠澀不可食、不佞今

下車、禁雞豚一無所市、日麥飯一盂、而啖乾胡蘆、官舍頹垣敗壁、大風灌室、號叫不止、老母苦寒夜起、不佞手爇蘆葦細君進湯汁、土風誠然淳朴、不復知官府禮法、其最者言之、可爲諸君長安抵掌之資、不佞下車之日、舊令與公燕、燕不佞堂上、蓋召城中千夫長百夫長、及數輩龍鍾而嚼然者爲鄉老博士、及故縣尉丞州司馬、至有頂儒巾而青袍者、稱故上舍、皆與不佞南面分席而坐堂上、惟舊令下坐、稱主人、縣官不知所出、旁一吏對曰故事、明日、不佞與公燕府

舊令諸君復來，不佞方與舊令爲交盤，日夕不得休，命從人治酒賓館，欵客盡徹門者，爐火庭燎佐客驩，又時時遣人謝過，諸君至二鼓醉飽盡驩，遂相與約無待公燕，奈何以交盤故慢客，私開縣門，不告而去，詰朝，縣官猶令人持帖子謝過也，不佞令遣人無短長，惟磬折而又善謝過，嚮謂屠長卿終骯髒人哉，然於行公法，則不敢介矣，此大都猶其小小者，其最不可爲者，城臨大河，河廣十丈，深二丈許，先是去城垣猶稍遠，歲遭大水壞堤，水漸迫城下，今去城僅二尺許，今年三月，春水時至，或夏秋間淫潦，則城垣不復可保，民其魚乎，奚官之爲也，危在旦夕，方修築河堤，邑無一木一石，取木石當於壽州二百里外，度支盈萬金，邑中一無所出，而日奉上司之督責甚棘，前官業已脫走，今至不佞，將安所逃，不佞雖日夜焦勞，殫爾小邑，寥落數家，計無所出，今方出處外舍與土人多方區畫，盡出縣治之瓦石以義倡，百姓家借一石，諸草屋泥垣，又苦無石，則取敗石伐枯楊，不佞方且身畚鍤，與土人同操畚插，列在負擔，日逆行百里，而

夜令人從門外報太夫人以無恙，百姓見不佞忠誠，人人勸也，嗟乎，嚮昔撊管清言，屠生今一至此哉，不佞以前歲馬上馳二千五百里入京師，去歲間關抵家，又間關奉老母渡淮而北，喘息未寧，又走壽州，走中都，走滁州，走淮泗，走揚州，謁上官而歸，遂與此役從今形容枯槁，手足胼胝，又爲風雪所侵蝕，鬚髮種種作枯松狀，雙耳皴黑如木偶，鼻促縮而善涕，昨方庭謁上官，跼蹐無奈涕何，淼不復整，時白皙楚楚屠生，天乎，其以我爲時夜也，誰令聽之，故人艮苦，始謂

數字，聊寄相思，不意臨書遂不能止，勉旃先生，努力霄漢。

與彭濟物書　康海

數年不覩光範偶辱過問卽甚慰甚慰然又倏爾而別此情如何明日逢德光道及雅愛云云此誠斯文骨肉之至他人誰肯然者感灼累日然竊有所未安者因公知我厚故不避訶責輒布上左右惟公察之聽之僕自庚午蒙詬之後卽放蕩形志雖飲不多而日與酩酊爲伍人間百事一切置之此不但信于鄉人妻子奴僕也蓋素性疎懶偶因官秩羈係數年若拘豚攣鷹而一旦得此中心之快實有人所不知而

已獨知之者自東方多事以來聞其號懺無狀如彼卽或奮然有攘臂之意隨後自笑自嘗以爲狂奴猶爾不量卽又飲酒散髮踑踞林麓此其習性之已成激之不返雖三公之貴刀鋸之辱不可奪也況數頑之衆半副之帋乎僕自幼支謾無狀性好是古而非今始仕時望見先皇帝寬仁大度卽自私擬以爲臯夔稷契之業可以復見于今而狂放易言略不修飾至皇帝嗣位之後又見其英毅果斷益喜益負以爲鄙志當究于此一時交與之士反罹輕易不檢惟僕

言是是故謾論譏誚略無忌畏日就月將幾蹈奇禍幸免殺身而歸而二三者又藉𥡴所無以爲眞有使僕含垢于有罪者之籍與不肖之人同被驅放上辱兩朝作養之恩下累先人獨介之業生不微志付之殘途情苦心局不復自愛暇日偶讀皇甫規避梁冀之事與蔡邕卻九錫之書喟然歎曰彼何獨不得含垢同汚而成致美節如此也又偶讀柳宗元傳曰卽宗元有不同于叔文然親與之交而受其職任矣夫身有規邕之操而迹厠宗元于九錫之間仁人志士

宜於此何如也今僕之所憂者在忽有犬馬之疾死丘壑之下不得伸其宿心原悰耳而區區官秩之事非所念慮也瑾之用事也益嘗數以崇秩誘我矣當是時持數千金壽瑾者不能得一級而彼自區區于我我固能談笑而卻之使贊娀蠍喻之人卒不敢加於我此其心與事亦雄且甚矣當朝大臣蓋皆耳聞目見而熟知其然方毫諫論列之際出于一時倉卒未暇差別而今則又數年矣夫伊尹之輔商也一夫之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僕卽非賢者然豈少于商之

一夫哉、大臣者乃忍使之雜于孫聰曹元與云云之間邪、故鄙人之心至此益放益已、披髮嘯歌至於終身而不敢悔、此非甘心爲長沮桀溺之徒也、公之義有曰古人內舉不避親、時之可舉不可舉、非僕所知也、而僕之不才汚穢、亦非公應舉之人、觀近臣者其所爲主、於此使識者苟爲之言、則所係於公者豈細哉、今僕之不可於當世者有五、而甚不宜出就官職者有二、性喜嫉惡而不能加詳、聞人之惡輒大罵不已、今諸公者皆喜明遜而陰譏、此一不可、翰林雖皆

比而事君、而勒渠閥老門下者、以爲賢能、僕嬾放畏出、歲不能一造其戶、此二不可、人皆好修飾文詐僞恭假直、而僕喜面訐、人未有不怒者、此三不可、士大夫不務修身法事之業、而但呻吟詩文以爲高、業見其詩若文不能不怒、故見輒有言、而彼方望我以爲美也、我以言加之、此四不可、與相好者接、必因其職事、加勉戒之詞、多忤其所好、彼或未從、即拒而絕之、以此親疎多怨、苟復見其所愛者、又不忍不告、或又告之彼即又不從、而僕又絕之、此五不可、執德不宏、

不能信之于人、雖頗自好、而當世談論之士、多加詆謗、自入有罪者之籍、汚穢終身、莫能自潔、使平日所立之志、扃閉淪落、智高萬物之上、而名陷九淵之下、于中夜竊自嘆悔、不當輕易效棻世俗科舉狗外搆此兒溺、今又不儆而欲仕乎、此甚不宜出者一、時同黨之人、罔有不幸而被汚者、然罪大惡極、蓋談於婦人女子之口、尚十之九、彼豈不覬幸、僕出以爲先容之地、而當時宰執又牽崇私愛而乏分別、苟欲引其私人、必援僕爲喻、是所以用僕者、非必實知其爲人

而真明其有諫也、如此則是以賢者之身、而爲不肖者之資矣、語有曰、君子非其招不往、以不賢人之招賢人、如之何其可往哉、今衆人雖以不肖謂僕、而僕未嘗一日不以君子自謂、已如此自謂、而人以彼而已、蓋所謂嘑爾而與乞人不屑者也、此甚不宜出者二、明公之意、特出於一時愛念之篤、偶未詳究及此、然言出乎口、通乎心、明有日月、幽有鬼神、此區區下衷之悃、可一鑒而盡者、公如覺之、必信其爲肝膈之實、慨然臨我、憐我矣、今公甚難、旣今又復匆匆不

得請谿而又不能迎候敝邑此其負公也諒公有以
恕之乎臨楮惻然春和伏惟保順幸甚

先夫子曰康海字德涵武功人翰林修撰敉齋謂對山之文率直冗長殊不足觀亦定論也私記對山與王九思同門道球罷官放情聲妓精于詞曲詳見選中行狀

寄屠漸山書

陳束

屏棄以來久不欲通問貴游每懷足下暱愛之誼擬作一書輒猶豫數日何者形迹既殊情素殊別恐冒周爻浚恒之戒將蒙谷風棄予之懟是以擱管操觚隨又捐棄亦冀遙忖愚心知其非嫚也錢黃門入楚伏承惠書惓惓詞文藻縟情致顧篤陳昔時嬿樂之悰敘數子飄零之迹奉讀周旋祇增惋憾耳方今龍軒側席鶴書繼明禹內訢訢衿帶之士揚聲仰沫足下秉高世之志體絕人之才抗迹紫宮策奇清漢英

聲燃賁爲士品規夫順風而彈雲飫之絲乘埤而建瓴旋之節不待明知而見聞廣矣幸甚幸甚僕不佞才質紕繆無所比數以因緣階第得侍內庭終非其人果遭罷斥爾來湖上已三見朱明矣磷緇屣蹶玄鬢變衰跋涉川途壯心潰裂是以過賁陵而歎息泛赤壁以欷歔悽目九派之流傷心一柱之觀哭屈平於湘水弔賈誼於長沙北上荊州覽懷王粲西還夏浦再泣禰生彼數子並以命世之才窮愁憯抑用不究于當年俯仰古今異代同歎東上更入辰沅諸溪

則蠻夷之所都也、青山藹蹔嶸峴造天、黑霧千尋、黯
黲蔽日、哀貍夜嗥、鬼谷晝陰、虓獸窺形、螫蟲射影、斯
實迷歷之艱辛、然非愁心之所悲也、若乃羈紲滂塗、
娑娑行列、積憤誰平、褒奇不洩、期會結束、則朝夕遴
征、牘案嬰纏、則寢食俱廢、二物用而赤子號、百事滿
而吏曹詢、當其悴惚、且不知人生之樂、況其宅乎、是
以陳子康積恨于京城、汲長孺存情乎禁闥、張膠東
自歎其無奇、陶彭澤掛冠而歸潔、古今人情、略同其
揆矣、五十爲壽、僕行年已過太半、數時以來、疾疢作

苦、神明不舍、形氣支離、以手約圍腰腹、率計一月小
一二分矣、人命難保、富貴何期、親故不並、往往以詭
詞相慰、蓋孝標悽舊、則絕交之論廣、張敏恤窮、而頭
責之文作、此皆不達義命、遠于情實者也、夫十圍之
材、文以爲梁棟、其斷在于溝中、同畝之稷、上則馨神、
而其餘委于雁鶩、非其材質不同、所遇之時命異也、
故曰安時安命、超玄之乘、知彰知微、保命之幾、足下
乃取微于合劍、論奇于劾璞、來書之云、信不由衷乎、
僕早歲求疑、頗有弘志、中年蹭蹬、竟戾微情、君子見

幾、不如舍去、不然、則匹夫效志、炳燿丹青、況僕爲學
命之使、猶得忝下大夫之列、如使吾道遂廢、斯文在
茲、足下視僕豈後于常人哉、家世貧素、不事作業、穢
豆之奉、雖不常飽、母性高明、生能容介子之隱、妻賢
女也、死不沒黔婁之行、已矣哉、金門何期、石室能待、
高軒無分、名山可藏、何齊之曲、倘容適志乎、謹題尺
疏、使人北于明主、因告足下、拜述前悰、負褻未平、力
簡不悉、

辰州與田叔禾書　　陳束

郡渡蘭江、知執事留滯橫溪、忻然以期一會、迫雨潦溪漲、全行日少、才及下僞、輅車已先日背發、慙灼如何、昔人亟追朋故、或輕千里、解組紱相從、僕今不能、不如古人遠矣、煩暑跋涉、伏惟無恙、此邦故夷蠻之都、自昔遐矣、西去更有崇山茂林、停嵐慘黷、晝日不開、洪桐深渡、懸崖峭石、馬猪不敢前、鳶飛跕跕不能渡、慄心茲時、聯夜郎之修坂、感昔賢之遺歎、豫陽何心、能不悲乎、尚念在郎署時、與君席地、持蟹螯、倒瓻

浮白、張目大噱、何期不朝夕、乃今步武間、不遂對晤、固信詩人所以重一日之別也、三度枉教札、并以雅什、荷殷勤意甚厚、捧誦知愧、夫人捐棄、不忖何以爲情、昨計輙迹、當道楚中、時與阿嫂言、幸且會而女兄、以爲權悰、今乃已矣、當還白嫂、共爲酸澌耳、僕入楚來、即有辰沅之役、數數偶旅、所不可爲具陳、居北地日久、竭至南中暑濕之鄉、氣體大不佳、家人各各嬰疢、妻子瘣然竊苦、鄉國之情、見此不能無動、僕故農家也、世乏炯迹、門楙中澌、困鮮儋石之稿、畎無一牛

之蹊、長不殖作、莫廢炊浙、而稚年寡伎能、釋擔負笈、師受墳索、毋太夫人垂及高年、有焉衍負困之累、傾毛廬江喜檄之情、幸藉厥丞、將八歷星歲、金門銅柱、具所縣歷、稍識宦情、便勞然可罷、夫榮華之門、徐丞與運同管于廢歘、惟彼蚩喆、爲能無吝、幾圖碁勞此緣、而親故中闕、不仕無養、油油然止、瓠拙之才、世大不宜、亦時學就人周旋、輙都又忘卻、語不云乎、亦已焉哉、逝將返舊林、散髮掉臂、爲明時樂萌、海內同志、亦有毘陵唐子、或言其抱病、食不能甘、便欲掛冠

蹁躚、相依荆水之上、此中倘有富人、可以貸債買偸、逐什一之息、量粟牧雞豕、庶幾足毋人糜之養、遨遊名山、沒齒無憾、比得友人李中谿書云、江南富人、祇敬官人、罷則無所于貸、誠然誠然、俯聽之間何情不爾、又望之賈豎乎、就令餓餒、當荷鋤抱甕、茹澗溪之毛、歎無營之木、尚一澆悾惚積懷、貧非爲病、黔婁原憲、彼亦何人、倘得與此輩同歸爾、首秋計遣人疏闕下、天網三驅、何禽不遂、區區之忱、先已自喜、見說執事亦有斯度、故以相告、人心不同、亦未敢告之宅

衆引妍笑也山院毒熱百務報罷忽復懷君慕王生一夕命舟之誼遣一力函書馳候附以短章久闊情愫言何能悉

先夫子曰陳東字約之鄞人翰林出爲提學副使石岡雖無大文然清新婉約私記石岡嘉靖己丑庶常調部尋改編修出爲湖廣僉事遷福建提學副使改河南卒于官年三十三初舍楷董侍郎玘有愛女不欲與凡兒爲川張尚書將徵爲言約之是兒雖寒微可妻也侍郎召見之垂髻敝衣肅神玉映叩之無不響應侍郎大然但惜其壽少夫人曰無傷也我女年亦不永正與是兒相彷彿耳後果然

上大司徒梁公儉菴書　劉紿

進士紿頓首死罪紿不佞不能敬奉德教以順下陳之心紿恐以不肖之故有傷于門下之度也紿以進士分大司徒觀政國家之法以新進者多下邑草莽之臣不習典章令觀大臣舉事庶乞日有所法程可矣邇者未先授以職事也昨澍雨竟日進士以僕馬未便遂未到部隨有徤吏持札相喚進士方與客對仰辭客衝雨沾濡來見初以爲必有明訓教旨便當力受之也不意門下據按不答禮聲色兩厲進士以

庶司在列不能當面數之責畧爲辯論以爲一揖不至未成過也門下何動氣若斯此所謂𧷢羹之失而致翻海之怒毀瓦之咎而發破山之威竊亦爲門下不取也門下怒愈甚環視兩旁指爲莫悍不識事體公肆傲慢令曹吏勒疏慫劾進士始長揖退見同年友但瞋目沉心而笑曹吏之亡識矣夫進士未受職賤何職也未受事收何事也曹吏雖才不知所主何意所加何辭所撫何事所議何罪聖主高居法宮寢覽諸大臣章奏見大司徒奏彙必慮以爲軍國何大

議、邀圄何大策、內庭何大計、象魏何大令、發而視之、則綮一未到進士爾、給欏此瑣細事、乃歷聖主、當何出絲綸、下明詔哉、是本欲成進士之材、而損門下愛士之德、明進士之過、而累門下容人之量、給聞仁不棄物、禮先厚施、以不肖之始進、望門下有以全之、不虞其輒棄之也、以不肖之狂悖、望門下有以教之、不虞其輒摧之也、故不教而怒者、禮之暴也、不寬而伐者、義之慘也、且舉一言而傷國體之大、非忠也、薄一士而動羣情之猜、非知也、願門下察之、菲聞周司務

同郎吏二三人、皆短給于門下、謂給多言戲謔、俯仰亢倨、出入不循槼度、嗟哉、以給之行、誠如左右之言、但給且思之、以給之志行、欲免于左右之譖、必不可得也、以左右之志行、欲相合而矜之、亦必不可得也、諺曰、女入宮見妬、士入朝見忌、夫宮妬者、必名姝也、朝忌者、必奇士也、給雖亡奇、然自左右眡之、必駭頋而叱焉者也、昔黃次公御督郵之謗、而全許丞之名、龔少卿拒功曹之誹、而得王生之力、孟公不顧尚書之期、而司徒馬宮優之、位躋列侯、士元不理耒陽之

事、而相國孔明原之、權登上將、此四人者、豈徒以疏濶婾慵哉、性有能不能、人有遇不遇爾、是以孔門設教、列爲四科、班史論人、注爲九等、善人難以入室、狂狷可以成章、不有巨德、何以造士也、門下又讓給曰、觀汝年已踰三十、何不省事若斯、嗟哉嗟哉、給生八九歲時、頗具識知、能屬文、鄉里繆指爲奇、今三十一歲矣、不能於此時光揚駿業、爲國家濟一時、延隊南宮、厠於稱裼之末、嘗自醜恨、力倦神疲、時或目不辨朱紫、耳不聆音理、隨口應答、健忘如耄、而自不知其

故也、但仰方今聖主御極、六合一家、雖有奇桀、何能自表、此正馬卿揚雄所謂儀秦無所騁辨、賁黃難以事勇者也、故如文子弱齡、能禦衷甲、甘羅十二、悉秖下趙、　予以童年報韓、仲華十九而爲佐命、古者英哲不拗、假並生斯世、則亦就振衣鼓篋之業、術豈能遠奮青霄之上耶、給文不能獵取上第、名不能橫四海、則宜爲左右之輕且斥、給亦以此潦蕩而困于自悼、常恐終無樹立、而自委于末行也、給且籌之、給居宛汝之間、其俗子弟多好獵、給往獵家、見名鷹于未獵

時凝金畔垂雲翮毳毛剝落儵然如驚徘徊絛鏃之
繫若病且死啖以翠鳥之肉不厭也飲以烏梅之液
不甘也一旦脫韝而颺乘迅風而起也竦翼而翔于
碧落其神俊莫能當之于此之時信大鵬避路孔鸞
驚畢野無狐兔之蹟林乏燕雀之羽何也以其才力
得縱而精耀氣湧也以餙之不肖儀辱納而致之當
有鸞鳳朝陽之志肯以名鷹自況耶若終不加愛而
與進之餙聞智士不違心以干祿烈士不忍詬而要
名高雁傷空弦而橫透雲驟神駒驚虛箠而滅影崑

崙今九州之外五嶽之巔可爲曠士棲神奇足者無
限肯終阻門下之條約而有污印紱戕狂愚敬勒通
紀外孤鶴賦一篇并見志意覽辭喜怒惟其裁察

與陳一泉外翰書　盧柟

柟聞往年執事受職走馬來濬縣時縣主尊重廉隅
豪習高其才不輕與物接明日始乘轎邸見執事之
任既數日始戒官寮從事屬典禮進賀踰年柟或執
事春秋祭享會食入公門于閫牆寬視則縣主肅而
入恭而出周旋委蛇賓主輕重之儀罔敢踰逸與前
所聞者大異竊獨不知何爲而然也既而濬士大夫
有所存問于柟者私道執事盛德恭愛仁賢道隆而
思謙行顯而體備宏外而惠中有所叩則因爲之鳴

以盡其節溫乎如玉縝乎若金萃乎如芙蓉淡乎如
秋水泛于塘澄霽而無所渝濁也曩昔縣主之所以
盡禮于執事者謂非出是乎哉暨柟詣御史臺對簿
內黃見執事進來匍伏謁道左執事忘其爲囚以鞭
揮之曰毋執事之聲音顏色始得接見尤進乎閫牆
之所窺識者而前士大夫所稱齊果足以得其似也
當是時有能脫去桎梏加我冠履法服令之得爲人
其體使能詘伸坐立其手足使能持行其耳目使能
視聽其體貌使能揖遜退避其口使能道古今事變

明仁義陳帝王之迹而無已也執事焉軒而聽之則必有可觀者今以刑僇之民爲世擯斥雖欲自進已見逐于君子門牆矣柟又焉敢振金鉉亢明刑揚其惡與塵觸于執事之庭哉雖然嘗聞聖人樂天而知命賢者守義以徇死智士不廢時以立功所謂樂天而知命者道德備于已夷險之來非我所致凡利害升沈通塞之故來弗問焉則周公居東孔子困陳其人也所謂守義以徇死者不幸而禍變加我者或是與雖死以定分可也加我者或非是與雖死以願受

亦可也然則奚死哉死于義爲止爾若荀息之死節叔孫豹之守難彼誠深乎是也所謂不廢時以立功者器小嫌以自汚藏器以待時而用其道于天下者也器小嫌以自汚者所失者一節而所全者大分也藏器以待時者權也而用其道于天下者垂大名于天地洪濟萬物而大行斯世者也昔子犯之負戈亹仲囚檻而顯齊者非與夫柟以盲昧隨死刑誠見黜于周公孔子者若荀息叔孫豹則爲其君引節令柟絫繫坐誣而罹之極刑即徇死其所守者何義哉徇

柟罪章所載一見釋於御史樊公再見疑于太守張公使有解倒懸者得没其齒終其愚則柟願爲伯臣執鞭夫豈無脣寸之功以謝天下哉今特囚拘牢狴去冠脩而聯纆之其體非復能詘伸坐立其手足非復能持行其耳目非復能視聽其禮貌非復能揖遜退避其口非復能道古今事變明仁義陳帝王之迹假令執事致之堂陛賜之晼使出話言不過頹然一囚而已又安能决胸臆開口一辭爲君子應對哉夫柟淹獄數年心思轇轕毋傳鍾鼓及獄卒喧呼驚報

則便悸怖久之始能定日間與囚徒雜處或勉强一笑不過亂愁苦忘兒女思爾非有所謂樂然後笑者也使憂能傷人則我豈可以延歲月不死哉比年來桎梏無晝夜或爲文賦腹藁成則請于司圄氏解刑而後書已則復刑以故多鄙俗無足觀然猶不以爲恥而獻之官府亦欲司命者知柟頗從事于斯免榜笞云爾夫虎豹惡獸君子忘其兇猛而寢之皮取其文也今柟兇橫異於虎豹而有其文或者爲君子之所寢邪謹錄舊所爲文五首賦二首雜體詩二十首

託諸生錢子萬選李子應宿敬上執事倘忘其宂腐之質而寢其皮毛之文燭日月之光而賜之以不死之惠俾柟求士大夫所儕與親炙盛德而叩其鴻音則夫闚牆之所見內黃之所得者恍然而失矣

與耿忠菴進士書　　盧柟

孟冬十六日臺人某來拆司圜氏曰汝爲我語盧柟屬者進士耿公過濬訪而宛狀曲垂懇痛諸所云要旨謂斯世縉紳元老諸公憐而殉馬文辭早晚消息得原報柟愚闇此伏地叩頭泣血下曰柟不肖勿遵師訓蹈殺乖妄鬼神恫怒横被譴厲疾首圜門抱不測之誅爲名教所不齒者于茲八年今耿公乘驛傳未遑稅鞅遂賜問一因抑不知柟以何緣因得見幸如此然柟知有所感矣請敬陳之夫天地萬物交

錯水火相薄精氣感通梁類流動各以召應故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樂記曰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夫感通固神化之能妙用符契之機也獨無覩于會稽之山夏后氏之穴焉爾乎巃嵸岭岈寥乎其深虛也不知天地氣至則洩蘊蔽出雲霧變化虬蟉盤旋如車蓋旗幟盡匀怪于山谷之間向之靜淵者轉而劃然軼蕩矣夫夏后氏之穴其感之微者也因是知豐山有九鐘焉邈綿曠漠偶乎其塊獨也不知夫霜降氣凝彈鬪雷觸天然自鳴于大荒之野

朝遊乎瓦礫夕諧音乎玉磬轉移之間比于師曠之耳夫豊山之鐘其感之微者也因是知沙丘有鳧鳥焉稱海鼇窟口向宿不知春社既臨翛然竊眾思入華屋少出于珍奇花木之間冷然而乘淸風飄搖乎太淸雖有鸑鷟增繳之施弋人將弗加乎其上矣夫沙丘鳧鳥其感之微者也因是知燕臣鄒衍纍頸縶獄頷乎其刀鋸之俎鼎鑊之蔵也不知夫昭王感吁霜之事按劍解顔尊爲上客卒之推運五德談天地四海九州之蘊吹陰谷之律使五谷繁殖夜爲虜畫

爲寶夫燕臣鄒衍其感之最著然尚遼遠而難言也因是知今日之事柟常受誣大辟伏金索貫三木與盜賊妃伍憫乎自分爲天下大僇也不知夫耿公方受命南還揭旌黎侯之國而威馳乎燕趙之外觸臭類存宛偎令柟遂去塗炭存先祖祀畢少壯之志雪一劍之耻然後朴質横尕以身首謝士大卽柟瞑目而耿公之德已塞乎天壤矣夫柟囚居九幽之地有內死之心無外望圖生之意臺人云云蓋耿公感之在天也而僕長跪遠謝動之以人也夫積誠弗竭則

著之言辭言辭之不足則攄之以爲文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謹以荒疏并舊作四賦十冊敬上伏惟高明垂覽焉

與孟龍川書　盧柟

龍川執事莊周稱膏以明自銷漆以用而割樗櫟之材以擁腫不適用而壽竊嘗笑此語爲不關世故墮四體偶槁木土石能言謨斯世而已及觀夏商末主殺龍逢囚箕子剖王子比干此三賢者視死如遊明惟恐其不銷也用惟恐其不割也未嘗假以擁腫不適用而壽則信乎周言果爲過論也夫龍逢箕子王子比干樂然而死者其道誠有所重故生而有所不用耳義使苟于殺身無關綱常倫理之道此與匹夫匹婦自縊于溝壑同彼三賢者尚肯銷其明割其用潰其擁腫徒適用而弗壽耶然則周之言或有可取與今有人薦高第職在司諫或監察御史給事中犯顏直諫膏身鈇鉞與龍逢箕子王子比干遊則亦何恨于死也若乃讀書行道身未苟人之祿手無析人之圭徒以讎者文織矯誣卿寃抑負明刑與一切盜賊奸宄無賴之徒同斃抑安得不有感于莊周云僕繫獄本末執事悉備而我盧氏在濬世世業農無公卿朝士大夫顯貴故僕得罪後無一人肯援手者而

僕亦不敢出私怨言分定故也假若趙盾受栰狐偃嘗僇柳下惠城旦子臧季札克匠作子產季冥叔孫豹石蜡擬流竄有力者坐笑而觀之彼數君子者能無怨乎哉夫其怨者戚之也不怨者疏之也戚之故民無所不致其愛也疏之故怨而有所不屑也奚若是分定故而已矣今世大夫君子有能與哀於不報之地僕得末減遠徒邊塞汙[illegible]血刃死爲國殤雖未能從龍逢箕子王子比干遊比之徒死圜牆無分毫効力當代者不亦遠乎哉私念至是前莊周所謂愛其明惜其用守擁腫無用而竊壽者僕誠無取焉執事以爲何如」屬者聞執事于四王府耿進士前極稱僕出誣狀又出所作四賦塵上此造化生物之妙也銘刻銘刻

先夫子曰盧柟字次楩濬縣人次楩長于騷賦騷賦之外其在獄所上當道書與柳州貶後諸書無異愛書俗事出其手無弗雅者此眞作手與飾字矜名者不可同日語也私記次楩字子木本富人子好使酒罵坐忤于邑令以事繫獄謝榛攜其賦遍告長安諸貴人陸光祖爲濬令出之

爲瞿脩夫訟冤書　　屠隆

夫風蟬雨蚓、得其候則鳴、過時則世指之曰不祥、今某之爲黃梅人瞿九思訟冤者、此某之候也、非以爲不祥也、某居東海、九思居南海、惟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平生非有期功之親杯酒接殷勤之歡、即問以其人之修短白黑茫然耳、古者蓋有緹縈朱勃郭亮㝢則劉向其人者、能以其言白人沉冤至義聲傾動千古、彼皆於父師交遊之間、言其至情、情至則切、交親則易阿、猶有說也、豈某與九思之謂哉、風蟬雨蚓、彼

鳴其候爾、無所爲、無所求也、今者某之言瞿九思者亦無所爲無所求也、故曰此某之候也、蓋昔者舜爲帝、禹爲司空、咎繇爲理、當其時、斷獄天下則無一夫稱冤者、詩書所稱、蓋誠無之、非其有之而文之也、如使萬物沐清和之化、而一夫獨抱向隅之嗟、則大聖賢之所必問、何者、不欲以一夫而傷清和之化、一夫至細而傷清和之化至鉅也、今夫瞿九思者、眇一夫耳、束髮以才名耿亮聞江漢之上、一旦從吏議、罷孝廉、徙塞外、而非其罪也、則天下之人冤之、何故、豈非

舜禹咎繇之世而有此一夫者冤也、豈非以一夫者之才名耿亮天下所知也、某不敢泛陳今古、即以楚往事言之、當楚懷王時、王聽不明、讒夫闕口、民之沉於覆盆者、或不少矣、獨一屈子之非不白、則天下後世冤焉、往日回風諸作、千秋而下讀之則凄其酸心又何說也、則屈子之麗藻絕代、放在沅湘、令其抱憤懣之氣、而以雄偉深秀峭絕之辭吐之、而其徒有宋生者、又爲之附麗鴻聲以衍句、後來故其冤最著也、然屈子之所以冤者、以其當楚懷王時、若生舜禹咎

繇之世則無此冤、屈子而當楚王、則沅湘之纍也、而生舜禹咎繇之世、則記尚書著典謨之史官也、今聖明在服、大臣忠良、九州萬物欣欣向榮、清和之治遠駕上古、而猶有懷才抱潔如九思沉冤如九思者、是聖善所隱也、九思之罪、蓋坐以士民徂擊其邑令長被乃衣冠、長流塞下、夫徂擊令長非一手一足之力也、令長爲天子牧養元元、覷元元若子、則令其慈母也、居則戴、去則戀、久則思、何徂擊之有、即一夫倡難、萬姓拌焉難、何繇與、令之不才、烏然其民、民不能堪、

郎邑中蠭起而佹之豈一夫之以也九思所造其果
出一夫徂擊如古朱亥博浪之爲乎果以一人自作
不道乎如出一夫發難則九思之罪何辭以邑人亂
則起一令者或者邑人之所同佹也邑人同佹而以
夫獨坐可乎某雅聞九思以才名爲令所禮平生
固了無睚眦之傷何至相佹如此郎如杯酒失歡非
有深怨又何至遂鼓不好亂之衆而一夫奮臂持梃
如實也九思所坐無亦名才爲禍蛾眉取憎衡固天
下所共究舉君賢相所必察也某與九思何爲哉方

漁釣海上不過聞滔滔江漢有年少負奇才之瞿九
思文掩中州名在南國又未幾聞其罣誤受惡爲衆
下遂民心傷其究而已比以公車之役薄遊長安聞
九思方擊登聞鼓奏書自訟於聖天子丹陛之下有
子甲年十三博聞强記落筆如駛才視其父爲書累
千言歷抵公卿大臣稱父寃願附緹縈之義某聞而
壯之相過逆旅勞苦如平生歡見九思溫葛醇謹予
甲髮纔覆額短衣楚楚可憐試以文章倚馬立辦的
然先秦兩漢聲某此時忼慨而泣數行即欲爲之作

一歲投當世之明公大人以大白其事如弦上之矢
矣某亦何所爲亦何所求哉賤臣叫霜庶女感風匹
夫匹婦足關天道皇皇上帝固不以其微細而遺之
也況九思大楚美才包洞庭雲夢之秀擷蘼蕪蘭芷
之芳上可石渠東觀下猶不失牧伯庶司今陛下夢
寐賢哲以與治理有才若思誠廊廟所急若以無罪
見枉卒從吏議而令文藻清譽之士貫木荷殳遠投
窮邈以飼豺虎悲吟於黃沙白骨之場躑躅乎酸風
烈日之下則孤憤之篇且與龍堆馬邑同其不朽又

令十三童子索衣臥路吐其少年英制秀句長謠孤
兒吟爲行道嗟傷見聞扼腕早遊嚴父必至淪落草
閒文采銷滅而無所成此甚非所以愛惜人才培養
國脈也區區之愚蓋爲人才國脈寧詎止爲思一夫
乎古語云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司馬子長之下
蠶室亦與歎於家無貨財交遊莫救乃若大俠郭解
之徒至使大將軍爲之言世之常態古今所同方九
思爲文學有聲家席先人之舊業足具饘粥此時交
遊賓客動引青松指白日執手而稱相知今一旦無

罪而下於理，聲名摧損，家業蕩破，父子垢首囚服，倉皇百走，短褐蕭蕭，泥沙滿面，平生交親掉臂不顧，某切痛之。伏惟明公秀甲河嶽，德侔造化，神明之智，燭彼蔀屋，陽春之澤，下及昆虫，縣㝢戴仰，華　咸頌今九思父子不特一昆虫也，其含冤不止一蔀屋也，明公調和四海，萬物欣欣，協氣流鬯，而猶然使一夫向隅，明公不忍也，特無爲明公言之者，某海濱一介布衣，韋帶之士，躡屩登朝，疎愚罔知忌諱，直吐胸臆，以進于下執事，明公誠亮其無他，俯聽芻蕘，湔雪誣枉，

起九思父子之白骨而肉之，則天下懷才抱義之士，有不肝腦塗地而向明公者，非夫也。惟下執事圖之，某惶恐死罪。

先夫子曰：屠隆字長卿，鄞人，禮部郎中。赤水之文才情舒卷，忽而波瀾浩渺，有一段好處，但未經剪裁耳。而隨逐時尚，持論荒謬，幸其工夫未深，不掩本色。私記赤水萬曆丁丑進士，以縱情聲妓中白簡罷官，自叙其所作以爲交皎而意諫淡紱，故多疎紛，意疎故少精堅。嘗戲命兩人對案分拈二題，各賦百韻，咄嗟之間二章並就，頗復苦心構思，亦只如是。牧齋謂其所傳由李白榆采眞甫游諸集，皆未曾起草之筆也。

卷之二十三終

明文授讀卷之二十四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讀

記一 考古紀 功紀事

漢南北軍紀　王禕

南北軍，漢制也。漢受明命，撫方夏，乃西顧卜宅，作都長安，城闕宮室，光明神麗，固足以備國制而昭皇威，隆上都而觀萬國矣。重惟天子之都，宜有重兵，所以壯根本而嚴衛翼者，庶其在此，蓋上天之象以羽林爲天軍，黃帝之聖以兵師爲營衛，王者規天法聖，則

爪牙之衛，詎可缺諸？高皇帝以神武之資，躬提三尺，糾集義旅，洒掃宇內，天戈所麾，蓬孛消釋，五年馬上，蝨擬鋆而汗介冑，縛嬰斬羽，天下既混爲一，任罷之兵，佚諸農畝，巴渝北貉，無勤遠人，臥鼓包戈，將與天下元元相安於無事矣。然而强宗豪姓，盤互關東，而材官騎士，散在郡國，必虎符羽檄，名而後來，帝室自居，苟無武卒銳士以衛翼之，殆非所以防未然而塞不軌。此南北軍之所爲置也。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衛士，左右二都候，南

屯公軍蒼龍玄武北屯朱雀東明朔平八司馬凡衛士二千四百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爲光祿勲其屬有左右五官中郎將虎賁羽林郎左右監凡衛士三千四百六十一人北軍所以衛京城也主之者中尉其屬有中壘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屯騎胡騎虎賁八屯校尉而胡騎不常置惟中壘射聲虎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留城外總凡軍士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而胡騎虎賁所領士數無所考大抵衛尉主南軍以衛宮城實居乎內中尉主北

軍以衛京城實居乎外相爲表裏其勢常相均然亦使之自相爲制焉以史考之北軍在外而或兼乎南軍南軍在內而常重乎北軍何也國有大故則北軍亦環宮而屯故五校嘗入爲宿衛之兵是北軍或兼乎南軍也吳漢之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以送葬而不易於發南軍是南軍常重乎北軍也豈其兼乎南軍者在外之兵多重乎北軍者在內之兵精故歟然古者內兵不外出以根本之當壯衛翼之當嚴也漢初猶存古意南北二軍未嘗出雖嘗出矣而其出

未嘗遠高帝十一年發中尉卒軍灞上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軍長安故曰雖出而未嘗遠也至于武帝始以衛尉擊南越宣帝又以羽林佽飛諸兵擊諸羌厥後自明帝至順帝南軍遠出者二北軍遠出者六而高帝建軍之本意於是廢矣竊嘗論之天下形勝惟地與兵漢都長安阻河山之險左殽右蜀太華涇渭表裏襟帶金城千里隱然天府之國矣而南北二軍負城環宮路俶而營列棋峙而星布平居無事則虎視眈眈四征不庭則如火烈烈戎心好膽戢栗駭

落跳敢弗率以干我天威可謂兵形地勢兩兼得之于以鎮安四方鞏固萬代永永無斁高帝之貽燕于厥子孫者神謀聖略何其宏遠也是用著其建軍之本意以詔後世若乃官名之更革損益先後不同士卒之調遣增減始終有異已詳於簡牘者茲不復書

唐兩省記

王禕

人君居至尊之位其職無他在乎任相而已若稽古昔黃帝命六相舜舉十六相而相之名始立湯之左右用伊虺周之左右用周召而相之員始定蓋相者所以貢亮帝載緝熙皇極佐天子而統大政者也人君非相焉是賴其孰相與共理天下乎唐有天下稽古建官置門下中書兩省以爲左右相之所治而門下有侍中中書有令則所謂左右相也然而初無定名亦無常員或曰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則無定名

也侍中及令其人不常置而尚書左右僕射亦宰相職則無常員也雖其定名常員先後不同而其佐天子以統大政者職任惟均其事權固無與比隆者矣蓋門下有省昉於晉中書有省肇於魏齊皆以門下爲黃門省或以中書爲內省而唐自高祖太宗之世門下中書式遵往制至高宗龍朔元年始改門下爲東臺中書爲西臺至后光宅元年改門下爲鸞臺中書爲鳳閣玄宗開元元年又改門下爲黃門省中書爲紫微省尋皆輙復舊蓋門下中書在宣政殿之東西而尚書在外謂之南省故門下中書總稱北省又別稱門下爲左省爲東省中書爲右省爲西省而復通謂之兩省焉是故門下爲職所以取旨而出納乎帝命中書爲職所以造命而黼黻乎皇猷至凡軍國之事實參而總之故下之通乎上者其制有六曰奏抄曰奏彈曰露布曰議曰表曰狀門下皆審署申覆施行焉王言之制有七曰冊書曰制書曰慰勞制書曰發日勅曰勅旨曰論事勅書曰勅牒中書皆審署申覆而施行焉於是天子之布政任官詔旨命令

之出首經兩省其或令焉而非其法任焉而非其人門下取旨既隨時而駁正中書造命或因事而封繳彌綸潤飾使無缺失上下相成而治本立矣茲其所以弼庶務而度百僚叶萃工而釐萬邦也歟抑嘗論之兩省之建固均爲天子之相而事權所寄初不相同其於軍國之事雖參總之亦未嘗合而爲一也故事政事堂在東省宰相議政之所在自中宗永淳二年裴炎以中書令執政事乃遷之於西省則兩省事權至是已合爲一非復祖宗之舊矣豈非其沿襲之

弊哉今按兩省皆三品門下有侍中二人黃門侍郎二人給事中四人左散騎常侍二人諫議大夫四人典儀二人起居郎左補闕左拾遺各二人城門郎四人符寶郎四人弘文館校書一人中書有令二人侍郎二人舍人六人右散騎常侍起居舍人右補闕右拾遺各二人通事舍人十六人自餘兩省小吏各有差其詳則六典之書具焉謹著其畧以爲記

先大夫子曰王禕字子克義烏人洪武初徵用降漳州通判名修元史與宋文憲同爲總裁書成拜翰

林待制五年出使雲南爲元使所害年五十二正統六年贈翰林學士謚忠文公文欲並驅文憲頗有意于博洽故考索之功多非自然也胡長山稱其音節曲折與黃晉卿如出一律

敘廣右戰功　唐順之

紫江沈公自蘘指揮使時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賊憚之未幾調征永安管以數百人擣陳村寨賊牆立山上公一人拍馬而登賊邳下山誘公入淖中馬陷以跡拄淖中而騰其足及於陸三酋嚮趨淖劫公一酋鏢而左一酋刀而右夾馬一酋發弩十步外公捩頸以過鏢而挑右足以蘘刀鏢離頸寸而過刃着於鞍轆然斷鐵公射鏢者中缺項殪左挂弓而右掣刀斫刀酋於鐙間斷其頰車折齒殪弩者悔失弩傻

而手行上山公又射之中脅既連斃三酋後騎至我其酋公以二酋讓後騎而襲斷頰者自爲功餘賊麋而入箐追兵戰於箐中斬酋若干級毒弩中公髆整軍而還驗功或以斷頰者非全首難之監軍吳布政怒曰賊豈伸頸而待斫乎命紀之以功遷都指揮僉事義寧賊寇臨桂掠而還巢公追之巢有兩隘賊伏兵丁嶺隘以伺使熟猺以某隘閉告而導公入丁嶺公策之斬所閉隘而入果無兵守於路擒販者數人以丁嶺之賊告遂牽以導巢西熟猺亦以公斬閉隘

告丁嶺之賊、賊還趨巢、大破之、賊奔、公獨逐一酋、酋騎而走崖窖、釋騎跳而下澗、公騎跳而下澗、澗深沒頸、馬浮而岸、巳盡濕、束濕馬於樹、緣澗而求酋、酋泅而逃、躡水中、影射之、血縷、水上、入水斬之、後騎相屬至、厓望見公、提人頭、立水中、厓峻不可跳、乃尋路從公、則賊遁已遠、公乘濕馬與諸騎追之、猶斬數十級而還、劫湖賊八千餘、渡江而東寇、諜者告、公倉卒率五百人待於江岸、賊自面衆去蛟龍滑石兩灘各數里、諜者又告賊俺而歸、將及江、公以爲滑石灘狹、牽

緣而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澗、成列而濟、衆難圖矣、吾欲奪其澗而致之狹、令製旗、軍中無尺布、伐岸竹、揭竿而編篾以爲纓、刻頭成數百旗、插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燃柴烟以疑賊、賊至、果避蛟龍趨滑石、公分兵兩岸、而潛以小艦載勁卒數十、伏葭葦中、賊營於中洲以覆濟、濟且半、公以艦乘瀧急衝之、兩岸軍譟而前、有酋騎而水立、挺鏢當艦、公合艦跳水、斬鏢酋、人騎皆踣、洲上賊辟易、賊濟者西奔巢、未濟者却東走上山、而復潛趨蛟龍灘以濟、洲賊孤、艦

軍攻洲、兩岸軍始至、下水夾攻之、洲賊後行擠墮溺溺死無筭、其前行盡俘之、得生口首級若干、收賊所掠牛畜之在兩岸者、是役也、以五百人破八千餘賊、公用奇、往往如是、復以功遷都司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發兵數萬人、督府奏誅之、一日督府召公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助猛奈何、公素能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徒貌合耳、公復密語督府云、如此可使璋擒猛、督府復曰、猛乘上流之勢、擁兵建瓴而下、則邕梧諸郡危矣、奈何、曰此不足憂、土

官大率他富貴、戀巢穴、所以叛者、懼誅耳、非有他志也、猛離田州、而子女玉帛皆在彼、或乘虛襲之、猛安得不慮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趾、曰猛走交趾、則閉不能歸矣、猛安得不慮乎、猛果如公所料、而岑璋雅敬公、公潛使人于璋、于是督府進兵、分五哨入猛、勁兵盡在工堯、諸將死讓、無敢當者、公自請將中哨、當工堯、去工堯五里而軍、進攻隘、隘堅、復退營五里、而糧且盡、湖兵五千人請于公、願得一飽而死敵、公時併有自齎家糧五十石、與湖兵人給之升、而官軍縮

腹、張目以覘、湖兵、分米、不敢、言、公撫以爲計、時左哨
將與公隔江而軍、公潛濟江、就左哨將乞糧、而請幷
兵攻工堯、左哨將以分地拒公、公笑而還、曰兵糧吾
自有之、姑試公耳、左哨將慚、公還軍、乃夜分軍三百
人緣山而右、走間道、三百人緣江而左、上山、並繞出
工堯背、插旗爲號、煮餘糧爲稀糜、食而遣之、黎明合
戰、賊殊死鬭、我軍却、麾而進、又却、公親斬却者一人
而提其頭以令、軍復麾而進、先所遣間道卒皆已至
登山插旗、初岑璋既與公爲約、而遣兵二千人陽爲

助猛守工堯、遣精卒千人以護女爲名、居猛左右、璋
兵在陣後、望見山上旗、大譟曰、天兵得工堯矣、潰而
却、猛軍見後陣却、亦譟而却、我軍乘之、斬猛子邦彥
于陣中、蹂尸數里、遂入隘、得其積粟、軍始飽、乘勝攻
田州、猛聞工堯破、窘急、欲走交趾、而璋卒五百人誘
猛妻以歸、五百人獨守猛、指猛所欲走、紿之曰、此路
皆天兵也、不如且走歸順爲後圖、猛不得已從之、璋
待于境、相見、因相抱哭、璋以子女歌舞飲食恣猛、圍
酣之、而潛遣其子報公於田州、公入田州五日、而諸

哨始至、璋所使報猛所在者、亦頗洩、左哨將移軍躡
歸順境索猛、欲破敗公事、自爲功、璋以二十牛百甕
酒犒軍、而謂左哨將曰、猛誠有之、公無急也、於是醉
猛而斬其首、函送督府、慚他因首買猛尸而以與左
哨將、左哨將喜於得猛、而插軍獻猛首督府、則猛首
已梟一日矣、猛死、田州平、安置猛子邦相於福建、而
議設流官、公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未戢、田州復
然、兩賊且合從起矣、督府不聽、且調公守田州、公請
以他將假守三月、而待希儀治裝、他將守之一月、而

田州酋盧蘇、果與思恩酋王受連兵劫城、他將狼狽
歸、田州復爲賊巢、公又言於督府曰、兩酋能用其衆
以復故主爲名、今若返岑邦相於福建、而置之南寧、
此奇貨也、可使兩酋坐受縛矣、督府復不聽、而徵兵
數十萬征之、旣而失利、督府以罪罷、新督府餘姚王
公至、其所以撫定兩酋、公多與其謀、因薦公右江叅
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皆賊巢、軍民至
無地可田、而室廬妻子數被焚劫、郡府劉璉殪於賊、
郡府劉鉞間出城、矜中其腋、自是諸軍民官必甲而

後敢出城城兵又疲不足仗公為猺將如議剿五都五都去城五六里而巢最險賊又據險所獲人畜最富巢中不聞官兵者百餘年公乃以五百兵付百戶將紹宗使擣其巢賊蜂出裹我兵殺數十人而隘其入路使不得返我兵即賊巢為營固守而因賊糧以為食然氣奪不能戰賊亦欲坐踣之于是百戶潛遣人芟而告急於公公即上馬復聚兵得五百人入巢為援既至聲銃者三因奮擊賊百戶兵聞銃聲亦出合擊賊賊分兵為二腹背戰我兵鼓譟斬級賊不

支然尚橫鬬兩陣中守隘不肯散公使人芟而以勝告百戶百戶亦使人芟而以勝告公公因謂百戶曰汝且據巢毋出待賊服乃已不服更夾攻之可盡擒也賊素怯柳州兵最易與至是詗曰汝誰也敢入吾巢公使人紿曰是新參將老沈所率藤峽軍耳兩江賊熟老沈名而憚藤峽軍因咋舌曰吾向知柳州兵不及此相持數日賊不退然心懼因熟猺為解熟猺者界漢人生猺間陽附官軍而陰附賊或官軍勢盛附官軍賊勢盛附賊以為常於是熟猺閒說於公

曰請為兩家解鬬公度賊尚勁乃且聽其說而謂熟猺曰返我生口牛馬我兵乃去賊以所虜生口二十牛馬百四十為獻賊收衆奔山頂而空隘以遁百戶兵公兵與百戶兵牽連行至城城中人讙始知柳州兵之能戰賊也公以為欲大破賊非狼兵不可右江狼兵惟那地最勁乃請於軍門以那地兵二千戍柳州柳之行戍狼兵自公始先是賊勢張甚而熟猺及城中黠吏民多為賊詗者賊耳目徧官府左右官府閒闔動色情性賊在溪峒千百里外輒知凡議大征

或雕剿口語沓沓未及聚兵而手足盡露以是賊得陰為備或伏巖藪伺官兵殪之或先徙妻子畜聚於鄰巢而自空巢以待官兵官兵至徒手無所得甚者我所任為鄉導往往為賊誤我入死地崩墜厓谷不戰而糜爛者過半而賊以耳目故益知官軍虛實與民積聚少多乘虛掠多所入無一當而所壁無不飽我兵築堡增戍則益紛然如刻穴守鼠而賊活脫不可蹤跡公以為圖勝算莫如得賊情得賊情則莫如謀而使官府人為謀則賊生疑於是陰求得素與猺

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買物名至府密謂之曰吾素
知若輩通猺吾不罪若更與若銀爲販本若試爲我
詗賊衆感諾乃人給銀五兩使益買物散入諸峒中
諸猺雖凶暴桀殺人然販者至則喋喋傳送護衛飲
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雖絕棧深箐販者
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販者輙先知奔走報公公厚賞
販者而秘其事雖肘腋親近絕不得聞至期鳴銃者
三則諸兵皆聚第謂之曰今日出某門而遣心腹人
爲旗頭引諸軍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不知曰然

則汝何引我曰公强我往我漫往耳軍行千萬人其
所往獨公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頃之刻營設伏賊
果至遇伏奔追殪之已而賊寇他所則公軍又已先
在或絕遠村聚賊廋官軍所必不至而潛寇則公軍
又已先在賊始驚以爲神而我軍亦不知公自何得
之也公始至柳令諸猺得出入價買游嬉城中無禁
諸猺時入府見公公兒女撫之久之稍稍擇其巧便
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詗賊後賊發其火伍中輙報公
公又厚賞之而間謂諸猺曰若見我若妻子何不來

見夫人諸猺叩頭不敢公曰試令其來已而猺婦五
六人來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線包帕諸物以銀簪
簪其頭又命諸妾婢灌之以酒人數大碗察羣婦中
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摘之他所勞苦之曰若
夫爲吾大人盡力良苦私賞之包帕銀簪諸物倍於
人前所賞者而益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之
勿令人知也諸猺婦既多得賞又酒醉跟蹌舞呼出
府門猺夫望見之歡喜爭前掖而歸巢自是諸猺婦
來者至數百人夫人傾筐篋針頭線尾皆盡猶不能

給而猺婦相戒以勿令人知者猺婦又洩之以所獨
得珍果美物誇諸猺婦以爲夫人愛已諸猺婦皆快
快心羨嫉其夫使報賊冀已入府得珍果美物而公
間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猺婦自是
賊中消息或諸猺不肯言則猺婦嗾之使言或諸猺
竟不肯言者則諸猺婦自以使人至巢賜物時附耳
語云云若勿向我老公語也公用兵風雨來去既得
賊時率輕騎（不旁及）剿其尤劇者一二人兵至巢以管爲繩
繞記劇賊家示諸軍所捕繩之內老弱婦女牛畜無

一免者繩之外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及者遂出巢數里遇平地度賊援所不至則停軍審究其爲劇賊家婦女牛畜者收之其雖獲于劇賊家而係鄰家與鄰巢者還之諸猺得完室家與見還者皆喜以爲往時官軍入巢見人輙殺或賊逝則搜斬不爲賊者以充級故賊詈我輩我雖爲賊時得脫或保孥貲汝輩雖不爲賊時見殺或孥貲爲　自今我輩乃有顏面詈賊矣公入巢有助賊戰者既還軍遣熟猺檄之曰若奈何助賊戰吾剿若無赦頃之擣其巢盡殲之自是

凡所雕剿歷數百巢竟無一人敢助賊戰者雕剿所過他巢或刀弩而鬥鬭既還軍則檄曰若奈何刀弩而鬥鬭令罰若五牛不者且剿自是所歷百數巢竟無一人敢刀弩而鬥鬭者所獲劇賊多不殺剜兩目刵兩耳賞銀數兩而還之巢自是他賊有所虜掠多不遣兵而用剜目者騎而一人牽以詣賊使徵所虜掠賊見之驚曰某巢某也震懾不敢隱盡還所虜掠而剜目者索不已賊至出自所有與之公以給被虜者而以其餘給剜目者剜目者每一入巢則利益多

而爲賊者所獲每不補所償則益無利在柳州所剜目七人其六人皆爲官用其還巢而復爲賊者單萬星一人而已公竟以計擒殺之公始議發兵故制欲發兵必請督府督府檄下乃發公以爲吾治文書吾掾史知之文書上府府檄下我府掾史知之多人知則洩又柳去督府千里待報踰時坐失機會而書檄往來水陸諸巢絡繹能保不爲賊得於是凡率兵入巢未嘗先請既勝則上首虜督府而以邏逅追賊至巢爲解於是督府不能以文法詰而兵謀得無洩公

嘗欲剿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佯病所部入問病公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去賊二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公耳目多賊不能藪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又嚇之曰公且剿汝則又走之他巢他巢嚇之則又走跰血瘇以死或餓稿崖谷公又毎以甚雨淒凍風冥之夜察賊所止宿處四散遣人齎火銃以筒貯火衣毯衣毳帽與草同色潛至賊所夜聲銃者三賊盡驚老沈至矣挈妻子裸而蒲伏上山頂兒啼女咷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不者且

爲虎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爲賊之利至此黎明下山詗之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至城詗之時公所遣衣毳者四散諸巢同夜舉銃明日諸巢所使爲詗者亦同會于城旁西巢人謂東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東巢人謂西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則固已更相怪駭已而詗之城中人則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也益怪駭曰昨聲銃者誰耶鬼耶諸猺又自相嚇曰虎咬人者老沈所使也自此賊益膽落或易面爲好猺傭而柳城四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數百里無敢訶

者其軍民往往寄牛於猺家以耕或索雞酒於猺猺不敢不與公在柳先後十三年名賊宿猾幾盡而韋扶諫者馬平四都猺賊弩中知府膊者也兇猾甚先是嘗七捕之不能得至公亦七捕之不能得會有報扶諫逃隣巢三層巢者公潛率兵剿之至巢則扶諫又已與三層賊往刦他所而三層賊妻子獨在公盡俘以歸計七十餘人平時公所俘賊妻子盡以與狼兵爲賞至是獨不與而閉之空室中善飲食之公又陰使狼兵數百人怒而挺刀猙獰入室恐諸婦女作

欲搶狀公佯執鞭痛鞭狼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深德諸婦女而潛使諸猺聞之以繫其心公又使熟猺謂諸猺之亡妻者曰吾不害汝但得韋扶諫則還汝妻子矣諸猺四五人來投公公令入空室視其妻夫妻相持哭其小子牽其父哭妻曰非沈公吾爲狼兵殺且搶久矣已而怨相詈曰咄扶諫非汝爺非汝娘何不縛以贖我諸猺心動而別復見公公曰欲得扶諫耳諸猺曰扶諫已逃他巢圖之實難雖然願公切勿以吾妻子與狼兵也吾且爲公緩圖之公曰諾因

殺牛犒諸猺而去之諸猺踪跡扶諫所在遂往以言惱扶諫曰還我妻子扶諫不應諸猺因曰我輩失妻子計窮惟有更隨汝作賊耳扶諫喜諸猺乃詭相與計曰今官府虜吾妻子而穿山驛與守堡百戶與巡司俱在山中今往劫之三印可必得也官府懼失三印得重罪以易吾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諫既離巢則黨益孤諸猺因醉扶諫與其黨而縛之置巖洞中而使熟猺報公曰得扶諫矣恐見覺可遣吾妻子於三十里外相易公以爲吾不遣諸猺且謂吾怯

於是鎖諸猺妻、刃挾之以行、至三十里、使熟猺諭諸猺曰、諸猺且劫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戕、諸猺請於公曰、吾獻扶諫、懼讐、公可遣三十人至巖洞自取之、公慮諸猺有變、乃選徤卒十五人、賞而遣之、曰得扶諫、吾且賞汝、若諸猺役汝者、吾且重賞汝家、又以十五人付之熟猺、而質熟猺妻子曰、十五人者、損一人、汝妻子虀粉矣、至巖洞中、果得扶諫而出、諸猺閉之五里外、懼扶諫往而妻子不至、復要公曰、必相易於此、公又曰、吾不往、諸猺且謂吾怯、於是先遣諸猺巾

妻女四五人往、言刃挾諸婦女狀、諸猺吐舌、懼殺妻子、帖息不敢動、遂易扶諫以歸、剜扶諫目、截耳、劓、心手足、斬之、而四懸諸城門、諸猺出入城者、見之無不股慄、諸猺既熟公威信、公嘗調一巢往征他巢、雖懼讐、然不敢不往、牛畜盡俘以歸、獨首虜生口覜狠兵爲少耳、公亦盡以所俘牛畜賞諸猺、其後復調而與之期、會天大雨、諸猺懼失期、乘雨泅溪水、沒者六人、公勞苦之、命沒者人三牛、付其家、其餘皆遣還之、自廣西爲將、如韓觀、山雲、惟能使猺人不作賊、至公能

使猺攻猺、則廣西所未有也、十六年、而有思恩岑金之變、初思恩府土官岑濬叛被誅、而立流官、以其酋二人徐五、韋貴爲土巡檢、令掌其兵各萬餘人、而聽於流官、然夷民獷悍、不樂漢法、數十年間、凡數叛、則數舉兵誅之、而亦不能定也、當破岑濬時、調兵鎭安、鎭安掠思恩生口以歸、已而其中一人長大而姣、因託言岑濬子、而名之曰金、夷民益思亂、鎭安乃潛名其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金以歸、鎭安因要之曰、金立、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金

而遣之、諸酋聚兵五千人以奉金、將攻城郭、復故地、諸夷多欲爲響應者、勢洶洶、而先時濬既誅、其酋惕酋者無所歸、乃率其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爲打手、賓州兵素弱、故倚打手、至是酋欲往投金、以迓時公與兵備皆在賓州、酋入言於公曰、酋小主人在、請往、公方慮岑金之危思恩、未暇慮酋之在肘腋也、聞酋言、獨心駭、以爲金去賓州數百里、而酋應之表裡、相扇、賓州危矣、賓州危則咽喉哽、咽喉哽則廣右盡騷、而何有於思恩、此事大不可急圖、宜以計欵之、乃婉

色好語謂留曰、汝第往、我發征田州調兵鎮安時、巳
聞有岑金在、是岑濬第九子也、留聞是言、固巳剌心、
公因叩留曰、聞鎮安繫金甚堅、何因出乎、留詭曰、百
計逃耳、公低聲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
留、而呼留至密所、曰、為我一言語金、若欲官、必毋殺
人劫城、若欲殺人劫城、任汝自為之、金能聽我言、可
以狀訴我及諸上司、留唯唯、公遂與留銀十兩、而以
花紵方褶之、納留懷中、為我寄金、得官後為衣衣之、
可常念我也、公復紿留曰、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

留曰、金誠當盡力、然金方倥偬、安能辦此、公笑曰、吾
豈遠責金耶、且欲得一帖為信耳、自是益信公無他
腸矣、留出、公又呼還謂之曰、我幾忘之、韋貴徐五素
仇汝、亦仇金、可善備之、無墮彼計也、留詣金、且如公
言、金大喜、具謂倘公可得官矣、因率其兵五千人詣
賓、見公至城門、門者懼而報公、請無內金、公怒罵曰、
金非賊、奈何不內、覘者以告金、金心益安、率其衆散
入城、而與留及其親信二十人皆束甲見公、公曰、金
來乎、留曰來矣、金叩頭、潛以萬金帖子奉公、公復笑

曰、若窮見安得此乎、金曰賴公力得官、不窮矣、賴公
力、誠不敢忘報公子孫、公戲曰、汝土官多不知恩、汝
得官且忘我矣、況子孫乎、金唯唯不敢、公乃令其姪
出見金、曰金汝兄弟也、金得官、他日每一出征、乞金
四功與汝、公復為金計曰、汝賂我、兵備公獨無賂乎、
金對不敢、公曰、第寫帖子、吾為汝致、公以兩帖子示
兵備、笑而火之、於是遣金詣兵備、始金叛而留且往、
兵備甚懼、公潛與兵備計、此事大禍叵測、公衷情未
熟、一語蹉跌、敗矣、不若一以聽我、兵備唯唯、及見金、

但言吾覩金有福相、以微動之、且曰此事一聽、況公、
明日公詣金營、犒之五牛酒五十尊、又明日兵備犒
之如公、公復名留與金謂曰、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
倘牆箭刺客殺金、是貴五殺金、非關我事、今一以付
留、可無嫌金也、留乃日夜甲而擁金為備、公復遣其
姪至金營、與金同飲食臥起、金自是心死於公矣、公
欲縛金而憚其衆、時巡按在南寧、將誘金至南寧乃
縛之、乃請兵備先往密語巡按、以故公謂金曰、吾挈
汝訴巡公、吾代汝詞、公為金作訴稿、塗抹四五次以

示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倘貴五伏人於
路暗箭射汝不若易汝土官裝衣青衣雜掾史中而
先我馬令五千人後行金如公言路中飲食公與金
同席語金曰貴五以重賂賂吾庖使毒汝則奈何自
今以後吾所食汝亦食吾所勿食汝亦勿食可也金
如公言而益以公爲愛已行七十里至思龍驛公晨
起耳語金曰今往南寧南寧人皆言汝叛聲甚惡以
五千人往則人益疑汝不若散遣三千人而選心腹
從卒二千人以往是汝不撤衛而坐息人言也金以

爲然選二千人往復行一日去南寧百里公謂金曰
汝至南寧久候而諸從人衣糧懼不給不若以千人
營於此而以千人從爲便金亦以爲然從金至南寧
者幾千人金入見巡按巡按好語慰之曰吾爲汝奏
明日巡按遣人至金營偏其衆而留金以待奏居五
六日公度金衆衣糧且盡復謂金曰思恩去南寧近
耳何不遣其半取衣糧而坐待糧盡衆且散矣金復
遣其半衆行金所遣千人營百里外者久之亦以衣
糧之稍稍散去而獨五百人尚散處城中公欲縛金

而又以爲五百人者迫死而很鬬則殺傷幾何更欲
爲計而金所遣取衣糧者適至則從金者又千人矣
公知金未可動間請於巡按公且往南寧而以金從
可於路圖金也至思龍驛忽報韋徐將萬人在陽以
迎巡按而陰襲金金驚而跳公與兵備巡按謀之曰
禍矣公請巡按且陽爲不知而聽希儀徐圖之公出
呼韋徐駡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得官與不得官唯
朝廷所命汝安得私讐之是時金尚駐近地覘何而
韋徐部中亦有爲金耳目者金聞公言復還公行三

十里金道伏候公公曰咨金耶汝尚不知死貴五兵
至矣可疾入賓州匿吾參將府則貴五無如汝何矣
金馳馬入賓州公復於巡按曰金入賓州矣巡按兵
備至是始有面色自金往南寧返賓州飲食起居無
不隨公居數日韋徐復私公曰請甘心於金公又怒
罵韋徐亦莫測公計所出也公密請於巡按散遣韋
五衆而後圖金然是時金衆尚千餘人與楊留所統
殺手千人皆在賓州內外公與兵備謀公可遣楊留
殺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公間謂金曰楊留殺手百

人護廵按往柳州矣汝盍將百人護送四五十里以自結乎至五十里金欲返公又拉之行百餘里金又欲返公曰汝獨返勢弱倘貴五伏人待汝奈何今去柳且近汝何不與酋偕至柳而偕還金遂以百人至柳其酋長十餘人皆金死黨驍徤會金於路躍馬而墜公以機責其酋五六人曰何不護金而令至此痛抶之五六人皆病創臥然尚以公愛金故彼抶不敢恚公金至柳入叅將府公命夫人見金曰金我兒子也金得官聽調往來貴縣吾縱不在汝必見之金益

喜置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大酋其五六人既病抶臥獨四五人從金而酋所部打手百人與金兵百人皆嘗於城外柳城故有狠兵二千人足以虞變公將縛金先以狠兵三百人護廵按三百人護兵備而以二百人入叅將府待事謀既定因酒中戲謂金曰痴兒子汝往時懼誅又懼貴五逼意常不樂今無事矣何不痛飲金與諸酋皆盡飲至醉其夜遣狠兵縛之黎明遣人召酋於城外狠兵夾握左右立酋與其黨三十人見公公大言曰非楊酋忠不能成我事以銀十兩勞酋取紅紵挂酋酋愕然公曰汝為之而汝不知乎金國賊也非汝與吾同心誘金至此吾安得縛之酋大駭泣下曰酋小主人也公曰汝為之而欲誑衆乎公意又欲以疑酋於其黨也酋懼不能言其黨三十人皆股慄公復曰吾且為酋奏功矣因見酋於廵按廵按勞賞之如公見兵備兵備勞賞之如公勞城外二百人牛酒而令酋率之還賓州遂令酋齎牌散遣金衆之在賓州者曰所誅止金一人酋既惶恐見紿又虞同行者猜已賣金相讐見殺于路中日夜

躕躇為備奔歸頭之遂發病死金兵聞金縛皆散去公乃以金與其酋之病抶者酹而縛者解廵按府而撲殺之思恩復安當是時使公不先欵酋則金必不至而且攻城殺人使公在南寧賓州縛金則困獸之鬬何所不噬使公聽韋徐甘心於金則兩客相鬩而主受其斃惟公緩之又緩以漸脫金于五十人之手若剝筍然待其為一夫而後縛之人以是益多公之筭而韋徐諸土酋亦益謂公不可測也公見督府於梧時鹽船八十餘出峽賊不能前左江孫叅將千人

送之不能督府以命公先時公泝峽峽中大酋長公丁嘗謁公公寄六羊令公丁牧養至是遣人取羊於公丁公丁奉羊至潯公命諸鹽船牛酒犒公丁與其從人謂公丁護船上峽公丁身居公舟尾命其黨乘小舟護船喝曰吾以身質於沈公護不謹吾碎矣公因命班首一人與公丁從人護船至武宣未返時孫參將與左江兵備聞公丁在公舟欲乘間捕之而寄言於公公曰此斷不可人信我而我詐之不祥招而縛之不武且獲一人以疑諸夷將焉用之此斷不可

公居常有所徵名雖其深溪絕崗未嘗不來其來雖桀猾宿惡未嘗輒殺其可諭者諭之其不悛者必遣還巢而後捕之故公以此語兩人兩人猶豫未決公乃摘公丁告之故曰可亟歸矣公丁大感泣去而公所遣班首護鹽船上峽者亦至不失升斗公以報督府督府笑曰孫參將千人乃不知沈參將一班首十八年七山之役奪兩參將於虎口功猶許公胆勇機警善撫士其私財與所得俸祿賞賜半以給諸人爲耳目者其出兵多齎私財以行有先登與斬首者就

陳給賞不失頃刻故人爭盡死力公嘗笑曰人以貴財積賄賂而博官吾以貴財購首級而博官豈爲非計哉其征陳村時染危疾所部皆自啟于神前以禱公刀穿手矛剚股鉤刺脊繫鐵鎖我之痛楚諸體皆徧最後至者一人無所施乃箭貫喉爲禱其得士心如此嗟余宦游而得當世名將數人北則馬永梁震西則何卿南則公震與卿余未之識而識公與永永魁壞長貌而氣特沈毅見人頹首下視寡言笑公短面獰悍目炯炯燭人議論磊落激發皆所謂偉男子

也公與余稍談及廣西事余是以得撰次之公戰功尚多余不盡聞也公謂余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牽掣擬議不能展噫嘻若公者猶爲未盡其用哉

巡海副使柯公海上平寇記　王愼中

自孔子荅衛君問陳之言存于冊、學者習傳謂軍旅與俎豆爲二事、軍旅之事自有治之、而爲俎豆者莫肯過而問也、由是顓固迂懲、掀其盤辟委蛇之業、以畀軍旅、而恇弱葸細、不閑於兵、亦卒爲治軍旅者之所慲、偶有能乎彼者、則以爲才之兼而已、蓋孔子用於魯爲夾谷之會、雍容壇坫之上、卻萊夷之兵、若逐豚鼠、論者直以爲聖人之才鉅而能全、有文事而亦有武備、卒不知夫軍旅之事、固俎豆之所出、其盤辟

委蛇而徒以恇細見怵於治兵者、固非孔子之所謂俎豆也、故夫嚴固強決、凜乎不可犯之武、乃其兢惕對越之精、而潛深參伍、淵乎不可測之幾、乃其齋戒神明之用、其約束於節文制度之詳、優柔乎講習論說之數、而常若三軍之在行、不待鋒刃之交、鼓鉦之奏、而後有制勝之威、此孔子之所謂軍旅之事也、如是而偶有伐肆絕忽之役、以有事於兵、而嶷固出於兢惕、參伍由乎神明、兩軍相接、紛紜於鋒刃、震動於鉦鼓、聽乎其若在堂陛階序之間、鐏罍之逡巡、珠鏘

之擊拊也、嗟乎、聖人之學不傳、而軍旅之事、儒者益擯而不講、援枹鼓、親矢石、遂爲武人之所守、學而爲仕者、務自詭於儒、以玩安養高、苟自矜重、掩其恇細不閑之愧而已、此方今之大患也、比歲閩海多警、朝廷以爲憂、制敕畀按察憲臣以海爲責者、尤愼其人、而福建實得青陽何雙華公、公之在鎮、值島夷佛郎機　長率其黨、卒浮海爲寇於漳州、瀕海爲州而鄰於漳者、咸若其害、而東甌南粵、均以爲警、是時天子方勤卹東南、慨然于洪波之不靖、爲特遣重臣制置

浙閩二海軍事、符檄下公、委重特至、而督促亦不少貸、公發策決機、取成於心、所選文武吏士、皆得其才力所宜、形便所向、鼓倡作率、各有怒心、探囊懷中授之、使往、公爲之出次海壖、增其氣勢、兵出不浹旬而薄夷舟之所泊、其與夷戰、不崇朝而克之、魁長徒從無一能遁者、盡俘以來、一時蕩平摧陷之功、播喧海嶠、風聲所憯、殆窮日出之域、於乎盛矣、公學乎聖人之學、其獨得妙契、舍去世儒攣曲支離之見、而一趨於易簡、講究服行、旦夕不倦、所至與學者發揚宗旨、

討論歸趣、脺乎仁義之色、道德之談、觀者徒見從容暇適若無所爲、而警變迫猝用凶器臨危事、奇偉之功、捷取而全收。意公陰爲挨謀祕怪荒忽、人不及知、自有戰陣之學、如衛靈公之所問者、惟其藏之微密、出之深眇、不可得而見耳。嗟乎此乃近世兼才者之治軍旅、公之所能、固不出此也。觀其洶濤巨浪稽天浴日、蒙衝千百、並進班布、雷礮駭發之機、鈠矛夾刺之利、無一不具於胸中、而戰休兵偃、廓然無有此詭祕怪荒忽之挨謀、籌於形勢之間、動乎耳目之項

者之所能爲乎。蓋其以孔子爲學、而得乎俎豆之所傳、故見於軍旅之事如此、信可謂盛也。郡侯盧君璧郡丞龍君遂與龍溪林尹松遣使至清源山中屬愼中爲文以紀公之功、公於是功尤遜不獨居、而推其美於下、嘗以郡守丞贊協圖議之齋、邑令奔走先後之勞、而非三君子之助、我亦未知所濟也。盧侯輩思以昭公之功而圖其不朽如是之勤、上下相與之間、有以愧今之私己而狹人者、亦可記也。柯公名喬字遷之、由己丑進士爲御史、以直諫謫而後起、今以福建副使巡海云。

張郡博去思碑記　鄭善夫

汀郡博味芹張公厥諱泮、去汀十又四年、郡弟子員追思不已、僉欲竪碑學宮、表章其恩義、嘉靖甲午、大文宗江公至、知人愛士、崇教尚賢、諸生復具先生恩義狀以聞、獲公俞允、貢士郤唯道氏、亞魁黃康氏、合諸同門狀、走三山徵余記、余惟天下最難掩者公論、最難感者人心、夠學校爲人心公論之攸萃、余敢拂諸士之心、以違公論之所與哉、謹按來狀而記之、夫民生有三、事謂父生師教而君治之也、父子主恩、君

臣主義、二者得兼、惟師生矣乎、先生以浙東鄞水詩書名冑、早登賢科、出宰豐邑、政通人和、謂母老宦游、弗及遂迎養之孝、陳情願改教職以養親、至汀庠、適科第久荒落、先生以造就人才爲已任、節其銳而抑其狂、鼓其怠而通其蔽、懦弱者立脩之、貧困者周給之、正德己卯、領鄉薦者凡四人、嗣後不乏焉、迄今稱人才爲淵藪、學倉儲非其所、廩樅多致浥爛、先生力陳諸有位、請如延平建寧重假例諸生、今猶獲沾大益、分教安公烜殞于途、先生悲傷如骨肉、懇申憲府、

力助長夫、俾得以還鄉、至于畢歲貢則免起文之費、敬祭祀、則杜里胥之奸、兩攝邑事、撫字催科、各盡其方、革弊除奸、各得其道、嗟夫、三代以還、人才非古、師生恩義兼盡者鮮聞、先生恩以育才、義以彰德、况陳情就職、不少屈于勢力之間、忠孝廉節、又何媿于古人哉、勒石郡庠、垂名不朽、可謂稱情也已、噫、許奔喪廬墓時、獲疾歿于家、兹餘十稔、汀浙相隔數千里地、遠人亾、影響不相接、汀士尤思之不忘、爲欲竪碑以彰之、際諸當路、上以意諷、下以意承、身未去而碑亭

烜赫、其誠僞賢否、識者要當有辨也、第愧余言弗文、無以表章先生所蘊所施之盛大、然使縱官從事君子、得以考據而有取于先生、未必無補于世教焉、

東征獻獲記

張大復

予以三月入長安則聞鹵次周山又數日而鹵去又一月麻將軍以俘獲獻天子天子命金吾繫鹵人而陳所獲鎧甲兜鍪旌幟器械之屬長安街上令吏民縱觀之予與令季化顧遂之同往則路上人吼吼相道而走已聞呵聲漸急則大司馬田公也時觀者已如堵予與二子破人肩而入見每車二輛盛砲一幹傾而兩滑其質或鐵或銅光爍爍射人目所謂佛郎機者也美哉其衡陣之健卒乎已觀旌則夾道而豎

皆輕紛爲之又書以五采如瓶鏝花勝之屬其短長各異其幹丹其幅狹其上或書左輪右輪或大方廣佛華嚴經字其文楷而不怪而又有若旒扇而大者鷄羽之燦者綴之鳴鈴鏘鏘然或曰此鹵纛也倘或然與旗之左右車各五七輛所載皆銅硃鳥硃鉛錫硃予聞之江南父老云甲寅之亂倭奴投鉛硃特甚時已有投鹵以射利者今四十餘年宜其多若是矣車盡則爲戈矛亦夾道豎或銳或角或枝而角或角而枝品以十計刀之品凡四其居室者其長枝也遲卒拔其室而操之作奮擊狀腥風颯颯若俍啼而鬼哭又況乎操其二張翼竭蹷以趨而有不披者乎哉或曰此猾鹵之長技也弓勁而長鏃利而多稜人言鹵射必置之地上果然而旁又有車百十乘則所獲衣鎧瓶盤軟細之物遲卒守之竟莫肯發而司馬公所守者取甲若鍪計其類各四三付卒之健者蜑之而立馬上亦日耀之如曙星如蚍鱗銀白金黃丹猩黑漆以手按其文則細滑密緻矛戟之所不能刺也鉛石之所不能透也其鎧馬者尤麗予所見馬一如

老鹿而差肥絡其首若腹而鞭之其影如瀉我馬見之跳躍而已矣

東征獻俘記

張大復

獻俘之七日天子御樓受俘將驅之西市斬之既就縛諸官人緋衣躍馬馳歸私第衛士戎裝擁盾載立長安門外道旁觀者如林多據鞍而遠望塵起風腥則羣醜出長安門矣予時望見一小樓亟登之樓上駸滿不可置足則跨一馬上羣馬爲象所衝亂蹄而走不可止予乃下馬携金季化手立沙上沙沒履會有兩童子夾而翼之始得縱觀虜皆紅衣紅抹角斂散而行貌無弗瘮者有遲卒戟手罵曰么鬼胡不早

投死而費官家萬萬爲且令我婦子不相保也言訖淚潸潸下時有一跛卒及一人坐沙上跛者曰孛醜之亂吾時戍寧夏守城從有義烏兵三千阻山而陣孛以萬騎從山嶺衝之踐血成池三千人無寸骨完者曾未及炊黍時予心痛焉不覺失聲墜城下然幸生還今亘予復戍于東東事平可幸無患然吾聞東征諸帥數年來負貂璫及大姓金錢各萬萬勢必取償於餉軍者吾等亡無日矣其一人曰鹵獮象所時有與其故人言者予就其人問故曰此貂與某也殺某兄而投　冀免誅今竟懸首西市豈非天道哉若爾安所得渠魁而獻之也跛者點頭不應

百家私記大復字元長崑山人
明末諸生其文爲梅花草堂集

東征二士錄　錢謙益

萬曆二十年倭酋平秀吉遣將蹹朝鮮天子念屬國殘破國王亡走求內徙與師往援命兵部侍郎宋應昌為經略武庫郎劉黃裳職方主事袁黃贊畫職方訪求奇士得山陰人馮仲纓吳縣人金相羅致幕下十月抵山海而倭先鋒行長兵已渡大同江耗出平壤西界行司馬所遣辯士沈惟敬三入倭營得其要領行長許撤兵議封貢遣部下小西飛彈守藤原如意從惟敬見大將軍李如松問大閣入朝班次云何

大閣者倭偽王關白平秀吉也如松厚勞遣之約以明年正月入平壤受冊退師行有日矣職方問仲纓曰倭請封信乎曰信東事可竣乎曰未也職方問曰何謂也仲纓曰平秀吉初立國內未附行長關白之嬖人欲假寵於我以自固故曰信也如松恃寵桀驁新有寧夏功加提督為總兵官本朝未有也彼肯令一游士掉三寸舌成東封之績而束甲以還乎彼必詐惟敬借封期以襲平壤襲而不克則敗軍襲而克則敗封故曰東事未可竣也相曰襲平壤必克克而驕必大敗敗封與敗軍互有之職方曰善正月七日惟敬遣其奴嘉旺報行長偵明天使行冊封禮自南門入行長候於風月樓倭花衣夾道欣欣望龍節如松擁眾襲之弓刀擊戛倭知有變退保風月樓牡丹臺二壘諸營合攻不能下行長夜半渡大同江江水引還龍山如松不知也旦日下令進攻良久知倭去乃建大將旗鼓誓師入空城命諸將上首功西兵南兵奉軍令不割級而遼兵出所匿鮮人首以獻一軍譟呼如沸爭欲殺李大黨如松佯弗聞也倭進則魚

貫而營退則捲簾而撤所過多設虛壘以疑敵如松自平壤趨龍山六百餘里中途列四十寨攻開城自旦至午城中寂無人聲令西兵梯而入收其所設戈幟割道旁鮮人腐首報再捷鮮人恨如松詬之曰倭棄王京遁矣如松驕而貪戒西兵南兵列營江邊提遼兵三千獨進經碧蹄館館人復以倭遁告如松益喜輕騎疾馳至大石橋馬蹶傷右頰蘇而復上橋外倭幟如林李友昇率家丁據橋攢射倭不得過兩山麓皆稻畦李如柏以其弟如梅為左右翼夾如松出

滸中、李友昇中鈎墮倭來益衆、刃及如松重鎧、會楊
元兵至得免、大兵退守開城、而經畧駐定州、相去八
百里、行長據龍山、清正自咸鏡趨截鴨綠江、經略前
後皆阻、倭計無所出、馮仲纓言于職方曰、師老矣、退
又不可、清正狡而悍、貌行長而貳於關白、願與金相
偕使可撼而間也、職方具以仲纓前語告經畧、經略
遣之、清正者、薩摩君之介弟也、平秀吉心畏之、使其
嬖人行長將前軍、而清正爲後繼、清正倍道取咸鏡
虜李昖妃及其二子及將相栢筦三人、擁兵斷後意

不欲屬行長、恥爲之下也、仲纓往、清正盛軍容迎仲
纓、仲纓立馬大言曰、諸酋恃强不知天朝法度、汝故
主源道義受天朝封二百餘年、汝輩世世陪臣也、汝
敢慢天朝、忍遂忘故主乎、仲纓欲聚闗白之簒也、故
以故主挑之、清正嚙指曰唯唯、仲纓就帳宣言曰、汝
巨州名將、故主之介弟、今破王京、若行長也、議封典
者行長也、彼以一弄臣、儼然主封貢、挾天朝以爲重、
而汝雄踞海濱、自甘牛後、心切恥之、且持此安歸乎
今與我定約、急還王子陪臣、退兵決封貢、勿令册封

盛典、出自弄臣、此亦千古之一時也、清正手額曰請
奉教、解所著團花戰袍、與仲纓歃血約盟、令王子陪
臣謁仲纓扣頭謝、訂期歸國、即日自王京解兵而東、
仲纓之入説清正也、金相勒兵以待相計之曰、仲纓、
職方所使也、劉武庫內忌之、如松平壤之役、職方面
數其驕、封殺降、今得無以通倭中仲纓爲媒孽職方
地乎、乃領健卒二千人、分伏南山觀音洞、邀其歸師、
殺九十餘人、生禽倭將一人、曰、案實仲纓歸、武庫果
以通倭爲言、仲纓取相所斬倭級示之、且分遺其幕

客乃止、而如松以十罪列職方、職方遂中察典、仲纓
與相皆罷歸、如松駐開城久、去鴨綠千里、兵疲糧盡、
與參軍李應試謀、復遣惟敬議封事、事垂成而敗、石
司馬與惟敬皆論死、而東征之役、更易督師制府、先
後七年、老師費財、飾功掩敗、海內爲之騷動、迨平秀
吉死、倭撤兵歸國、始告成事、惟敬之再使也、李參軍
密告如松遣仲纓別使清正、使兩虎共鬬、此上策也、
如松不能用、邢益都爲制府、遣人聘仲纓、東人王君
榮戒仲纓曰、大丈夫肯俛首爲邢小人用乎、仲纓謝

非往、僦居長安市中、薊尋賣藥以老、相敘東征功、嘗賈授守備、往謁兵部吏、吏笑曰、長安中金銀世界、君徒手來何為、慟哭焚其文牒以歸、遂非之殷也。相老。突往來燕中塞下、欲有所為、依故人於薊門；死濟河用中、扃其僕歸骨廣山、余為葬之北、麓、祔其母之兆、初事母至孝、從其志也、相年十。五。見老僧有羸疾、憐而飯之、老僧精武藝、授以四十八字、曰熟此則無敵於天下矣、嗣父死、負官錢七萬、隸捕相急、度不可脫、誘而之曠野、以老僧所授訣試之、數十人應手而倒、

虎皆虜門外、亡入　中、　見相英絕人、不忍殺、居三年、爺厚遇之、相歸內地、　為資送至關外始去、從袁職方論天文曆法、從徐閣學論屯田海運、從李中丞論復舊遼陽、按圖畫地、歷歷如指掌、每為余道東征事、與世所記錄絕異、已而遇丁贊畫之子、出其父手記、知相言有徵也。仲纓為人短小。善談笑、家貧坐客恒滿、出清正所贈戰袍示余、曰此老祁和尚頭也、相深日戟將俯躬徐步、舟行順風揚帆、則伏地喀嘔、且死、語其僕曰、豈我棺船艙中、勿令見水使我魂悸也

其。曲。譴。多。畏。如。此。

書沈伯和逸事　錢謙益

沈應奎字伯和、嘗州武進人也、少有絶力、重然諾、好急難、犇然以豪傑自負、鄉里俠少年皆附之、伯和之妻、丹陽邵芳之女也、芳任俠、爲江陵所殺、族人欺其子幼、欲殺之而分其產、聚而圍守其廬、伯和集拳勇少年十餘人、爲乞丐裝、毒殺其猛犬、緣牆而入、篡奪其孤挨以歸、芳以布衣入長安、傾動中貴人、起高新鄭於田間、所謂邵樗休者也、伯和老於公車、嘗獨行荒縣山中、求問管仲廟、輿人舁入古廟中、即亡去、少

年數輩扛巨木楢其門、伯和睨而笑曰、是須數輩乎、拉袖平舉之、臥之於地、一少年指神前石鼎、曰能舉是乎、伯和兩手提之、若挈壺甑、行數十步、復置故處、犖輩口吐不能收、伯和故繞廊廡、觀象設、摸碑刻、久之乃去、日下舂、徐步歸逆旅、館人驚曰、客豈有兩翅、從虎穴中拔出耶、飯河間邸舍、有騾食人、圍觀如牆、伯和怒曰、奈何縱獸食人、吾不得爲男子矣、持鐵簡信步而往、騾舍而撲伯和、三撲三避之、從而擊其目、鐵簡陷入尺許、騾仆不能起、盡力擊之、乃斃、下第還、

其人迎拜道左、面目鐫其半、如混沌焉、駙馬楊春元尚榮昌大長公主、慕伯和忠義、以兄事伯和、每爲言國本危疑、謀擁祐太子、伯和奮臂曰、吾不能爲商山老人、獨不能爲安金藏乎、萬曆庚戌、伯和官刑部郎、神祖不豫、召閣臣至宮門而返、福藩猶在邸、中外兇懼、福清謂伯和曰、事不可知、且奈何、伯和曰、竭股肱之力、以死衛太子、萬一有變、公必死之、請以不肖軀殉公、福清要伯和宿朝房、與計事、令大司馬列兵圍諸王府第、大金吾領緹騎巡徼王城、戎政分部京營

兵屯九門、藩府人不得闌出邸第、中外寂然、伯和束甲與福清同臥起、示不獨生、神祖勿藥乃出、當此時、舉朝惴惴無人色、福清獨恃伯和以爲强、恤刑遼東、策　　必叛、李氏必敗、中朝咸以爲迂、抗章論代藩立少、請殺主代議者、時論益惡之、出知汀州府、鄉人爲御史、按部至汀、每夕傳鼓入院、指天象示之、曰客星犯前星甚急、奈何、御史目笑之、已而有挺擊之事、伯和於衆中責御史、把其袖曰、此大事、公安得不言、吾嚮語天象云何、顧左右趣紙筆、即堂上起草、御史

大驚且悲、執其手嗚咽、祈少緩、乃趨而出、伯和爲守
考上上黨人罷其官、遷高邑爲太宰、起爲南尚寶司
丞、逆奄時又削籍、久之而卒、余嘗訪伯和村居、木榻
布被、沽濁醪如餳、飯麤糲棘喉、伯和飲啖自如、床頭
樹銅簡二、其高等身、夜分謂余曰、代藩之議、彼不悔
禍、嘗持此簡擊殺老魅於朝堂、旋自刑以明國法、何
暇與喋喋爭曠單牘閒乎、俄而執簡起舞、有風肅然、
晶光閃爍上下、寒燄吐芒、四壁颯拉、是時伯和年七
十餘矣、余生平所見海內奇偉倜儻節俠之士、蓋無

如伯和者、稅監高宷將自汀入粵、伯和大書榜示、自
汀達會城、曰稅監將入海從倭、抵汀、竟大守當領吏
民擊殺之、宷聞之縮舌而止、其壯往敢決、能出大言
際大事、皆此類也、

紀陶眞人事　宋楙澄

眞人江右人也、爲刀筆吏、謁選至京、時世廟夢北斗
墮體、因數月不寐、詔有能集禮斗儀者延入、陶少攻
方士家言、遂錄北斗科文以奏、上大悅、晉儀部郎、召
見、與語大說之、隨拜祠部尚書、居西內、勸上服道冠、
絕與朝臣見、每與大醮、必以金書符籙、焚竟、陰使其
徒淪金、以故方士附之如雲、是時眞人旣爲天子師、
至尊側席以侍、每下壇更衣、分宜等皆爲之綰帶、播
弄人主如嬰兒、奔走卿相如僕隸、蓋實錄也、然亦有

奇術、嘗山東女子反時、官軍往往披靡、所在告急、世
廟詔眞人、眞人笑曰、收之易耳、取一盒、置物其中、封
題甚固、使馳付開府某曰、須戰酣時啓之、及與女子
交綏、鬬將北、開府令人啓盒、見有如蛺蝶者若干飛
去、俄報女子兵大敗、居無何、女子就擒、詰其所以敗、
則曰軍氣方作、忽見甲馮無筭、從空中下、銳不可當、
故抵於敗、開府奏其事、上益尊信之、以爲眞神仙也、
其夫人奇醜異常、多智善居間、公府人有請謁、輒用
行輿舁至公卿家言事、公卿畏禍、無不曲意承旨、夫

人稱其夫君爲家眞人居司馬竹墟就逮下錦衣獄有故吏語司馬曰非陶夫人莫解司馬抗節不許故吏與司馬親故斂得百金持金造夫人宅告急夫人驚曰司馬彼誣耶此我恩人也昔家眞人被不白冤嘗司馬鑒其誣出之獄今日乃報恩時也烏用黃金爲政亟持箋作數語付眞人眞人從容爲至尊云屠司馬才且廉殺之上干天和且仰觀星象其人命未應絕於是上立詔出之放歸田里夫人語羣公卿曰皆先生貧無以爲歸請諸公治其歸裝諸公卿聞夫

人言爭相餽遺司馬邦不受夫人使婢歸之司馬夫人約二千金云世廟晚年道念日堅自信有定力謂眞人我忘恐怖矣眞人曰未也世廟不信忽霹靂昔瞑庭中一夜又於電光下持斧而立約三丈餘至尊驚怖無地可竄眞人叱異物使去遂倏不見上益加皮至鼎湖有期眞人先數年密語上當相俟於海中某仙山今欲歸家置妻孥上留之不得遣祠祭郎羅甲司其起居名羅至御前叩嗥云汝目能勸陶先生强飯一口歸時朕當爲汝强也眞人讓還前後所賜

金寶奇器圖書供帳凡數百車每進一車帝未嘗不臨軒嗚咽中外嗟異其數十年服用錙銖無所給於大內及下潞河美女子戴貂帽而從者幾三百人錙重皆於王公則皆夫人居間貲也歸家未幾飄然以去命其家以病亡聞且令爲疑塚百餘天子震悼錫禮同諸侯王未幾帝亦昇僊相傳攀龍髯去矣或云夫巳氏欲傾分宜無會適上出金盒叩國運夫巳與眞人善令書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分宜由此獲罪當其時又有邵眞人元節屢進方藥亦官祠部尚書余

嘗見其二方非房中術也寵倖差亞於陶幾至傾張陽平矣世傳車契以狗蓋元節也然則上龍不相見之說豈亦出元節耶陶眞人四郎亡至武林俯含死其家亦不在籍入中未審因何逃也昔聞友人言世宗冠道冠着星斗衣蓋著於冷謙所撰讖書時輔臣不解世宗名至便殿示其圖若然亦不得專罪陶矣先夫子曰朱梾漎字幼清華亭人其九籥集曲折波瀾之中加以脂粉亦多異聞小說然恐道聽未必皆實

卷之二十四終

明文授讀卷之二十五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校　男百家纂

記二　學校書院宮廨類

重修涇縣儒學記　唐順之

先王本道德禮樂經術以造士、而以士大夫耆老之優于道德禮樂經術者命之以爲庠序之師、至于閭胥族師什伍之所鼓儛而從焉者、亦無不命于上、而一閭一族之間、亦無非以道德禮樂經術相磨切、是以上無私師、下無私學、周衰、王道廢缺、齊魯列國學校猶在、不過粉色潤飾、而易象春秋十六國之樂、徒以詫于諸侯賓客、爲古物玩具、而未嘗以教諸弟子、所謂學官與弟子云者、翊翊禮樂、徒能習其鏗鏘鼓舞、而絕莫知其義、其士大夫之有道德者、抱其器而私相與教授于山澤之間、不出戶庭、而自成庠序、蓋觀于洙泗之濱、訢訢侃侃弦歌鼓瑟者至數千人、雖數百餘年、諸生以時就其家習禮焉、而使觀者低徊不能去、此其最盛、然孔子在當時非有司樂象胥之職、沒不與瞽宗之祭、而弦歌數千人者、亦非所謂司

徒役士之選也、自是之後、西河鄒嶧、傳易授詩、紛然彌衆、然皆與庠序無預、漢興、立博士、置辟雍、橋門觀聽、縉紳動色、蕃夷武卒、莫不受經、然秖以爲太平之榮觀、而當時所謂師弟子者不在也、濟南關西瑯琊千乘、世傳經術、隱居教授、生徒至萬餘人、然亦不屬之庠序、由此言之、王教興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庠序而師道爲公、王教廢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山澤而師道爲私、雖其所寄無以異者、而世之升降繫之矣、國家建學徧宇內、蠻陬海徼、莫不有學、生徒多者七八百人、少者百人、可謂至盛、然而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其在焉否也、所習者不過乎章句佔僤、所志者不過乎聲利榮名、其所謂高等者、亦惟騖文詞之博、而秖以爲溺心滅質之資、矜廉隅之飾、而秖以成詭激矯誕之習、是以豪傑之士往往病之、而相與修身治心、詠詩習禮、考業講德于岩居燕處之間、先王之禮樂經術、亦稍稍賴以不墜、然庠序爲虛器、而師弟子爲私名、論世者亦太息于斯焉、涇于寧國爲劇邑、而學宮圯壞不葺、午山馮公爲提學、嘗欲新之、

未克也而再爲提學則以屬之知府尹宇葉令辭率其民之好義者使出財鳩工不足則濟以贖金之餘董其役于主簿某而視其成于學官董汝礪鍾維揚曹鸞于是戟門壁池笱簴在列登其堂者如入孔室而聞金石絲竹之聲丹雘黼黻儼而高居挹其象者如見聖人而親申如天如之容其與古之庠序亦幾無以異矣而午山公端軌物樹風聲其于爲師又非徒以其位焉者涇之俗古稱和柔而涇之士以余所知其有聞先生長者之風志于修身治心而深病乎

佔嗶聲利之爲陋者固且有人焉而在乎庠序之間自是淬磨砥礪融習氣之偏而歸之渾化破意見之障以致乎精微相薰相染而成風俗使人皆曰先王道德禮樂經術之寄不在山澤在庠序者涇之學則然豈不盛歟古者首善自京師始故司樂象胥之教尤詳于閭胥族師涇爲甸服去南都三百里而近是國家之所首善也涇之士相與務乎先王道德禮樂經術而風流乎四旁使人皆曰道德禮樂經術之典于庠序者涇之學始又豈不盛歟于是午山公使學

官維揚與諸生張鎮來請記余樂爲之記以告于多士而勗其成云午山公名天馭字應房靳人修學始嘉靖某年某月成于某月

長汀縣學記

王慎中

學之立否果有繫于人才之成壞乎哉五臣十人而下人才之美莫春秋時爲多然鄭在王畿之內學校廢弛詩人傷焉子衿之篇顯著于風子産爲政輿人頌之以爲能敎其子弟者而毀鄉校之說獨出于其時雖其不毀姑以使好議者往游焉而非有興起敎養之誼也魯最爲禮義之國泮宮之作猶待于僖公其凋絕而寥簡甚矣齊晉秦楚之間又可知也周之天子未嘗以貢士中否用慶讓之典于諸侯王臣行

過侯國以臺池苑囿之崇陂梁道路之弗占國之不治不聞以學校不立爲譏而原氏之卿士至以不悅學語于朝其上下之間怠于學校之事如此士之生于其世顧多碩大光明之才大足以用其國其次亦足以從政其臨利害生死之際而節足以有明處進退去就之幾而智足以自決者尤不爲少也西漢立大學設博士詔郡國舉孝廉而增廣學官弟子諸儒經明者得以列學官而雅樂亦盡出獻之三雍有大政事賢良文學與公卿大夫雜議彬彬之盛庶幾乎

金口而木舌矣由建武以及本初之元尤留意于斯拓立學舍益置弟子員視西漢有加焉然兩漢之士皆尚通而易渝好異而多蔽故倖得苟免之行成而不槩于名法詭奸矯拂之習勝而不致于實用而其微詞顯義誦傳而闡發者亦未有及乎春秋之世能言者之一二也學之立否信于人才之成壞未有繫也歟嗚呼果其人才之成壞無所與于學之立否則吾將以先王之制爲謬且愚而先王者古之聖人也先王將以道德一天下之民而其秀而可使知者爲

可以用其敎此士之所以貴而學之所以立也道德之在于敎者其講肄有業其辨說有數其蹈舞有節其視聽有物其導之勤則春夏秋冬有其術而旦晝向晦皆必有所爲其視之詳則一年二年有其等至于九年之久猶懼其將反也其勤且詳如此非直以博其口耳之所涉善其手足之所措而已使其情于思而不惑純于氣而不亂故其知之明則通乎天地萬物之奧而無所不盡其才之充則適乎天下國家之用而無所不得其敎之成至于化俗學之行至于

動衆則廢絣周浹範圍鼓舞民莫知其所以然而皆
一于道德及其旣衰遺俗緒訓猶足以覺寤乎有聞
者之聰明感奮乎好善者之踐修蓋其學廢而教猶
有存也春秋之世所以成才之多其不以此歟而彼
兩漢之士不得覩彼先王之教徒以建學立師之廣
而亦有以美其才其所就誠愧于春秋而後世莫過
焉使春秋與兩漢之士生于先王之隆其學大備而
教素明則彼所謂碩大光明者當與十人同科而亦
豈有尚通而不槩于法好異而不致于用之過乎春

秋之士由學之隆雖其衰且廢猶得以有聞而好修
兩漢之士雖所以教者非古特以有學而其才可名
于後世學之果不可以已也去古已遠而爲吏者知
急興學之爲務信乎有志于人才而亦可謂知所以
求成之者矣汀州知府汪君俅長汀縣知縣祝君一
鵬是已長汀故有學而痺迫弗稱孔子廟亦就圮諸
生來學每病其不足以時居游而羣嬉嚻群聚而謀
之久矣吏忽不省汪君以鉅才爲福郡力益有餘而
吾同年友李君遂方以福建左叅政行部汀州郡以

謀告而意克叶因視其學地曰是其方位據向不爲
艮也蓋萃而圖諸乃改位于其地之右脊壤渊泉而
望之經體面勢言言怜怜不大變徙而得位之艮如
還卜焉乃作文廟乃作明倫堂祠齋解舍庖庫庾廐
咸以序爲蓋其據向艮而規制壯矣祝君後至尤知
原本大吏之意而奉其所營于是斲刻丹艧之飾煥
然完富而新學之美甲于郡中士皆歡喜道說相攜
而至以得學其中爲樂汪君不居其功而歸善李君
以爲非其叶意而決謀則無以卒是役也而又因李

君以來請記夫去古益遠之後有能因當時之法探
先王之意興學以造士如諸君之所爲者長汀之士
其所遭旣已有過于春秋而不後兩漢矣諸士宜其
來學而樂也然去古益遠先王之教益微將何所稟
仰而興于學耶先王之所教者道德而已其具在乎
講肄辨說之業蹈舞觀聽之物而其本在乎精于思
而純于氣此豈以遠而不傳者哉兩漢之士不能盡
心乎此而使世之論者將疑乎學之無繫于成才之
數此士之罪也故余爲記以告之嗟乎長汀之士其

尚盡心焉，務使論者無以咎士，而將有以明有司之功也，其亦汪君來請之意也歟。

附與汪直齋書

學記久稽復命，至煩特使遠至，罪負何可言。其所以遲延而負稽逋之罪者，亦欲竭其鄙陋之意，冀有一言之可觀者，以不重孤銑事之托，與吾克齋之意。今其文成，而鄙陋不足觀如此，秪重自愧耳。自有序記文字以來，諸名家之文爲記學而作者，唐人皆有愧詞，雖韓昌黎夫子廟一篇亦爲劣。蓋唐制立學不廣，

不但諸家無名文，而諸家之文爲學而作者亦少。雖宋慶曆詔天下立學，制始盛于郡縣，而古文之興亦自慶曆以後，故宋人之記學者，其文甚多，然惟李盱江袁州、歐陽六一吉州二記盛爲一代所傳，二文要爲差強人意，在二公亦非其至者。至曾南豐宜黃、筠州二記，王荆公虔州、慈溪二記，文詞義理並勝，當爲千古絕筆，而王公視曾猶爲差貶焉。學問文章如宋諸名公，皆已原本六經，軼絕兩漢，而記學之文其難爲工如此，況鄙陋無能如不肖者，而敢妄希有一言

之可觀，以副執事之請耶。惟望改削，使不甚紕繆，然後入石，庶不辱盛舉也。碑成之日，得榻數十本見寄，尤所望也。

臨海縣重修儒學記　王宗沐

臨海縣儒學附郡治中、更數徙而定于今址、其規制攺剏、事載先學記中、迺隆慶二年戊辰七月晦、忽大風雨、郡中洪水平地高二丈餘、頽壞民廬舍而學廟門盡圮、垣頽榱夂、宮墻齾露、士以病告、時郡守某縣令某以請于督學副使林公某、議協慮同、始稽贖鍰市材用鳩工而修之、起于明年三月、畢于十一月、易朽緝壞、塗丹奏級、凡廟序器位門廡廨庫翼然咸新、士居其中、頓去湫喧而即新爽、學博士某某率弟子

四百餘人、造龍陽山中而問記于余、乃進而告之曰、維博士弟子之欲述修學本末也、其將圖有司之功乎、夫當洪水之後、黜黜之餘、鳩材而庀工、使堂廡廟位、煥然維新者、有司之事也、而今完焉、是有司之事其也、若士之所以修學者則異于是矣、昔周之季也、迨于戰國、是時王道不著、而處士橫議、邪說誣行、掉臂其間、楊朱學爲義而流于爲我、墨翟學爲仁而流于兼愛、二子又以彊力辯名遊諸侯、貴顯而樹幟、其學行于四方、士之學其學者、聲和影附、自名一家、幾

與聖人之學相爲壘敵、有孟氏子生于其時、力起而排之、嘵嘵其詞以發其弊、而天下之人方信而不解、顧以好辯目之、雖其門人如公都子猶不能無疑于其師、而不知孟子之心、直以是爲世道之一亂、時無大禹周公孔子、而吾任其責、其排而距之也、以是繼三聖之後而隆其緒、而後學之士亦從而稱之曰功不在禹下、蓋以配禹也、夫禹之治水也九年于外矣、過家不入、智殫于相度、而身疲于船橇、歷河渭、傍淮漢、周行薄海、僅乃免民于木處而山穴、其勤若此、而

孟子以空言口舌與之並功焉、然則仁義不當之學術、其害乃與懷山汜濫漂擊而墊昏者若是等歟、楊墨之初爲是也、其旨猶以爲仁義、乃其弊至于禍天下、以勸孟子之擊、然則唐宋以還、士居于學宮、冠峩而綦斐、侶俎豆而狎鐘磬、號稱儒者、苟其意一毫不出于仁義、乃徒以佔嗶諧偶之文、程中取寵、則其爲弊又將何極、而設當其時、有如孟子者、出其辨、又何如也、明興二百年、學宮徧于宇內、居士之秀者其中、而歲試之、拔其俊者以爲公卿百執事、下亦不失爲

衣簪博士士有出已意道說六經四書者輒以為不
式屏去不錄道術大同而吾臨海名邑士尤能以理
學文章氣節著于四海所謂三聖之緒不在茲乎然
余嘗思之夫所謂仁者非他也自吾心之廓然者也
有所必愛則雖摩頂放踵利人而猶不為兼愛也義
者非他也自吾心之截然者也有所不為則雖不拔
一毛而猶不為為我也仁之端見于孺子入井而實
于事親義之端見于有所不屑而實于從兄惟自吾
惻隱羞惡之真心而貫之日用流行之實事則稱物

不施自協天則而何有于邪詖此皆幾微之間毫釐
千里楊墨不惟其心而惟其事如直以其事也則是
仁必待于摩頂放踵而不兼愛者不足以為仁義必
待于不拔一毛而不為我者不可以為義率外事以
合心而不知率真心以對事有高難之怪行則矜名
者其趨有可術之途轍則逐迹者爭附遂使千古一
真之學脉掩抑而不明如是則雖孟子微極其槩謂
害于政事而倡天下以共排之非過也然則多士今
日所以辨幾微修正學以承三聖之統而遏人心之

橫流者寧有外于仁義者乎而所以為仁義者亦寧
有外于惻隱羞惡自事親從兄之間而達之無所不
愛敬者乎夫有司之教與士之學其責常相效也有
司視學之頹圮而不以關慮者其過為廢學飭居安
處其中而不知所以為學者其過為負今工非旦夕
程也財非棄于地也有司者固不免于區畫經費親
臨朝夕督之引歲月而後迄也若所謂仁義者則自
吾心之廓然截然羞惡惻隱者一念善反焉無待于
外而堯舜具是矣有司既先其難以辭于廢則多士

寧後其易以任于負耶是不肖某所為深望之也是
役也通守某節推某克始謀縣丞某某皆與督相有
勞焉而為之記者邑人王某新甫也

溫州府儒學記

李維楨

溫於浙稱雄郡、郡有學舊矣、歲久就圮、里人衆知王陽德公歸而更新之、殿廡門堂齋閣廨舍式廓藻煥、闕門之前、衢樹屏九斗、兩江如縈帶拱揖也、先是學巽方山有浮圖高入雲表、形家目爲文筆、颶風拔之、公倡里人締造、計後先費出公者踰千金、學日增勝、士絃誦日增衆、起家中外、蔚爲時彥者繼路、相與歸功公、而博士弟子員林生良棟如千人、不遠三千里、走使請記其事、某謝不能、越十年、門人郝君敬宰永

嘉、復申其請、不得復辭、乃爲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凡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者、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餘子年十五始入小學、年十八始入大學、平明、父師坐右塾、少師坐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蓋父師少師者、第爲童子師而已、于大學師無與也、惟此禮不明、而後世士大夫里居者、廣集生徒、以師道自任、名其室曰書院、所在而有、則以孔子徒三千人裒然者七十人自解、所謂三千七十、計其生平及門受業之凡耳、非群之一室、而聚之一時也、洙泗杏壇、孔子家在焉、士就而考德問業、非創爲室以萃于塾庠序學之制也、孔子四科、德行政事言語文學、語上語下、因材而篤、何嘗守一說、爲高論、而今之教者、合下學而言上達、鄙博文而崇約禮、甚乃陰取二氏之指以附吾道、而士之喜新索怪者、靡然從之、夫列聖所表章六經諸史國典朝章、與其功令程式、咸正罔缺、而弁髦棄之、庋閣置之何也、王公登仕、數歷南北、幾輔政、譽平宣、既得謝

歸、訓子弟、睦宗族、仁鄉黨、通國人愛而敬之、周禮鄉大夫有德者爲鄉老、公非其人耶、假令公別築室而名、士士就不思附青雲而公第、締治孔子廟庭、樂事勸功、若曰國家所以儲養士、自有地也、教士論法孔子、自有道也、士求之有餘師耳、孔子進則欲一變齊、退則欲裁魯士成章者、衮衮父母之邪、沒而後已、王公于鄉國用意良厚、宛然孔氏家法、是役也、不自尚其事、可以見尊王之義焉、無好爲人師、可以見希聖之學焉、夫仕宦功厚藏、盛宮室田園聲色狗馬自奉、

而秦越鄉人休戚抑或崇尚佛老高大其居香火于奔走即好施令窮乏德我而于學校教化無所裨益以公今日之舉爲猶賢乎是淺之乎知公矣故特推原其大致以諗夫願學孔子者

先夫子曰李維楨字本寧京山人南京禮部尚書大泌之文以堆積爲工以多爲貴然不染做作扭捏之習百一之中亦有佳文惜爲多所掩耳私記

大概隆慶戊辰進士由翰林修撰出爲陝西參議在外三十年歷陞宗伯致仕年八十海內謁文者如市碑版傳誦 [illegible]

重修江陰縣尊經閣記

葉逢春

江陰故有尊經閣圮墜日久邑令公某君乃捐俸先議葺之至令公某君功始竣其費盡需於有司不煩於民令公某君馳楮走伻於邸介余言以紀其事余惟我國家令甲彷漢世明經之意乃黜詞賦諸科而一以經術取士非此者卽鈎玄入莊擅騷陟屈而脫岐于六經者卽弗庸故郡邑置學具堂以明倫名而亦類置閣以尊經名凡以示章甫者知所適的庶幾不岐於所習爾茲邑君山在其北大江介其南秦望

自能兩峯峙亙於東西之雄故士生于中多嗜古而力修前輩如耿君秉包君天麟陸君文圭惠君希孟類有所訓述闡剔經義以羽翼聖道者比比焉頃士習稍稍溺于句分章解甚者竊略售擴爲能于六經之旨卽在註詁者輙視爲長物莫之或省比其假此得對公車則又并其向所售竊者更棄去之又烏在其尊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嗟夫古之人卽聞且知未已也必尊而行之斯謂尊也已夫六經之于世也猶射者之彀率御者之

驅範也射必尊彀御必尊範而後能百步言中千里而馳六經吾心之的彀正範也而反或未知尊者則吾惑焉煨燼者毋庸談已而後世知所尊者三漢儒得六經之粗以考訓而尊也宋儒得六經之精以窮研而尊也而近世儒者以尊吾心之六經是以筌蹄而尊也三者得其一則尊而非悖者鮮矣由博考而精研由精研而筌蹄三者得其全斯尊之至也不然徒入吻出聆于心懞懞然無所了悟又甚者陽誦而陰違之視六經所訓蔑茂如也審是即較之煨燼者無殊矣是古人所謂譬富人之子取其先世之寶藏而盡貨之又并其記籍寶貨之約而裂棄者也謂之尊可哉是役也經始于某月日而董其事則某某邑令某君獨有志于修舉茲閣則庶幾知所尊者已

百家私記公字叔仁餘姚人先外祖六桐先生之祖也嘉靖乙丑進士出高新鄭門新鄭以衆人遇之後見其所撰亭記大歎賞公方倅撫州擢工部郎時歸熙甫亦自稱倅擢太僕天下以此稱新鄭之重文

眞毀記

廖道南

內史氏使竣至眞州眞尹熊彰勞于郊覿廼言曰不類籍茲龍靈長茲邑也惟時生于斯爲鄉賢俊髦岐嶷魁梧奇杰嶠焉相望者若而人惟時涖于斯爲名宦懋德昭庸樹聲章采納軌明儀蔚焉莫京者若而人惟時祀于斯爲柱史西晉張公屏蘗培本剗濁返眞蒐逸輯遺毀淫祟正表幽揚烈合之得若而人史其記諸內史氏曰古者士之修于鄉也師稽三德保校六藝養之以禮義廣之以術業終之以道德生也可賓于國没也可配于社是故士皆賢也不必有鄉賢之名古者官之澤于民也閭綜于胥黨蔽于正鄙繫于宰統之以六典馭之以八柄持之以六計生也登于仕籍没也垂于祀典是故官皆職也不必有名宦之名世不師古大道欝湮忠信日薄譸張朋興士以好名爲急易直子諒溫柔敦厚之意荒官以立名爲貴悃愊廉靜恬愉樸雅之則弛斃也久矣是故貝胥爲厲惑怪者祀君子以爲不經貨沈爲祟祈庇者祀君子以爲不信蚩尤爲亂黷兵者祀君子以爲不

武有庫不弟。祟譎者祀。君子以爲不義。盤瓠不父。修誕者祀。君子以爲不智。祀豈于昵。爲奭滋甚。迺若張史擇厥若賢。列厥若宦。創厥若祠。君子曰。有惠庥焉。禮有之。法施于民。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其兹祀名宦之祀已爾乎。語有之。鄉先生沒可祭于社。其兹祀鄉賢之祀已爾乎。俾厥若莫大夫莫士莫民。用德以觀化。則功以觀績。則言以觀教。則象以觀意。循名以覈實。五觀與而古道復矣。

右宋弘記。應道字鳴吾。蕭山人。正德辛巳庶常。仕僉事。督學上書請撤姚廣孝配享。

石岡書院記

楊士奇

吾邑蕭自誠先生來京師。屬余記其石岡書院。余與先生之子翰林庶吉士省身交。嘗聞書院興壞始末。石岡在邑東南半舍許。仙槎江之西。梁蕭子雲十七世孫諱逖者。始自峽江徙居之。逖七世孫諱儀鳳。宋與濟貢。始即其居之近作書院。聚宗族鄉人子弟而教之。儀鳳之子子安。爲王府掌計。從文丞相舉義事敗。夜其家書院亦廢。掌計之從子福可。明經擅爲古文詩辭。復作書院。又廢于元季之兵。國朝混一海宇。福可之孫則善。復繼作之。而隱居教授其中。蓋先生之父。云吾嘗竊謂吾郡之俗。所爲可重。非他郡所及者。其民務義修禮。尚氣節。雖至貧不肯棄詩書。不習至賤者。能誦孝經論語。曉知其大義。凡城郭閭巷山溪林谷之中。無不有學。富貴者遇逢掖士必敬禮之。不敢慢易。而尤重世族。苟其世喫後。雖貴盛。人固不與齒。而彼亦不敢以其貴盛加人。吾鄉之俗如此。吾何以知其可重也。吾嘗下彭蠡。泝大江。浮洞庭。游乎楚郢之間。又涉淮道舒而東。上下數千餘里。或行

數日不聞絃誦聲觀其人之所務朴者事漁稼智者趨賈販以逐什一之利率資大勢厚者爲雄長不務乎詩書禮義不重乎逢掖之士也不辨乎世族也吾未嘗遍歷于天下而齊魯古稱詩書禮義之國今聞其俗猶不類于古昔然則論風俗之善惡必由乎教學之廢與故先王治天下皆拳拳與學于家塾黨庠術序亦各有制焉石岡書院固古人家塾黨庠之制考其創建以來雖屢廢之亦隨有賢者起而復之不至乎終廢吾郡之不廢其學類此故其風俗所以可

恥者有由也嗚呼一郡一邑之中不廢其學而俗有可恥况于爲天下之拳拳于學也哉是不可以不記

先夫子曰士奇名起以字行泰和人大學士謚文貞東里之文歐陽之矩矱也但平遠紫翻之致多而波瀾湧湃之觀少然自景濂希直之後不得不以正統歸之

大滁書院記

黃道周

壬申秋月余以逐客南旋賓攜杖屨啟關斯山何兄羲兆左經右組綱紀其事曾不數年茨甓聿立芭麓旣平環流旣濬四方高躅之彥時亦往來與詠其間余方攀柏艱松棲遲濵海未之能從也戊寅初冬余再以逐客南旋緬念斯山睽違七載又以中途督聽還籍未忍懟然絕帆胥江遂復詠竹其間徘徊日夕嗟乎天水之時畫江中斷李伯紀顛沛其先朱元晦寥消于後攷其立朝皆遠者不能需朞近者不能彌

月而汴餉所壽踰于鼎鐘當其遘會又何足護僕以迂愚幸逢盛世怒蕭之氣散其木難前無伯紀慷慨創剏之誠後無元晦蘊藉經書之致而欲與抗送于春提衡九鼎吾知難矣夫勳名之着身猶脊脉之着于砦葉道誼之着心猶寶屑之着于瞳子將爲滁其盛大進以玄虛則瞿曇桂漆之流又涸其堂室北如逐淸客以奉偶神郤脊梁而尊枯腊諒無濟于誕登未暇于成始也余少遠勳名長疎尊導移從時路領日于茲感玄滁之未能班李朱而不逮然覩其事會

酌其稽徵百世之下從可知矣比攷二公心身之際備悉淵微伯紀以誠明開君元晦以格致引士雖不標其宮庭要無殊此旨趣至于旂常俎豆棨于兩室號以河魁非君子之所宜謀學者之所有事也僕老矣饑山餘談刪其將相韜丘之富無異薪樵以謂今日之所當爲不過蒔花課竹汲谷烹泉卽爲格致之源不累誠明之動便可大滌玄氛廓清宙務役使黃面冄卄之倫以供烹爨沐浴之具如此而可矣他又何知焉此山翠竹如苗巨身細葉益以薤芥涉冬愈

嘉蔬賜之倫盈隰被畬又少諸往時車蓋香火沓雜之累卽有一二朋從罇酒盆缶來證所學雞黍就邀稻米七鑿諒可免于啜菽事魔之誅乾餱以愆之刺也義兆食貧未離寒素而綱紀于此已逾六年而僕僅一游目其間不能與諸名賢日夕講貫暢格致誠明之旨雖遠近之勢不同而滯達之情備見矣壬申歲余遊茲山嘗爲之記久不復憶比復重歷如讀經史再翻之後心眼亦別是左數百武卽大滌洞洞九曲上下正平如鏃承塵傍爲湧浪盤翠欲滃出洞左

得小逕不數折去展前崗得兩龍潭螺旋而上踰嶺不十丈丹黃交映折小逕而左歷頂西瞰可掇兩天目見蒼石蘊草間叩之若磬是將達于棲眞矣棲眞右垣列壁數丈許唇齒匹之可斷一亭棲眞谽谺如百間屋詭棲迷夏右鑿石徑隱現璣樹如闖鷹鸛可數百步卽達歸雲矣從歸雲西旋循諸石徑稍東南行過黃山嶺還就小徑復于龍潭望大滌之口宛然歸雲也從是口而思棲眞居然大滌矣書院在大滌南折而東展于天柱以妃大滌右行數百武得兩石

門瓊液霏然如茶竈之在庋閤右稍炷杖仰捫渦翠巖猶從驪龍逆鱗間行也自是出溪口涉畬吻可探石室石室未蓋而面殊可寶也南吞丹泉東出九鎖之溪龍蜿踞于北崖鳳瞑伏于南谺益出九鎖而洞霄之觀始究其自九鎖入者圳從西嶺下南陟石步障以宿天柱之麓于以西探歸雲東掇石室仰承棲眞俯納大滌猶右襟之結衣帶矣當時從游者爲嘉興倪梅生先春汪爾陶挺錢仲雍琳蕭山曹木上振龍淞江陳臥子子龍時臥子以桐杖不遂登高諸

數往還者、余病未之能從也、伯紀元晦二公祠、即在書院之左腹、書院制度及諸與創敞闢者、不在記中、

崇禎十一年戊寅冬仲上浣石齋黄道周識、

大滌書院後記

黄道周

大滌山者、當餘杭之西、宋人所營洞霄宫者也、古尨殘碑依稀在焉、而李伯紀朱元晦以俎豆特存、壬申之歲、予以放屨嘗歷是山、坐臥李朱几案之下、今復七年矣、再爲逐客重歷是山、嗚呼、以僕迂愚遭逢盛際、無格主之能匡時之益、而鹿鹿往還、剝蝕啄霧、猶幸與伯紀元晦情事相隣、嚮令郭文舉許遠游在豈可、令其竄下見見之乎、是山吐泉北出爲九鎖之溪、溪源發于天柱中際爲金竺坪展坪承柱築小講舍

以面大滌、是臨安諸賢所共余晤語者也、謝傳嘗云臨安以西多金堂玉室異人所棲、余嘗上下徑山天目三四百里間、捫高探深杖屨所結、堂室異棲、未有盛于大滌者矣、大滌一山、凡六七洞、其奧不及天台、靈幻不及雁宕、石嶂溪流不及武夷、飛瀑隆巒不及匡阜、奇峻不及九華黄山、精巧不及浮丘白嶽、而獨以諸洞著于天下、凡天下洞壑、率在窪崖洪濤之所鼓盪、龍匠移宫、鮫人徙宅、故其變態萃焉、大滌當萬山之中、甯父之所未陶、康樂之所不鑿、而餡谺窅

奎遼若葯房壯于層屋若棲眞之鬼巢歸雲之稼𥨊
玄蓋之淨雅雖不復藉諸勝亦艮足擬其所長矣玄
蓋者即大滌上下正平如削承塵謂之玄蓋樓其在
大滌西髻洞門如城闍層樓環聯旁有通實道書所
謂懸霤歸雲西望天目暮靄所巢螭舌吞之此三洞
者雖不必異人是棲然使漢武聞而辇裳燕昭聽而
抵掌何詎過乎杜光庭稱是山玲瓏玄牝之竅妙棲
息之下可以大滌塵心嗚呼塵累于人猶雲之觸石
堯水所不洗許耳之相蒙蓋亦多矣謝傅棲遲此山

五十餘年捉鼻拂巾爲司馬王衛爵使其時風鶴無
靈鞭流遂斷蒼生之恨東山之痛豈復可滌乎僕自
少寡名繚長稀物累然而東臨闕里未果漁樵道龍
聃之未能逃漆園而不敢必如邁子之謝家人文舉
之辭皮袴雖髮白齒落末由也矣所幾希者右軍誓
墓之後嬉然入林安石取幘之前翩欲採蕨終始斯
志未失遂初儻有一二高朋解纓墨組朝誦孔易之
編夕哦風騷之旨鋤松餘暇濯竹多閒相與擷其逸
華收其雋實八十之年足跨八百彭喬之攀鹿髮安

浮之詫瑕宮吾皆命以僮僕質若有無又何羨焉家
距武夷可千二百里旣已離山何殊鄉邑丙舍之外
狂簡聿從通經典者亦可百十然自以明發興贈敬
恭漸廣念我同心之好別爲伐木之遷昔右軍之適
命稽謝傅之移蔣樾僕必守其雞窠惲此鵝舉乎嗟
乎升沉岸谷百年之內累世足徵宋室丹黃之殿錢
武金碧之宮旣如此矣謝王視之太濃許郭視之太
淡錢趙視之太貴李朱視之太瘁余以逸客翔集于
斯濃不及謝王淡不及許郭榮不視錢趙瘁不視李

朱故余之于此山亦猶此山之于九華匡阜台宕黃
白也非獨余然余友之託于茲山者亦大抵然矣是
山洞察出處別自有記其經理講室者詳余友何義
兆誌中而是日同游諸彥爲景陵胡公占織水倪㭿
生汪爾陶吳江錢仲雝雲間陳臥子仁和朱某之蕭
山曹木上與義兆遞爲主人余一日凡三記情藻盡
矣其不偷如此

大滌書院三記　　黃道周

崇禎壬午予以解網至白下、買舟將出長沙、値江北告警、桐皖之間、風鶴騷然、又毎倚杖聽明詔多寬大之音、得褒徊容與、與烟波上下、念此暮年、筋骸垂絕、一泛湖湘、抵夜郎、探二酉、覩石笈、或兩或伏、浸近嶓嶓何期、復至大滌、與親友談話、詢諸旅客、長年、咸云南由臨安、涉富春、泝信州、從貴溪西流下臨袁、不二千里可抵長沙、冇諸波濤風鶴之險、嗚呼、予如擇地避險者、亦豈遂至此乎、憶戊寅放謫、將過豫章、便道

入大滌、拜伯紀元晦祠下、何義兆持酒炙洒地、跪讀祝辭、遠深震慄、何可忘也、今幸不死、將排衡雲、陟石山、訪懷沙之渚、探邗湖之窟、不復與朱李周旋。當舍舊交與屈賈少年同其怫勃乎、四月十五日至西泠、十月廿五日與錢去非孟長氏入禹航、傚青山船入九鎖溪、顧諸堂舍、依然未墜、而修篁抽篠、檜柏加長矣、於時芍藥未彫、雜英正茂、丹泉涓涓、納炯可濯、想石門翠崖、近在跬步、欲往詰訊、未之能也、又兩日、諸友先後間至、剖析鵞鹿疑義、稍稍與子靜開滌、諸友亦欣然無異、漸復沈潛易詩書禮樂、折故異同之致、不能不與元晦牴牾、然而元晦醇邃矣、由子靜之言、簡確直捷、可以省諸探索之苦、然而弊也易、由僕之言、靜觀微悟、可以開物成務、然而弊也支、由元晦之言、拾級循墻、可至堂室、高者不逆頂無歸、深者不眩崖驚墜、由其道百世無弊、則必元晦也、昔陳子龍臥子爲紹興府推官、陸自巖晉贈爲湖州府太守、予以二賢在治、不欲久滯越中、二賢亦先後過大滌、竟日別去、所遺惠自茶筍黃米外、諸賢亦戒不敢受、予

久以病癡、不能再尋諸勝、獨與去非對榻、時一隱几臥游而已、荒山幽蹊、四百餘年不治、雖無魑魅、虎豹、蒂、如瀏、櫟、欲斷人蹤、惟姚有僕、朱康流、祁先之、登東莆、張席安尋虎巖唐院、白王天居、再覩玄蓋一瞰、栖眞、自日秉炬、窺與窔而反、予念在白下時、諸友欲卜小築不就、記戊寅十月、過栖眞、覓歸雲洞、雜條亂卉中、與胡公占、倪樹生、汪循陶、曹木上、錢仲雍披榛捫磴、攜酒磕嶠巘殘崖之上、於時冬日銜山、圭岑四瞰、暮靄來合、下見平田十數畝、竹葉招招、與洞雷不循

崖際巔列石百餘步可坐可倚欲約羲兆命鋤啓闢
結亭其上下買竹阜作六楹小庵穿徑從黃山可二
里許出玄蓋之背今垂五載未踐厥諾而爲三湘二
酉奪其獎匿又何暇從白門滯匿適有樵子從栖眞
來談往歲所游非歸雲洞洞有歸雲爲栖眞後戶去
栖眞不過百武攀蘿緣篁可一鼗至予嗒然而思世
寧有窮宅百武間不辨門戶者乎是猶從何顚遊不
過小山者矣策病足佐藤竹進之藤竹甕然而前與
遊沿咸吳季安郭彥深朱美之孟長民肩隙相嚙也

至則窈然探石罅下砌磴而入可數十尺如墜猿穽
不覺前所謂歸雲者而前所謂歸雲亦密箐封之不
復可步崖址亭意亦已俱失得毋前誤者花溪銀犬
不可更眞乎抑天下眞者原不勝誤也邇少有言所
之既倦情隨事遷則感慨係之矣茲山幽勝視西泠
不能十二奇峭不能十五而獨以眞樸自完過時無
枯赫之觀去後恒思之予之思此者屢矣石門泉壑
敗尤亂灰自石步障以西一丘三洞潛跳可樂山戶
遺券高不上陽羨之田卑不逮愚溪之價而委蛇十

載洗刷未就凡三過從每數十日忽忽去之嚮遂從
白下過長沙列纔西陽鍊砂勾漏欲從諸友刋誤推
眞更思一適豈可得乎同瀨溪欲營滏江結廬其下
既復不果謂潘與關日三十年讀書亦欲一濟蒼生
行其所學如果不遂與子整恒論道講書未爲晚耳
嗚呼司命在天者心便誤行待而管何者不晚行年
六十能復幾何華嶽嵩高太行少室已俱爲豺狼之
區戎馬之道而大滌一區僅存數椽與朱李木主相
對倏又當西行採蘭佩些賈楊以爲顏閔景宋以爲

游夏不知四五百年後誰復念此山如吾之于朱李
者是游也從訪者四十八人孟長民錢去非不去而
去非以微痾不尋諸洞住山不尋諸洞者戊寅爲陳
臥子壬午有錢去非又爲洞山之辭曰
爲鳳遊梧爲蛇擇汎誰當棄之不如烏鳥東則有泰
山巇峨西則有華龍青柯北則有繁峙雁門中則有
嵩崔九羅狼豺守之狐呢孔悲旅鳥焚巢楚荻陰遺
天愁彼老尚有衡嶽似榜全年如葵衛足相爾龍蛇
則亦厥祇昔云中原有三天柱二者陵遲汙於盜寇

唯此一峯，瞻前忽後，以是一峯，匹彼衡嶽，雲霞孔啓，惠我南國，虎兕雖横不敢休，鯨鯢雖頑不敢游，宛委之書宜藏其坳，岣嶁之碑宜植其巔，我往從之，實唯一氣，移碑與書，亦明主賜，非明主所賜，而我安得至彼，彼九巫諧我南家，飲蘭服香，徵歌變些，勿云室遠，勿使人逖，勿以毒溪浸我桃花，悖爾十年，相知勿爲它，山參差七洞九峯，咸皆見之。

六合縣科第題名碑記

莊杲

應天府之屬邑七，其五邑皆江南，而吾江浦暨六合者，則獨於江之北也，人才之多，往往稱五邑，而吾江浦自有國迄於今登進士者才七人，鄉貢士亦不過三四十人，六合亦然，抑何少也，世常以扶輿淸淑之氣，鍾而爲人，故靈而吾兩邑者山窮而地僻，故其人多鹵裂而不知學，科第則視他邑爲獨後，嗟乎此果謂之何哉，國家三年一大比，一省則合諸郡之人才，其多不下數千人，而得與其名者百人而已，禮部合

天下之人才，其多不下數千人，而得與其選者不過二三百人而已，斲石以求玉，而瑕瑜莫揜而必盡其良，士之得由是而出者亦難矣，又吾兩邑之大小，其視江南之五邑曾不二十之一二，夫科目之嚴又如此，而吾之兩邑者又如此，故雖家置一序，序而人人爲儒服，亦不能以相及矣，以吾兩邑之人之少，爲不知學，而以其地者或非也，雖然，人亦何病于少哉，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珪璋特琥璜爵者，此以少爲貴也，是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

亂臣十人、五人十人少矣、天下後世凡冊堯舜文武之治則莫有能及之者、不貴于多也、魯哀公以儒服于國中、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于是無敢儒服、獨一丈夫立于公門、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是舉一儒耳、世稱魯爲禮義之國、一儒何少于魯哉、由是觀之、人才不惟其多惟其人、而天下無不治已、不知是雖多亦何以哉、是則凡爲吾兩邑之人者、其少也不足憂、惟其不能如所謂十人五人、如所謂魯一儒者、斯可憂也、六合科第題名碑闕、侍御陳公士賢來督南畿學政、乃命縣尹張公恒次第其名氏于碑、而求予記、予未有以應、明年陽信唐君詔者繼厥尹事、而復以是請、予江浦進士七人之一者、遂書吾兩邑之人所以少者如此、且以勵吾同志、毋使天下後世之人得以少吾兩邑之人、

先夫子曰、定山文極有當家者、余嘗亭香山之詩至其口頭禪語毫不足觀、定山之詩汰其道學腐語、其在有意無意之間者、是則詩之至也、牧齋能讀陳公甫之詩、可謂巨眼、而不能得之于定山何也、

私記、定山字孟暘、江浦人、成化丙辰庶常、歷官南京吏部郎中、學案有傳、

浙江按察司獄記

王猷定

浙江按察司、故宋岳忠武第宅也、獄在司左、相傳万俟禼承秦檜意旨、置此以禁忠武者、旁有井、盖忠武女持銀缾投井死、後人謂之銀缾井云、丁亥、余友朱士稚以事繫獄、久之得釋、爲余言天下之獄。未有慘于此者。始入獄卒導罪人至獄司前索金。故事罪人入見獄吏無重輕皆輸金。卒如之。又推罪人有貲爲牢頭者主進賜而後掠其私。謂之常例錢。金多者雖重罪處淨室或自構精舍以居。否置一獄。名套監。周

遭樹木柵。地穢濕。覆以腐草。薰蒸之氣是生惡蟲。罪人械而入。卒持其兩手繫柵上。使不得便須臾蟲觸人氣。百千攢集入體。自耳鼻緣入衣被。凡爲宿蟲潛其中。經晝夜雖壯夫生者什不得一二。折而下。徑黝黑。盤曲深坳窔。有石門。犴狴司之。門堅重。啓之聲似吼。陰風颯颯從內出。炎暑當之股栗。中多積屍其達門以外。罪人既入獄卒閉兩門。邏者僅存一竇通勺糜。白晝鬼嗚嗚。猙獰立人前。强有力者與之角。衆鬼來。人力不勝則立斃。庚子、萊陽宋公荔裳、分守浙東、余適遊會稽、以此告之、公曰、明天順間。吾先世御史公諱璥者。特臬是邦矣。廨旁有廟。祀銀缾女。祀之日例拜女。一日自念我朝廷執法吏。乃屈膝女子耶。命撤日改廟他所。甫鳩工。忽寤中見女子持弓矢。射中背頃之疽發。余聞之作而歎曰。有是哉。以一女子、死、四、百、年、而、英、爽、赫、奕、如、是。況忠武乎。夫忠武嬰賊臣之害。亡宋社稷。迄今過其墓者。見賊檜之像夫牧豎猶爭擊之。胡至陵谷屢遷。而以幽陷忠武之宮爲獄卒賈利之場。爲之吏者。若之何仍其地而不

思所以廢之。去歲除夕前一日。士稚沒。余悲良友之不可作而有感于其言也。今年宋公將之任按察司。公仁者。既昔道其先世事于其行也。爲之記以貽之。辛丑元旦書。

思舊錄下一江右人其文如湯琵琶傳李一足傳寒碧琴記亦近日之琤琤者但余與之言多附會不實是其大疵也

明文授讀卷二十五終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　校讀

記三祠廟寺觀類

宋文丞相祠堂記　羅倫

爲臣死忠爲子死孝死一也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貫日月可以孚木石可以正萬世之人心位萬世之天常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塞于天地之間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非浩然塞於天地之間者能與於斯乎若宋丞相信國文公是已公名天

祥由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可謂天下之大才矣董宋臣主議遷幸公上章乞斬之呂師孟假寵倣命公又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公當制以義裁之勤王詔下重臣宿將縮頸駭汗公提孤兵獨往當之　次皋亭三宮震動宰相遯荒公挺身獨往說之可謂天下之大勇矣大慷慨就義決死生于一旦中人猶或能也若歷履萬死其執彌堅其志彌厲非仁者其能乎方公之使虜詆大酋罵逆賊當死脫京口走眞州如揚州趨高郵抵通州由再成逐之李庭芝疑之外迫於寇內煎于饑饉無日而不當死然後遵海道涉鯨波歸立二王開督南劍敗績于空坑仰藥于潮陽絕粒於南安當死歷萬死而不死卒之就囚燕獄從容南向而後死震動天地照耀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矣夫公之忠誠能墜空山之石能通七里之神能作廣陵之風雨能起　豺狼之敬悚而不能免賈似道之沮黃萬石之疾李庭芝之疑陳宜中張世傑之忌何也蘇子曰其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斯之

謂與宋之亡也死國者多矣陸秀夫張世傑死于海李芾死於潭趙昂發死於池姚訔死於常趙世賞死於洪先君武岡公開禮死於吉安公制服哭祭之督府行朝死者不可勝數雖然死矣未有如公之出萬死而後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能逃比干之諫伯夷叔齊之餓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備于公之一身矣自古亡國之臣未有如公之烈也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爲臣之極不在于公乎非仁者之勇浩然而塞于天地之間者乎公去今二百年顧天

祠公于學宮鄉郡祠公于城南公之子孫祠公于宮川富田之祠元季兵變爲橫民所奪龍鳳間僉事李公伙冰復之正統間知府陳公本深繼之景泰間都憲韓公雍奏加謚號錄川子孫今上成化二年僉憲李公齡來掌學事以公九世孫禴宗入學俾公鄉人周丕憲割田贍之是皆有功于名教可書故書之以詔萬世之爲人臣者

象祠記

王守仁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遡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庳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于唐而猶存于今毀於有庳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況于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驁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于世吾于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于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諧進治于善則不至于惡不抵于姦則必入于善信乎象蓋已化于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

得以有爲也斯益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于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于其位澤加于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于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于舜之封象歟吾于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于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峽江練公祠記　羅洪先

余往讀金川玉屑集不勝慨慕練公之爲人然未詳其生何地也嘉靖癸丑登玉笥九仙臺道經廢穴土人告以練氏先壠徘徊久之不遽信已而入永興禪刹老僧自述坐累往往以練氏沒田言且曰由此南上三里許瀕江有地曰三洲卽其故居又南一舍至玉峽峽分爲縣公實今峽人也聞之愯然乃令前導至則荒烟衰草中門堂階垣遺跡隱隱階右數塚皆赦歸之人姓名猶可歷指遂與趙生子艮不覺痛哭

流涕近鄰黃氏長幼聚觀者亦皆相向洒泣因道其家世甚悉練本淦東東山人至伯尚遷三洲是生公比及第復居淦城洪熙改元赦其家盡復故業於是東山三洲仍歸練而以城居畀陳增諸黃所言如此練故與黎黃劉三氏著聞黃鄰練且世婣受禍獨慘其土疆犬牙相入不怨厲已乃洒泣吐所未聞嗚呼此豈有所利而爲之乎始錢守琦因峽之請祠公鳳凰山巔淦之人士譁曰公淦人也何與于峽至爲書詬詈之峽不爲變當是時故老凋喪楮未有以三洲

告者三洲隸淦則淦祠隸峽則峽祀淦與峽皆公故
鄉何擇焉陳喬名系廬陵臨有俎豆六一產于吉水
廟食恩江神不可度知其在彼乎在此乎祭於廟繹
於祊兩地交至自古已然淦人又何疑于峽也余獨
念淦之爭者譬之家寶他攘是懼以公在淦則淦重
也峽之爭者譬之宗廟孰事爲榮以公在峽則峽重
也夫能爲淦與峽重者止一死爾夫人孰無死公獨
以死重淦與峽何哉忠于所事知其不得不然而又
能仰其心之所安故也故知公不得不死之心則知

淦與峽不得不祀之心推今日不得不祀之心可以
幾前日不得不死之心此不得不死與不得不祀之
心公不能要之淦與峽之人淦與峽之人亦不能私
於公峽之爭也淦固有言矣不謂吾可以已也而必
祀之其心蓋曰彼在淦者何與于我哉雖蒙詬詈無
避也公之難也人固有辭矣不謂吾可以已也而必
死之其心蓋曰彼在人者何與于我哉雖戮妻孥無
避也夫是謂之自靖自靖焉者自盡其心而後能安
也夫仁人心也盡乎心則求仁得仁夷齊所以見賢

于夫子也夷齊餓而商不亡百世以下聞者莫不興
起宜峽在所必爭矣嗚呼淦之祀公得所重矣獨不
思吾身亦有當重者乎峽之祀公得所安矣獨不思
吾心尤有當安者乎夫心之不得不然不獨臨難有
之自言動食息至于綱常倫理日與吾遇者不知凡
幾而未有能即所安如峽之爭祀者亦又何哉即使
安之亦倏忽轉移之間耳豈足比于公之一死也哉
不是之辨而徒慨慕于公以爲重其亦末矣錢之祠
曰自靖故事憚登陟率請主祀之行署通判何公堅

行縣病其非禮始議改遷而知縣王君陳策濮君佳
相繼成之濮移置山腹制頗湫隘何復捐俸闢其麓
併舍址與故刹地廣之下爲求仁書院峻磴紆徑直
聯之祠則豁弘深祀有常度仍亭其巔曰高山仰止
延眺其上三洲烟草盡入指顧嗚呼公無身與家矣
豈計夫人之祀與祀之去三洲遠與近哉然近三洲
不之祀固益無以慰峽人之心也因記其役備論之
告後之慨慕于公者

先夫子曰念庵之文從理窟中來自然轉折可觀

彼以膚淺道學之語塡寫滿紙不可謂之道學故不可謂之文也若如念庵何一句不是道學推而上之潛溪遜志亦何一句不是道學乎故言文章不可入道學語者吾不知其以何者爲文也牧齋言念庵仙去不死來訪虞山直是癡人說話豈堪載之著述引人笑柄耶 百家私記念庵字達夫嘉靖八年狀元謚文恭詳具學案傳

王侯祠兩廡記　高攀龍

天下有匹夫能執干戈捍宼賊卽不幸而死其一念自足千古何者此一念正氣也惟正氣不可磨滅天地之常運日月之常明山岳之峙江河之流皆氣也聖賢能精之一之與此渾合無間卽匹夫匹婦一念秉正而死其氣未嘗不與之合然其心非精一之心故其氣非充塞之氣譬則盆缶之水必歸于器有所歸則聚無所歸則散聚則伸散則屈伸則神屈則鬼鬼則爲厲神則爲祥其小大之分然也往者嘉靖甲寅乙卯間吾邑有倭宼邑之義士何五路等二十六人奮然持白挺出擊之敗死城西之壕巫覡往往有言其爲厲者邑人卽其死所祠之簫鼓繽紛遂爲淫祀余既與邑之紳衿建松磁王侯祠於惠山之麓王侯者宼未至而築城城甫完而宼至使我邑萬姓不糜爛于宼者也吾同年陳公筠塘曰當宼之熾也百雉而外白骨矣義士輩雖敗而死宼虞其有繼至者猶駭而去城以獲全是則侯之城體也諸義士用也猶之手足捍衛其軀者也烏得而無祀乃自捐貲

爲兩廡列祀焉有司春秋犧牷惟謹自是而淵祠之祀大衰不知其所以然也余謂公之此舉有四善焉表義息邪彰往示來大錫福于邑也夫一筵之醲醇一夕之妖冶一朝之寒暑風露皆足以殺人與諸義士西壕之死等而諸義士之死不死也卽不信視西壕之簫鼓鬼神之情狀大可見矣死者有所歸生者有所勸天下一旦有事執干戈爲吾民衛者必相繼而起故曰公一舉而集四善大錫福于邑也

有家私記先生字存之號景逸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官左都御史逆賢亂政緹騎將至自沉止水謚忠憲

詳在學案

東火鄉改正祀典記　何瑭

滁州東火鄉宿幕佽時濟氏往年與其鄉人舉行藍田呂氏鄉約、卽鄉之東嶽廟行之、旣而以東嶽非庶民所得祀、乃遵太祖高皇帝里社得祭土穀神詔命、設五土五穀神主、卽嶽廟之後殿祀之、祀畢則藏主於嶽廟之前殿、扃其門不啓、由是嶽神之祀遂廢、未幾時濟去世、宗弟國賓時茂嗣主約事、聞謀于衆曰、祀禮有典、吾儕祀土穀之神而不祀東嶽、於禮甚正、顧嶽神之塑象尚在、今雖不祀、安保他日不復其舊、吾欲撤之以窒復祀之源如何、僉曰可、未果而時茂捐館、仲弟義官時淳以兄之志不可不終也、恐禮未允、乃令其季弟醫官時附來南都、訪于溪田馬子涇野呂子幷及于予、二子曰、東嶽泰山也、在魯境內、禮諸侯祭境內山川、季氏以魯大夫而祀泰山、孔子尚以爲非禮之祀、神必不享、況晉民而祭魯之東嶽、神之不享也決矣、且褻瀆神明、律有常禁、而土穀神之祀、則聖祖所許、今撤東嶽之像、而修土穀之祀、稽于禮而合、稽于情而順、無可疑者、以此窒東嶽復祀之

源甚善予曰所論正矣然東嶽之祀徧天下其故則不可不知也博物志云東嶽主召人魂魄其始不過謂東嶽屬木爲魂盖以五行象類言之耳非有他也而立言無法昧者不察遂謂人死魂皆歸東嶽嶽神將治其生時善惡而罪福之世之惑于其說者往往立廟致祀冀以徼福而免罪故東嶽之廟祀徧天下其來也非一日矣昔漢成帝糜諸祀之不合典禮者其意甚正劉向乃謂諸祀俱有神靈不可糜帝暮年無子惑向之言盡復諸祀夫劉向大儒也于鬼神之罪禍尚有所惑況餘人乎東嶽治人死後之魂而罪福之祀則可以徼福而免罪世之惑也久矣茲惑不解雖毀其廟將復設之猶反手耳況止撤其像乎以此窒其復祀之源恐未能也時閑矍然曰爲之柰何曰此不難也事之有無斷之以理東嶽治人死後之魂而罪福之萬無是理借使有之乃緣是享人之祀而行私於其間則亦一瀆貨枉法之吏耳明明上帝豈肯容之乎誠有嶽神必正直無私如世之清嚴官府且將惡愚民之敗其名節而加之以譴怒矣況肯

享其祀而福之乎由是而觀則東嶽享人之祀而私以罪福其無是理也決矣昔夫子謂泰山不享非禮已具此意特其言引而未發茲故反復論之世之惑者其可解乎二子曰解矣乃書之以授時閒俾歸而刻之石以告夫後之人

先夫子曰粹夫武涉人右都御史栢齋辨論瀏翻是其所長脫除議論則未免常調私記栢齋弘治壬戌進士第嘉靖初歷工戶禮三侍郎謚文定詳學案

三官廟記

鄭潚

庠生楊彥誠率道士某者以告曰州治南距運河三里河之南厓有廟曰三官弘治某春道士之師曰鹿道寧者度地始事經以周垣植以宜木構殿凡三間設三官之像於中後爲神廚一前爲鐘鼓樓二左右爲與室數楹道士居焉藻櫨繪栱金碧輝映揆厥始則義宰王廷璧捐地數畝揮白金數觔爲好施者倡廟門未闢廷璧又以獨力伐石斲木以收厥成功自是州之水旱疾疫及舟經河下者有禱輒應廷璧之

功不可泯潚曰嘻予聞三官之說矣曰耳官目官心官未聞別有所謂三官也考漢熹平間漢中有張脩者號有道術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於蜀之鶴鳴山令有疾者自首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其一薶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三官之名蓋昉於此夫五行乃天地之用水特五行之一而列爲三豈有與義先正宋景濂謂文安公嘗爲三官祠記尚謙不及此至其自爲又問其端而不竟其說得非其理有不可輕語人者乎彥誠曰先

生且講明正道傾使是有不得聞邪願終以教我潚曰坐吾語汝夫天地者氣也氣之始形惟水而已自其精英上浮爲天其渣滓下凝爲地而水固無不在也萬物之生何者不本於水故易曰天一生水洪範一曰水而水固可與天地並然高厚難繪淵瀾難測安得而類斯人之貌像歟又安得而爲斯人之服色歟無是貌像無是服色而亦無用是廟也彥誠曰然則人欲致敬者奚所依而從事焉潚曰爲壇而不屋古之道也然惟天子得祭之而他不與蓋凡含形育

像者既均受天地水之功而其欲効區區於天地水者亦均是心也然天地爲萬物主天子爲天地山川主禮制有限惟天子攝焉譬之祖禰雖羣姓兄弟得以宗之而主祭則宗子也廟爲不且僭乎彥誠曰世俗相沿爲是廟何也潚曰予固謂欲効區區者此民庶之心也子生於父母有疾病必且呼而告焉爲父母者其忍沮之是固民庶之心也民之性愚必覩爾是廟貌膽爾是像設然後悚然肅然而誠敬萃焉其賢而能敬者不賴也是則廟像之設爲愚庶也是廟

既立有禱必靈亦精誠感通之理君子是以不訾其妄而抑嘉廷璧之有德於愚庶乎彥誠曰此則廷璧之所爲也彥誠以告廷璧廷璧拜稽曰是誠吾心彥誠廷璧臨清人

三官廟如此發論庶幾不倒御文章家架子先生學本宋儒而得其純不獨規倣韓歐也

德郡重修東嶽廟碑記

程珤

祀國之大事也祭法能禦大災捍大患有大勤勞則祀之先王之制唯諸侯得祭山川蓋其愼且重如此乃今東嶽之廟徧于天下祭于士庶人歷世彌遠莫之敢廢者何哉珤嘗閱諸傳記及泰山誌而得其說矣五嶽莫尊于泰山而其神亦莫靈于泰山觸石生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惟泰山爲然其神斡旋元氣發育萬物有生生化化之功凡水旱疾疢衆所願欲者咸望而禱焉往往有應古今所傳神異種

種弗可誣也已惟其功德溥于天下則遍天下而祀之固人心之所同祭法之所與也珤亦因是而覩世變焉古者民有井田有溝洫國都閭巷有學校又設疾醫瘍醫掌治邦之疾病疕瘍而總之以醫師當是時生養遂而風俗醇奚以祈禳爲也降及後世凡先王敎養之法相次盡廢而苛政日興民于是有饑寒水旱之虞疾病夭札之患窮困迫切無所告而求諸神曰萬一其庇我乎此人之情也蓋王政衰而祈禳盛亦世變使然上之人方自負愧責而何暇禁令宜

其有舉而無廢愈遠而愈滋也德郡城中有古東嶽廟碑記無存創始莫考正殿爲間者五中奉東嶽天齊仁聖帝左右各有視侍之臣一寢殿及左右殿各爲間者三東西廡各爲間者五塑繪諸神題有位號必能翊宣玄化默贊陰功不可得而測也表以大門繚以周垣守以黄冠蓋其所從來者遠矣國朝嘉靖四年郡守雁門何公洪重修迄于今將六十年復就傾圮郡之義士耆宿及黄冠宋靜深輩協謀修葺財取于捐施力出于顧役諏吉始事以次興舉不勸而

輸之者衆不督而爲之者疾易朽爲堅飾舊爲新黝堊丹漆金碧交輝視昔有加焉足以表崇重聳觀聽信神聖之靈宅所藏之勝區也經始于萬曆七年四月而以次年十二月落成焉其耆宿及靖深輩謀之歲月示久遠乃借予同學友蓋君鍇來屬予爲記予謂茲義舉也曷敢以昏耄辭乃爲稽之祭法本之人情質之世變肆爲贊論以彰往事詔來者庶乎茲祠有助焉嗟乎以東嶽之靈寵當與天無極區區鄙人之言曾何足爲有無而敢以自侈乎甚矣其不知量也雖然予恐後之人有如梁公之毀祠廟者得吾説而讀之庶其免乎又恐歲久而敝有如耆宿之好義者得吾説而讀之庶其復新乎若是則斯言不能無助因次第之使勒諸石而系之銘曰

維天生物維神奉天峻極發育元化昭宣雲出崇朝澤流八埏俾穡者穌俾夭者延災疢以消疾疴以痊德施斯溥報施宜豐有廟奕奕屹立城中爰加修葺人願攸同巍如煥如顒顒幽宮匪人之力伊人之功維此成功士庶胥懌駿奔匪懈神其監格降福無疆

生民有庇褒功頌德乃勒貞石援理繹辭昭示無極

先夫子曰程珤字　東齊人嘉靖壬辰進士自司理至尚寶卿爲嚴世蕃所排擠度支郎積官右布政使致仕文從字順

重修大興寺記

趙釴

大興寺貴之省臣歲時綿蕝習肄之地也嘉靖辛酉歲杪余與侍御巫君總戎石君入寺以賀歲同爲儀時大水之後見更衣無所民匝與僧舍無別共以爲嘆曰是不可無修偶宣慰安萬銓至彼固擅積且明見者因以神道爲致使任重修事辭曰吾能供費而不能供力乃獻百金爲助計其金可具木石磚瓦令貴前一衛揀老弱不能荷戈者役之乃先其所急首築牆垣以限民居次修更衣廳以候漏次殿宇兩廊

次門庭以示虔不數月廢者俱新視前益固居未幾又有修蓮花菴者來至持疏丐助余笑而書曰我以如是布施是大布施人莫解吾意又有修永祥寺者亦持疏至余曰彼固見大興寺重新信以我爲謟佛者乃進而告之曰汝輩不見北門之市乎有貨楮寶之肆者遇時日之良及祈求市者接袂而入聯臂而出問之有用以祀先者有持以祀先聖先賢者有輸醮祠以爲報者有京鄉里親故以爲餽者亦有商旅走四方而以爲祈者又有漁獵樵種之夫當入山林田澤而以爲禱者其市楮同其爲用則異汝以吾意與若意同乎吾之修大興寺以爲祝聖之處不可不嚴非謂佛能貴我富我生而壽我我固爲是以求利益也吾聞佛之爲道貴清淨慈悲以不殺爲致而習乎其學者則其氣柔弱不振今吾方以殺爲事日治兵戎以驅除不祥則其爲道本與佛異雖以是饗之佛其悅吾乎況吾之人方苗縮不揚日以賞罰鼓舞之猶不能作其氣以宣厲國威而又以柔弱不振爲教必不然矣若使苗人皆和柔其心解釋刀弩以安

伏林谷則深所願欲又不敢諱張藉佛爲致也既告之以故因以爲重修大興寺記

先夫子曰釴字鼎卿桐城人仕至貴州巡撫其文無蹊徑匠心而作固是一作手無知之者 私記鼎卿萬曆間進士

幻悲閣記

羅洪先

嘉靖壬午五月余與劉孔脩雷時孚共學大雲寺主機上人劉以世契雷爲余說尚書號莫逆交旁舍則蕭其士艾子中雖與火侶然俛而嬉夕而游必此四人俱非抵掌而談時事則侶數而誦古文而其年俱長余謹兄事之居兩月各以事解去當其去也由由然屢顧而後能別蓋不知其屋之虧蔽與湫隘也明年冬余與劉至寺書機上人墓碣又明年雷以瘵卒乙未艾客死信豐而劉以丁酉病不起三年巳亥余

再至寺訪其故處有閣巍然有圖藹然余仰而登俯而瞰外之溪流山色無與于昔其下則化虧蔽爲疏通易湫隘爲軒豁而此三人者長巳矣不可復睹矣于是潸然涕下而悲不禁又因以悟爲佛之說者必且相嗤固莫知吾之所爲悲者何也凡爲佛之說者以破除世界爲宗彼所謂世自其流傳不斷言之者也彼所謂界自其分別不混言之者也其意以爲凡人之有身皆緣情想之注而身之所貪著者皆因割據之固前後相訟彼此不相假而吾與人始多事矣今視此三人者自其少而壯壯而老巳不能自必於其身況其身之後乎又況後此三人者乎而吾與此三人所居者其爲虧蔽湫隘此地也其爲疏通軒豁此地也彼易其視者土木之飾終爲劫火餘燼耳從而推之凡物之美惡得失者果異是耶又從而推之凡人之厚薄疎戚者果異是耶又從而推之則凡所謂不壞者果何物耶若是則焉往而不爲世焉往而不爲界亦焉往而不爲幻吾處于大幻之中乃爲今昔俛仰之悲以貽佛之嗤不巳惑乎雖然幻者不得

不幻幻何擇于悲悲者不得不悲悲何礙于幻是幻固幻也悲亦幻也若是則持佛之說者亦不免于惑矣乎自余去此而他遊也其侶衆其地易其日久皆有甚于此者矣然而獨此爲悲則是交物之始所謂創見焉者也凡創見者先入以爲主而寓意重及其稔也緣習以俱忘雖然有物奪之則漫交者亦不能爲悲故少能記憶老則徙忘其精專之故也嗚呼安知後之不爲悲者之不逃於幻也耶若是則又何惑於悲于是題其閣曰幻悲而追書以警學佛者建閣

爲機之徒尚聰道正二人勤苦不懈凡可以起廢者不遺餘力而正又知持佛之誠故余樂與之記記成于乙酉四月後閣成之十有六年

郊莊觀音堂記

趙時春

吾常慕元城劉忠定公之爲人紹聖黨禍久而自信益篤者公與陳忠肅而已嘉靖甲申以舉子請婚于大名遊忠定公之鄉始熟公事又讀其語釋觀音經之刀尋段段壞者遊外舅氏之堂有此經本遂從而紬繹之所舉至衆然大要不過以無畏力忘情于利害而已忠定本從司馬公學自誠而入非但忘情于利害者吾因此頗曉觀世音大義大類告子之不動心而其日無畏者卽告子之强制也是年始申大禮

嗣是余登第仕于朝値郭勛等造大獄少師大學士楊公謀去大學士張公桂公而不克楊與桂兩罷去張獨操柄桂之徒夏給事權附于張以自救既乃建議更郊祀以浸漬引入殿父配天之說遂與張相軋士大夫風俗一變獨縱橫之術大行能如告子者亦罕矣庚寅秋吾亦以狂言考詔獄恩貸除名食貧無以自活又爲縱橫家困甚思遠城市聞南去七十里有郊氏之山郊氏久無後蕐盍鄭本康惠等穴焉官軍討盪底定其稅糧無所屬里甲田于陪納因共請

吾治之、乃稍芟林莽、逐去虎豹、始通道于白崖山之
巔、有泉泓焉、其面正陽、爲板屋、藝蕎麥以居之、柞山
木以市衣、凡十年而大熟、居者成井、乃作屋三楹、屋
之前有峯焉、下瞰百泉、林壑幽美、學浮屠人圓滿披
草爲菴、吾時登禾稼于其側、輒發其語、悵然不能對、
問其所業、則曰奉觀音像與經而已、吾因宿樹下、取
而讀之、并法華在焉、法華多文藻、其實又不如觀音
經也、夫觀世音一言而已、其經已自多、而又況於法
華乎、老僕今之華樂歲之屢豐、而惘觀世音與吾常

懸露也、請于衆曰、人作一木、負一石、束薪以給役者、
嘉靖旃蒙大荒落之夏、觀音堂告成、其制僅足容吾
與觀音而已、吾少而狂戇、不自度量、深慕孟子不動
心之學、年十四舉于禮部、公卿貴人多樂與遊、而吾
悍然不敢有所附麗、獨思以一旦自見結明主之知、
以無愧于其職、以伸其迂闊不可用之學、旣兩遷郎
官、再入翰林、言其職事、而俱得罪、以退重思自愛其
身、以求無負于天之所予、而其侶羅子、唐子、又各遠
去、獨與邊氓日戢干戈、以與其好殺之心、農夫固貿

僕可道又役役升斗之利、卒隘吾意、夫所謂觀世音
者、崛起西南萬里之外、談笑夷貊之中、能不以聞見
利害動其心、其視縱橫子、眞奴僕與、茲吾之所以不
以其異於吾而外之也、然吾之所以與之異者何哉、
彼以爲妄、而吾以爲實、彼以其妄不足動、而吾之實
自不能動耳、吾方病彼說之多、而吾之辭又甚焉者
何也、彼旣以爲妄矣、妄不可言也、而多言之、是多妄
言也、吾以爲實理、唯恐說之不詳、而辨之不至也、多
又何疑哉、遂以茲夏端陽之日、刻之于石、以與同志

者共焉、

先夫子曰、趙時春字景仁、平涼人、僉都御史、浚谷
之文奇崛頓挫、精神透于紙背、在唐亦杜樊川流
亞、私記浚谷年十四魁關中、十八中嘉靖丙戌會
元、以熙常補部屬、論時政下獄、放歸、名起編修
兼太子較書、請朝東宮、又放歸、以邊警起領民兵
自副使超拜山西巡撫、執戈躍馬、身當敵衝、嘉靖
時所謂八才子者、浚谷與熊過、陳束、任瀚、呂高、李
開先、唐順之、王愼中也

長水塔院記　　屠隆

余嘗與袁長史福徵沈徵君明臣馮吉士夢禎登郊塔坐藏經閣憑欄矚眺四面空水迥絕大地浮屠巋然矗立烟雲空翠間洪濤礴擊日夜撼其下川魚沙鳥芙蕖菱芡參差歷落鐘磬之音泠泠然與波浪相答少頃斷虹蜿蜒橫掛木杪日氣霞彩下射湖心殿閣廻映閃爍既作黃金相又頃之月出東海波空如鏡流光蕩漾直似浮金刹云余心洒焉樂之時與諸君各賦詩紀遊蓋幽峭空曠離塵絕世足資高流棲

遡詞人登覽洵雲間山川之最勝處也按圖經郊者谷水也故秦由拳長水縣始皇時童謠告異野媼示兆一旦陷為谷水而郊名焉每遇天水澄徹隱隱下見城郭衢道井甃及器皿故物往往浮出間多神異傳諸好事者余則悽惻以傷此與禹毋空桑之譚歷陽化湖之事何其大類也余聞之數無常住物必有壞大化遷遷倏起倏滅若空若幻滄溟揚塵天地隨劫即大物不能逃而況一邑於何有釋氏等之為露電浮花砂不可執陵谷相尋從古有之即吾今日之

肩摩轂擊者安知非昔之洪波巨浸今日之洪波巨浸又安知不為後之肩摩轂擊也而世人據蠖蟻寸壤假蜉蝣刻漏馳蝸角之名嘗蟲臂之血忘旦夕之命而營千歲之圖及其聲銷影沉胥焉一夢難以語知余覽郊之勝則蕭洒以樂而尋郊之故則悽其以傷其樂也以物樂其傷也以物傷浪喜浪戚往來于胸是發于浮想非真性也是為物所轉非轉物者也然余之戚其起于樂乎有樂即有戚無樂何戚無樂無戚外境常移真性常湛而心地常樂樂根于性凝

然而寂炯然而照是謂如如如如之樂不可得而樂不可得而戚其庶乎余蓋未能而浪有喜戚柰何不為長水之壞哉何者往來者不停之運也成壞者必至之期也委順者至人之幾也執着者萬物之妄也萬物遭不停之運乘必至之期則壞固妄也當其未壞亦妄也以物執物故卒不能離于妄以妄求妄故卒不能逃于壞而識者顧謂真性不壞歷萬劫而無恙超諸有以獨存儒者之所存養二氏之所修煉皆是物也視長水之成一浮沫之聚也其壞一游塵之

散也究而言之則滄海一浮沫也天地一游塵也夫是之謂超然而余向者之浪喜浪戚隨境風而轉不亦細乎塔始于唐觀符間僧如海所剏建殿宇塑諸聖像者嘉靖間比丘某築藏經閣者其徒自正也閣成延四方高衲課誦其中不輟而大宗伯陸公樹聲倡緣爲置大藏割腴田數十畝以供香火遂爲吳中名剎云

東林寺重建五如來殿碑記　黄雲師

古東林在繙經臺南背負鑪峰旁帶瀑布林巒深靜爲息心寶山今寺移北麓仄道午逈氷盎月題交馳總至然絕塵清信之侶屈指祖庭蔑不望風遙集蓋遠師之玄心高致亘千祀而逾新焉寺舊有影堂二神運殿白蓮堂諸天經藏閣弘覩幽邃今迄無存獨師一影堂在耳堂前排屋十數間制如閣闠向僧佛雜處不知作自何時其奉五如來者舊傳如來示現蓮臺之上月面星毫勝相有五東林夙名蓮社故殿以奉五如來也沙界淪胥運經板蕩歲壬辰郡司李康公往來會城聘禮之餘慨然遐慕念世無桓伊康樂致令祖庭蕪廢若此今時詘不能頓煥其舊敢先以如來一殿爲嚆矢歟因是首倡鳩工越一歲工新且訖而走命雲師爲之記雲師少嘗讀唐李演遠法師影堂碑曰虎溪爲釋氏龍門匡阜擬縉紳闕里竊謂晉當太元之際道子國寶擅命于內襄陽壽春告陷于外潯陽非無事地其所以弭權隙奉戰士補苴悲惋宜若不遑旦夕而桓伊身有刺史乃從容爲遠

師剏立精舍、徒衆數百、咸有寧宇、恒各飽伊蒲無俗客、暨殷仲堪桓玄盧循之亂、繼作江州釁攖兵鋒、獨遠師棲遲一丘、若無所闕其慮、即三叛吏咸逝相省謁、而致禮不衰、比及事平、保無以交通媒孽、遠師則云佛法本無取捨、而卒爲世主所優容、嗚呼、豈非阿摩勒果實從中生、分隨利花性無外染、茲故心形肅而感召神乎、以古况今、有遠師何患無桓伊康樂、而惜其正法中否也、影堂予發願尚欠一、新茲殿與子癸巳年十月、成于乙未九月、主之者司李廗公諱教

事、山右人、癸未進士、理江州、有僞辟、募化則本寺僧照因照文以勤行著、皆可書者、頌曰、

涌風載逸、峰頂無烟、谷中覓筆、淵裏尋蓮、如來億身
遍滿大千、偶然而五、如月映川、我稽遠師、猶龕佛影
五銘不泐、雙林長烟、銀繩欲絕、璇刹將頹、誰其嗣之
礀咽雲扃、爰有居士、現宰官身、猴池雨霽、龍窟波平
重檣叠棋、應手天成、雖非紫府、太息芳聲、冉冉青松
逶迤白社、淨發新憬、援陶掛謝、我法無邊、忽生取捨
欲認如來、山空月寫、

百家私記雲師字雷岸、九江人、崇禎時嘗與大士千之輩隨肩相望、余曾于甲子歲見之于南昌猶健步咲

臨川縣古永安寺復寺田記　湯顯祖

天下有閒人則有閒地有忙地則有忙人緣境起情因情作境神聖以此在㘭引化不可得而遺也何謂忙人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此皆天下之忙人也仰有忙地焉以苦之何謂閒人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此皆天下之閒人也仰有閒地焉而甘之甘苦二者誠不知于道何如然而趣則遠矣朝市之積則有田廬山水之餘則爲寺觀故寺觀者忙人之所不留而田廬者閒人之所不奪也臨川古爲名郡五峰三市

在焉三市者市也五峰之間閒有觀九寺十三盡入明以來大爲忙人制奪盡乃至稀粥無所而古永安寺境界蕭然獨完其田則大半無有矣邑侯袁公起於蘄黃來守于茲廣山川之精深性相之學披簡而嘆曰臨川人之僧閒人也一至此乎有能從吾言而反其田者吾徒也於是郡弟子劉某首籍所買田若干畝上之侯以歸于寺侯爲欣然告世尊而撫之曰此所謂孝子劉某也而適是時有僧大千購得南都藏經以至而尊置之寺侯曰有其書矣而無其人何

於是有浮梁僧水月爲達觀先生弟子精心苦行通於許昭之義遊來於郡人士與遊始知有所謂宗門者久之長于寺僧大初來講蓮華經聽者千餘人得田而食無不懽喜稽嘆曰此固我侯之福田也嗟夫當忙人之急得此田也豈不曰彼無父母妻子之厭先王所禁遊民者吾非眞有所悧利其田姑以蓄其種類云耳嗟夫此所謂奪閒人之物以將養忙人也因一其說然試以語彼使天下皆忙人而無一閒人皆忙地而無一閒地則亦豈成其爲世相也哉且今

所從遊于二氏者彼亦有所業非所禁遊民也如其爲遊民法固禁之久矣所惜者遊人之非遊而閒人之未嘗閒也非閒非遊不可以涉道是故聚百閒人而食之必將有意乎道者焉聚千閒人而食之必將有進乎道者焉不已而食閒人至于萬猶將有得道者焉道之喪世也久矣幸而有一人焉其何禁于千萬人之閒而奪其養哉即未有之庶幾有之如以食百千萬人之閒者奪以養百千萬忙人其必無冀于有道者矣則亦滋其種類而已然則侯所爲存寺者

或不在田而在道飯器無殊香色有異後之遊斯造來食于茲田者其亦有感于侯之弘願云

先夫子曰顯祖字義仍臨川人終遂昌知縣海若之文精悍而有識力中間每有一段不可磨滅之處然當其放縱時每有雜筆闌入未經淘汰耳私記

義仍萬曆丁丑進士精于詞曲世所傳牡丹亭記其所填也餘曲尚多悉爲其子開遠所焚不傳

福泉山精舍記

李鄴嗣

凡海內奇山異水惟釋氏得居之唐盛時天下寺四千六百諸招提蘭若四萬有奇蓋建梵竿立寺須蘢林高敞地若無諍蘭若即五里間靜處所在有之至于遯跡山谷依一巖一樹束一茅露臥霞餐已過練若中人矣乃復有枯心滅景高寄人外棲大雪中棲大風大霧中棲大瀑中飄精餌魂寒浸膚骨此非數十年禪宿形神俱牢氣充髓實之輩不能久棲此中盎然自得也余年五十厭聞人祝年因與老友徐霜皋先生約出門作山澤遊聞福泉山巔有精舍土人爲直菴禪師遂泛舟歷東湖霞嶼自大嵩嶺輿行上二十里至山山本爲龍所居其上絕頂臨海常有大風霧土無毛土人非大旱請龍樵徑俱絕至神廟初年始有僧縛茆此中人龍併宅時人稱爲萊菔乾禪師自後有天台廣授禪師始創爲精舍其徒慧海守之迨二十年請古拙禪師主席拙公去更請直菴禪師繼席蓋二公俱山翁老人法嗣也余葬造山房天已暝直公出山庵所有燒燈快集至夜分次日早起

惜天陰不得望日出已稍霽出望見大海浮寺門若在足下鉢盂峰爲我前几巨濤澎湃海中亂帆點點黃牛大峽若小犢伏草間離門寺數丈即龍潭自關精舍後山始有樹有草徐還憩山堂白雲片片自外來起揜扉不使入已而雲起佛座氾牀下復須開扉放之出佛身日爲嵐蒸常有微汗梵鼓逾再暑即潮無音禪堂柱椽俱用山中堅樹歷數季漸靡如粉一方袍二三年輒壞盡常于臘八日四村近事男女百餘人上山禮佛大雪驟下須臾山徑盡封百餘人守

山食僧廚年夜糧俱盡至雪霽鋤開一徑始得下有牧馬二夥十餘人知山中夏涼善水草遂驅馬數十頭上山散牧二夥臥佛堂索僧食是夕龍鬬鬬出掛樹稍躁馬立死數頭二夥大驚次日各負死馬驅餘馬下山去居僧具述其事若此余苦肺時已首夏甫再宿山中即畏寒不敢留遂與直公別別行不數十丈大霧忽起七步內不辨有人霧漾漾有聲勢夾風夾雷夾雨黃父蝍蛆左右跳躍余輩欲發聲氣輒反噎欲住兩足輪轉若有驅其後數人牽扶疾行五里至望雲菴霧始收余輩布袍盡如注坐久起徐行五里至水磨嶺腳仰望望雲菴若在天半從此上至福泉直若天上矣余每與霜梟嘆此遊之奇惜未記之今歲直公自山中過余草堂相別已八年云前歲山堂梁椽俱壞已盡易之而直公體殊健顏色益好肩肉之軀堅于樹幹此非余所謂有道者耶直公復言山中未嘗得佳客惟居士一至是行嘗請居士作一記爲山鑿空余唯唯既而喟然曰吾鄉東在天盡處天盡斯海飛此山上接天下接海鴻濛新闢亦爲世

外一奇而自來叢乾老僧鑿荒歷百年文章之士未嘗一至然則凡海內奇山水亦只讓釋氏有之耳余因爲記之傳諸同好庶後人有讀余文一繼余遊者

重修江陵佑聖觀碑記

梁潛

江陵龍洲之上有觀曰佑聖相傳唐景雲間雪菴李眞人始來築之其後有樂間趙眞人者嗣而葺之室宇煥麗爲江陵偉觀元季燬于兵大明洪武戊申玄蠙陳煉師與其徒某復經營之凡幾年而宮門殿廡高深宏壯之規悉復其舊三清天皇之像太乙紫微北極之祠以至鐘鼓之懸燕閒之居賓客之舍井竈庖湢之所無不皆備而羽人仙客四方遊遨之士或仕宦而倦歸道江陵出龍洲而不之佑聖者咸以爲

歎也夫江陵跨衡湘而連吳蜀于古嘗爲重鎭方盛時無事其民爭奢競豪而仙宮梵宇亦極一時之盛麗及天下有故干戈之鬭獨當其衝則有不勝其害者而所謂豪奢盛麗者忽焉化而爲埃塵廢而爲丘墟非太平涵育之久不能如其故也獨其間佛氏老子之徒興起廢敗若甚易然者其故何也夫變故多矣而其澤獨流興替屢矣而其教不熄豈其維持之力有以勝之耶然老氏之術非若佛氏之籍人情而鼓致之要其本能葆光斂和以抱雌守黑柔強勝剛使天子莫能賓萬物莫敢臣故其清淨卑退無爲之道亦足以裨世而輔治非獨靈化飛去役致神物禱祈驅祓之小數爲然也夫其道不同乎堯舜文武周公仲尼之道者亦于堯舜文武周公仲尼道之外而觀之則老氏之所以獨立而常存既僨而遽興而佑聖之建獨脽然爲太平宏侈之先者有以然矣是可書之以告其來者于是張侯某來爲令泰和侯江陵人爲求予文歸鑱諸石予既道其道之所以能然者告之復繫之以詩曰

㢊㢊龍洲煌煌神宮飛臺曲館窈窕穹隆笙磬鏘鏘有鼓有鐘鸞輿降止百神下從金幢玉旆彌羅太空丹霞紫氣騰光垂垂下視九土九土茫茫西極崑崙東望扶桑混元至道無體無方曰清曰淨是謂非常罔闢玄化樞紐乾綱下徹九幽上摩三光汾合無間行祉流慶于維聖明穆穆皇皇與天同體與帝同行惠鮮羣黎物以阜康荆水之陽龍山蒼蒼爲靈衛之呵除不祥上祝聖壽與天俱昌於萬斯年徵此頌章

先夫子曰梁潛字用之泰和人洪武丙子舉于鄉

歷知三縣永樂初名修實錄仕至右贊善文皇北狩留用之副監南京因陳千戶事連及誅死泊菴文在東里伯仲之間不可忽之也（百家私記楊東里墓志云用之為文章馳騁司馬韓蘇間出非驗為奇）

修長春觀碑記

陶望齡

大都會名山川、梵宮道宇、鱗次絡繹、如人之有衿首之有冠、所以標靈境、壯觀仰也、非是則留滯虛闃而不飭、吾越之山川都會、非讓於天下、而梵宮道宇巽亦嘗盛矣、陵夷至今日、佛寺完者裁二三、道士之館附宏壯者、獨一長春觀而已、古者二氏之教、熾行其師弟子皆務以道術易天下、勤苦其身、林塚巖竇以自蔽翳、而赴者如聲奔谷、千櫨百堵、應晷而辦、其盛也至比於淸都帝宮、於是大儒者求殄夷其教而不

勝憤也、著為言曰、吾將盡廬而居、蓋古之所辨者、獨道之同異耳、向令儒術昭揭、混異致同、杜摩竭之門、絕希夷之學、而其所謂廬者、適足以供標靈壯觀之用、又烏足患哉、今所謂二氏可知矣、燎熄流涸、二三瑜伽、雜師、符籙、阸道士、無壁壘以鼓衆受敵、像設頹暗、香火不甚屬、吾儒扶正闢邪之力、幸可寘弗用、而韓子之論、抑亦有亟於當日、不甚亟於今者、夫樂成惡毁、好予惜奪、此人恒情、而儒者公訓也、不務所以崇術講道、正己利人之方、而徒假托不亟之說以自

濟令名都鉅邑無以觀焉儻亦廬居之言有以誤之而然與長春觀初施諸陳至宋自太平興國而降名號屢易州僚專爲祝釐之地至政和別刱景福殿奉道君皇帝生命南渡後因而崇之若寢園原廟黃冠師至賜金玉方符其址四拓廣袤甚侈以故雖剗削之後尚甲於諸觀國朝郡置道紀司卽觀爲署每十歲有司大鳩戶口土田之盈縮而籍之又置局焉迫嘉靖末有豪帥者謀斥別業於越以形家言將撤觀據之有司莫可禦會帥死敗獲免而簷桷瓊剝殿廡

多毀積久不飭殆與撤等諫章羅矦尹會稽百墜畢舉祠祀咸毖顧而吝嗟命道士募貲而新之捐常祿以倡於是易敗繕朽拓除壅塞中闢堂宇高明有赩前臨莊逵萬目瞻仰蓬海龍山之間若助之勝施者勸游者讙於是知樂成好與之情人人具有也夫有而損之無而擴之廢而興之完而敗之其仁與爨豈待論哉繼今日其尚師矦意謹禦其侵侮而治其頹圯諸黃冠師亦愼守厥境壤勿妄以旁餘屬人苟有挾韓子之說以請者尚辭曰斯非老氏之宮有司所以備位署授民數而郡所爲冠冕眉目者也始更求眞爲老釋者而廬焉可矣

明文授讀卷二十六終

明文授讀卷之二十七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百家校閱

記四 居室亭池類

悅親堂記

胡翰

越國胡公之鎮金華也、其內弟馬克敏實隸麾下、間請于公願輟行伍、迎母以致養焉、公聽之、今十餘年矣、將治裝歸淮南、告于嫣仲子曰、含山吾土也、罹兵革之變、吾兄弟三人者、舁母避亂廣陵、未几兄弟俱沒、煢焉罔知攸濟、天不棄吾母子、渡江而南、惟越國是依、以至於今日、復值海宇混一、朝廷詔凡臣庶播遷者悉歸其鄉土、復故版籍、吾將入籍為含山之民矣、奉吾母行有日、願先生教之、則吾雖不復與諸將驅馳出死力以取功名、如世所謂豪傑、退而沾被聖化、不失孝友之稱于鄉人、是亦先生之賜也、嫣仲子曰、夫士之去其鄉、猶大夫之去宗廟、諸侯之去社稷也、豈其所欲哉、不得于君則去之、國有故則去之、未有若今天下之亂、父子兄弟不得聚廬而處者、皆是也、殊鄉無斧資、濡沫以全形、不為人俘虜則幸矣、

欲保有其家、孝養厥母、甘旨輕煖之奉、適于口體、優游朝夕之間、不知安土之既久而陟岵之可悲、此千不與一也、況大兵之後、復覩太平之盛、遄歸舊鄉、終復其先世之業、親戚故人、和賀于閭、拜母于堂、舉酒為壽、何啻骨而肉之、以獲更生、此萬不與一也、而吾于克敏見之、克敏歸矣、吾聞含山故龍元縣、有彭山之勝、東關之阻、風氣去中土不遠、魏晉以來、南北豪傑之戰爭、往往皆在其地、而今莫不鞠為丘墟榛莽、所生鳥獸、所萃霜露、蒙翳四顧、蒼莽、欲求其故、漫不可識、則凡富貴功名、人生待之以為榮、恃之以自託于天壤者、果何如哉、故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之重易吾性之所貴、生而有知、則知愛其親矣、不幸而遇變、幸而不失其常、皆天也、天以是厚于子、而子弗盡其道、不可也、盡其道者、誠身而悅乎親也、吾何加乎哉、請徵諸孟軻氏之言、以悅親名其堂、而歌之云、輪乎奐乎、吾何羨乎、願以致吾養乎、母壽且康、樂有孫子乎、

苦齋記

劉基

苦齋者章溢先生隱居之室也室十有二楹覆之以茆在匡山之巔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二百里劍溪之水出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巖崿皆蒼石岸外而臼中其下惟白雲其上多北風風從北來者大率不能甘而善苦故植物中之其味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樂生焉於是鮮支黃蘗苦楝側柏之木黃連苦杕亭歷苦參鉤夭之草地黃游冬葴芑之菜櫧櫟草斗之實楛竹之筍莫不族布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間采

花髓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黃杜初食頗可難久則彌覺其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其檟茶亦苦于常茶其洩水皆齧石出其源沸沸汩汩瀄滵曲折注入大谷其中多斑文小魚狀如吹沙味苦而微辛食之可以清酒山去人稍遠惟先生樂遊而從者多艱其昏晨之往來故遂擇其窊而室焉攜童兒數人啓隕籜以蓺粟菽茹啖其草木之荑實間則蹋屐登崖倚修木而嘯或降而臨清泠樵歌出林則拊石而和之人莫知其樂也先生之言曰樂與苦相為倚伏者也人知樂之為樂而不知苦之為樂人知樂其樂而不知苦生于樂則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今夫膏粱之子燕坐于華堂之上口不嘗荼蓼之味身不歷農畝之勞寢必重襦食必珍美出入必輿隸是人之所謂樂也一旦運窮福艾顛沛生于不測而不知醉醲飫肥之腸不可以實疏糲籍柔覆溫之軀不可以御蓬藋雖欲效野夫賤隸跼跳竄伏偷性命于榛莽而不可得庸非昔日之樂為今日之苦也耶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

骨餓其體膚趙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彼之苦吾之樂而彼之樂吾之苦也吾聞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句踐以嘗膽興無亦猶是也夫劉子聞而悟之名其室曰苦齋作苦齋記

棲雲室記

宋濂

中峯本禪師結廬姑蘇城西、以爲禪定之室、翰林學士趙文敏公書其扁曰棲雲、迨今數十年、中峯卒而廬亦頹壞、中峯之孫用菴照師作新室於故址、復取故名揭之、而屬予以記、余笑曰、師其欺予乎哉、今之廬非昔時之所築也、今之人又非中峯也、而猶曰棲雲何哉、室廬之壽以百年計、人之壽以數十歲計、樂燥濕、閱寒暑、屹乎有不傾之勢、毅然有不亡之意、今欲求其見之、且不可得矣、彼雲者起滅萬狀、不可斯須寄覩、奚爲而久棲此室哉、文敏公取以爲名、固異於師取而重揭之、又異也、余復以言文之、不亦甚異乎、雖然、自其易化者觀之、則天地曾無殊於水中之漚、自其可久者觀之、流電之光可使比於歲月、自其有形者觀之、泰山可以齊於毫芒、自其無形者觀之、一髮可以擬於嵩華、久速巨細者、跡也、有跡者固不足恃以不壞、不可以巨細久速論者、道也、斯道也、何間於古今新故之分哉、然則安知今之廬異於昔時之所築、今之人異於昔之人哉、而雲也安往而不在

乎、嘗試與師登姑蘇之臺、而覽古今之變、三吳之間、崇臺廣榭、涼亭燠館、鋪金碧而炫丹瑤、極人力而窮物狀者、何可勝數、蓋有歌舞未畢、而號泣繼之、車馬陳于庭、而狐兎已游于寢者矣、彼之富麗奇瑰、苟與棲雲之室絜量大小、何啻岡阜之於沙塵、今彼皆不復得守、而此獨能新其棟宇而不廢、何耶、蓋無道以保身者、雖富麗不能久存、而有道之士、身亡而名立、用不隨世以爲遷遞也、吾坐乎斯、瞑目而思之、充乎宇皆雲也、皆中峯也、入吾耳而接吾目者、皆道也、中峯之徒苟有志於道、孰不可爲中峯哉、尚何取於區區之故名也乎、師近道者、盍以吾言求之、

稽古齋記

趙撝謙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史不闕文於理未甚損也聖人歎之者益歎古道之漸廢也然古道之廢于今者豈獨史哉禮樂射御之習舉掃蕩之所存者惟書耳書又皆工乎點畫波折之間務奇巧逞姿媚以夸乎人至於六義則茫乎其未聞知也吾嘗謂書所以載道者也夫欲知道必先窮理苟欲窮理必由識書欲識書則當研究乎六義此古者包氏之教然也嗚呼書自三代以下六義不明也久矣雖

漢許慎之博著說文于義止得象形諧聲二類而已指事會意間得一二假借轉注則未之取也鄭夾漈研精竭慮拳拳乎此著述雖多然又不過爲慎之駕說也觀其假借頗明則轉注昧矣若徐諧戴同輩識見平庸循跡蹈轍雖取重於世較於逖然特起者則劣也如沈約韻書野王玉篇世家藏人用究其不失於繆戾者鮮矣子母相生音韻相諧造化之自然也而野王或以子爲母者有之沈約則聲音混然一塗去取之際雖諸公之用心猶有所失他何議焉余近在山中博古之暇作書曰本義定三百三十字爲字母八百七十字爲子以象形爲首原文字之本也次二曰指事加乎象形者也次三曰會意次四曰諧聲合夫象形指事者也次五曰假借次六曰轉注託夫四者之中者也博考衆氏明辯正俗袪妄褫惑斷以區區之見雖未敢自擠于古人其于君子覩考之際竊謂少有助焉夫世之知者亦鮮矣求同志而相與講明之則未之見也及來鍾離聞汀之吳君以莊毅然有志于古以稽古名齋未暇往見而鳳陽郡祭

酒吳先生且俾余爲以莊言之余謂古莫先於書而書莫先於六義而以莊稽古之際豈有過于是哉余故因吳先生之請遂發之也若夫所不可言者今固不能盡言也他日握手相遇與吳君談宓戲一畫未判之前則庶乎其有所進視今日所發直筌蹄耳

先夫子曰趙撝謙字古則餘姚人瓊臺教諭學者稱爲海南夫子近得其集于裔孫朴略有先民之矩私記古則一名謙別號考古余邑馮村有考古臺遺址先生讀書之所也與方正學交學案有傳

適意齋記

方孝孺

貴極乎將相，富累乎萬金，喜怒可以榮辱一時，去就繫天下之輕重，紛華珍麗之物，不求而自至，快心快已之奉，并走競效于其前，此衆人自謂適意者，而隱居慕義之士，以爲何取乎此，樹藝樵釣以養生，彈琴讀書以養心，倘佯恣肆於山泉丘壑之間，咏歌論辨以發其趣，棄祿利而不顧，遺萬物而獨立，其於適意亦已至矣，然而聖人君子猶病其隘也，天之授我者養之致其全，知之致其明，行之致其篤，用於世則使

陰陽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循其度，九州四海老穉單弱之民，無不得其欲，禽獸草木有生之類，無不遂其性，不有用於當時，則著之於書，傳之天下後世，使倫紀正而禮義行，姦宄消而禍亂正，勞神苦形不暇自適，而以衆人之安危爲喜戚，以區宇寧風俗美爲適意，若斯人者，其於富貴之樂，固不忍處，而亦焉忍樂其一身以自足哉，此聖賢所以有功於世，而非有志者不能學也，浦陽黄君仲昭才美而甚文，有司屢辟之，辭不就，作燕休之齋，與士友講學，名之曰適意，人以仲昭爲隱者也，而余竊疑之，人情非甚相遠也，操瓢而呼者立於門，雖御八珍不能知其旨，毛褐不完者行於途，雖錦衣狐裘不能知其溫，人之不獲適其願者多矣，仲昭寧能獨適意乎，天下之不治，非特政教不修，法禁不密也，仕者苟富貴以忘民，隱者私安佚以保身，苟且鄙冒，而不知聖賢之道者害之也，余才不敢望乎聖賢，然不敢不勉聖賢之事，數十年間庶幾或見兵革不試，黎民樂業，無飢寒勞苦之歎，豈非余與仲昭適意之時乎，浦陽余遊學之所，

故舊賓客之在者甚衆，於是時也，享承平之樂，單車往來，相與講說唐虞三代之道，以爲天下慶，蓋必始於此矣，

時敏齋記　解縉

怠荒學者之賊也、時敏學者之方也、不敏未有能學者也、聖人猶然也、孔子好古敏以求之是也、弓矢機張、非敏不發、輪輿斲削、非敏不成、擾獵馳驟、非敏不獲、分爭辨訟、非敏不勝、文章政事、非敏不妙不疑、雖曲藝凡事猶然也、矧夫學聖人者豈不然也、堯兢兢、舜業業、皐賛賛、禹孜孜、湯日新、文王乾乾、雖聖帝王猶然也、說命曰遜志務時敏是也、有如不及之心與力、而或有間之怠與荒、中道之畫也、山溪之塞也、前功廢而徒敏也可不戒哉、世之嬌明血勇之士一旦爲功名文明之雄歆豔其中忽爲企而赴之效之則之介然之頃初心之發火焰焰水漾漾未嘗不甚銳且敏也取卷帋閱目透若將吞噬大聲琅然未數紙若三軍之敗甲委卷顧後而奔靡也猶脅於威而忍也竟數紙𠷊然心力俱困昏然呵舍火水而息者甚多也其他肆筆點黄當筵論觴樂忽然雷鳴忽然電馳忽蛙然息者雖外慕猶然也矧夫聖人之道非能有歆艷其人者哉則一飯思堯舜置七筯而莊

蹄一觴孫孔子酒下咽而貲貨者何限也烏在其爲學哉、故學在敏、敏在時、無道不敏、無時不敏、無時無處而不敏、斯惟學者之方也、可以一息怠荒賊之哉、余平生無不敏之時、以力敏事則事就、以心敏志則志共、心與力俱敏也、知道以來十餘年、聖人之所志洋洋焉未窺其際也、勉勉未能罷其力也、此豈一朝一夕之敏求可志哉、郭君其以時敏名其齋也、固將以求聖人自勵也、予喜與俱從事也、請因是說記于壁、蓋如朝夕相講切也、齋在居之西、僻完葺、仰有山、俯有泉、左右琴瑟書史畫器皆麄足玩適而已、家自宋居東梅、後隸吉之吉陽、門系出汾陽忠武王三十六世孫云、

皆山軒記

胡廣

國家建太僕寺於滁陽、以總江淮羣牧之政、聖天子蒞祚、尤重其事、乃遴選賢能、授以是職、吳侯鑑以將家子、魁傑負才氣、擢爲太僕寺丞、治事有法、率以古之君子期待、不肯爲苟且之政、比年馬大蕃息、公私優裕、侯尤好學、於公退之暇、卽賦詩寫畫自娛、嘗于官署之偏、築室數楹、爲宴休之所、引釀泉爲渠紆流于外、擧目而望、則豐山瑯琊諸峯、環列遠近、聳奇吐秀、隱見于烟雲杳靄間、而朝暮之景、變化無窮、乃取

歐陽公之言名之曰皆山軒、徵予言爲記、滁之山水名大著於天下後世者、蓋自歐陽公始也、公爲守於滁、築亭於山水之間、日與滁人遊而樂之、顧望清流之關、思宋太祖嘗破李璟兵十五萬、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外、求其迹、蓋百年之間、故老已盡、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而當時得以樂其樂者、伊疇之力也、滁人蓋未必知之、而公與之言、忠厚之至也、予惟今之滁、非可同於昔日、我太祖皇帝龍飛淮甸、由滁陽而基帝業、呼吸雷動、羣策響應、芟雄夢滅、滌除百年腥羶之風、盡復衣冠禮樂之舊、神聖功德、與開天闢地、而同其盛、豈但平一城、擒一二將之足擬哉、昔者滁當干戈之際、爲用武之鄉、今爲邦畿千里之地、而凡得以居其間者、顧瞻山川、仰思太祖開拓平治之功、而當時故老、猶有存者、皆能道其盛也、況草木雲霞、蔚葱炫燗、五色之氣、凝爲龍文、結爲鳳彩、霓旌翠華、儼乎在目、而向之徒見山高而水清者、漠乎其微矣、又烏知有待於今日之盛也哉、昔有覩山河而思禹蹟者、禹之功盛大、故人莫能忘、我太祖功德

卓冠萬世、天下之所仰賴、而人心有所不忘、矧侯居官是邦、優游無事、以樂乎雍熙太平之盛、其所以感慕之者、宜何如也、予知侯之脩其德而勤其職、思以報夫國家生育之深仁、庶幾侯之心、矧侯之父兄皆攀鱗附翼、以取功名、侯又當思振其家聲、與時忠孝之名、竹所聞焉、則是軒與滁陽山水競光華於久遠矣、予竊幸與侯同其遭逢之盛、是以惓惓焉爲侯道之也、

就歐陽記中一翻遂成佳文　私記胡廣字光大廬陵人大學士謚文穆

棠溪書舍記

方孝孺

浦江之東有地曰棠溪吾友烏傷劉君養浩築室講學其上養浩學于太史善爲文有名于四方年四十餘志不稍懈而益篤焉養浩謂余嘗從事乎學俾余記之噫予學豈易爲而易知者哉非誠爲學者不足以知非誠知之不足以言言之而不至知之而不明皆未盡爲學之道者也古之爲學者可見矣其幽深與渺者雖不可以言傳未有道不足以周萬理才不足以用天下而可爲聖賢者也孔子之門若子羔者

跡其行可謂有道君子矣而孔子鄙之爲愚若仲由者可以治千乘之邑而斥之爲野蓋子羔之信道而才不足以行之仲由優于才而未能以聞道皆偏滯於一隅者也後世學聖賢者旣不足以得其大全高明宏達之士務事功而過於疎略純恪謹飭之士攻義理而局於卑懦疎略之流必至於詐卑懦之流必至于木自漢以下未有不入於二途者也近者大賢病其若此於是著其說於羣經大窮乎天地而微析乎毫髮精之於性命粗之於事爲莫不揭而示人使學者可以按書而蹈聖賢之域宜乎其易矣而卒未有至焉者有志者寡而安於小成者衆愼言篤行學之一事耳古之恒民皆由之而不以爲異今之能若是人望之如聖賢而彼亦以得聖賢之道自望文辭言語道之餘器耳古之人未嘗以此爲學而後之大儒君子舍是無以名此學之所以墜地而莫救也吾嘗以爲當今之世非傑然雄才出而修孔孟之道不足以起俗學之弊而使生民見三代之盛以太史公之賢豈無望於爲學之士哉此吾與養浩之所宜勉

也夫人有美才難矣以美才而得師又難也苟不以聖賢爲準則豈不可惜乎故吾以大者爲養浩告若文辭之事固養浩之所知者余不敢以告也

水雲深處記　　貝瓊

青林在華亭東南六十里、地平衍無大山、惟叢篠灌木菑翳蔽虧、蓋亦海隅之斗絶幽邃所也、其民田牧于中者、雖早夜作苦、足生胝胼無毛、然皆樂其俗而安其業、熙然如太古時、三吳之變、兵亦不及、予嘗徑竹岡、絶黄浦、邪迤而南、由横溪至青林、盤回百折如帶、舟礙石不可行、抵暮候海潮而上、四顧徘徊、念可結室讀書以佚吾老、規欲留而未能也、一日曹君士賢道介持圖示予、其號水雲深處者、卯璜之所居、實

據青林之勝、且求文以記之、予惟淵之深、魚之適也、林之深、鳥之歸也、山之深、虎豹之所伏也、魚不深則鉤餌得以出之、鳥不深則矰繳得以加之、虎豹不深則陷阱得以掩而斃之、故士之辟地、恒苦其不深、而鉤餌也、矰繳也、陷阱也、又有甚焉、今青林有衆水之險、可釣而游也、雲氣之出納、可玩而悅也、而璜之託於是、亦既深而莫得蹤跡也已、世所謂秦人桃花源者、又何以過之哉、大抵天壤之間、百年之頃、至樂莫大於適意、能適其意者、不在章紱而在於一丘一壑、昧者方且奔走通都大邑、急於自售以徼利劫祿、爲事趨死地如歸者、不亦悲夫、璜能果於傳世、蚤棄內外務、日擢孤舟、與海父往來、暮色蒼蒼、星月上升、則放乎中流、呼酒相屬、家童取鐵笛作龍吟三弄、以和巴歈之歌、窮其奇興、豈非高且遠耶、余將去此而從之游、其相忘於水雲之外矣、是爲記、

車牕記

薛瑄

河東薛德溫官御史近五年始買小屋兩間於京師僅容几榻床席又苦其東壁暗甚力不能辦一牕小子淳乃取廢車上幰御去兩傍長木以中方穿櫺類者牕者穴壁而安置之余歸自外來因歎曰以御史之顯曾不能辦一牕致以此物爲之使富者見焉必晛目而哂掩口而走矣御史之拙於生事乃至乎此既而取古書讀其下則旭日滿彩清風度涼心神逈融四體迨爽忽不知天之廻地之廣而屋之陋也

復從而自解曰吾之屋如是可謂陋矣然安之而忘其陋是居雖小而心則大也彼貪民倖士魏堂綺戶可謂廣且麗矣彼方徧躁汲汲若不足以自容日夜勞神憊精思益以擴大之是其居雖大而心則小也小大之說君子必能辨之於是作車牕記

先夫子曰薛瑄字德溫河津人天順間大學士儒者類以詞章爲不足爲大言以自蓋其蕪德溫之文動有法度　私記學案有傳

予莊記

吳溥

予莊去城南僅十五里舟行道迂則倍之其地背山面而流田遶四周僮餉者不出百步僻幽而靚深最宜隱者居然山界而樵收不較其上常濯濯水清且寒無大魚土磽瘠不甚宜稼穡力勤而收薄富人多不欲之棄而不售者數十年矣予始得之陳氏問其所以名曰其地宜榆昔有古榆數株今不存矣或曰勝國時有俞氏居之故名予曰安知非天之遺予者乎夫天下之物苟非其有終身望之而不可得是莊也隱者不得居富者不欲居售之數十年而卒歸于予他日菟裘之計將于是乎托焉是天之所以遺予者無疑也宜名曰予莊凡溪山泉石澗壑田野徑路榆梁臺榭悉從而予之昔者柳子厚居冉溪之傍汙以惡名曰愚溪元次山愛祁陽之水擄而獨得曰浯溪易號而攸稱嘵嘵焉曲爲詞說當時土著之民聞之曰雖不能言安知其心不有忿且怨之者乎予之名莊意雖有在而名仍其舊居傍之民樸魯多不識字義聞之必不甚駭他日謝政而歸予知執耒耜者

喜而從予耕執網罟者喜而從予漁執斧斤者喜而從予薪與夫時節伏臘祭享宴會笑語謳歌者皆喜而惟予之從求其忿予怨予者必鮮矣是則莊之名予也不賢予恐與浯乎或曰自有是莊以來地未始改也而地之主屢易知而可數者數人而不知者不可以縷數也百世之後安知斯名之不改歟予曰子何不達之甚也柳子之愚元子之浯一旦易萬古之音而猶不可改今予仍舊而名不加惡且與鄉人共之孰爲而改之哉若夫土地溪山之所有予尚不敢

保而况子子孫孫乎人得之而人予之是莊固猶予也遂爲之記

百家私記蔣字德潤崇仁人建文二年會元濟發若節官國子司業二十年卒于任有古崖文集

杞鞠軒記

孫作

趙郡蘇先生避地中吳士大夫爭走其門因闢軒以延客環藝杞鞠旣字其楣又屬爲之文按杞與鞠二類杞卽今之枸杞鞠卽今之甘鞠鞠尤多種他如馬蘭之爲紫鞠瞿麥爲之大鞠旋覆華之爲愛鞠俗皆以鞠而雜食之其害至有殺人之慘說者謂惟真鞠延年效與枸杞不殊則真鞠正甘鞠耳世以其爽作羹其華入藥而本草亦謂服之輕身延年自天隨子掇以供枵按而二物始貴然其味猶在食肉之亞至

東坡翁守膠西齋廚索然不堪其憂日循廢圃求杞鞠食之捫腹而笑則其用殆與穀粟比矣凡物益于人適于口不幸而不見貴於賢士君子卽猩唇豹胎味同腊毒而椒蘭桂蕙下比茨棘又况杞鞠而已哉故士論之難犯雖鄭子產之賢曹孟德之姦卒不敢以人望廢淸議甚者佈衣之士操其予奪定爲國是以佩安危是則物之貴賤詎不以人之廢舉爲重輕與先生於人物無貴賤大小採攬成就出其口者視天隨東坡之藻識雖一草一木是非之公無逃舉焉

今復推其嗜好厠於兩賢之間。然後知向之所同。益信不謬。余居秀之南湖、日與二三子誦杞鞠賦以忘肉味久矣。而比歲下田不登、方春農食麥蘖、或者天發其珍以相斯民、而神靈之效、將不在洗髓伐毛之後也。乃重爲之記、

先大夫子□孫作字大雅江陰人國子監司業其文不多見而奇崛盡去陳言者也（私記作字大雅官以字行一字次知至書十二篇號東家子元末避兵三吳惟挈三世藏書數篋洪武初與纂修日曆宋濂作東家子傳稱其性好著書劍皷之聲相摩遇其得意窮日夜筆硯不輟）

益菴記　羅倫

南海陳公夢祥、僉憲江西、結菴於公署之偏、名之曰益。公退居之、思內有以益己、外有以益人也。屬予記之。夫益求之而後至。求益於利者之市、求益於名者之朝。求益於道者將何之哉。求諸己而已矣。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珠璣犀象、求利者皆知其爲寶。圭組軒冕、求名者皆知其爲榮。盡其知力以求之、若郿塢之金、西園之銅、何益於得乎。若夫仁義道德、天之與我者、求則得之、四海之富、天下之尊、不能敵也。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風烈而雷迅、遷善猶風、改過猶雷。則其益於己者大矣。彖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天施地生、其益無方。損己之有、益人之無、如天地之育萬物、則其益於人者大矣。益有要乎。曰有。子見夫水乎。水出於山。山不得而有。所居者高也。水非出於海。天下之水、莫大於海。出沒日月、浸灌天地。水出於山、而海得其益以爲大。所居者下也。海之受益於水大。

者小者清者濁者黃者黑者海無所擇焉君子之受
益於人猶海之於水也毀者詈者沮者斥者皆反求
諸己而已於人也何尤夫然故則天下之益萃於我
凡富貴貧賤死生禍福若浮漚之起滅於大海一無
所動其中者况匹夫之毀譽乎吾嘗與公言君子之
學在得於己而已吾有所得天下吾譽萬世吾同不
足以爲加天下吾毀萬世吾與不足以爲損公不以
爲不然公求益於內非求益於外者試以吾言觀之

西園清隱記

羅倫

瀧岡以歐陽氏、空坑以文山氏、潤芳籍而流天下、瀧
岡之南、空坑之西、毛氏西園在焉、清隱居士英懋築
也、毛氏世家龍城、後徙空坑、若毛孝子仁見知歐陽
公、副使公亨甫見知文丞相、世以有聞、丞相起義、元
帥李恒追及空坑、大戰東固方石嶺、將軍鞏信死之、
先君武岡公被執、文山在危厄間、大石墜得匿、後人
名其石曰神石、土曰胡馬伏、成化己丑、倫請告歸、欲
拜六一公于瀧岡、訪文氏遺跡于空坑、東西就食未

暇也、又六年甲午、倫友陳公甫門人容彥昭、易德元
陳秉常三人者來、乃相與窮山水之樂、探奇獵勝、借
鳳願焉、因過毛氏西園、時春熙景明、萬物煦嫗、配紅
疋白、胎青孕紫、主人肅客、酌于花下、柴門反闢、俗客
不至、幽禽對語、游魚不驚、好山低昂、出沒雲外、居士
顧客曰、此吾之所以樂也、夫六一公世于斯、而寓于
潁、歸老故鄉、卒負初志、文山氏又遭世俶擾、視死如
歸、立人極而扶天常、以吾觀之、安土樂勝、二公之心
夫豈遠于人哉、乃不能兼而有之、二公之所不能有

者。吾。乃。得。焉。此。吾。之。所。以。樂。也國家涵煦百年、休養生息吾民衣食乎畎畝樂生送死而無憾者、非上之賜耶、吾又安可不知所自耶、三人于是酣飲淋漓、浩謌激烈林木響答、行雲低回各相與賦五言四韻、退倫爲之記、

何陋軒記

王守仁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爲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爲要綏而習類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而莫得獨其結題鳥言山棲羝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之縟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爲陋也夫愛憎面背紊亂白黝浚奸窮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蠖將無爲陋乎夷之人乃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予至無室以止於叢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峯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濕龍場之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不予陋益予比予嘗圃於叢棘之右民謂予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閣之材就其地爲軒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檜竹蒔之以卉藥列堂階辯室奧琴編圖史講習遊適之道略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

軒者若覩於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軒日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修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鉤繁之術窮而狡匿譎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厲頑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為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

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益易而予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

一粟軒記

戴士琳

史稱范少伯既霸越泛舟五湖後乃為陶於齊相距幾四千里度其扁舟時當自三江入海經維揚遡遷而北今崇明在三江委流亘維揚而南則少伯所經道也考諸舊志崇之有沙始於唐開元間是少伯時猶為廣洋大濤假令已有此沙則何必齊地哉迨靖康蒙塵道經海外舶舟南沙君臣觴咏移日乃去有花隨流水仰桃源語斯不亦避世陝屆耶顧少伯以名成避則可靖康以狄難避則可不佞故家東海上

聞篙師長年談說波濤險若仰平地心怖少負迂疏之癖思一振策中原曾不自意為海中博士也衙舍三楹方廣不滿丈檐去地不滿六尺偃衣而出岸幘而入頭上進賢觸簷時破雨則產蛙暑則淡蓋風則翻書扇紫雪則映幌侵幕老稚數十指巢居穴處雜坐容膝思欲再整敝帚澄懷片晷奈此呱呱交譴何乃捐三月糧自構一椽命曰一粟志小也規製不逾故齋而高敞虛白軒牕玲瓏納萬就隙種穜如意士不可吾意者不得入其可吾意者譚玄問字漱以龍

閫鷹以沉水竟日不得去庭蒔花草種爽蔬休沐讌秔之暇散髮箕踞其中葢不復辨爲官舍也寄旅也亦不復辨爲中原也海外也或嘲余曰然則海中博士何負於先生而先生何不適於海中博士脫先生旣以霸越從五湖來嘗飽此一粟不去而使中原多故爭地爭城安知先生不桃源此沙哉今先生尚有中原志非久於齊者此一粟當有嗣先生而箕踞于中者矣余無以應

百家私記士琳字伯玉雲間人嘉靖間舉進士
先大夫評其剡溪山堂集云文亦小小有致

鳳嬉堂記

趙釴

貴州古九夷地也嘗讀魯逸論云孔子欲居九夷從鳳嬉心竊疑其言夫九夷自秦漢始通中國春秋時武陵之蠻猶未欵順孔子欲居于此豈信以爲可化乎然當時屢干列國之君與其卿大夫竟不能一入其說然猶可諉曰不親至于七十子者日相從左右日絃誦洙泗之間亦不能使由之不勇師之不辟求之不欲況九夷迺能化而入乎至于所謂鳳者古今僅幾見之岐陽一鳴收聲巳久豈逆知其猶在九夷否耶則又寥遠難期此必聖人有爲之言也今九夷內附悉爲郡縣溪洞之民皆崇禮教其酋長盤辟雅拜隨羣吏抱牘日趨事不少怠問其俗而標枝野鹿之風猶彷彿近古其視孔子之時何如使天下無鳳則巳有鳳不在中土必在此無疑余偶承役來此人皆以夷爲辭余獨喜猶與一閒鳳鳴迺爲堂于玉池之上題曰鳳嬉又徧樹梧竹邀求琳琅之實此其可以招致乎夫唐虞之時鳳凰來儀雖遇文武神聖之君益禹稷契皐夔咎繇之臣內外相成協氣四匝故

嘉物畢致、今主上方隆唐虞之德、而臣人不能廣修和之政、况庸庸如鈇者、塡撫茲土、雖有鳳恐喔喔避長吏去矣、此吾所以有無窮之思也、雖然、鳳之來不來不可知、而臣人奉職治此、猶以陋目之、不樂久于其地、豈以爲必不可化耶、夫在昔本不可居、聖人猶欲居之、今可居而人猶不欲居、其志意去聖人果遠矣、不能不爲之慨

大觀書屋記　趙時春

始余以言謫隷岷徐、僦舟間行歸陝西、釋縲絏、筮楚之阨、而望故國丘壠之樂、忘其憂而怡然幸也、猶未足以泄警者憤、爲益狃詐滸、幸不死而亟劍爲、磬其貲以歸報、雖脫虎口還家、而亟囊枵腹、無以供菽木、然猶以爲殆類古賢聖者困而發憤者之事、使其身僅存而聰明不廢、吾獨後之乎、其志軒然不少衰、而觀世利鈍成敗榮辱屈伸之變、其心衎然不少渝也、然佞便之徒、方覗以爲奇貨而市利、既浸潤無所得、而鑽摩不可入、則將以百方困之、是以恐恐然坊戹而削迹、褐被捆屨、優游於山澤草莽之間、而脫世之陷穽、耜于山可以食、藝于郊可以圃、蒔菜于木可以觀詩書古今之變、皇帝王伯之略、錙土于汙、刳木承流、可以觀魚水之性情、天雲之浮彫、其升沉陟降陰晴遲速之期、其與人事利鈍成敗榮辱屈伸之故、疑若有數焉、而不可必、與理勢之自然、而不能解者、值山水驟漲、汩其溝、斷其流、水既竭而魚待嚅、命小童汲升斗之水以活之、則乖給以媢、其不掛於鈎者半

爲涸轍之枯其有存者無以聊其生而向之可觀者乃失其半嗚呼魚之於人何心哉使其躍於江河乘風濤作雲雨爲鯤爲龍變化不測雖有康數賁育之勇孰不望而靡焉使亢遊於泠淵悠然而逝油然而吸霏霏脉脉而孳出以嬉斯又幽人逸士之所嗟賞而字育以寄其性情焉者也不幸而困閼淖泥滓之中不逢仁人之恤而陷于狡童庸孺之手然幸余雖非仁人而竊有志焉方將復其故濟其波安知不遂其性情如曩之可觀乎反觀於余無乃大有相類者

而後益信夫所謂有數焉而不可必理勢之自然而不能解者雖以觀夫詩書所稱古今之變皇帝王伯之略其利鈍成敗榮辱屈伸之機歷億萬年而如一日亦何異於此乎衆天下億萬年不可必之數與不能解之理勢而避之欲困人以求利者大惑也居其中而不能反觀又不能以觀人欲逃焉弗安者亦惑也觀于天下自然之數之理之勢以喻衆人之惑斯可謂大觀也已然則發天下之大觀者自余始發余之觀者當自書屋始故不敢以讓夫人而揭以名吾屋逃之爲大觀書屋記

登平遠臺記

宗臣

平遠臺在省城中東南、閩志三山、此仰所謂鰲峯山也、山固奇、在城中尤奇、宗子入閩十朔未登也、蓋以戎故、而客有好宗子者、乃召宗子登焉、凡幾折始上、又折而東、登鰲石臺、天風高揚、萬象蕭瑟、宗子于是仰而思、俯而嘆也、客曰、大夫何歎、宗子曰、嗟客乎、嗟客乎、客聞其說、余恐客之投觴於地而莫余飲也、夫閩者豈非記所稱東南巨麗哉、家纓弁、人詩禮、農嬉于疇、而商歌於塗也、當是時而登厥臺、爲高山大川

游雲芳草、罔非觸吾目也、則罔非快吾心也、今何時也、吾見茲臺三駐軍矣、客亦東眺大海乎、樓船組練、隱隱起也、南盼於江、故里婦日濯錦、漂絮其中者、今健兒飲馬矣、西瞻烏石、益有鍛甲礪刃、鼓笳鐃吹之聲、焉北窺閭井、則父老子弟、被戎執戈者、怨藹盈道也、且千里之內、亡者未葬、瘠者未起、流者未歸、繫者未釋、吾念之吾不知汗之淫淫至於踵也、昔何以悲、今何以悲、昔何以靖、今何以擾、斯其故難言哉、夫君子之謀人國也、上憂主憂、而下憂民憂者也、

今帝心常在萬里、而民瘼充充之在吾前也、方請纓枕戈、不暇餐沐矣、客乃欲吾覩高山大川游雲芳草而嬉乎、此吾所爲歎也、昔元臣據閩之險、以抗我旅、皇祖乃命樓船將軍、從大海徑搗其穴、空之、帝謨爀日月同炳、乃今策事之臣、顧不能設一奇制敵而使醜　往往截海鬩我、此覩皇祖諸臣、何如哉、吾嘆之、實愧之也、客於是起辭曰、吾不能解大夫之嘆、而大夫又安能飲吾之酒、請大夫爲客記之、以示後之登斯臺者、毋徒嬉此高山大川游雲芳草而忘厥民憂也、宗子於是采客之言、以爲之記、

似陸魯望登高文

西峪草堂記

唐順之

靈寶陝洛之衝也環而山者以數十而西原獨當其僻處西原蔽泰山之南委蛇數百里散而聚者以數十而西峪又獨當其最深處峪口偪仄始疑路窮忽然中開更出異境茂樹淺草森陰蔽虧水泉瀄瀄若驚蛇出沒草間其人鹿覘而穴居可二十餘家於是許君廷議游而樂之乃即峪口作草堂於其上仰而眺泰山俯而顧西峪烟雲竹樹隱見千態不下席而盡取之其勝又於是爲最己亥歲予見許君於京師

許君人隗達魁岸尤以兵自雄余固意其必且爲國立塞萬里勳也一日與余論草堂之勝且曰吾將去而休于此矣余笑而詰之曰君不聞馬文淵昆弟之相笑者乎夫鬼才傑士其所寄意必于奔湍洶湧之川巉岏崔巍之峯泱漭千里之野極世間險怪瑰偉逸曠之觀然後足以聳其耳目而發其跌宕濩落不羈之氣若夫耽水竹之清幽蔭樹石之蘙薈此則窮愁枯槁之人漠然無所振于世而有以自足其樂於此夫固各自爲尚而不能兩得也今君試料才氣與文淵少游竟何似國家且北收河南南繫交酋之頸假令據鞍躍馬今之人孰能先君者乃欲乘款段優游鄉里自比少游其寧可得耶三門之間洪河巨石怒而觝擊砰砰磕磕若戰鼓然百里之外有聲而殽函又秦漢以來百戰故處過而覽者莫不躊躇慨然想見乎揮戈濺血虓虎喑嗚之雄此皆險怪瑰偉世所駭詫且近在君衣帶間君何不寄意於此乃欲自託於寂寞背鬼才傑士之好而就窮愁枯槁之所樂此又何說耶噫嘻吾知之矣君居河上數嘗受河上

公語耶故曰養辨於其訥藏勇於其怯然則君之欲爲彼而姑爲此也其有意乎倏而蠖屈倏而虎躍則余不能窺也已

思子亭記

歸有光

震澤之水蜿蜒東流為吳淞江二百六十里入海嘉靖壬寅予始攜吾兒來居江上二百六十里水道之中也江至此欲涸瀟然曠野無輞川之景物陽羨之山水獨自有屋數十楹中頗弘邃山池亦勝足以避世予性懶出雙扉晝閉綠草滿庭最愛吾兒與諸弟遊戲穿走長廊之間兒來時九歲今十六矣諸弟少者三歲六歲九歲此予平生之樂事也十二月己酉攜家西去予歲不過三四月居城中兒從行絕少至

是去而不返每念初八之日相隨出門不意足跡隨履而沒悲痛之極以為大怪無此事也蓋吾兒居此七閱寒暑山池草木門堦戶席之間無處不見吾兒也葬在縣之東南門守冢人俞老薄暮見兒衣綠衣在亭堂中吾兒其不死耶因作思子之亭徘徊四望長天寥廓極目於雲煙杳靄之間當必有一日見吾兒翩然來歸者於是刻石亭中其詞曰天地運化與世而遷生氣日漓曷如古先混沌檮杌天以為賢姦回慝讒天以為妍跖年必永回壽必慳噫嘻吾兒敢

覬其全今世有之死固宜焉聞昔郗超歿於賊間遺書在笥其父舍旃胡為吾兒愈思愈妍爰有貧士居海之邊重趼來哭涕淚潺湲王公大人死則無傳吾兒孱弱何以致然人自胞胎至于百年何時不死死者萬千如彼死者亦奚足言有如吾兒真為可憐我庭我廬我簡我編髣彼兩髦翠眉朱顏宛其綠衣在我之前朝朝暮暮歲歲年年似耶非耶悠悠蒼天臘月之初兒坐閣子我倚欄杆池水瀰瀰日出山亭萬鵲來止竹樹交滿枝垂葉披如是三日予以為祉豈

知斯祥乃兒之死兒果為神信不死矣是時亭前有兩山茶影在石池綠葉朱花兒行山徑循水之涯從容笑言手擷雙葩花容照映爛然雲霞山花尚開兒已辭家一朝化去果不死耶漢有太子死後八日周行萬里既而自逝倚尼渠余白璧可質大風疾雷俞老戰栗奔走來告人棺已失兒今起矣宛在其室吾朝以望及日之昳吾夕以望及日之出西望五湖之清泌東望大海之蕩潏寥寥長天陰雲四密俞老不來悲風蕭瑟宇宙之變日新日茁豈曰無之吾匪怪

論父子重懽茲生已畢於乎天乎鑒此誠壹

無聊之極結爲怪想余於迎兒之殤坐臥恍忽作此言辭豈意震川先已描出

塊菴記

陸深

吳江東陸生以塊名菴夫苟物雖微且惡或中於人之所好木之朽折薪好之塵垢醫師好之糞壤老農老圃好之況其尊者乎獨塊何好哉之塊然而已人無知愚賢不肖授之塊皆弗欲生自少日放言高論希大慕遠已不見好于其鄉既學文辭脫棄時尚求世之所不好者爲之反而行古人之道正其本責其末斥其浮祟于實人人望望焉其去之也不有類于塊故得以塊自名雖然塊也者積而至于尋丈放于頃畝之外皆塊之爲也滋稼穡養百物出其力以利于世及其至也諸侯藉是以爲社稷天子因之曰有天下塊之德生恐其弗勝也敢記于壁癸亥之歲日長至自爲文云

獨坐軒記

桑悅

予爲西昌校官，學圃中築一軒，大如斗，僅容臺椅各一。臺僅可置經史數卷，賓至無可升降，弗肅以入，因名之曰獨坐。予訓課暇，輒憩息其中，上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次窺關閩濂洛數君子之心，又次則咀嚼左傳莊騷班固司馬遷楊雄劉向韓柳歐蘇曾王之文，更暇則取秦漢以下古人行事之迹，少加褒貶，以定萬世之是非，悠哉悠哉，以永終日。軒前有池半畝，隙地數丈，池種芰荷，地雜植松檜竹柏。予坐是軒，塵坌不入，胸次日拓，又若左臨太行，右挾東海，而蔭萬間之廣夏也。且坐惟酬酢千古，遇聖人則爲弟子之位，若親聞訓誨。遇賢人則爲交游之位，若親接膝而語。遇亂臣賊子，則爲士師之位，若親降誅罰於前。坐無常位，接無常人，日覺紛拏糾錯，坐安得獨。雖然，予之所紛拏糾錯者，皆世之寂寞者也，而天壤之間，坐予坐者，寥寥不謂之獨，亦莫予同，作獨坐軒記。

先夫子曰：悅字民懌，常熟人，以乙榜終柳州通判

先生不勦襲古文，而自能爲古文，可謂大作手矣。但怪其留心經學，不能有所獨得，而沿習先儒成說，隨其腳下盤旋，何也？私記：民懌弘治時人，選中有墓志。

薔薇壁記

孫慎行

薔薇無處不有、乃于吾閩爛開、䙡若錦屏然、徘徊玩之、眞所謂𢿙帶千金者也、然非其花之謂也、自三四年間、海內高賢大良壯夫偉士、所名松筠其幹、蘭蕙其心、一旦摧辱于幽屏慘恟中、雖光采冲天、而形質沉埋九地者、何可勝痛、而吾竟荷聖天子赦命以免、吞得與閩川相守、并以兹花繁茂爲先、榮不至道旁之流離窮逸之骸骴、又所謂直木多伐、而支離之全者也、不亦榮幸矣哉、雖然亦非吾與花之謂也、丙寅春、吾嘗植兩玉蘭于庭、方春花爲盛開、迨六七月又開、䙡前加稠焉、吾以病臥數月不至閣、僮子持數十朵歸聘之、覺了無光、味爾時、威政日亟、而禍亂足憂也、豈直性命之虞、今聖天子撫御一年來、薙賊以剪、壇瑜以章、珪璋以特達、樸遬以生生、吾即老病不復從帶、而忽逢聖天子特知排恟議、概還官誥、得以垂老舊臣、長日從容徘徊屏下、然則花之足喜悅、豈直在吾昔也、縱奇花異產、不過增莪楚之悲、今也即蔓草凡花、使足歌黍苗之蔭、夫吾一死生榮辱、何足云、

而聖天子隆與揖遜、嘉惠宇內弘恩、不可以無紀也、因書爲薔薇壁記、崇禎元年戊辰七月十二日也、又憶丙寅夏、有蓮一株、高四尺五寸、穿葉心而出、如佛燈、蓋早晚無舒放、開凡十餘日、素知花者嘆未有然、吾不此之記、而記薔薇、蓮偶一見、而薔薇歲歲見、其歌明盛于無窮者、將在是、

水居記

高攀龍

漆湖之干有洲焉可二十步三分廣一以爲廣其外池周之其外堤周之其外湖周之又其外山周之所謂軍將漆塘諸山也主人即洲作居以水爲垣豁然四達主人偃息其中以水爲娛泊然自得或凭軒而眺或隱几而瞑或曳杖而遊目之所赴意之所遇覌覌之所安無非水也居久之于是主人閱日月升沉雲霞起滅草木榮瘁禽魚去來與四時百物相代謝于一水之間而忘乎其爲我也居又久之于是主人

且宅天宇之寥廓餐元和之膏潤乘浩氣而翩躚上下于無窮之門而忘乎其爲水也或曰子之樂微矣獨矣主人謝不敏曰夫造化者固逸余于是夫吾請問之及命之泰筮得節之兌其卦曰水澤其辭曰安節亨主人莞爾而笑乃歌曰可以樂飢泌之洋洋兮所謂伊人在水中央兮

可樓記

高攀龍

水居一室耳高其左偏爲樓樓可方丈窗疏四闢其南則湖山北則田舍東則九陸西則九龍峙焉樓成高子登而望之曰可矣吾于山有穆然之思焉于水有悠然之旨焉可以被風之爽可以負日之暄可以賓月之來而餞其往優哉游哉可以卒歲矣于是名之曰可樓謂吾意之所可也曩吾少時慨然欲遊五獄名山思得丘壑之最奇如桃花源者托而棲焉北抵燕趙南至閩粵中踰齊魯殷周之墟目覩所及無

當可吾意者今適可斯樓耶噫是余之惑矣凡人之患生于有所不足意所不足生于有所不可無所不可爲斯無所不足矣斯無所不樂矣今人極力以營其口腹而所得止于一飽極力營其居處而所安止几席之地極力營苑囿遊觀止于歲時十一之托足耳將焉用之且天下之佳山水多矣吾不能日涉也取其足以寄吾之意而止凡爲山水者一致也則吾之于茲樓也可矣雖然有所可則有所不可是猶與物爲耦也吾將由茲忘乎可忘乎不可則可樓者

賛矣、

青蓮閣記

湯顯祖

李青蓮居士爲謫仙人、金粟如來後身、良是、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心神如在、按其本末、窺峨嵋、張洞庭、臥潯陽、醉青山、孤縱嵷峡、止此長江一帶耳、風流遂遠、八百年而後乃始有廣陵李季宜焉、季宜之尊人樂翁先生、有道之士也、處喦而神清、倏然穆然、夢若有持清都廣樂、徘徊江庭、以祝將之、曰以爲汝子、覺而生季宜、因以名、生有奇質、就傅之齡、騷雅千篇、殆欲上口、弱冠能爲文章、雲霞風霆、藻神逸氣、遂拜

賓者、名在河岳、公車數上、尊人惜之曰、古昔聞人、雅好鳴琴之理、子無意乎、季宜奉命筮仕、授山以東濟陽長、三年大著良聲、雅歌徒咏、然而雄心未弃、俠氣猶厲、慨然出神武門、歸而　騷牢夷猶乎江皐、夷堂發奧、層樓其上、望遠可以賦詩、居清可以讀書、書非仙釋通隱麗娟之音、皆所不取、季宜喜賓客、而蕪城眞州、故天下之軸也、四方遊人、車蓋帆影、無絶通江、不見季宜、即色沮而神懊、以是季宜日與天下遊士、通從相與浮拍跳踉淋漓頓挫、以極其致、時時挾令

焦而臨北固，爲寒衰蹈海之談，故常與遊者，莫不眙愕相視嘆曰季宜殆靑蓮後身也相與顏其閣曰靑蓮，季宜嘆曰未敢然也吾有友江以西淸遠道人試嘗問之，道人聞而嘻曰有，是哉古今人，不相及，亦，其時耳，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唐人受陳隋風流，君臣遊幸，率以才情自勝，則可以共浴華淸，從階升娭廣寒，今白也生今之世，滔蕩零落，尚不能得一中縣而治，彼誠遇有情之天下也，今天下大致滅才情而尊吏法，故季宜低眉而在此，假生白時其才

氣凌厲一世，倒騎驢就巾拭面，豈足道哉，海風江月千古如斯，吾以爲靑蓮閣記，

先夫子曰顯祖字義仍臨川人終遂昌知縣海若之文精悍而有識力中間每有一段不可磨滅之處然當其放溢時每有雜筆闌入未經淘汰耳私記

義仍萬曆丁丑進士精于詞曲世所傳牡丹亭記其所填也餘曲尚多悉爲其子開遠所焚不傳

抱甕亭記　　袁宏道

伯修寓近西長安門，有小亭曰抱甕，伯修所自名也，亭外多花木，正西有大柏六株，五六月時，涼蔭滿堦，暑氣不得入，每夕陽佳月，透光如水，風枝搖曳，有若浪紋，衣裳床几之類皆動，梨花二株甚繁，盛開時香雪滿一庭，隙地皆種蔬瓜，棚藤架菘路韭畦宛似山庄，小奴靑泉負甕，白石注水，月夜澆灌不休，而貌若鐵，稍暇則相與宴息樹下，覩其意殊樂之無所苦，凡客之至斯亭者，覩夫枝葉之蓊鬱，乳雀之哺子，野蛾

之變化，靑蝶之遺粉，未嘗不以爲眞老圃也，而是時伯修方在講筵，先雞而入，每下直之時，眼中若生，稍一假寐，而中書催講章者又已在門，頭膠枕上，欲起不得，兒童以熱水拭面乃得醒，看書如在霧中，宵自笑以爲不若靑泉白石者之能有此圃也，宏初入亭甚適，既見兄勞頓心竊苦已而愀然曰此余師焦先生之舊居也，嘗余初第時，攝衣屏息，傴僂門屏下，與諸弟子問業于此者，不知其幾，屐齒之跡，猶在門限，卷袟未燥，而先生已爲遷客，羊腸路險，吾未如何，若

宏反覆于此、而知伯修之旨意深詞旨遠也、伯修殆
將歸矣、
先夫子曰中郎公安人由吳縣入吏部天才駿發
一洗陳腐之氣其自擬蘇子瞻亦幾幾相近但無
其學問耳、私記中郎萬曆壬辰進士歷官考功稽
勳郎中兄伯修宗道萬曆丙戌會元官
右庶子弟小修中道萬曆丙辰進士儀制郎中俱
有才名所謂公安三袁也

遠帆樓記　袁中道

邑中無培塿之山、獨江水自天而下、捲雪轟雷、爲天
下雄觀、予謂峰固有飛來者、今秦蜀之間開眼見山、
安得峙一峰于此、與江流相吞吐乎、昔常遊光黃間、
酷愛其層峰疊嶂、而其土人則又曰、吾安得千里一
曲之水而日觀之、蓋物珍于罕得久矣、然以大江之
洋洋、即山與水不相湊合、亦有終日觀而不厭者、予
性嗜水、不能兩日不遊江上、嘗醉臥沙石間、至夜猶
不去、萬曆壬辰有龍陽人以舟載樓而鬻者、大人鬻

而建之宅右、而今予居焉、登而望之、則大江橫亘其
前、浩浩乎、洶洶乎、昔所爲煩步履而後得者、一旦坐
而致之几席、凡江北之烟樹、沙上之遊人、了了可數、
其風帆之往來者、出沒于青槐綠柳之中、或疾如馬
奔、或緩若雲停、或千帆爭出、或孤篷自振、或滿插雲
霄、或半移疎樹、顧而樂之、曰是可名爲遠帆樓也、遙
月有一妓來、與之登樓、熟視樓而泣下、因問樓所由
來、予答以鬻之龍陽人、妓乃愀然曰、噫嘻、此妾夫君
別駕劉公樓也、公既家居愛聲色、畜伎甚多、妾其一

也終日于樓上敎歌舞絲肉代奏歡宴窮日夜公既死妾之香火兄弟皆散去而妾身亦流落爲遊妓孰知樓亦遠移至此因指白板屏上所畫花卉數種謂余曰此妾與女伴某所竊公筆而戲爲之者也以袖拂拭言與淚俱予乃調之曰汝獨不能學盼盼乎妓收淚笑曰燕子樓被人買去盼盼將安居耶予因念此樓在劉公時爲歌舞喧鬧之所至余寂然惟破書敗紙堆列案間安有所爲青蛾皓齒者乎則此樓亦大蕭落獨妓耶然予又思樓中雖蕭條而樓外江景甚

佳但得堤不崩帆之遠者不日以近使余得安然居之讀書之暇繼以眺望眺望不已繼以沉酣自酌自醉自歌自舞亦未嘗不適也而又何羨焉則謂樓之未始落莫也亦可樓凡三楹凡三月畢功而余姑記之以識歲月

先夫子曰珂雪之文隨地湧出意之所至無不之焉寫具區云文章須如寫家書一般此言是之而非也顧視寫家書者之爲何人若學力充足信筆滿盈此是一樣寫法若空疎之人又是一樣寫法豈可比而同之乎珂雪之才更進之以學力始可言耳

私記珂雪與　先王父同年進士嘗至竹浦極贊　先王母烹調鬼醬之美

耦耕堂記

錢謙益

萬曆丁巳之夏予有幽憂之疾負痾拂水山居孟陽從嘉定來流連旬月山翠濕衣泉流聒枕相與顧而樂之遂有棲隱之約亡何孟陽有長沿之役卒卒別去予遂羈紲世网跋前疐後爲山中之逋客者十有餘年矣天啟中予遭鉤黨之禍除名南還塗中爲詩曰耦耕舊與高人約帶月相看並荷鋤蓋追思疇昔之約而悔其踐之不蚤也世故推移人事牽輓匹夫硜硜之節不能自固俗累錯互構扇旁午殘生耿然不絕如綫然自此得以息機摧撞長爲山中之人而孟陽不我遐棄惠顧宿諾移家相就予深幸夫迷塗之未遠而隱居之不孤也請于孟陽以耦耕名其堂孟陽笑而許之嗟夫予與孟陽遭逢聖世爲太平之幸人其所爲耦耕者蓋亦感閒居之多暇喜一飽之有時庶幾息勞生而稅塵鞅豈與夫沮溺者流輟耕太息于蓁莽之閒歎滔滔以沒世群鳥獸而不返者哉余與孟陽之似沮溺其耦俱之跡而已而其樂則固有過之者矣然亦有不能無慨然者予之得交于

孟陽也實以長蘅與予偕上公車嘗歎息謂予吾兩人才力識趣不同其好友朋而嗜讀書則一也他日世事麤了築室山中衣食并給文史互貯招延通人高士如孟陽輩流彷彿淵明南邨之詩相與詠歌皐虞讀書終老是不可以樂而忘死乎予曰善哉信若子之言予願爲都養給掃除之役請以斯言爲息壤矣荏苒二十餘年長安邸舍酒闌燈灺之語猶歷歷在耳而長蘅已不可作矣人生歲月眞不可把翫山林朋友之樂造物不輕予人殆有甚于榮名利祿也予之得從孟陽于此堂也可不謂厚幸哉莆田宋比玉予三人之友也爲作八分書以扁于堂而予記其語于壁間世之君子過而覽焉其亦有如予之慨然者乎崇禎三年錢謙益記

簡堂記

萬泰

簡堂者嘉定馬子巽甫之所居也巽甫鴻文瑰質博物洽聞壯歲好遊蹤跡在當世大儒間講道問業歷年忘返學日進益負天下名年未及艾慨謝博士弟子員閉戶著書于渠城隈門庭蕭寂居然名士風也余幼讀易每愛慕其文越十年而始交其人欵扉相見意思淡遠酬酢供具有古貌而無苟容因益愛慕有過于所聞之歎及觀其位置丘壑則阡陌在門流泉遶屋前軒翼如是名簡堂無丹堊之飾雕鏤之美

圖擁書萬卷抗南面百城之樂巽甫之名斯堂也蓋以寄其志也予因退而思其義夫天下者四方之所共宅也而理之則治紛之則亂馴之則安擾之則危乃其所以紛之擾之者人操其無窮之心而競爲相勝之智也君子知其無可奈何而逆挽之以其身愚夫愚婦沸然角逐沿流忘源莫可究詰一旦見端人正士之所爲必將窮而思歸窅然喪其故我是故吾黨抑情忍性之學苦心不可以告人也今人浮文無節靡曼成俗無論細民之業犯上無等悖理而傷義者不可悉數也即吾輩文章之事交遊之道勢當極盛而江河之慮識者憂之當吾世而有有心世道人心之士斷橫流之瀾爲激石之清刪其浮情歸之大道則瘖言一室彈琴咏歌而其道可以易天下巽甫之以簡名其堂也意在斯乎且夫當世之重樓複閣秘室曲房冬燠夏涼朝暉夕陰者往往而是也而尸居餘氣塊然處之宛其死矣定是誰宅孰與此堂之不丹堊而飾不雕鏤而美賞奇析疑多問字之轍而主人方且括囊含章以靜鎮動以樸易華蕭然環堵

間鬱鬱芊芊有學問文章之氣也然則簡之時義大矣哉可以居身可以善俗循名思義巽甫之寄托遠矣

果州浮梁記　任瀚

越巉巖、嶔崟、出虎豹貙狖窟穴、刳剡離奇輪囷、以航漓冷不測之淵、使人絕長江、如道唐除、歷都市、不如泗淺出颿濤上、此非有雄才峻略、卿仁義垂功勞、永世、如孫叔敖、杜元凱諸人、其誰職爲此者、長江在天地爲物最險、嘉陵江出劍南軍、負果州東郭而下、望之滔淡張天、名激玉灘者、又荊吳梁益通津、中流商商多恇怯、夏秋水盛時、石隱不見、漫然且成安流、至霜降水落、則乃衝薄震盪、杈牙怒虓、過人瞬息失

便、即舟敗覆沒不救、下爲魚龍餌食、莫有出者、故篙師往往據舷撅抗脟楫、順遡取長物、以困行路、乃嘉靖癸丑春、郡太守南山沈侯、謀諸寮佐、東即鶴鳴山下、西距長堤、甃石水步、范鐵以關其中、步外各植華表相對峙、貫以綷絢、繫橫江舫百數十艘、版其上、施遮篠爲閣道以通輿馬、往來無復淪滯、其傍則爲飛櫨欄楯、箱以朱題、望之若井幹銀牀、鱗差陸歷、過客凭倚延佇、則水烟淡淡、鵝鶬鷗鷺交戛上下、阜樹傳陰、汀花亂人、月在菰蒲、鳴榔欸乃、橫渡琳宮梵塔倒影中流、剨然如夢如畫、天倪道機、皆自浮梁焉發之、迺知偉人奇作、與造化爭雄、自蠶叢開國以來、實所未見、江山有待、將非其時乎、昔秦昭王使其大夫李冰爲蜀守、鑿離堆、辟沫水之害、蜀人世世祠之、今永康軍有神露冕而黼其袍若王者、前有穹碑書秦太守冰以水事奉皇帝祀、即如沈侯嘉陵江浮梁功、不如冰、百世後宜何所食報也、沈侯貞白循良、多惠政、可銘金石、諸無關水事者、法不得書、

先大夫子曰、任瀚字少海、存坊司直、少海之文奇崛當于唐文中求之、私記少海南充人、嘉靖己丑進士、從考功主事補春坊司直

養魚池記

趙時春

夫窮天下之大觀未始知觀者也海之瀾冀之河吳之江越之潮楚洞庭之湖彭蠡之澤極天下之大觀矣其形勝橫絕括囊宇宙使怯者懼而壯者悲彼方悲懼之不暇而奚有于觀乎苟于紛錯繁擾之中而有悠然由然之趣益不俟窮極其觀而後得夫所爲美者刑部事于諸曹最劇部置獄置廳以諸司主事主之臨察繫囚之出入月更其人嘉靖八年夏五月適余涖事桎械滿前呻吟哀號之聲不絕于耳左右

皆湫隘未有縱余觀而適余心者乃蒋廳之後隙地闊可丈許請于寮友蔡直夫得其董作之羨材壘地橫六七尺縱裁之深更裁之甓以周郭北內爲臺方約其廣高倍其深下爲洞一門三汲井爲泊淸濟澄泠養黃白錦斑靑黑之魚凡三十六尾魚守一覆以萍荇之屬潛伏往來上下出沒倏然而行忽然而止或掀其鬣或膨其腮或鈎其尾或傑其鱗或箕其口更迭迴適五色陸離孰使余心恬而神怡縱目徜徉而予足莫知其所如乎始余皆道三晉局秦之境留

滯渤海者五年所謂海之瀾河之廣幸獲見之獨大江之南未窺然蓼眾懷想其名川巨浸庶幾若在余腦臆其雄偉瓌壯變態古今使余慷慨激烈而悲悼往昔生憤世不平之心則有之矣卒未有使余心悠然由然而得其趣者余以是知觀之未始窮而余之未始知觀也

谿山歲月閣記　倪宗正

部康節詩身成江漢思鱸鱠樂在谿山歲月深予歸田而感此於池閣扁曰谿山歲月夫歲月一也豈谿山而別有歲月哉語云化日舒以長是歲月以時而異也山中日月長是歲月以地而異也予以是自驗之弱冠見錄鄉書遂涉迹仕途奔試期供公事集政績營營役役者三十餘年但見倏而朝倏而暮倏而春夏而秋冬而歲月邁矣予夏日事君能致其身事君則身不我有况歲月哉白樂天所謂歲月屬官家

是也予自脫去羈絆不受促迫幸天不以大譴相加小冗則撥小悶則排得以高枕安睡淺斟細酌閣筆微哦停局長笄看花以竟春翫月以終宵暢意罄興延留光景夫偷閒尋樂達者之妙權也至是則閒與樂爲吾固有之物取之不窮用之不竭何必偷且尋哉回視三十年之歲月如一飯之夢片時之春此谿山歲月所以深且長也夫人生大化之中總至百年歲月亦瞬息而已如予拋擲於少壯而幸獲於將老悔之亦晚况至老而不返者耶遂書爲谿山歲月記而因以自慶云

百家私記公字小野餘姚人弱冠以儒士舉於鄉登弘治乙丑進士改庶常以忤劉瑾謫太倉知州議開白茅港以興水利歷遷禮部員外郎武廟南巡與同官黃鞏等逆道諫杖謫出守南雄府尋告歸以文章氣節砥礪後學與同邑王陽明馮雪湖聞化方棠陵吳松陸儼山東粤鄭少谷相交好先遺獻嘗選其詩於姚江逸詩而未見其文今得其小野集於裔孫繼宗謹登是編另選十篇則入於姚江文略

明文授讀卷之二十七終